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陶齋文集

王樹枏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陶廬文集十三卷

乙卯冬月刊行

14875/15

陶廬林取刻十六

陶廬文集敘

衡知從事於學問之塗自先生啟之從學爲詩其時年未及冠本原師說敷均宅字爲詩固不知詩也後學文於桐城吳先生武強賀先生因暫去詩不爲前後幾二十年頗覺有關斯事崖岸循涂守轍兢兢焉尺寸不敢踰越近四三年復從先生編傳有清一代畿輔先哲一筆一削昕夕與親浩乎瀟瀟若縱巨艦泛大海水與天際萍無津畔而淺沙深礁風濤汹涌枕篙不施夷然直達彼岸從枕席上行舟何其神也回憶前從學詩之時遽已三十餘年而衡自往歲冬又復爲詩嘗與友朋會飲日晚席終衆欲待至

月出始歸直過夜半及歸至家檢時所謂陰歷則十一月晦日也因效古人問答之體爲晦日望月詩質諸先生先生評以退之改玉川子月蝕詩法度謹嚴而玉川子光怪之氣盡失予非退之不敢妄與刪削然則衡之於詩法度蓋猶有所未合也猶記先生前都講吾冀時一日拔衡稠人之中資以膏火肄業書院衡之知事學問遂於是始其後先生出仕門人祖送灑淚爲別歸期約以十年日月不留儻矧閱世違侍杖履爲日已久方懼廿年所學無以進質先生願獎飾之愈量夫先生固始以學問啟衡者也自吳先生賀先生沒漠無所向日夕塗窮適直先生自數千

里外歸來復得從事於此有始有終某於斯事庶其不躓
於半涂乎唯相眎鬚髮兩皤處車馬喧闐之地不能自振
拔時時發憤於詩文以消遣歲月衡不暇自悲代爲先生
悲矣先生之文前集凡若干首衡一一卽所及知者爲之
注非阿好也已同刻入集中知者當能辨之今續集刻又
將成叔雄謂衡子宜有序序先生之文若古人所謂摹天
繪海不可能也謹記衡事先生始末三十年以來離合聚
散之感庶讀之者不以爲溢美也受業趙衡謹序

陶廬文集序

曩余客保定則嘗聞王晉卿先生文學爲北方稱首比迆錄其校定墨子及易說數則以歸及今三十年始遇之京師朝夕譚藝相得各出所著文評隲當否嗚呼文事之輕於天下久矣況世變日亟曾不能抒謨建議乃抱其陳朽之業互慰寥寂召笑取侮而不知止者何也竊嘗以謂人之命質於天也各有所宜善用之其長皆有以自見或以德淑或以才效或以言牖叔孫氏所謂三不朽者不必強同要歸有益於世而已世與世相續以至於無窮有此一世則有此一世之政典焉人物焉欲傳載之以飭後世則

文尙矣而或工或否相倍蓰焉其傳載之久暫晦顯一視其文工否以爲之差故世不能無賴於文賴於文又不能不求其工亦其理然也且夫天下事理之繁蹟非一人之神智所能獨淪也人人有其神智各以其所自得者著之策而餉於人推之於千古推之於四海九州凡其著於策者皆可資人之益然而人之資焉者有得有不得得之者有閔有瑣有易有艱則辭之高下爲之也文豈不難哉歐陽公稱古聖賢之不朽者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而因譏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予謂文患不工耳誠工矣則雖鉅德隆功且賴以載之不朽又可譏乎哉晉卿先

生著書四十餘種凡百八十餘卷其釋羣經諸子實事求是
是一本之故訓其攷輿地及紀泰西列國事皆精確而具
史裁其爲詩古文辭則謹守家法而於吾鄉方姚諸先生
之緒論尤津津道之不厭也其爲書雖浩博而戾於道者
鮮矣故可裨益世用先生名樹相新城人其大父重三先
生以名進士都講郡城門下著籍者數千人先生濡沐先
業早惠夙成旣通籍由牧令以躋監司躡而再奮鐸學不
舍今老矣太夫人猶在堂家累數十口貧不能歸每與余
言之太息也會開清史館先生承今相國命取畿輔先正
遺集蒐討而論述之將以備一方文獻可謂勤矣其所自

附
著陶廬文集二卷文莫室詩集八卷已刊行今續刻詩文集其若干卷余發斯義簡端言之而不怍亦欲援先生以自壯也甲寅冬日桐城馬其昶序

陶廬文集序

光緒壬辰癸巳間吳至父先生方主講蓮池館我於院中
昕夕縱談則聞北方文學巨子首推新城王晉卿武強賀
松坡久之松坡自冀州來相聚十餘日爲余題西山精舍
圖以去晉卿先生則官蜀隴新疆余尋亦南歸國家多故
變亂相尋自念生平傾慕之人不知會合在何日也乙卯
春余來京師晉卿先生方在史館因得相見先生誦余文
大喜爲之序悉發其橐中文已刻若未刻凡數十篇余讀
之光氣發見萬怪皇惑而一準以規矩尤工爲長篇蓋先
生少善駢儷之文自交吳先生索觀其古文笑曰此非晉

卿之文也先生始不服已取太史公書以下治之數月試作數篇以示吳先生乃曰此真晉卿文矣於是盡屏駢偶專治古文而先生之文成松坡旣歿兩載相國徐公爲刊其遺稿松坡之文斂其才於學之中先生能發其學於才之內信乎皆豪傑之士也始吳先生官直隸也以興學爲務尤重擇師其知冀州欲得先生而黃子壽方主修通志倚先生靳不肯與騰書互爭李文忠公和解之令先生居冀與志局各半歲乃已而同時教於冀者爲通州范肯堂當世先生旣去繼之者則松坡教冀士最久肯堂弟子之尤者爲李剛已剛已得進士令山西死年未四十趙湘帆

衡者先生及松坡弟子也文亦雄健名重於世今先生門下士將葺先生未刻之文續刊以行先生屬序於余因舉數十年北方文學之承傳以爲言亦以見先生之文關於盛衰之故者大也乙卯冬月桐城姚永概序

附屬之身月

四

陶廬文集序

自湘鄉曾氏爲歐陽生文序迄論文派推宗桐城若黃河之水萬脈千歧皆導源於星宿一海一時承學之士罔有異辭獨南屏吳氏起而諍之以爲文章之事不必皆相師效苟深造有得皆可自達於古人而以門戶涂轍之見爲非廣生譎學禱昧於曾吳二家之言不敢以意爲左右及得侍新城王先生請受古文之學每有講論於桐城流派不妄許可而獨服膺姚郎中陽剛陰柔之說一如曾氏之誦法姚氏津津未嘗置口且自言其三十歲以前嘗恣爲馳騁浩博之文矣其後與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父兩先

生者游始悔弄其少作益浸淫於兩漢而出入於昌黎半山之間及其成就迥一掃桐城末流病虛聲下之習其氣骨道上實有得於陽剛之美者居多蓋先生之文不專主桐城而亦不悖其義法以謂義法者文之質幹也舍義法則無以言文知義法者質幹立矣繇是進而上焉而各就其性之所近專壹其蘄向以廣己於深造之域毗於陽者其文雄以直毗於陰者其文紆以和陰陽相翕則如樂之諧而克幾於大成故當其始之端吾嚮者雖桐城是適可也若詣乎其極則神明變化充然塞天地橫古今而無乎不至夫豈姝姝焉守一成之迹者所能自振於其間此先

生居常所自勉而亦以勉人者大略如此然則其於曾吳
二家之言義有兼取無偏廢又斷從可識矣夫桐城流派
卽曾氏所言觀之其傳殆徧於江漢東南而大河以北無
聞焉自張吳兩先生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先後十餘載
北方學者多出於其門此兩先生者皆嘗親承緒論於曾
氏於是燕薊之間始有桐城之學惟先生亦適以文學崛
起於是時且於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皆有深得故其爲文
尤有合於姚邱中標舉之旨然嘗聞張吳兩先生之於先
生並皆引爲畏友而先生生平亦雅不欲標榜門戶謬託
師承顧當北學絕續之交獨能奮然興起以與東南爭一

席之長非卓卓克自樹立者烏能若是嗚呼可謂豪傑特
立之君子者已今及門諸弟子將哀先生詩文爲陶廬續
集之刻先生不以廣生爲不材以爲可受先生之業命爲
序之因就夙所聞於函丈者述其大凡並附著其所見以
諭世之知言者而論定焉則亦先生之志也丙辰夏五月
受業錢唐鍾廣生謹序

陶廬文集序

近世通儒之學劭恣獨服膺唐荆川氏以爲學足以周其
用才足以用其學者荆川一人而已荆川鍵戶讀書三十
餘年凡六官之典自三代至於明之中葉其因革損益出
入之得失與夫繁條細目之凌雜靡不博考而詳究之以
爲異日用世之儲譬之多財之賈聚百貨而辨其良楛不
必入五都之市操旦夕之奇贏而已知其獲十倍之利矣
荆川晚爲巡撫禦倭海上有所戰勝攻取之畧吾則謂荆川
之學出而任天下之重固恢恢乎其有餘地也而豈屑爲
功名之士哉荆川沒三百餘年而吾友王晉卿方伯實繼

之晉卿氣銳而識敏凡荆川之所學者晉卿無不學也至於佞盧之字羊皮之史六經以外之學術九州以外之方輿荆川限於時代未涉藩籬而君則徧譯其書哀然爲一家之著作然則荆川而後學足以周其用才足以用其學者晉卿一人而已劭恣屏居田里恆私憂竊歎以爲不達於夷狄之政之教不足以治夷狄不本於中國之政之教則夷狄且入而亡中國必也苞乎古今中外而爲學然後可以濟世變之窮而其學爲有用則晉卿其人也丙辰仲夏晉卿將刊其文集而徵序於劭恣昔人謂荆川壯盛之時不肯以文章自見及晚年欲立功於海上設施未竟而

卒仍以文章有聞於後世此非深知荆川者也吾所望於
晉卿者欲晉卿褫其學於天下以濟世變之窮使後世知
通儒之學之有用至於文章馳騁之能可以軼方姚而繼
歐曾吾猶以爲君之餘事焉膠西柯劭忞

陶廬文集目錄

卷一

武君墓表 壬午

張廉卿云韓退之論爲文之要首在陳言之務去
作者深得此旨故其文戛戛獨造一洗俗囂 趙
湘帆云敘不得志處極爲鬱憤

王文泉之叔父母壽序 甲申

吳摯甫云壽文最易入俗此乃別出機軸自抒名
論文氣淵雅絕倫末段尤能收拾通篇有妙遠之
致 張廉卿云詞雅而氣道一結尤妙遠摯甫評

已盡此文佳處吾無以易之 趙湘帆云張吳兩先生評訂盡此文之妙衡則以謂結處之義起處卽已伏下而起結之妙全從中間刻書事生出故知文字佳必先題佳也

祭曹子清先生文 乙酉

吳摯甫云奇章瑰句噴薄迸出直欲方駕韓公中寫釣獵處最有逸致 張廉卿云恢詭跌宕其刻畫韓公處極爲近之 賀松坡云學韓得其神亦間用其句調 趙湘帆云始先生都講吾冀一日放聲大哭門人恠而問之則接曹丈凶耗也先生

篤於交友此文可見性情之真至文字之佳則張
吳賀三先生之評具在不復贅

新樂縣教諭楊先生墓表

乙酉

賀松坡云汪洋自恣 趙湘帆云作意立間架而
文成法立乃無一處著痕跡

誥封朝議大夫亳州知州李君墓表

丙戌

賀松坡云用法謹嚴而筆絕勁悍 吳摯甫云前
幅勁健拔俗又云敘次警鍊有生氣 張廉卿云
甚質而健其摹寫真至造語奇崛處尤爲出於人
人 趙湘帆云敘事生剏奮勃處皆得之韓公

跋墨子後

丁亥

賀松坡云筆意高簡而勢自雄闊謂泰西竊墨子之緒餘宋芸子亦有此說謂泰西竊楊子之緒餘鄭東甫亦有此說鄙意竊不謂然 吳摯甫云論教之心甚公遂成傑句至楊墨西行之說吾與松坡同悒 趙湘帆云着墨無多有尺幅千里之勢王曉峯先生墓表 丁亥

賀松坡云往復盡言愈質而愈古 趙湘帆云摹寫處特爲辭繁不殺

漱芳園記

戊子

賀松坡云淡宕自喜 吳肇甫云會文正論文有
趣味一類謂古今佳者甚稀此篇殆足當其選
趙湘帆云機神湊泊韻味盎然此會太傅所謂閒
適之趣也

岐將軍六十壽序 戊子

賀松坡云前路體勢瑰偉造語雄傑與退之相近
趙湘帆云體勢瑰偉造語雄傑而意含諷規兼
有馬韓之長

眉州直隸州知州毛君墓誌銘 庚寅

賀松坡云此及下篇皆刻意學韓而得其雄古此

尤覈鍊 吳摯甫云似皇甫持正學韓公文字

大理評事王伯霞墓誌銘 庚寅

趙湘帆云此及上篇皆不立間架隨事造出奇崛

似韓公董溪房啟墓誌

張芋圃續方言拾遺序 庚寅

賀松坡云以歐會韻調爲考證之文非國朝諸儒所能及 吳摯甫云絕去羈絆神完氣足 趙湘

帆云攷據之文能剷盡冗支便不可及

書鈔本金剛經後示青生資生兩兒 辛卯

賀松坡云質淡乃熙甫勝境而爽健處則熙甫所

不及 吳摯甫云敘瑣事有生氣悲哽欲絕 趙
湘帆云以氣遣情情至文生故拉襍敘之無一不
應節諧聲

楊雲庵墓誌銘 辛卯

賀松坡云高識遠想 趙湘帆云從原頭說下筆
所未到氣已吞

四川雲陽縣知縣高府君墓誌銘 辛卯

賀松坡云疎亮 趙湘帆云敘事詳盡而不嫌其
多以其選字鍊句無一語猶人也

王師竹墓誌銘 壬辰

趙湘帆云敘事有法故意盡而語不支

重修子雲亭記

壬辰

賀松坡云較張先生辨封禪文尤爲曲暢濤舊作讀柳集書宋清傳後兩篇與此文意別而旨同但詞多淺陋不及此文之深雅耳 吳摯甫云此文昌言正辭足以識古作者不言之意所謂發潛德之幽光也至杜之譏陶又別有說 趙湘帆云較之吳張之辨封禪辨劇秦美新尤爲透足然其前無是說也未數十年得三文表章之此古人所以必待後世之子云也

蓬溪梁府君墓表 壬辰

趙湘帆云以議論行文法度一本荆公

重刻蜀碧序 代龔方伯 壬辰

趙湘帆云窮原竟委燭照數計最有切於時政之
文

卷二

夏次珊墓誌銘 癸巳

賀松坡云簡勁起尤倔强 吳摯甫云側入得勢
敘次亦有神采 趙湘帆云機神湊泊敘次尤有
精采

送江叔海山長之川東書院序 癸巳

賀松坡云以氣折轉意象渾雄集中文筆近退之
此獨神似子固 趙湘帆云層層剝進意盡而氣
不剝輕正有似於子固

井研龔亨堂墓表 甲午

趙湘帆云法度一本荆公論議亦似

四川總督劉仲良宮保七十壽序 甲午

趙湘帆云鋪敘條貫提筆山立分合順逆變化無
端

跋日本後伏見法皇立願事真蹟卷子 甲午

趙湘帆云提頓折轉甚勁而健

合肥張靖達公墓誌銘

代李傅相
甲午

趙湘帆云直敘作一氣奔放之勢極似王荆公田
太傅墓志而選字造句又似昌黎曹成王碑先生
於斯事蓋包有古人之長已 馬通伯云敘次雅
贍不陵駕是古法

陝甘總督楊石泉宮保七十壽序

代張南皮制軍
乙未

趙湘帆云壽文最易落套別出意義卓爾不羣

兩湖總督張香濤先生六十壽序

代陶方之制軍
丙申

趙湘帆云以名爲經以功與德爲緯逆捲順布任

筆所之無不如志

求已錄序 丙申

趙湘帆云意境詭變類莊子而文筆之拗折仍本

荆公 馬通伯云深識偉論文氣亦邁往無前

彼得興俄記序 丙申

趙湘帆云若經意若不經意筆墨具寄在蹊徑之

外

陶拙存辛卯侍行記序 丙申

趙湘帆云以氣行文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

下皆宜 馬通伯云胸中充實借題發揮遂成傑

構

金匱施奎垣墓誌銘

代陶方之制軍
丁酉

鐵石齋記事敘

戊戌

趙湘帆云逸秀似六一

馬通伯云逸興滿紙

平利符氏祠堂碑記

戊戌

趙湘帆云敘次絜淨識議瑰偉

羅府君家傳

戊戌

山東十三州縣遷民圖序

戊戌

趙湘帆云奇詭兼莊馬韓三家之長篇末佐以經術乃爾蔚然以深 馬通伯云奇闢之論精實之

理收處引古君子利民而不計禍福尤妙遠不測

送陶制軍序 庚子

趙湘帆云前路生闢奇叔極似韓公後幅所陳純以經誼為主身分最高

奉貞葬誌 汪寅

趙湘帆云短札而情味無窮

卷三

許嶧山先生家傳 癸卯

姚叔節云借題發揮如此乃非苟作

重修八旗奉直豫東五省會館碑記 代崧錫侯制軍

癸卯

馬通伯云能見先王制禮之大原文筆樸厚雅近
子固 趙湘帆云匪唯能見制禮之原所以救末
流之靡亦非此不可也

六兒衛官葬誌

甲辰

馬通伯云敘瑣事極似熙甫 姚叔節云誦之淒

絕

許夫人李氏墓誌銘

甲辰

謝觀察之母晏太夫人八十壽序

甲辰

姚叔節云極似子固

與祁伯福大令書

甲辰

馬通伯云有駿邁之氣 姚叔節云痛快之談而
文有頓挫是爲難能

柴府君墓表 乙巳

姚叔節云收段精神特王

章太淑人墓誌銘 乙巳

馬通伯云此文壁壘一新有關風教 姚叔節云
奇行得此足酬之矣

祭鄧景亭軍門文 乙巳

姚叔節云句法模韓韻特壯朗 趙湘帆云瑰瑋
爲四言詩最上乘文字

荷亭方伯七旬壽序 丙午

孫女存壙志 丙午

馬通伯云敘酷暑侍坐興象最佳 姚叔節云侍
坐情景固真鄙意以爲初得書時一段尤爲真摯
且未經人道 趙湘帆云文之所以不朽只在一
真先生篤於情故隨意出之自有不朽者在

山西知府陳君暨配宋淑人墓誌銘 丙午

送日本上原英東之伊犁序 丁未

馬通伯云作者他文多規摹退之而此篇獨近歐
公中間聲情迸出神采奕奕

宋子頓侍御西轅瑣記序 丁未

馬通伯云氣體博厚置之南豐集中殆不能辨

姚叔節云劉曾之文所以醇厚不可及者其經術深也先生之文亦然雖志在昌黎自然與曾相似

趙湘帆云體勢厚重而筆能引之以行遂成爲

雄勃之文

謝廉峯墓表 丁未

馬通伯云韻味芳逸讀之淒然欲絕 趙湘帆云

廉峯生平矯矯語其身後友朋胥爲不快得先生

此文傳之廉峯可含笑地下通老所評最善形容

文之妙處然述情之作不難在淒然欲絕而難在
芳逸二字此先生天生使獨非學力所能強幾也
方嶧民觀察息園詩存序 戊申

姚叔節云可爲嶧翁寫照 趙湘帆云酷似昌黎

河海崑崙錄序 戊申

馬通伯云恢詭恣肆蔚爲奇觀 姚叔節云奇不
爲難氣能舉之可佩在此 趙湘帆云自韓退之
論文專以氣爲主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
皆宜先生之文非時輩所謂方家可以企及者在
此

南海羅徵君墓表

戊申

馬通伯云述循吏政績作規來世不嫌詞繁

卷四

新疆土壤表序

己酉

馬通伯云典實類班書

姚叔節云極有關係之

文 趙湘帆云氣體厚似西漢

新疆土壤表後敘

己酉

送榮華甫廉訪調任河東觀察序

庚戌

姚叔節云偉識雄辭惜不克施

趙湘帆云噴薄

之勢

武威段氏家譜序

庚戌

馬通伯云譜序最多陳言然名手爲之必有精義不苟作也 姚叔節云姓氏郡望不相準而生二弊良然吾謂由上之司徒職廢而下之譜學不完爲今之計第有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二語而已所謂雖闕猶愈乎已也章氏修志議立氏族一門似可從 趙湘帆云遺亡之弊終勝於冒濫段氏譜自九世又所記無他奇異文特標之以爲作譜者法

丹徒姚氏六代畫像贊

辛亥

清苑樊府君墓表 王子

姚叔節云事足以發其文文足以傳其事 趙湘

帆云文之奇剏亦似史公貨殖傳

王普齋先生墓志銘 王子

姚叔節云銘詞似韓人摯甫先生語一段夾敘夾議尤爲奇觀 趙湘帆云以吳先生經緯之成佳構銘尤高卽退之亦唯祭子厚文可與頡頏

安定知縣張立菴墓表 王子

新疆備乘敘 癸丑

姚叔節云用筆飄忽不測奕奕有生氣 趙湘帆

云先生之文多若輕車快馬之奔馳飄風急雨之驟至此篇獨若鵬盤大野欲下不下然其目光所矚凡所搏擊之物蓋無一不攝於其一瞬也

清封光祿大夫陝西布政使許公墓誌銘

甲寅

馬通伯云敘次淋漓濃至是歐公遺法銘亦似歐

姚叔節云寫許公不得意而天下大局皆包孕

無遺極沈痛極酣恣歐陽樵史記不能過也銘詞乃似韓 趙湘帆云誌一人而當時政治之得失與其習尚所趨皆歷歷如繪在目前自馬史而後蓋無人能辦此銘詞似韓與歐不相類

漢陽田半翁先生家傳 乙卯

趙湘帆云後論特爲頓宕意在言外

續修上虞田氏族譜序 乙卯

趙湘帆云歸氏放紙薦之說此文之妙足以當之

慎宜齋文集序 乙卯

趙湘帆云隨手造出奇崛三先生挾所業來遊京

師得此文足以張其軍矣

桐城姚府君墓表 乙卯

馬通伯云此篇隱以經術飾吏治爲主詳徵事實
意在表彰潛德故不避辭繁

大城劉母傅恭人墓表 乙卯

趙湘帆云敘瑣事能以氣舉

雄縣崔府君墓表 乙卯

趙湘帆云感時爲論

審計院院長羅山丁公神道碑 乙卯

趙湘帆云不立間架循其人之生平直敘作一氣
奔放之勢而起伏照應一望不能窮其際此境唯
退之有之宋以後人不能也

清振威將軍總兵馬公神道碑銘 乙卯

姚叔節云功著於平回難作於底匪以董公始以

董公終文提頓處極分明敘述生氣勃勃銘章字
挾悲聲千古絕調 馬通伯云起落頓挫生氣遠
出後幅敘死難據事直書而憤慨之聲流於簡外
真史才也

東邊鎮守使藤溪馬公六秩壽序 乙卯

姚叔節云吞吐抑揚仍不失勁悍之氣是用史公
傳贊放爲大篇者 馬通伯云涵泳意思於筆墨
之外叔節能窺其微矣造句亦堅凝無滑易之失
清封光祿大夫劉伯魯先生七旬壽序 乙卯

高慎菴先生看詩隨錄序 乙卯

清振威將軍貴州威甯鎮總兵方府君墓誌銘

丙辰

姚叔節云用昌黎體而造語有文從字順各識職
之妙非老於文學不能

新城先生以古文絕學倡明當世其文集初刻於青神再
刻於中衛癸卯以後十餘年來續作僅有傳鈔之本又屢
經先生刪訂往往彼此互歧莫衷一是堅得先生定本約
集同門謀付剞劂並請桐城姚叔節先生及弟子趙君湘
帆各爲評點以二君者皆工爲古文辭者也事屬創始倉
猝未得佳工又先生著作尙有二十餘種以後當一一精
刻以公同好此則小子區區之志也丙辰五月受業西充

白堅謹識

用恩身自餘

十四

陶廬文集目錄

卷五

肅州閻友山先生壽序

丙辰

田君貺埃定堂詩鈔序

丙辰

獻縣劉仲履墓表

丙辰

孫熙亭先生暨繼配劉太宜人雙壽序

丙辰

楚雄府教授楊曉亭府君墓表

丙辰

韓國金醉堂先生

秉薰

精神哲學新編序

丙辰

鹽山新志序

丙辰

東莞張夫人墓誌銘

丙辰

記張聘丞事

丙辰

王印侯古經算學三書序

丙辰

黃子壽師陶慶文集序

丁巳

五瑞齋詩鈔序

丁巳

張滄海意釣亭記

丁巳

卷六

清封恭人岳母温大恭人節孝碑記

丁巳

永年武次彭墓誌銘

丁巳

順天府尹王志襄達之父母雙壽序

丁巳

明袁督師廟碑記

丁巳

育和堂記

丁巳

漢川王氏族譜序

丁巳

江津夏節母墓表

丁巳

葉農生憶詞詩跋

丁巳

孝感李佛生墓表

丁巳

南陽張慶之暨配周氏繼配廖氏合葬墓表

丁巳

丁永齋墓表

丁巳

甯河高文通公墓表

丁巳

黃小宋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序

丁巳

卷七

丁劍秋之繼母簡太夫人壽序 戊午

宋牧九墓表 戊午

蘇母李恭人傳 戊午

樂亭趙瑞庠墓表 戊午

清棠邑知縣王君墓誌銘 戊午

黃岡洪侍御墓表 戊午

江叔海孔學發微序 戊午

曾伯厚祖母楊淑人墓誌銘 戊午

種桐書屋遺詩序 戊午

曾母譚太夫人六十壽序 戊午

潘鹿磧先生七十壽序 戊午

蜀石經齋記 戊午

磁縣新出魏齊墓誌本末記 戊午

贈馮北野先生序 戊午

秦紹觀之母王太淑人壽序 戊午

卷八

琴師黃勉之墓碑 己未

鄧守瑕荃察余齋詩序 己未

涂母吳太夫人七十壽序 己未

吳子功墓表 己未

姚春濂觀察詩詞集序 已未

儀徵知縣李君墓表 已未

馮母俞太夫人八十又二壽序 已未

跋姚惜抱尺牘後 已未

甯夏護軍使馬公紀功碑 已未

吳浩儒之母葉太夫人壽序 已未

天津李幼香先生墓表 已未

張篁溪生壙誌銘 已未

張園記 已未

徐葵南府君暨岳夫人合葬墓表 已未

李母朱太夫人壽序 已未

介休郭母任太淑人墓表 已未

卷九

四川巡按使黃公暨配劉夫人合葬墓誌銘 已未

將軍府參軍張武壯公墓誌銘 已未

岷州知州楊君墓表 已未

署山東諸城知縣楊君墓表 已未

乾城傅子範墓誌銘 已未

江北楊文光墓誌銘 已未

清四川藩庫大使王君墓誌銘 已未

饒苾僧之母吳太夫人六十壽序 已未

永定李夫人墓誌銘 已未

雷母劉恭人墓表 已未

大清畿輔先哲傳序 已未

郝孝子傳 已未

新城姚眉峯先生墓表 已未

正定王氏雙節祠碑銘 已未

雙節祠碑陰記 已未

卷十

參議院議員前廣西巡按使王公墓誌銘 庚申

合肥阮蓋臣先生墓表 庚申

博野蔣君墓誌銘 庚申

二普齋先生繼配沈夫人墓表 庚申

王節母傳 庚申

濟甯李貞甫墓表 庚申

王文普先生墓表 庚申

李母張太夫人傳畧 庚申

黑山孫太公墓表 庚申

清封一品夫人節母裴太夫人墓表 庚申

屠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庚申

吉水李澍齋先生七十壽序 庚申

永年胡成之墓誌銘 庚申

卷十一

黃小宋觀察墓誌銘 庚申

吳楚雄家傳 庚申

鎮海金磷叟先生七十壽序 庚申

清道員長沙鄭公墓誌銘 庚申

龔少樹家傳 庚申

靈州吏目汪君墓表 辛酉

跋國際條約分類輯要 辛酉

抱潤軒文集序 辛酉

補過齋文牘序 辛酉

補過齋日記序 辛酉

題夢春草堂 辛酉

贈虞寒莊序 辛酉

卷十二

西夏紀序 壬戌

靈石何君墓誌銘 壬戌

二女壽芝墓誌 壬戌

從弟燮臣墓表 壬戌

黑水先民傳序 壬戌

前廣東鹽運使蔣公墓誌銘 壬戌

澹堪詩草序 癸亥

清封通議大夫四品京卿史公神道碑銘 癸亥

洪母蔡夫人墓銘 癸亥

石竹山人印譜序 癸亥

太原鄭君墓表 癸亥

馮夫人傳 癸亥

董母郝太夫人墓誌銘 癸亥

任邱李安之先生碑銘 癸亥

海棠仙館詩集序

渭源張氏宗祠碑記

清苑宋氏宗祠碑記

卷十三

楊鼎臣將軍六十壽序 癸亥

皋蘭鄭府君墓表 癸亥

丁孝婦傳

劉師培傳

四品京堂蒯公家傳 甲子

故城訓導賀蘇生先生墓表

文安王子白府君暨配張宜人合葬墓碑 甲子

雲陽郭遺民墓誌銘 甲子

書李侍御節烈錄後 甲子

大竹甘府墓表 甲子

清故太常寺卿李公神道碑 甲子

清贈中憲大夫成府君暨配恭人瓜爾佳氏合葬

墓誌銘 甲子

新城王鵠臣墓表 甲子

凌筱洲先生暨德配吳夫人七十雙壽序 甲子

甘母何太宜人五旬晉一壽序 甲子

陶廬文集卷一

新城王樹枏

武君墓表

壬午

君諱河清字禹襄姓武氏其上世太谷人明建文末始遷居直隸之永年會祖大勇祖某考烈孝友有隱行生子三人長澄清次汝清君其季也澄清咸豐壬子進士河南舞陽縣知縣汝清道光庚子進士刑部員外郎瞻材亮迹并聲於時君博書史有文炳然晃晃埒伯仲而獨擯絕於有司以諸生終道光二十九年朱侍郎尊視學廣平能君文以爲老宿冕同試生將選貢成均而是時祖墓適陁墜於

盜當事某稽不卽貞治君憤爭於庭繼以號泣卒以顛直
忤某發其行上之學使榜且發矣竟鏟君名而易以他人
之不逮君者君旣不幸見黜復連試京兆再薦再黜愴然
曰得之不得命也竭耳目心思囚神瘁形壹從事於畢世
不可知之命而於曩昔聖賢所謂求則得舍則失者竟死
眞倒而罔知一返其在我者之所爲此何爲者哉於是絕
進取志迥迥獨達以才幹志行爲當世大人所器咸豐壬
子呂文節公賢基奉朝廷命督師扞髮賊皖江肅書幣招
入軍幕以母老辭至庚申辛酉擒匪竄畿南北尙書毛公
和熙河南巡撫鄭公元善又皆禮辟不就當是時智謀勇

功懷奇赴會之士雷奮焱合角強力以撻國家之急往往朝爲匹夫暮爲卿相若承而掇之其接响附景錚鏗雷煜於其間者尤不可以指屈計君獨深自孫辟寥居滄處以澤其躬而養其親卒抱其才畧一無所施以沒噫可悲也已君卒年六十九以光緒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永年縣某鄉某所之原初娶翟氏繼娶史氏皆封孺人子五人用康縣學生候選府經歷用懌舉人用咸縣學生用昭用極女二人長適國學生李裕芳次適諸生柴翰文孫昌緒傳緒其緒之緒延緒元緒會緒凡七人八年新城王樹枏表於其墓曰余過廣平廣平人稱孝友以飭其子弟爲壙梁者

必舉永年武氏既取君之子所爲狀而讀之然後知君之
行與君之志之大也爰述其大凡使歸而鑿之石

王文泉之叔父母壽序

甲申

光緒三年樹枌始識定州王孝廉文泉於保定之蓮池文
泉故巨賈多資雄京畿南北而顧宅約食薄豐施而積行
尤性命於書一不干聞于世嘗盛慕明汲古閣毛氏國朝
知不足齋鮑氏之所爲而深痛北方學者由秦漢迄今懿
文宏冊多散滅不傳卽傳而不克以久乃獨網之名山兵
火之中博資而審斟之壽之梓以光於世命之曰畿輔叢
書今頭童然禿且白矣而爲之日益勤歲且十稔費凡十

數萬而一無悔惜之意烏虜可謂篤行者學君子矣樹枏嘗與於斟商之役一再至定州定州爲西南諸省之衝冠蓋相接於道生其地者易眩惑於勢利趨喧華獨至其家子弟訥訥布衣糲食無異寒素周郎長庖不有他玩飾而積卷委最至不能容其內外宗黨及鄉里困餓疾病之子謀錢穀求活者日填於門皆與厭溢其志而去予私喜大慕盛道文泉之德之行之至而文泉乃惶避慙懼躬躬不足以謂自吾先子承祖宗之德以好義敦行敕其子孫不肖竊自顧百不克承一賴吾叔父某某先生朝夕而督掖之俾不至大肆以顛以獲戾於吾先子以見棄於當世君

子碩人之列且吾叔父平居善爲不可縷舉不肖時曲承其旨往往深斥爲未至而畿輔叢書之刻尤謹持叔父之命而彌所兢兢者也叔父心日以勞而精神日以強飲食聰明亦日以加益今歲登壽八十而叔母張太夫人少叔父二齡皆將以今年五月稱觴爲壽吾子知余深宜得子一言以道吾之家慶兼以箴吾竝以告吾之子孫樹枏執于義不獲辭又不欲以諛辭荒頌爲世俗之齊語竊嘗以爲人之登大耋膺厚祉者亡慮出於窮頓奇獨之子瘠之餓之拂而挫之則寶惜其身者至而性質磨砥之旣久卽雖有百毒災癘不能疵其身若夫爲富貴之徒者欲旣博

內焚灼於愛惡攻取之煩外剝削於靡聲曼色驕淫蕩佚
之鄉殫然而不知止日銷月鑠雖參苓仙草不能救其敗
者其勢然也。先生與太夫人藉處豐實而以勤儉飭其身
躬貧賤之行而篤義厚施以蘊其德者至老而不劬以視
世之所謂富貴之徒者相去爲何如哉。文泉守先生之教
以澤其躬而教其家則祺福之興迄未有艾也。吾觀畿輔
之書有所謂孝友堂家規者吾鄉稱道義之粹家世之昌
福壽之盛者必推曰夏峯孫氏而文泉顧篤耆是書吾又
以知其所由來者遠也。

祭曹子清先生文

乙酉

烏虜君往規我身若膏煎膏以火焙身以心駿君胡蹈此
一蹶而顛君昔聆學大父之門頻于先子又申以姻子輩
傳傳君獨仁我我僮我翼方齷而髻子謾多問繞几嘈啁
君許我數掩聽交眸君貢于鄉我餽于學塵藝鬪策載牙
載角交嘲互聖姪惕騰踔顧謂時榮如俯而嚼君熟不穫
乃惶于泥亦罔我食鄙棄爲穉自此相失我別君啼風搖
雨蕩南北東西我貽君詩君寄我簡一有不嗣目裂至睥
光緒初載訪君于郊衰草彌原風烈沙飄椎馬彎弧獵彼
豐毛勁矢脫把兔殞狐號間歲顧君借釣于水波流澄覓
叢草生沚巨餌長綸手登大鯉飛觥狂嚼搖喉裂齒一噉

而踏君舞我歌何鬱于中有涕滂沱。去歲之冬君來我顧
逾年相期一再晤語夜卧一榻加股于腹君返故里我來
冀州誰謂一訣遽爾千秋君始漸癘繼痊於頭我往哭君
乃藁而粵余嘗語人天右吉士今胡不仁遘虐至死余性
狂拙百啄是唁知我誨我惟君一人今忽我棄一厝成塵
搏膺大慟洩涕沾脣涿水之南督亢之土琢辭馳哀以告
終古烏虜哀哉尙饗

新樂縣教諭楊先生墓表

乙酉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清河楊蓬萊先生卒葬之日樹
柩馳六百里弔其喪時同會葬者凡數千人或謂余曰善

人萎矣或曰先生之病也吾里之人奔走禳祈誓神祇求
死者累百十家而先生卒不獲延或曰自先生歿吾不知
爲善之足以怡而爲不善之足懼也吾不知生可樂而死
可悲也習相嚮而泣聞者皆涕下欷歔不能自已初鄉俗
凡死而葬者一切費用皆責取鄰里准其豐嗇厚薄而誅
之名曰派喪其富家子弟往往尋復成大嫌而貧者至鬻
田宅以從喪家之欲先生力尼其俗且數十年矣而鄉之
人獨哀先生之死無男婦老稚羣出贊盛治其喪不得與
者顧以爲深恥大詬曰吾以効吾思也嗚呼是可以知先
生矣先生諱一峯字蓬萊候選道蕤詠先生一鳴之弟樂

陵縣知縣琴舫先生一鶴之兄也先世自山西洪洞遷居直隸之清河累世以貲雄于鄉數傳至其大父諱戒諱者急義輕施而父璐尤以詩書彊教其子先生敦敏耆學聲爛於時以咸豐元年辛亥舉順天鄉試一再試禮部不第輒棄去以營菽水將親爲樂先生故孝慕出于天性父母所甚樂爲暨所甚不欲者壹是將合其意飲食服御必溫於親不敢以己先也侍父母寢命之退然後退聞欠伸咳噫必起必伏牖問曰安乎思飲乎食乎不應則又益屏息敬埃必得請而後已其於兄弟尤嚮鬱篤至光緒某年選官新樂教諭居未盈歲思其弟惘惘若有奪失卽請急趣

樂陵油然權處遺其官曰吾不能以彼而易此也樂陵君者樹栢之外舅也余妻嘗爲余道其起居愛慕依戀之狀髮髭蒼頰如兒童兄弟樹栢又嘗再至其家其子姪男婦旁逮族戚里郇莫不皆日如是無稍異辭又盛推其慈性厚德視人之矜寡孤獨與其貧歉不能自圖活者皆若苦其子姪顛危瘁療其身不能以一頃安也必謀所以承梓之故康歲無事扶扶以待植於先生者常數十家及歲旱饑盜賊羣起爲患則又益罄貲市米穀丐貧民築壁鑿池捍民不糜於賊其家至以此處折損落無所顧惜嗚呼是豈今世之所謂儒者稱說道義自埒於聖人之徒及考其

行或不免遺議於家人里老之口者其視先生之爲賢不
肖何如哉。先生以禦賊功加同知銜賜藍翎年六十四卒
於清河里第祖考皆以其兄貴封中憲大夫祖妣某妣張
皆封恭人配張宜人三子鼎昌臨昌咸昌皆縣學生臨昌
蚤卒女二人長適南宮焦翼昌完縣訓導次適南宮韓炬
縣增生孫六人珊瑚璿琳琦瑞先生以其卒年十月九日
葬於里北之新阡越明年二月咸昌述其行以表墓之女
來請樹柎未及識先生而稔聞先生孝友德性之懿故熹
具論其事以爲哀俗倣焉新城王樹柎表
誥封朝議大夫亳州知州李君墓表

丙戌

咸豐元年粵西賊起東阿周文忠公奉總督兩廣之命疏
調安徽牧令有幹勇通兵機者四人以行而亳州李君尤
以能稱君少卽奔放自喜不肯受羈馭櫛飾然有偉志沈
畧軼人之材年十九內貲爲安徽祁門知縣以事黜再補
又調補懷遠以勞擢亳州知州君馭吏嚴卽纖慝小疵一
不須假嘗極怒自嚼其舌至血出流被滿頰見者皆股慄
汗下然遇士民則一出以坦野往往脫畧冠履拮摩响瀉
爲家人父子之歡故所至爭慕思不置而才性機警尤善
禦變亳州有盜數百白晝持短刀解解殺人攫貨於途君
變服走咨於鄉胥獲其姓名里居所在潛率健卒按戶掩

捕無得脫者君之見器周公自此始矣至赴廣西也簡毫
穎壽三州走卒八百騰勇喜殺甘人如飴而整齊馳驟卒
能得其死力故所向輒有功元年殫賊於象州二年靡賊
於長沙三年蹙賊於六安當事者臚其功上於天子加知
府銜並賜花翎而君以累年戎馬之勞困頓帶蔽又時念
父母春秋高而兩弟一子又復相繼喪逝於是嗒然有歸
志矣某月大府檄君代理定遠方履任卽謝病去之毫而
母氏憂訃適至遂驅歸不復更出家居凡二十一年至同
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卒年五十有五嗟乎世之懷
榮蓋穀挾一官爲性命奔走惴惴以與是相殉相畧至老

附原之集卷一
疲罷奪而不知止者所至皆是也君少年而服官強歲而致仕行吾心之固然而勇於進退不爲世俗奪移若是是可風也君諱登洲字瀛橋先世自山西遷居直隸之南宮會祖可義祖培宗國學生皆以君本生考貴贈如其官國學生生四子瑒瑄瑤瑷瑤戶部員外郎卽本生考也而瑒無子乃以君嗣封朝議大夫會祖妣張氏祖妣趙氏安氏苗氏魏氏妣劉氏本生妣李氏皆封恭人君配孫恭人先君卒繼配羅恭人無所出窆室邢氏生一子壽愷州吏目甯氏生二子壽朋府同知壽椿女子三皆適士人君卒年某月日葬於先塋之次葬且十年壽朋述其行以刻墓之

文來請又一年樹柎始爲表其大凡而畀之揭於阡

跋墨子後

丁亥

周衰異端蠱起各馳其說而楊墨之言尤著孟子出而膺之以周孔之道其言乃浸以漸滅而其流固未嘗絕也竊嘗以爲異端之倡教於世特患其不至耳教之至者嘗與聖人之道相爲終始而經世體國之效亦往往著於其間自孟子拒楊墨其教不得行於中國迤而遠之以至於海西諸邦其教遂大昌其爲我也近乎楊其尙同也近乎墨其造器械尙機巧尤出於墨子特變通之以盡其利而已孟子謂無父無君爲禽獸今其徒甚有以無父無君治其

國者吾故謂其流固未嘗絕也。烏虛天下之變多矣。吾不敢必楊墨之道之終竝聖人而立。抑或久而變變而復之於聖亦未可知也。今爲補正畢秋帆王懷祖兩先生墨子校注。因論及之。丁亥三月文莫室主人跋。

王曉峯先生墓表

丁亥

新城士夫以詩書授讀起其家者。余王考竹溪公及曉峯先生二人爲最著。王考自爲秀才。迄成進士。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凡數千人。先生老於諸生。亦以教讀終其身。著弟子錄者亦不下數十百人。王考之爲教也。不責人以繁節。碎目視其資賦。高下靈鈍。學詣之淺深。詳詔曲譬。

窮日夜不厭聽者往往舞躍怡懌如饑者之得正味迷於
行者之獲昌途以去也故人皆樂其教之寬而受益常無
窮先生之爲教也衣服飲食進退言語皆有常制犯者過
雖細不貸成人以上往往責跪於庭終日立課程期之必
行無敢有跬步尺寸逾法式干先生怒者故人皆喜其教
之嚴而受益亦無窮王考初食貧田不過三十畝歲以脩
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歿也田逾千畝
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先生初食貧田不過百畝歲
以修脯所入市甘旨養其親以逮其子孫及其歿也田逾
數千畝富甲一鄉之內爲世所稱慕今夫師弟之際以道

相授非以利相受也。然束脩之禮，聖人所不廢。禁士之居窮，教士以此代其耕而贍其身者，自秦漢以來未之絕也。降而逮於今，師道乃至敗壞如商賈負販之行，較量財幣，視多寡豐薄以爲去就，甚至從學數年，或至戚若故，好一旦不繼，卽屏棄以爲其人不可教，而富豪子弟往往以多金夷視其師，寒賤之子至以此廢學，不獲進取於世。王者教讀五十年，從游者量其家之有無以爲贄，貧而志於學者，終身不取其尤者，或勛之貲，先生爲王考，高第弟子其設教一以王考爲法。故從學者多而家亦以此致饒裕焉。先生自奉儉約而豐於事，親厚於待人，嘗因歲饑出貲市穀。

設義倉建置義學以教里士之不能自給者命門人歲主其事喪妻不再娶無婢妾侍榻側日與門人子弟朝夕討論所以讀書及爲人之法孳孳以爲樂事王考嘗曰竭志人已敦行不怠者曉峯一人而已光緒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先生年六十九卒於京師其子工部宅中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兆次先生歿後門弟子念先生學行懼遂滅沒無以彰於時乃持狀屬樹柎爲文揭諸墓上樹柎念先生父執也不敢固辭爲攝先生教士大凡以詔當世之有先生之責者先生姓王氏諱岳字曉峯其先自古北口外小興州來居新城數傳至其祖諱百齡父諱建極皆有隱

德先生始憤發讀書教其子毓芝成進士於是王氏始大
光緒某年覃恩封中憲大夫配周氏封恭人周氏有淑行
先六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二人毓芝現官工部主事毓荃
縣學生女一人適雄縣拔貢生署四川東鄉縣知縣郭錫
齡早卒孫男二人孫女幾人光緒十三年七月新城王樹
枏表

漱芳園記 戊子

余性喜藏碑不喜藏帖以碑足以備經史考證故余所收
唐以上碑至數千種至於通儒碩夫殘墨敗紙雖書不工
亦不惜出重貲購之顧頗不喜丐書於人其能卽甚赫著

耳目獨以其爲今人不足輕重若其人已往則又常百計搜訪其遺跡什襲之有若珍寶獨往者於武昌張廉卿之書不能守此廉卿書法一矩漢隸巧力變化自爲一體視之若古衣冠人環列揖讓又若怪石古木肥瘦蠢秀之真假鑿飾也向嘗求其書不可卽得因作書與廉卿謂予以古人待君而君乃以今人自處故廉卿喜余之知言爲予書甚多而往來書簡及詩歌唱酬之什皆匿藏之雖千金之寶不以易也。宣恩李君彰五者廉卿之同里人也宦游四川通敏達政體爲當世大人所器余始至蜀人爭稱其能書戊子七月余奉分校秋闈之檄來居成都凡七十餘

日始與彰五相晤。又見其所摹晉帖形解神合。通於自然。殆所謂天機闔闢而不知其故者。於是乃自笑向之不丐書於人。皆其能之不足。移吾性而奪吾守者也。因復作書以求書於廉卿之意。請之彰五。彰五則曰。余昔年買宅於成都之南城。拓其隙地爲園。蒔花種竹。構書室數楹。窮晝夜爲書。自娛於其間。取陸士衡文賦。漱六藝芳潤之語。名曰漱芳。亦以書爲六藝中之一事。云爾。子善爲文者。其爲我記以易吾書。其可乎。余曰。唯唯。爰於返任青神之十日。述吾兩人相要之詞爲之。文馳寄其園。並以索其所以易吾文者。

岐將軍六十壽序 戊子

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爲四川將軍岐公六十壽辰同鄉官吏將進言爲祝夫世之祝人壽者率以康強逢吉曼詞諛頌以期必於未然之事若公由弱冠之年以迄於今歷內外小大之職其所以膺厚祉而承天寵者皆公所固有不足爲公祝竊嘗以爲中國據西人所謂亞細亞土之東南延袤富厚甲於羣國西人恃其舟車之利角智鬥力以與中國爭勝負強弱通商互市遍於海內川蜀尤財物豐阜爲諸行省之冠西人狡焉思逞遠眈近攫而夔峽險隘峻折輪舶數試輒膠碎敗阻不能遽通獨前後兩

藏外連印度而近接哲孟雄之壤地今既印度與哲孟雄
皆屬於英則由哲孟雄而北逾山浮江長驅以入於藏勢
又甚便且捷故西藏以哲孟雄爲門戶而川蜀則以西藏
爲藩籬邊防之要實在於此。今 天子親政之明年英人
以爭哲孟雄之龍圖山開粵西藏提兵恫疑 天子命駐
藏大臣相機事曲直誦伸以爲之計公以帝室之親受明
詔長駕遠馭益與今四川總督劉公同力昆志不震不怠
雖遠謀秘疏關軍國之重慎密不可得聞要其士騰馬肥
聯率聲勢通呼吸數千百里之外進可以戰而退可以守
則五尺童子皆得而決之也顧或者謂蜀中歲費數十萬

養西藏之客兵浮寄孤懸而山川風土飲食言語多不相
諳不如韓昌黎氏所謂召募士兵得豪勇與敵相熟之人
費省而功倍或又謂西藏歲損國家之費勞兵糜餉久且
不支不若使通市各國交率互制無俾英人專其利權而
往來經營且藉以習知西人之長而徐謀所以富強之道
此近年以來中國策朝鮮已然之成效其最彰者也之二
說者率皆恆議膚識不待爲公進而公獨愜然貊然不一
動聲色以籌國家之全局昔公在東省以一身支柱於俄
日之間揆機勢所至建策淵漠卒能抗強鄰固邊圉防守
以息其恣睢狡諛之志噫此豈尋常淺躁跬咫尺之士所能

測其涯涘哉諸葛武侯之相蜀也內憂外敵可謂煩且劇矣而獨取淮南子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二語以自道其所得古名臣良將未有不鎮靜端定而能任天下之艱以禦其變者也公淵居簡動處有事若無事時以詩歌唱和爲行楷書從容應接於事會繁浩之際是非有得於明志致遠之學者烏能若此於是觴之日樹枏酌而進曰國家之患不在外而在內內姦不生外姦不形家扞戶格無可隙入所謂修政於境內行仁布德立正塞邪運籌一室之中不戰而誦人兵者也又酌而進曰自夷人奮其牙角爪距之利夷我屬國犯我邊鄙 天子恕其狂

蠢貪昧羈縻罔徠同我寰宇獨蜀能嚴關塞之守禁弗與
通靜持動掣不使進尺寸躡祖宗之地以是爲公祝於是
鄉之人羣起而稱曰昔文潞公富鄭公皆身肩煩鉅立功
名享富貴壽考爲人所稱慕今公膺西南重大之任虛神
漠志以應無窮則由艾期之年登平格之壽他日翊世扶
治以與我今劉公諸大老優游太平追文富一時之盛福
祿之興豈有旣哉豈有旣哉

眉州直隸州知州毛君墓誌銘

庚寅

光緒十三年樹枏官戶部同曹有豐城毛慶蕃者始以文
字相識其年六月改官知縣選授四川眉州之青神慶蕃

叔父季彤先生適牧眉樹柑到官侍先生凡二年而先生以沒先生自其上三世皆官於蜀持廉宣能章聞於時先生亦援例爲知縣分發四川時富順鹽賈爭岸斷斷訟延百年先生一讞而定大府驚嘉其能委管嘉州釐局尋檄查嘉州鹽務陳就竈徵稅八事同治十二年署鹽源縣知縣夷人睚眦陷地茶民標場蕭條孺行距張先生設計禽煽夷奸民寘之法夷膽折技窮繼詰以誠坦受訴直屈乃大感歛燦巢奔趨悉返侵地遂就其酋編夷團募少壯數百人爲鄉勇以夷團輔之更次守望內外以收總督吳勤惠公錄其功以直隸州知州升用逾年補蒼溪縣將受代歸

邑民私謂地瘠不足糜留使君爲歲輸金六千言之天府
時代者至遂寢其請卸事居學官訟者爭之先生填噎於
門先生不自寧任躑躅歸夷民追送於涂贖金七百率褊
涕咨先生好言慰辭不顧逕去至蒼溪械訟徒熏室盜穴
上下堰爭水均其時江水。嚙城縣根禁別爲強隄以弱其
流危者獲安。逾年丁父憂貧不能歸士民醵錢爲補公負
留其妻子假屋居之米薪鹽漿壅醢月將日輸兩載不絕
於室平遠丁文誠公移督四川諷咨良吏川北道董公潤
以先生應會改鹽政武甯羅君亨奎以能薦先生時總其
事者爲前雲南巡撫唐公炯一。是章畫皆左右先生剜抉

爬梳挈提維綱殫慮殫力政成不勞以功署知資州旋補眉州蒞眉未一月唐公升藩雲南丁公檄先生總理鹽政事竣敘其勞加知府銜癸未調署忠州時大竹逸賊張豪義嘯眾不軌乃練鄉兵二百人教以舉旂擊金進退離合之法其制一如鹽源酆都火燼民廬出俸以勸人爭委施民不知災乙酉回任眉州眉故耆訟好鬪先生芟鋤陋規一治以和簡閑身飭行奸民無短長挾持墓頤堰故隄歲穿涸民田先生改築以石整孔子廟牆之圯者延賓邑士講學昭禮姦頑格遷樹枏歲嘗以事過眉其士與民世業勤事彬彬慳慳有軌無頗益用歎嗟驚服先生之所設施

措張爲神不可測也。戊子九月先生將以重九日招樹枏與湘鄉杜俞游墓。頤山登高歌詩爲樂。其先一日對客坐逝於署內之萬變堂。年五十有三。是夜樹枏與杜俞馳往治其喪。權厝於州城之龍祠。邑民士會喪者千百人焚香奠酒咨嗟塞涂。且曰吾儕生無以報死當以功祀之。遂建祠於北門之衝衢。觀者歎美。明年其子慶誠將卜葬於眉州之某山。以其生母恭人稽氏耐纍然服喪。請爲銘墓之文。樹枏最知先生者。乃不辭而敘其氏系以爲之銘。銘曰毛之系出於周繇。漢萇逮唐。傳家豫章。祿有紱。宋之休遷吉水。後豐城麗繁。祉居大塘。讓泉子曾祖翰名諸生。祖輝

鳳世鵝聲宰巴基洽信成天熾汝子震壽藩西秦羅羣醜
勞于軍施不久公兩代貴眠身妣王徐封夫人天語煌詔
後昆於先生是爲父母楊氏趙所乳名隆恩季彤甫尹鹽
源牧忠資澤滂洋卒于眉歲不鬚天奪之配恭人萬與稽
錢後歸爲繼妻佩祁祁淑以媿子三人慶誠長志遠碩戴
氏望棻暨華與頡頏女孫三侯禮笄敘氏系俾世稽臧于
幽昧之詒

大理評事王伯霞墓誌銘

庚寅

君諱金綬字伯霞其先爲太原王氏東晉時渡江遷江甯
之上元縣世爲江甯著姓至明正德有爲雲南大理府同

知曰馴者去官留貴州之平越州遂爲平越人馴七世至君之曾祖諱士蛟以諸生終士蛟生秉毅是爲君祖秉毅生嶸是爲君父皆以貢生候選訓導嶸之子七人而君尤謹內行孝摯敦敏不爲華膚嘉慶癸酉舉於鄉閱十有三年始以大挑二等授畢節縣訓導遭祖父母喪奔號癯柴見者不忍視聞服除授桐梓縣教諭教士有軌度拼揮文字能曲合有司長短繩尺門弟子往往騰達以去道光二十八年奉部檄截取知縣選授四川之蘆山蘆山地徧而瘠官者率顰愕思速脫棄視爲傳舍君爲立長久之政刪刈荒疵必盡以嚴而民間疾苦利益口咨心謀以要其成

無稚老士婦扶扶提導如家人自奉至麤服蔬食恒以不繼居七年遷宜賓時粵匪爲寇勢馮馮日張君上書治團練區二十八鄉爲二百八十團五十家爲小團立以首百家爲中團置以長五百家爲大團督以正教以攻守進退習演以時儲器械錢粟無算及以事去官而滇匪藍大順等竄境內攻其城凡五十日卒以有儲戒得不陷失咸豐十年回任宜賓賊再至境三戰而三敗之又盡殲土匪之謀應賊者大吏嘉其能調署彭山又歷署梁山通江知縣皆以材幹著聲總督駱公奏請君襄辦通省團練未逾年簽陞大理寺左評事以貧不能行同治八年病歿於成都

享年八十有三君之配曰宜人熊氏生男六人長宏章雲
南知州署太和縣知縣其五人者皆官四川容章爲同知
直隸州錦章爲知州寶章寅章守章爲知縣皆歷試名邑
張施在人女子二人一嫁四川通判周溥一嫁候選郎中
高培裕孫男十人有曰維藩者官眉州直隸州吏目與樹
枏善一日奉其父容章之命匍匐來請曰吾祖歿二十餘
載矣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敢乞子爲銘以藏於
幽乃爲銘曰

文足以蔚國而名不麗其身政足以澤世而祿不飫其貧天以
胡償視其子孫聲張勢長迺大其門鑲銘詔來以開後人

張芋圃續方言拾遺序 庚寅

續方言拾遺二卷陽湖張君芋圃所輯也往者仁和杭大宗先生曾有續方言之作已卯之歲樹枏又與霞浦吳君彝臣補其缺漏者近百三十事今觀芋圃之書其掇拾揅補爲鄉所未備者又復往往而是蓋著述之功如此其靡既也儀徵阮文達公以爾雅者爲王都之正言孔子懼小辨之破言小言之破義也於是爾雅以觀于古凡誦詩讀書執禮皆正言明之不一雜以齊魯之方語後世學者不達其旨乃至殊讀異音更亂經典一字而形聲遞變一書而彼此兩歧厖然錯淆莫可究紀西漢儒者揚子雲氏乃

採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勒爲一書以明文字異同之由其時非盡以爲典要而可據也傳之既久孔子刪定之書旣紛紜莫得其一當於是學者卽方言之變轉因聲以紬義因義以尋源段借引伸而聖經之真時有冥合於千載之下者故何休許慎鄭康成高誘王逸之徒多以當代土俗之言解說經義晉唐以來述焉而不絕此皆禮失則求諸野之意而芋圃所爲懃懃措拓敞心力以從之者也烏虜雅訓之亡至今不知凡幾經數千百年兵戎水旱流離滅絕之餘古方言之變遷若其亡而不可復知者又不知凡幾樹枿嘗輯畿輔方言證古今語之異同如慧之爲鬼謹

之爲讓縣之爲佻伏之爲抱題瓢鍬釜之屬蘿摩燕萱蚰
蜥蟹蜂鶴鶴諸物之名古方言之存者十僅一二焉吾安
得廣識通聞知殊方絕域四方之語有今代子雲其人者
與吾芋圃懷鉛提槧一就證其存亡也。

書鈔本金剛經後示青生資生兩兒

辛卯

烏。虜。汝母從吾六年未嘗一日不手此經。乙酉之秋余病
腸癰醫者率歎愕謂不治汝母泣禱於天刺左臂血和藥
飲余乃自朝至於夜環誦此經誓不效則抱經以殉而是
夜癰果潰血沸沸自臍中出吾向者嘗哀其愚而憐其誠
今乃益痛是書之神於瘡余而不足以自瘡也悲夫悲夫。

汝母體素孱清腴弗能勝衣又性不喜葷肉少食輒飽或
終日不盡一餐自丙戌病創於產吾嘗惴惴以此爲懼及
余來川汝母腹青兒走數千里舟車之撼頓山川林麓之
險巖陟降出沒凡歷八十餘日明年生兒於青神卒小恙
恃以無患越三年余改署資陽時腊幾盡汝母攜青兒先
入日行抵資陽度歲逮余至而資兒生已一日矣兒生氣
絕閉不能哭汝母拍床幹呼曰兒歸來兒歸來頃之目睚
動遂嚙而啼汝母指謂余曰吾夢有異僧怒睨余遂生此
兒元旦余早起誦經覺寒凜痰格格氣喘不能相續今乃
益劇此兒恐不祥又從榻上取百錢與余曰此吾鄉舊俗

以此爲歲錢祝君百齡吾已矣其善視吾兒遂撫余手泣。余連日延數醫投以藥寒熱乖悟不治卒死於醫烏虜汝母嘗自言吾事佛無所求求吾不見吾父母暨吾夫之先吾而亡吾子聰惠能讀父書而已悲夫。悲夫汝母不忍見吾之先亡而謂吾顧忍見汝母之亡邪。青兒稍稍知語言汝母卽口授以詩指物示之字輒能領記汝少好食汝母每夜按抑推拂往往不寐接於旦資兒生於病中氣喘結不能寢食使婢抱以就乳之曰吾恐乳吾兒不獲常而兒亦以終身不得食其母爲恨也烏虜汝不幸不逮事汝母而汝母望子之心則無久暫死生之或異焉汝能善體而

卒成之汝母瞑目矣。汝母死猝不得畫師寫其貌而汝等又皆不似余以畫工手擬而形狀之卒皆無一肖者汝大舅長領廣額高鼻眉目秀美皆似汝母但劣清羸薄削而已異日汝見汝舅當仿佛遇之烏虜吾痛汝母之亡故詳瑣告汝記於是經之後將來汝等有知或稍有成立余之存亡亦未可知矣。

楊雲庵墓誌銘 辛卯

漢承秦制郡縣置守令分治其民自丞尉少吏而下又有三老嗇夫游徼以掌教化聽訟主盜賊姦非其時上不煩而下不擾如身手臂指相爲牽繫自周公之治天下管仲

子產之治其國所以行政而要其成者罔不繇此後世乃以州縣之大專責之守令悉罷去此下一切之職多設之監司牧伯以臨其上於是上密而下疏民心風俗醇薄誠僞之故盡寄於一人之耳目故今之爲吏者其才德智力非必大遜絕於古人而吏治之盛卒莫能古若者統馭之失其宜而繁簡勞逸之勢異也豐城毛季彤先生之守眉也仿明代老人之制擇民間高年公正可任事者俾其鄉之詞訟先爲就理其爭執不已始白之官而平判之其時有楊雲庵者善爲人爬梳曲直人亦以其公直長者多就決之得其一言因以不爭其有深怨大嫌往往出財帛爲

解和必使之息爭而後已。毛君既深重其人，又使其子炳爲保甲之長，公事多與之商詢，而後施而雲庵顧恂恂，孫辟無事，未嘗一蹙公門。望望然若牽而挽之，及其以事至也，又未嘗藉官府一言以市其私。嗟乎！今之爲士者爲勢利之務，有司不究年德，責之以事，往往倚聲勢，要詐閭里，爲上下梗蠹，鑿其弊者，遂至一切罷去之。而先王立法之遺意，蕩然無復存於後世。若爲有司者，誠得雲庵其人，擇數人而任之，則三代之制亦何不可見於今日哉！雲庵名元第，國學生。其先自湖北黃安縣遷居四川之名山，再遷眉州。遂世爲眉州人。曾祖棟，梁祖質，和皆武庠生。父占春。

嘗以病不能治家事雲庵遂廢學朝夕侍其父綜核出入積田至千餘畝然性喜施與不爲濫刻咸豐末滇賊藍大順等躡眉而困其城雲庵捐金四百購戰守具爲州人倡城賴以完又出穀數百石集城鄉之流散者人咸謂雲庵蘊德積行其後必有昌者而其長子燁果以諸生食廩餼候選訓導次子炳以武生保爲守備三子焯增生皆能承其家有聞於時三女皆嫁士人孫男亦三人而肇塋已爲諸生從余游蓋彬彬乎耆學之士也嗚呼可謂熾矣雲庵以光緒十三年九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眉州懷德鄉太平山之陽其子炳來請銘乃爲

序其事畧而銘之曰

雲庵子炳字耀雲掇撮行蹟求墓文不見其人觀子孫莘莘蟄蟄藹厥聞有峩其山楸柏屯刻詩藏幽詔後昆

四川雲陽縣知縣高府君墓誌銘

辛卯

今資州直隸州知州高君旣葬其親通奉府君李太夫人且二年以葬事倉卒未有以銘諸幽至光緒十七年三月乃命其屬吏資陽縣知縣王樹枏序其世系行蹟爲志墓之文追而埋諸墓趾樹枏謹案狀府君諱以莊字秀東貴筑高氏勉贈朝議大夫諱俊是爲府君之曾祖誥贈朝議大夫諱大受是爲府君之祖誥贈通奉大夫廣東廣州府

知府翕然以能官聲於時者則府君之父諱廷瑤字青書者也通奉公娶陳氏劉氏冷氏皆贈太夫人府君爲冷太夫人所出生而篤內行孝恭慤抑渴學而文旣補縣學生員食廩餼爲文益弼碩濶渙翹然而冕其羣卒八應有司之試不得志會土寇起乃與其兄某結團衆以藩其境敘功授黔西訓導又以功擢四川知縣加同知賞戴藍翎咸豐十一年補雲陽而粵匪石達開襲陷湖北之利川與雲陽壤相際雲陽人以府君知兵事無駭以譁爭結鄉兵與黔軍分防而角其隘賊以是改趨石砭乃益與邑之士民治保甲團練完其墉塹之城繕戎器之不具者明年滇賊

藍湖柱等來寇誓死抗楮全城屹然嗟乎四川遭滇賊亂
四載州縣官吏多不諳戰守事所至竹解卵碎不逸則死
獨雲陽以百里之城兩掉悍寇數十萬之衆截然如障洪
流奔蓄蕩突終以不隄此非持之有其夙而忠義智果之
足以砥提人心者不能此也。府君有城守之功既不言勞
而邑民有譏殺楚勇者竟坐是解任去會買鉛於黔償沈
失之鉛鉅萬有言於大府者乃以其勞奏換花翎復官雲
陽知縣居三年調署合江雲陽士民攀泣走送摩遮於涂
或作爲詩歌紀其事蒞合江凡六月解官因就養於其子
培穀之梓潼署中卒以同治八年七月初十日春秋五十

有一配李太夫人先府君七年卒其卒之年則同治癸亥
六月二十八日也春秋四十有七李太夫人爲臨川刑部
郎中秉禮之季女家故饒於財年十九歸府君挾千金之
貲舉施之黨戚鄰里及窶敝不克自救者壹以勤儉先其
家凡醢醢菹脯酒餌漿醴之屬紡織補綴澣濯之事皆手
治而躬作之見者不知爲富家女也居恒啜涕歎恨以爲
女不逮事父母爲婦不逮威姑之養則益致其敬於兄若
嫂若威姑之黨愉愉睦愿不隳不盈其事府君也嘗剖臂
以起其疾遭滇寇之警約家人勿他徙牽惑人志其內事
不以營府君倡出財帛以勵士民之能禦守者卒以是勞

飢憊頓感舊疾而歿論者皆歎其賢惜其年不及中壽不
及其夫與子祿養之榮爲可悲云府君有造室五人曰莫
日鍾曰廖曰盧曰鄧皆贈宜人有子四人而李太夫人出
者三曰培穀四川資州直隸州知州曰培蘭雲南候補知
縣曰培蕃國學生早卒鍾宜人出者一曰培裕以舉人分
部學習行走郎中有女六人而李太夫人出者一其壻爲
四川榮昌縣知縣丁融昌莫宜人出者四其壻爲四川候
補知縣王寶章四川候補知州商廷僖貴筑舉人翟淑曾
開縣沈啟瀛鍾宜人出者一其壻爲舉人楊汝佺同
治九年庚午歲十月初二日培穀與其弟奉府君及李太

夫人之喪合葬於貴筑龍山之陽樹枿旣案狀敘府君處
出之太凡暨李太夫人之懿德美範而更以所聞於刺史
者掇其他行事聲之銘詩用告來世銘曰

萋萋使君文蘊武張作宰三祀立勦神彊開庾丞饑餓肉
于骨。擣才建塾蔚我纓。笏君至民喜君去民悲。牽衣咷啼
急若嬰兒。兵燹之餘有詩百首。聲鏗色炳。豹變鯨吼。夫人
之淑其淑。伊何匪曰其德。其智孔多。昔歲在己。盜賊滿眼。
崎嶇黔蜀。卒出埒險。逮下以禮。不姒而驕。蒼木之美。達于
瓜苞。相夫有儀。教子有則。夫爲國防。子爲家特。刺史踵出
隆隆有聲。小受碩施。抗彼先型。二人之行。大在孫子。銘以

詔之薶石墳趾

王師竹墓誌銘 壬辰

光緒十八年九月中江大令趙達泉以書來告樹柑曰余
宰中江八年矣得一君子人焉曰王君建中字師竹其爲
人也摯於內行事其所後之母及其生母鞠躬謹邀有事
必請告以行有疾必躬治湯藥有所愛恤賚與必推志而
厚給之其居喪雖哀泣至毀必盡禮徒步相兆域雖跋涉
延遠至足繭必身以親也其兄弟凡六人師竹不以後於
人而贏其產與其兄弟者六析而均之其或有失業敗墮
則又爲損已之有而益其無其先後身歿則又皆躬肩其

事雖至屢而無所憾恨厭沮也師竹既孝友誠至其族數百人無長幼皆化其教至無訟爭推而暨之一邑之人皆以君教戒其家卽甚不肖至不畏公庭之刑而以不齒於師竹之口爲深詬大辱其士之游於門者皆謹穆有禮文樹品飭行出而知爲師竹之弟子其主講邑書院近二十年未嘗以私干宰官然有大舉作衆皆退縮怯事聞師竹爲倡則翕然應之余自設寶興置學田及葺治孔子廟堂爲鄉之賢人林青山先生培墓地凡若此者十數事皆師竹所輔翼經畫無不辦治者昔言游氏爲武城宰而舉一澹臺滅明王登令中牟而言中牟士中章胥已師竹之賢

吾不知去澹臺滅明章胥已奚若然余自獲交師竹而邑
之利害事之是若罔不獲聞聞而試之罔不獲徵信厭
溢於衆今師竹亡矣余忽忽焉若有所遺失蓋期年於茲
思之未嘗一日不心戚也。今年某月某日將葬師竹其子
乃徵以銘墓之文來告於余余曰爲子之先人銘幽者誰
屬乎以余所知今之名能古文辭足以垂遠信後者惟新
城王先生苟徵銘非先生莫宜且先生厚信余必以信余
者信余之友而不拒子之請也乃徵則唯而退掇錄行狀
丐余一言爲介吾子若哀其忱而銘之則師竹可以不死
余亦無憾於死友矣樹柩旣不獲辭於達泉之書其子乃

徵又纍纍喪服泣然持其狀以請乃爲譜其系敘而銘之
敘曰師竹之先世籍居福建之武平其始遷之祖諱子享
康熙末年入蜀居中江遂世爲中江人曾祖象漢敕授登
仕郎祖恒暉隱居不仕以貲豪於鄉生二子長曰維璽次
曰維堂維璽生六子而維堂早卒無嗣乃以其次子後焉
卽君也後以今翰林院庶吉士乃徵貴俱貤贈其祖父奉
政大夫封其祖妣某氏妣藍氏宜人本生考贈文林郎本
生妣李氏封孺人自其本生考歿後家業中落藍宜人茹
苦勤力督君爲學卒植其名以同治丁卯舉於鄉越二年
而宜人始歿人僉曰天之所以報節婦也君以文學騰聲

於時凡四上禮闈，艱不獲遇，終以敦行教士卒於其家。時光緒十七年九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有六。其配房宜人先君十三年卒。子四人，乃一國學生。乃先早殤。乃徵光緒庚寅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乃鑫，出嗣君之季弟。先是房宜人卒，葬潼川府城東李家坪地。陝倂不克，合葬。遂以光緒壬辰十月二十四日卜葬君於府城南康家灣之新阡。銘曰：

烏虜若師，竹者冠儒冠服。儒服孝足以顯其親，仁足以澤其族。言足以孚於友，而學足以刑於俗。宏爲碩施，不及於其身。蘊之幽之，集其後人。有子翰林，用報君德。藏銘深原，以俟不惑。

重修子雲亭記

王辰

往者武昌張廉卿桐城吳摯甫盛稱司馬長卿揚子雲爲漢代忠正之士且爲文昌言以辨其誣世之儒者多疑之文章之難知久矣以班孟堅之才之美其分合史記往往不達子長之旨封禪書所以刺時政也故不列於禮書而孟堅乃改封禪以爲郊祀夫郊祀果非禮乎陶元亮痛晉室之亡故詩多假事隱辭以抒其忠憤而能詩如杜子美乃譏其責子爲不達道烏庠若二公者其於文章之事幾可以無憾而識議乃至淺戾如此况其又下焉者耶司馬長卿果以封禪爲盛德爲文以獻諛取妍於上則不當於

死後始上之故。樹枿嘗獨以此爲尸諫之書。法言稱漢公之懿過於阿衡。夫稱之曰漢公。而以阿衡况其勢位。孟子所謂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今試語人曰。爾勝於盜賊。強於虎狼。則人必不以爲褒諛之詞。而以爲詈譏之語。子雲旣爲文以美新矣。而曰劇秦以爲美。是何異以勝強於盜賊。虎狼之譽人哉。古之善爲文者。譎言而隱辭。美事而誅意。屈原宋玉枚乘之徒。其所爲諫其君而致其身者。莫不皆然。然世之灼知其意者。蓋千百中不獲其一二焉。善哉班氏之言曰。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誠以二子者。譎言隱辭。美事以誅其意。後世乃以爲實。然據爲

典要豈非所謂大謬而不然者哉以伊尹之聖而五就湯
五就桀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而孔子皆以爲仁
管仲之事桓也雖賢若子路不能無疑而卒死衛國之難
聖人不責子路之死而獨許高柴之智若揚子雲者惜乎
不得聖人之論定然其書具在夫固有矚然俟之百世而
不惑者樹枌自服官西蜀卽訪求司馬長卿暨揚子雲氏
之故墟遺迹而成都縣署東南隅有子雲亭者率卑陝狹
樸不足爲享賢昭敬之所吾友扶堂由蒲江知縣調補成
都之二年吏民浹和羣墜提舉化朽剗蠹有瑩無疵乃慨
然以衙署陋敗斬材伐石重治而新之凡閱月有八堂楹

改規既宏且固十月之初又易向之所謂子雲亭者增高二十四尺濶幾尺攀登其巔可以覽全城之盛工成之日諏吉妥神用昭祀享衆賓翼翼舉觴歌詩僉曰善哉君之於子雲氏可謂烈矣賓退之後乃屬樹枌述其構造之顛末刻之石並昭辨其志爲後世之不知子雲者發其覆焉扶堂名鳳全荊州駐防鑲紅旗人今四川所首稱賢吏者也

蓬溪梁府君墓表

王辰

光緒十七年予移宰資陽資陽之教諭爲梁君仲舒資陽之士人有爲余言仲舒之考淨意府君旣沒而有異徵者

余詢之仲舒亦應以實如士人言且記之家譜以詔後世
強善之孫子余以怪神爲孔子所不語然古今史傳所載
陰陽鬼神之事往往而是蓋其聰明誠正有以厭服乎人
人之心故人皆畏異之如此也初府君年七歲喪其父母
年十三又喪其祖而依祖妣王孺人以居孺人一以家事
勞府君府君以勤儉持其身以逮其妻子之屬凡其心之
所欲爲者罔或不約以隆養奉其祖母以逮其諸父諸姑
之黨凡其心之所欲得者罔或不豐推而施之戚族鄰里
姻婭之間其或貧無以自給而依之以爲活者嘗數十家
自同治辛未旱荒以來集鄉人之流頓於外而完其妻子

者又嘗數十家烏。康自後世族師閭胥比長之職廢而大司徒之教不能行於其鄉於是比閭族黨之間有能以孝友睦嫻任卹飭其行者人往往咤爲獨異罕聞之事然在孔子時以馬借人區區之行猶以不及見爲憾則自孔子而降至於千百世之下若府君者其爲難能而可尙何如也。府君諱世師字從甫淨意其號也先是由鄂入蜀自三世祖諱屈柯者乃由合州遷居蓬溪國朝以來遂爲蓬溪著姓府君之曾祖曰懋時以好施墮業至其祖潤魁祖妣王孺人始以善治田畝復其家累貲巨萬乃延名師教子延齊刻意爲學未及成名而卒卽府君之父也府君幼卽

孤苦纏於家事棄有司之試而朝夕之暇未嘗廢書嘗學
古人立功過格日記所事以自刻勵生子六人澤熙澤栩
澤予澤下澤恂澤聚皆斐然有文學今澤下澤恂已爲邑
庠生而澤栩則改名仲舒由光緒戊子舉人官資陽教諭
者也仲舒能詩古文辭最善予府君以光緒元年五月二
十八日卒年四十九既葬之某年仲舒乃次其行事乞爲表
墓之文烏虜余獨悼夫以府君之行之懿而其年乃不及
中壽誠非命之所可知也然有子之賢且文如仲舒者其
將以大君之報正未有已也而又奚悲乎

重刻蜀碧序

代龔方伯

壬辰

余往見彭君遵泗所爲蜀碧一書紀獻賊亂蜀之事甚備
竊嘗究其致亂之由與夫禍之所終極以爲秦賊因年飢
煽民爲亂當時芟夷孽萌收畔散之心而俾之聚不過一
良有司之力當事者姑息庸懦諱言盜郡縣官吏又狃於
承平之常一不治警備一旦寇至若潰隄水而注之汎濫
漂盪遂至不可防禦烏虜天子之所以有其天下者民而
已州縣者代天子以治其民而封疆大臣則察州縣之賢
否民之治與不治而進退之故天子以天下之民分責之
州縣以天下之州縣分責之封疆大臣秦寇之初起也給
事中薛國觀疏勘秦撫喬應甲爲禍首而以整飭吏治爲

弭盜之方卒之以流離之寇蹂秦晉趾豫楚縱橫大江南北屠夷燬掠所至無一城郭完治而蜀之被禍尤慘烈民無子遺諺有之曰疥癬不治結爲大疽此不可爲有斯民之責者明鑑大戒哉國家之禍不在外患而在內憂譬之一人之身偶觸寒暑風溼之氣不足爲生死慮若元氣削損而四肢之疾復隙而薄之未有不至於亡者今蜀之民繁且冗雜又貧困多不能支一年之食而萑苻之輩穴居竊出狡焉以爲民害者又歲益劇焉幸承國家之盛天福我蜀年穀豐茂不癘不疵不然者荒飢連歲薦至盜賊內訌而荒夷巨敵乘其虛做殆亂驟起而担以斂之天下之

禍尙恐言乎。王辰之歲。余奉天子命來藩蜀。邦重刊蜀碧
一書。因備論明之所以亡。其原基於吏治之不飭。而因取
薛給事之語爲凡我諸有司儆焉。

陶廬文集卷一終

陶廬文集卷二

新城王樹枏

夏次珊墓誌銘

癸巳

眉州夏君次珊之卒在光緒十八年八月之七日至明年
癸巳某月某日葬於眉州某鄉某所之原葬之先其子光
普以銘墓之文來請時余由青神調署新津新津界邛州
大邑彭山諸縣爲盜賊澤藪恆千百出沒白晝持械殺人
奪財貨子女官不敢誰何民屑屑危倣若捩魚釜中而抱
火以煬其下也。余初蒞事方治盜不暇越三月余捕殺盜
百餘名境內稍稍收息始取光普所爲狀而觀之乃知次

珊故勇於捕盜者。方次珊之劫於盜也。衆皆恇惴莫敢攬。次珊獨率其僕十餘人踵賊舟滅火消聲追二十里。潛使數人登岸出其前。喧呼恫疑盜驚遁。盡獲所散失財物。烏虜使長民者能弭盜則盜不至。獠狂恣睢而無所忌。有若今日之甚者。使人人如次珊之勇於捕盜。則由一家以推之一鄉。由一鄉以推之一邑。此國家保甲之善政而尤今世所懷懷焉以規之者也。次珊爲諸生有經世之志。光緒十三年一署華陽訓導。卽歸不復出。教學於其家。今其子光普能爲中外輿圖之學。皆次珊所牖示也。次珊名玉瑚。其先由湖北遷居四川之丹稜。幾世祖正芳再遷眉州。遂

爲眉州人祖懷相父啟照皆善治田至次珊遂有田千數
百畝然喜購書籍雖耗多貲不顧也娶楊氏生三子長卽
光普次光暉光昕皆州庠生而光普從余游故請銘
銘曰嗚呼次珊之生歲丁酉也五十六年負舟走也吾來
新津盜賊藪也愴不子獲左右手也有書五車田千畝也
曼曼之貽子孫守也子墓吾銘昭不朽也

送江叔海山長之川東書院序

癸巳

古者天子立教官之職自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屬皆
各受司徒之法以教其所治後世設科以取士於是府廳
州縣乃分建文學博士專官以職其教其時非經明行修

附錄三卷之二
魁卓宏懿之士不得與於其選也。洎乎元明以降學校之師猥以資格相授庸鄙貪耄卒爲學者所不齒數而先王教士之法始漸然無復遺意然而循格以錄要必天下歲貢之士或有繇舉人與進士除授者其名若實尙未大裂也。自教官出於捐納桐昧無知之輩遂抗然高踞於諸生之上而尊之曰師烏虐師道之壞蓋罔有劇於此時者矣。學校之官旣以尸位敗道不克提其所職於是封疆大吏暨府廳州縣之長乃各舉鄉先生之卓然有文行可以儀法羣士者爲之殷禮盛聘以延爲書院之師名之曰山長久之而山長之教士者又以時文章句記誦蹠襲爲據擗

名祿之計而於先王所謂師儒之教德行道藝之事茫然不解其何故。識者憂之乃不獲已。又於書院之中別爲尊經學古之名。而以士之方聞博碩者當之。其所以補其偏而挽其弊者。蓋時事之不得不然。然非有好古博學能文之長吏亦不能昌率其教而爲之。汲汲如此也。今川東觀察黎公余所謂好古博學能文之長吏者也。莅任之二年。痛士習浮薄淺陋。乃別立書院。教士子爲有用之學。而以長汀江君叔海爲之師。竊嘗以爲蜀學之興始自南皮張氏。自湘潭某倡爲新學。踵其弊者益以猖披決盪。屏棄一切先儒之說。敢爲無忌憚。大言淫蠱。以眩當世經術之壞。

士習之衰。誠至此。蓋又一失焉。叔海者。古而通經。集古今學者傳說之長。不喜恣辨角植門戶。以牴人爲難。則出己之所以爲學。以宏教於斯土之人者。吾知其必有當也。信古而遺己多術。以宏道。叔海行矣。吾將拭目以翹觀蜀學之變也。

井研龔亨堂墓表

甲午

去井研縣城之南五里半畝之圍。環堵之居。有一人焉。曰龔君亨。堂。其爲人也。苦身而耆學。孝義而方矩。自爲童時。嘗竭產以營其父之喪。與其母掇野蔬刈薪易米。又時時爲人傭書治家人衣食。夜則一燈熒然。誦讀之音與紡績

聲仍仍相聞也。君既少孤而貧，能自植以事其親，其祖嘗曰：吾有是孫，吾若不知吾子之存若亡也。其母亦曰：吾有是子，吾不知吾無夫之足悲而貧之足爲吾病也。其弟妹凡四人，一是皆仰畜於君，其季弟某以貧故，繼爲人子，人遇之，虐卒呼之歸，而躬翼之，俾以成立，則又皆曰：吾寒而吾兄爲之衣，吾飢而吾兄爲之食，既生鞠之，又教誨之，微吾兄，吾幾不知人世之有生人之樂，乃如此也。然君所遭遇艱困，至百出，終未嘗一日廢書，弱冠補博士弟子，旋食餼爲廩膳生，益奮發於學，喜爲幽微高遠之文，凡二十三，應有司之試，皆以不合世俗長短繩尺，率見擯棄而終不

一變其塞以取通於時。然益以此以能文名於遠近。從遊之士問義法者多。成名蜚遠。以去門外之屢蓋常滿也。君以年例得歲貢生。註選訓導。沒於家。旣沒之四十一年。其孫煦春持狀乞余爲墓上之文。余嘗見鄉先生懿文篤行。終其身往往不得一策。其輪囷鬱律之氣。結轡於其身者。猝不得發。久則必於沒世之後。子若孫焉洩之。今煦春孝弟好修。祖孫若一軌。而又能爲桐城古文之學。蹇然獨步於兩江內外之間。蓋將以文章之業償君之志。而大君之家者。豈第區區一時得失之名已哉。君諱震東。亨堂。其字也。君之卒在咸豐三年正月十九日。年六十有三。配鮑孺。

人後君十七年卒年八十有一凡再遷始合葬於其鄉世
長灣之原君之父諱閻縣學生母何孺人以節孝旌於朝
君之子男四人灼修燮修煥修炳奎女一人適健爲監生
袁大琦孫男八人源春錫春霖春仲春煦春同春時春備
春孫女八人曾孫男十六人而炳奎煦春皆縣諸生煦春
則嘗從余游者也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九日新城王樹
枏表

四川總督劉仲良宮保七十壽序

甲午

廬江仲良宮保劉公總督四川且十年以廉介勤儉倡全
蜀官吏禁絕餽獻節壽一切世俗相沿之禮故終其任無

敢以生日祝慶爲公言者今年凡再疏乞休卒得 天子
命且南歸矣同寅官吏皇皇焉若有所失遺而明年某月
爲公七十初度之辰爭欲上一言以爲公壽且以道其依
戀愛慕不已之忱蓋冀公之復來而又不能強公之不去
者也嘗聞孔子之論君子也曰易事而難悅難進而易退
公自爲諸生以至於登甲科官翰林清貴之職自由內職
出提軍旅積功至於極品建旄秉鉞膺封疆之任凡將帥
兵卒在公之軍者皆曰公持法嚴以明而待人厚以恕有
功者雖小必以錄有過者雖微必以懲也凡文武官吏隸
公之屬者皆曰吾苟盡吾職公必知之而未嘗苛以求吾

苟負吾職。公必知之。而未嘗寬以貸也。此非所謂君子易事而難悅者乎。天將畀人以艱鉅煩重之寄。必先予以淡泊之性。貞固之操。而後能卓然有以自持。不汲汲於衆人。之所悅慕。奔驚以撼奪其所。志公督師轉戰於吳越燕魯之郊。枕戈衽金身。試鋒鏑者。凡七年。一不得旦夕居息。及大難救平。奉特授山西布政使之命。而公以封翁偶抱微疾。卽陳請終養。以歸。服闋始再出。荐陞至江西巡撫。而公又以太夫人春秋高。又疏請終養。以歸。服闋始再出。荐陞至四川總督。而公又念居高之危。亢龍之悔。連疏於朝。乞休歸里。其視功名富貴。藐然若浮雲聚散於太虛寥廓之

區蓋兢兢乎難進易退之旨終其身以君子爲歸者是非
有淡泊之志貞固之操其孰能與於此哉竊獨以爲國家
自中興以來中外機變日百出不可朝夕億逆而一時老
成宿將善戰之臣寥如晨星之在天蕭條滅沒其幸而存
者可以指數也方今日本以彈丸蕞爾之衆盜祛我屬國
益復縱其蛇豕貪昧之性獍狻鋒騁窺我上都 天子痛
倭人之不共赫然震怒整齊六師長驅東征以致天下之
誅因徧召中興以來貔虎桓桓之徒授之斧鉞雖卽當日
偏裨劣知名不甚赫著者亦得膺專閫與邊鄙重事公在
中興之時號爲知兵戰績爛然灼人耳目而又善於節制

財賦凡所治行省庫儲常贏舊額數倍有至數十倍者此二事
皆國家今日所急務要需公受累朝特達之知忠勇廉能又爲
上所深信罔貳則推朝廷側席之心及公所以酬知之具
其不能久居林下優游偃蹇以坐享一家一人之樂可知
也蜀之官吏將於某月稱觴以爲公壽夫世俗之祝人者
率以富貴康強子孫逢吉之辭相爲諛貢此皆無待爲公
祝若公負文武大畧其戰功政績之卓卓者又皆紀於國
典及私家之書亦不待殫述竊私撮公出處之大凡述其
旣往以券其將來者爲世之知言者告焉

跋日本後伏見法皇立願事真蹟卷子

甲午

衡山同年示余日本後伏見法皇手書立願事真蹟末書
元亨四年四月廿二日距讓位之時蓋已二十餘年量仁
者法皇之弟而後深草之孫也是時北條貞時建後深草
龜山二統十年更立之策故法皇佞神祈大統爲此願文
又八年至元弘元年量仁始卽位卽光嚴帝也烏虜日本
自源平以來征伐黜陟之權出自武門而北條氏又以陪
臣世主廢立玩天子若嬰兒在股掌爲之君者乃復同家
閔爭覷此虛器伏見帝以承久之事貢媚貞時而後伏見
始得立後伏見又發後醍醐帝之陰謀告之高時而光嚴
始得立專已之私而授人以柄是引盜賊以救同室之鬪

也可不大哀乎夫以積重難返之勢而權臣之迭興更起相視爲固然而不之怪者至六七百年一旦收奪其柄操之於一人之手舉國帖然惴伏莫之或搖乃又毅然謀所以自強盡變去祖宗一切衰弱之法不顧世訾笑咤怪一如戰國之世趙武靈王之所爲者此非甚英武雄智過人之才不易爲此也烏虜吾又不能不喟然歎異於今日本之君也。

合肥張靖達公墓誌銘

代李傅相
甲午

光緒十年九月某甲子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合肥張靖達公卒於軍越明年某月某

甲子葬於安徽某縣某所又十一年其子四川建昌兵備道張華奎再拜泣遣使持公行狀來告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曰吾父先靖達公之歿天子特錫矜寵崇終悼良於是有賜卹之典有子諡易名立傳國史之命有江蘇直隸安徽建立專祠之詔其所以寵嘉先公者既隆且至獨當日葬事卒幽堂之銘闕焉無聞小子惴然念先公治軍行政始終大端惟公相習久最爲深知非公賜之銘無以昭信來世光先公之靈敢固以請鴻章發書泫然追維洪楊之亂公從先大夫治鄉兵捍閭里及鴻章將淮軍次上海公驅鄉人悍勁子弟搏戰三載死生患難相倚卒成中

興之功逮公解軍服官數行省或聚或散或遠若近又無
事不與公相資濟者鴻章其奚忍辭按狀公諱樹聲字振
軒其先世祖有諱鼈者明時自江西饒州府遷居廬州遂
世爲合肥人七傳至公之曾祖國學生諱世科國學生生
公之祖諱傑傑生公之父府學生諱蔭穀三代皆以公貴
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府學生有九男子而公爲長
公自爲諸生時卽慨然以天下爲志咸豐初年髮逆竄皖
北奸宄疇起並作妖孽公與其弟張勇烈公樹珊毀家治
鄉團依山險結堡爲固嘗以五百農家子兩敗悍賊陳玉
成數萬之衆威聲義聞震動天下於是諸豪傑彙起相仿

依爲堡協同聲勢羅落數百里賊死突不得逞屹然相楮
七八年始遣間使走江西投書鴻章陳鄉勇踔絕慄倥可
倚圖賊語大奇故太傅大學士曾文正公得書咤驚歎嗟
遂招隸麾下別豎一幟曰樹字軍當是時江蘇以南盡沈
於賊所存者惟鎮江上海寶山松江四城曾公以湘楚各
軍勢不克分敵乃命鴻章募淮勇成軍而爲之帥公遂以
樹字軍從當日與公築堡衛鄉里者皆應募各以其名爲
幟所謂銘軍盛軍鼎軍者也。同治元年賊酋李秀成擁眾
百萬圍松江覲上海公會諸軍鏖泗涇賊壘撥福山降賊
之復叛者劇常熟之圍移掄江陰城無錫遂并軍力會攻

常州別將勁卒三千扼支賊歸路夜踣之三河口水盡赤
爲之不流還圍常州先登籍其城又移師入浙會克湖州
府大小之戰忠謀武施無不身先前後論功賜花翎子勇
號積官至江南徐海道未逾年擢直隸按察使五年捻匪
賴汶洸北犯公擊之黃河六年汶洸就禽而西捻張總愚
路太行趾冰渡河公商諸軍扼其前截之南逸大河以北
地平行蕩莽利於賊馳躡迹尾追訖鮮成績七年賊竄運
河東鴻章創協守運河築長圍困賊之議公馳檄督鄉民
築堡寨彌岸千里賊屢撲不得志終就鉏滅海內晏清遷
山西布政使再遷漕運總督授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兼

通商大臣所至規俗製經姦弊無宿十三年丁繼母憂去
官光緒四年服闋入都召見陳時政利弊天子動容傾聽
注意用公五年補貴州巡撫未至調廣西巡撫粵將李揚
才煽土寇弄兵越南公至遣將趨北圻察視形勢授方畧
提督馮子材數月事平以功遷兩廣總督刮除荒疵彈劾
文武之不職者奏調前署貴州巡撫李用清前兩廣運司
段起分任理財治軍諸事又疏陳朱次琦陳澧兩先生學
行以厲人士風尙浸浸日變矣會鴻章奉母諱調公署直
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朝鮮適與日本構釁燬使館公電
告鴻章立檄廣東水師提督吳武壯公長慶率登州防海

之師馳入朝鮮國都取其大院君李昰應送天津楛之保定是役也。日本大將海軍卿遲一日至頓兵海口驚愕瞭眙不能泄其毒。朝鮮之民不出十日卒以救定無事。事聞加太子少保銜。九年秋法蘭西侵越南越南告急且來乞師。上命公回廣東治軍事。公力疾航海奏帶吳宏洛統淮勇守長洲扼隘築礮壘益募兵訓練分布要口電購外洋精捷槍礮火彈水雷電線之屬。顯班隱布一無所諉。推於人窮日夜治文書講畫防務閱數月規模粗具而關外軍敗挫失利公益憂憤疏請親出關督師不報再請解任。治軍請遂有督師關外之命。而上又命公馳援福建粵

之大吏既合疏籲留公公亦以心力交敝疾劇不能起遂卒於黃浦軍中年六十有一初越南之未亂也嘗謂越南本中土宜仿前明設行省布告西國特派大臣經營其地廣西雲南諸軍宜徑守越南杜外夷探伺議者咸服其識之宿云公外和內強治軍務明節制習勤苦尤嚴於選將爲政持大體妥然謙退常若不及然於心所不可雖以利害撼之不爲抗搖好繩獎賢俊士有經公疏薦至大吏而終未一識其面者生平布衣麤食無異書生見者不知其爲封疆大臣也公娶陸氏先公二十二年卒繼娶吳氏皆封夫人陸夫人生二子長卽華奎己丑科進士四川建昌

兵備道次雲霖縣學生一女適四川總督劉公秉璋子某
吳夫人生一子名雲鵠女孫一人銘曰

貌頎以清心夷以誠公以文基其卒武成大盜旣鉏羣夷
內覩探隙暴決肉脫疽壞倭與韓鬪馳師靖囂手折其螯
尾不得搖西夷戲兵公憤而死厥功不量長城忽圯公志
不達公忠則彰鑽石幽墟以告茫茫

陝甘總督楊石泉宮保七十壽序

代張南皮制軍
乙未

國家自咸豐初元粵寇倡亂蹂東南數行省勢燉煬幾不
可撲制時湘鄉大儒羅忠節公以諸生募鄉兵出境戡賊
轉戰四載勛名爛然灼天下其及門講學之徒皆相率踵

起治軍爲一時名臣故當日言將才者必曰羅門弟子自中興以來二十餘年老臣宿將零落委絕不可以指屈數獨我宮太保陝甘總督石泉楊公歸然享大年灼天下耳目蓋羅公弟子之僅存者惟公一人而今年亦已七十矣同治丁卯公爲浙藩某適奉命典試浙江始獲識公其言論丰采不知與羅公奚若然觀其循循矩矱粹然一以宋儒爲法蓋師學之淵源其所由來者遠也今年某月某日爲公覽揆之辰同官謀爲公壽而屬某爲文以道公學事之大凡爲世之知言者告焉竊嘗以爲宋儒心性之學爲世所詬病久矣公獨守羅公之教慨然以經世濟物爲志

自出而治軍以至於開藩建節膺封疆之重。然人之見之者皆曰公始終儒素與爲諸生時無以異也。公之爲治東於浙閩西於陝甘率當兵燹之餘民物凋敝公救中邊外躬出入水火拚民於焚溺之中坐之衽席宏爲碩施聲問著於天下。然人之見之者皆曰公始終儒素與爲諸生時無以異也。昔左文襄以瑰異卓絕之才智勇冠當世而獨心折於公故治軍籌餉諸事皆以公總其成而文襄所至之區又皆以公善其後蓋其蘊所學以見之行者實有足以信乎友而獲乎上之具且爲天下詭隨鬼瑣之子譏宋儒之學爲迂緩而不適於用者一闕其口而奪之氣焉豈

不偉哉。方今國家承倭亂之後，時勢多艱，秦隴逆回乘隙煽亂，以爲邊鄙之患。然一時烏合之衆，非有大志與夫宏遠長久之謀，公以文武之資，帥師張伐，蓋猶鼓洪爐之火，以燎焦毛耳。然則天祚聖清，其將益佑我公，期頤黃髮，以彌成萬世丕丕之基者，斯則天下壽公之意，而尤某所日夜禱祝以期之者也。

兩湖總督張香濤先生六十壽序

代陶方之制軍
丙申

光緒二十二年八月上旬爲總督兩湖香濤夫子六十壽辰，門生屬吏將進詞爲祝，而某從公游幾三十年於義，尤不可以無言。恒人之頌人者，率以富貴壽考爲生人之大

幸子思子獨於祿位壽三者之外特舉乎名以推極於大德之所必得蓋名者造物之所怪惜不輕畀人得之者足以傳之無窮壽之千億萬世而不敝若徒有其位與祿且享大年乃世所謂容容之福不過百年聲稱寂寥杳然不復能舉其姓氏者所在多是故君子不謂之壽直無譏焉耳。國朝自乾嘉以來名師巨儒蹀躞蔚起公以一人兼孕並包不爲近人門戶異同之見舉凡義理考據詞章經濟以及刑法歷算百家技能之學博綜條貫靡所不通自官京師時卽負海內重名及一再典試暨督學於鄂蜀於越之間天下益翕然奉爲宗師嚮學之儒鱗萃羽集主盟壇

堦垂四十年朝廷旣重公之名謂公之學足以濟天下也
於是授之以封疆之重寄一撫山西再督粵鄂申倭之役
又以公負中外重望調署兩江兼南洋大臣公亦慨然以
澄清天下爲志凡救民靖盜課吏理財一切之政絜維接
碎一因俗弛張利之所在者無不興而弊之所在者無不
剔故所至肅然更始號稱大治道光以後海禁大弛強鄰
林立海上睥睨恣睢戚主絜之儒咫聞管見蹈常軌陳
跡一聞海外富强之說輒囂囂譁笑疵諱以爲大詬公獨
毅然冒天下之不韙長顧遠慮以爲士習之偷財賦之絀
兵政之愴敝非開源不足以富國非變法不足以禦敵於

是立學堂譯書籍造戰艦制軍械及紡織煤鐵通商諸務
凡所以收利權而固國本者皆次第張施晝圖夜維卒底
成績天下乃始知公抱文武之全才而其名且洋溢於海
外諸邦嘖嘖焉以爲中國有人未敢輕量而偏視矣。昔孔
子之治魯子產之治鄭皆始而謗之繼而頌之終且強鄰
畏而敬之傳之奕禩以爲萬世法則然。則若公者豈第一
時之名而已哉。叔孫氏之言曰立德立功立言雖久不敝
此之謂三不朽有是三者而後可以言名有是三不朽而
後可以言壽。不然履高位席厚祿惜然以長至老而不衰
耆乃世所恒覲又奚足爲公祝哉。雖然名者人之所妬而

天又往往以拂逆困折之事百出其途紛然嘗試以猗其所爲則天之妬名蓋又有厲於人者。公以一人荷天下之艱爲天人所交困者屢矣而公之名乃日愈加盛卽以某之踈逃一方而所聞於公者乃亦歲有異焉。然則犯天人之所妬以成公之名者卽公之所以爲壽也。歟。某自違門下忽忽二十餘年而於叔孫氏所謂三不朽者自顧一無所長故詳推我公致壽之由用以自勗而並以告天下之有祿位者。

求己錄序

丙申

莫知其然而然者天也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人也。天與

人相遘而機著焉。機與機相觸而變生焉。變與變相乘而法立焉。天既特示以變以開天下之人人，卽不能不特求一法以應天下之變。其始自一二人唱之，其終遂至千萬人和之。其始自一二國創之，其終遂極於五洲之大萬國之衆。莫不因之由其法則強，不由其法則弱；由其法則富，不由其法則貧。此其中蓋有天焉。獨我中國孑然孤立於羣雄環萃之間，一仍其舊法而不之變，久之而以我之法治兵而兵益弱，以我之法理財而財益絀，以我之法闢土地而土地日益削，以我之法飭綱整紀而綱紀亦日益亂，以我之法若此而人之法則若彼相形而懼心生焉。復

相通而奮心出焉此則又變者機也雖然法之當變人人知之特恐談變法者第震驚乎外國富強之說舉古昔聖王經世大法儒者之要道一是芥棄以爲迂拙虛僞而不切於事於是競務爲功利以窮兵黷武爲能甚且假孟子民重君輕之說以飾其奸而濟其詐吾恐君父之變生民之禍有相尋而不可底止者。蘆涇遜士惄然憂之爰熟審乎將變之機以備籌乎當變之法乃類集帝王之已事及名臣儒士之讜議格言論而著之俾世知外國之法其所恃以修內政而禦外侮者皆我中國聖君賢相已行之成迹特推而廣之以盡其利耳師古而鏡今循經以達變法

在是矣法在是矣昔英之儒士有師米得雅堂者痛歐洲諸法之弊也乃著一書明辨而昌言之越數十年而歐洲悉從其說卒以大變烏虜吾又將拭目以俟是書之博行於天下也

彼得與俄記序

丙申

子思子之言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身也者羣億萬人耳目之所萃而視爲依違者也今之謀國者動曰某政宜易易一政而政如故某人宜易易一人而人亦如故則又曰國無人焉國無政焉嗟乎天下豈有無人與政之國哉惟我孟子以爲人不足與適而政不足以間也獨推本於格

君心之非以爲定國之要。君心如此而所責於人與政者則如彼是之。謂懸牛首於門而繫馬脯於內也。今天下世變亟矣。人非其人。政非其政。識時之傑類能言之。而人與政終未能一得其當者。則以君心之不格故耳。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諸夏非亡。君謂有君而不能君其國。故直謂之亡。君吾不知夷狄當日之所謂有君者。何如其用。人行政又何如。第觀孔子之言。必有非無所見而云然者。吾故竊取孔子之意。近述俄皇彼得變法之效。詳記之以爲用。人行政者警焉。或曰。子之意則善矣。其如用夷變夏。何曰。子不知夫竈鼈乎。義渠有烹竈鼈者。臊穢

腥臭中國之人雖饑而至死不食也然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而體輕萬乘飫之而解怒者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然則爲人君者亦視乎其調而已天子失官學在四夷且以九夷之陋而孔子慨然有欲居之之意烏虜吾又益歎聖人之意爲深且遠也。

陶拙存辛卯侍行記序

丙申

光緒十七年三月秀水陶公奉巡撫新疆之命嗣君拙存侍公行歷秦晉趙魏齊燕六國之地西踰長城度瀚海入月氏鮮卑車師蒲類諸國以達新疆都行一萬一千餘里凡山川關隘之夷險道路之分歧戶口之多寡人心風俗

物產之異同罔不勤諏廣稽取其事有關於經史及體國經野之大者著於篇名之曰辛卯侍行記嗚呼何其都也竊嘗以爲古者圖與書並重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夏官司險及職方氏又各有分職以掌其圖嬴秦焚書獨律令圖書藏於史相漢祖入關蕭何收而有之遂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亡秦破楚以得天下漢時郡國輿地之圖掌於司空累朝不絕隋唐以來圖學漸就微滅而私家著錄之書間有存者自時厥後淳文日盛重書而不重圖於是周秦以來歷世相傳之圖蕩

然無復畱遺而郡國之沿革分并山川之名宮廟輿服之制下及草木鳥獸蟲魚一名一器之微莫不名實淆雜敦愷乖離學者求其詳而不可得往往做精焦思索之影響紛紜聚訂如瞽者之求日於槃於鐘而以為眞日也可不謂大謬者乎吾嘗私怪司馬子長氏以通博有識之儒其所為史記立體大備獨於圖焉闕而弗載班范而後相沿相襲以至於今卒未有能悟之者圖學之不傳久矣拙存夙精於圖學其記是書也獨能於古圖亡滅之後躬履其地一一詳究以求得其一當其大旨以山為經以水為緯以古書之方向里數定土地之沿革以方言土音之變轉

證古名之是非自漢唐巨儒迄今鴻學瞻才精研地理之士凡其言之參差舛悖不合於古而謚於今者皆綜覈而析辨之曠然如迷者之獲康途以逝也余向讀禹貢一書深以雍梁徼外之地若積石豬野黑水三危諸說恫恍支離不可典要今既喜得拙存之說錄而存之復爲之序以誌服膺之意今年三月拙存由塞外隨侍入關屈指是書之成已五年矣每一披覽猶喟然想見當日懷鉛握槩於風沙雨雪中躊躇四顧時也。

金匱施奎垣墓誌銘

代陶方之制軍
丁酉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金匱施奎垣以疾歿於西安

其孤子衍緒以書來告曰吾祖若父皆曩與公有舊而小子又從公遊今三世矣知吾父者莫若公稔乞公憐而賜之銘以藏於幽則死者爲不朽而所以貽我世世子孫者長爲無窮余旣得書徬徨悼惜痛奎垣之亡因愴然感念往者余宰臬蘭時始識奎垣之父階州府君而余友比部于君子俊又時時盛稱奎垣之賢旣得所爲詩讀之益流連慨慕其人久之移藩陝西奎垣始攜其子衍緒來謁余而衍緒故澄秀嗜古與余子保廉往來商畧志學誼至洽也衍緒嘗從余一至京師去年衍緒來蘭州而余孫善培又從之學書史訂正文字故余知奎垣最深而其所以銘

奎垣以詔其子孫者實余之責也其敢以不文辭按奎垣世居金匱爲江南望族自其祖逢源官甘肅古城巡檢歿葬於陝遂僑居長安父來庭爲甘肅階州直隸州知州以能官知名奎垣承累官之業而澹於榮利岑居嘯歌以養親教子爲樂階州府君嘗以籌餉敘功移獎奎垣得同知棄不謁選閉門杜處內外完整性喜抄書至數千萬言間爲詩以見其志見者不知其爲貴家子也烏虜國家自仕途猥雜四民率棄其本務以賈青紫弋富貴爲榮而仕宦之家尤以此爲龍斷傳世盛業其有以束躬樂道淡泊甯靜飭其子弟者則相與指目而非笑之烏虜若奎垣者其

亦可謂違衆適己不顧毀譽君子者已奎垣名炳星卒年五十有一卽以其年四月某日葬於長安孟村之新阡其配夏氏生子一人卽衍緒光緒辛卯科副貢生女一人適渦陽牛維霖銘曰

世之所趨而子不馳人之所訾而子不移韜形齋居以豐其詩鑽幽蕪辭維朋之貽

鐵石齋記事敘 戊戌

光緒丁酉仲秋樹枏有事於京都道出陝州始識州刺史南海黃小宋先生先生故工詩善書畫篆刻喜賓客視友朋如性命樹枏旣至陝乃借其介弟仲衡觀察遊西北園

登樓置酒遠眺嵩華中條諸山近覽桃林關塞談古今形
勝遂相與流連感歎賦詩握別而去及余渡河過濬縣入
其境城郭完治溝渠暢疏農殖於野士興於學奸屏盜絕
男謳女嬉詢諸邑之父老則僉曰一是善政舉先生宰濬
時所爲至今謳思戀慕作詩歌鐫碑碣以頌其德惠者在
在不絕樹枌嘗謂今之所謂良吏者往往不察其政績之
實而動採官聲不知官聲之賢否有曹好曹惡之私作僞
者率可以幸而致之而政績之實則利弊灼然昭著於衆
人之耳目有非一時毀譽所能燮其聽者今先生去濬數
年而邑之談政績者必舉先生爲稱首其教化之懿風俗

之美尤令人徘徊瞻顧穆然想見康叔武公之遺詩所謂
有斐君子終不可諉者其先生之謂歟仲冬之杪樹柑由
京師再至陝州因道其所聞於濬者於先生先生始出其
所爲鐵石齋記事示余且命爲序余旣受而讀之益歎先
生之政績更有詳於所聞之外者烏虜其視今之良吏所
謂官聲者果何如也。

平利符氏祠堂碑記

戊戌

陝西平利縣符姓其源出於魯頃公之孫雅仕秦爲符璽
令者遂以爲氏明之末年有諱綸者自湖北麻城遷居平
利家鎮坪生大仁大義於順治初年再家松杉河大仁不

嗣大義生三子曰節曰俊曰禎而節禎亦乏嗣後生振鐸
幼喪怙恃育於節之妻陳氏教之讀書學完名植聲於邑
爲名諸生而陳氏亦以節孝荷旌於朝於是符氏始大振
鐸有子三人長曰綱次日維三日紀生登魁以下九人有
登科者爲紀之繼妻徐氏所出登科生四月而孤徐氏方
幼年守志訓子登科娶妻張氏生崇典崇璽崇典者今之
肅州直隸州知州符瑞其譜名也符瑞字輯五爲官有能
名當新疆改設行省之年庫爾喀喇烏蘇新設同知大吏
簡才者以君往時甘河土民與蒙古郡王爭水利當道畏
王勢多不直民君再三爭卒得水定約畫界又以庫屬賦

苛重格於例不獲擅更乃倍其畝爲一戶糧輕而額不缺
其勇於任事多類此者然以抗直不善事上官而上官亦
稔知其賢雖心愠之而莫能顯爲暴也吾聞平利踞南山
之中牛蹠馬鬣諸嶺峻巖險絕蜿蜒旁礪鬱結之氣久不
得洩必鍾偉人而君之先又多苦節隱行蓄之數十百年
一旦發越昭見未有不冒且熾者若君者特其方芽而已
君以其先無譜可稽又恐將來自其祖綸以後泯焉不得
其次乃罄累年祿入之私創建祠堂自綸以下敘其昭穆
而藏之主且置祭田若干畝以修祀事世世不絕烏虜可
謂敦行知本君子者已

羅府君家傳

戊戌

君諱亨炳字鎮南號風森姓羅氏江南武甯人父福旦贈朝議大夫生子四人君其長也武甯羅氏故豪宗巨族而君家尤雄於貲粵匪洪秀全據金陵偽都其黨竄江西陷八府五十餘縣武甯土匪黃祖新以私嫌讐朝議公糾邑中無賴導粵賊出入邑里迹羅氏子弟所在家遂墮敗不完朝議公歿世賊再至家再燬於賊君攜諸子掘灰燼得破甑一二具瘡困不克自給時君季弟亨奎已由舉人選授四川隆昌知縣君一不以貧丐其弟益竄伏山谷教子讀書相與斧澗薪汲水躬爨以食凡三年其子運璧遂以

能文噪於鄉里一試而冠其曹補縣學生員樹枏與通璧同官甘肅而運璧尤以循廉爲世所頌慕皆君之教也君端凝恪恭跬步矩於禮法朝議公教子弟嚴厲君獨能守家法得親意娛適父歿則益旦夕侍母側爲孺子笑語以釋親悲終其母之世蓋如一日也其教家也約居而豐事听作而晏息無男女上下各趨其職昏嫁喪祭皆手訂儀制當時鄉之人飭其子弟者必舉君以爲法且日羅氏必大今其言果信而有驗矣君讀書通大義書楷尤工納粟爲國子生屢困於有司之試朝議公以家計命棄去而君嘗以未竟所學聲塵寂如爲憾夫學者誠學爲何事若君

之內行修備其於古之所謂學者果當之愧焉否耶况又有賢子如運璧者以大君之志也耶君年六十以光緒三年丁丑四月二十四日卒於家有子五人長運望太學生次運璧甘肅禮縣知縣次運璵運堦運垠而運望運璵運垠皆早亡丙申之歲樹柁初識運璧於蘭州朝夕過從嘗以其家世告余今夏運璧由禮縣調權西甯再晤於皋蘭因狀君行請爲家傳藏之宗祠以詔奕世子孫於是撮君之行論而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

山東十三州縣遷民圖序

戊戌

山東黃河南岸歲溢爲民患光緒某年撫臣張勳果公上

遷民之議福少農中丞踵其事奏派南海黃仲衡觀營督率興作逾年告成都十三州縣遷戶五萬九千八百有奇立新莊五百五十有七凡田廬塚墓及日用纖瑣之事皆籌畫完具無濫以遺上嘉其勞民戴其惠說者謂公且大用將來之弭定河患以造福於齊民者至溥且遠而遽爲忌者所搆不終於官烏虜中國河患與彝狄之禍相爲終始之二者糜中國上下財力日斯月削至不可以數窮極當事者旣束手瞠目諉爲國運甚者且因以爲利焉而稍知變法以求其濟者又往往爲世所讒詬阻抑困挫使爲之不得竟其志而後之繼者至懸爲厲誠以求必合於當

事者之所繩而後已是果國運之所迫而有不得不然者耶抑後世人滿之說天特假兵戈水旱滌蕩廓清其世而又使訑訑沓沓者以翼其虐也耶然則公冒天之所忌以一身成敗爭上六萬災黎生死之命於天而天之所以報公者亦不幸中之一幸也已邾文公之卜遷于澤也史以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阻其遷而邾子卒遷以爲民利古之君子其於禍福得失明於爲民而暗於爲己利民之事無大小遠近豈權乎力之所能至者而爲之外此則沓乎若浮雲之翔於太虛直一瞬焉爾余因公之事而有慨於後世天人之機書之以質於公並以質之天下知言之士

送陶制軍序

庚子

秀水陶公總督甘肅之四年以年例請入覲奉命旨來京行有日矣樹枘得報由中衛兼晝夜馳謁公至則進而告余曰吾自爲縣令以至於開府總師膺封疆方面之寄昕夜感泣誓以身命委致君國冀倖萬一之報上答主知今忽忽垂三十年年既衰老且帶敝多病冬來咳嗽益劇繼之以血窮極倦欲幾不能強自支飾爲一省首目憑藉威勢控數千里之地吏民大小遠近視督撫靜躁勤惰以爲治亂事無宏巨纖碎朝擘夕規日以躬營猶怙然懼有所佚忽負職隕越爲罪况以衰病之軀僂僂焉負茲重鉅

之任其不能勝此不待識者贅也中日構兵以後國威損
喪埽地殆盡東西強敵益狡焉思逞鷹麟虎踞我堂奧
朝廷痛艾前覆思欲一改其轍以爲自強之計而新舊
之黨交仇鬪爭罔顧國是卒至上下欺飾以變法爲戒以
迂儒儻慢苟安爲能內外官吏一切以國律箝束雖有善
者不得騁知慮與時張弛唯謹奉命令緣故敷衍以幸目
前之無事謂天下如是卽可以爲治是欺君也謂吾如是
爲治卽可爲無曠厥職是自欺也吾今老矣其敢以自欺
欺君者久尸高位速官謗乎桑柔之君子自念旅力之衰
肅心之不逮至欲竇稼穡儕力民以代食爲好古之人有

先得我心者。吾其將中道疏乞骸骨告歸。必得請後已。子其爲我一言以廣余之志。樹枻竊維天下之事。知其不可爲而爲者。惟聖人爲然。然去齊去魯。何其志之決也。論語一書類記賢人去留以彰世變而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聖人之詔告門弟子者。又至切且明。自後世。懵然於君子難進易退之旨。往往不度德量力。違時昧勢。一以功名富貴視若性命。手足不可朝夕喪失。此孔子所謂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之甚者也。漢之二疏去國。當時之人。至以爲不常經見。作爲詩歌寫仿。其親贊歎慨慕其賢。烏虜吾高賢人之行。而天時人事之變遷。抑更有大可悲者。雖然。公之

去留猶有說方今聖天子在上宵旰圖治求賢有若飢渴雖以文武下吏猶殷殷召見垂問以備異日簡用況公枝柱西陲七八年碩望宏猷爲上所耳目倚若長城而今日之老臣宿將如我公者又寥如晨星之在天可指而數則推之朝廷倚重大臣之心及與國同休同戚之義公之得請與不得請尙未可知也樹枏感公之行爲詩四章以寄私衷繼繼之思因爲之序而獻之左右

奉貞葬誌

壬寅

光緒壬寅九月二十一日婢奉貞死葬於鳴沙中行洞旁之北原初己亥季冬帥氏來自蜀攜婢至時年十三髮半

脫禿身不盈三尺黃瘠無復人狀逾年遽長大貌澤白髮長而鬢予笑謂帥氏曰孟子與氏謂養移體而予與子乃不婢若何也帥氏清肱善病常終宵不寐婢侍之達旦倦則倚几睡予所讀書命取若冊輒應手得予一日觀書至夜四鼓婢奪之去曰尙欲作秀才耶帥氏笑曰此女可人有慧福而不料其遽死也悲夫今年六月帥氏赴皋蘭余則以渠工居於鄉四十五日婢熒熒終日泣及返而已卧病二十日不可治矣子宰青神時有諸生嚴紹森者婢常爲子言蓋其族叔云

陶廬文集卷二終

陶廬文集卷三

新城王樹枏

許嶧山先生家傳 癸卯

先生姓許氏諱如桐字嶧山先世居浙之山陰祖成銳父
澐並爲法家言游幕直隸遂占籍保定爲清苑人先生胚
胎家學治律尤精然性喜汎濫羣籍下至堪輿藝術之學
靡所不通而視身待人則一矩宋儒程朱循循步趨無跬
咫尺踰越佐臬司幕府數年絕官吏上下請託平反疑獄與
當道棘棘爭是非不執不阿雖宿學老吏莫不黜己歎服
以爲弗及也先生嘗謂刑法者齊民之具後世法益嚴而

律益密猾吏黠民相緣爲奸宄至於不可究詰今不正其
本塞其源與天下更始而第斷斷一二人生死於州縣已
成之獄是猶爭一毛之得失於萬牛之體也烏。虜。法律之
敝爲世所詬病久矣海禁大開而後外人之客我中土者
率以我之法律不能聽治彼國之人事之奪國權屈國體
實莫劇於是誠得先生其人出其所學參綜古今中外法
律而損益之勒爲一書以軌示天下吾知其必有當也先
生懷經世大志旣以不克究所學中年遂謝去家居養親
教子以儒術爲有用之學曰吾不能以彼而易此也先生
故孝友出於天性又時時承母氏之志以仁逮於宗族戚

郇之間嘗連殯其舅家四喪又館其寡姊及從母之嫠而
貧者衣寒哺饑卒完其節鄉里之人及四方流寓之客其
生不能自贍而死無以葬者則又歲歲施衣藥棺槨至稱
貸爲之無少吝容保定有高士吳建勳者倡爲全節育嬰
諸義舉規章完肅先生與議畫爲多蓋勇於爲義有若嗜
欲夜行累積至終其身人多有不及知者君子是以知先
生之必有後也而二子涵敬涵度果以同治癸酉同舉於
鄉涵度明年成進士涵敬候選道涵度由山西縣令薦升
至四川布政使所至皆有卓績彰聞於時先生雖不及一
一躬逮之而所以光大先生之志者蓋方興而未有艾也

先生之卒以光緒七年三月八日享年六十有八累以子
官晉封光祿大夫配程氏繼配阮氏側室蕭氏皆封夫人
女子三人皆適士族孫男五人育瑗育珩育琪育璘育璠
皆能世其家彬彬有文而育珩則以光緒壬寅改試策論
中式順天鄉試舉人蓋布政公之長子也時距先生之歿
已二十有二年矣

王樹枬曰余先大父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先生之弟某
學博司書院師生脯餼出納之事其子若姪輩皆從先大
父課文字歲時過從得習聞先生之教布政公早達之官
遠方今年余走京師道長安始一見之蓋俊偉瑰異非常

之人也公以余有通家之好且知言者乞爲先生家傳藏
之子孫曰吾須子人矣烏虜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孟僖子
言之矣而子輿氏亦嘗推爲善必之於後世子孫之報若
先生者非其速效明驗者與

重修八旗奉直豫東五省會館碑記

代崧錫侯制軍
癸卯

古者仕宦不出於其鄉後世改爲越境服官之制於是捧
檄而出有遠逾數千里萬里之外者山川風土人物之異
同日月風霆霜霽雨雪之變異四時節序之流遷寓其地
者岑居沈瀟感懷鄉國其見於詩詞詠謠以寫其幽寂鬱
陶之思者往往而是莊子曰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

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此蓋人情之所同然而非故爲方域以示天下之私也甘肅當邊塞之衝地瘠民貧回番錯處北方之人官斯土者視他行省爲稀其人愈少則其情愈親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鄉人之謦欬其側者乎光緒辛卯裕吉臣都統陳臬甘肅商諸督學使者胡月舫諸公始於蘭城之西北隅購地建置會館一區爲八旗奉直豫東五省鄉人歲時讌集之所越十年余來督是邦復謀之同館諸君割俸集貲購得館後隙地壬寅之冬鳩工庀材增建先賢祠堂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馬廐厨室三楹通以

巨門繚以長庠渠渠翼翼既完且宏館成適值癸卯孟春
公讌之會修祀昭禮以妥先賢文武踰踰或獻或酢三爲
旣盡不愆於儀烏。虘此卽古昔盛時鄉飲酒之遺意其禮
之亡於今也蓋已久矣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
易也蓋王道之行皆自近始故爲飲酒之禮以明貴賤辨
隆殺申之以先禮後財之義教之以尊長養老之行和樂
而不使之流安燕而不使之亂弟長而不使之遺其事不
越堂階揖讓拜坐之間而其效則極於安國安天下爲政
教之所自出故古時貢士屬民之典皆備於鄉後世不知
聖王制禮之意乃以爲繁重迂曲廢置不講於是教之無

附錄之三
其。道。而。施。之。無。其。本。人。心。之。偷。政。俗。之。鬪。辨。暴。亂。率。由。於。此。可。歎。也。斯。館。也。爲。鄉。人。而。設。凡。我。同。里。之。人。苟。能。於。鄉。飲。之。會。顧。名。思。義。則。推。尊。讓。絜。敬。之。心。以。爲。化。民。型。俗。之。具。吾。知。其。必。有。合。也。余。因。記。築。館。之。年。月。巔。末。而。有。感。於。古。人。鄉。飲。之。禮。有。關。於。人。才。政。治。者。甚。大。且。著。故。述。之。以。爲。我。同。人。勗。焉。

六兒衛官葬誌

甲辰

光緒癸卯春余奉部檄入都引見妻孥均寄居中衛縣署事竣返蘭州七月二十一日道五亭驛中衛縣典史帥蜀林來謁問之曰妻孥無恙乎人之始應曰衛官病喉死矣

癸君生二男二女四兒富官生三歲殤於開封癸君痛之發狂衛官殤又發狂幾瀕於危烏虜吾哀兒之死余皆在遠方而又無人可以塞其母之悲者是可痛也衛官生一歲能言其母好爲之綸巾道服每飯坐余膝傾頸噉余口中食然他人哺之輒搖首強之輒作嘔惡余赴都之朝癸君憐其啼也命乳母匿諸他室遂行癸君爲余言兒病劇時目盡翳家人誑之曰阿爹來矣遽反身起呼頃之痰格格氣絕矣時四月十八日也兒之生在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死若干日癸君昇之蘭州以某月某日權瘞於城東陝西之義園

許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甲辰

夫人紹興李氏其先世遷居保定遂占籍爲清苑人父母皆早亡其兄少林故名進士擇其弟子可以爲夫人配者遂以歸今四川布政使許公涵度夫人時年纔十六耳恭懿有禮教若夙成先人而勞後人而逸時庶姑蕭氏持家嚴切侍者多失歡夫人偵色逆情一言一動無不當意者其庶姑嘗曰自婦入吾門吾家之內外上下日以肅其娣妯嘗曰自婦入吾門吾家之內外上下日以和其翁姑之黨若夫若子之黨尊者愛輩者服少者懷旁逮於戚族鄉里之間無親疎貴賤莫不咨嗟歎美至羣舉以教其家曰

操家有章度爲婦女者可儀法也同治甲戌布政公成進士官山西鳳臺知縣洎遭父憂服闋再往山西夫人皆與之偕布政公故豪宕喜客不問家有無累債追呼夫人至脫簪珥質衣服措持兩載無纖微怨咨見於顏面之間及布政公升守忻州一以內政委之夫人綜畫巨織剗剔蓄弊爲分立銀錢兩簿條章劃然人不敢欺夫人夫人亦不敢欺布政公由是出納有經無虛糜濫費布政公遂得憑藉其餘專力外政而無復內顧憂矣然人之見夫人者則曰處高明席豐厚而補紉澣濯之事皆躬倡爲之庭無喧聲而人無廢事與其在家時無以差也又曰夫人身衣大

布之衣首無珠玉玩好之飾子女終身未嘗見紈綺與其
在家時亦無以差也烏庠是可以觀夫人矣夫人以光緒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忻州官廨年三十有九
生三男育珩舉人育琪育璠皆嗜學能文章四女一適張
氏其三待字於某年月日歸葬於清苑之某鄉某所布政
公以其葬之猝而銘未備也乃補書其狀郵寄蘭州丐予
爲誌墓之辭以塞其悲予曰此詩人之志也其敢不銘乃
爲之銘曰

詩人有言刑于寡妻一闕千里大化所基明明夫人有燁
其行履其庭堂見公之政公政維何家裔邦豐懿彼夫人

實左右公公政之昌自夫人始續詩藏幽以告千載

謝觀察之母晏太夫人八十壽序

甲辰

孔子繫易至家人之象其稱父母同謂之嚴君或者謂父嚴而母慈教之責父任之養之責母任之此世俗無識之論而不知古聖先民發蒙養正之功多出於母教大戴氏禮更取賈誼胎教之說推極原本以爲母教之先基故漢之劉向創傳列女首述母儀范氏作後漢書亦取婦女之可法則者增爲列傳晉魏以來諸史多踵爲之人之生也自襁褓而孩提而稍長以至於成人惟母之於子衛翼之道最周而教誨之言最蚤少成習慣幾於自然故母教之

附錄三卷之二
效捷於師儒而閨門之法先於學校。某嘗持此意以歷記國朝名臣碩儒若顧亭林方望溪湯潛菴畢秋帆諸公之受母教者凡百數十人以爲育才垂世大法而吾友巴陵謝聘卿觀察之母晏太夫人尤爲近今人士之所共見而交相稱譽者也。謝氏故巴陵巨族太夫人年十八歸華清贈公家已微矣。贈公諸昆弟以貧故遠走四方太夫人躬治家政孳提巨織酬高應卑公私秩秩時舅姑皆春秋高而姑尤性急多怒太夫人覲顏逆志偵察微隱凡扶持抑搔應對溫藉之方飲食漱澣補綴之事皆躬爲之不以假人及居舅姑之喪篤終飾性調劑有無以庇大事蓋數十

年來嗇身敦行盡孝盡禮而使贈公於父母存歿之際無毫末遺憾者皆太夫人之力也太夫人生聘卿昆仲三人督之以學皆以次成立而聘卿尤俊偉通碩爲當世之豪初贈公客外久不善治生其由哈密歸也家貧如灑幾無以自存太夫人漬苦茹艱獨致其餘以爲教于讀書之費塾師之奉恆腆於家聘卿嘗爲某縷述太夫人平生所歷不堪之境及持家訓子之勤竊歎歷朝賢母若孟之斷機歐陽之晝荻津津豔稱於古今人口者前後蓋一轍也聘卿壯遊燕秦隴塞二十餘年乙酉之歲館河州登鄉薦太夫人始一出閭里來隴上然以邊地苦寒日思田園風土

之樂不久卽南歸蓋至是而太夫人之家事始稍康聘卿
益連歲爲諸侯上賓館脩所入太夫人贍家之外輒以其
贏周族黨急鄉鄰蓋其仁孝慈儉約已厚人歷數十年如
一日積和蘊祥以召丕祉其所由來者漸矣今年八月爲
太夫人八十設悅之辰而聘卿又新以道員分江蘇其仲
弟錫卿少尹季弟璇卿大令皆宦遊湖北恭值 皇太后
七旬聖節 天子大孝錫類寵其官大者太夫人得受誥
命荷褒封之恩隴上知交之士咸相與奉觴致辭以託諸
古人因事致敬之義以余爲工於言者爰爲之稱述德音
表母儀而風天下以見古今育材成教之基未有不導源

於此者也然則聘卿昆仲之所以光大母教而敕方來者
正未有艾也豈第一時之壽已哉

與祁伯福大令書

甲辰十二月二十六日

冬初由謝鐵梅處奉到大著一冊竭昕夕之力瀏覽往復
令人不射執事於國朝諸先生所謂考據性理二家之學
莫不窺鏡淵奧蹈躡坦夷不爲近人門戶是非之論以自
藩其耳目非積學深造而有得者未易語此也吾聞南皮
尙書督粵之年開廣雅書院以經史理文四者教課士子
而以通儒朱義烏先生爲之師自茲以往學者輩出爲天
下所指稱董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然則學校之中師道

之係乎人才消長者顧不要哉。今天下需才亟矣。論者往往鑒於西國格致富強之效。詆譏近今漢宋之學爲空虛破碎。不切於世用。甚欲漂經蕩史。一切橫訾而唾棄之。而務爲夷倫毀教。夸罵無忌。憚之說。侏離蠻駃。不宴不雅之文。張其幟以與吾學爲敵。天下無識之士靡然從之。若羣蟻之赴腥羶而不可以臭味喻也。粵海之學者一變而加厲。蓋尤烈焉。今執事獨抱此絕學。堅楛力柱於詖淫橫議之秋。而不爲俗尙移易。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色喜者也。不佞向嗜爲羣書考辨之學。中年奔走四方。志業荒廢。不殖益落。執事遠採虛譽。過用推許。且屬一

言以發執事之志。孟子有言曰：守先生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又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區區之心，竊於執事有厚望焉。匆匆乞見教。天寒，惟珍攝，不宣。

柴府君墓表 乙巳

四川有賢吏柴星輔，作舟者，樹枿之同年生也。光緒甲辰十二月二十三日，星輔以書來告曰：壬寅之歲，作舟奉檄守嘉定，未上而遽遭先子大故，匍匐旋里，閭以壙域，未有度不克成葬，用卜者言，將以明年授兆正位，窆而窆焉。烏虜吾父已矣，而人子不亡其親之心，則不得不託之當代。知言之君子，能文章者，載其人，以傳之，無窮。今世之號爲

知言能文章者莫公若也公若哀而賜之表墓之文俾揭諸阡以詔後禩子孫釗釗無極之世則公之所以寵吾親者爲不亡矣樹枿受其書旣歎星輔之孝且賢復取其所述府君之狀而讀之然後知星輔之成名爲良牧宰嶄然有以表綴於世者皆終始府君之教昔曾子與氏稱君子之孝謂國人皆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今世之爲府君稱願者衆矣然觀府君之行與星輔之顯大其親者則方熾而未有厓焉府君讀書通大義性孝友尙節概嘗贖異居弟澍菁之落產招叔祖同居而育其子女以翼之成同治初年攜鉅貲賈於黔蜀之間穿苗賊窟壘仗劍走數千

里卒大獲贏利以財豪於鄉時軍興久兵革更起饑饉疾疫死者相驗藉府君盡出其財市粟米藥餌棺木周里郈之急邑中有義舉輒輸倍富家爲之倡產以此中墮無纖末顧惜曰仁與富本相盪也吾知濟世而已往者歐陽永叔表唐君之墓言士之爲善者雖湮沒幽鬱其潛德隱行必有時而發而遲速顯晦在其子孫今星輔以進士起家縣令歷任蜀中繁劇諸州縣所到稱治隆隆有聲名聞於朝而政翔於野蓋至是而府君之潛德隱行始稍稍一發然則人子之所以不亡其親者其顧可不自勉哉府君諱明字朗山其先爲山西太平柴氏明季有諱養柱者官貴

州參將因家於黔世爲貴筑望族曾祖曰中權祖曰熙皆以貨殖豐其家父曰毓岫生二子府君其長也生而惠敏淹通四部之書養親教子不樂仕進而喜談廢著鬻財之術曰通吾術者可以富天下計然白圭不吾欺也娶楊氏生男子三作舟仁舟仕舟而仁舟早卒作舟以光緒丙戌成進士歷官綿州直隸州知州女一適安化縣訓導羅維屏繼娶汪氏生一女適四川府經歷徐士彬孫男六人丙榮甲榮癸榮乙榮酉榮戊榮以作舟官累封通議大夫配封淑人其卒也以光緒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享年八十卒之又明年權厝於貴筑西郊之金鐘撲地三十一年

某月某日卜葬於某所之原樹枿曩者與星輔同官四川
今來隴上且十年有從蜀中至者輒盛道星輔之官之賢
且有見府君遊成都城南草堂諸勝借二三士人挈榼賦
詩百花潭上論說中外時局淋漓感喟風采奕奕傾動左
右如五六十許人蓋其時就養星輔官所故蜀之人及見
而樂道之烏虜府君其不亡也矣乙巳三月新城王樹枿
表

章太淑人墓誌銘 乙巳

新城王樹枿曰吾讀孟子至稱孤臣孽子之操心慮患竊
歎古今孝義獨行之士其所值艱厄垢辱慘怛非人之遭

椎心疾首不忍言之事未嘗不搏膺感喟太息而流涕也
吾於甘肅僚吏得孝子二人焉一宜黃張瑤圃珩一臨潼
楊伯淵懋源伯淵之父某宰河南某縣納側室某生伯淵
未彌歲以不容於嫡婦歸之母家伯淵育於嫡年十八舉
光緒丙子鄉試第一始稍稍聞人言知有母徒行踰太行
踔數百里尋得一家彷彿所傳狀僞求飲食見其母蒸火
擁敗絮呻卧土榻痛絕而甦告以實相抱持且喜且哭卒
迎之而歸瑤圃之父曰鵬翮宰隴西縣卒官其生母章氏
生瑤圃僅五齡嫡出之兄某扶父柩返江西攜瑤圃以行
章氏獨留甘肅爲人綴紉浣濯自給時時念子喪其兩目

時粵匪嘯起烽火亘耀大江南北。瑤圃聞母耗不告其兄而行。徒跣穿叢賊中。出沒十數晝夜。丐衣垢面。饑凍顛躓。卒達母所。蓋至是母子生睽十八年。始獲相見。瑤圃日夜以舌舐其目。目復明。或曰天之所以報節婦。亦瑤圃之至孝。且誠有以召之也。光緒甲辰。余權秦鞏階道。而瑤圃知秦州。及余補授平慶涇固化道。而伯淵適以知縣權甯州。牧皆隸余道。下故余知之稔。而且詳然。亦有不忍盡言以道其故者。今年瑤圃奉檄至上海。購軍械道平涼。來謁余。泣述其母章太淑人節行。丐爲銘墓之辭。初太淑人家浙江山陰。隨其外祖遊幕甘肅。遂歸隴西。君其嫡妻生二子。

長國恩早亡次珍廣東巡檢太淑人所出僅琦一人琦之由粵歸也隴上之官吏嘉琦之賢而矜其母之節僉助之賞得例授典史薦升至秦州直隸州知州以道員候選兩兄之子孫則皆珩存恤之賴以生活烏虜以太淑人之遭逢家阨爲世之有人心者所不忍聞而琦之賢顧乃如此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真無忤也已太淑人之生以嘉慶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其卒也以咸豐八年十二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四值粵匪之亂不克歸葬遂以某年月日營壙於蘭州東郊羅漢山之址銘曰

烏虜。天道無知而有知夫以死訣兒以生離母命之如此

而生兒何爲母節如石母淚如水忽聞兒來徒跣萬里摩
頂至踵兒有父長有兒有母以告蒼蒼十有八年子取室
毀兒來反哺畢逋之尾旣賢且貴褻母於朝藏銘萬古水
長山高

祭鄧景亭軍門文 乙巳

嗚呼羅浮之英南海之靈淑氣磅礴維公實生咸豐之初
萬賊如莽大地戈鋌踴營獨往匹馬斫陣萬雌之雄湯溪
奮迹逐戰而東砥吳礮越馘彼羣兇東南旣夷大軍西指
赤臭播關覃及隴坻嘯黨連城妖燄萬里左侯奉詔挈公
以行噉姦渴鬪簸蕩縱橫公善火攻推堅若朽霹靂千霆

血河肉。阜全秦大定直抵高平進規靈武大塹重城公拋
巨彈白晝飛星馬酋授首柩罕來降小。硤之口羣嘯窟藏
一虎負隅萬夫莫當左侯曰嗟公其往征闖竇而搏石破
天驚楔窟踔險躍入西甯侯曰酒泉獷回之穴公率偏師
斧其餘孽輿徒無疲四境開。渫大張旗鼓西出玉關風行
沙海雪卧天山名城十二狸狽鼠伏南北張羅飛石逐肉。
靡役不從靡戰不克黠準強纏掉兵棄革收錄得沐再奠
山河飛章報捷公功實多 皇帝曰咨予其賚汝俾鎮伊
犁躡通一柱五年展覲徙節湟中龍驤麟振矯矯元戎乙
未之秋花門變起毒雨腥風千屯萬壘大軍蝟集董魏雷

牛一尾。三角賦彼狐裘。公赫斯怒。獨樹一旅。被髮叫天。抗
揚虓虎。南戡北伐。若草當鋤。或懾前。掘或逃。後誅揮刀。紛
紜逆頸。仇顛金剛肉。柔白骨。撐拄千里。蕭條坐彫兕。部四
宇。褰舉招流弔。亡燾煦無告。湛澤汪洋。上功於朝。公則居
首。作督全秦。三關之口。義聲籠罩。後先奔走。胡天不弔。海
水羣飛。六龍西幸。大屋烏嗥。公聞涕洟。倉皇劍履。拔隊星
奔。夜不遑處。泥首官門。有隕如雨。一載長安。干城心膂。翠
華北返。公亦西歸。有書訊子。憤厲悲哀。我來隴東。萬山相
望。秋雁春魚。交酬疊餉。豔陽三月。約子崆峒。仙花靈草。萬
谷香風。待公不來。猿愁鶴歎。詎謂千秋。長慳一面。大星墮

地其光燭天衢思巷哭萬淚汎瀾百身莫贖茹恨千年嗚呼尙饗

荷亭方伯七旬壽序

丙午

戶部銀庫爲天下財賦淵藪官役狼狽相倚爲奸利司是職者率皆巨室要人情攫賂賈析肥而噬百弊叢結不可爬梳丙戌之歲樹枿分司戶部同官爲余言有前爲庫郎三年不名一錢者上疏極陳其弊剗疵窒竇擘法有章猾丁巨徒屢以計搖利餽卒不爲奪余旣深惜其人姓氏當時忽焉不復記憶耿耿至今二十年矣乙巳之冬荷亭方伯來藩隴上時樹枿方由平涼道調署蘭州昕夕過從得

聆其歷官巔末及生平政蹟大端因出所陳銀庫一疏始知向所心折而忘其姓氏者二十年後忽相與同城而居共事而治遇合之奇豈非天哉公官京職二十四年及爲外吏一分巡吉林兩司山東鹽運三陳臬事而甘肅浙江皆未到官提刑山西僅二年卽擢藩西隴而年已六十又九矣公之調浙江按察使也入都陛見 皇太后見其鬚髮皓然而玉貌金聲舉止輕健無異少年因問以養生之法公具以澄心窒欲對 皇太后喜曰吾亦嘗爲此固知汝之必有異也間日遂有甘肅布政使之命公之受知皇太后蓋異數也公嘗自言少時遇異人得異書於京都

北城橋下瞬存息養垂五十年與公宴飲擘肉大嚼一飯能兼數人之食高談危坐終日未嘗見有惰容相者謂公之壽當過百年公亦泰然以此自負然樹枿之所以秀公百年者則不在此聞之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大抵天之生人也有剛直之性者惟能葆其自然之質純固之天若夫回邪荏懦之徒隨物及靡伐精斲神本實已亡徒具枝幹未有能僥倖以圖久長於世者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以健而不敝人之行以強而不息不息故不敝必然之勢也公賦性剛介持正不阿其在京師斷斷與同官抗爭是非嘗議一事面責其師某

公至譏之爲宋之安石奉天旗兵恣爲民虐執法繩之將軍始恚之卒謝過爲罪讒者庚子拳民之亂首禍於山東先一年崇信拳民挾術嘯聚爛漫四境燬長清教堂巡撫毓賢庇匪不卽治公曰大難作矣以去就爭之三說而終不行繼而直隸總督袁公往代撫東公再上書乞罷袁公堅尼之事皆咨公後行其芟夷亂徒保持全局一一如公所議故山東爲胎禍之基而獨不與天下共其禍者公之力也公在運司任最久又兼署藩司罄其所贏悉以拯貧民紓國難履藉豐厚而囊橐蕭然無異寒素當時撫臣亢峻如李鑑堂廉厲如張筱帆率不肯輕下人者而獨屈服

於公語曰無欲則剛豈不以此敷論者謂公好言道家通性命之旨尻輪神馬達乎天倪故年益高精神益強兒齒童顏爲世所希覲不知此特其迹焉者山林枯槁之士往往能之班固所謂清靜之道主卑弱自持者固未足盡公之蘊也昔者聖人嘗言吾未見剛者蓋非剛之難無欲而剛之爲難耳烈風雷雨震其前兇虺猛虎懾其後而神不爲之加損澄心默坐塞耳閉目而神不爲之加益貞固之志澹定之懷凡此皆得壽之道豈第百年已哉今春三月爲公七十初度甘肅官吏將舉觴爲祝而俾樹枏爲之辭公故酷好余文者謂得其一言可以信世而又深鄙世俗

所爲生日陋習不欲開示屬僚既固辭不獲則曰姑少待之越兩月樹枏將有新疆之行觴者曰不及待矣乃爲之揭其剛德之大端綴辭補祝以明公致壽之由而又以爲夫世之孱懦豎子媵媵詭隨媮爲一切容容之福者媿也孫女存壙志 丙午

光緒丙午三月余奉補授新疆布政使之命五月初七日省吾母於陝之咸陽十二弟棠由西安奉母先一日至越三日兒子政敷遣使持書來告曰孫女存殤矣吾母聞政兒書來曰無恙乎對曰無恙曰存女病奚若則詭對之曰日稍稍差矣吾母曰吾爲兒女故驚折肝膽每聞家書來

輒心戰吾料此女終恐不能久長於世政敷夫婦年近四十僅育此一女又且淑好吾旣愛惜之吾尤爲政敷夫婦痛也言已泣然揮涕而出嗚呼悲哉哀樂之傷人而命之不可強而控也豈非天哉女生而端潔不苟笑言自余改官甘肅女隨其父母游宦河南十年之間僅兩見之癸卯之歲政兒權知新鄭縣事余引見出都迂道至新鄭居十餘日時酷暑女終日持扇侍余左右手剝葶薺鮮藕胡桃更番以進晚乘月上納涼署後平臺臺上有仙祠祠中蝙蝠繞人便旋上下時觸衣袖女近榻旁坐爲指數諸星名號躔次大小遠近高下之狀回顧小婢倚牆欄垂頭熟睡

呼之不應因相與指訶而笑回思是時宛在目前而奄忽
四年遽爲黃土是可痛也女生於光緒己丑某月某日某
時亡於丙午閏四月二十一日某時年十八歲卽以是月
某日葬於開封府宋門外之某原五月十三日余由咸陽
回隴行至永壽宿於東城行館書此馳寄政兒命鑄之石
以誌吾悲新城晉叟

山西知府陳君暨配宋淑人墓誌銘

并序
丙午

君姓陳氏諱學富字潤生世爲安陸著姓生於道光壬辰
八月三日卒於光緒乙巳六月十二日年七十有四繼配
淑人宋氏世爲漢陽著姓生於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於

光緒甲辰四月五日年六十有一君初娶萬氏生子女各二人而亡求婦之可爲繼者而難其人淑人時年二十七其父諱用中以舉人爲左雲縣令母爲江夏陳芝楣中丞之女嫻於家教工詩畫又善行楷書內外親戚咸曰擇配宜莫良宋氏遂以歸君昔司空季子見郤缺夫婦之相敬言於其君舉之爲大夫夫觀於夫婦之微而卽知其可以任大夫之重誠以教化起於閭門政行於家而達於國吾驗之於君益信其能爲大夫無疑也君之權知榆次縣也歲大飢人至相食大吏下捐輸之令榆故多富室爭納賂求免輸君悉絕之淑人爲典嫁時衣飾助君以爲之倡先

後集金十八萬民賴蘇活當時輸者多寡分碎積釐累臺
至漲出金爲兩者八千俗呼之曰平餘撫臣曾忠襄公檄
諸牧令以其金酬司賑者淑人不可曰攘人之惠而因以
爲已利且此錢繫民饑飽生斃不可以留貽子孫君立散
之朝邑相國閻文介公奉命視賑謂會公曰韓侯嶺以北
賑撫之善勸募之多操守之潔陳令一人而已解任之後
榆民爲建生祠至今父老猶有述君夫婦之言爲之流涕
者君以副貢起家府同知筮仕山西屢知高平甯鄉山陰
諸縣囹圄爲空高平之人至演劇於狴犴謹呼爲賀署甯
鄉代者至矣而訟者仍就君裁曲直君嘗曰吾坐堂皇始

閱訟詞恐橫成見於胸枉人以誤已也光緒辛卯補太原
府同知在任十年再遷潞安旋攝府事鉏暴墾蓄勇於爲
義退避名利有若怯夫故居官數十年身無餘錢家無宿
儲二十九年改官知府檄辦陽曲釐局痛淑人之亡哀悼
不自勝鬱鬱以歿歿後負公千餘金無以爲償烏虜其約
可知矣君之祖諱某妣某父某妣某男子七人鑄山西河
東候補鹽大使鐸太學生爲萬氏出鉦分省補用庫大使
鎧甘肅議敘通判鎮大理寺寺丞錯河南補用州同爲淑
人出鎧太學生爲側室李氏出女子二人長早歿次適隨
州萬氏孫男十四孫女九曾孫一以某年某月某日合葬

君暨淑人於安陸北鄉牛仙山先人之域往者左君紹祐
孫君葆田各爲淑人誌表之辭旣詳述其行系矣故茲不
復贅書其榆政之大者以廣詩人之義鎧與余同官甘肅
於淑人之卒也來乞銘逾年君又卒又來請銘乃并爲之
辭銘曰

昊天薦瘥民殿屎陳君哺民如哺兒唾利若棄目不睨淑
人義之厚厥施夫唱婦隨政所基書其大者詔來茲淑人
相君善纍纍左氏有銘孫有碑我略不贅文各宜刻石藴
幽固不陟千秋萬禩徵我詩

送日本上原英東之伊犁序

丁未

俄人自遼東敗挫以來羣五洲耳目咸叢注於我國新疆一路日本往在遼東壘中得俄人祕冊於是其國豪俊智勇有志之士聯袂接武爭赴新疆覘俄人動靜安危以定外交政策之所在。丁未正月日本英東先生偕南州少佐日野強遠踔北庭匝遊西域五十餘國圖其山川險要郵訊我國執政大臣南州故精悍有膽畧英東年未滿三十敦詩說禮粹然有儒將之風。每雪夜過從置酒抽劍畫地縱談西北大局輒相與奮衣起舞感喟歌呼時或默然相對不出一語。伸紙狂寫纍纍數千百言已復舉火拉雜燒去。南州居數日策馬而西英東獨爲少白將軍所尼屬之。

教練新軍英東亦慨然顧念同洲思盡出其所學以維唇齒輔車之誼昔巫臣入吳教之乘車戰陣而楚人遂疲王景畧入秦整軍旅策富強而苻堅遂以霸顯聲於天下古今人不相遠耳將軍蓋謀宏畧好賢致遠有若性命然則將軍之知英東與英東之所以報將軍者吾知其於意氣功名之會必有合也伊犁平原沃壤數千里卧人襟抱之中無關要險阨可以封丸泥限馬足者英東異日登高矚遠當必愀然於今昔山河之異爲之歛歔太息不置也

宋子頓侍御西轅瑣記序

丁未

天下高山大川異域寒煖燥溼異氣華夏戎夷五方之民

異性衣服飲食言語異習嗜欲好尙愛惡異趨古之王者
追俗以修教因宜以規制故置土訓誦訓諸職以詔地事
道地慝辨地物知地俗而又命太師韜軒採詩陳之以觀
民風命瞽矇掌六詩之歌以垂教其時天時地理人物族
類之異同政治風俗之貞淫美惡莫不了然於心目之間
而所謂因民而利導之者卽準是以爲合方訓方之術春
秋以降述熄詩亡孔子乃刺取太師舊所採錄者旣訂之
爲雅頌復類集十五國之什以爲風使世之爲政者觀其
國之風而授之爲其國之政故聖人之教首重乎詩否則
面牆而已矣。雖然一代有一代之政卽一代有一代之詩

讀古代之詩以治今代之政其時與勢必有不能盡合者
烏虜後世太師之職廢私家之記錄里巷之歌謠不復登
諸廟堂之上而又無孔子者刪訂之以爲世所取裁是可
憾耳。今光緒三十二年伊犁少白將軍奉 天子命經畧
新疆招延天下豪俊博識時務之士而吾同年宋子頓
侍御與載而西迹其發秦川躋隴阪渡黃河循天山之麓
西出玉關踔瀚海八九百里直抵車師後庭凡輪蹠之所
經耳目之所聞見風雷雨雪天地氣候之常變山川關塞
之險夷高原下隰土地之肥磽纏回蒙哈種族之龐雜戶
口之多寡民生之昌敝吏治之醇漓財賦之盈虛消長金

銀銅鐵煤鹽石油寶藏之開閉百穀草木皮毛齒革種植
牧畜之方輒於荒亭野戍中下馬踞鞍障炎風虐雪探懷
出鉛槧口謔而手錄之其言之不足者又復假物言懷發
爲詠歌綴之以詩詞若干首蓋亦庶幾乎十五國風人之
旨履其地而知其俗觀其風而知其化今之爲政者覽其
記中之事與夫詩中之意當必有取於是編者其以是爲
士訓誦訓之書可也若夫其詞之工世之講聲律者類能
知之余不復論著其大者

謝廉峯墓表

丁未

光緒乙酉余主講冀州書院病腸癰幾瀕於死南宮謝廉

峯者余之亞也。同時亦患惡疽。兩人者輾轉病榻間。百里相望。日遣使往來問訊。凡四十餘日。而廉峯卒死於疽。初余外舅楊琴舫先生。生三女。長歸廉峯。其仲與季皆先後歸。余廉峯故巨富。家處城市中。杜門索居。淖弱有若處子衣冠。完潔終歲如新製者。余嘗以事至其室。書畫滿壁。鐘鼎尊彝。滿几。皆周秦以上諸物。纍綴有差次。終日漂漑。靚無纖埃。余每戲而溷之。已而輒排櫛如故。酒至。諸客謹饒叫呼。廉峯獨默然不言。亦不勸飲。惟掩袖睨視塵穢之物。呼童洒拭不暇也。余曰。君性好潔如此。獨不思邾子之爛乎。皎皎者易污。故天下至潔之物。多以不潔終者。蓮出於

淤泥芝榮於糞壤。海不擇流而大山不擇土。而高凡物莫不皆然。且吾閩人夥矣。孤潔之性。其生不繁。君其戒之。廉峯聞之。慙然曰。余過矣。然卒不能易也。將卒之一日。悽然流涕曰。余悔不從晉卿之言。而竟至於斯。悲夫。廉峯名鏐。其父諱某。母韓太孺。人生廉峯。兄弟二人。長曰某。邑庠生。生一子盈。浚而亡。廉峯既幼。失恃。母子相依爲生者二十餘年。而至性純孝。撫教其姪。尤有恩義。元配劉孺人。繼娶楊孺人。生二女。有子皆不育。歿後。奉太孺人命。嗣其姪盈。浚而兼祧之。丙申之秋。余往弔其家。泣然見楊氏孀居。事姑下撫孤子。幼女庭除之間。鼠迹蛛絲。蕭條魂淒。嗒然無

復生人之趣。既而盈浚又病亡。韓太孺人復相繼喪逝。孺人哭曰：吾所以忍而偷活，不卽死者，以姑與子在也。今已矣。遂死死之後，其長女曰桂者，嫁南宮閻氏而孀。其次女曰榕者，又嫁冀州寇氏而孀。烏虜天下骨肉之慘，蓋未有劇於謝氏者可痛也已。廉峯卒於光緒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年三十五。某年月日葬諸南郭外新阡。孺人卒於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五。某月某日祔焉。丙午，余在蘭州，榕肅書來告曰：吾父幸與姨丈人有連，且厚好也。今歿二十三年矣。墓上之文闕焉。未備公苟賜之辭，以昭諸阡，則吾父死爲不朽矣。余曰：是吾志也。逾年乃爲

文寫其哀而歸之光緒丁未九月重陽日新城王樹枬表
方嶧民觀警息園詩存序 戊申

吾聞壽州有詩人方嶧民先生者淡情於榮祿而未嘗一
歲不抗席於王公大人之前愬志於勛名而國家興衰治
亂之由天人之變內政外交之策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
口楮墨之間有田足以食有桑足以衣有室廬足以蔽風
雨而終歲客遊四方足迹所踔幾滿天下少年而旅食至
老而不休舉凡歌樓酒館名山勝林以及道觀僧寮荒亭
野店之屬多有能指道先生行躅者往者武昌張廉卿嘗
爲予稱說先生詩人之傑也如是而藏諸心者有年矣丁

未之秋定甫上公東遊博克達山歸以白石蓮花見贈余
爲詩二章以報上公翌日宋子頓同年持先生和詩來示
始知先生赴伊犁少白將軍之招甫到此間而文字之緣
幽嬪冥隨若有天焉旣乃盡取其所爲詩而讀之益歎廉
卿爲知言而猶惜未罄其藏也先生故天才俊邁特出又
更事多而用物宏凡身之所經境之所攬事之所構耳目
之所見聞一切可喜可愕可歌可泣悲懽怨慕千感萬覺
柴乎其胸而鯁乎其隘故發之爲詩也類物以肖形假事
以明志情見態出聲采畢張瑰豔奇偉蹁踔悲宕姿趣橫
越雜以婀娜燁乎其似春也凜乎其似秋也怒乎其若思

而暖乎其若有憂也論者多以先生之詩比之遺山鐵崖諸子吾以爲詩之不同如其面焉若第以聲音形兒求之未有能得其一當者孟子曰知其人論其世知此者可與讀先生之詩矣先生手訂其集自乙卯迄今五十餘年凡得若干篇釐爲若干卷名曰息園詩存戊申二月將有伊犁之行而屬序於余乃爲道其生平嚮慕之思而書以歸之

河海崑崙錄序

戊申

霍邱裴伯謙同年以事謫戍新疆製二青布囊以自隨自光緒乙巳三月二十七日發廣東至丙午四月八日抵迪

化起訖一年行一萬一千七百餘里道塗之所經歷耳目之所遭逢心思之所接門逐日爲記悉納之囊中其長言之不足者更綴之以詩以道其志事之所寄書成都十餘萬言釐爲六卷名曰河海崑崙錄而問序於余余觀曩者學士大夫紀行之作大都鐫鏤山川景物考證古今以博雅炫名當世伯謙之爲是錄也其於行特迹焉者耳橫之而爲字縱之而爲宙蕃然而有成虧者爲物隕然而有常變者爲事小之至於莫破大之至於無剽見見聞聞一切感突觸之於心應之於手滂沛胸臆流灑唇齒儒行而道蘊莊語而諧辭妙物爲言藉外爲論連犸絡繹切理飭心

烏虜其知道者耶其所謂參差諛詭充實而不可以已者耶。余既讀而善之而又諾爲之辭以諭世之知是書者久之而未有以應也。戊申之夏余患乳疽延醫視之曰吁乎殆哉此乳巖也魂失其宅痒憂以思結轡在中維肉之疵壯木侮土洞胸達脾出而不反鬼要之期余曰死生適也此不足爲吾病吾病夫生而無言以應伯謙而伯謙亦卒以不得余之一言爲憾也。夫伯謙邁人生不測之禍處難堪之境而仰高俯下夷然泰然長歌琅琅聲滿天地且其於是行也深以壯遊萬里得踐河海崑崙之譏爲平生幸事此非入水不濡入火不熱烈風雷雨不爲變萬惡橫至

而不以滑成者其孰能與於斯哉嗟乎以余之視伯謙其
遭之順逆心之戚愉幾不可同日語而今日之病乃相反
若此學養之淺深器宇之廣狹豈不遠哉殊自愧耳書此
以質伯謙伯謙其庶幾有以廣我而鞭其後乎

南海羅徵君墓表

戊申

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南海羅徵君卒蜀中士民
臚其歷官所至政績聲請大吏上於朝得旨付入國史立
傳並附祀四川丁文誠公祠蓋自中興以來數十餘年天
下州縣詔以循吏列傳若徵君者不一二觀也初丁酉之
歲川東霪雨災州縣二十有六閱四年壬寅全蜀水旱交

作災州縣一百一十有六泊乎甲辰復水災州縣五十有九
雹災州縣三十有五蜀民連歲遭凍饑莽戎嘯起老羸
男婦張口待斃上下斂手瞠目糜亂幾不可收拾時徵君
致官家居有年矣前後帥蜀大吏若定興鹿公西林岑公
蒙古錫公皆交相薦譽延居幕府中倚辦賑事徵君亦毅
然以斯民饑溺爲己任首籌備賑三端賑章八事並立表
冊檄州縣詳察地之腴瘠災之輕重丁口之多寡倉儲
之虛若實以及賑糶所宜時日長短久暫各書其狀分區
綜畫綱目畢張於是建飛輓左右鄰郡積穀之議其又不
足則轉秦隴之糧以拯川北汎湖湘之粟以濟川東凡穀

爲石者千數百餘萬銀爲兩者三百數十餘萬傾囊虛膺
悉棄於民荒陬僻區無所漏遺皆若親臨其家先後甦活
之人都六百餘萬徵君復懲於既往事定嚴督州縣追還
社濟倉穀以備不時故蜀中頻年兵旱民不病饑而倉府
充積無匱是可爲後世法矣徵君才長而心細務爲經世
之學不喜華詞而尤善爲吏弱冠以知縣出仕四川爲總
督丁文誠公所才使權清溪首祛浮征之毒民者檄八汎
之官不得受治民牒詞創置三費局定書役取費章約文
誠公見之曰眞良法也立下之州縣以爲通式明年補授
珙縣縣故多盜出入滇境叢山大林窟爲奸藪不可窮詰

徵君上治盜六策懸重賞驅民捕除卒禽盜首李二女子等寘諸法由是盜賊絕跡境內虜犬不吠市閭大安九年調令江安數月改授內江知縣內江地處繁劇民健訟歲萬餘牒徵君至訂清訟冊貧民得懷狀自訴而命盜諸案則別具狀式逕投堂皇詞入無宿復分立訊簿朝誅夕稽以備忘失刊催案票榜之壁訟者至自署名其上儼胥謾吏不敢隱隔欺突緣爲奸利而聽折明允人憚爲神久之民相戒不爭以躋公堂無情罔上爲恥徵君乃益宏教養之法興學勸士旌孝子烈女全嫠恤嬰出俸錢三千緡假貸貧民循環而收發之收撫孤貧至六百餘人乙酉旱饑

戊子縣又大水周廬而省履畝而視散財發廩民不知瘥
於是人又以謂徵君善於治賑而歷受大府之知者實在
於此徵君在內江七年以母黃太夫人憂解官去之日士
民如失慈親比戶奠祭填塞衢巷牽輶執紼至成都者率
數百人遠近歎嗟僉曰好官好官蜀人二百餘年所未見
也徵君少清羸積勞多病服除改主事僑卧成都遂不復
出時年甫三十七耳然徵君雖澹於仕進而古今中外政
治學術新舊得失皆博稽而詳說之其於蜀中利弊言之
尤切鹿相國督蜀首先禮聘徵君岑公錫公相繼羅致幕
府咨以大政匡維調諧不爲聲章上下民吏陰受其祉拳

民亂起攘教之說下於行省徵君力請大府禁宣噪以絕
亂萌此尤其效之灼然章著者岑公錫公三疏論薦於朝
謂其才堪大用奉旨存記特賞三品頂戴用示旌異今吏
部左侍郎張公仁黼薦徵經濟特科皆不就而當事者堅
以蜀中鐵路事相誣諉力辭弗獲遽以病卒年五十有四
明年其子述禩等以其狀投萬里來告於王樹枏曰先大
夫與丈人交好且同官有年知先大夫深者莫丈人若今
將以某月日權葬於蜀之郫縣黃石橋以江太夫人耐敢
乞丈人一言以昭諸阡樹枏既捧書哭之曰是吾志也按
狀徵君諱度字斐卿號濟川世居南海會祖諱永爵祖諱

世芳皆弗仕考諱樹勲。歷官雲南黑白琅三井提舉。皆以徵君貴。贈榮祿大夫。曾祖妣麥氏。盧氏。祖妣顏氏。妣黃氏。皆封一品夫人。配江氏。賢孝仁淑。相夫有儀。先徵君八年卒。男子三人。長述禕。分省知府。次述禕。候選郎中。次述禔。候選知縣。女子三人。長適翰林院庶吉士田明德。仲季皆未字。人孫三。苟效筮法。旻忠。烏。庠。乙未之春。樹枏解官。南下徵君。偕同人餞於成都望江樓上。臨流釀酒賦詩爲樂。盡一日之興。乃各別去。忽忽至今十四年矣。其間或老或死。厪有存者。徵君少余三齡。而位不副其才。年不酬其德。今又奄忽。飲志以歿。其可爲悲悼痛惜何如也。余故表其

志行之大凡俾鑄而樹諸阡以詔後人

陶廬文集卷三終

陶廬文集卷四

新城王樹枏

新疆土壤表叙 已酉

西域萬山叢錯洪荒冰雪凝沍徧巖谷歷古不化逮中天

之世十日並出言極熱也金石流火山焦荒寒之氣變為炎燠

竊意當日天山南北萬年不解之凍一旦崩釋汎濫四注

滙為巨海於是洪水之禍遂為全世大劫自天降神禹察

水之性行地注海以奠山川原野既瀦即今之大地呈露

禹貢所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王肅注曰西戎

就次叙不復汎濫即此時也間嘗走沙陀覽戈壁入廣漠之野踔

不毛之地其間見有地學家所謂粗面碎屑紅斑離散砂
頁花崗諸巖一切火成水成諸石不可勝數蓋古初洪水
懷山襄陵長波怒濤挾石而下葱嶺以東縱橫數萬里悉
爲澤國斷可言也周秦以前西域諸部負隔聲教之外蹠
轍罕通莫可稽考逮於漢武始開西域之迹荀悅漢紀載
其地小國二十七小者七百戶大者千戶次大國九小者
千餘戶大者六千戶哀平之際稍分至五十餘國其田
土氣候水草五穀果蔬之屬漢書西域傳紀之尤詳自茲
而降歷代經營西域鋪張遠畧無與民事其於全疆地域
廣輪之數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地之物生十有二

壤所宜之種率闕而不書論者謂中國有君史而無民史此其類也國朝戡定準回實兵塞下闢草萊任土地漢番雜處生齒滋繁洎乎花門亂生四境糜爛老弱死溝壑壯者委鋒鏑農輟馬穀畎澮荒蕪生靈元氣耗喪殆盡陝甘總督左公宗棠驅戰勝之師削夷大難謂曩昔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乃建議改設郡縣以與民休息光緒十年新疆巡撫劉公錦棠創建行省招集流亡開荒濬渠耕牧並作二十餘年以來地益加闢人益加聚竊論新疆大勢天山之北地氣寒冽宜於牧天山之南地氣暑溼宜於耕然觀全疆土宜皆殖五穀黍稷稻粱麥菽胡麻之屬長穗碩實滿車

滿篝而大藪具區豐草彌望無際南北郡邑所在皆是蓋全疆之地皆宜耕牧而牧之利尤大且厚若夫莎車英吉沙爾葉城皮山和闐洛浦之蠶桑吐魯番之麻棉葡萄哈密之瓜焉耆庫車之梨杏葉城之石榴綏來寧遠之蘋婆類皆垂名西域中外商賈販易絲棉毛革者迹屬於道洵土著之佳植物產之巨宗而鹽澤之利家給人足不假財力生之有道爲之得法庶富之效可馴致也。曾子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今攷世界地理諸書新疆面積四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方里以五百四十畝爲一方里計之現墾之田僅一千七百七十五分之一耳此

其故不在於無土實在於無人無人則雖有土與無土等耳財出於土而土出於人新疆地廣民稀勞來生聚實邊之策蓋莫有先於此者今取周官土會土宜之法依諸道所屬分晰列表曰土宜曰水地曰旱地曰荒地曰沙磧曰斥鹵曰澤藪凡七類爲今之有守土責者察焉

新疆土壤表後叙

巳酉

右已墾水地都若干畝旱地都若干畝未墾荒地都若干畝沙磧斥鹵之地縱橫都若干里澤藪都若干區縱橫都若干里或謂新疆收復之後前大學士左宗棠聚天下財力以事西域若及是時專撥十營壯勇仿漢時田卒之制

開渠墾荒招徠流散分給田畝耕植以爲生聚之計十年之間舉天山南北可以盡地利無復棄土乃舍此不圖安於苟簡坐失良會今則關內諸行省協金不繼府庫空匱歲入不能當所出求曩日財力舉此大政不可復得是足惜耳或有獻遷民實邊之策者不知天下之事皆待財以舉之邇來漢回之族歲出關者常數千人近之不圖而誕爲迂遠難行之舉亦多見其不知量也。

送榮華甫廉訪調任河東觀察序

庚戌

新疆踞西北上游孤鉉徼外復隔京師萬餘里腹地消息經絕不得時達自國朝劉龕西域籠有全宇二百餘載軍

臺營塘驛站之制因時興革。飛書羽檄交馳於道。燦然與海內同風。其法非不完且具也。雖然驛站之制便官而不便於民利上而不利於下。新疆自改建行省以來。湘鄂秦隴蜀豫燕晉赴時趨利。追術逐勢之徒。離親戚棄鄉里。廢著求食者。徧天山南北。所在皆是。邇來漢回諸部連裾接軫。歲籍出關者以萬計。或數千百人。其間山川修阻。道路荒越。沙灘戈壁之艱險。風災鬼難。毒蟲猛獸。黠夷暴客之震驚。盛夏常暑。暍嚴冬冰雪塞山谷。往往行數百里不見一人。或終日不得飲食棲宿之所。故居是邦者率視爲異域。內外音問睽絕。老病死生休戚痛癢相關之事。常不得聞。

國家設驛站歲糜鉅萬既無與於民事而官吏之侵漁文牘之滯壓損失公家且受其弊焉。光緒丙午樹柎來藩西域華甫廉訪首商創設郵政以補驛站之所不及乃條列其事。上之當道爲異議者所尼卒不果行。當斯之時俄人乘東方鐵路之便徧設郵局於通商都市網我利權新疆遷寓之民覩其交通之易費廉而時速遠近函牘爭相送輸歲入郵資至俄銀盧布十萬以上。今上御極之元年二月駐迪化之俄領事復函請增設臺站快車自省城以達俄邊遞運信箱及一切貨物並丐代售郵票以廣招徠公援約力爭且具言於星橋中丞謂新疆僻在荒裔近接

強鄰俄人乘勢豪奪礪吻搖喉視我人民久據爲機上魚
肉若不亟圖保我固有之權利杜彼後日覬覦之心則事
機一逝恐將來之悔有不能挽回而補救之者中丞下其
議樹枌因與公議裁驛站夫馬之半挹其費以興郵政二
者並行不悖試之數載然後權其得失利害而裁併之於
是中丞據其事上之朝廷達之部飛檄洋員畢德生兼程
東西創構全局一年而東西路通二年而北路貫三年而
天山以南阿克蘇喀什噶爾兩道所屬府廳州縣巨幹分
支皆似續成立星羅碁布脈注筋交跳驅赳行音書四達
往來訊問邇若闔庭官民上下之間以及羶裘漚酪異族

之子莫不歡歌拊舞交口相慶俄人瞠視擊手理窮智絀
敢怒而不敢言僉曰公之折敵謀伸國氣以造福邊疆者
不祇一端而此尤其著焉者也庚戌之冬公奉量移觀察
河東之命越明年三月行有日矣畢德生乞一言頌公之
政以侑觴兼以誌同人去後之思樹枿乃率同人舉酒而
進曰西域自古不通中國自漢鑿空開四郡闢南北大道
斥堠亭障出長城數千里上下相望唐時踐漢舊跡置過
郵六十八所具羣馬湏肉以待使客瞭望之卒更番之吏
不絕於路其所以開通荒服鞏衛邊圉者其機全在於此
我朝者定全疆裂爲郡縣交通之政邁越漢唐我公因利

乘使愈變愈通其視張騫董琬裴矩諸臣之所艱難而締造之者蓋事半而功且倍焉書有之曰通道九夷八蠻通之時義大矣新疆爲西塞天塹之國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則強不通則弱通則富不通則貧况夫環我邊界之上俄人輪軌包絡西北風馳電掣朝駕夕至我苟不謀所以通之一旦禍發必有束手受困之勢夫一國猶一身也人之一身血脈貫通筋絡條達則百體狀然無復痿痹痿躄之虞鐵路者一國之血脈筋絡也公嘗陳遠謀畫近策思所以通之之道而先仿西人汽車之制由古城以達歸化爲將來鐵路之先驅惜乎我公去之之速不及

次第終始以觀厥成也。

武威段氏家譜序 庚戌

古之言譜系者謂段姓出於鄭武公子其叔段之後以王父字爲氏然春秋時如鄭印段公孫段宋褚師段其以段名者不止其叔一人而三輔決錄則謂段氏李老君之自出古今譜牒之學謬悠附會其不足徵信也久矣漢時段貞爲武威太守子孫始居武威自六朝以逮於唐世爲著姓今段氏譜錄載其始遷之祖則自太原徙居武威烏虜古者姓氏與郡望相聯屬樂史作太平寰宇記郡縣之下載人物著姓尙可考見當時宗派之所出三代而後官無

世祿人無常居夷狄盜賊兵戈水旱死亡流離遷徙之變
代異而歲不同譜牒散失骨肉崩渙東西南北既不相聞
問而子孫蕃衍又有富貴貧賤勢地夔隔之殊數傳而後
一姓之親等諸秦越於是姓氏與郡望不能相準而冒濫
與遺亡二者之弊相緣而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吾
則繼之曰譜與其博也寧約宋蘇明允作譜上起高祖至
本支五世而止親盡者不書焉蓋言慎也段氏爲譜憲章
蘇氏斷自始遷之祖下逮於今凡九世而所記其先嘉行
懿德又皆日用倫常庸庸無足奇異而父子兄弟夫妻之
間蕭穆雍好累世孝弟能使人觀感而興起蓋自其五世

祖鏞始以賈起家鏞之孫七人有名樞自號斗垣者善治
生其家始大其從弟桐生子五人永齡永恩維新獨相繼
以功名顯永恩光緒辛丑舉於鄉以知縣分發新疆與於
通志校讐之役因出其手訂家譜丐序於余余觀其爲人
也訥言而飾行悛悛無異寒素其於繼志述事之道深若
以不克負荷爲先人羞者吾以是知其家教之昌而段氏
之興方來而未有艾也宣統庚戌十二月十日新城王樹
枏序

丹徒姚氏六代畫像贊 辛亥

吾讀易至家人之象曰富家大吉積家而成國積國而成

天下罔不由此烏虜司馬氏之傳貨殖其知之矣陶朱分
金資貧與疏先生效之以調有無奔人之急若追亡逋所
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與作澹園先生像贊第一

先生學易一龍一蛇膺合漢宋通爲一家以之治事盜息
民嗟雖然此特先生之餘緒而易學之萌芽也作鶴峰先
生像贊第二

舜之待弟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法窮於親親而情迫於
不容已逆干而順施身瘁而心怡烏虜非賢者其孰能與
於斯作鳳坡先生像贊第三

宇宙甚曠而自隘其身日月甚閑而自憊其神胡爲是營

營者舍已以殉人山樊之徒畏壘之民其上皇鄉人之等
倫乎今鄉人往矣而有不往者存景其高躅山巔水濱作
次商先生像贊第四

學足究天人之蘊而知者希智足窺治亂之機而聽者疑
磅礴抑塞不豐厥施退而授學爲世大師作寶山先生像
贊第五

儒佛之教後先並起而其源皆出於老子先生闡明誠之
道揭陰陽之理溝合三教並趨一軌道積厥身不匱於貧
吾意明德之後其有達人乎作元懿先生像贊第六

清苑樊府君墓表

王子

壬申癸酉之間樹枏侍先大父光祿公於保陽書院貴筑黃子壽先生復踵開學古堂於古蓮池東西比鄰講舍相屬一時人文蔚興而先叔父秋帆先生及永年胡月舫景桂孟芾臣慶榮滿城康穀貽澤溥清苑張衡齋銓尤博古多文爲當時之秀樹枏旣從諸君游又因衡齋得交其妻兄樊崑泉府君府君讀書兼治商賈嘗爲同人津津誦太史公貨殖傳以爲得其術者小之可以富家大之可以富國自東西島人踔中土闢埠互市天下大勢貧富強弱羣機括於商中國財命操縱於敵人之手奄奄待盡諸君苟不早變計易其所常學研治實業及古今貨殖諸法以與

列國權有無鬪智力巧拙以自阜其財恐不數十寒暑家與國相隨而盡有求爲乞丐奴隸而不可得者。今思其言忽忽四十年矣。而先叔父及穀貽僅得一第而亡。月舫官至臬司。芾臣官至學部。左丞衡齋以縣令起家。官至太守。皆先後相繼喪隕而生計蕭索。其家往往不能自存。辛亥之夏。樹耨自西域歸。困餒於京師者兩月。訪聞府君獨以貲雄於鄉。又益推其富家之術。爲富國之謀。躬先倡導。至老而不倦。以視諸君。其爲可恥而慙憤奚若也。國變以後。上下爭攘。權利如佞如鬼。民生國計。日益空乏。凋敝內憂。外患紛紜。並作不可調維。其勢將爲乞丐奴隸。若預算者。

府君痛念時局平生志事不就而遽邁大變感喟憂鬱卒
隕其生悲夫。悲夫誰階之厲而邁虐乃至於此可痛也已。
壬子之冬樹枌客京師府君之子有名榕者介其友許君
耆求爲表墓之文按狀府君諱達匯字崑泉其先本浙人
自其始遷之祖靖毅公居直隸之清苑傳十二世而至府
君府君之曾祖諱玉祖諱永清父諱鑑三世皆食貧至府
君而家始贏府君讀書爲科舉之學已而棄去曰士無奇
行而長貧賤此司馬氏之所羞也。乃入市徵物貴賤仰機
利以贍其家久之家大饒裕遂創設商會於保定廣建學
堂以淪四民之智凡國家利用厚生諸事僕出巨貲助之

成立王子之變亂兵莠民焚掠城內外商業掃地殆盡府君既破產而公私往來之券一一措償無絲毫負者鄉里戚黨饑餓之子皆倚府君存活一如平時故府君之歿也人無男婦老幼皆哭之失聲而吾獨謂府君生遭世變鬱鬱不得遂其志以至於死爲可悲也府君故孝友遇兩弱弟尤篤愛肫摯弟亡視其子若己出翼之以底於成教子爲實學不專責以進取光緒癸巳其子榕領鄉薦曰此不足爲榮也烏虜可以知其志矣府君之生在道光十九年八月三日其歿也則壬子歲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三卽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保定城西水捻頭村北之新阡原

配趙孺人生榕而歿榕以舉人官山西知縣繼娶趙孺人
無所出側室楊氏生子三曰楣曰本曰楹女一曰靜銘孫
男二人光林光華府君既葬之明年樹柎走京師道保定
追念舊游愴然流涕久之府君往矣而故舊之情今昔之
感有不能已於言者爰書其畧俾揭諸墓道之碑新城王
樹柎表

王普齋先生墓志銘

王子

吾友桐城吳摯甫善擇壻不問其人富貴貧賤奚若必其
平生至交好友有賢子弟或親炙其門學行懿茂能文章
者始得與其選故摯甫兄弟之子凡九人所嫁皆知名士

而余所見吾鄉王普齋先生之子名恩紱者尤卓犖有器識能爲詩古文詞得桐城之傳辛亥之變余入大梁恩紱踵門來見涕泣告余曰吾父與吳先生好且有連知吾父者莫吳先生若吳先生先吾父亡吾父平生介操懿行必得其文足以信世行後若吳先生者以銘諸幽微丈人無可言者丈人其矜而賜之文則吾父爲名長存世世不朽又曰吾父讀書兼治律通達治體歷入直隸諸州縣幕佐治有聲封圻大吏若李秉衡任道榕松椿崧駿爭相聘迎然性剛直狷介喜面指摘人過疵落落少所合惟久客蕭太守世本幕中以至其歿未嘗一有違言吾父嘗曰平生

知我者惟太守一人又因太守得交吳先生之二君者親我如骨肉手足吾讀韓文公薦侯喜狀謂盧公知我面有矜色死不恨吾之見遇二君正若此可以自豪世俗毀譽不足算也回思吾父之言忽忽四年今若幸得丈人一言以傳吾親則歿世之知益可以自豪而無憾於地下矣言已泫然再拜出其狀受而讀之蓋古之好學敦行不苟君子人也不可以不銘乃爲叙其名字族世志行終始而銘之先生諱麗中又名敬照字普齋世爲山陰望族某世祖遷居直隸遂占籍爲清苑人祖江以諸生爲汝上知縣有政聲父守約學法家言皆以恩級官封資政大夫先生性

純孝篤至一與人交終身不易而嫉惡如仇不輕許可人以此誦之者衆而名益高橐筆幕游垂三十年生計索然一如寒素而好義喜施與不怠論者謂先生多隱德其後必有達者今果然也摯甫嘗爲余言燕趙多奇士當同治初年捻匪張總愚犯畿輔先生助大名道王榕吉守運河夜治文牒晝則馳驅戎馬間指揮叱咤號令整嚴賊聞聲愕眙逡巡不敢逼事平得官唾棄不顧而去烏虜可以知先生之志矣先生自蕭太守歿遂不復出客居大梁者數年以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其子恩綬洛陽官廨年七十有四某年月日歸葬於保定某所之新阡以郭

夫人耐郭夫人某人之女先三十四年卒繼娶沈夫人側
室汪氏子男三郭夫人出者一曰恩綬光緒辛卯舉人大
挑知縣歷任太康洛陽有循良之稱娶肇甫弟某某之女
沈夫人出者二曰縉以州同擢至直隸州知州歷充直隸
巡警總局檢事長及陸軍軍事警察官亦肇甫之姪女婿
也曰績陸軍副軍校女一適孫榮綬孫豫立嵩立孫女四
人銘曰

嗚呼先生今之古人三十餘年老於幕賓先生之行骯髒
自喜一身之癯豐其孫子先生之名抑之愈高孰其知者
維吳與蕭吳獨私我骨肉一家往來大梁兒杖婦壺先生。

之殂我 皇已酉我來銘君歲在癸丑山河可移名不可
朽琢石埋幽保陽之阜

安定知縣張立庵墓表

王子

君姓張氏諱國本字敦夫立庵其號也君之先世居閩之
歸化縣自祖雲捷始於明時徙家河南汝陽歷傳至士相
以廩貢生官固始訓導固始生光陞孝友能文章亦廩貢
生是爲君之曾祖廩貢生生坤衛千總是爲君之祖衛千
總生君父魁洙字曉峯文行粹然爲時論歸嚮屢試不得
志以諸生終君受父書益發憤刻自淬勵誓成名以顯其
親及其父亡晝夜哭號率諸弟杜門講誦一如其父在時

不督而勸成豐初元君暨其仲弟相繼補博士弟子員而
粵匪遽北竄破武昌汝南伏戎四起相嘯所過村市土崩
魚爛無復寧宇君念時事日棘蹶然起曰書生當先爲國
殺賊効用盡吾力所能爲乃鳩合鄉里義民子弟結團自
捍聯數十堡首尾一身境無藏姦人無逋役故賊勢如莽
獨次且不敢犯君界者且十年百里之內號稱完善庚申
之春賊勢益獗張飄忽往來殘掠無虛日毫匪衆號數萬
圍汝寧郡城火東關君慮鄉人渙處且寡不克當衆峻壘
深溝爲固守計賊忽大至撲寨西缺牆時守寨丁壯不滿
千君呼婦女運瓦石指揮搃扞殲數百賊大兵來援戰大

石橋鄉人闖隙燒賊營噪而前賊狼顧驚駭喪氣悉解圍去。河南巡撫嚴公樹森團練大臣毛公永熙上其最於朝賜六品藍翎以教諭選用明年賊黨陳大喜謀襲郡城城人劉中路爲之內應君入城助守事洩誅其黨首城獲安無恙大吏知其能檄隨官軍戰屢有功奏擢知縣同治二年八月淫雨壞寨牆寨人王大榜潛通賊賊乘雨夜奪牆入搜北門君覺顧謂衆曰事急矣不死戰則父母妻子皆禽殺無子遺咄咄從余來陷陣大呼殺賊賊首墮地駭而奔追北至北門寨中之賊一一牽屠無得脫者。明年招撫投誠賊數十寨汝南悉平論功加同知銜光緒二年君以軍勞

選授陝西長武知縣下車值歲旱荒輸家貲補官廩之不足以活餓人士子遭兵亂廢學君爲延師集城鄉子弟書院中歲捐麥二百石以助廩餼自黌宮衙舍橋梁道塗以次修復專務與民養息煦煦如家人父子刑清訟簡再去再任幾十年不名一錢乙酉之冬調補安定君念少遭家喪又連遘寇亂馳驅戎馬間積勞多病不堪久吏事慨然有先人廬墓之思遽解組歸歸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時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也某年月日葬於縣南楊埠店之新阡君兄弟四人而次居長仲國定季國柱皆早亡歸里後日與叔弟國璽飲酒賦詩友愛篤至配傅宜人

教諭學煥之女相夫有儀教子守家法爲世圭臬卒於宣
統二年正月四日年八十有五卽以其年四月二十一日
祔葬君墓子男五人霽霽霖皆諸生霈國子主簿霽癸巳
舉人以知縣用女子三人長適雲騎尉徐聯璧次適庠生
吳慶藩三適庠生溫玉恆孫男十三曾孫十一元孫二人
烏庫盛已壬子國變余至大梁有張縉璜字蘭皋者從余
學爲詩卽君之五子霽易今名者也持狀哀切丐余爲表
墓之文閱四月至癸丑季春始爲文掇其出處之大凡表
而歸之

新疆備乘叙

癸丑

國朝裁定西域經營締造垂二百年其時草昧初闢歷朝
改作之迹畧而弗詳加以中更寇亂南北兩疆大小官廨
檔冊焚毀散亡蕩然掃地殆盡丙午之歲余奉命來藩新
疆慨然念先朝沐櫛之勞文治武功歷時愈遠愈益湮沒
墜失無可徵信廼招集二三博雅同志之士分纂新疆圖
志收亡補遺勒爲一書當時予所手訂者凡十餘篇而實
業一編典茂淵懿獨翹然而出其類久之始知其稿爲鍾
笙叔孝廉所創爲笙叔以事戍新疆余初見之未之奇也
旣得所爲文狂喜抃舞乃益傾倒囊篋相與討論修飾益
縱論古今文字得失口講指示連日夜不稍休莊子曰逃

附錄三身文四
空虛者聞人足音登然而色喜。今處榛狉之世。瓊裘湮酪之鄉。販夫之與居游。卒之與伍。沈寥岑寂。子焉寡儔。忽得笙叔其人者。警欬其側。其爲喜更可知也。余去新疆三年矣。國變而後。笙叔亦北歸。倉猝邂逅於燕都市上。握手相語。欬歔流涕已而別去。不復相聞。問癸丑之冬。笙叔復至京。以書來並述其所爲文若干首。正序於余。余觀其所作。多在新疆。頗沛患難之中。獨抱其所學精詣。猛進怡然。歌嘯於蕩莽荒忽。無人之墟。此韓昌黎氏所謂在此不在彼者也。烏乎吾烏能測其所至哉。

清封光祿大夫陝西布政使許公墓誌銘

甲寅

公諱涵度字紫莼姓許氏直隸清苑人樹枏向所爲許嶧山先生家傳卽其父也公幼嫻庭訓稍長從妻兄李少林游善爲制舉文同治甲戌年二十二成進士公乃益自淬厲博研羣籍求爲經世有用之學光緒丙子補試殿廷以知縣籤發四川候補旋以親老改山西己卯補授鳳台縣知縣辛巳丁嶧山先生憂服除補忻州在任十六年遷潞安府知府庚子拳匪亂起調守太原值 兩宮西狩以捍衛功擢冀甯道署布政使聯軍犯晉籌備整完境內得無恙辛丑調補陝西延榆綏道踰年入覲改武昌鹽法道均未赴擢陝西按察使權布政使與撫臣不相能量移四川

藩蜀三年調陝西而撫臣某尤貪濁不可與共事乃草疏乞骸骨適兩宮哀詔相繼至痛哭而去當是時青年士夫銳意建新政仇視滿人朝廷陰使八旗貴族居內外津要以防其變於是天下益側目而不軌之徒日嘯召朋黨遠近馳說以謀一逞公知大亂將作入都後遂杜門謝絕世事不復出矣公明練強毅有幹畧初筮仕卽爲晉撫曾忠襄公所推重其爲守令所至以才能著稱而牧忻爲最久善政亦惟忻最多去之日士民攀送者數萬人皆相向而哭若嬰兒之失慈父母也其爲潞安太原也晉撫毓賢縱拳匪仇殺教民公力爭不能得則隱爲調挈彌縫以救

其失爲所保完甚多兩宮旣蒞晉詳得公治狀將不次擢
遷公益感奮流涕誓圖萬一之報故其在陝西也任臬司
數月完積年巨案數千百事定清訟章條守吏相顧愕眙
不敢以散法嘗試署藩司數月謹出納裁冗煩庫儲溢銀
至二十餘萬於是天下爭推公以爲能吏四川總督錫良
向與公爲同年生又同官并州交至篤好密疏公調藩四
川至則一以治秦之法治蜀三年節餘銀三百萬時新政
紛紜用倍蓰曩歲公應之裕如甯遣馬夷煽亂秦寧寺喇
嘛及瞻對土番陰翼之爲虐西征之師遽起鱗嶂公輓輸
芻粟如探之囊中無少稽舛然公不喜掎克擾民之舉所

拔用皆端人潔士。杜中飽祛糜費。以故少年新黨多妬公。以爲不便及調陝西。又以其策與撫臣齟齬。卒坐是去官。蕩之詩曰。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爲此詩者。蓋深痛乎君子小人之不能兩立。小人寇攘之禍必至。異中國傾大命而後止。烏虜古與今蓋如出一轍也。公性坦直。嫉惡有不如意事。或匪其人。往往白眦相睨。怒罵刺譏。出以戲謔。其遇權貴。尤不肯稍貶屈。見者多股戰汗下。以是落不容於世。自辛亥去官。居京師樹柁方。自西域歸。昕夕過從。無日不相見。見則必飲之酒。公故善飲。引滿連數十觥。不亂酒後輒放口談。曠莊語。詭辭參差不窮。間及國事。

時或不答一語淚涔涔盈眶睫或大哭失聲然卒以此致疾不自顧也。是秋革黨變作公倉猝避居津門余亦走山西匿迹綿山之下自是不通訛問者兩載所今春入都而公竟以二月十六日歿於津門旅舍年六十有二余既爲詩哭之其子育珩等復持狀來徵銘將以某年月日返葬於清苑先塋之次以李夫人耐謹案公之族世子姓具詳余所爲嶧山先生家傳及公夫人墓銘茲不復贅乃述其生平顯晦志事大凡而爲之辭銘曰

烏虜我公千里不羈胡蟲之嚙脫駕而馳一蹶在地國亦隨之生旣如斯死又奚悲天耶人耶載訛之詩。

漢陽田半翁先生家傳 乙卯

半翁先生姓田氏諱維翰字西園一字墨園半翁其別號也先世爲浙江上虞人後有僑居湖北漢陽者久之遂占籍世爲漢陽望族先生幼失怙嗜讀書兼業商賈母林太夫人生三子先生以一身事母恭兄友弟緩急有所需不待請撫諸子女若己出婚娶喪葬皆躬任之無纖微矜吝見於詞色之間粵匪亂起烽焰達武漢先生倉猝奉母歸浙朝夕侍寢食且十年母卒甫營葬而粵氛蔓延浙東鄉之人舉先生治團練嘗親提義旅挫賊鋒卒以力單不能支悍衆間走歸漢陽大吏檄治鹺政剔弊剷疵通商惠民

爲當道所左右事無鉅纖皆咨之以行先生晝治文牘夜則披覽羣籍心維口哦嘗達曉不寐時與高朋碩彥爲詩酒之會飛觥鬪句往往傾其座人先生理鹺政幾二十年手訂淮綱鹽法輯要一書至今皆規守其制無能踰易者先生性伉爽能赴人急無遠近疏戚有所乞請輒應遇義舉爭先倡輸負債者不責償先生歿後其子取券焚之曰成先志也工爲詩在浙在鄂皆立詩社一時名士若上虞趙少煨涓知孝昌陳葆餘兆慶漢陽汪韻和昶吳少梁灝請君更酬迭唱交口推先生爲鉅子撰述甚夥武昌辛亥之變燼於兵惟子固齋詩稿先時攜出今所傳者僅此而

已先生以清光緒十年正月十日卒年五十有九配汪氏
凌氏咸有淑德子文烈字煥廷今河南巡按使文昭字時
卿清候選知縣博古善爲詩能世其家學孫章燕清知縣
章毅清五品頂戴皆官京師

王樹枏曰王子癸丑之交樹枏避亂走大梁時土匪嘯起
蹂躪徧大河南境官州縣者又多少年不省吏事民惴惴
無所逃死省垣之地一日數驚詰奸究暴之令行悍兵苛
吏希威承厲日以殺人爲能事私心以爲天之降瘡至於
此極不幸及身而親見之及煥廷將軍莅節斯土盡革前
者之所爲弛網開禁與民休息四民熙熙如慶更生竊又

以將軍承大亂之餘而收效之速如此何其神也。今執筆
爲半翁先生家傳乃恍然其所以垂裕後昆者爲不可及
也。

續修上虞田氏族譜序 乙卯

樹柑旣爲田半翁先生家傳煥廷將軍復以上虞田氏續
修族譜序相屬咸豐之初半翁避亂歸浙居上虞永豐鄉
別建宗祠纂輯家譜甫就緒而燬於兵田氏之裔孫有名
世澤者鳩集宗人取明萬曆以迄清乾隆三編舊譜正譌
補闕循條附枝皦然不紊閱五年而書始告成凡先世之
嘉言懿行及承先訓後之詞備載於編以爲將來不億子

孫世世法則烏虜中國。自變法以來新進少年取西人斯
堅尼氏之論以爲古人宗法之說其勢常隘而不周其情
常渙而不聚善爲國者非一切剷除其家族之見不足以
角強進化於羣演物競之時於是棄本逐末倒行而逆施
舉先王至德要道順民之法家國天下治平之次第蕩然
掃地而禽獸夷狄之禍遂一發以至於今而不可揉孔子
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
者謂之悖禮大學亦言薄其所厚未有能厚其所薄者斯
堅尼氏之意蓋謂合種以強其羣並非謂遺家以治其國
今之爲說者不達斯旨乃取聖人之所謂凶德非孝無親

之人與之謀國家言羣治是猶絕水之源而欲流之長撥木之本而欲枝葉之茂也其必不可得之勢矣。我國當鼎革之初伏莽迭起人心未靖煥廷將軍以一身樁柱於大河南北之衝寬嚴弛張屹然爲中州重鎮其所推施旣燦然可睹矣今獨殷殷以其一族之譜系寶持而珍襲之蓋其報本追遠之心與夫收族敬宗之意皆我古聖君師睦民厚俗之遺教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然後知將軍之所設施爲有本行將推其所學以挽末流之弊不第有造於田氏一家已也。抑吾又聞四川民變之初將軍之族人有名徵葵字夢卿者總鎮松潘與民軍搏戰不屈而死

世澤踔數千里馳驅險阻戎馬之間卒負其屍骨以歸其忠義尤有足風者曾子之言孝達之於忠君信友而終之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然則若田氏者其家世之昌正未有艾也

慎宜齋文集序 乙卯

甲寅之歲得識馬通伯先生又因通伯識姚仲實叔節兩昆季三君者故皆桐城宿儒崛起於斯文絕續之交毅然以提倡宗風爲己任竊嘗以爲天下之物特患其不貴耳物之貴者秘之愈久其發之亦愈光孔孟之文希臘之學說其爲暴君汚世所焚坑而斥禁之者可謂極矣乃不數

傳而其道之光明昌大又加熾焉譬之日月星辰之明浮雲一過特俄頃間耳而於其明固無毫末損蝕也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落而無所容鵬之圖南斥鷃非而笑之古之君子於舉一世所不知所不容之會獨抱其絕學孤詣脩然自適於廣漠之野扶搖之天此其故非偶然爾也今叔節爲古君子之所爲毀之而不顧鏤之而不舍以爲文字之業與天地相爲終始苟無文焉則乾坤幾乎熄而萬事萬物皆莽然莫得其統紀故曰文以載道文益工則道愈顯大旱流金石大浸稽天而不濡不熱自若也余旣稔聞叔節之論又盡得其生平所爲文而讀之茲又

出其近作若干篇屬余點定並爲之序以道其志業之所
在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值此斯
文將喪之秋得叔節其人者警歎其側吾之喜蓋有甚於
詩所云者而叔節者以仲實爲之兄通伯爲之友晤言一
室之內而抗懷千載之上其爲喜更不知何若也

桐城姚府君墓表

乙卯

府君姓姚氏諱濬昌字孟成號慕庭晚又自號幸餘世爲
桐城望族曾祖斟元祖駉績學不達至父瑩始以進士起
家官至廣西按察使府君幼承庭訓又習聞其鄉老師宿
說慨然以古作者自期弱冠連遭父母喪奉其生母蕭太

恭人避寇山中間走福建依其姊夫張匯以居久之以嘗
得江西府經歷大吏檄解軍械赴曾文正公大營曾公見
其感事詩大加歎異留之幕中曾公故傳桐城姚氏之學
得府君爲之刮目府君亦以親承警欵於曾公之側爲平
生大幸過望故從之游凡數年屢以功保升知縣逮金陵
克復而府君已補湖口曾公不忍其去將大用府君則曰
微官薄祿得以奉母足矣曾公因歎息曰吾爲江西留一
循吏乃聽其去其蒞湖口也未逾年卽調安福適前令舟
出境爲冤民所擊辱前令將誣以刦興大獄府君力持不
可爲杖三人其聽訟也導之使言必得其情而後已相驗

必親臨尸雖臭變壞潰必以手揣試終日坐堂皇未嘗輕用刑而蠹役奸民則一不少假藉邑俗多誘竊良家子女重法懲之風遂熄期年引見歸再蒞安福興廢舉墜凡壇廟倉廩及文廟祭器樂舞之燼於兵者悉爲捐俸建置不累民一錢又出家財籌備復古書院士子膏火創育才書院課經史文章爲有用之學人文蔚起多成名蜚達以去又訪前明賢者易寬傳應禎之後資之讀書以爲士人勸聞者咸感泣爭自奮勵適與當道議事偶不合遽乞疾歸買山奉親益肆力於文以鄉先生義法教授其子今永樸永概以文章盛業馳聲於大江南北之間皆府君之教也

府君自挂冠歸廉俸所贏不及千金而性好施與任俠自喜世父某負人錢三百萬鬻田代償爲從兄子丙林納嘗爲巡檢仍歲資之以勗其廉迎從兄濟光柩於福建撫孤甥張傳申爲之娶婦育子復出錢十五萬俾之闈返其父與姊骨而歸其總功以下之親婚嫁喪葬皆身任之其在官日所時時分恤族黨戚故者不數也又性嗜書好表章遺著嘗刊先世菊潭松巖援鶉中復諸集龍溪李威嶺雲軒筆記建甯張際亮思伯子堂詩集胡淳鄭福照死旣殯葬之又教養其子至於成立且爲刊胡之先世碧波詩選鄭之潔園詩詞諸稿行於世家自此益落至賣先世遺田

而蕭太恭人菽水且不給不得已起病赴都道天津總督李文忠見之歎曰作官二十年一貧乃至此乎謁選復得安福及至任則前所締造皆爲後官所壞復完整之如其初邑以征漕爲民累悉罷前苛令征常如額彭李兩姓械鬪之案且八年家破人死府君爲審結之如律兩姓皆大感服尋丁蕭太恭人憂服闋赴選得湖北竹山知縣值水災籌賑有勞調南漳邑故患盜官斯土者率捕其小賊一二嚴法繩之盜由此益衆府君至捕盜首二人殺之闔境肅然邑之人富而好訟爭輦金納賄賭曲直以爲榮辱府君嚴絕之訟遂稀又舊規間歲更牙帖官入可千金府君

罷卸之曰官得其一二而僕隸且十矣其廉明類若此會襄陽道朱某忌府君強項列之下考巡撫于蔭霖見府君名驚曰是循吏也不爲理尋回竹山竹山連二任積案累累凡千百起府君早起決事率至夜分不休卒以此積勞致疾父老往往於堂下呼曰官爲吾儕勤劬若此夜已深矣恐不以情白耶卒感悟聽決而去府君自以病不克當繁劇上書請急甫受代而卒時光緒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也年六十八府君凡兩任竹山貧無以歸櫬有富人王士瓊者爲買舟載其柩邑民亦爭買二舟載其眷屬送之河口府君素受知於曾文正沈文肅而親炙於獨山莫友

芝之門合肥李文忠與府君同客曾公幕中交至好也未嘗干一言以爲薦身之地忠州李士棻武昌張裕釗會稽趙之謙瑞安孫衣言壽州方希孟同邑吳汝綸皆慕與之交推爲儒吏府君爲治一本經術自少至老書未嘗一日去手而尤深於易著有讀易推見三卷喜爲詩晚年自訂其集爲十二卷其子永樸等又編遺詩成九卷集鈔日記爲十四卷其經世之書又著有慎終舉要里俗糾繆藏於家配光恭人先府君卒生子永楷諸生候選縣丞永樸光緒甲午舉人候選訓導永概光緒戊子舉人大挑二等二女一適同里馬其昶一適通州范當世皆以詩古文辭鳴

一世者造室張生二子永保永樛一女俱幼孫五人孫女二人府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某之原甲寅之冬余與永概相遇於京師拳拳以表墓之文相屬余觀其所爲行述曰是足以傳府君矣爰掇其辭俾鐫諸石以俟後世之史氏

大城劉母傅恭人墓表 乙卯

大城進士劉林立之本生母傅恭人生而端靜慈慧幼時見餓者惻然舉所食予之其父清槐歎曰此女必昌厥家爲擇壻得同邑舉人劉子貞祝永之子名毓瀛者遂字之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于歸於劉劬心家政縮衣而約食事

尊章飲膳必有餘飲夫勤學至典釵鈿服飾罄所藏以助
不及生子三人一切服食皆取辦十指篝燈達旦翼之成
立鄉之人稱婦職言母教者必舉恭人以為法子貞令大
竹歸里久之將復出恭人諫阻不聽卒歿於蜀恭人聞之
痛絕於地曰吾曩時不能苦諫負此重戾死莫能贖也先
是子貞入蜀姑景遘疾在家躬侍牀褥調飲食奉醫藥以
以至於死歛殯皆如禮翁喪至自蜀祭葬皆守古制弔者
歎息以為男子弗及也恭人身雖處約而仁善好義喜周
人之急從庶姑遺女祿而育之鄰婦李氏以孝聞為助之
資景某夫婦老而貧依恭人為生並買裝嫁其女張甲將

粥其妻傾囊贖之李氏有寡妻攜子女行乞不改醮恭人收養之以成其志其族黨戚故恃以舉火者嘗數十家又終其身製儲藥餌以待貧病之無力者人至今言之猶涔涔淚下也一日賊入室舐其箱僅一衫沒後惟質庫券數十紙而已詩有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夫以文王德化之隆而必推本於寡妻之力古之聖王設教御世未有不始於家而成教於國者故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王化之原起於閨門今之言治者動欲破家族之義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倒行逆施以至相率爲禽犢而不可究極今觀恭人一婦人之所爲而親親仁民其功若

此益知歷代聖人家族之說爲不可易也。恭人生於道光某年十月二日卒於光緒四年七月八日年五十有六。以某年月日祔於其夫毓瀛之墓。毓瀛字仙洲博學能文以諸生終痛長子夭亡得心疾恭人事之數年而愈。生林賢清候選鹽大使林立清光緒甲午進士陝西富平知縣以知府用出爲叔父毓汾後林立字友石與子有連一日走京師乞爲文表恭人墓以示子孫子嘗聞友石宰渭南值辛亥之變亂黨藉勢殺官吏隨在蠶起邑之人獨愛護友石唯謹並出輿衛送其眷屬歸里不索一錢君子於此可以知友石之爲政益歎恭人之家教有自來也。

雄縣崔府君墓表乙卯

府君崔氏諱旺字相真雄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鄉居食貧府君以徒手起其家連田數千畝而性慷慨好義能急人之難新城杜忠任俠士也殺里中無賴子繫獄府君傾貲救之出陳某遭旱飢鬻其婦爲輸金贖之光緒二年畿南流民餓者屬於道府君出錢米以餽來者並買棺木拾骸骨收葬之義地然自奉甚嗇教子弟讀書治田皆有家法里黨戚族有所請無不如志者吾嘗讀太史公貨殖傳盛稱任氏卓氏諸人之能治生以貲雄一世而深以穴居巖處之士上不能奉父母下不能畜妻子口言仁義而身

長貧賤爲人生之大恥易之家人曰富家大吉而孔子繫
易至序卦則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古之聖人知富
家之道所關於生人者至巨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胥是
道也幽冀之地人士勤樸儉刻善營治田產劬一歲之力
銖積而寸累往往以此致富饒甲於鄉里而敝衣菲食視
一錢得失如性命者比比皆是府君家累鉅萬而好行其
德獨能善用其富爲一鄉所倚重人之賢不肖相去爲何
如也府君生於清道光甲午九月二十八日卒於甲寅某
月七日享年八十有一以子封奉政大夫配陳氏封宜人
子四人長多三從九職銜次肆三邑庠生次錫三優廩生

中書科中書次奉三從九職銜女一適王某孫男九重文
重廉重裕重遴重名重武重毅重嚴重常乙卯正月其子
某持其狀來請曰某月某日將葬府君於某鄉某所之原
而墓上之碑未有刻懼無以彰先德昭示子孫樹枌於府
君姻也知之最稔乃爲撮其事蹟之大凡俾鐫而樹諸墓
審計院院長羅山丁公神道碑 乙卯

羅山丁氏其先世有濟陽郡公諱普郎者元末同徐輝祖
起兵歸明太祖死陳友諒鄱陽湖之難太祖爲立廟康山
及雞鳴埭命其子秀庸襲指揮使任山東金鄉衛千戶辭
官後卜居羅山縣南龍昇鎮二十傳至諱自強者以析居

讓產有聲於鄉是爲公之曾祖自強生道恕道恕生繼初
繼初生子三人公其長也生而沈毅端樸耆書能文章年
十五補諸生成豐九年舉河南鄉試逾年粵匪南逸父繼
初墮於賊脅之不可躍湖而死曾格林沁奏祀昭忠祠公
奉祖母及母夫人挈家屬戚黨八十餘人流離播遷歲無
寧字時捻匪全起大河南北鄰邑中央亡無賴子弟多應賊
者公慨然隻身歸里出家貲鳩壯士百人築寨自捍時與
賊櫻屹然爲一鄉長城於是鄰境聞風築寨者以數十百
計賊往來驅掠迄不得一逞而國家卒藉此以收肅清之
效其始皆公一人倡之也同治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光緒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四年
充武英殿功臣館纂修官七年充國史館總纂官九年補
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在臺兩載餘疏奏四十餘事上嘉其
能轉雲南道御史調任京畿道十一年充廣東鄉試副考
官途次聞母憂回籍十三年服除入都補陝西道御史署
刑科給事中明年外授甘肅鞏昌知府時隴西以招墾激
民怒公馳赴任不十日而變定而甘州士民亦以征糧抗
官爲亂大吏急檄公移守甘州不兩月而完納如數無逋
糧十六年調補蘭州茶陵譚文勤公鍾麟時總督陝甘事
無巨纖皆倚公以辦曰此邊疆才也秀水陶勤肅公模巡

撫新疆奏調公新疆鎮迪道兼按察使銜二十三年擢布政使明年陞授雲南巡撫二十七年調撫廣西以與提督某齟齬自劾請開缺改調山西未赴擢雲貴總督時朝廷銳意樹新政任事者率皆少年狂瞽無識之徒不察時度己不顧財力之盈絀地方之宜與不宜冒冒然鑄一模以強範天下之人搶囊紛纒脆焉幾不克卒日公以雲貴地居邊徼所恃以爲緩急者以數十年庫儲有戒耳今乃盡舉以醮之於新政之中驚虛名而貽實禍夫誰能撼此咎也三十二年以才不能任新政請罷歸乃改調閩浙仍申前請去官回籍甫三月上召入都命協理資政院事充禁

煙大臣兼弼德院顧問大臣宣統三年武漢變起謝病歸里間民國成立之三年今大總統卽其家起爲參政院參政再以疾辭不獲命來京授爲審計院院長兼大總統府高等顧問給予二等嘉禾章蒞任未周月卒於京邸時舊歷甲寅八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三公無他耆好誠篤廉謹計慮精密不好爲聲章仕清朝京外四十餘年諄諄以節用愛民懲貪欺維風化爲本其在諫垣疏陳錢法之做考試之濫差徭之厲民州縣更調命盜諱匿之弊其糾擢內外文武官吏尤斬斬不爲權勢所撓皇室有斌壽者恣行京市爲民蠹嚴法繩之甲申之役朝廷以裕祿督兩

江公奏言裕祿資淺望輕不足壯軍心寒敵膽並上規畫越南條陳滇桂籌防畿甸諸疏一時直聲震海內然卒以此外出不獲安於其位也其藩新疆值河湟逆回之亂庫虛如灑公釁擄浮濫淪源聖流去官之日財贏四百餘萬其撫雲南滇人燬英法教堂法人要嚇百出公以理執爭不爲搖捐卒就我範議償卹庚子之役賠卹之款亦劣諸行省其督雲貴平土匪之亂奏誅總兵一人罷藩司一人事定而民不擾其行新政也擇其可行者實力行之其不可行者姑置之酌乎盈虛消息之間不務爲粉飾調欺之計三年之內財贏二百餘萬而論者謾謂其怠掄新政至

使繼其後者壹是盡反其所爲以求詭合於時一效未窺而國用蕩然遂至瞠視搵手一蹶而不可復扶由今觀之果孰得而孰失也。公旣葬之明年其子承濂以墓道之文未有樹也持狀介余同年友秦樹聲乞爲辭以章之樹相官甘新十餘年皆踵公之後稔公久矣其奚敢辭按狀公諱振鐸字巡卿號聲伯檇庵其別號也會祖祖父皆以公貴清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易庶妣蕭母陳皆贈一品夫人配任氏繼配顏氏清封一品夫人側室龔氏清封宜人子承濂清蔭生法部推事孫二人毓棣毓孫女三人以甲寅十月二十日返葬於羅山璜嘉湖東北之原乃

爲之銘曰

媿媿以媚世鹵莽以趨職今之所謂能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公獨程先民經大猷柱傾扶顛而與俗爲讐我公之歸國益不競孰禍之尸卒覆厥命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知生旣匪辰而死又奚悲萬禩茫茫視此銘辭

清振威將軍總兵馬公神道碑銘

乙卯

公姓馬氏諱福祿字壽三世居甘肅之河州曾祖玉璽祖泰父千齡操商治農以殖其家逮公兄弟始貴盛三代封贈皆如其官公生時母夢有異徵軀貌岸異好以力雄長人讀書過目能成誦然不受塾師督責任氣憤張獨喜馳

馬挽強弩偶隨里人應武童試輒冠其羣光緒乙亥舉於鄉始慨然有用世之思折節改行恂恂一若儒者明年入都徧交海內英傑魁壘之士益自磨淬奮勵庚辰成進士授衛守備醕郎見之奇其才使帶神機營適座主左文襄公以閩督入朝欲攜之出卒以父命不果行歸里需次河州鎮標下旋以親老乞養採木番山之中廢居操奇以營甘旨家用大饒又益揮其餘於所識戚黨嵒窳良細之徒一不少訾省義俠之名聲於四鄰於是文武大吏稍稍知公才會循化撒拉種民以爭教謀叛固原提督雷正綰督師河州檄公率團勇營崔樊兩峽與總兵湯彥和王正堃

相犄角屢戰輒克不匝月而事定而河湟之回復相繼爲
變羣集矢於公以爲助官軍戮同教公急不能辨借兩弟
入城而城人亦以宗教疑獨雷正綰以公忠勇無他志命
馳騎迎湯彥和抵雙城曰此去省垣四十里速入城遲則
恐變作湯不聽是夜叛人周十七果扼雙城之隘分黨据
山巔下擊公躍馬塵陣血戰兩日而湯乘夜雨率親卒潛
逸營中失主皆潰走公恚不得志突圍出間關阨隘數百
里達蘭州乞師總督楊公昌濬檄公督安甯諸營援河州
次蓮花渡與賊夾河而陣時花門逆黨全起如蝟毛官軍
覆敗殆盡朝命提督董福祥巡撫魏光燾會師西伐公迎

兩軍於白塔寺痛陳亂事巔尾及進取大略董公壯之曰
良將也適米拉溝治主麻復乘勢糾族叛扼河湟之喉公
策馬疾馳擊走之董軍踵之進至馬營爲土匪馬采哥所
挫公回戈往援猝嗟陷陣部衆爭死敵當者皆廢戰兩時
手斬采哥而還翼日毀其巢還軍再平米拉溝之亂董公
撫其臂曰賁育不是過也留辦善後事宜馬營米拉固盜
藪驛突巨魁按名櫟絕自是亂源湮窒民獲安居河湟亂
平移公專辦河州善後鉏夷大姦其株坐者皆挺緩之以
安反側累功擢總兵董公倚之若左右手編入簡練軍移
衛京畿庚子拳匪禍作董公惑邪說殺日使館書記杉山

彬公與弟福祥交相諫不聽公出歎曰庇匪以禍國難且
作矣。五月董公檄公與姚旺董陞官馬海宴東禦聯軍遇
之郎房公令騎兵下設七伏步兵張兩翼撲之聯軍稱媿
而進丸彈如雨墮公揮短兵闖入陣喋血相搏敵不能支
乘火輪而逸越日董公攻使館調公入城英人設十柵城
頭逼正陽門公登城樓揮其弟福祥奪二柵督戰益力晝
夜循環攻之連毀七柵敵屍駘藉埭堦間血爲之殷時未
下者僅一柵耳六月六日夜大雨公率敢死士蹂之擊退
敵兵大呼躍柵而飛彈忽入其口殞焉同時死者公從弟
福恆福宣猶子耀圖兆圖及戚鄰百餘人時光緒二十六

年六月七日也年四十有八子四人鴻賓顯圖鴻圖鴻儀
俱在籍福祥收公骨葬之於京師阜成門外三里河清真
寺側越十四年福祥爲甯夏將軍以公狀貽書其友王樹
相曰吾兄死國難倉猝未請卹銜痛至今恐年月寢久忠
蹟湮滅無以昭後人君如恫予錫以墓道之文以銘我兄
則存歿均銜感且不朽矣樹相不獲辭乃爲之銘曰
國之將亡構此羣蒙孰禍之尸殃及我公生非其辰死非
其地君父之命其孰能避人亡國殄遂至於今故宮咫尺
鑒此孤心。

東邊鎮守使藤溪馬公六秩壽序

乙卯

余讀史傳至季布欒布樊噲灌嬰諸人每歎其起家卑微名不挂里巷之口及其遭世資適樹功揚名往往朝爲匹夫暮取封侯膺顯秩易如拾芥何其暴也。孟子曰雖有茲基不如待時時丁喪亂天下方用武爭馬上之功鼓刀僕御販繒之徒各奮其志勇材力交臂重跡以履軍赴敵不顧身命爲榮於是天下大勢轉趨於軍人安危治亂之機視其動靜呼吸語曰治世右文而亂世尙武勢使然也。大清末造草莽少年鞅罔喋惡之子以泰西新說煽鼓天下汾沅沸渭羣起以謀不逞四海崩潰生民罹鋒鏃陷湯火恣睢橫暴至不可究詰吾鄉馮將軍華甫孟將軍澍村李

將軍繡山張將軍敬輿蔣將軍寶臣曹將軍仲山諸公乘天下糜爛之會羣出治軍以靖逆亂謀國內治安爲先策或以勇稱或以謀勝或以功顯而今東邊鎮守使慶雲馬公藤溪名尤著焉東邊界俄日兩強國又土寇結黨蠶起出沒掙搗延數百里官軍莫敢誰何光緒庚子之亂公始從奉天將軍增祺治軍招燕趙健兒數百戰日俄遼海蓋間力守興京陵寢破土匪劉六彈子數萬人及中外講成俄人要當事者解公所部兵兵甫解而劉六彈子復糾賊萬人陷懷仁寬甸鳳凰諸縣官軍旣屢失利乃檄公集所部剿賊連戰復諸縣城劉寇旣就撫復以計誅悍酋張桂

林而破其餘黨於拉姑河山內自是公名震東海統領防
軍夷草寇定亂民鉏莠培良士民安堵者垂十餘年及武
昌事起姦民嘯張海內響應分黨四出航海至遼瀋縱與
諸文武官吏公痛絕之不爲動則句結土賊閻九觀顧人
宜徒附數千公破之莊河斬捕過當會奉停戰之檄全師
而歸奉天吉林黑龍江視他行省獨甯謐如平時不遭兵
禍蓋公之力居多公在清時以剿賊功累官至總兵國變
以後授陸軍中將東邊鎮守使並獎二等文虎二等嘉禾
勳章公至誠無他腸口不言勞伐以勤苦堅忍結上知年
屆六十鬚髮皓然能控驛馬日馳百數十里上下文牘皆

躬自檢裁而尤以整軍經武爲當務之急。國家多故，強鄰大邦，眈眈虎視，其側蹈瑕抵隙，冀謀所以襲我東土而壓迫之者，勢且日張。然則公之固吾圉以待非常，當更有遠謀偉畧，爲人之所不見者。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而又繼之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蓋君子之壽，係乎邦國之大，而非一人一家之私。故詩人祝之樂國之得賢，有保艾之功，卽有眉壽之報，乃所以進之，非諛詞者比也。今年九月二十九日，爲公攬揆之辰。東邊之人，士謀所以壽公者，馳書千里，丐樹枏一言，以爲揚解之詞。樹枏，竊念漢初當用武之時，諸臣起草澤立功名，而隋何陸賈獨以詩書爲人。

所唾棄斥爲腐儒余病此久矣方自慚怍縮朒恐言之不足以重公然揆諸詩人愛樂君子之心則邦家之光卽君子之壽不言可券也。諸君其以此爲稱觴之助可乎

清封光祿大夫劉伯魯先生七旬壽序

乙卯

鹽山劉公仲魯乙酉發解之年吾鄉人士皆喜相告曰此畿南孝子也久之余來京師日與仲魯遊始知其遭親喪不獲視含歛旣廬於墓又茹素終身以誌其哀至今數十年如一日也又久之始知其自束髮受學以至成名皆奉其兄伯魯先生之教一言一動事若嚴師至今數十年如一日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古先

聖王以仁義治天下而推本於孝弟以爲齊民一俗之原故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蓋自堯舜三代以來帝王以此爲治師儒以此爲教浸溥衍溢歷數千百年始燦然而蔚成今日之政俗遭清末造少年儻慕無行之子竊一二邪說至欲舉列聖相傳綱常名教之大防詆媿殊扞一切墮壞之相率爲夷狄禽獸而不知怪人心士習之憂誠不料其一變而至於此極也。今觀伯魯先生昆仲獨恪守家法以孝弟力田教誡其子孫堂閭之間協氣旁浹歸然爲一世坊表玄之守日閉明牖守元有其先生之謂也先生今年七十矣八月二十二日爲其攬揆之辰吾鄉同人

商之仲魯謀舉一觴以爲之壽仲魯則曰吾兄以祝生之禮起於後世爲古人之所無而又以生不逢辰惴惴焉有來日大難之懼然吾兄年屆古稀生平志事及吾之所以愧對吾兄者不能不爲諸君一言以揭其凡初吾兄爲先伯父季子年十六入嗣先光祿公時若曾年僅二齡耳同治戊辰光祿公殉捻匪之難吾兄負骸骨歸葬先塋及吾母太夫人猝攫時疾卒於里若曾方應京兆試其生侍湯藥歿營喪葬又皆吾兄一身任之此吾之有愧於吾兄者一也吾兄敏於爲學常有兼人之能然自先大父歿後家遂墮殯不支吾兄以教授鄉人子弟讀得微訾奉母嚴冬

往往不能一綿衣而准約省素未嘗使若會一日廢學及若會通籍後祿糈所入已不獲逮於吾親矣千鍾一養之謂何此吾之有愧於吾兄者二也吾兄善治田終歲奔走隴畝間炎風暴雨未嘗一日媮逸而耕耘樹藝之法尤過於人人其所經營而手締者連腔接壤至數千餘畝若會自釋褐以來厯官中外近三十年廉俸之所不足者往往節家財以濟之若會之守官箴成先志皆吾兄玉成之力而吾無一事可以效吾兄者此吾之有愧於吾兄者三也自辛亥國變吾兄始挈家居京師若會朝夕侍杖履追隨笑語以爲平生之樂未有逾於此者然語及時局之變遷

人情之險幻則又未嘗不喟然太息而滋戚也。今年愈高心愈謙若曾自愧無以娛吾兄苟得諸君一言其亦庶幾乎可以無憾也已於是同人相與舉觴行酒坐而言曰嚮讀魏書深慕寇治房景先之爲人又時時奉此以誡家人子弟今觀伯魯兄弟之行夫亦何必古今人之不相及也。有子曰孝弟爲人之本本立而道生由此而推之一家一國以及於天下犯上作亂之風庶有弻乎吾旣樂道之以爲先生壽並以告夫不孝不弟之人之妄爲邪說以禍天下者。

高慎菴先生看詩隨錄序 乙卯

六經皆聖人之言語也。而孔子獨曰不學詩無以言。遷安鄭東父謂聖門言語一科有文言質言之不同。書禮春秋多質言而詩則文言。詩之中雅頌多質言而風則文言。烏虜仁人志士遭時不偶。往往以言語禍其身者。衆矣。事之所會。正言讜議之俱窮。而忠愛之隱無由自伸。不能不別操一術。以希聽者之一悟。於是文言之義興焉。文言者。假物明志。比事屬辭。有寄託之思。有比興之旨。有長言反復之詞。其爲體也。婉而善規。其爲用也。異而易入。其爲術也。貴曲而忌直。喜柔而惡剛。故文言者。所以救質言之弊。屈原宋玉。史遷劉向。司馬相如。揚雄之徒。大抵皆得於詩教。

下逮六朝詩教益昌而阮籍左思陶潛謝靈運尤善爲文
言洎乎有唐李杜崛起集風雅之大成質文兼備然王漁
洋爲古詩選五言則獨收李而不收杜蓋文言爲詩教之
正宗非有所私阿偏執於其間也由宋迄今文言之義不
明於天下有諫而無諷有其本而無其術而言語文字之
禍遂爲世所深痛大禁詩教之亡其在斯乎甯河高慎菴
先生博學多文而尤精於詩學嘗手錄古逸以下以迄明
清諸家之詩曰看詩隨錄凡一百卷其編次不以時代爲
後先而文質並錄諸體畢賅觀其取與進退之間則多主
於文言以闡揚詩教爲宗旨竊以爲詩教之質文隨國運

之隆污爲升降國是日非上之所以箝制人口者無所不
至識者知質言之不復能容於世於是辭愈文思愈晦藻
繪繁縟益務爲迷離不可知之辭而文言之過遂又爲言
語之一病焉。後之讀是錄者觀作者之言與選者之意亦
可以知世變矣。乙卯之春熙亭年丈以是書寄京師屬序
於余熙亭故深於詩教者當亦有感於余言而不以爲戾
也。

清振威將軍貴州威甯鎮總兵方府君墓誌銘

丙辰

桐城方氏自望溪先生以文章擅聲於時爲世宗法綿禩
歷奕其道大昌咸同之間洪楊亂作桐城陷賊申文物凋

喪其裔孫心齋府君慨然投筆集鄉間驕倨子弟治民團
捍賊始以武功起家貴州聶公桂榮稔府君名招之入伍
拍張叫譟常爲士先繼隸淮軍馳驅大江南北水陸大小
數百戰禽生躡亡若赴湯火廬州之役驅軍七千禦悍寇
十餘萬食單援絕突圍不驚楓涇西塘之戰身受數創喋
血一呼卒夷賊壘移師嘉興憤程公學啟之亡緣堞先登
矛貫左臂猝嗟冒突立克其城一時桐城談戰功者以程
公爲首次則必及府君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尤倚重之規
江蘇援浙閩皆以府君從積功至游擊賜孔雀花翎再從
李公北上平捻匪有勞晉職參將加副將銜留防登州督

疆宅良姦究底。伏南皮張文襄之洞出撫山西。奏檄不晉。教調新軍。補太原營參將。擢署大同總兵。中日構兵。魯撫李公秉衡再調山東。統制標軍。權曹州鎮。旋以文襄公特薦。奉簡授貴州威甯鎮總兵。之命。李公以府君威德在魯。留鎮兗州進事。長功奸蠹無宿。堂邑屯田之變。馳騎解紛。民用大權。僉額慶曰。方公活我拳民之亂。逋迹境外。不敢試。嘗今大總統時。撫山東。嘉其有識。畧奏。加提督銜。府君前後居東十餘年。善約士卒。能與民共憂樂。有神明父母之稱。平生好俠。輕利勇於任事。在臨清。捕獲巨盜。任清麟籍。其贓數萬。一登諸冊。無分寸私。歲所入俸。舉以養士卒。

贈友朋族黨無少吝疵自奉澹約等於寒素國變以後不肯低首下意與少年爭短長棄官家居搏手困乏至不得溫給山東都督周公自齊憐其老且貧也檄佐兵政饋之廩薪然不久軍制更變府君亦嗒然告歸不復問人世間事矣。府君諱致祥心齋其字也會祖鯉清乾隆中舉人祖庚清布政司理問父林昌諸生三世皆以府君貴封振威將軍配劉夫人未娶從軍聶公養爲己子爲聘石夫人生子鏡以勞薦升知府劉夫人歸生子午山東知縣女一適清陝西知府丁念敷孫二人某某初府君幼遭亂離與母趙夫人睽絕十載後功成返宗始爲母子如初昕夕就養

人稱孝子。卒之先一日賦詩自輓。逾日遂終。時乙卯歲八月二十日也。壽七十有五。其子鏡午將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鄉之原。介其鄉人姚永概來請銘。乃爲之銘曰。桐城方氏世以文鳴。逮於府君奮迹於兵。大江千里盜茨如草。芟之夷之羣穢以埽。壯歲殺賊老不遭時。天地崩裂命亦隨之。人孰無死死得其會。以視生者孰成熟敗。府君之居水深山蒼世無可語。以告茫茫。

陶廬文集卷四終

月通三金卷四

四

陶廬文集卷五

新城王樹枏

肅州閻友山先生壽序

丙辰

同治初元回首馬文祿據肅州阻亂且十年搜牢剽掠境內幾無甯土獨吾姻伯友山先生隨其尊人鼎臣學博倡義築堡柵自捍且耕且讀夷然若處無事賊亦以其善人長德皆相戒不犯其鄉及左文襄公督師集城下芻粟之供一責之先生父子先生故勇於赴義且夙得里黨心振臂一呼無不咄嗟立辦者賊怒其爲官軍助也糾黨襲里門火且發矣先生傾冰雪其垠並築堅牆塞之賊環攻不

能下相率引去肅州既定左公上先生父子之功皆獲優
獎先生置之不顧惟日以力田讀書養親教子爲事曰吾
不能以彼易此也樹柎宦游隴上十年聞先生之名久矣
丙午之歲走西域道肅州倉猝訪先生不獲見久之來京
師始獲交其冢君慶皆參事又久之而吾弟樹棠之女歸
先生之文孫縝如兩家姻好往來男車女壺雍雍濟濟於
是始聞先生家世之詳今先生年且七十有四矣族黨姻
婭之宦京師者以六月望日爲先生攬揆之辰僉謀治筵
爲壽而屬樹柎以祝嘏之辭竊嘗以爲古先聖王經國之
要基於比閭族黨之間而教民之法不外孝友睦婣任恤

之事故曰王道之易觀於其鄉未有其鄉不治而能治其國未有不孝不友而能睦婣任恤以治其鄉者國變而後負俗無行之徒假民政新說朋起而議國是中央暴恣以爲鄉里蠹者所在皆是其尤甚者至倡五倫平等之說犯上作亂視爲固然孟子所謂率獸食人之禍蓋未有烈於今日者也而肅之人獨稱先生恂恂家居不預公事惟以孝弟之道飭其躬以教其子孫凡今人之所趨而驚之者輒深匿遠避有若浼已而鄉之人無男婦老稚獨信仗先生皆曰回匪之亂微先生吾何以保丁丑之飢微先生吾何以生其良細無依之子及婚嫁喪葬之貧而不克自給

者則又皆曰微先生吾何以爲人何以爲家甚至鄉鄰雀鼠之爭皆取決於先生一言數十年無之公庭以興訟者環鄉遠近皆奉先生之命相率供租納賦爭先委輸里閭之中至不見吏胥之迹嗟乎使今之言自治者盡得先生其人則由一家以推之一鄉由一鄉以推之一邑由一邑以推之一國自治之效庶乎其有身也非然者以不孝不友之人而責以睦婣任恤之事倒行逆施未有能得其一當者於是羣坐而言曰先生孝弟根於天性當盜賊猖獗之際能以身捍父且善繼述以成先人之志叔母楊孺人守節五十餘歲事之如所生教其弟馭廷先生雖顛沛之

頃不使廢學曾子稱人之孝者推之國人稱願曰幸哉有
此子今慶皆以文章政治蜚聲於時兄友弟恭皆能秉先
生之教翹然而出於其類此養志之大者管子曰寡疾難
老士女皆好華封之祝堯者曰多福多壽多男古之善言
壽者率卜之於子孫之昌熾異日者慶皆諸君得時專政
秉先生之訓以孝友睦婣任恤之道教於其鄉而施於其
國先生當更爲之欣然而樂進一觴也吾故揭同人之語
書之爲先生壽並爲末俗儆焉

田君貺蒞定堂詩鈔序

丙辰

田煥庭將軍旣梓其尊人子固詩集屬予爲之傳丙辰仲

夏復郵寄其弟君貺定堂詩稿以書來告曰吾弟少受詩學於先君又日與當時勝流名宿分章鬪句於江漢之間既補諸生挾其所有北渡黃河歷大行徧游燕趙諸郊交其賢豪長者所歷益博所資益深其時疆臣達官爭延之幕中奉爲上賓吾弟亦愈自負欲有所爲以表見聲施於世時遭國變心常戚焉若不克終日往往擗手俛仰長歌當哭以寫其牢憂侘傺之思卒抱此長古鬱鬱以歿烏虜吾弟亡矣然吾弟不自亡之心與吾之所以不忍亡吾弟者則惟視其詩之亡與不亡吾子幸憐而序之其亦庶幾乎可以稍慰矣余既捧其詩而讀之竊歎古之所謂詩

者史也繫乎政者也大之爲一國之史次之爲一家之史
又次之爲一人之史故曰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且
以達其政焉今之世變亟矣用夷變夏之說興盡取古先
聖王教士化民之法一切屏棄不道而所謂詩者更視爲
雕刻小技流連風景之所爲後生新進之徒至不知詩爲
何物何事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詩至今日蓋亦告
朔餽羊之意其爲可寶護愛惜何如也君貺之詩旣爲於
舉世不爲之時而將軍之汲汲於傳其詩者又視爲舉世
不可不爲之事然則將軍之以孝友之道率其家而教其
國者其維人心厚風俗之意至深且遠蓋不獨君貺之詩

爲必傳若將軍者其亦可爲後生新進之不知詩教者風也矣

獻縣劉仲履墓表

丙辰

劉君肇坦字仲履獻縣人劉氏爲邑中著姓乾隆間有諱廷楠者由進士歷官廣東嘉應州知州以善治盜名曾文正公國藩狀其事以付史館者也是爲君之祖生子六人其四曰書年以翰林院編修出爲貴州貴陽府知府有子肇均肇竣皆先後殤逝乃以其六弟雅州公其年之子爲嗣卽君是也初雅州公官編修御史有聲於京師以劾勝保故出守雅州卒於蜀南皮張文襄公故與雅州公有連

且三世相善託肺腑及督學四川挈君以行因以微官留蜀非其志也君性豪宕喜任俠不顧人疵譽文襄規以保身之道遂自拘挈守禮法終其身無毫髮過差光緒九年補授石砭廳照磨素分自尙事上以道不爲罔養在任十年廳丞凡五易皆倚重君癸巳歲噉煮糜以哺飢民籌建育嬰堂收貧家無養子女立條章規久遠石民驚爲勗見丁酉之夏檄君往治梁山墊江之賑躬自隱親經給之民忘其飢大吏器其才定興鹿文端公傳霖尤以遠大相期許歷權鑪定橋西界沱巡檢以廉明保擢知縣遽以積勞致疾卒官春秋四十有九君故孝友出於天性兄肇墀宦

游四方思之輒流涕爲廢寢食及兄仕鄂權沙市鹽稅君立辦嚴迎之至石碇並代出千金補其虧於官者無少遜容葬其伯母及從嫂四喪收養從姪修鐸植之成立唐孺人者其兄肇竣妻也肇竣卒唐守貞不字君生子甫一載卽攜乳媪送之嗣其嫂曰使吾嫂早見兒一日慰吾嫂卽以慰吾兄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君之謂與君生於咸豐某年月日歿於光緒二十五年八月某日有子三人長修鑑歷任江西南昌府同知興安縣知縣直隸盧龍縣知事卽出爲肇竣後者也次修鏐候選縣丞亦嗣兄肇均爲之後次修釗孫積澄乙卯某月日修鑑以表墓之文

來請余宰蜀八年間君名久不得見及客文襄幕於江南始稍稍知君生平志行大凡余從天津徐鞠人相國纂輯畿輔先哲傳畧貴陽公及公之子肇均已採入文學傳矣茲更揭君之行表諸墓道以爲吾直人倫之範焉

孫熙亭先生及繼配劉太宜人雙壽序

丙辰

富順自流井擅鹽鹺之利環數十里縣箛伏隕萬井相望牢盆鍍鑄炷竈之屬星錯碁置至不可數計流庸浮食者日役常數萬千人高訾富人及四民市利之徒爭以穿井居爲奇貨或獨穿一井或共朋一井其效者旦夕之間富埒王侯其不效或以此傾家墮業至落魄而不可救者亦

往往而是是豈人事之未盡耶抑有幸不幸存其間耶光緒甲午余權富順有諸生孫澍南者以文來贄久之詢其家世乃知封翁熙亭先生固亦以鹽業起其家者又久之逾二十四年澍南宰吾直之祁州以公暇走京都丐爲家庭祝嘏之詞曰吾父今年八十有一而吾繼母劉太宜人亦七十又三歲矣今將以十一月某日吾父攬揆之辰敬獻一觴以博老人之歡並以告吾子孫之席其業者知家慶所由來益相與詔勉而力爲負荷以持其後則吾父母之志也敢請先生一言以娛吾親其可乎余曰唯唯爰卽素所聞於封翁者揚觶而告於衆曰封君幼以貧輟學廢

居嘗貿遷京師畜賈成都之市旣移自流井之小溪見鹽業可操奇算乃棄財掘井遂致饒羨爲鄉里雄封君則曰此卑卑者不足數苟推吾術而大之管仲計然之所以富強天下者胥是道也於是教其子以讀書經世之學朝督而夕課之澍南旣舉於鄉益爲厯陳古今法制貧富得失之由使列爲表以資考鑑旣作令皖南又益使遠涉東瀛精研財政以爲返國施行之具並使條上行鹽之策陳之當道澍南旣善繼封君之志而又自念官卑職下不足以揚顯其親雖然澍南幼受太宜人口哺翼覆之恩俾至於成人封君教之學成名立兩宰劇邑以文學吏治蜚聲於

時其所以大孫氏之門廬者日光顯矣余尤願上體父母望子之心而永其終譽他日政成治理舉士民之以無疆無期頌君子者奉以爲封翁暨太宜人壽則邦家之光當尤爲父母所樂聞而欣然色喜者也若夫累德夜行爲善降祥之說封翁可以自券之余特舉其志之大者以爲侑觴之助焉

楚雄府教授楊曉亭府君墓表

丙辰

光緒丁未樹枏藩西域蒙自楊石邨觀簪狀其先府君曉亭先生里居世次歷官行誼大畧郵寄其兄鼎臣將軍屬樹枏爲表墓之文鼎臣進謂予曰先府君里居值夷人之

變城鄉遭屠掠殆徧獨束其黨不得犯府君曰府君仁德君子待吾儕厚因以肩輿送之出境一時士大夫爭相傳述比之黃巾之於鄭康成故事吾弟時尚穉不詳此事吾當補述之託先生之文以傳無窮未幾鼎臣之官溫宿樹枏旋亦去職歸京師遭際國變瑣尾流離凡七八年未有以應也丙辰之春石邨復持狀來速文曰敢申前請且曰當世不得先生之文在予兄弟負先德爲不肖其幸矜而賜之辭以昭諸阡樹枏謹受命按狀府君諱紀元字瑞應曉亭其別號也其先籍江南上元有諱達者知臨安建水因家其地再遷蒙自遂世爲蒙自人數傳至重喬績學植

行以歲貢生終實生二子長卽府君府君幼濡家訓讀書負異質以文行蜚聲黌序間道光二十六年舉於鄉同治十年大挑二等選授陸涼州學正遷楚雄府教授在官久例得知縣以不樂吏事辭不就其居教職非學校事不以干有司陸涼有武生虐於役府君以狀牒上吏卒寘役於法故終其任所值官吏無敢以非禮加諸生者然教士必先品行推本倫常獎賢誡不良諄諄然若父兄之誨其子弟受之者至以府君一言爲終身寵辱雖其人甚薄鄙不賴亦愛畏之爲易心悔行府君故善爲詩辭古文序跋銘誄傳誌之屬多其手製性豪於飲酒後輒爲詩歌寫其志

而尤工制舉之文捷春秋兩試者半出門下當道爭相禮致主講席旣不能徧應則郵寄其文校閱之府君負盛名數十年顧不以自憙獨究心宋五子書教子弟爲經世有用之學今鼎臣以名進士薦膺曷寄武功文治聲施爛然石邨則觀政京都與議國家大計皆非科舉之學所能限者烏虜是可以觀府君之教矣府君生於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歿於光緒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三越明年葬於文山縣阿鷺村先塋之次初娶李夫人生子增齡同治癸酉舉人宣威州學正先府君卒繼娶尹夫人生子增新增炳增新卽鼎臣光緒己丑進士歷官今

新疆將軍巡按使增炳卽石邨四川候補道充參議院議
員孫二應南應忠曾孫四人樹枏與鼎臣同官甘新十餘
年歲時過從嘗與縱談古今世家大族名賢鉅公多推本
於祖功宗德積善之報若操券然譬之於水其源愈濬則
其流派愈長木之根本深固者其枝幹必益盛大蕃茂歷
久而不之斬此理勢之所必至非故爲稱願之辭以諛其
親者吾觀府君孝友篤行蘊學蓄德鬱鬱僅獲一第以冷
官終其身論者僉爲府君惜不知磅礴湮塞之氣鬱之愈
久不發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今觀鼎臣昆季益信其事之
果有驗也吾故樂爲述之以告後世強善之君子

韓國全醉堂先生

秉薰

精神哲學新編序

丙辰

丙辰之秋余患病僵臥數旬韓國逸民全醉堂先生持其所著精神哲學新編示余曰此書爲却病之方並屬爲之序以弁其首久之余病少差取其書反復讀之竊歎先生於丹學深造有得而又得空蟾口授之秘於是取道藏諸書揭黃老之真傳辨旁門之僞雜翦裁抉擇加以案詞而其要旨則歸本於精神之哲學烏虜深哉奧乎其衛道之心救世之志可謂勤矣余不知丹學愧無以答先生之請而發此書之蘊雖然余所聞西歐哲學有快樂一派焉而快樂之中又有身體精神之不同身體者一時之快樂也

精神者萬世之快樂也楊朱列禦寇身體之快樂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精神之快樂也人之生也由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如四時然生長收藏乃天地自然之序非人之所得而逃也若夫精神則出於一人之身而印於天下萬世之心思耳目貫古今亘宇宙上下與天地相終始同流而不做不可以壽命久暫生死論也顏冉得之雖短命而不爲天成鳩彭祖失之雖長年而不爲壽世之治也圖書出龍螭見而精神不爲之加增世之衰也亂賊夷狄洪水猛獸恣睢橫行徧於天下而精神不爲之加損古之能言聖人之精神者莫過於子思子中庸一書其所謂道

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俟諸百世者皆精神之謂也莊子善言養生者也而其於孔子則曰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至推而崇之爲神明聖王而老子關尹之徒則同目爲一曲之士比之耳目口鼻此真知聖人之精神者也管子之言曰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而又繼之曰然而不反此生之忒於此知聖人之所謂精神者在此不在彼余嘗遇一西人謂醫道大明之後人人可以增至二三百年之壽余曰能永不死乎曰不能余曰如此則殤子爲壽而彭祖爲夭矣莊子曰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

心與之然蓋真君之不存而徒役役於不亡待盡之身天下之可哀莫有大於是者且由先生之說推而效之則將來人滿之患天將別出一途以廓清而雍獮之生民之禍將益烈而不可救或曰先生爲韓國舊臣當其被儒選五上封事旣不之省及國破之後流離中土抱微子適周之志獻禮書禮服以周孔之道進言當軸又不復見用於時於是謝絕人世入山面壁講養生之術烏虜此豈韓子所謂有託而逃者耶抑真知其術之必可行以此活民以此濟世而小試其端者耶人心之陷溺久矣以有涯之生逐無涯之欲斲精敝神殄然而不知返者所在皆是先生目

擊心傷作爲此書蓋出其所自得者以公諸人而圖傲乎
救世之士者也烏虜若先生者其亦哲學中之巨子也哉
鹽山新志序 丙辰

鹽山賈佩卿先生既纂鹽山新志成介其里人劉君仲魯
問序於余余維方志之作導原於禹貢一書逮於有周土
訓誦訓諸職掌道地圖方志其於地事地隱地物地俗而
外又增博古一端以詔王觀事其後唐之元和郡縣志宋
之元豐九域志取其說以增古蹟一門而樂史之太平寰
宇記更備載列朝人物並及歌詩於是遂爲州縣志之濫
觴後人踵事增華鋪張夸飾藝文人物疊牘連篇而周官

所謂地域廣輪之數地事地隱地物地俗之要端皆畧焉而弗備而矯其弊者又復務爲高簡或文省而事不核或事舉而語不詳朱竹垞謂宋人長安三山吳郡會稽新安赤城諸志病其太簡其下焉者更無譏矣佩卿是書總以四綱別以十六目檢括翔洽經緯分明譬之室然棟梁棼柱旣具而榱欂枅相豐竿之屬各有所附麗承次以相繫也且余向讀禹貢諸書傳注所謂逆河碣石者蓄疑至今而佩卿獨謂逆河廣漠二三百里爲鬲津徒駭兩河之總名古之碣石卽春秋之無棣晉魏之鹽山唐宋之馬谷元明之大山同實異名古今隨變厯引諸書及目所實驗者

參互鉤稽審然而解世之辨者雖百喙不能易其說也古地之失徵久矣余嘗走秦隴度五涼西踰長城踔瀚海歷昆吾躋天山絕頂入蒲類車師卑陸諸國以達庭州詳考禹貢雍州諸山川故蹟始知豬野卽漢之居延朱圉在今洮州卓泥土司之地豬野居延朱圉卓泥皆古今音轉之字居延甚廣證以廣志及新唐書所謂兩居延東西相距約三千里之說則諸書之專指一地言者誤也朱圉本在烏鼠之上舊說以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之白巖山當之非唯失導山之次且禹貢之例亦未有以卑小之山爲表識者言崑崙者不求諸河水發源之山言黑水者不考諸

三危入海之路穿鑿附會踵謬沿譌士之號稱淹博者往往而是方志之書殆尤甚焉烏虜余治禹貢有年矣安得方聞浹洽好學深思之士如吾佩卿者爲之一一辨訂其是非也

東莞張夫人墓誌銘

丙辰

張夫人者東莞王澄波之女今法部僉事同里張滄海伯楨之妻也生而端淑淵嫻不誠而謹年二十二歸僉事君時祖姑及尊章皆在堂同居數十口獨鍾愛夫人視爲家保後其舅以家貧累重令生分自贍夫人均甘共苦粲而不殊復獨力奉祖姑養葬之需至典衣茵市簪珥以濟而

姻族戚黨之庇以生活者又歲嘗數十家僉事君不知也
僉事君故從遊於南海康長素新會梁任公之門積志委
學以究極師法又益遠赴東瀛留日本學法政四五年夫
人一不以家事關白惟時時貽書以學成歸國爲言僉事
君之得專力於學無內顧憂者皆夫人之力也先是夫人
連生二子皆不育平居常鬱鬱又迭遭家故憂泣幾失明
及己酉僉事君由日本歸考授法政科舉人而三子涵銳
適生於是歲國變以後僉事君補官法部踰年省親南下
始攜夫人入都是冬又復孿生二子夫妻相對慰藉庭前
植雜花木欣欣向人每當月夕風晨輒與僉事君煮茗吟

詩或抱持小兒女指示名物以爲樂自念平生快事未有
逾於此時者丙辰之歲國體復大變內外相繼亂起而粵
東尤劇夫人痛念鄉國糜爛無已時又遭天災寓中主
僕內外皆病疫未幾四子錫遵死而叔弟凶問又適自家
至夫人哀痛致病病百餘日勢且力謂僉事君曰吾死無
所憾惟舅年逾六十吾母亦且八十餘矣不能生事而終
之死不瞑矣言已遂卒夫人生於光緒元年五月二十五
日歿於丙辰十月十六日年四十有二生男子五人其存
者曰涵銳曰涵葛女子四人其存者曰考莪曰賜莓今將
以是年某月日權葬於京師東便門內廣東義園僉事君

屬爲銘曰是吾妻志也銘曰

夫人遺言語僉事君銘吾幽者必託於王先生之文有詩一卷名曰淚痕附君之集以詔吾子孫烏虜已矣夫復何言

記張聘丞事

丙辰

宣統末造革命之禍起風聲所馳四海鼎沸新疆僻在西徼遊兵逋士懷謖潔惡之民猜禍利亂聞之麻起伊犁旣獨立而天山以南相繼變作戕官畧城之事所在逢涌不可夷甯壬子季春喀什噶爾回城亂作道縣被戕死亂黨閉城守電局咫尺聲息不相聞俄人來譙詰聲言調兵自

守勢岌岌不可支時聘丞觀察罷官居喀痛大局將潰裂單騎入城見亂首魏得禧責以大義命之申約束不得犯外人界地又與俄領事約任保護不得增一兵明日赴漢城密與焦提督大聚詳籌善後之策漢城者距回城三十里提督知府治所也未幾漢城參將湯殿恒又被殺知府服纏回裝潛逸商民洶洶罷市羣數百人相與扶老提幼環跪君前求權府事以定亂萌君不獲已暫入府視事兼署道篆時書役皆逃匿君攜二僕日往來於回漢兩城之間不數日大難敕定而漢城之民尤無毫髮損失者時余方居京師有自西來者輒爲余津津道之不置余曩嘗謂

君機警有智畧能集大事特不遇盤根錯節不足別利鈍耳初甲午之歲俄人假我巴爾魯克山久之不歸君隨英樹棠觀察據約力爭卒如議庚戌之春檄充司牙孜會長訊結中俄三十餘年積案二千八百餘俄皇歎其明允贈以寶星由是俄之內外商民無不知有君名者至是年五月于闐會匪又有焚斃俄民三千餘人之案俄人乘機壓兵城下勢將尋衅若伊犁故事君詣領事辨爭斷斷不少讓卒從君言還兵集犯左開法庭互讞凡五閱月案始定不戮一人俄人要卹金六十萬議減至十二萬三千政府命如議定約君復婉商卒減至六萬九千兩始立約論者

謂君承大亂之餘無尺寸之藉掉三寸之舌抗不測之師非忠信素孚久爲外人所推服烏能易易若此余於是益歎君之才智爲不可及也新疆自建行省以來上下官吏多出於行伍之間僕慙不足數余初至北庭延見寮屬仿古詢事考言之法君獨敷奏有倫脊知體要久之試之以事無不咄嗟立辨者又久之權廸化調洛浦補葉城所至廉明有政聲余嘗謂新疆爲財富之區官斯土者鼎竄偷活不知宏遠謀闢生迹爲久長之計日日仰腹地協金視人朵頤不克自植立余旣蒞任日與諸同僚謀所以富強之策朝誨夕維凡所爲政治之得失財賦出納之數與夫

民生地利若者宜興若者宜革若者宜開源若者宜節流
一是章畫君之力爲多三年之中庫儲驟增至二百餘萬
斯時巡撫聯魁縮胸不任事而伊犁將軍長庚儒緩喜人
恐諛余旣落落不當其意君又屢揭其私昌言刺譏讒者
遂從而間之泊余去官而君亦遭陷假不得安其位矣孔
子之稱柳下惠也曰直道而行焉往而不三黜直道之不
容於世久矣若長庚聯魁者又卑卑烏足道哉君旣居西
陲久傷心國變不欲再問世丁巳某月卽歸蘭州故里
不復出云

王印侯古經算學三書序

丙辰

通州王印侯先生以古經算學三書見示並屬爲序以張之其一曰宗經算解凡六卷一曰宗經串解凡七卷一曰經術數凡三卷算解者卽古經之日食歲星中星引證推測以求其是串解者擴充算解之所未備據古經增益之以會其通而經術數則創立閏餘冬至月建三表以爲二書之張本者也算術之不明於世久矣易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成天地之象易

以數變天亦以數變焉後之人不明其數或據後之天象
上求之數千百年之前或據前之天象下求之數千百年
之後又有以不變爲變者歲星一百四十四年始超一辰
而傳竟謂歲在星紀淫於玄枵日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
始一交會而司曆者竟紀襄公有比月之食有不應變而
變者改正非改正月也而仲冬竟作爲孟春改朔非改合
朔也而朔旦竟誤爲朔日尤可異者竹書紀年較之正史
縮短二百一十二年幽王以後之甲子較之康王以前均
差兩日其變之之故有莫知其所從來者竊嘗考之宿星
始見於虞書鳥火虛昴四宮分列夏則易以南門織女而

不用角建諸星周易斗危井鬼角仍其舊而不用狼弧等宿秦於日躔則用井斗於中星則用弧建此宿星之變也唐虞日躔虛宿夏后皋之世女宿當至周昭王之世牛宿當至秦漢以下則依次而遷焉此冬至之變也星中於午正於未見與出在辰流在申或酉伏在酉或申納也繫也入也皆在戌此星法之變也周之曰入三商已非唐虞夏商之舊法此昏旦之變也大正以衡建小正以杓建大正以冬至起算小正以立春起算大正始於子中以黃極爲極小正始於寅末以赤極爲極此大小二正之變也上稽往古則歲周年長一天周年消一下驗將來則歲周年消

一天周年長一此歲周與天周之變也赤極繞黃極行之
諸星之間閱二萬四千餘年周而復始中人以赤極爲不
動西人則謂赤極亦動此又變之關於普天星度尤不可
不辨者印侯於古今天文曆學及中外之算數靡所不通
而深有鑒於後世之讀經者其於歲月日時先後之不能
相合者往往以臆推測齟齬乖盪而莫折其衷於是本天
道之自然爲之加減乘除以求其數而通其變上起陶唐
下訖秦政凡二千一百餘年之歲時月日胥瞭然於心目
之間如剖竹然自顛達本全節砉然而迎刃以解也蓋數
也而通乎天矣印侯經學本諸同縣雷君學洪古經天象

考一書而參之以已意曆學則宗郭守敬授時曆而博徵
實驗又加詳焉然則由是書而推之陶唐以上秦政以下
胥一以貫之孟子所謂可坐而致也吾於是益歎印侯之
聰明才力殆天授非人力之所可及也

黃子壽師陶廬文集序 丁巳

光緒丁亥之冬樹枏以部曹改官之蜀道出西安吾師貴
筑先生時以湖北按察使調署秦中朝夕過從既得備聞
入官行政之方又以其間請錄示生平著述刊行以公諸
世先生則曰曩者吾志意廣博手所撰述恆欲效杜君卿
馬貴與顧亭林諸人所爲然造端宏大矻矻至今行年且

七十又役於吏事搶囊恐旦夕猝不克蕝事惟夙所爲文
亡慮數百篇頗自以爲不大柴廐於古之作者吾嘗謂文
者載其人之精神意氣以出焉者也精神意氣之不相屬
者其文必不工卽工矣而其文必不肖故爲文難而知文
尤難吾子號爲知言又故善爲文者若得子一言以爲之
序其庶乎見吾文而吾之精神意氣亦與之俱見焉樹枏
旣謹受命忽忽至今四十年矣辛亥之秋樹枏返自西域
求先生之文所謂陶廬集者杳不可得久之嗣君秦生按
蜀還京始校訂先生文集釐爲十卷而責序於余曰是先
大夫之命也樹枏自弱冠侍先生授以爲文之法當時所

目覩而口誦之者今觀集中往往闕焉不載蓋中多散佚
非復先生手訂之舊矣先生少勵文行而澹於榮利甫入
詞林卽請告歸里歸且十年三召始強起至京上疏力陳
朝廷得失並以書訾詆吳江相國沈桂芬見者皆爲先生
危先生坦然不顧然終以不得直行其志棄官移疾而歸
時先生直聲震天下無識與不識皆惜其去而大學士李
文忠公挽之尤力旣不能得則爲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
之古蓮華池奏請先生總裁其事又創建學古堂聘先生
都講先生以文章道德主盟壇席者垂二十年聲譽赫張交
牘貢薦 天子褒異特召起爲安襄鄖荆兵備道十年之

間陳臬開藩一權蘇撫朝野上下皆慕想風采以爲旦晚將大用而庚寅一病遽歸道山先生之所自期與世之所以期先生者其所表見乃止於此然卽此以觀先生其非堇堇以文章較短長工拙若當世文人之所爲無疑也今先生往矣回憶向者登堂侍坐時羣弟子分科執業而獨謂樹枏可與於文章之事一日坐漣漪亭風出林薄間水波淫鬻起滅不可形狀先生進而詔之曰荀子善言水莊子善言風知此者其於文事思過半矣樹枏奉此語爲之數十年而才竭力殫終苦其卓焉而莫之至也是可媿耳今序先生文因述先生之所自得以爲知言者告焉

五瑞齋詩鈔序

丁巳

乙卯余入京師獲交桐城姚仲實叔節朝夕以文字相質
志相得也久之出其尊人竹山府君行畧屬爲之傳始知
石甫先生爲仲實叔節之大父而薑塢先生則其五世祖
也薑塢先生以詩古文義法授其從子惜抱先生嗣是海
內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惜抱之詩則獨爲其文所
掩抑不甚著自湘鄉曾文正公昌言其詩勁氣盤折能以
古文之義法通之於詩而武昌張濂亭裕釗桐城吳攀甫
汝綸益復張其師說以爲天下之言詩者莫姚氏若也於
是桐城詩派始稱於世吾嘗竊謂薑塢先生之詩事料醞

郁善於儻事蕭子顯所謂以新變爲雄者也石甫先生既
濡染於家學又師事惜抱久故詩文之美趨絕時賢然其
中多感槩沈鬱之音此則所遭之境不同譬之水焉視所
激之大小緩急以爲聲而其流固未有異也竹山府君承
累世宦業而貧困幾不能自存獨以其詩受知於曾文正
公旣留之江南幕中復使從獨山莫子偲游益廣其學而
光大之府君亦卷卷以此自營不爲名馳不爲物絀其視
身外之榮若一瞬然故曾公屢欲疏薦僅乃授一縣令博
微祿以養其親而已莊子之稱痾瘦丈人也曰不以萬物
易蝸之翼府君之爲詩將毋類是孔子曰用志不分則凝

於神夫亦烏有不工者哉吾嘗過叔節案頭見府君詩集都二十餘卷何其盛也叔節頃復甄錄集中之最精者仿漁洋山人精華錄別爲五瑞齋詩鈔十卷而問序於余往者余與叔節論有清一代之詩謂自漁洋專以神韻鼓吹風雅其弊也蘊約而無實而矯其失者則又僿悍以騁才儻蕩以使氣而溫厚敦柔之旨蕩然無復存餘識者蓋益病焉府君之詩一秉桐城家法其屬辭比事蔚然與薑塢同風而骨力之清遒神情之俊朗則惜抱之遺也府君生當亂離之世凡身所經觸耳目所見聞千狀萬態莫不託之歌詠參差俶詭以寫其懷吾讀軍中都中雜感諸篇其

於廟算軍謀之勝負人才之消長盛衰尤三致意焉烏虜
世之讀桐城之詩者苟由府君而上溯之薑塢惜抱兩先
生並博觀兩先生所論古今詩派源流得失之故則知府
君之所得其亦庶乎於詩學思過半矣丁巳閏二月新城
王樹枏序

張滄海意釣亭記

丁巳

乙卯之歲東莞張滄海比部出其湟溪歸釣圖屬予爲之
詩越二載復築亭於京師左安門內袁元素督師祠側名
之曰意釣釣者釣湟溪也雖然意之說有二焉心之所向
在此汲汲以赴之必求至乎其的而後已此一說也心之

所向本不在此至不獲已而託之於此以爲之寄此又一說也阮籍劉伶之於酒劉毅劉裕之於博陶潛之於琴杜甫李白之於詩張旭之於書之數子者皆吾所謂意不在此不獲已而託焉以爲之寄而後人之景慕而稱說之者輒謂某也者此某也者此是烏足以論古人是烏足以知今人哉羣億萬千百不可量之物而有吾之一身歷億萬千百不可極之世而有吾身所寄之一事其所謂寄者不過忽焉一旦暮間耳而此一旦暮間所寄之事又或爲吾意所紛紜搶擾終其身而不得所寄者往往而是夫亦可哀之至者矣滄海寄身法部方將出其所學以法律範圍天

下之人其意之在釣不在釣吾不得而億焉其或者如吾
之所謂至不獲已而寄之於此亦未可知也或曰善射者
不射善釣者不釣滄海之意在此不在彼新城王樹枏記

陶廬文集卷五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文集卷六

新城王樹枏

岳母温太恭人節孝碑記丁巳

余與徐鞠人相國採輯有清一代畿輔列女仿漢劉中壘傳式分門編纂都爲六卷竊歎天之所以厄節婦者其勞餓拂亂之慘幾爲有生之類所不忍言而卒之增益而玉成之者天又若於節婦之報施爲獨厚厯觀已事如操券然若今介休岳建侯之母温太恭人尤其彰彰可證者也初太恭人年十七歸洋縣君爲繼室撫前室二子若已出然見者不知其爲異母也姑劉氏抱宿疴躬調羹粥奉藥

餌姑食然後食姑寢然後寢歷如是者五年未嘗一日或
怠也咸豐中逆匪藍大順之陷洋縣也洋縣君時權典史
先期奉檄他出徵軍械太恭人倉皇出城率一老僕攜三
子一女竄伏郡西林莽中賊踵迹窮追長子卒被執死次
子陷賊中不得出太恭人負幼子及女脫走山家其主人
歛之甚殷而陰謀劫其女爲己子婦太恭人乘夜踰垣遁
復慮其追躡也退行數十里得脫去途中偶遇賊則擲其
財物以計餌之蓋一年之中流離顛躓瀕於死者數矣會
洋縣君以軍功擢知縣來權洋篆太恭人聞信趨歸洋次
子尋亦出賊穴跳而返一家骨肉始稍稍獲完聚而洋縣

君忽以勞致疾卒於官時太恭人年二十五建侯僅六齡
洋城自遭賊焚掠彌望焦土屍骸相他藉百里內往往不
見炊火商賈滅迹人煙闐寥太恭人搶地呼號求一柳棺
不可得乃踈居破屋中忍痛摒擋先遣嫁其婢繼歸其女
於城固大令樊君之弟賴兩家隱親存視卒爲其夫請卹
典撫遺孤旦暮之間幸無大恙適有邑富室周某者欲篡
取其子以爲己嗣不從則徧告諸鄰黨羣蹙交迫以絕其
生太恭人旣不得食乃日掘蜀葵根和日宿煮而雜噉之
久之不復克將抱子投漢江死漢中郡守聞而賢之飲之
金始得扶柩歸里門至則族中無聊賴子弟鬻其田廬悉

罄無所依乃厝柩於家祠賃屋以居教二子讀書以十指
供修脯次子既成立俾繼其叔父爲之後建侯篤行能文
由舉人選授山東文登知縣僉曰賢哉有是母宜有是子
天之所以報施節母者其亦庶幾乎可以稍慰矣而太恭
人獨愀然深念官之不易爲天寵之不可倖致也時時舉
民生之休戚吏治之賢若否召之膝下而申誠之及抵官
就養治所建侯一承母訓戢訟寧民暮年之間頌聲大作
而是秋武昌變忽起邑中暴民麻沸謀自立號聚徒黨入
署拘官吏囚之學宮而獨遣人善視太恭人曰此賢母且
年高勿驚犯也尋復厚餽資斧送之出境建侯遂奉太恭

人間關歸里閭時宣統三年十二月也建侯旣去邑中諸父老羣起擊暴徒昌言爲我賢父母復仇勿俾遺類因悉數其罪而誅之君子於此益歎建侯之賢而太恭人之教澤之入人深也在易之節曰苦節曰甘節苦不劇者甘不至若太恭一生之遭遇其所謂由苦而得甘者蓋亦僅矣雖然居今之世獨能入險出險宴然享家庭之樂且登大年則天之所報施又烏可以恆情測也太恭人生於道光庚子某月日卒於丙辰正月朔日年七十有七守節凡五十二年光緒丙申山西學使錢君駿祥奏旌於朝洋縣名壽寓字某建侯名寶樹工詩善畫與余善丁巳五月余返

附錄之三卷之二
三
綿山建侯出太恭人事畧丐爲文記其顛末樹之碑以詔
來世因撮其志節大凡而歸之

永年武次彭墓誌銘

丁巳

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清封奉政大夫湖北京山知縣武府
君卒於永年里第其子毓荃丐爲誌墓之文府君余舊識
也知之故詳敢不銘案府君諱延緒字次彭號亦媛又自
稱鏗道人原籍山西之太谷始祖文舉明洪武十八年乙
丑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建文失國從之滇南業補鍋餉
口年九十餘北歸道卒子甯遷永年扶柩歸葬於城西七
級村遂世爲永年人高祖大勇武生曾祖烈文文生俱贈

通奉大夫通奉公生河清廩貢生候選訓導贈朝議大夫
朝議公生用懌字悅民同治壬戌舉人則府君之父也四
世皆以孝行著稱妣王宜人尤以節顯生子二人府君獨
穎敏沈毅者讀書博挾能文章尤善爲顏平原書自爲諸
生時卽有聲黌序間光緒十一年乙酉由選拔貢生舉於
鄉越八年壬辰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館授湖
北京山知縣在官六年案無宿事獄無抑民而尤以扶弱
覆強爲政之先務邑素患盜其盜首有聶光宗范守好白
巧功白龍太子俗呼四大大王者聚黨數十百人橫行嘯張
恣爲民蠹府君懸重金購禽之悉置諸法邑自是無盜踪

而糧役團捕土鳥厲民之屬皆次第或鉏無敢復捍其禁者府君之初蒞京山也襄河蛟水暴發蕩決唐心口王家營上下數百里無完堤府君上書鄂督張文襄公發帑金塞決口張公檄安陸知府史君書責同府君董其役府君昕夕視工作衣不解帶者數閱月乃堤未竣而帑金忽告罄太守愕驚莫知所爲計府君立召府中工吏某至反復詰難之甘言勵辭卒盡反其所噬金十餘萬堤賴以成太守歎曰真神君也萬口歡騰因呼之爲武公堤云初府君以勞感寒疾幾不起養疴舊護堤上編蘆爲室風濤撻擊懸根飢搖土暴落時時有聲見者咸悚懼以爲旦夕且不

測府君不爲動曰以一身爲萬民請命敢顧險易耶翌日將合口衆復堅請始移居回視舊堤已崩逝無遺迹矣大王廟者鍾祥堤也府君代完其缺數十丈復留餘金七十萬錢貯之庫以備地方緩急無一毫自私及去京山士民攀轅祖餞者數十里多泣下者以功累保戴孔雀翎加同知銜擢直隸州知州二十八年調充庚子辛丑併科鄉試回考官明年充癸卯鄉試同考官兩權穀城咸寧知縣宣統元年署歸州知州其在咸寧也值水災議振撫出俸錢爲商民倡民不知饑日坐堂皇訛結余祥勝王敬禮諸積案及移歸州雪冤民王和尚楊嘉壽吳么向宗楷等出之

獄中囹圄爲虛府君善聽訟不畏強豪故所至有術聲諸
大吏深倚重之然性伉直孤介不能以輒熟逢上官故官
久不一遷辛亥武昌變作告歸里家居侍母六年母歿哀
毀致疾逾月而卒享年六十元配李氏繼配楊氏皆封宜
人子一人卽毓荃女二長字山西巡撫大興陸文烈公鍾
琦之子主事敬熙未嫁而卒次適廣東鹽運使蠡縣蔣公
式芬之子卽中緯字孫一福龔毓荃將以是年某月某日
葬府君於某所之原乃爲之銘曰

丙戌之春識君帝京蓬萊一謫出長專城暄濁飢餓枯蛟
于襄手植良弱芟其莠根來謳去思漢廣江長武昌弄兵

歸塾于鄉逃名六載國破身亡用告史氏其視此銘

順天府尹王志襄達之父母雙壽序 丁巳

乙卯之歲前大總統袁公以京師重地求得明於變復廉
幹蹕絕有偉畧者坐鎮京兆以任典城之重於是財政總
長周子儀力薦高密知事王公志襄臚其卓行超擢今職
蒞任二載迭逢國故而籌昏策亂區市不驚隨形裁剖所
在職辨論者謂公之治行一秉家教若古之所稱世傳治
譜者然今太公植軒先生就養京兆治所公於過庭之暇
昕夕秉承其所以發舒於國而光顯其家者蓋太公之力
居多今年九月某日爲太公暨德配鳳太夫人六十雙慶

之辰凡官吏之屬於京兆者僉謀治鵬為壽乃命樹栢敬

獻一言以道其德行之茂家世之昌以為僚屬鏡焉樹栢

乃再拜稽首揚解而告於眾曰往者吾讀晉書陶淵明傳

曠然慨慕其為人及觀感士不遇賦乃知其非恣心於用

世者而雲之出岫鳥之倦飛實有合於聖人可仕則仕可

止則止之義夫淵明一彭澤令耳而出處不苟若此司馬

太史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太公之參袁公墓也與淵明

為鎮軍建威參軍行蹟畧同然參軍事不甚著太公則在

朝鮮贊畫戎機昭趨見戒其撫藩屬締邦交綏輯商民轉

輸軍實袁公皆深倚之至為絕席而志趣向背一言不合

輒掉頭而走不復返顧此同於淵明者一也淵明爲彭澤令僅八十餘日無所表見而督郵一至卽恥爲小兒折腰解綬去職徵著作卽亦不復就太公厯宰灤平建平阜新諸縣弭內盜杜外姦拯災氓興學校抑疆扶弱宏織畢張謳歌之聲達於四境然不肯負園委曲事少年都統卽投劾而去嗣以奉天將軍檄辦長春鹽政以治日本私鹽功薦升知府而遂初之志終不可回此同於淵明者二也尤可異者史稱淵明之妻翟氏能安苦節志趣相同而淵明猶有家無萊婦之歎今太夫人碩德齊年敦矇勸勉而事親之孝教子之嚴太公之所不逮者太夫人實左右之且

吾嘗讀淵明與子儼等疏深有感於孺仲賢妻之語而責子一詩至歸之天運其有所諷寓而爲此言耶抑若世俗所謂五子者故皆不才乃愁歎而出於此耶今我公兄弟並有二難之目而公尤角立傑出爲世方格其顯親揚名以繼太公之志者至大且遠以視儼侯份佚之無所禱著於世此又同而不同者淵明之命子曰旣見其生實欲其可人情大抵皆然而太公之子之賢乃獨若此詩曰君子有穀詒孫子又曰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古人之所頌禱以祈之者太公實身邁之吾又益歎淵明之惓惓於此爲有以也抑吾聞之太公好遊名山水喜爲歌詩雖戎馬倉

皇之頃艱險百出而足跡所經山川勝境必留連縈鑿有
所觸感輒寄之於詩往歲遊泰山登日觀探黃山三十六
峯以觀雲海之奇國變以來益復肆情泉石嘗獨遊西山
徧窮翠微紫蓋潭柘諸名勝登高長嘯聲滿林谷腰腳之
健見者以爲神仙中人吾老矣幸託仁人之宇以終餘年
異日者倘得執杖從太公後爲汗漫之遊若周績之劉彭
城之於淵明舊事或亦太公所樂而心許者也於是羣起
舉觴以此爲二老人壽

明袁督師廟碑記 丁巳

東莞張滄海旣刊其鄉先生袁元素督師遺集行世又上

書政府籲請合祀關岳廟中以奠忠魂昭之萬世今年某
月復創建督師廟於某門外廣東新義園以爲旅京鄉人
歲時享祭之所烏虜古今之以忠死國者衆矣滄海獨倦
倦於督師若此此豈私其一鄉之見哉誠以督師之生死
爲明清興滅之所由關而種族之見遂釀爲四千餘年世
局之大變而不可收拾此尤滄海所痛心疾首者也或謂
督師之死死於清人之間溫體仁梁廷棟滿桂之私嫌固
也余獨竊謂此不足以死督師死督師者中官耳楊太監
之言入而督師死魏忠賢遺黨高捷袁宏勛史堃輩之疏
入而督師死東江歲饑毛文龍藉以賄中官者也文龍死

而中官之賄絕矣圍城之役遂乘機麻起而浸潤之於是督師不得不死矣嗟乎中官之禍明二百七十年幾於一轍之覆卒以此殞其國而亡其身其可異者當時之僂辱忠良曾孟子所謂土芥犬馬之不若而明社一屋懷忠抱節以死國難者若蟻趨而鱗萃也清無有明之一失逮其末也而攫城效死者百無一二焉斯則可悲者矣某月某日廟旣落成滄海屬余爲之記余又益歎督師之死之係於國運大矣

育和堂記

丁巳

余與唐君欽釗同宦新疆且五年辛亥余返京師遭國大

變海內沸騰而新疆亦相繼麻起跳踉嘯張不可夷寧欽
釗時牧和闐痛念時局糜爛倉皇去官甲寅之歲與余相
見於都門驚愕瞠視執手欷歔嗒然如隔世之人既別之
二年欽釗復命其嗣君某持書來諗余曰吾自遊宦以來
家無容足之地數椽之室足以蔽風雨長子孫今幸託先
人之庇生入玉門以獲有今日吾行年且七十矣將營菟
裘以終老焉某年某月買宅一區於武進城中經營數旬
既合且完因取室家和樂之義顏之曰育和堂先生其爲
我記之可乎余曰富哉言乎吾讀易至家人之象曰風自
火出火內也風外也家人之義由內而之外也火急則風

生內修則外化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九五曰王假有家假大也王者以天下爲家由家而及於國以至於天下皆以治家之道治之無二事也雖然離明也巽順也過明則失之剛過順則失之柔九三曰家人嗃嗃婦子嘻嘻言剛柔之失中非和之道也禮之用和爲貴嗃嗃者守禮而不能神其用故曰厲嘻嘻者則知和而不能節以禮故曰吝以明爲體以順爲用和之至也中庸言喜怒哀樂已發之和推而致之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孔子讀常棣之詩見兄弟妻孥之和而曰父母其順孟子則極其效曰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語

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故曰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不和之極徵也積家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大之在天地細之在一身氣之所感充塞流衍若雌雄之片合而不假排焉自家族之說廢於是倫常之變人事之舛牾僨囊風霆雨雹日月晦蝕之災疫癘天札水旱蝗螟兵戈盜賊之禍瀆出橋起相緣而至此莊子所謂焚和之患其不至於天地大絀不止烏虜吾國家族之法行之數千年矣堯之於變時雍必推本於睦九族舜之化天下必推本於瞽瞍底豫蒸蒸父不格姦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和之本也和則爲仁爲讓不和則爲貪戾爲作亂家國

相通之故其機甚微而其應甚速其發端至近而其收效至遠和與不和所係之重也若此吾故取家人之義而推暨言之以應欽釗之請並以告世之不知家族之說者

漢川王氏族譜序

丁巳

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其五曰宗以族得民古者宗法大行之時一族之事皆受成於宗子民無貧富大懸之勢而有餘不足復時劑之以得其平故公劉之詩曰君之宗之一國之民上之統於君下之統於宗郊內自比閭以至州鄉野自鄰里以至縣遂皆各以宗法治之其生也聯之以大宗小宗之屬其死也制之以疏衰之服哭泣殯

葬之節歷年逾遠分派逾歧則又爲之廟室之制大祭合祭時祭之禮陳器設衣薦食之儀其所以相維相繫以收敬宗敦族之效者其事至易而其法則至詳故孝友睦婣之化成於家而和親康樂之風卽蒸爲俗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曾子亦言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追遠之事無過於宗法宗法者所以教民以親親長長之道者也自封建井田廢而世爵世祿之制不行於是有族而無宗其遷移流徙散之四方者無論矣卽同居一里同萃一羣而視其骨肉手足往往途路之而秦越之甚至以銖金尺帛之爭睚眦之忿怨暴鬪殺以釀爲人倫之大變者

所在而有民心之偷世道之敝至今日亟矣而爲之厲者復欲以夷變夏盡舉古先聖王家族之說芟夷而滅絕之獎姦召亂其不至率獸食人而人相食者不止余抱此議與世忤久矣丁巳十月渡黃河走大梁遇漢陽王君价生於夷門之下連宵寤語因出其昆季所爲族譜示余且屬爲之序余曰善哉此告朔之餼羊也雖然漢陽之王氏荆州之關氏也關氏則胡爲王也初元季失政豪傑並起關氏有荆義公者陰結州中壯士起鄉兵捍閭里沔陽陳友亮畧地至荆遣人通欵曲遂率所部從戰於吳越之交友亮旣敗死鄱陽明人蹙之公不肯爲之下突圍西走漢川

王秀琳見之知爲非常人也匿諸其家以女妻之公旣感
王不死之恩而王又老而無子遂冒其姓歿而葬諸王氏
之兆至今過其墓者猶稱曰關四將軍竊嘗考之禮異姓
不得爲人後以其氣之不相屬也然古無異姓之後而有
異姓之子爲之子者重所養也生養之而死絕之非心之
安理之得者也漢秦嘉亡而妻徐淑乞子以養吳周逸本
左氏子旣爲周所養矣而逸終不以周氏有子而復其宗
且大儒董江都嘗斷甲乙丙之疑獄矣其援經據義萬世
之後無復有議其非者王氏於公有救養之恩卽有父子
之義其蒙所姓而爲王氏也亦猶行古之道也价生之爲

譜卽斷自公爲始遷之祖而關氏王氏以上之世均不及
焉別嫌之道也仁之至義之盡也自公至於价生更十七
世矣其間有詳有不詳惟某世祖魯湖公博學能著書與
漢陽李若愚同爲一時名宿傳至高祖文佐公喜藏書尤
好爲鄉人疏解紛難人至比之王彥方文佐公生曾祖某
某生祖某皆以廢居行賈起其家逮考實夫公以諸生游
學沔陽文行益彰於時嘗爲諸世父叔父代償其逋而家
遂以此中墮然公未嘗少惜也公生子四人孟曰宗炳字
校生叔曰宗城字梅生季曰宗彝字蔚生价生名宗藩以
舉人爲令河南則其仲也价生自其高祖以下世以孝弟

傳其家實夫公嘗慨宗法之不能復行於後世欲譜其族以維宗法之窮价生昆季痛念先人志事之不終乃鳩集族之父老子弟釀貲合力先拓其宗祠繼爲之譜以明古者以族得民之義其中相維相繫之事悉本先王之禮意參酌而行之則亦曰吾之骨肉手足勿途路焉勿秦越焉勿怒暴鬪殺以釀人倫之大變焉不言宗而宗法之效卽寓其間矣吾故樂書之以爲末世告也

江津夏節母墓表

丁巳

丁巳十一月江津丁劍秋手持其同里夏節母邱太恭人事狀丐爲墓上之文曰此吾師夏詠南先生之節母而夏

祥墀先生之德配也烏虜師道之不行於今日久矣劍秋獨拳拳謀所以不朽其師而又以師門之昌實由於節母吾故樂爲述之以塞劍秋之請而昭之碑當節母之歸祥墀先生也時祖翁及翁姑皆在堂翁姑兄弟六人男婦大小同居數十口節母佐治家政躬劬執勤先人而勞後人而逸凡親之所欲者必力致之而加豐焉凡已之所需者必力節之而加約焉姑折足臥牀褥者年餘起居飲食必躬必親未嘗一假手於人姑歿繼姑張入其門年六十矣事之益恭見者不知其爲異母也咸豐十年翁亡祥墀先生哀毀致疾越一載復相繼而亡時節母年甫二十九所

生二子風惠方五齡風薰始周晬馮尸一痛絕而復甦凡
絞紵衾衣棺槨殯斂窆窆之事哭弔奠祭之儀規禮準情
不豐不殺皆以一身膺之喪葬甫畢而粵匪石達開擁衆
數十萬西馳巴蜀溯黔江出涪陵游兵敖民乘勢磐牙濱
江南岸椎剽焚掠無虛地節母倉皇攜二子流離播遷右
手扶杖襁負兒左手提筒貯其夫所錄世系小冊顛沛飢
頓瀕於危者數矣而此冊未嘗一日去諸身世系冊者祖
翁德齋公所創修者也初德齋公既創爲家乘私念大亂
將作命諸房分錄世系各一冊曰儻有緩急必謹藏之此
生人之本不可失也人以是益欽節母之賢而知其後之

必大也亂旣平返里翦荆莽除室廬閉門紡績口受其子
書夜就一燈課之尋以家計艱日嘗不得再飽則命風惠
學稼風薰專讀書其不給者至鬻簪釧繼之兩子旣教之
成各有室生子矣而節母則又以撫其子者撫其孫後風
惠之子聘儒以諸生官龍安知府風薰之子鴻儒以舉人
官刑部主事其諸孫之游學四方者莫不蘄然能自樹立
有聲於時節母皆及身親見之或曰此天之所以報節母
也而節母則益自謙畏時時召其子孫勗之以造家之不
易天倖之不可屢邀且曰自汝曾祖至於汝父積學累行
世有隱德蘊之蓄之逮於汝曹藉祖宗之靈以克有今日

吾每思及此喜而輒懼汗涔涔常浹背或有竟夜不能一
交睫者汝曹其勉之哉苟思所以生死不朽其親而益光
大之吾無憾矣節母善處困約年登大耋猶躬自操作男
女有別長幼有序門以內雍雍秩秩無敢有跬步踰法紀
者光緒十一年有司上其事於朝奉旨旌表暨綽楔於曾
祖姑龔氏叔姑朱氏二節孝坊之間癸丑十月十九日無
疾而逝享年八十五歲長子風惠早卒次風薰卽詠南也
以貢生歷官江津樂山諸縣知事孫九人聘儒鴻儒君儒
名儒彥儒文儒鉅儒達儒稚儒某年某月祔葬於祥墀先
生之墓烏虜吾嘗讀劉子政范蔚宗所爲列女傳大抵皆

瑰異奇絕之行而庸行之事不多著太史公故工爲文者也其敘孔子世家弟子列傳獨平平無足奇以聖人之行庸行也庸行故難狀也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婦人之行不出戶庭及其至也可以格天地泣鬼神故曰夫婦之愚聖人亦有所不知所不能焉庸固易言哉今觀節母之事益知其難能而可尙矣新城王樹枏表

葉農生憶詞詩跋 丁巳

洪雅葉農生以憶詞二十詩見示初讀之茫然不得其指歸之所在及復之再三始知前十憶者憶其前後十憶者憶其後非苟爲綺靡之詞已也世之亂也賢人志士既不

得有所建植發舒於時而坐視其顛覆墮壞又不敢直言
莊語以撻其忌於是假物託事故爲迷離俶詭之詞以伸
其悲憤悞億不平之氣其源導於風變於騷盛於樂府司
馬相如枚乘阮籍左思陶潛李白之徒皆善爲隱詞譎語
以譏刺當世至李義山韓致堯等專爲豔體詞愈工而意
愈晦後之人詳箋博注有曲爲附會而終不知其意之所
歸者孔子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其稱南容也曰邦無道免
於刑僂蓋人至不獲已而有言而言之者又復無罪而足
爲戒則工於言者也農生負奇抱異常游學東瀛著書牖
世並爲財政史百卷獻之朝廷其宏志遠畧蓋非僅以言

自見者辛亥以還鑒於世變韜聲晦跡間爲歌詩以自寫
其身世之悲若憶詞者尤其悲之甚者焉吾今老矣誠不
知此悲之終何極也

孝感李佛生墓表

丁巳

直隸有循吏曰李傳黻字佛生者歷權滿城望都井陘平
鄉定興滄宣化爲州縣者七實授贊皇調饒陽再移盧龍
爲縣者三所至民喜所去民思累資積勞游陞知府同治
十三年改官金陵總督曾文正公將薦之大用爲忌者所
傾會公薨遂罷官君爲吏直隸三十年囊中無一錢卒以
累重復游閩游粵游瀋陽終不得一當歸而病病而卒家

貧不克返葬越五年辛卯其子某某等始扶柩歸葬於黃陂溝源鄉芒子溝之山陽君之初入官也檄入讞局綜秋審一月結奏案三十餘於是君以能折獄名噪於時其直者以得君聽相慶不直者則羣相戒無妄言欺君曰君神明不可欺也其初宰井陘值髮賊竄山西井陘當孔道軍馬往來供解不緇銖累民日夜坐堂皇理訟牘久之獄中空無人復時時躬巡鄉里勞農勸士與百姓相習若家人父子一日兵變鄉民訛傳君被戕不期而集城下者數萬人會賊敗天津走井陘君執逃賊六十九人奉當道檄俾正法君曰此實良民爲賊掠者殺之是殺無辜也逕釋之

不顧及守滄州值英人犯津京奸民乘亂麻起君連斬三
人事乃定贊皇有劇盜李春和者嘯黨千餘人君下車禽
之其黨賄郡守徐某命提之至府君曰是縱盜也立斬之
以徇其寬嚴適宜不畏疆勢如此時天下倣擾盜所在皆
是君至則皆議城守其蒞贊皇僅兩日宋景詩大至時城
民不滿百家君率吏役登陴多設疑幟偵諜天明而賊逕
去在滄州捐金立團練守衛嚴整天津河間避難者牽率
來州城至不能容饒陽鹽匪走烽火照署中牆壁然未嘗
一至城有賊過小站村飲馬者問曰此地屬何邑曰饒陽
賊曰饒之令猶李君乎曰然賊遽策馬輟飲而去先是君

與藩司某有嫌調任盧龍閱歲而饒陽陷城民死者萬餘人至是饒之民愈思君曰君不去城不陷也君在饒陽久得民亦最深其初至時前令以征賦激民變君單車往置亂民不問日理訟詞百餘牘隨事諭以奉上大義民皆感愧走相勸爭輸賦入城終其任不責一人無一粟逋者君復以饒士鄙僂爲修書院廣置書史月集諸生教之學自是人爭進取多掇巍科以去邑有張姓兄弟不通慶弔者五世矣君指庭前兩槐以本根幹葉反復喻之兩人輟訟相持哭而去君聽訟不專恃敲撲能感人以誠其去滄州士民祖送至河干日夜相守涕泣不忍去有一旗人奉酒

爲壽曰小人自受公責始知爲人齒鄉里矣嘗以事出井
陘傾縣父老攜子孫具酒食爭來謁指以告曰此子卽某
歲公下鄉至某塾授以句讀者此子卽公爲改書法正文
字者今成童矣入庠矣娶婦生子矣皆公之子若孫也又
曰公初來時署前鬻餅者七家供訟人棲食者也公來未
數月存者僅一家且不能支今則十餘家矣又曩者大軍
過境鄉之民協以錢八千緡公皆一一還之民吾儕未之
前聞也乃以紅縑大書民之父母縣諸輿額曰願送歸令
太夫人見之知井陘民猶有人心不忘我父母也曾公督
直隸時嘗與君論吏治君曰天下容有不肖之官斷無不

肖之民曾公以爲名言事必咨而後行生平嗜讀書雖案牘紛紜未嘗釋卷曾公嘗言服官兼治書五官能並用不悖者君一人而已君博通羣籍喜爲詩書法尤工自署其齋曰讀有用書山館服食甚約一裘三十年不易歿後家窶甚子孫幾不能自存初君與桐城吳摯父汝綸善君歿摯父諾其子爲銘墓之文久之未及爲而摯父亡丁巳之冬其子嘉瑗走京師以文來請曰墓上之碑久未有樹也乃取其狀而次之君之先出江西吉安後徙湖北之麻城再遷孝感遂世爲孝感著姓君之曾祖連樹生子若槐百二十日而卒曾祖妣劉氏青年守志撫之成立生子二人

長曰希曾次曰雲襄雲襄爲郡優生以文行蜚聲於庠卽君之父也祖父兩代皆以君貴封朝議大夫祖妣氏白妣氏劉皆封恭人君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屢不得志於鄉舉道光二十八年己酉以拔貢生授知縣累官知府其生也以道光六年二月六日其卒也以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二君之配同郡楊氏生男子六人嘉琪嘉鈺嘉瑜嘉瑗嘉璧嘉琬女子二人長適台州丁丑進士御史楊晨次字雲夢程龍未嫁守貞孫男八人善詒善詮善詢善闇善謚善誠善譯善讜孫女二人往者吾嘗聞君言州縣錢不可遺子孫旨哉言乎吾觀今之爲吏者而益

信其不誣矣光宣之間鹽山進士劉若曾等謀上其循績於朝傳之國史事未行而國變作吾乃謹撮其事略俾鐫之碑以備史氏採擇焉

南陽張慶之暨配周氏繼配廖氏合葬墓表 丁巳

南陽張君慶之性慈喜施貸不顧沈浮赴人之急若追攝亡子無疏戚新故有呼號於前不計有無必謀所以濟之其家至以此中墮無幾微怨恨顧惜見於其顏也嘗治振矣日寢食餓殍中勞頓中時疫幾殆不自悔人有假其資獲贏不償輒詭言折負君一不以置意又多方覆飾之未嘗以其欺人不良告人烏虐古者六行之教不行於今日

久矣以孔子之聖獨慨然於有馬借人一事而子路亦以車裘與共自明其志之所在人心之厚薄風俗之淳澆識者於此觀世變焉君旣好行其德而其妻周氏讀書通大義得內助之賢時家尙饒周氏能時時左右之以成其義周氏亡再娶廖氏生子女繁累重家漸不支而三黨之親九族之衆及平生所識窮乏不能自存活者皆倚君若其初時廖則約已豐人一如周氏之所爲甚至代人鍼黹質衣飾以佐君之不逮曾子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然則由君之夫婦觀之則由家而國而天下安見六行之教之不可復見於今日也君名光雲邑庠生以治

振有勞授職縣丞光緒三十三年卒年五十有一周氏爲同縣兵部員外郎於京之女先君二十九年卒年二十七廖氏爲鎮平某之女先君五年卒年四十一周生子二而存者一曰嘉謀光緒丁酉舉人官內閣中書廖生子女八而存者四曰嘉猷嘉言嘉訓其一則女子適湖北巡檢史珪者也孫清漣孫女一嘉謀以君卒之年十月二十一日葬於祖塋之次以兩母氏祔今十一年矣丁巳之冬嘉謨走京師乞余爲墓道之文曰願有述也余往者讀晉陶元亮宋劉凝之諸傳竊慕其夫妻之賢心嚮往之今觀於君母乃類是故樂爲之辭俾歸而鐫之以昭諸阡

丁永齋墓表 丁巳

丁君諱在海字觀瀾永齋其號也世爲江津著姓曾祖廉
祖樹品父閻然三代皆以農殖其家至君已中落僅有田
二畝屋一楹讀書不能具脩脯棄而之農然姿性聰異深
以不知書爲奇恥大辱樵田之暇必挾策以從久之羣籍
皆能淹通尤究心農圃林澤牧畜桑繭諸書織嗇筋力薄
服食忍嗜欲以約其躬而獨豐於教子誦讀書史必備牒
履裏帙煙毫硯帙之屬必精以具几必淨而闢必明也旣
以家口累重日用益艱不足自給則分日之半攜之田隴
使力農農畢則使讀其長子慕韓元配鄭夫人所出也二

歲而失母君教之獨勤出入必與俱飲食必與偕一言一行必以詔耳所聞目所見必令書之冊而識之曰學不僅占畢伏案而已人倫日用之事隨時隨地察之習之皆是學也後君以勞搆重疾而家復燬於火破於賊則又使慕韓躬督羣季專力於農君故善爲豬防溝遂畜蕩舍寫之法皆與古合論土化用莖辨種稂之種時之後先地之肥瘠耨離殄草長兄去弟諸事口授指畫剖及織曲嘗曰吾之貧命也然操吾之術需之以歲時通之以權變小可富家大可富國李克白圭不足多也君旣歿慕韓謹守其教旣盡力田功稍稍有衣食復從師遊學四方慨念時局將

大變日謀所以大君之志者則又東游日本學兵韜武畧
回國賜舉人授副軍校積資至陸軍少將聲施赫張名稱
於時蓋至是而君之教子之勞始著而慕韓之所以張其
親者更方熾而未有涯也君年僅四十以光緒二十一年
十一月十七日卒娶鄭氏生一子慕韓繼配簡夫人生象
榮象烝象熙象新而象榮象蒸早亡生一女亦殤孫賢書
賢俊初君之歿也殯於江津聖鍾坪之柏樹灣二十三年
丁酉之秋葬之鳳凰場鳳池溪上苦葛灣舊宅東原今二
十年矣慕韓官杭州得西湖之丁家山念君耆西湖山水
且山與姓適相合乃卜吉遷葬焉慕韓字劍秋豪俊有遠

畧丁巳之冬余與相見於京師深痛中國用匱財竭屢以
四民實業開說當事既不能得則獨力倡治煤卹於某縣
之山以爲當事者勸曰此先君之志也故并著之以揭諸
墓上之阡

甯河高文通公墓表 丁巳

甲寅之春甯河高文通公持其先公所著看詩隨錄問序
於余久之未有以應也乙卯帝制議起公聞痛哭預畫身
後事曰議成則以身殉不共天也急召其門人劉林立要
予序文曰願及身親見之以成先公之志袁公事敗而公
已憤恚成疾不起以丁巳二月十三日卒於家年七十有

八公少秉庭訓博通羣籍百家之言而尤喜讀宋明儒先
諸書認言謹行嘗爲日錄迂言時時自參省通籍後益局
廬閣修謝絕人迹不彪襮爲名聲其召入上書房也嘗步
行出入東華門緼袍糲梁時鬻物自給上矜其清儉特命
督學四川至則罷除一切無名費錢約志削心風裁蘄蘄
不可干刺初湘潭舉人王閩運主講尊經書院士習務爲
骯骯瑣才無實公一範以方格慎選高能宿德手纂蜀學
一編爲士表儀任一年還京歸裝素輕人人相與愕嗟以
爲創見再典湖南鄉試復傾俸以飲其兄都授京師與諸
弟子立責志文社甘貧苦學見者歎爲鷺湖鹿洞甲午中

日戰事起上書劾權臣諫和議既不見省而少年狂易之
子驟議變國政行新法公時爲中允瞿然歎曰王者有變
制無變道中國患氣自此始矣乃上崇正學諸疏請格君
心端學術肅國紀語切切彊直侵時貴以爲繳撓大政橫
被口語出爲陝安道公下車捕鉏民蠹興化條躬教漢南
天台方城兩書院士子人文蔚興尋召還都歷擢內閣侍
讀學士庚子拳民變作聯軍陷都城公具衣冠將投水死
會聞兩宮西狩之耗遂倉皇出郭門踔二千里抵行在伏
墀痛哭兩宮亦欷歔流涕殷勤慰勞立除太常寺少卿公
痛時局不可爲適聞兄喪卽上書告歸里韜晦愈密遁居

廬台之南園間一出長洛州書院再至保定官書局項城
來督直隸卽辭去嘗應綏遠將軍貽穀之聘創修歸綏諸
志陝西巡撫恩壽奏王存古學堂兼纂陝西通志革黨起
羈圍城中久之始得歸公一生清苦屢嬰奇變每於憂患
顛沛中默識心性其講學一主夏峯孫氏深惡詆媿之士
妄分門戶謂投一鼠破衆器而拒闢詖邪持之尤堅平生
篤內行孝親忠君不問生死辨義利取與謹於毫髮自少
至髦未嘗一日輟書不觀所著思貽齋詩文禱志近百種
烏虜富矣公諱賡恩字曦亭晚號南谿遺叟同治元年舉
人光緒二年丙子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上書

房行走歷官左右贊善中允洗馬出爲陝西陝安道二十
六年上公崇綺大學士徐桐疏薦召還京以京堂候補在
弘德殿行走補內閣侍讀學士終太常寺少卿督學四川
者一主試湖南者一充閱卷大臣者一卒後特旨予諡文
通賜祭文碑文某月日塋於某縣之原曾祖某祖某父靜
字慎菴以舉人官容城訓導尤以文學知名三代皆封贈
如公官曾祖妣氏胡祖妣氏陶妣氏陳皆封夫人配某氏
孫子以其兄之子塾爲之嗣丁巳十月塾持狀來丐爲表
墓之文乃爲揭其學行大凡俾鐫之碑以諭來者

黃小宋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序

丁巳

吾鄉者讀白香山集觀其自記前後七十五卷詩筆大小
凡三千八百四十首烏虜可謂富矣然其與元微之書自
言所爲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
章非平生所尙其於甘苦得失之故知之甚明而終不忍
於割截慎自棄取且以其所編集本分付其外孫從子藏
之東林南禪聖善香山諸寺其硜硜什襲若唯恐其有一
字遺失不傳於世者此文人之通習雖賢者有不免焉而
歐陽公所爲新書傳贊乃妄引李戡詆譏元白之詞以爲
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且以其語出之杜牧而後之
無妄人遂謂香山詩俗白如話老嫗亦解而其所自謂諷

諭閑適獨善兼善之義無復有能喻之者甚哉知言之難也南海黃君小宋獨酷嗜香山之詩其一時一物一笑一吟釋恨佐歡連朝接夕勞心靈役聲氣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者一與香山相類君自輯其詩自咸豐庚申迄今丁巳爲集者凡二十有四統名之曰四百三十二峯草堂其詩之富比之香山亦復不遑多讓矣余嘗私怪香山抱經世偉畧內居綸閣位尙書外爲刺史大尹其所敷陳建樹卓績遠謨舊史氏多畧而不書乃獨載其歌詩唱酬之事反復贊歎而香山亦以此自多且預爲墓志以道其生平志事之所在君今宦游中州近五十年循良之聲幾徧輿

口而獨拳拳自寶其詩若香山往事國變而後黃冠鳩杖
終日嘯歌至於兩目病廢不少自顧惜以視香山所謂飛
蠅垂珠在眸子中者蓋十百倍焉香山自云知我者以爲
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仙耶魔耶吾不復爲君辨君亦
當不自辨如香山也

陶廬文集卷六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文集卷七

新城王樹枏

丁劍秋之繼母簡太夫人壽序

戊午

江津丁君劍秋有賢母曰簡太夫人今年某月某日爲六旬設悅之辰劍秋將歸里治觴以爲母壽屬余一言爲祝嘏之詞劍秋之言曰嚮者吾家遭天阨處非人之境太夫人抱冰翼子垂四十年吾兄弟始稍稍克自植立以有今日微吾母吾屬幾無復噍類至今思之輒戰戰汗下如再生之人吾初不解孟子所謂天之增益其人而勞餓困乏若斯之甚也初先母鄭太夫人棄養太夫人來歸先父慕

韓年僅三齡時吾曾王母及王父皆在堂先父兄弟二人
吾母又連歲生吾四弟一妹上下累重家餘薄田僅二畝
問衣谷食一切針紉烹饋漱澣灑掃下及厮養負戴不堪
之事皆主辦於太夫人一身太夫人嘗痛先父以貧故廢
書時時望慕韓力學成父志及成童入塾貧無以備脩脯
衆生皆厭薄慕韓相與擲揄別置之簷下一日聞衆飯慕
韓輒高聲亢誦以示壯詭爲不饑者移時僵臥不復能起
蓋忍餓已三日矣太夫人戚焉傷之乃使分日之半從先
父學治田又不幸值歲惡穀賺收日食蔬菜雜糠菽啖之
或時絕食不能具一器辛卯之春家復燬於火衆責喋喋

相露索太夫人舉其田盡鬻之遷居外祖簡氏家茅屋僅半楹慕韓外出爲人授蒙學束脩惡薄且躬自執爨食罄一歲之入除夕至枵腹相向不能舉炊火是時先父病十年未幾而歿王父與曾玉母又相繼棄養太夫人以一人摒擋三喪呼天搶地屢阨於死家道之窮蓋至斯極矣壬寅之歲慕韓遊學成都國家適有武備學堂之設於是投筆改學兵畧選送東瀛太夫人又獨膺家難者六年而慕韓始返國幸得一第補一官歷參燕齊吳越諸軍政節倖糈之所餘歲奉太夫人蓋數十年九死一生以責望於慕韓者至此始獲一慰辛亥武昌變起四海麻沸慕韓時統

領浙江陸軍標協浙人以都督浙事屬慕韓慕韓假故倉
皇歸里時睽侍太夫人已八年矣母子既相見喜極而泣
於是爲兩弟謀婚娶購田宅男凡女壺息憂解喜臻臻蟄
蟄扶提滿堂蓋自辛卯鬻產至今三十年始復有飲食寧
家之樂而嚮之高貴富人同比黨友白眦相醜詆無一顧
緩急甚或起責四面至陵橫嶼毀不可解何一旦強顏相
向熱降挹偶旅今昔面目若出兩人諺有之曰富則盛貧
則病人情大抵皆然太夫人一是謙處之不宿諸懷慕韓
偶被酒慷慨談往事輒被呵責曰是何益徒增口過耳論
者謂太夫人之節與孝不可及而不知德量之過人尤非

世俗之所能測其萬一也。今太夫人年六十矣，吾無以慰吾母者，敢乞子一言以道吾母之賢，俾吾世子孫知太夫人教子之勞，造家之不易，則所以壽吾母而張吾家者，受賜爲不訾矣。樹枏旣聞命，因揚觶而語於衆曰：吾讀太史公貨殖傳，至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爲廢書而歎者，久之而太夫人之行獨能堅苦卓絕，若此，立之差曰：其亡其亡，將至於輝光。又曰：累卵業業，懼貞安，蓋知其亡而震以衛之，懼其禍而貞以守之，未有不轉危爲安而至於光輝之盛者。此不獨一人一家之事，然也。少康之於夏

太王之於周句踐之於越其危亡震懼之心更有甚於匹夫匹婦者孟子謂人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蓋天人感召之機若影之隨形而聲之應響焉吾觀太夫人之事而有感於家國興亡之故故樂述之以爲不知慚恥無所比者告焉太夫人聞之當亦輾然爲之樂進一觴也

宋牧九墓表

戊午

光緒丙申余至甘肅始識宋君牧九於制軍官廨越二年戊戌余宰甯夏之中衛而君亦於次年來權甯朔同事銀川且一年及君除鎮原余益西行踰天山踔絕國東西間隔久不相聞問僕指及今二十年矣今年戊午季春其子

庚蔭持君狀來謁余泫然曰吾父歿二年墓上之文未有樹也敢以乞先生悲夫以君之才之學既不克卒其志而遭逢世變又爲勢者所拑韉拘閔屢告而不獲遽歸旣歸矣而求一家室田園之樂若君平生所企冀萬一如陶淵明者而卒不可得是可哀已君諱運貢牧九其字也世居河南之鄭州君聰異耆學好關覽髫齡操管綴文輒爛然驚其座人旣從本生父昂千公受家學長益雅遊四方與當代領聞碩夫廣結文祉角材刻行學益大章乙酉以諸生選貢成均已丑充正白旗官教習初八旗官學職教習者皆踵故不蒞館屆期夤緣上第攫美官而去君獨綜核

名實嚴定教條升堂都授不怠以解三年卒課管學者听
然異之列上考以知縣分甘肅君初至卽入課吏局昕夕
趨辦編舉挈令以備後式鈎摭鈔錄積卷至盈尺餘制軍
楊公昌濬瑣科條其人試之讞局匝月清積案數十益用
歎嗟愕異以爲老吏弗及時西方苦兵革久公私交敝官
吏上下相倚爲姦欺楊公稔君之勤且能也凡徵釐權稅
採米振災諸政悉以屬君君所至無不辨治者秀水陶勤
肅公模繼督是邦宿聞君賢命權甯朔知縣邑當兵燹之
後農輟於田土荒於學君勞徠嘘嘔起廢蘇枯興學勸農
民歸如市庚子拳民西竄甯夏首當其衝余時宰中衛與

君函約嚴遏亂萌驅之出境而甘肅遂得獨完君之力也
壬寅實除鎮原先是中外講成朝廷發奮行新政大吏奉
嚴令下諸州縣君權時制宜不希旨不塞詔其可行者朝
規夕施嘗爲他邑先其不可行者輒寢置之又嘗後他邑
雖上官檄責亦不復顧恤鎮原地瘠民樸君以學校費無
所措爲輦家貲數千金創建黌序障茹水使之南涸地近
千畝儲爲學田躬導四鄉廣立蒙塾其貧民之失業者則
又設局教工藝聘技師分門傳習之官民浹熟如家人父
子邑有黃滿拉者巨盜也窟穴新城數數爲民毒君掩息
聲色以計餌而誅之四境歡抃稱爲神君蒞官十年植弱

仆疆四民競業鄰邑僚好多錄其條章取爲法臬戊申以
卓薦擢知狄道州又四年國變請投劾歸不許旣莅任值
會匪之變事平而河南巨賊白狼率其黨數十萬連陷秦
鞏洮岷十餘城警日數至君集鄉兵升陴誓死守有議以
城降者君唾叱之且曰敢再言者血吾劍而賊亦逕不至
城卒獲全大府上其功獎授六等文虎章暨陸軍部二等
獎章然非其志也癸丑君復以衰病乞免歸仍不允則堅
請謝官留蘭州養疴至則治裝謀歸里而陝西亂作道梗
不得通再逾年始成行次醴泉鬱鬱感疾卒於旅舍時丙
辰八月十二日也君故孝友好讀宋五子書著述甚夥而

尤好爲詩往者居省垣君嘗出其問山樓詩稿示余余戲
謂曰君詩喜爲長慶體此老嫗所解非余好也君正色曰
余烏能學元白元白顧易言耶因相與大笑忽忽至今思
之聲音狀貌如在目前余又以悲夫居今之世偷活旦暮
祈速死不可卽得以視君之溘然長往以一暝千古爲快
者其幸不幸何如也君之世系子姓及其他宜著者已詳
秦君樹聲所爲墓誌林君紆所撰家傳不復述述吾與君
二人之情好及政績之卓卓足垂世者爲文以畀庚蔭俾
歸而章諸墓上之碑新城王樹枏表

蘇母李恭人傳

戊午

恭人李氏海城李孔榮之女會甯蘇瑞周封翁兆鳳之妻也年十五于歸卽能以勤儉治其家上事公姑下調娣姒執煩緝匱家人皆樂而安之不知其爲新婦也會甯故當孔道漢回雜居數以睚眦小嫌激大變同治初年花門亂作恭人方誕一女未彌月匍匐匿山谷間忍飢終日幾阡於危翁曰此非長策不賊死卽餓亡耳乃鳩合族郇繕完堡寨爲協力聚守之計咸里來依者至數百人庭堂厨竈內外他藉無隙地柴薪米豆悉罄所蓄以共有無恭人復時時偕其先後躬執爨炊分哺孤寡老稚不能自生活者賊圍數月始解去而翁遽以憂卒家益墮落時田荒不治

連歲饑無所得食日剝木皮禿草實雜糠覈麩而咽之家
累十餘口僅得不死亂既定百物盪盡無剩米遺縷以庇
其生恭人持家規遠計悉令其子就外傳讀書而以一身
肩鉅細操作出則治田畝入則紝纍浣濯執斲僕賤役夜
深雞聲四起猶手針黹坐燈下往往達旦不寐嘗曰吾爲
多子女累然習勤久慣不復知苦蓋安之矣一日獨刈穀
田間山水暴發露立交渠中水深沒股家人往覓之已戰
栗不復能語昇歸遂得胃寒疾觸之輒發光緒甲申舉家
染疫恭人延醫和藥餌造飲食日赴里外汲井水持兩木
桶往復數次足一日之需乃治他事如是者數月病者始

次第就痊里邵見之相與歎詫有泣下者恭人遭際之艱
蓋至斯極矣初恭人生男子八人而殤者一女子四人而
殤者二封翁念恭人勞分命其子攻學力農各專其業迨
長子志泉補諸生次子耀泉四子源泉皆成進士七子紹
泉以拔萃貢成均家業稍稍光大矣而志泉忽病卒耀泉
宰烏程歿於官所恭人既悼子之亡繼又丁姑喪值國大
變憂傷悲憤感舊疾遂不起時乙卯九月七日也享年七
十有二恭人性慈厚善讓人不與同輩較勞逸同亂之後
家貧赤立姑命生分其子兄弟雖異居視猶子如子每獲
新甘輒呼與共食姑之歿年六十餘矣哀毀柴瘠言之未

嘗一日不流涕其至性如此恭人歿時源泉羈京師以不
得親視含殮爲恨今葬四年矣泫然念母氏之劬思所以
不朽其親者旣詳述其行又屬楸枅爲之傳以詔世世子
孫傳之無窮余嘗讀詩至生民思齊諸什子孫之盛必推
本於母氏之賢然獨不解創業之始天之所以勞餓而拂
逆之者乃以一人任其艱而子孫食其福此則仁人孝子
之所痛心而不忍言者也若恭人者親見子孫之衆且賢
天之報施可謂速矣而源泉則曰吾母受多男之苦未食
多男之報痛哉言乎是可以傳恭人矣

樂亭趙瑞庠墓表

戊午

附錄三 卷一
穆宗御極之六年捻酋張總愚率數十萬衆蹂秦晉掠畿
南竦騰電馳日蹕數百里九月偵騎至大興之采育采育
者縣東南巨鎮也民物殷蕃距京師且七十里營兵嵒窳
不滿百人市肆一日數驚走把總趙君藉里兒彊壯有蠶
氣者得千人部署都肆夜令執炬爲圍陣外嚮彎環如火
蛇四面搥鼓作戰氣夜半賊騎萬蹏趵至戈戟聲相摩
愕疑久之不敢近疾馳而去時大軍雲集督師者又皆百
戰宿將前垣後距迄不得一當君以一把總率鄉閭之子
躬當大敵卒以計折賊衝全數萬人財物生命烏虜以君
之智略材勇苟得應時赴會膺一面之寄其所建監當未

可程量而惜乎其命之止於斯也初君讀書負大志值海
內多故思以武功自角立奮翔於時乃挾策徒步謁向公
榮於蘆臺陳海疆大計向公知非庸人待以國士久之向
公督師廣西粵寇長驅東下據金陵僞都分兵謀非犯僞
丞相林鳳翔驅悍黨渡黃河豨突燕豫齊魯之郊麾城擐
邑所至如洒君時留蘆臺疆帥檄之防懷慶繼隨大兵轉
戰南北嘗單騎馳三四百里出入賊壘探虛實王兵者奇
其勇拔補直隸玉田營經制外委歷權豐潤崔黃口三河
開平寶坻甯河等汛把總所在有聲同治二年管領通協
左營步兵隨大軍征甘肅逆回喜爲軍鋒戰輒先嘗劾首

虜三年以平賊壘功賜藍翎會將軍都興阿督師西上集
諸將詢賊狀君獨越次進曰賊暴狠趨利負險嘯張公出
不意搗其巢別伏奇兵扼隘絕糧道則烏合之衆可略而
定若蹈往者之失整營野戰爭一日勝負老師糜饗主客
勢分此馬化龍之所以坐大也將軍遽改容嘉歎寵之刀
劍悉用其策破清水堡戡定甯夏郡城以功最擢千總加
守備銜賞易花翎未幾軍事忽中變君奉調回標采育營
之役商民感再生設長生位於名宦祠隨春秋報饗至今
猶嘖嘖頌其功曰微君吾屬子孫無復噍類矣君旣以薦
擢守備實授玉田營把總光緒二年考拔山海路中軍千

總調蘆臺左營陞署本營守備至是抑厭下僚者且二十年卒用陷假不得大竟其志而君年已逾六十矣丙戌謝官家居又十二年而後卒年七十有八君之生也以道光某年月日其卒也以光緒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既葬之幾年其子祖銘走京師乞爲表墓之文樹枻嘗聞君之在甯河也鹽賈獲私販十八人賄縣宰鍛鍊成死獄君爭曰販私過境未拒捕且多老稚飢民迫於捄死今寘重典違國法失民心吾恐無知之徒將甘心盜賊以求一逞金田之事可鑒也縣宰慚恧以爲侵已卒寘十八人於法而君亦獲譴以去吾以此知君之後之必大也君諱連會字

瑞庠先世自山西徙直隸之樂亭祖逢源父象龍均贈武
德騎尉配吳恭人無出繼配張恭人生二子長選太學生
次卽祖銘貢生直隸州州判鼎革後以知事用不復就遁
居樂道以文學蜚聲於時世所稱十如先生者也女一適
仕族孫賡宸翼宸燮宸黻宸翼宸爲山東招遠知縣家世
駸駸日盛矣詩曰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吾將以此券君
爲後世子孫勸焉

清棠邑知縣王君墓誌銘

戊午

君諱福曾字桐孫姓王氏其先山東人明指揮東樓公始
遷直隸之文安乾隆時有副貢生諱調者於君爲曾祖娶

劉氏生秋元嘉慶戊辰舉人山東清平知縣清平生君考
諱璞爲安州訓導好學有隱行其卒也嘉定徐侍郎致祥
誌其墓君生而聰慧四歲學應對進退禮如成人旣長劬
力於學補博士弟子光緒己卯以優行貢成均考列二等
選授博野訓導書院舊有田八百畝啞於勢豪君至爲探
其咽出之以哺學子從游之士歲常數百人乙酉再上公
車誤中其副旋以迴避改補滄州又三年奉安州公諱子
甯歸里家居侍母且十載以前在博野檄辦海運有勞薦
擢知縣至是奉母命敦強謁選授山東堂邑值庚子之變
蒞任數月旋罷去逾年再至堂邑盜數百毛起連歲盤牙

搜牢搏拏吏民皆重足莫敢孰何君則躬搗賊巢利牖其
黨爲我耳目道引渠俊授首民用大謹君嚴於治盜不畏
強桀而慈响民若兒子聽獄不輕用敲扑反復窮詰必得
情後已邑遇旱災爲文禱於神自責雨常應期朝令裁衛
所屯田索地價錢君念民瘠瘠爲代輸金千七百餘而尤
以建學植才爲急捐置圖書數千卷宣明教條作士表儀
君出則先勞於民入則侍母側道終日所事以娛親志時
母孟太淑人春秋高陳情乞終養歸士民間之顛於大吏
杜城以尼其行旣遭母喪君適患病且棘邑父老相與禱
祈扶攜赴署訊起居安否旣去則攀轅流涕爲鐫石於東

門之外以誌其思君勇於爲義若性命中日之戰君起鄉
團捍閭里水災調穀稟飢隱親經絡活民數千完中亭河
隄沮洳之田變腴地六七萬畝其在博野舉孝子于逢雷
在堂邑有乞人武訓者積譽創建三邑義學君請之大府
奏旌於朝尤足勵末俗云君生於咸豐元年九月二十六
日卒於丁巳六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七配崔宜人清
苑訓導霸州崔宜枋之女柔嘉淑嫻善事舅姑相夫有儀
教子有法處豐能約克定厥家生子祖綱以貢生歷官山
東城武朝城知縣造室楊宜人生子祖紹同知職銜祖紱
中學校學生長女壻武昌進士范迪襄次女壻山西知事

范廸明孫三人孫女二人祖綱以某年月日葬君某所來
乞爲銘墓之文吾聞君生平耆碑碣鼎彝刀布文字考釋
精審多創解嘗著化度寺塔銘考一卷足訂大興翁氏之
誤其詩尤清婉善諷可誦也乃爲之銘曰文足以華國而
慳於一第才足以濟時而董於一試在家在邦有聲其皇
造福於一邑而樹德於一鄉斯所以歿世而民不忘乎烏
虜君今往矣而有不忘者存我銘其幽以詔後人

黃岡洪侍御墓表

戊午

光緒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戶科給事中洪君良品卒
於京師卒之前自錄其生平所著書目凡古文尙書五種

古文孝經二種詩古韻一種經說三種筆記雜錄二十三
種奏議詩文書牘七種爲書都四十一爲卷都一百四十
九寫爲正副兩本以其一付三子定宣其一付女婿丁道
津如唐白香山故事烏虜何其博也君讀書務廣覽強勤
絕人自少至於老耳目之所接搆援筆發藻辨麗翔洽儲
爲山淵其所與游皆當世老師碩儒徵經詰傳發起隱漏
驚喜如獲神授終其身孜孜不以憂患造次輟書不爲而
尤肆力詩古文辭今世所傳龍岡山人集三十四卷者皆
君所手訂也君家故貧又累重多故年四十三始登同治
戊辰進士入翰林學益進境益艱十年之間僅典試山西

者一同考順天鄉試者一及擢御史君喜曰是可以發抒
吾學侃侃言國家事章凡數十上權貴皆仄目相視壬午
值星變君疏請清政本原語尤鯁切抵冒當軸人有以禍
福開君者君曰吾所學如此辦捨一官久矣居諫垣十八
年躑躅白將不爲阿邑條上園法鹽政水利倉儲諸務上
或從或不從言皆可經諒山之役議償法兵費君昌言以
饒與敵人自伐非策甲午中日戰起君累疏不報憤懣流
涕嘗中夜起繞屋徬徨或發爲歌詩悲悽鬱陶不可卒讀
一日客至方劇談相對太息忽扑地氣絕復甦乃草疏數
千言陳時政得失未及上逾年遽卒年七十君字右丞世

爲湖北黃岡著姓曾祖啟恩祖植彬父鈞三代皆封如其
官配鄒恭人繼配王恭人皆先君卒生子九人定守定爲
定衡定鑄皆早殤定經定中又皆先歿今存者惟定權定
宣定述三人女子一適鎮遠丁道津文誠公寶楨孫也孫
男七人曾孫二人君以光緒二十七年十月葬於黃岡龍
岡山胡家坂越十六年丁巳三月十五日遷葬於牛馬嶺
先塋之次明年定權走京師丐爲表墓之文於是論著君
平生文行大端俾歸而揭諸墓上之阡

江叔海孔學發微序

戊午

往余在成都與江君叔海暢論經義爲言蜀學之壞始於

湘潭王闖運而并研廖平今古文之說鑿空虛構尤爲孔子之罪人叔海嘗抵書痛言之癸丑廖平來京師自言其說凡三變自東西海國大通而後始悟六經皆孔子假設之詞舉詩之所謂十五國者一一實之於五洲諸地其說荒唐曼衍奇離誕怪不可思議烏虜孔學之不明久矣其下焉者不具論而今之所謂老師巨子或錮守經生家法支言碎義破道無術而矯其弊者又復專言理性過爲幽深要眇之詞視孔學若帝天之不可方物廖氏者出乃更創爲皇帝王霸之世以分配六經於是孔子之學幾等於齊諧志怪之書誣聖蠹經說愈奇而道愈裂瞽者遂謂孔

子之學疏濶選奕不切於國家之用至欲取聖人之微言
大法所以垂教萬世者一切末殺而蕪除之悲夫此孟子
之所謂自伐人伐不能不爲今之學者咎也癸卯之歲余
與叔海同應經濟特科之舉都門握手深以聖學晦盲爲
懼因出其所著論語示余繼又爲孔學發微一書以明孔
子之學術治術無所不包每進一解舉一詞輒引古今中
外疏通證明不爲無稽大言以眩當世樹枿竊謂孔子去
戰國之世百有餘年楊墨莊列申韓宋尹田慎鬼谷公孫
之徒並世蠶起著書馳說簧惑天下其時孔子之道堇堇
不絕者蓋如縊焉獨孟子荀卿稱說孔子以維正學明王

道而孟子之拒詖放淫其力尤鉅故韓昌黎氏謂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今之世一大戰國耳道術之厯雜聖學之微殆尤甚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若叔海者其亦庶乎能言而不愧者矣

曾伯厚祖母楊淑人墓誌銘

戊午

閩縣林嶧農同年謂余言其同里曾伯厚福謙純孝也福謙之祖諱元澄者有側室楊淑人生子兆淞八歲而殤越數年猶子兆霖生福謙二日其曾大父卽命淑人抱之以爲兆淞後或曰繼殤非禮也日記有之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福謙之繼兆淞曾大父之命也曾大父矜淑人之賢

而痛其孫之慧而不祿也故繼之繼其子卽代父以事其
母亡者得所主而生者有所依禮固非一端已也雖然吾
讀晉賀嶠妻于氏表竊歎母子恩義之不終而議禮者之
苛也夫禮達人情者也情之所安卽禮之所許故先王制
禮生與養並重無偏視焉若福謙者可謂有始有卒知禮
之君子矣往余在京師遇福謙年幾七十矣語及淑人未
嘗不流涕也且曰吾自襁褓投吾祖母之懷翼之以至於
成人教之以至於成名劬勤顧復三十餘年如一日焉余
少清羸善病吾祖母撫之嘗大戚曰吾性命與此兒共之
兒生則吾生兒死則吾死猶憶四五歲時吾祖母攜吾避

賊亂走山鄉凍餓勞頓者備矣而寒而未嘗不先吾衣飢而未嘗不先吾食也吾自二十舉於鄉連歲北上試禮闈而又奉本生父母暨大父母之諱生計日艱嘗外出營甘旨吾祖母時時背泣曰吾苦吾兒矣聞者皆爲之悲丙戌之歲余幸登進士廁秋曹乞養南歸吾祖母治酒食聚家人相慶絮絮談往事曰吾爲子心膽俱碎今而後可以無憾矣乃甫踰數月遽感寒而病病又數月而遽卒悲夫古人云千鍾易一養難吾親未獲千鍾之報且僅求一養而不可得吾心痛焉今歿三十年矣吾無以報吾親者惟子之文可以傳無窮敢乞爲埋幽之銘以詔吾世世子孫余

曰善哉是可以觀伯厚之孝矣淑人生於嘉慶癸酉二月十四日卒於光緒戊子正月五日享年七十有六其初適於曾氏也年甫十六耳上侍兩代能以婉順得親懽心事夫敬事大婦謹待羣庶以和夫病割臂肉和藥愈之淑人嘗患疾且革夜夢人以紅丸進食之而瘳或謂淑人之誠能格神云既生子太學生兆湫不育乃以福謙爲之後福謙與余同登光緒丙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四川知縣歷奉節崇甯諸邑曾孫爾鴻爾瀚爾楮爾熙爾馨爾樾凡六人而爾鴻爾楮爾熙皆早卒元孫六人克端克煊克榮克宜克還克京某年月日葬於侯官孫宅山之陽銘曰

啞啞者烏其尾畢道子之不畜而哺其雛其雛維何維孫
之詒以鞠以穀孫孝母慈淑人歸矣兒心悲矣兒心之悲
終無已時欲報之德視此銘詞

種桐書屋遺詩序

戊午

西去無爲州治十餘里有栗樹岡者沈丹崖先生隱居之
別墅也岡高平地僅兩三丈長數百尺緣岡陂陁橫亘老
松千餘株岡趾西爲魚塘可四畝東爲稻田田之北雜植
桃李梨杏葳蕤芬鬱蔭以茅廬卽先生宅也宅後爲竹園
葡蓼贖駢終日有聲先生故喜藏書善畫山水蘭竹叢貼
昔賢名蹟案頭壁間皆滿手撫殆數百徧不復能辨真贋

時與鄉之先達李古田齊韻珂高紹良朱伯雲飲酒賦詩
唱酬爲樂嘗開西軒眺巢湖之勝瞬目而北則白雲山出
右腋下青翠纏屬可禡而取也此十數年中宇內無事先
生所得之詩爲多咸豐之初洪楊亂作據金陵僞都羣寇
汎溢西出皖南殘破諸郡縣幾無完城時無爲被圍急先
生慨然偕巢縣李芹生渡湖乞師於廬州馬公穀三馬故
先生舊好也師未出而無爲城已陷先生倉皇返里會賊
偵知其謀迹索之鄉間不軌之徒乘間麻起先生易服變
姓名流離竄伏居不煖席者七八年凡所見將士之勇怯
賢否戰守謀畧之得失焚殺淫掠之醜忠臣義士男女死

事之慘烈傷肝怵目無可誰語乃一發之於詩於是冲和溜亮之音一變爲沈鬱悲涼之什前後身世判若兩人卒以此驚讐致疾槁臥江干回視向所居栗樹岡者蕭條沈寥竹木多斬夷無復人迹木鳴山鬼擲揄叫呼尤可悲也先生歿後詩稿多遺失哲嗣海秋刺史掇拾殘賸僅得百餘篇署曰種桐書屋遺詩乙未之歲余居金陵與海秋朝夕相晤語因出是集屬爲之序未幾余以軍事赴隴西匆匆未有以應也國變而後再見於京師海秋年已七十餘矣乃就所聞於海秋者爲敘其畧而歸之烏虜以先生之宏才博學身遭亂離不克大行其志而廬以詩傳而詩又

不幸多散亡其傳者屢此而止悲夫悲夫此屢屢者果能必傳與否吾不敢知焉然竊願吾海秋世世子孫守之勿失也

曾母譚太夫人六十壽序

戊午

吾讀史至漢徐元直母之拒曹操唐狄梁公姨母盧氏不令其子之事武后竊歎以一婦人之高行卓識能使千載下聞其風者心折氣壯其所爲廉頑立懦以維持名教於不敝者此不獨士大夫之責也時至今日禮義廉恥之防稍稍弛矣其尤者甚或覬覦非常而昌言附和以濟其惡者往往出於士大夫之徒醜然不知禮義廉恥爲何事往

者與吾友曾君呂仁深論管子四維之義嘗持此以卜國
家之治亂興衰初不料今日士大夫之行乃不幸一變至
於此極也呂仁則曰當項城主國之年吾母譚太夫人守
節已三十年矣吾鄉諸戚友僉請贖其志事旌顯於朝吾
母則力拒之曰守志吾分耳且旌之者何人受其旌者何
事今欲求榮而反益其辱焉稍知自好者不爲也懿哉太
夫人之高行卓識乃爲士大夫之所不能爲若此吾向所
謂廉頑立懦以維持名教於不敝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抑吾聞呂仁所述太夫人之嘉言懿德尤有足爲士大夫
矜式者夫人之賢不肖相去本無幾也其不能始終一節

者以貧爲之累耳太夫人席累宦之餘而身居嗇境某某太公棄世而後太夫人履艱茹苦上事祖姑暨本生祖姑兩老人下撫呂仁兄弟姊妹諸子女鍼黹縫紉并曰炊爨之事皆躬自操作凡所爲仰而事者甘旨無弗豐也凡所爲俯而畜者衣食無弗約也太夫人之尊人晴軒先生與其兄某某明府久宦而歸憐其貧也時時餽貸之太夫人輒爲婉卻曰吾不欲使吾子倚人爲生活而不知自立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其操行有如此太夫人旣身丁艱阨而又遭姑喪者二任嫁娶者五取長子暨祖翁之柩返葬於先墓者三卒茶拮据之狀至不可以言喻

或有勸其割田鬻宅以紓目前者太夫人則曰此先人之業不可自吾而墮之也並強爲大言以矯飾之憂不形色卒濟厥事禮曰君子雖貧不鬻祭器雖寒不衣祭服其慈孝知禮又如此太夫人既家遭中落乃日督教其子讀書進取以光先緒呂仁卒以文章學業蜚聲黌序間歷佐諸貴人達官之幕旣登仕籍屢辦權稅警察墾殖諸政及守承德聲施益張歲糶之入所以將事太夫人者已今昔豐儉之不同而太夫人則引爲隱憂諄諄詔勉以清慎廉儉勿墮家聲爲誠益用貶損服食出其餘以周鄉里戚黨之貧不能自給者其地方善舉太夫人輒首先倡爲之常曰

以多財貽子孫不如貽之陰隲之遠且久也當呂仁之官於晉也同僚大吏謀治觴爲太夫人壽太夫人以兵燹飢饉之餘不忍爲一身之樂惟日率其婦手製綿衣分惠災區且舉魏叔子大易貞元之義曲譬而力阻之推斯意也由一家之恩而暨之四海孟子所謂古之大過人者胥是道也夫豈第一人之慶已哉今年十月某日爲太夫人六十壽辰呂仁屬余一言昭其志事之大者用以自勉并爲今世士大夫之勸故不敢爲溢詞虛美以瀆太夫人之聽若夫康強逢吉天之所以報太夫人者乃理之固然固無待同人之頌禱而可以操券以必之者也

潘鹿磧先生七十壽序 戊午

光緒癸卯余爲鞏秦階道秦州牧張君瑤圃時時爲余言其幕客當塗潘鹿磧先生之賢及余移任平涼考詢吏治華亭士民則又爲余言先生往歲宰其邑治行且曰先生不爲赫赫之名不事炎炎之法而至誠所感至今邑人思之猶若嬰兒之失其慈母也丙午之秋余至新疆先生已歷官至阿克蘇道矣又閱三年先生調補伊塔抵烏垣始獲一見性夷而氣和頽頽而容寂與之言終日不見喜怒之色或稠人廣衆中默然不發一辭至與論固邊之策阜民之政課吏之方交鄰之道財之足與不足兵之可恃不

可恃若者宜興宜革若者宜固守宜變通口講指畫邴邴乎若觀掌上之紋滔滔乎若挹江河之水而不可竭也初新疆之創設行省也魏午莊制軍開藩西域挈先生以行凡建設草具諸政皆關決於先生誕章細條具爲區處提挈綱維萬目畢張時南北兩疆府廳州縣初設官分理種族龐雜曠野不易受羈束大吏以先生精慎有幹畧大都輿區若庫車莎車和闐迪化皆檄先生治之聲施爛然所部職辦先生嘗言吾服官聽訟二十餘年用笞刑者僅數次吾所歷之地諺所謂優缺高訾乃一去職而公私之通屢爲身累先生之自言如此而人之道先生者亦莫不如

此莊子有言曰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若先生者可謂仁而不顧其身者矣孔子之稱仁者曰必有勇其稱伯夷叔齊也曰求仁得仁溯武昌革命之明年伊犁知府賀家棟陸軍協統楊纘緒乘機煽亂戕將軍唱獨立先生既力爭不能得遂棄官暫居俄界以避其鋒亂黨以先生德望繫中外屢以利啖之堅拒不出賀家棟曰此老非富貴所能淫也乃劫之以兵先生拒益力曰吾頭可斷志不可奪也論者謂先生平居愿謹和易恂恂若不自勝及當大難臨大節乃能不變塞若此人第知先生之仁而不知先生之勇實有足與夷齊爭烈者天子既遜國項城重起先

生爲新疆布政使婉辭不就將軍楊公鼎臣以先生老於邊事聘爲諮議不任以職宴見關策倚若腹心後歷長新疆國稅廳及審計分處甲寅七月復奉府令專長財政先生故善於權計又居新疆久出納規章多先生往時手創猶記己酉余奉清釐財政之命適先生蒞省留之署中朝夕與余鈎稽積牘策亂籌昏偶有疑滯詢之輒應口能道其巔末其才之敏心之細有若天授者然國變以來協餉中絕國用益艱而新政之待以設行者又百倍於曩昔先生殫其智慮日與楊公執煩肩鉅裒漏裁浮酌乎先後緩急之宜以爲次第貫行之策蓋行之三年新疆之財力始

稍舒而先生謀國之心亦稍遂矣方今海內多故獨新疆託先生之庇宴然無事號稱小康其官吏士民謀所以報先生者而今年某月某日適爲先生七十攬揆之辰馳書萬里屬余一言以爲之壽余與先生相習稔知之最深因備述先生之所以造福新疆者以爲稱觴之助若夫先生內行之純及子孫之盛人人能言之無待余之贅論也

蜀石經齋記

戊午

往者余宰青神門人陳萼卿示余蜀石經尙書凡三十六字後悉八年之久窮搜博訪求片石殘文卒不可得及余改官甘肅以事至蘭州偶見葉菊裳學使座上有以蜀石

經左傳一大巨冊求售者索價甚高菊裳既堅持之余亦
匆匆返中衛而去戊午之秋廬江劉君健之爲余言伊手
藏蜀石經左傳周禮公羊穀梁殘卷都經注四萬六千餘
言翌日出行篋中左傳相示則蘭州所見故物也是冊起
襄公十年盡十五年爲卷第十五爲葉五十三又半爲字
經七千九十三注五千二十四曾宏父石刻鋪敘謂蜀石
經左傳三十卷蜀鑄至十七卷而止今此十五卷蓋猶廣
政間舊刻也他經皆著書人姓名而此獨不署亦無年月
可徵且其中唐蜀諱文並缺論者惑焉不知蜀經悉依太
和舊本左傳一經蓋取原搨上石故唐諱仍舊而遇蜀諱

則亦減其一畫以避之觀其不著書人審知其爲太和原本無疑也公羊穀梁乃宋時補刻不得謂之蜀經健之獨取蜀石經三字以名其齋者蓋卽左傳周禮二巨冊言之從其重也周禮凡三卷都九十七葉半公羊殘卷十九葉穀梁殘卷三葉五季當中原多事之秋典章文物掃地殆盡孟蜀據偏隅之地竊號四十餘年猶能以兵革餘暇與其諸士大夫研經習藝演迓宗風莊子曰去國期年見似人者而喜况夫處今之世而猶有拳拳服膺此事如健之者其爲喜不更可知乎烏虜古物之銷亡久矣其不幸而殘賊於庸夫俗子無知之手者不知凡幾卽幸而託之有其人藏之得其所而遭時多故

水火之災兵戈盜賊之禍歷年愈遠則傳世愈稀其廬而
存者又或子若孫視之不甚愛惜一再傳而後杳焉不復
知其何屬者所在皆是也夫人與物特一時之所寄耳聖
人之於天下高士之於一身烈士之於名庸人之於利千
態萬狀不可殫形雖所寄之事不同而物之相需而至者
一若各任其人之自爲取攜如芻豢薦帶之不能強以相
喻也健之博文耆古踵其先公文莊之後治蜀有政聲石
經之獲其或者天以蜀之故物報我使君而君亦以不忘
蜀人之故矜寵而珍異之以答天之厚貺與不然者以千
年灰燼之餘昔人之所不經見者一旦而君乃獨得之其

爲難能而可貴何如也語曰物常聚於所好君苟進此以
更求所謂十經者又惡知天之不盡發其藏以厭君之望
也戊午八月

磁縣新出魏齊墓誌本末記 戊午

磁縣勸學所庋藏新出魏齊墓志八種丁巳邑大水學費
苦無措當事者謀出石易錢以濟之時遼陽韓品資德璧
方承審磁邑馳書以告奉天政務廳長袁君杰三君商之
軍署參謀長楊少將宇霆毅然籌鉅金輦石而歸磁人則
曰在磁在奉同爲保存我國故物之心無異事也君旣丐
警務科員王澄華運石至奉天始告同人置之教育會公

諸同好不以自私君則曰在人在已同爲保存我國故物之心無異事也戊午之秋君以搨本餉余並詳述得石之巔末屬余爲文以記其事余案磁爲古鄴地其城南纍纍如小山者皆古塚也范成大攬轡錄謂曹操疑塚七十二散在數里間王荊公疑塚詩謂塚在銅雀臺西八里以實其地俞應符至欲盡伐之以冀得阿瞞之屍諺說相沿幾無異詞康熙中康善述撰磁州志謂往歲凶荒邑民盜伐多塚有齊王陵齊公主齊高陽王湜諸碑誌則疑塚之說實不足信蓋自曹魏以至六朝鄴爲海內一大都會衣冠巨族多葬於此今觀新出魏齊碑誌益知虛塚之說爲悞

惚不可憑矣國變以來後生小子既蔑視先王文物無足重輕而上下又憊於財力阡焉幾不克自存東西兩瀛者古之徒挾重幣高訾乘危豪誘凡我國瑰奇特絕數千百年不輕覲之物連艘兼兩以輸之海外者歲以值計常數十百萬而市賈饕諛之子往往以厚利啖鄉曲亡賴相與爲姦宄不法毀寺觀掘陵墓殃及神鬼枯骨以倖一時之利由斯以推竊恐不十年後而中國相傳之故物必至蕩然亡佚同歸於盡而後已殊可痛也初壬子之冬有賈客結磁之猾民潛掘古墓得五石出南鄉王家店者一日魏侯君墓出南鄉八里塚者一日魏張君墓出南鄉申家莊

者一曰齊徐君墓出南鄉雙廟村者二曰齊梁君墓齊邢夫人墓並得古瓦人數百具運往安陽車已駕矣邑紳偵獲之送之官收其物僅薄責其人而止於是鄉里無知之民重視財輕犯法而次年南鄉復有伐墓之事其一曰魏吳郡王墓在大塚營村距城八里其一曰魏華山王妃墓在北白道村距城十五里及甲寅十月北白道村有王甲者又私掘魏華山王墓王與其妃同葬武城之北竊疑前之發妃塚者必卽此人而縣宰復煦煦焉慈蓄之僅議罰鍰而釋之不問烏虜事之所關若此而法之所施若彼不但故物之不能保存已也而人心風俗之偷將爲國之大

患而不可救夫以今日中國而論其自戕自賊以供外人
之巧攫強圉者歲不知凡幾此萎萎者實渺乎不足比而
數也然苟本君愛國之念推而大之則人人有保存我國
故物之心其亦庶幾乎不至若斯之甚可券也戊午十月
新城王樹楫記

鄴城故址迄不詳其所在今考西陽王徐君墓誌其出
土在今縣治南鄉距城八里之申家莊村東據誌云葬
於鄴城西北十里以里向計之當在縣治東南二十里
臨漳交界之區魏華山王及王妃公孫氏兩誌云葬於
鄴城之西武城之北武城卽志所謂講武城在治南二

十里水經注漳水又東逕武城南酈元謂武城卽期城
非梁期城蓋以漳水先逕武城而後逕梁期城南故以
爲非也梁期故城在治東漢置縣屬魏郡武城在治南
銅雀臺之西南五里原非一地水經注云城之西北有
三臺皆因城爲之基蓋銅雀臺與鄴城相附兩誌出土
一在今治南十五里北白道村東一在治南十三里北
白道村北準以地望古鄴城蓋在北白道村東南五六
里而與武城東西相值去縣治亦在二十里內外也王
荆公疑塚詩云銅雀臺西八里邱今所出諸石正在鄴
西上下十數里之間尤確證也八誌惟吳郡王蕭正表

西陽王徐之才見於魏齊史傳而徐誌丹陽尹袁印史作袁昂豫章王國左常侍史作右常侍薨年六十八史作八十皆足以證齊書之誤徐之才與蕭正表皆無足取論者謂北齊書文章萎茶節目叢脛聊以取盈卷帙今觀徐之才傳採掇詼諧猥鄙之詞連篇累牘尤爲褻瑣轉不若誌文之渾雅可誦也今之好古者得一魏碑輒斤斤焉居爲奇貨太原傅青玉先生嘗謂魏八筆法皆導源於篆隸當時去古未遠家槩尤存故不論書之工拙妍醜而爛然照目實有非唐宋以後人所能喻其妙者今檢諸石皆完整魏之侯君誌齊之梁君邢夫人

誌書法皆兼隸體魏兗州刺史華山王吳郡王三誌瘦
媚虬健藏筋於骨已開褚氏歐陽氏之先模尤魏碑之
僅見者惟侯君梁君諸誌日字皆作○邢夫人誌月日
作夕○據此則六朝時已有新製之字不自武后始也
樹柑又記

贈馮北野先生序

戊午

昔范文正公嘗言不爲良相必爲良醫余竊以爲古今良
相代不乏人獨至醫之良者或數十世數百世而不一遇
醫學之不明久矣村夫塾師口臭無知之子目不睹方書
口不經師授其於人生血脈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之事藥

性子母兄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君臣佐使之宜茫然不解其何故守陋專己日以人命爲市而庸醫殺人之律又皆視爲具文無復有執而行之者醫道之晦盲遂爲天下裂戊午五月姬人甲君病醫者皆束手謂不治矣吾友秦君紹觀力薦馮北野先生一藥而病差連服十餘日霍然而復故余既感先生之德朝夕過從始知先生於古人方書無所不讀而神明變化妙悟幾微殆所謂天授非人力所能至者余嘗覽天時察人事慨自國變以來人心之亢戾風俗之饕餮兵戈盜賊焚屠殺掠之慘酷其氣之鬱於上則爲風雷爲雨雹爲水旱爲日月薄蝕星辰錯行蘊於

下則爲蒸否燥溼爲疫癘爲疔疥爲喘乏熱噎酸削之疾
而白喉之危尤爲近世奇變穢汗漸漬往往小則殞身大
則滅族淫傳絕敗其禍至不可名狀余徵之古書未有專
言是疾者先生則謂金元內渡以後苛毒之異氣始徧傳
中土而于午卯酉之歲君相之火相薄相盪炕陽結轆其
病尤熾暴而不可救先生嘗踔絕塞遊內外諸蒙詳察其
患之所由生與夫人事天時之相爲感召精研力索因集
爲白喉藥證訣一卷並創製黑靈丹散以備不時歷試數
年十不一失而傷寒溫疫以及麻痘癰疹之黑陷伏而不
出者亦皆兼療並施罔不著手而效自有先生之方論而

後數百年諸家各執一偏之說始有定衡金人張元素之言曰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若白喉者尤古方之所無先生可謂能自爲家法者矣曩歲先生居京師往來王公大人之門扁和之名噪於都下今歲以友人之疾邀之北上凡諸疑難奇患多取效於先生余尤以其白喉救世之功爲神且速也故樂爲之詞以張之而尤望先生之廣其傳於天下後世不爲己私則范公之志也先生名治成號敏卿安徽黟縣人也

秦紹觀之母王太淑人壽序

戊午

余與會甯秦君紹觀相識二十餘年辛亥余自西域歸京

師比鄰而處數相過從往往絮談終日夜繼以燭依依不忍舍去或聯牀相對默然不出一語各自散去如是者蓋七年矣紹觀弱冠失怙家貧力學以養其親通籍後奉母王太淑人來京師甲寅之歲余亦侍母同居都下吾二人者每道及母教之始終訢訢然若出一口焉今歲十月二十一日爲吾母九十誕辰紹觀爲文以道吾母之賢且稱觴以爲之壽逾四十日適值太淑人七十又八設悅之期鄉之人官京師者同謀行酒以壽太淑人而以祝嘏之辭屬樹枏余曰是吾志也其奚敢以不文辭吾聞紹觀稱太淑人初歸贈公繼堂先生家微也咸同之際連歲饑饉戎

馬在郊太淑人流離顛沛日或不再飽而事畜婚嫁弔慶
凡居室所有事皆身營之而不以爲艱襁紉烹飪井臼灑
掃親執婢僕之役而不以爲賤其與吾母之食貧服勞無
以異也贈公幕游四方時權學篆終歲不暇家居太淑人
婦兼子職善事翁姑及贈公沒而家益空乏幾不克自存
太淑人躬咽疏糲至鬻餅以供餽粥之需而所以養其親
者乃無弗豐親亡而喪葬之禮又無弗備其與吾母之事
重親謀菽水無以異也紹觀兄弟三人女弟二人皆太淑
人教之成立紹觀以進士官至御史幼溪以優貢中副車
仕吏部學修行茂聲施爛然此與樹枏兄弟之稍知自立

承母訓以至今日者又無以異也紹觀官御史直聲震天下卒以言事忤權貴左遷太淑人不以爲憂顧以爲喜曰言官固當如是也樹枏厯官三十年再蹶再起而吾母反顧而樂之且舉柳下惠令尹子文以爲喻然則母德之賢人所忻羨而稱慕之者若爲吾二人所獨有而惜乎紹觀方進取而余則頽然自廢無復有志於斯世焉是可愧耳頃者吾母嘗教樹枏曰馬伏波教子之言吾不爲爾慮也居今之世若時時熟復東方朔誡子之詩則知所以自處矣紹觀與余性相若而直尤過余請卽以此言質之紹觀並以貢太淑人其或者不以爲妄而樂進一觴也

陶廬文集卷之七

男勇敷校刊

陶廬文集卷八

新城王樹枏

琴師黃勉之墓碑

已未

琴師黃勉之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本姓章氏初坐法逃金陵某寺爲僧繼又與人邁訟變姓名走匿燕市而勉之則自言金陵僧有枯木禪師者善彈琴非其徒不傳於是始削髮從之學學成復還俗然卒無能道其詳者京師人無識與不識皆呼黃勉之云勉之以其琴學教授弟子惟寧遠楊詩伯得其傳知之最深丙寅之冬吾友章曼仙招飲其室詩伯勉之皆先在勉之兀座枯寂貌如涇灰終夕

默默不出一語既檢容授琴雄峻凝整若武夫按劍危坐
凜凜然不可肆以干也其用指力重能透木聲清而響堅
觸攄櫟將以神爲宰以氣爲使安趨詭赴貫以始終古人
所謂疾而不速留而不滯者勉之皆能罄其妙不可以名
狀言也勉之時時自稱其法得廣陵正宗其教人也以對
彈法反復啟迪之雖甚愚且拙苟好而習之無不得其意
以去丁巳湘人賓楷南玉瓚聘往長沙集校中聰穎弟子
數十人專授琴法年餘而歸己未正月二十八日以疾歿
於宜南之寓廬享年六十有六閩縣劉崧生謀諸馮君公
度卽以其年二月十一日葬於龍樹寺張文襄公祠之西

偏文襄公蓋亦嘗從勉之學琴者也銘曰

昔吾聽勉之之彈琴也座中之客大都先朝遺老去國羈
臣莫不收目注耳長歛累呻愴怳慘悽橫臆霑唇初不知
涕泗流酒之何因也烏虜廣陵散於今亡矣然有不亡者
存刊石松下以妥幽魂後之人過其墓者流連慨慕當有
感于余文

鄧守瑕荃察余齋詩序 己未

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惟詩亦然身世之遭逢耳目
之接搆悲歡喜怒塊臆柴胸皆心之所攫也聲之於言流
之於吻興象風神格調詞采皆面之所具也然面可見而

心不可見有其面而無其心是面人之面非面已之面也
虎皮而羊質君子無譏焉顧有其心矣而已之面不能若
人之面則又孔子所謂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者故詩之
工拙尤視乎面之妍媸好醜以爲衡二者蓋交相表裏然
非深於詩者不能也吾讀守瑕之詩面非一面等之於唐
則李義山之瓌妍溫飛卿之綺靡也等之於元與清則楊
鐵崖之巧麗吳梅村之婉淒也雖然與象也風神也格調
與詞采也守瑕之詩適自成爲守瑕之面不可強而同也
何也以守瑕之心非之數子者之心也孔子貌似陽貨匡
人惑之夫誠於中者形於外其似與不似不待辨亦不足

辨卽云似矣而孔子自孔子陽貨自陽貨也東坡嘗學陶
矣而究不得謂之陶放翁嘗學杜矣而究不得謂之杜明
之七子李空同何大復等鑒元人纖靡之習倡言復古嗣
響唐音其興象風神格調詞采剽摹而刻畫之可謂備矣
而聲音笑貌無所概於其中無病之呻脅肩之諂不惟失
其心且并失其面焉吾故曰二者交相表裏非深於詩者
不能也今叙守瑕之詩而述所見如此異日者風晨雨夕
貫酒斜街當更與守瑕申論之

涂母吳太夫人七十壽序

己未

壽言者贈序之類也語曰小人贈人以財君子贈人以言

言之所施非一端而壽言爲最古華封之祝尙已三代以
來尊彝鐘鼎之文多侈言貴壽吉祥之語而三百篇之美
君子者尤長言之以爲頌禱之極詞元明以後遂創斯體
而歸熙甫氏爲之尤工逮於有清若姚氏惜抱曾氏滌生
雖譏其文爲不達道而復時時倣爲之誠以人子之愛其
親與他人之敬其子以致其親者舍此無由達其綢繆愛
慕之思桐城吳摯甫氏謂今之壽禮勝於古之冠禮夫固
各有當也雖然善爲文者頌禱之中而隱寓勸規之意非
若世之華言而亡實者類也已未之春一月八日爲國務
院叅議涂君子厚之賢母吳太夫人七旬設帨之辰介吾

門人蕭君龍友丐一言以爲稱觴之助余知子厚久矣其
奚敢以不文辭子厚爲雲陽巨族而家困於貲太夫人之
歸我春軒太公也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時姑率太夫人
尙在堂伯叔娣姒羣居累重太公以生計之艱也時時餽
口於四方而仰事俯畜之事悉責之太夫人一人之身匡
維挈持以承姑志凡所欲者無弗先爲之迎凡所惡者無
弗預爲之戒蓋自養生以至送死無一時不以姑之心爲
心無一事不以姑之事爲事也此太夫人之孝太公之沒
也子厚兄弟二人年穉也而所受先業又微薄不足以自
給里黨之效忠者皆勸其子廢讀力農以營衣食太夫人

則曰如此則楹書絕矣其何以卒吾夫之志於是約身縮用腆以奉其師而嚴以督其子子厚卒登賢書履膺仕學成名立方興未央此太夫人之慈子厚之言曰吾母之經紀家政也條分件布曲有儀法賓祭有則冠笄有經一飯也自種稻而耘耔而刈穫而簸揉而饋饍一衣也自植棉而采擷而紡織而縫紉而澣濯不假諸人不徵諸市日督子婦傭僕各專職之雖至老而不倦亦不衰也此太夫人之勤太夫人之與昆弟析居也甕無粒米篋無寸絲婚嫁葬祭之費皆假貸爲之日或不得再食食或不得一飽而堂上之旨甘祠廟之饋獻未嘗不時親族間里往來慶唁

之禮未嘗或闕有以窮乏告者未嘗不劑其有無多少而
以時周恤之嘗曰人必待有餘而後施則施與之道息矣
此太夫人之儉而仁貧而有禮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得其
壽洪範之言壽而繼之以攸好德蓋有其德而後可以言
壽太夫人之壽太夫人之德積之也不然則子綦所謂世
俗之償者也不牧而牂生不田而鶉見有怪徵者必有怪
行夫便壽之足言哉抑吾聞之人子之所以不朽其親者
莫大於顯親揚名子厚奉太夫人之教以至今日可謂顯
且揚矣雖然猶有說勢物之徒覩變遭時驕恣償盈縱欲
樂禍以貽父母憂者今之世比比皆是也探睡龍之珠而

不顧豎粉之患鹵莽滅裂以得之卽鹵莽滅裂以報之特
且暮焉耳傳曰美成在久太夫人之成家鬻子垂數十年
可謂久矣子厚其善守太夫人之教鑒於今世鹵莽滅裂
之所爲則其美之成當未有極也魯季敬姜之戒文伯曰
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辟太夫人
其稔之矣樹枏與子厚同事國務院中知之又久謹取古
人頌不忘規之意以進子厚者爲太夫人壽

吳子功墓表

己未

吳君玉成字子功新城人幼受業於同里王曉峯先生之
門曉峯則余祖會元公之高第弟子也余少時嘗爲帖括

文獨竊竊聞君好讀奇異之書心私慕之同治庚午余以優行貢成均而君適於是科舉第十七名鄉試於是始識君於京師之寓廬逾歲冬將盡天大風雪余冒寒徒步走十餘里訪君里閭縱談終日求所謂奇異之書者君笑曰經史百家下至稗官野乘齊諧小說諸家言皆奇異之書也在人之會心何如耳而吾之所謂至奇至異者則尤無過史記南華二書太史公之史記自稱上繼春秋特莊子之寓言重言耳不可以事實迹象求之也乃爲隅舉數事皆人所未經道者余以是益心儀君不止甲戌之歲合肥李文忠公奏開畿輔通志局於保定之蓮池余應纂修之

口口口口口口
二
役而君適課試蓮池書院余遂延君教讀兒子政數年餘
而歸時同肄業蓮池者爲胡月舫方伯景桂孟黻臣右丞
慶榮張衡齋刺史全宋弼臣刺史朝楨慶文角藝類皆一
時名宿君獨以白眼相覲往往覲而不肯接一言而之數
人者亦以君樸訥時出諧語謔之君亦不校也然自是益
昵余每有所爲必就正余一言以爲定君旣落落不偶於
世又連赴春官不得志里居教授垂十餘年余通籍後宦
游四方偶作書訊君而君性孤介輒復置之不答一字詢
之往來鄉人亦無能道其真者第聞其大挑得知縣以親
老不復求仕進而已國變而後余罷官旋里問當日蓮池

同學諸子皆先後相繼喪逝無一存者而君之歿亦已二十餘年矣丙辰余居京師君之季子景超挾所著歷史兵畧十數巨冊來謁余余見之驚喜以爲故人有子因留教吾子姪讀書寓中而兼從余受古文之學久之乃泫然請曰吾父歿時景超方在襁褓中平生志事不能髣髴一二惟吾丈交最久知之最深苟並吾之世不得吾丈一言以章信於時則吾父爲不幸而小子忍死吾父之心尤不孝之大者因出所爲狀丐爲表墓之文曰幸哀而矜之庶幾死者生者皆可以無恨余曰然是余之責也按狀君之生也爲道光二十年某月某日其歿也爲光緒二十一年八

月日享年五十有六卽以其年某月日葬於里北先塋之
兆次君祖錫銘父發皆世爲農有隱行人稱道拾遺金守
還其主者卽發是也君性誠篤劬學者古墳典多創解尤
好譏評古今人文字以世無可告語時面壁搖首自語喃
喃不休至今余猶能貌之君初娶劉孺人早卒繼配紀孺
人生三子曰景坡景濱景超皆聰敏能讀父書景濱以法
政畢業爲吉林推事景超不喜新學博覽羣籍尤好談兵
曠然有不可一世之概然守禮持重循循無毫髮過差烏虜
有子如此君不死矣孔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吾
讀太史公伯夷列傳知名之不易傳也久矣鄉曲老儒抱

道德能文章者往往而是然生不出里閭歿不數年間黨
之人至不能舉其姓氏北方之士蓋尤足悲焉經曰揚名後
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余以是又益歎人生之樂有賢子也

姚春籙觀察詩詞集序

己未

光緒丁亥余以事至山東吾友施均甫補華爲余盛道張
勤果公在西域時其幕府有姚春籙觀察者負文武大畧
尤工爲詩詞余心誌之二十餘年及余出藩西域問當時
客官宿將無復能舉其姓氏者夫均甫固文章之雄者也
其於當代作者多慎許可而獨傾倒於姚君不止余益思
君居西域時必有歌詩爲人所傳頌然卒不得一見也已

未之夏其哲嗣少劬大令手寫君詩詞四巨冊屬兒子勇
敷攜至京師丐余爲之序余始得君之遺集而盡讀之益
信均甫爲知言非阿好也君旣負奇才宏畧屈於一縣鬱
鬱不得發抒其志牢愁倅僚凡柴乎心而媾乎物者莫不
託之於詠歌長言短章若竅穴之遇風叫嚎叱吸一皆出
乎天籟而不自知也洎乎奉檄出關踰祁連之山踔蒲類
之海遠厯古狐胡高昌姑墨龜茲温宿渠犂疏勒諸國時
回賊麻沸徧天山南北軍書絡繹旁午君應幾決策奔命
於左侯張劉三帥之間又時時獨率一軍麾城擗邑戰逐
無虛日而懷鉛磨盾乃未嘗一日輟詩不爲吾讀西征諸

篇其唱愈高其情愈壯至今猶令人穆然想見萬山風雪中悲歌慷慨據鞍顧盼時也惜哉其才之未究而天不假年致使文章事業塵塵乎止於斯也可悲也夫君所爲詩詞甚夥多隨手散佚少劬殷殷搜掇編爲紅藕花館集小忽雷室集西征鏡唱集小忽雷室詩餘各一卷因爲序其崖畧俾歸而藏諸其家以詔後昆

儀徵知縣李君墓表

已未

君姓李氏諱清平字樂亭其先代自江甯北遷直隸之東鹿遂家焉歷世以孝友傳其家至君益善事親父病喘晝夜不能卧君背擁臂承歷數月未嘗一日不在側也君以

咸豐元年舉於鄉家居教士以養其親歲舉束修所入奉
甘旨衣服而已則惡衣糲食躬執勞役閱十餘年大挑得
知縣分江蘇堅不欲赴父母強之始行至則書問無虛日
歲乞海運至津假道歸省一日南旋母送之門忽大泣君
惻然心痛欲告養不再出時已治行矣族黨擁之登車而
去是歲母果卒君星夜奔喪以首觸棺血汨汨出幾喪其
生三年服闋再至江蘇大吏詢以治吳之策君條上三吳
水利及勸農墾荒改正賦則諸事利害詳切當道皆嘉歎
深器其才而吳中人士始知君宿學能文章聲稱翕然無
識與不識罔弗知君名者光緒十年補授儀徵知縣在任

七年以治賑勞卒於官百姓咨嗟相與致奠輟者數千家
輓歸之日沿江祖祭哭送數十里不絕吾讀漢王稚子傳
其卒官歸喪與君畧相類史稱其令洛陽以平正居身得
寬猛之宜實無赫赫奇術而朱子作綱目縣令書卒者惟
王渙與陳寔二人蓋官之賢否以得民不得民爲衡君之
政化懷物感人如此可以知其賢矣君仁厚樸誠喜培植
士類月考季課割俸錢獎寒士黌校至不能容尤善折獄
然不輕用笞刑曰受者爲終身大辱爲民父母者所不忍
也而治盜賊則不少姑息嘗捕大盜某寘之法闔境肅然
縣治南瀕大江水嘗囓堤沒田廬爲民害君則每春時周

巡圩埵躬率鄉民子弟牽菱負土增卑補罅以防其患終其任水不爲災而修義倉儲積穀分建男女監獄事無巨細皆次第舉行戊子歲大旱荒君出家資爲商民先菑籲懇大吏集錢數萬緡招流亡均財米自冬徂夏民無一死於飢者僉曰使君活我使君活我然君卒以此致疾不起昔漢第五訪有言曰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韓韶亦言長活溝壑之民含笑入地矣烏虜若君者其亦庶幾乎可以無憾也已君生於道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卒於光緒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九卽以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葬於先塋之兆次祖夢鳳父金梁以君貴封奉政大夫

子三人女二人楷暨長文喬宜人出彬渠暨次女尙宜人
出楷從九彬附貢生君弟清祥早沒無子以彬爲之嗣渠
光緒甲辰進士翰林院編修現官平政院評事孫男九人
煥綸恩綸光綸所綸燮綸煦綸念綸憲綸忠綸光綸日本
岡山高等專門醫學校畢業生充保定醫學專門學校教
習所綸日本明治大學商科畢業生國務院僉事燮綸北
京國立高等工業學校電機科畢業生充井陘礦廠工程
師煦綸北京中學畢業生留學日本此其尤著者戊午之
秋渠持君狀乞爲表墓之文曰先君歿近三十年墓道之
碑未有樹也敢以屬子爲之辭以詔將來往者東海徐公

謨大清畿輔先哲傳樹枏嘗撮君事畧載入賢能傳中余觀其所著周易審象直解課餘聞見錄公餘聞見錄筆耕存愚宰真日記諸書皆躬行有得之言而於學術治術相通之故尤詳述之蓋彬彬乎質有其文敦行不怠君子者已世稱兩漢循吏多以經術潤飾吏治吾於是益歎君之爲治之有其本也

馮母俞太夫人八十又二壽序

己未

辛亥之秋余自西域返京師始識大興馮君公度又因公度獲交樂亭史康侯玉田蔣惺甫兩先生康侯惺甫前爲侍御以直諫敢言聲海內公度則任海軍參事放言平揖

於王公巨卿之間而以官爲寄者也國變而後三君者皆
隱居不出奉母家居余旣得與其間詩酒往還無三四日
不相見見則相與指笑刺譏謂非今世之人每值吾四家
母太夫人壽辰相率持一杯酒躋堂拜祝繞膝笑語輒視
若親子姓不復能區異吾四人者則又復相矜詡以爲孟
子所謂君子之至樂吾等若獨荷造物者之所私以視夫
今世之人奔走富貴役役然於宮室妻妾之奉以取快於
一身者其樂之同不同不足辨也今歲吾母九十有一史
太夫人九十有四蔣太夫人八十有四公度視吾三人者
年最少而吾伯母俞太夫人則年已八十又二矣七月四

日爲太夫人設悅之辰樹枏等咸奉母命謀治觴京邸爲
太夫人壽樹枏夙聞太夫人通羣書善處約自于歸之後
事伯舅姑及翁姑三十餘年溫恭勤謹內外無間言而教
子女尤嚴整有家範公度博文多藝皆太夫人馴調甄植
以底於成故公度終身無外傳然吾之所以稱祝太夫人者
則又有進方庚子之亂也七國聯軍入京衢巷糜沸士民
皆相率逃匿十室九虛太夫人獨戒公度無妄動乃盡典
家所儲物市麥米數十石日督公度徧詣鄰黨戚友諸家
隱親以周其急其窮無所歸延之以主其家者復六七十
人而託財貨寄箱篋至室不能容事平一一歸其人無毫

髮遺失又前後報旌殉難男婦千八百餘人掩遺骸殘骼
三千餘具時刑部繫囚不得食者累日太夫人聞之爲倡
捐銀米獄囚皆獲更生公度旣隨李文忠公理京師善後
事年餘及講成未嘗受國家一錢邀一職太夫人則曰時
遭大變而吾家獨宴然無恙如平時凡向所爲皆以答天
貺他何求焉以是知太夫人之慈祥豈弟無一時一事不
以仁民濟物爲心其所以厚蘊其福以昌其子孫者蓋方
來而未有旣也竊嘗曠覽畿輔地勢雄偉博厚跨幽冀并
三州太行起西南蜿蜒東北以趨碣石滹沱桑乾漳灤六
大河左包右絡滙於大海數千百年扶輿磅礴之氣鍾毓

靈傑代不乏人清初孫包二魏顏李諸大儒崛起窮閭扶世翊教流風所被雖婦人女子莫不重廉節尙禮教彬彬焉有士君子之行當時若定興杜紫峯之母宋氏任邱劉長馭之母白氏河間左方煥之母王氏博野尹元孚之母李氏類皆嗜貧教子爲通儒名宦躬膺蕃祉享大年蓋吾直風俗樸厚子弟重家教喜高節恥與世競榮利若太夫人者尤其彰彰者也癸丑之歲太夫人以安徽本籍水災典簪珥衣飾以助振濟黎大總統褒之爲扁其廬今年春又以倡助宗室工廠費 皇上特賞三代一品封典太夫人因晉封一品夫人夫今之世爲何如世今之人爲何如

人而太夫人獨以一婦人惓惓於故鄉故國不忘本若此
宜乎公度之善承母志也於是樹枏等率諸戚友舉觴上
壽並丐康侯錄其言以質太夫人

跋姚惜抱尺牘後

已未

馬君通伯嘗示余夏靈峯贈言陳義甚高顧深斥姚惜抱
氏義理詞章考據三者缺一不可之說謂詞章考據不得
與理義爲三此不達姚氏之旨者也姚氏之旨爲爲文者
示之的也義理詞章考據三者有一不具卽不得謂之文
卽具矣而義理不深詞章不茂考據不精亦不得謂之至
文文之至者莫過於五經四子然試觀五經四子之文姚

氏所謂義理詞章考據有一不具者乎既具而有不深不
茂不精者乎譬之禮義理者其敬之本也詞章考據則禮
之威儀所以昭其敬者也譬之樂義理者其和之本也詞
章考據則樂之聲律所以宣其和者也孔子曰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故聖人立教文行並
重而言語文學又與德行並列爲四科然則姚氏之爲是
言蓋有鑑於古今之至文及孔子所常常以詔弟子者舉
此以示爲文者之要而非創爲之說也靈峯又言詞章考
據正者發明義理駁者義理之蝨賊夫旣以詞章考據爲
發明義理則駁而悖乎義理者其非姚氏之所謂詞章考

據不辨可知至所謂古之學者非躬行心得不言自詞章
考據家起而所言非所行云云者吾竊以爲不第詞章考
據家所言非所行已也卽爲義理之學者而君子儒與小
人儒之別聖人嘗爲子夏言之其不能躬行不得專爲文
章咎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苟其言
不悖乎義理聖人且有不以人廢言之時而必一一以躬
行責之則古之善爲文若班馬韓蘇者幾無可以立言之
地且靈峯亦工爲文者也吾讀其集其於姚氏所謂三者
舉莫能外焉蓋三者專論爲文之事而因文見道亦庶乎
有漸幾於躬行心得之一日易曰修辭以立其誠往者歐

陽永叔蓋嘗舉此以自道其所詣矣今見姚氏答林仲鑑書謂學有三塗以義理爲其一塗者謂講明而辨說之猶是文字中之事未及於躬行爲已也躬行爲已乃士所以自立於世根本所在無與之並者安得同列爲三乎若夫古文之學須兼三者之用然後爲至然則姚氏固嘗自道之不待靈峯之規之於其後也夫古人之言亦各有當耳通伯出此冊索題謹發斯義質之通伯並質之靈峯以爲何如新城王樹枏跋

甯夏護軍使馬公紀功碑

己未

吾讀史至譙國公馮氏吳越王錢氏不禁廢書而歎曰禍

福順逆之機豈不以其人之自召哉六朝五季之世王政不綱梟桀角出相爲雌雄暴起瞬滅不可殫紀獨馮氏錢氏值海宇僉囊之際翦暴鉏逆作屏王家効忠壹心卒始無忒百越兩浙之間人恬物嬉境無厖吠者至數十年我生不辰身丁六朝五季之世上下具禍靡所止疑私心竊冀旦暮所遇庶幾有馮氏錢氏其人者今觀甯夏護軍使雲亭馬公之事乃後先同揆若此烏虜公鎮甯夏七年於茲矣當辛亥國變之初四海糜沸而甯夏兵禍尤烈壬子之春公由阿爾泰移節是邦肅調漢回弊強蘇奕甸商賈還之肆出帑金二十萬散旗爲民輸器扱械匄以恒業軍

民大蘇僉曰馬公活我是時國體新變人心多首鼠庫倫首倡獨立而蒙酋王德呢嗎構會煽亂出沒河套間推剽慘賊數千里內幾無人跡公適奉政府之招舟道官渠賊率十餘人突至奪我船戰而禽之悉縱之去命招王德呢嗎來曰吾與若計大事不汝給也翌日王德呢嗎果造舟來謁殷勤宴語展臆抒素示以密約復縱之去命偕羣酋會議於下流之滙德城王大喜屆時攜其黨僞參謀彭索格那木加拉等十人擁梟騎二百餘屯舟側公一一相勞見目眴諸將卒奪便悉縛之無一脫者是役也掉三寸之舌卒劾首虜夷大難威稜四張陸慄水讐總統袁公以公

智勇兼備俾鎮朔方兼將軍節制河烏鄂三旗投陸軍中將給二等文虎之章公之受知蓋自此始逾年河南巨寇白狼竄蹂鞏秦河狄而隴東諸軍又相繼譁變兵連禍挈不可比踈公簡精卒千人前驅助戰復命諸將播陔埋險以厭狂氛賊懼公之威不敢北窺故甯夏獨救然按堵如故公則益修武備不懈以嚴嘗以四方多故醜厲亡賴之徒所在螳動不備不虞非所以澹民憂邊寇虐也未幾果有乙卯五原之變初蒙漢游匪跳梁泮莽之間四出搏掩饑攫飽颺以爲民毒會匪弓占元乃糾合羣兇倡亂五原屬之東皮房窟穴狼山嘯聚至數千人勢大熾張公檄新

軍統領馬子寅鴻賓出屏道掩擊一日馳三百里覆之科
布爾斬捕過當而是冬餘匪復出狼山上犯公掃衆窮追
殲之滙德城盡夷其壘會漢匪盧占魁金占魁蒙匪白彥
公達賴公等復約合三邊匪黨分撲和林東勝樓托克托
畧薩拉齊墮察畢兩縣糜城拊邑莫之敢膺公奉會師包
綏之命趾霜蹙雪潛出殺虎口直抵包綏丙辰二月犁么
胡洞賊巢奪途鼠竄而馬子寅適有西山背之捷公星夜
跳驅邀敗之蘇海口再挫之石拉干賊勢不支遂棄五原
而遁金占魁者甯靈廳金積堡大盜也其堡皆回族安忍
好亂多占魁死黨五原旣不得志謀悉衆絕河而南潛襲

甯夏約其黨爲內應以圖不逞公聞之拔隊馳歸飛檄子寅駐軍靈武別遣其子少雲鴻逵率輕騎迎頭搏擊塵天池子推鋒喋血橫尸藉途賊知甯夏有備蹶走靈武大寨子公命子寅分屯要隘以絕其歸路繼以精卒左右雕擊之陣斬金占魁盧酋引殘卒東奔公揮軍逐北馘千餘人獲其馬械輜重盧酋乃竄走沙漠合張九才之衆攻陷環縣擾定邊翼以土匪高士秀焰復張公分兵䟽捕截之爲二盧占魁北颺匿後套中高士秀踞烏旗屬之昭化廟公檄陸軍中將馬靜庵福壽銜枚夜踔二百里圍其廟賊方熟寢愕而門縱火焚之扶門闖竇骸骨撐柱士秀狂獍走僅

以身免公自是威鎮邊徼盧占魁投戈就撫而士秀乃假
奉僞清裔達兒六吉簧惑愚脅擁之爲帝以號召蒙旗諸
部熱其死灰烏蘭腦包之戰大挫綏軍勢益猖獗蒙古王
公均遣使貢方物馬械賊利其術誘之渡河西驅掠磴口
密遣其黨入甯夏以重利餌奸民謀內闕時公以母憂扶
輓歸葬甫行三日聞變急檄子寅督大軍要諸道誅城內
奸民之爲亂者賊知事敗乃假塗阿拉善且索饟械而公
已先伏兵沙梁以待賊至投命發石揮刀紛綸渾奔捷竄
死亡相枕生繫達兒六吉桔之甯城磔僞師于凌雲蘇學
奉等十八人于市宥其脅從矜其無告義戡仁煦境落清

夷政府嘉公之功特晉勲三位加上將銜少雲子寅均授
中將勲名之盛萃於一門而公益勞謙不敢自盈假痛念
大亂之後士廢於學商困於肆農荒於田一意與民休息
獸擾兒畜軍民一家數年之間境內大治懿與休哉吾不
知公之干城國家善完封域視昔之馮氏錢氏奚若然觀
史氏所述錢氏虐用其民以事奢僭其事乃與公相反若
是余又益歎公之功爲不可及也樹枏曩者與公同官隴
上久稔公爲非常人今觀公所爲則將來之再造國家以
成非常之業者正未有艾余老矣猶幸庶幾旦暮一見之
已未之夏甯屬士民丐余爲文紀公之功以表諸碑如當

日吳越王故事余既樂道之且諗將來以爲吾言之券

吳浩儒之母葉太夫人壽序

己未

余與全椒吳君浩儒同事國會者一年餘矣浩儒每值集議之期羣喙沸騰往往徐出一言忼爽鋒俠驚其座人余既藏寫之心而吾友秦君紹觀錢君仲選又時時爲余盛道浩儒不置己未閏七月浩儒以母太夫人七十壽辰介紹觀丐余文爲侑爵之辭余觀君所述太夫人平生志事大凡始知浩儒之賢蓋無不出於太夫人之教者浩儒之言曰吾母之歸吾先君也吾曾祖妣尙在堂伯祖母楊太夫人主持家政躡躡有章繼祖母邱太夫人以吾祖殉國

難壹鬱寡歡終日未嘗粲然一見其齒吾母周旋諸老人
之側下氣怡聲聽言察色凡親心之所忻戚愛憎輒先意
逆志契於冥微其於烹飪補綴澣漱洒掃之勤柔滑旨甘
之奉歲時之供祭姻婭里黨之饋遺皆以一身膺之不懈
益虔楊太夫人喜曰自吾有此婦而吾之力日以舒邱太
夫人亦曰自吾有此婦而吾之心日以適也如是者蓋有
年浩儒又曰自吾伯祖棄養家計益艱先君以貧故游宦
京都吾母深恐以累重遺楊太夫人乃奉吾繼祖母歸甯
寄居安慶久之又以藉賴外家爲非長計遂賃屋以居赤
身子立益無剩米篋無寸絲吾母緝匱拾零變不愆素

惟日以教子讀書疏水娛親爲事邱太夫人亦遂相與安之謂十餘年居官廨中無此樂如是者又有年浩儒又曰初先君北上不得志復爲長安之游未幾抱病而返吾母率心調護久乃獲瘥而甲申之歲又遭邱太夫人之喪吾母倉猝旋全椒故里典衣食簪珥助先君營葬事至是境益危困幾無所庇以爲生矣適滁州太守張一峯禮聘先君佐其幕遂移家於滁踰年而先君又大病是時旅况蕭索延醫和藥澣裳衣治湯餌抑搔扶掖一夜數十起至以手承不潔再剖臂肉進之廢寢餐數月病始霍然客居無賴乃返全椒葺故廬躬治田稼先君故工爲詩文喜賓客

以風雅至盟壇拈文酒之譙日無虛席吾母率手治酒食
時拔釵貫釀咄嗟供張如素儲而已則忍飢竟日不以告
也文瀚痛念吾母拮据室家心力交敝益日夜謀所以自
立者以慰母氏之勞光緒辛卯文瀚年十二幸獲游邑庠
食廩餼而先君亦應宋壽臣軍門之招遷居鄂省吾母始
稍稍得藉手杖柱門戶起廬舍爲吾姊暨不肖畢婚嫁安
居故鄉蓋至是又二十又四年矣丙午文瀚舉優貢服官
戶曹吾母心益慰而先君忽棄世文瀚自是負米四方遭
辛亥國變全椒當南北之衝兵匪縱橫而吾母獨以先事
綢繆又素行爲鄉里所推愛卒獲安堵無纖髮失損去歲

文瀚再應國會議員之選吾母迎養京師今年七十矣精神日益強飲食日益健而教督文瀚以報親之心報國者亦日益嚴且切焉某月某日爲吾母設帨之辰欲得子一言勗吾以壽吾親其於古者養老乞言之意庶無謬乎樹椿於是執爵而言曰吾觀劉子政撰列女傳一書而詳叙母儀爲諸篇之首善哉母教之貴也吾獨怪史之傳列女者率皆矯厲畸異之爲而倫常庸行多畧焉不載不知婦人所宜事者事親相夫教子數大端而已舍庸行之重而務爲其難而不知古之所謂至難者固在此不在彼若夫破禮義廉恥之大防而以文明自詡從而尢之者且倡爲

婦人干政之議覲然馳說於稠人廣座之前宜浩儒之訟
言深擯而不之恤也余既備述太夫人庸行之難以爲大
夫人壽又申言之用諗世之有母教之責者

天津李幼香先生墓表

已未

吾讀漢書至卜式傳不禁廢書而歎曰太史公謂千金之
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吾謂不第一人一
家之樂已也富室者國之元氣衆人之所託命故曰人富
而仁義附焉勢之所藉足以副其心之所期其小焉者庇
鄉里通有無而大之國家亦往往有所需而倚之以爲重
吾直民俗敦實儉朴沃野千里據勃碣之饒人多任俠好

義而天津擅魚鹽通海舶生其間者尤善治產積居畜賈以規時利當時若張氏秀岩石氏次卿甯氏星普皆以高譽爲閭里雄而幼香先生昆季世世以鹽起厥聲尤著按狀先生姓李氏諱士鈺幼香其字也父某有丈夫子四人先生次居三生於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幼卽聰秀異常兒讀書一覽輒成誦長爲舉子業然性喜經世有用之學以利物濟人爲志三應京兆試三取謄錄卒不得志乃以訾爲刑部郎中光緒己丑山左黃河決先生分行利津蒲台霑化惠民諸縣調穀稟饑舉實流冗民忘其災壬辰山西大旱人相食先生輦家財分振晉北七廳躬自隱親

經絡埤內於骨生其死人七廳之民無失所者先是先生助江浙水災之振賜戴花翎復出巨資助鄭工賜三品冠服至是義聲上聞天子益用歎嗟宣嘉獎之旨先生之名遂洋溢中外而直隸封疆大吏尤左右之特爲緩急先生故世爲鹺業而國家財政又以蘆鹽爲歲入巨宗於是舉先生爲全綱之總先生權國課之盈虛與銷途之暢滯爲之消息其間復設灘鹽所以通商灶之情朔陸運局以除鹽車罔利之弊調維匡劑上下饒益庚子之亂外鹽斥塞全綱倪仞先生爲力挽而還其初而國變以來課重商疲勢尤岌岌先生策亂籌昏明達變復全國大計皆參會於

先生都計先生總持鹺政三十年而行年已幾六十矣
初天津一埠諸國多設司保險先生恐利權歸外人乃創
水火會以相抗抵又與高陽李時增煜瀛立大豆公司於
法京巴黎趁時鬥巧化腐爲奇歲費至以巨萬亡慮皆出
於鹽息烏虜可謂善富者矣余窮於世甚矣太史公嘗曰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
語仁義亦足羞也夫匹夫編戶之民不能取足一身父母
妻子至無以進醪被服有識者猶且恥之况乎建萬里之
國擁億兆之衆富有土地山海百貨之饒而上下交困儂
焉幾不克終日其爲可恥蓋無大於是者宜乎爲先生之

所深痛也先生以丁巳五月一日卒於天津里第享年六十有二初娶夫人張氏繼娶王氏金氏張夫人生長子寶誥某部郎王夫人生仲子寶謙金夫人生季子寶訓皆府同知女子一曰寶謫孫一曰聯喜以某年月日葬於天津縣西祁莊之新阡其子某价吾友張滄海丐爲表墓之文余觀昔者卜式以助官入粟漢武皇帝嘉其長者賜爵至關內侯今先生累助國家施仁急義晉贈光祿大夫給三代一品封典古今事何相類也余故特書其大者以詔後人永永無極之世

張篁溪生壙誌銘 己未

人之生也或數年或數十年或百年或數百年同一旦暮而已人之死也或堯舜或桀紂或躑跖或夷齊同一腐骨而已楊子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雖然生死者人之常而要死而不與腐骨同盡者則雖死之年猶生之日故伏羲以來無不死之人而實有不死之名孔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蓋名者歿世不死之物不然則真楊子之所謂腐骨焉耳東莞篁溪張子年方壯學方進而汲汲焉務爲歿世之名乃預築生壙丐余爲文以誌其墓曰須子久矣烏虜篁溪之爲此豈以余年且衰耄而迫不及待耶抑歿世

之後深慮人之稱篁溪者或失其實而不副其名耶雖然
篁溪年方壯學方進將來之所以成其名者或不止此第
就今論之實有卓卓可紀者篁溪幼從南海康先生學一
言一行無不以康先生爲法康先生著書近數百種篁溪
皆爲精辭而會刊之以行於世往者石屏陳履和梓其師
崔東壁遺書三十四種爲世所稱頌若篁溪者家故約素
乃罄其俸糈所入而壹力爲之無毫髮顧吝若此此其可
紀者一也篁溪性好善赴義如營其私尤喜表章先哲癸
丑之歲初開禮制館篁溪首倡祀其鄉先達明袁督師於
關岳之祠旣以書徧告京內外諸長官上之政府復捐金

數千獨建一廟於京師置祭田刊遺籍以垂不朽其任俠之行實有可以率世厲俗者此其可紀者又其一也篁溪弱冠補諸生食廩餼薦優行既游學日本歸國後考授七品京官洵補法部僉事仕學交修不怠於始拳拳焉惟以傳習師說爲歸初篁溪惑共和之說著罪言政論兩書康先生見而斥之遂焚其稿痛自悔責其勇於改過如是以視世之中道背其師饗誠狂易覩然而不自知其怪者何如也篁溪名伯楨滄海其別號也壙在京師左安門內張園之中張園者篁溪所自築也吾友螺岡居士遂溪李粵生先生爲相地得此壙遂卜兆於此其位乙山辛向加卯

酉云銘曰

表聖之壙身自營也樂天之墓手自銘也篁溪繼之與同情也胡爲汲汲後世名也人孰不死死猶生也相其兆者李君青也疇誌其墓王晉卿也

張園記 已未

京都左安門內篁溪關一園曰張園可四五畝康長素之所題額也已未之夏疫癘大作篁溪製方劑施藥其中又以酷暑煬於往年行者多暍死復建茶亭於張園之側於是居者旅者無不知有篁溪其人而篁溪益用怛然深恐爲善者之不卒也乃分其俸餘購地十畝以爲久遠之圖

吁何其周也吾讀周禮一書竊歎王者保民之事無一不備天官有醫師之職聚毒藥以醫邦之疾病疔瘍地官有鄉師之職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難阨而遣人又掌邦之委積以施惠於鄉關郊野之間故其時君無一事不爲其民民卽無一事不仰給於其君降及後世上下隔絕王政闕如小民之疾病顛連旣阨焉而無所告而天之降割於民者又若特施其殘殺之能以助國家之虐至於今而益加厲焉烏虐生民之禍極矣篁溪之爲是舉也特涔蹄之水太倉之一粟耳其於世也亦復何補雖然孔子嘗言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而孟子則謂齊王不忍殼觫之

念推之可以保民蓋聖人之所謂仁者在心不在事論事則其
仁有時而窮論心則匹夫一念之仁其功可侔於堯舜語
曰勿以小善而弗爲苟人人以篁溪之心爲心復以篁溪
之事爲事安見不能挽今之世而復於古也抑吾聞之篁
溪法吏也吏之讀法者大都務爲煩憚文刻少恩篁溪乃
獨好行其德煦煦然以利物濟人爲志吾以知其門之必
大也

徐葵南府君暨岳夫人合葬墓表

己未

己未三月徐又錚上將樹錚遭母岳夫人喪卽以其年某
月日祔葬於府君葵南先生之墓葬畢返京泫然投狀於

其友王樹枏屬爲表墓之文又錚固素號能文者余謏陋恐無以塞其望而又迫於義不可辭謹據狀撮其志事大凡以昭諸碑府君諱忠清葵南其字也世爲蕭縣著姓父某生丈夫子四人惟府君耆讀書工文辭以學行純茂爲鄉里大師值洪楊之亂偕家徙居鄉鄙家無儋石儲倚府君授徒獲脩脯纔得具器食久之從游者益衆家漸饒而季弟夫婦則恃母愛憐玩求無度日噪府君府君罄衣食所餘盡畀之又不足復爲貰貸以厭之有說府君者則曰吾知養志而已及咸豐丙辰捻匪北渡惟季婦要其母迫家人奔徙原配馬夫人方卧病不能行驚悸而卒府君在

郡聞耗倉皇歸撫尸一慟無他言也先是府君攻苦講學
文名蜚庠序間而孝友之行尤屢災人口既補諸生拔貢
成均授教諭改州判以母老不欲遠出惟以課士奉親爲
事時邑孝廉岳封叔先生操人倫鑒旣熟府君名一見歎
爲國器遂以女繼其室焉卽岳夫人也夫人旣歸和婉善
事姑能成夫志生又錚兄弟三人女六人府君終歲館於
外家事一諉夫人無內顧憂夫人治家豐人約已儂身善
忍讓遭季婦讒詬時時聳姑怒指詈幾無所措躬夫人齊
栗自將一不以置辯府君承母意生分田宅三之二與其
季弟而自儼屋於外生計益艱夫人提長懷幼又連歲耗

於婚嫁衣食幾不克自存夫人夷然安之無幾微慍懟見於顏面惟日教子讀書圖進取嘗謂府君曰君之遇不遇命也然以理卜之吾家非常貧賤者時又錚方髫齡日誦千言有神悟府君出入必偕朝督而夕課之又錚故聰敏倜儻有大志既長補弟子員食廩餼獨務爲豪侈喜伉俠不復受閑檢尋念國勢日墮弱人才僕遯驚下不足有爲乃更折節讀有用書講求中西兵學及財政大畧嘗聞京師募兵竊懷家中金乘夜亡走夫人親追之還爲強娶婦乃復資之出行抵山東則上書於巡撫袁公袁公壯其言以一語不合復投書詆之而去於是袁公始知又錚爲非

常人又錚旣以軍籍起家又東游日本學成而返國佐治
陸軍是時府君已先歿迎母就養於京至是而夫人之言
果驗矣初樹柀耳又錚名未識也及獲讀其上大元帥書
歎曰晁賈不是過也旣見則又退而語人曰天下才也今
又錚位上將專使籌邊海內之人想望風采其所以再造
國家以光大先人之志者正未有艾詩曰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言終之難也吾故備述府君及夫人之行揭諸墓道
俾又錚以時省覽而勗其終焉府君生於道光癸巳十一
月二十七日卒於光緒丙午四月十一日享年若干歲夫
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己未三月某日享年若干歲合葬

於醴泉村祖墓旁之新阡馬夫人先府君若干年卒墓則
隔壠相望也

李母朱太夫人壽序 己未

宗法之亡久矣孔子謂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言不置後
也自後世井田世祿之制廢於是宗法不行無後者求祔
食於宗子而不可得故不得已而爲之置後孟子曰不孝
有三無後爲大蓋不第大宗然也清律無子者許同宗昭
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同父周親而以次旁及夫曰無子則
凡無子者皆是也而未嘗有大宗小宗之分曰同父周親
則兄弟皆是也而未嘗有爲適爲庶之異今之論者乃執

長子不爲人後之說議之於數千載後宗法屢絕之餘不
權乎心之所安與義之所適此不達古今之變者也奉節
李緝菴內翰之繼父瓊樓府君有才不祿母朱太夫人年
方十八誓以身殉家人環慰之莫能易也時緝菴之大父
濬觚先生暨大母徐太夫人揮涕譬導且曰死節易也守
節難殉夫易也教子難汝當勉爲其難者因指其妣曰若
有身將媿矣男也吾先以爲汝嗣逾旬日而緝菴生遂襁
屬太夫人太夫人既承親命畜以爲己子乃勉起視家事
茹辛啖苦上供婦職於舅姑而以母道教養其子者垂四
十餘年緝菴自孩提以至成人自束髮就學以至補諸生

登鄉薦自家食以至受祿於朝官京曹游大學充國會議
員壹是皆秉太夫人之教見者不知其爲異母也緝菴嘗
言少時讀書母旁見吾劬學則欣然喜稍怠則慍形於色
每道及吾父未竟之志輒簌簌淚下不止曰吾之所以隱
忍偷生於世者以有汝故汝能述先人之事發聞成業以
光前緒則汝父雖死而不死而吾亦無憾於所生矣至今
思之吾母當篝燈督課時刀尺與誦讀聲徹夜相聞猶宛
然在目前如爲兒時今吾母行年六十又一矣數十年貞
持苦節慘懷壹鬱無一日之懽今年八月某日爲我母設
輓之辰吾鄉人之旅京者僉謀治觴爲吾母壽敢乞子一

言以娛吾母並取古人贈人以言之義以勗吾之將來余
往者傳畿輔列女一書見夫貞媛烈婦處百死一生之境
而天之勞苦而拂亂之者往往極於人所難堪及其終也
則又特豐其遇以食子孫之報千百中蓋不失一二焉易
之泰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
福蓋平陂往復者天地之常唯艱而能貞者存勿恤之心
持至誠之念則人可以勝天禍可以轉福緝菴之壽太夫
人苟深念否泰窮通之故知子孫之福皆太夫人艱貞之
所致則將來之發聞成業以光前緒當更有足以慰太夫
人教子之初心者吾特舉一觴以爲之券也

介休郭母任太淑人墓表

已夫

介休郭應九大令成基既葬其節母任太淑人之明年泣然持狀來告曰吾幼失怙賴吾母以養以教以至今日成基生無以事吾母而貞節懿行歿焉而無以彰於時吾心戚焉成基幸與吾子有連且稔知吾母者敢丐子一言以昭諸墓道之碑余敬諾按狀太淑人爲介休大族年十六歸同邑教諭君郭某某先生端惠有儀內外交譽教諭君家號素封太淑人獨以勤儉率其下與臧獲均勞苦見者不知其爲巨室也同治四年教諭君歿太淑人年僅二十八二子成基建基皆嬰稚煢煢寡居以一身杖柱門戶焦

神苦形以翼其子而祝其成饑飽寒燠察顏揣聲惴惴焉
惕惕焉時若疾病之中於其子之身而不敢一日安也然
愛護周至初不稍事姑息嘗以重幣延名師教之夜篝燈
相伴課其日之所習恆至宵分垂涕告誡無間寒暑旣應
九補諸生建基歲試入武庠太淑人益節衣縮食以贍其
進取應九試秋闈不得志急思得一命以慰其親遂納訾
以巡檢分四川而留其弟侍母左右其後屢奉檄權定遠
典史重慶府經歷巴縣縣丞皆以署任期不久嗣補廣元
縣百丈關巡檢始獲迎養並挈妻胡淑人至任所母子睽
隔至是蓋七八年矣先是應九赴蜀之明年弟建基歿其

二子亦繼殤胡淑人至廣元又病卒太淑人心嘗鬱鬱不自甯及應九繼娶於楊又以其艱於嗣命再納窆室劉氏居恆力持儉約絕葷酒食不過二簋衣皆補綻曰吾爲子孫種福也又時時戒飭應九聽訟不得輕事敲扑爲說于公高大門閭之事以罕諭之及應九擢升知縣歷充鹽釐諸要差大吏嘉其才檄署射洪威遠永甯諸縣一遵太淑人之教卓然有治績流聲於時時楊淑人連生四女劉宜人生一子廣仁太淑人顧而樂之又板輿所歷多佳山水煙雲供奉含飴餽孫太淑人之心至此始一暢焉辛亥國變應九棄官倉皇歸里積俸所入多喪失太淑人夷然不

以爲意曰今何時乎吾家老稚幸無恙古所謂塞翁失馬也然自此愛憐子孫之心更摯於曩昔應九一日不在側至廢寢餐早晚歸侍必出餅餌瓜果飼之如嬰兒時山西大吏屢檄令萬泉暨包頭鹽釐諸差皆以母老辭不就丁已之春長孫廣仁年十齡矣忽以疫殤太淑人痛之神志頓萎喪病數月遂不起享年八十有一卒之前劉宜人復舉一男太淑人顧謂應九曰吾今可以告爾父於地下矣乃未及一月又殤應九則曰幸不使吾母親見之悲夫悲夫太淑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戊午十一月二十四日都守節五十四年光緒某年旌於朝卽以卒年某月日祔葬

於城南教諭君之墓樹枏與應九故姻也乃撮叙崖畧俾
鑄之石以詔後昆

陶廬文集卷之八

男勇敷校刊

陶廬文集卷九

新城玉樹村

四川巡按使黃公暨配劉夫人合葬墓誌銘

己未

公姓黃氏諱國瓊字秦生別號凝齋貴州貴筑人祖諱輔
辰字琴塢道光乙未科進士陝西鳳邠鹽法道卒祀陝西
名宦祠父諱彭年字子壽道光乙巳科進士翰林院編修
累官湖北布政使護理江蘇巡撫兩代皆封光祿大夫祖
妣氏左妣氏陶繼妣氏劉皆封夫人布政公生丈夫子四
人長國瓊次國瑾三國瓌公其季也公生有至性幼失恃
善事布政公布政公厯官荆楚秦吳十餘年未嘗一日離

S/S/SH/13M

陸處身卷九

左右時國瓚以知府官安徽國瑾以編修供職都下國瓌
早卒公以一身侍晨夕聽聲察色達於冥微戊子布政公
患風疾公剖股肉配劉夫人刺臂血和藥以進疾遂大瘳
及布政公卒公一慟幾毀生齒髮脫落見者悲之布政公
歿後囊橐如洒貧不克治喪葬奔走蘇皖湘鄂京津之間
拮据年餘始蕝事而年已三十又六矣初公讀書事親絕
志仕進有終焉之志合肥李文忠公督直隸以公年家子
強之出癸巳之春始以知縣分直隸檄理永定河防諸費
甲午中東之役湘軍餽饟亦檄公司之綜覈續密出納盈
絀之數分別簿記無一毫私督辦周公玉山陳公寶箴毛

公慶蕃深嘉其廉文忠公聞之喜曰布政公有子矣屢檄
權高邑高陽博野清豐諸縣高邑沛河歲溢旱陸爲民患
公疏瀹之俾達甯晉泊以澹其災躬督勇役捕獲積盜趙
大羣張洛得等置諸法闔境大甯直隸布政使廷雍以公
善治河委署高陽時瀦龍河決泛濫數十里公陳以工代
振之法撻畱兩月河塞而民不知饑是冬調博野前任何
君芳徠爲公故交病且死割廉俸之半助之及解任至不
能成行庚子改權清豐值拳民麻起結河北刀匪椎剽圍
奪聲焰熾張公募勇購械躬入賊巢禽誅其渠谷漢章等
數十人事平而教徒挾聯軍勢狂噬橫要莫敢解何公匡

維調膺卒以無事文忠再督直隸錄其勞奏補定興邑當
拳匪亂後瘡痍滿目案牘若山積公嘔喻捐瘡訟無宿留
囹圄爲之一空項城袁公移督直隸銳意興新政諸爲牧
令者皆縮朒相率猗違不敢先公獨倡創學堂百餘區而
副之以種植蠶桑造紙紡紗諸廠其歲所費多取之因利
局因利局者官質百賈緡錢之半而以紙幣流輸於屢市
者也袁公嘉歎下其政書以楷諸邑丙午調補清苑旋署
圍場同知圍場初歸直隸百端待舉公剏立官錢局設巡
警編保甲置裁判所掣綱撮要應手辦治袁公以公才可
以任鉅遠乃調憲政編制局充直隸全省警務處參事復

調充天津習藝所監督公草新章剷痼弊督率考工典獄
諸員利用廢物化朽爲神工事大興袁公屢疏薦達洵擢
府道公以貧無貲過班丁未赴清苑任庚戌調深州明年
再調易州而革命之事作矣淮軍乘機譁變搜城守五日
大軍至叛卒始解圍去亂定誅奸黨數人闔境肅然癸丑
調獻縣知事不數月再調薊縣創興實業闢隙地爲園雜
植葡萄諸果木殲白蓮教黨羽民爲易行薊處北運河下
游青甸太和兩窪四十餘村歲沈於水公建閘郭泄復舊
增新遏河水使不得入工未竣適擢四川財政廳長以去
蜀地迭遭變亂盜熾民貧上下困於軍鈔饑源塞絕至不

可終日公至頒實銀紙券以易軍鈔又節縮諸官俸籌清鄉費不以一毫擾民數月盜風屏戢乃嚴檄權稅諸吏澄革私飽譏視不苛商民咸感激委輸不督而集逮西南兵興蒐討軍實內外充裕市肆不驚課最以公爲第一於是時局之變閉門却掃不欲再出問世矣今大總統徐公素知公聘充諮議越數月遽以病卒大總統聞之悼惜不已遣官致祭給銀兩治喪並取其生平政績付史館立傳入祀蘄縣功德祠典至渥也公少好學博通羣籍隨侍布政公遊宦四方學術治術多得之庭訓先是名宦公布政公

兩世皆有名迹其政績載入國史循吏傳公接踵起山縣
令至封疆政聲卓越論者謂黃氏家有治譜云配劉夫人
名芑茱字梳孫辰州知府大興劉公位坦之孫女而繼姑
劉太夫人之姪女也端慧有儀耆書史尤精金石文字年
十七來歸時姑已先歿嘗手拓古器及造像碑版以娛其
親布政公厯官各行省以家政責之夫人事無缺失公令
諸邑夫人治內事挹盈注虛約身以率其下嘗曰人之居
官不能以廉自守者亡慮皆婦人累之故公服官三十餘
年潔已趨公一不訾省家計皆夫人力也夫人生四子長
樹成署河南滎澤臨汝知縣晉直隸州知州改步兵上校

次襄成內務部僉事三靖成以縣丞分河工晉知縣四駟
成早殤女子九存者五人一適貴陽舉人李銘忠一適涇
縣吳振麟餘皆待字遣室范氏商氏商生一子惠成女二
皆幼公生於咸豐六年十月十日卒於己未正月九日享
年六十有四夫人生於咸豐九年八月三日卒於光緒三
十四年二月九日享年四十九蓋先公之歿十有五年矣
某年月日葬公於京都西直門外三里極樂寺東之蓮花
坪遷夫人柩於保定附焉樹柩弱冠從布政公游與公相
習久知公者莫余若也樹成持狀來乞銘其笑敢辭乃爲
之銘曰

憶曩識公古蓮池眼見夫人來降釐雙雙玉樹交柯枝荆
襄一別逾五朞再屋一笑秦關西越十七載余北歸躋公
之堂聽鳴絲我髮已皤公有髭感雉朝飛悲伏雌高歌望
子別未幾天柱忽折地軸移燕市過我涕交頤日夜追呼
相嬾隨哀哉不弔天薦菑俾我一老不慙遺作詩薶幽孫
子貽以夫人祔西山隤

將軍府參軍張武壯公墓誌銘 己未

公諱行志字雲亭世爲蒲城張氏巨族幼失怙善事母母
督之學聰敏絕世然獨喜曠弩拔距爲人長雄適秦隴回
亂起兩兄結鄉團禦賊皆戰死公躍入陣冒鋒鋌奪兄屍

歸於是孝友之聲噪於鄉里時年甫十五耳公念時大亂思復兄仇建奇勲報國請之母母摘簪珥質錢二百資其行乃以武童投督師左文襄公大營公故魁倫蹶張有膂力左公一見奇之卽檄充親兵什長每戰皆以公先金積堡者甯夏回酋馬化隆老巢也高墉深塹據黃河之險環堡大寨五百餘相爲首尾道徑阨隘不得瞰臨公改裝作樵子潛入賊中偵內外形勢繪圖上攻取策於董公福祥董公卽於是夜命公攜梯衝先登諸軍繼進賊駭而反鬪多自相躡籍死而董公已卓旂城上矣繼隨大軍攻拔西甯大小峽卓子山摧堅搃阨所向有功光緒初元董公攜

之出關馳驅南北兩疆萬餘里略古牧地阮瑪納斯陷達
坂城火托克遜拔吐魯番覆阿克蘇公無不與其役者天
山之戰值大風晝晦議者選奕不敢前公獨蒙矢石先嘗
生禽梟賊奪便而驅尤爲功最光緒二十一年河湟變作
董公檄公入關充甘軍親軍統領督開花礮營鏟夷康家
崖邊家灣諸賊壘乘勢蹕河州解太子寺城圍進克西甯
復大通縣犁巢掃穴威稜四張聞者皆畔敵脅息諱服公
自入伍符轉戰三省身經數百戰歷三十餘載累功由把
總洊至記名總兵加提督銜賜花翎給勵勇巴圖魯名號
蓋無一日不在行陣也二十六年補授江西九江鎮總兵

又明年調鎮西甯適古哇番衆以爭教宿亂公單騎往諭責以大義番衆皆按甲投戈羅拜蛾伏不敢仰視乃誅其首惡數人而散其從者復爲之警省衣單糧剷除百年積弊番人歡服受命無敢譁者三十三年擢授固原提督兼統防軍公在官御士卒嚴整而待民以慈隴東承大亂後事事以休養生息除盜安良爲王河州馬格八慶陽全老虎隆德馬應太海城田老九暨固原馬二不都等皆賊窩也公潛兵捕置諸法境內肅然無復盜踪乃籌教養之法立同仁社以恤孤寒創六營小學校以宏教育平治六盤山通聖溝王公橋道路縱橫千餘里以便交通固原扼秦

隴咽喉叛修火藥軍械諸局以爲預備不虞之計宣統三年革黨變起海宇麻沸而隴東獨宴然按堵塵市不驚公之力也初公屯固原兼充陸軍第一協協統加陸軍協統都統銜至是改編所部爲壯凱軍移駐甘涼以資鎮攝民國二年一月加陸軍上將銜二月授甘肅隴東護軍使三年豫匪白狼蹂陝而西謀結甘回圖不軌公伏兵長武賊至擊之斃十餘人白匪知有備改道南驅於是隴東十七縣漢回百萬餘戶皆敕然無事總統袁公嘉其勲給予二等嘉禾章而公念時局日艱不欲久持兵柄卽於是冬入京覲見不復再出問世矣四年檄充公府高等軍事顧問

尋策命爲將軍府參軍浮沈都下非其志也樹枏曩官甘肅始識公於蘭州官署國變而後余客京師與公朝夕往還時時談西北往事間及時局輒歔歔累息往往相視泣下不歡而去今年六月公遷居城北僻地月餘始一至余宅凡再見而公竟逝矣時舊曆戊午七月十三日也享年六十有七遺疏上聞天子篤念舊臣賜祭一壇予謚武壯大總統徐公聞之痛悼命衛侍武官長徐邦傑致祭追贈上將並宣付史館立傳典至渥也公清操子立一生不問家事俸餘所入悉分給士卒去官之日囊無一錢歿後大總統給治喪銀二千兩始獲歸葬云夫人某氏先公八年

卒繼娶張氏子厚塋蘭州道尹某夫人所出也孫一人曰
壽銘厚塋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先人兆次來請銘銘曰
烏虜以公之鴻績偉烈威震窮邊而獨無解於乳臭之少
年垂老解兵投諸散閣彼虹小子乃柄國權天運如此夫
復何言古人有云士用則爲虎不用則爲蠹吾於公又何
間然一伏不起遂爾千古人亡國瘁痛此抔土

岷州知州楊君墓表

已未

楊君名頤昌字朵山余妻弟也初余外舅琴舫公生女子
三人其仲若季皆先後適余繼生三男子長震昌諸生香
河縣教諭以海運功擢知州次履昌署山東諸城知縣君

其季也君長身白皙少儻募好裘馬刀劍馳逐聲色趺弛不受繩約然有感概能長雄鄉里黠兒羣視其一言追趨逐耆爲之先後琴舫公歿納訾爲縣丞分甘肅時余觀察秦州來就余督辦秦州稅局謝君威鳳檄守徽卡逾年調鞏昌所至辦治有能名謝君曰此微秩不足盡君才乃再援例爲知州仍分甘肅三十三年布政使豐紳泰檄管省中源源倉倉儲時兵糧巨萬官吏覷歲出入相倚爲奸利君披抉弊竅不濫不苛士馬飽騰頌聲大作大吏嘉歎薦補岷州知州州境回蕃雜居動輒挺刃相仇殺君匡協調維獸擾而兒畜之人民大和時大吏奉朝廷嚴旨趣行新

政急君曰是可重爲民累乎乃捐俸創爲之不以一毫擾民逾數月革黨麻起遠近盤牙君募義勇備城守躬赴四鄉集諸父老子弟家警戶誠境內獨救然無爲暴者旋調甯靈廳同知君曰是豈可再辱乎辭之不獲抵任數月自經死時壬子九月十七日也年四十七廳人哭之皆失聲爭醵貲二千金爲送其柩歸里明年二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君之世系里籍吾嘗表其伯父某公及琴舫公墓詳著之矣不復贅君初娶楊宜人一子殤繼娶周宜人無出皆先君卒側室王氏生子寶宸生一年而王氏憂泣以死其子尙襁負耳悲夫悲夫丙辰之夏其兄履昌走京師

丐爲表墓之文迂久始爲書其崖畧而歸之

署山東諸城知縣楊君墓表 己未

楊君履昌字綬之朵山之仲兄也朵山歿余旣爲文以表其墓矣越二年而君又歿君之子寶楨復持狀走京師乞一言以昭諸墓道之碑余泣然念君兄弟相繼凋落獨余與其姊覩焉偷生且暮之間坐視人海糜沸千狀萬態紛然交集於耳目之前而莫知所終屆抑可痛已君性篤孝年十餘齡侍琴舫公疾朝夕共寢餐未嘗頃刻去左右琴舫公軀幹肥偉嘗病後乘輿赴山東君慮顛頓乃以背承其父馳百餘里背肉破裂下車至不勝起立而君弗言也

母病風痺起居飲食聽察無形數年未嘗假手婢僕父母
歿始援例以府經歷分山東防河有勞進知縣屢奉大吏
檄開商埠監鐵路籌地購石工竣無一毫已私宣統季年
委權諸城縣事民國肇立即解組歸君故忼爽好義揮金
無吝容族舊有宗祠爲補新之又創立支祠一區置祭田
十餘畝皆出重貲爲族人倡革黨之變土寇蠶起君集民
團購軍械增完堡牆爲之備一鄉獲安丁巳一月六日以
勞卒於里第年五十有五鄉人無老弱男婦無不泣下者
君配郝宜人生一子寶楨一女適南宮閻某孫一人宜人
先君幾年卒造室張氏無出某年月日葬君於里南五里

先塋之次而以宜人祔焉初朵山妾王氏歿所生子寶宸
僅三齡君撫之逾已出卵翼口哺性命與俱卒君之世未
嘗一日離膝下也君歿後復付其妾張氏愛之一如君在
時烏虜可風也已

乾城傅子範墓誌銘

己未代

民國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吾友傅君子範年七十有六卒
於京師旅邸卽以其年某月日卜葬於城南南苑之新阡
其子良佐纍然喪服泣請爲銘幽之文曰知吾父者莫公
若也余曰然在者壽州戴公宗騫統領綏鞏軍屯威海衛
余與君同事武備學堂甲午之戰戴公殉疆場賓僚皆散

走獨君與余始卒一心踐危蹈難不避義死壬寅之秋俄
與日鬪時余參項城袁公戎幕偕君出關畫策中立是後
與君或離或合或見或不見蓋無一日不心在君左右也
君故明決善斷大事億則多奇中故當代名臣鉅公爭欲
致君幕下幣聘交馳於途初從提督張公世福軍瀘溪圖
地形以獻吳清卿大徵爲欽使勘界吉林聘君與俱乃歷
甯古塔三姓東南至琿春折北渡興凱湖溯烏蘇里江右
岸東北抵伯力考其山川阨塞道里遠近險易土地之肥
瘠人情風俗之醇薄條其所以規土實民通道之策甚詳
且備吳公謀設縣琿春疏薦君爲之宰會吳公內調去君

遂應戴公之聘爲學校大師嚴肅有章鍾忠武麟同趙中將
理泰劉中將躍龍皆翹出其校聲號於時日本變作君周視海岸謂
戴公曰成山斗絕入東海中敵若潛師襲我之背則威海
危矣宜屯重兵以爲之備戴公不聽再三聒之始戍以一
營敵瞰其虛卒由此登岸而威海遂失時軍用浩穰器械
多皆窳不可用王文勤公文韶奇君言多效檄駐山海關
專治軍械汰浮裁冗有贏無騫袁中丞大化調君三辦永
平金鑛張公仁駿撫廣東再調永建金鑛國用仍積無一
毫已私有丐餘地作商埠者啖以重金君揮之若汚目不
一瞬當道以君聲績章著屢薦於朝君故勇於趨義不顧

怨嫌而畏避榮祿望望然有若怯夫大吏不能強也君旣
不樂仕進乃命良佐從余遊學兵法而自寫陶靖節愛菊
圖題詩寄其子以示志及良佐貴爲湖南督軍始一就養
長沙再入京居年餘而君遂逝矣君自爲諸生歷充諸疆
吏幕賓恂恂卑抑無改儒素性孝友不訾省家事宦遊數
十年囊橐所入悉均給諸弟昆弟某沒於粵之北海躬踣
萬里返其柩兄錫霖負責三十六家有已償而券未歸者
君皆代贖不校有無邑中有善舉必首爲之倡教子女嚴
整不失先矩良佐官居京師時時貽書勸以廉儉敬勤毋
染流俗噫可風也已君諱錫疇子範其字也先世籍江西

清初始徙湖北乾州廳遂爲乾州著姓曾祖恒彩祖興隆
父承基皆追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妣氏某
皆封夫人君兄弟五人而次居仲娶南康知縣張公振五
之女生丈夫子三長卽良佐陸軍次長湖南督軍將軍府
將軍次良藻步兵上校次良璧清知縣女適某某乃爲之

銘曰

維才之豐而嗇其躬維聲之隆而蹇其逢積仁累功厥施
不終報以孫子爲世之雄刻詩詔後闕此幽宮

江北楊文光墓誌銘

已未

吾嘗私謂班孟堅氏以公孫弘卜式兒寬合書一傳三子

者所行殊不類然皆出於微賤能自致富貴顯聲於時卜
式於田牧起其家輸財濟邊名動朝廷躋身通顯與稽古
讀書之儒爭光比榮所謂異實而同名者也太史公傳貨
殖歷舉猗頓郭縱刁閒曹邴諸人率以魚鹽銅鐵竹木墾
牧之業操贏握奇累富至巨萬而蜀之寡婦清用財自衛
爲秦皇貴客卓氏處臨邛鼓鑄鐵山傾滇蜀之民富至僮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昔人謂巴蜀沃野饒卮四
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故程鄭爲山東遷虜居於臨邛亦
事冶鑄富埒卓氏之數子者在巴蜀之間其聲名之炫赫
耳目實與當時文學之徒若司馬相如王子淵揚子雲等

皆爲人所艷稱而樂道者蓋一時之雄也唐宋以來儒者好語王道恥言富強鄙管商之術爲不屑道些窳苟且終以貧弱亡國不克自救拔而富商大賈若卓氏程鄭氏者雖間世踵出人皆視爲賤業不齒於衣冠之列故自漢以後其名姓沒滅不彰於世者比比皆是也海國大通而後有志之士始知列國之強弱皆出於商戰於是幡然改圖爭倡言實業而江北楊君遂以貨殖特聞君諱煥斗字文光先世自江西南城遷居蜀之巴縣再遷江北遂占籍焉父某諸生食貧力學生君之前一夕夢瓜藤結實大如斗旣誕因命名曰斗小字瓜兆體幹俊偉目炯炯有光彌歲

自起立不受入扶掖其父喜曰是子將來必獨立起吾家
吾無憂矣君家故奇寶祖母年高善病時戚戚無歡容其
父輒抱持君指以爲慰君旣長事父母至孝日讀書從塾
歸負薪市米下至洒掃洗滌糞除諸役皆以躬親雖嚴寒
酷暑頭無笠足無屨枵腹終日不敢以告勞也君耆學聰
穎十餘齡下筆輒數百言未幾家燬於火母以貧故命輟
學從里人劉質堂習商業試之大小皆效主人愛之若家
人父子一是皆聽倚君久之獨爲賈居貨逐時論其有餘
不足以權貴賤開滙綿宜滬十餘許致富億萬戊戌龍水
鎮之亂諸商皆選奕畏禍相戒不敢爲賈君獨坦然貿易

如恒時貨物雜遯殷若山積及亂平物價驟翔貴贏利至
十倍於昔其樂觀時變往往類此君既白手起富年且老
乃命長子培德繼修其業培德歿復責其三子培英王治
之而時時受意旨裁割於君辛亥國變海內鼎沸君日手
周易一編處之泰然癸丑川黔軍鬩於渝君始一避地滬
上徧視工場學校及諸慈善事而於孤兒院惠兒院考其
章條設施尤爲詳盡歸卽出萬金創建貧兒院更設依仁
校以補教育之不及者重慶屢遭變當兵衝君屢出家財
餉軍而趨公若鷲臨事詳審凡所規畫要之必成嘗謂中
國之強在力興實業其事不患於難創而患於難成因其

可成而扶之翼之則所施者小而所就者大人以爲名言
平生以孝友勤儉勛其子孫家居十三年未嘗一日廢書
不觀守宋明諸儒先格言貫之以誠而行之以健其自述
得力則以論語敬事而信周易自強不息二語爲執事持
身之要此豈倚市門爭目前尋常者所可同日語哉烏虜
近於道矣君生於咸豐四年甲寅十一月二十五日歿於
己未九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五卒之前一日捐施依
仁校萬金貧兒院二萬金曰此吾志也初娶張恭人生三
子曰培德培賢培英三女子皆適士人先君二十八年卒
繼娶恭人從妹生二子曰培善培榮一女子曰瓊貞尙幼

孫幾人曰錫嘏某某君以儒術行商子孫習其教皆能繼父志人比之陶朱父子培賢學於美歸商業遂益大云某年月日將葬君於某縣某原培賢等介門人白堅來請銘銘曰

司馬氏之稱陶朱公也曰善治生者能任時而擇人三致千金分疏與貧後年衰老聽之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至比於一都之君烏虜若君者非卽其人耶君子之富好行其德以財發身子孫之則富家如此富國亦然魏之白圭越之計研皆操是術以強國權惜哉君無尺寸之柄以與東西列國並驅爭先也君才之豐僅及身止刻辭埋幽以告萬

祀

清四川藩庫大使王君墓誌銘 己未

丁亥之冬余之官四川始識王君冬生於成都官廨君故
富文史善鑒別古今書帖金石器朗神儁人比之魏晉間
人一時耆儒名彥魁碩之士皆慕與君交見者無不傾倒
余宰蜀八年每以事至成都君輒與顧幼耕復初扶堂鳳
全羅濟川度錢鐵江保塘陳衡山榘諸君子相爲詩酒之
歡時時聯鑣出南城江樓草堂歌詠連日不倦私心竊喜
平生友朋之樂蓋無逾於此時者自余去官至隴上聞逾
年幼耕歿扶堂擢爲西藏大臣旋死於亂番鐵江衡山皆

相繼故余藩新疆又得濟川噩耗既爲位哭之復爲文表其墓道之碑之數人者或長余或年不及余十數寒暑之間忽忽皆爲古人而今又哭君追念舊遊無一存者其爲可痛何如也已未十一月君之子杜持狀來告曰吾丈與先君子好葬有日矣敢請銘按狀君諱永言字詠齋冬生其號也世爲浙江之仁和望族祖楚堂清嘉慶間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倉場總督父銘四川直隸州知州歷任西充縣知縣理番廳同知君年十七遭父喪囊空無一錢然從宦久習吏事弱冠卽橐筆走巴蜀佐州縣治事雲陽謀變獄起爲平反數十百人君之能名自此始著尋以知縣分

四川改授布庫大使布庫總錢賦出納君披抉弊窳不縱
不撓胥吏皆斂手竦息聽命不敢爲奸利總督丁文誠公
實楨嘉君廉檄宰內江判涪州署藩經歷所至不爲聲章
至大利久害則必詳審而興革之其他皆令民自治一不
事苛擾至今無弗受其賜者曩者余權富順嘗過內江詢
諸邑父老僉以青天呼君稱頌之不絕於口且有思之流
涕者久之復回大使本任總督劉文莊公秉璋薦君卓異
鹿文端公傳霖繼督蜀檄管官錢及賑捐諸局重其廉也
君服官二十年冲夷淵雅諸大吏皆倚器之君亦抒誠竭
衷無少隱避大使官故閒散君性好雅游工詩畫風流文

采映照一時然淡於榮利常守知足知止之戒年逾五十
卽移病乞休時遊名山水徒步數十里麻鞋草笠見者不
知其爲長官也辛亥國變君家半毀於亂而夷然處之終
日嘯歌無異平昔往歲君年七十餘爲二詩以券君之壽
且約爲京師之遊而孰意不三四年竟成永訣也悲夫悲
夫君長余五齡生於道光二十五年丙午十一月十三日
卒於戊午十二月三日享年七十有四某年月日葬於成
都東門外萬里橋之新阡初娶史氏繼配謝氏皆封夫人
筵室杜氏子男六人長棧累官四川巡警道先君二年卒
懿文碩學而天不永年可惜也次棻清直隸州知州三杜

清舉人內閣中書歷官黑龍江黑河道尹公府秘書四禾
清刑部主事歷官奉天洮昌道尹國務院秘書五枋四川
團防處文牘員六桓四川中國銀行文牘主任女子十嫁
者七人待字者三人孫男三士燮供職農商部右燮中燮
皆肄業學堂孫女五人烏庠子孫之昌文學之懿閭閻之
盛未有若君者君不朽矣乃爲之銘曰

君家宦簿世趾美操刀入蜀發硎始展采錯事噪萬耆俾
字我氓作慈母特疏舉最飾牙齒君乃棄官視儼萬物
縣解一生死乾坤大業畀孫子一堂蓁蓁萃麟趾君歸其
藏安且吉子墓我銘諗千祀

饒苾僧之母吳太夫人六十壽序

己未

余聞廣濟饒君苾僧之名久矣嘗讀其所爲辛亥以還命
令檄牘之文偉論高識心嚮往者久之私以爲古之作者
無以過也乙卯丙辰之間始識苾僧於參政院中時其鄉
人李君平存與余同纂畿輔列女傳盛稱苾僧文章行誼
且爲余道其家世甚悉始知苾僧兄弟之立身揚名多出
於庭訓而始終以翼其成者則賢母吳太夫人之教爲尤
多也明年五月七日爲太夫人六十設帨之辰瞿君某率
同人謀治觴預祝屬樹栢一言爲侑酒之辭嘗謂聖王制
禮最重陰教其精言大義往往散見於羣經諸子之中而

昏義一篇專明婦順重母道以立國家理治之基賈子則
又推本於胎教舉周后妃任成王以示之法故孔子曰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繫易至家人則以天下之定責效
於嚴君此中國數千載相傳之要道生人之本萬化之原
罔不由此國變以來年少恣睢之子乃取西國妄人邪說
欲盡破男女內外禮義之大防本末逆施其勢不淪於禽
獸夷狄不止今觀太夫人事親之孝相夫之順教子之義
方無事不依古人以爲法實有足以障頹波型末俗者異
日苾僧昆季本太夫人之教由一家推之一國由一國推
之天下先王禮教之遺庶乎其不至泯焉以待其盡也樹

口唇之在牙ノ
一ノ
姆乃揚觶而告於衆曰太夫人之初歸我季登先生也家
毀於兵益無一粒而匱無寸縷太夫人有無黽勉縫紉烹
炊洒濯糞除之事皆躬親之而未嘗有戚容也逮季登先
生以諸生監縣學諸子皆成立而苾僧又以文章勛業揚
聲於時身致貴顯而亦未嘗有矜色也太夫人之事親也
家雖苦貧必多方市甘旨以奉其姑而已則食其麤者惡
者甚則終日不得一飽焉而姑弗知也張太夫人其所後
之姑也善病多怒支離牀蓐者十餘年時親承溺穢未嘗
假手子女以代其勞也遇姑意稍不愜輒婉容下氣曲意
慰解之必得其歡而後已也其事本生姑楊太夫人與張

太夫人無以異也張太夫人嘗曰自吾得此婦吾不知其非己婦也楊太夫人亦曰自吾得此婦吾不知其爲人婦也季登先生居貧力學嘗患羸病歲課蒙館僅三十金而終年外出未嘗有內顧之憂也家徒四壁雖典衣衾質簪珥以供諸子而未嘗一日使廢學也抑又聞之太夫人痛念國家窮敝上下交困辱焉若不克終日而士夫競權利以侈靡相誇尙幾成風俗太夫人身處貴盛布衣疏食獨若寒素嘗詔苾僧昆季而告之以先人沐風雨茹糲糗啟後之艱難貧民之無所歸世變之日下仕途之險巖不可久恃惴惴焉慄慄焉深以道德墮落由儉入奢爲大懼

西廡之金之夕
三
苾僧獨能奉慈訓守儒素時時以太夫人之心爲心將來
家道之昌福祉之熾正未有極也於是羣起而祝曰劉向
傳列女其贊魯季敬姜也曰備於教化其贊魯之母師也
曰能以身教古今人何必不相及耶謹舉是以爲太夫人
壽

永定李夫人墓誌銘

己未

夫人諱離字佩芷福建永定李君綽裕之女也幼嫻女訓
通書史尤工詩歌及駢儷文字父鍾愛之慎所擇婿偶見
同縣張氏子年十二能爲壁學窠書才名藉甚遂字之張氏
子者諱日焜字梓欽後官湖北知府者也咸豐八年夫人

年十八來歸時翁已先沒姑陳太夫人嫠居善病而祖翁姑年老衰敝昕夕常需人僉以夫人清孱力不任勞苦夫人則聞雞而起率先人操作洒掃浣濯紆纒之事皆若素習家雖中落而市滑甘謀溫清罔不應時而具家事無外內宏瑣皆倚辦夫人門以內雍雍秩秩肅然如登禮堂無一謫聲譁語者而尤善事姑病起居所便疴瘵所需恒神視而意聽之誠求冥度通於無朕無弗中者姑病自治久無效夫人以舌日舐之乃愈姑嘗語夫人曰爾事吾猶母也吾則視爾非婦也女也其族中老姥嘗指夫人以教其婦旣而曰吾何德堪此此天生以報節母也同光中知府君

令湖北夫人奉姑就養治所躬治羹湯調藥餌不以假他人甲申乙酉之間知府君治軍他出夫人獨侍牀枕目不交睫三月餘往往以手承不潔衣被皆自湔澣無難色疾亟禱於天叩頭至血出姑命歸息詭諾之而陰坐室隅聞轉側呻吟卽立至不待召也初夫人在室嘗割股愈母病至是復割臂肉和藥進姑媪婢見其血殷襟袖間固詰之終不言姑疾旣瘳體益羸然未嘗頃刻去左右也一日夫人赴族人宴心忽動疾馳歸遇僕於塗果以姑疾告又嘗襄昏禮宿姻家中夜忽起繞室行素輿返姑一見喜曰吾正念爾知爾必念吾速歸也夫人侍姑數十年變不易常

終不怠始及姑沒以哀毀致疾久之始瘥光緒二十五年
遺嫁女自新甯返漳州感暑疾知府君曰汝當無恙日者
言汝壽尙十年幸自寬夫人曰果爾必不起以吾當日祈
姑病乞減十年算益姑也已而果卒夫人事夫謹知府君
性嚴厲無敢逆其意者夫人善幾諫遇在官治事時有盛
怒必婉陳曲喻霽威後已知府君者賦詩酣飲夫人時與
唱酬及權廣濟從容言曰詩酒乃文人餘興知君必不以
此妨民事也知府君爲聳然改容嗣後索和竟不答知府
君好客喜宴飲夫人供饌豐腆而自奉則儉嗇甚於寒門
少所爲詩多閤不示人有問之者則曰女子詩文尙爲好

事者傳之與樂籍方外人同集吾甚羞之沒後其子超南
搜輯叢殘編爲級秋室遺稿一卷級秋室者夫人自顏其所
居也夫人淹通羣籍日手一編知府君治經史音韻金石
天算地輿諸學時以疑義相參質論者比之棲霞郝蘭皋
陽湖孫淵如夫婦其教子若女二三歲卽導之識字口授
有韻之文拍其音節使默誦之稍長課以經史投詩賦駢
散文義法故諸子髫齡皆能文夫人嘗攜子超南登黃鶴
樓賦七言長歌時超南僅十一歲輒效爲之一時傳誦殆
遍人口然家法嚴肅有義方不稍事姑息諸子皆循循守
禮軌超南成進士出官湖南爲手書箴言勗之卒爲循良

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其夫人之謂與知府君有子四人長超南進士累官四川道加布政使銜次起南縣學生湖北同知改分部郎中俱夫人出三道南分省知縣四選南候選運判俱筮室吳恭人出女五人萃珍適同縣候選縣丞蘇如桂次萼珍適龍溪湖北知縣林寶詔三芸珍適耒陽分部郎中蔣端炳四瑗珍殤以孝女旌俱夫人出五衛珍吳恭人出孫男女十五人先是光緒十七年閩浙總督卞公寶第疏表夫人孝行特旌於朝十八年封一品夫人其生也以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以光緒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壽五十有九宣統元年六月葬

於善化六都曹家橋漢山坡之原而銘幽之文缺焉弗備
逾十二年超南來乞銘將追埋之以志不朽乃爲銘曰
夫人之孝上表其閭提壺考家以相厥夫教子有方肅若
師保出作民母維國之寶圭璧其德鸞鳳其文處約而義
居富而仁蒼木之流逮下以禮周其所急族儔鄰里今之
坤教如水潰防作詩型後永固其藏

雷母劉恭人墓表

巳未

劉恭人者渭南太學生劉金萬之女也年十七歸同縣雷
大鵬閏十七月髮匪竄縣境擄大鵬以去時同治元年四
月也先是家人聞賊耗走匿南山溝壑中大鵬兄大聲以

乘輿來將他徙已成行矣其繼母尼之復止而賊突至遂有是變翁曰先春年者矣時時痛子遭奇禍或有怨繼母訟言之者恭人輒泣然止之曰此命也人何尤吾安吾命而已勿重傷老人心也時先春有子五人長卽大聲次大文三大鳴五大經而大鵬次居四是年七月秦回亂作大聲大文復皆死於賊長姒田氏與恭人同居誓死守相依爲命者數十年恭人勤家政事公姑諧妯娌執煩拾瑣上下秩然無弗適親意者其翁嘗語人曰吾自得此婦使吾不知有無子之悲烏虛其賢可知矣大鳴先後生二子以長子永壽後大聲嗣以次子增壽爲大鵬後禛付恭人愿

勤教育一如所生增壽旣冠不知其爲出嗣母也恭人旣
教子成立而痛念其夫遭慘禍骸骨淪沒久不得其死所
乃令增壽具衣冠招魂葬於先塋之次泣語增壽曰今而
後吾事畢矣某年以增壽之弟多壽官貤封恭人 大總
統徐公書矢志柏舟四字扁旌其間丙辰七月二十二日
以疾卒於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增壽爲清優生吏部錄事
孫二人曰廣任曰改輒曾孫二人曰薦禧曰薦立凡四世恭
人皆親見之余嘗纂輯吾直列女諸傳每歎貞行苦節其
子若孫無不昌且達者何食報之速也傳曰天道遠人道
邇吾謂人道卽天道其感召之機若有監之者然遠云乎

哉觀恭人之事可以勸矣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增壽
持狀乞爲表墓之文爰述其畧俾歸而樹諸阡

大清畿輔先哲傳序己未

有清建國以來崇儒右文聖道昌明遠駕千古皇畿爲首
善之區海內通才碩士鱗萃都下生其間者耳目漸染取
法最近亦濡化最先故二百數十年來畿輔人才之衆幾
甲天下往者讀魏蓮陸尹元孚北學正續諸編歎其取材
太狹且不無入主出奴門戶之私識者病焉光緒初元樹
枏嘗輯直隸人物依聖門四科之目分類纂錄曰德行科
性理之學屬之曰言語科詞章之學屬之曰政事科經濟

之學屬之曰文學科考據之學屬之總名之曰北學師承
記惜其時搜討未備迄未成書二十餘年宦游四方稿本
泰半散失甲寅之歲 弢齋徐公有纂修大清畿輔先哲
傳之舉索樹柑舊稿存者寥寥且簡畧不足備甄擇 公
乃博爲搜輯凡國史所載以及私家撰著其文獻實有可以
徵信者罔不窮搜博考力爲表章閱時三年凡爲傳目八
爲卷四十而以列女附焉嗚呼盛已夫中國者衆學之淵
藪而學者一國之範圍也經數千百年聖作明述以造成
一國之學經數千百年君相之作育師友之淵源以造成
一國之人其達而在上也則行其所學可以兼善天下其

窮而在下也則守其所學可以獨善一身自將相師儒立德立功立言之大下逮愚夫愚婦其爲善俗所薰陶日用所行習者亦皆足以扶名教而植綱常降及末世學非所學邪說恣行其甚者至欲舉古聖先師之所以經世訓俗者一是屏棄之以爲無足與於今之天下學術之憂正未知何所屆也 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一鄉之文獻已哉其所以正人心維風化以詔後學者舉於是乎在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孟子論友由一鄉之善士以極於尙論古人胥是志也夫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其鄉先達足以爲世表者所在皆是也有心世道者

四庫全書卷之九
三之

苟皆以公之志爲志萃一邦之文物以彙成一代之典章則人人各抱敬恭桑梓之心其效之普當更何如也子貢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文武之道庶幾其不墜也與

新城王樹枏謹序

己未

郝孝子傳

郝孝子諱贊清字輝庭筱浦其號也先世籍山西之太原清初其祖有諱天福者商於順義生子國祥習其業由順義再遷三河遂家焉數傳至瑞麟以善行稱於鄉是爲孝子之曾祖瑞麟生鴻章鴻章生沂沂生孝子兄弟四人而次居三生有至性者學尤工書年十六母雷病痿痺不良於行久之益以泄瀉夜恒數十起孝子朝夕侍側三年未

嘗解衣卧母趨之寢則繫繩於指而以端置母卧旁繩動
卽起趨無頃刻稽誤進器承穢皆以躬親床牒衾翰襦襜
之屬偶汜不潔必手澡除之不以假婢獲其母嘗歎曰此
非子職今吾以女視汝矣及母沒事父益謹不忍溷以家
事服勞凡八年卒以是廢學父卒始人都考授史館供事
敘勞分山東補臨清州吏目介潔自持思不踰位任十八
年上官深嘉其廉而微祿所入復時時分贍其族里戚儔
之窮無所告者伯兄老而貧舉已向所分產奉之仲兄季
弟早卒收其姪教養之一如己出無能辨之者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此言孝子能推其事親之心以錫其族類

所謂壺也壺者何廣之也今孝子之於兄弟諸姪旁及宗族戚好之間莫不廣其類而致其愛焉其孝之不置何如也光緒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以疾卒於任所年六十有三越十年戊申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濟南城東祝甸莊東南新阡配門宜人祔焉子崇峻附貢生會典館謄錄山東候補知縣女一適靜海朱某孫男二入鵬財政部僉事鶚山東高等學堂畢業生曾孫銘新鑄新鏡新

王樹楫曰吾嘗類輯畿輔先哲諸傳備矣而求其名實相副言無愧辭者吾不敢知焉若夫愚夫愚婦目不識詩書足不出里閭而至性所發前無所瞻後無所顧實有足以

格天地泣鬼神者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曰中庸不可能也是非內行純備古之所謂其天全者孰能與於此哉烏虜吾於孝子無愧辭矣

新城姚眉峯先生墓表

己未

吾邑有善人曰姚眉峯先生者其爲人也簡而文和而有禮叩叩乎其守己也衍衍乎其與人也知之而後言訥乎其若不能出也度之而後行恹乎其若不能勝也幼者讀工爲文自爲諸生屢試於鄉不能第而學之乃益勤至老而未嘗一日廢書也從之遊者不責脩脯皆因其人之質性高下而善迪之而莫不各成其材以去也先生家故豪

於嘗累世積行以至於今二百年矣先生幼失怙其母陳太孺人抱三歲孤兒手治其家家愈大起先生既長承母志而益張之其鄉人之窮而無業者爲捐田分種之名其田曰公田也其無宅者爲畫地分居之名其宅曰公宅也其耕而無力者爲買牛分治之名其牛曰公牛也又慮族黨子弟之廢學也爲建家塾數十楹延名儒教之師長之束修學徒之飲饌皆取給於先生下至塲圃車馬薪蔬日用之常器莫不與鄉人共之也同治六年京畿大饑先生施糜助米傾困倒廩而出之歷兩載無吝容也某年大雨壞村廬殆盡先生悉庇於其家不使一夫失所也鄉之父

老嘗聚而言曰某某貧力不能就學今成名矣皆先生教之也某某貧不能娶今有室家之樂矣皆先生資之也或曰吾與某訟幾破家賴先生排解之也或曰某某者素爲盜今改行矣賴先生化導之也當其時鄉鄰之鬪者皆就先生質是非終其世數十年無至公堂者無行少年率不畏其父母聞先生聲則皆斂跡避去曰吾儕不可令先生見也同治初捻匪竄境內鄉團禦之者多罹害獨至先生里輒繞越之有掠田中耕牛者或叱之曰此先生家畜不可犯也烏虜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此謂之善人也宜哉先生諱壽山眉峯其字也以歲貢生候選教諭生於道光

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光緒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享年六十有九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曾祖廷傑
祖其昌父濂邑庠生皆贈文林郎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
妣氏吳繼妣氏陳皆封孺人先生陳所出也配王孺人繼娶
三娶皆氏王子四人長煥章原配王孺人出次燮章三燦
章四熙章三繼配王孺人出女三人長適邢某次適某三
適同邑翰林院庶吉士吳德鎮燦章余從弟妹壻也一日
持狀走京師來告余乞爲表墓之文曰非子莫屬也乃爲
書其善行大凡俾鐫石樹之墓道以詔後人

正定王氏雙節祠碑銘

己未

正定王氏雙節婦者誥贈建威將軍諱如松之妻劉夫人及仲弟如柏之妻丁夫人也劉夫人年十八于歸歸六年生一女年甫二十三而如松歿丁夫人亦年十八于歸歸六年生一子一女年甫二十三而如柏歿如松之歿也劉夫人誓殉死晝夜哭不絕聲翁姑嚴衛之屢欲自裁不得間一日喪葬畢夜遣乳媪懷女卧別室姑益疑之和衣而息甫閉目夢如松告曰速視兒婦姑驚趨則門已扃呼之不應姑曰汝門不啟吾死此下矣劉夫人始延姑入曰吾睡熟無他也姑檢室內衾未展淚痕漬枕函而已結環梁上矣因斷環抱其女泣語之曰此呱呱者忍貽吾老人憂

耶且汝夫無嗣兩叔如有子必先以後汝夫賴汝撫之以
重宗祧義無大於此者語有之曰死節易守節難殉夫易
教子難汝當勉爲其難者至是乃變計一以立嗣爲念逾
四年丁夫人生子士珍卽襁付之以爲如松後未幾而如
柏又相繼卒悲夫天之所以厄節婦者何其類也初王氏
世稱小康劉夫人歸時家且中落夫人勤儉善治生身任
炊爨并曰諸事有無黽勉堂上之奉未嘗缺供其翁姑嘗
曰有婦如此吾不知貧之足悲所悲者苦吾婦耳及丁夫
人至始以身代其嫂一若事姑者然時時執賤役勞苦困
餓有爲人所不堪者至如柏歿貧無以爲殮劉夫人恐益

弟婦之痛也悉罄已所蓄以完葬事姊若妯忍饑茹痛相依爲命者餘三十年先是士珍幼多病劉夫人親鞠之調藥餌節飲食按摩搔抑歷三載始瘳其女至以疫殤不恤也然至此家益零落不可爲兩夫人悉出其針黹之餘資之就學士珍自念貧無以養乃投筆入軍籍改習兵學卒以是起其家士珍軍駐榆關迎養兩夫人劉夫人獨家居奉姑姑歿終制始就養軍次甲午中東之戰士珍率隊赴朝鮮久不得音問劉夫人夜禱於天且誓曰倘不測惟有相從地下耳及士珍入關以戰事急送兩母避亂保陽事平再返榆關而劉夫人遽以疾歿時乙未九月十日也享

年六十丁夫人之就養榆關也躬持家政挈宏執瑣無不
辦治者故士珍得媻志軍事一不訾省其家庚子拳民亂
起士珍移軍山左時烽火燭畿甸水陸皆塞阻或勸避地
天津夫人執不可決策赴濟南曰吾生死以之卒達濟垣
獲免津沽之難其識之明果類如此光緒三十三年士珍
授江北提督迎養治所越明年戊申四月十七日以疾卒
享年六十有七都計劉夫人守節凡三十八年丁夫人守
節四十五年同以光緒三十四年旌於朝封一品夫人劉
夫人既以士珍爲之嗣至是乃以季弟如雲子鑑珍後如
柏云士珍字聘卿清累官陸軍部大臣國變後項城袁公

強致之京師非其志也鑑珍清候選知縣女適同縣武生
魏乃雲甲寅之歲樹柎居京都始識聘卿先生先生抱清
德遠識負海內重望然與之言訥然不出諸口觀其行則
芻躬謹畏孱然若不勝其衣者居百寮之上前呼後呵而
飲食起居蕭然無異寒素先生則自謂幼受母夫人之教
至於今日千百中蓋不克踐其一二焉言之未嘗一日不
流涕也烏虛吾聞曾子之言孝也曰一舉足不敢忘父母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其先生之謂乎吾以是益歎夫人之
所以教其子者爲不可及也已未之冬先生爲兩母建雙
節祠將落成屬樹柎撮其事以文之碑且丐銘銘曰

天之奇溫維冰與雪人之奇福維貞與節貞節之門厥賴
孔神不於其身則在子孫賢哉雙母而師而父教之誨之
螺贏之負天生大哲以慰母慈大孝之慕終身不移母則
亡矣子心傷矣有不亡者視此堂矣其堂維何我母之宇
事之如在來享來格

雙節祠碑陰記 己未

正定王氏初籍山西明弘治間始遷正定城西胡邨清順
治初聘卿之十世祖諱某再遷正定城北牛家莊避滹沱
水患也同治中劉夫人攜聘卿就學城內遂家焉聘卿之
曾祖諱朝鳳字和鳴國學生精岐黃術兼工繪事能出新

意製造自行車暨諸機器娶汪氏無子以弟朝棟三子履
安爲嗣朝棟字良臣邑諸生性諒直喜施與戚黨皆敬憚
之娶馬氏繼娶徐再繼娶高卽聘卿之本生曾祖父妣也
履安字知機諸生亦精醫學善擊劍有戎馬書生之目娶
周氏生三子長如松次如柏三如雲如松字茂齋性孝友
嗜學以勤苦致疾卒於咸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年甫二
十娶同里劉公承翼之女承翼以雲騎尉世職歷官保定
後營遊擊善騎射工書畫有儒將之風咸豐初戰粵匪陣
亡娶張氏劉夫人其第三女也如柏字壽岳年二十一卒
於同治三年七月十五日娶藁城丁公應鶴之女應鶴邑

陶廬文集卷之九
三十一
庠生孝弟爲時所稱娶楊氏丁夫人其長女也劉夫人年
二十三而寡無子以如柏之子士珍爲之嗣卽聘卿也丁
夫人亦年二十三而寡生子士珍旣以爲如松後矣至是
乃以如雲之長子鑑珍爲之嗣世所稱雙節者也如雲字
唐臣娶黃氏喬氏生二子其次曰仲珍云溯自曾祖朝鳳
以下皆以士珍貴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妣氏皆封一品
夫人謹詮次其籍居世系書於碑陰以詔禔禩子孫永永
無極之世新城王樹枏記

陶廬文集卷之九

男勇敷校刊

陶廬文集卷十

新城王樹枏

參議院議員前廣西巡按使王公墓誌銘

庚申

己未之秋議院既閉會公將返鄭州時大河以南疫盛行日斃人無算余尼之不能得逾數日得公耗病疫亡矣烏虘悲哉命矣夫命矣夫庚申某月其子曾述謀葬公來徵銘案狀公諱祖同字詡庵號肖庭其先籍山東之諸城明初遷河南居鹿邑遂家焉清之中葉有太學生諱宣者生諸生三綱三綱生副貢生夢徵夢徵以候選教諭講學於鄉從游者常數百人有丈夫子四長曰

祖武三曰祖惠四曰祖廉公其仲也生而威重穎敏幼承庭訓教之立身經世大端文行斐然馳譽當世初以選拔貢成均光緒戊子與兄祖武同舉於鄉明年己丑又同成進士兄分工部主事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萬口稱慕僉曰教諭公績學之報也公益孳實學究心當世之務丁酉之歲典試山西刊浮剗華士鮮倖進庚子乘輿西幸公跳驅至行在特授監察御史首上停捐納一疏逾年命兼督理五城街道吏無藪奸市無厘罰商民大懽聯軍講成外人有商京師重地者持約抗爭卒就我範時懲首禍多株連倉場侍郎長公萃公鄉

舉師也爲疏辨其寃得不坐人稱其公尋以疏劾工部侍郎張翼盜賣開平煤鑛忤當路出爲廣西慶遠知府既抵桂林主辦濛江餉稅手製章條鈎撫纖介底裏咸上露歲收羨數萬金大吏疏獎下其法於諸局粵西之裁釐改稅實始此先是匪黨踞慶遠府屬罄民土賊勾結防兵相爲不諱翼姦詭亂不可比疏甲辰冬柳州失守慶遠勢甚亟公請赴任兼程而往至則移防卒聯容軍捶阨支閔校聯不絕於是兵與匪始分嚴牧令之選創清鄉之法頒自新之令於是匪與民始分乃招流冗恤瘡痍置習藝所立中小學堂以養以教四境宴然環

府轄有五十二崗者素號難治公周歷浹旬度險籌邊
建議設撫民同知移防軍二營以規久遠大吏入告卽
報可迄今右江無匪患者公之力也守慶遠二載丁母
張太夫人憂大府議奪情不可今大總統徐公總制藩
陽以人才奏調亦不往已酉服闋簡授江西饒州知府
勸農興學一如守慶遠時辛亥武昌變起全贛震搖景
德鎮密工輟業者數十萬公籌鉅金資散之境賴以安
項城袁公當國授公河南民政使亂黨蠡起謀獨立公
以一身堅樁力柱不爲動搖迄於共和政成河南獨救
然號稱完善尋改財政司司長值歲荒民餒設局籌義

賑復調庫金貸商人市糧平糶隱親經絡民用溫給汝
光十四州縣准鹽阻運公首建借蘆鹽官運商銷之策
庫款驟增至百餘萬是時軍需國用絡繹浩穰而始卒
不缺於供者胥以此也癸丑移病歸里復舉爲約法會
議議員充考驗知事主試試竣再任參政院參政旋赴
福建查辦事件中途奉巡按廣西之命桂之吏民間公
至歡呼不絕於途莅任數月國體再更遂倉皇北歸卜
居鄭州買田數百畝徜徉農圃有終焉之志戊午國會
改選眾舉爲參議院議員己未閏七月二十五日卒於
鄭州春秋五十有八公孝友有至性父母疾晝夜侍榻

側親調藥餌聽聲觀色察及微漠彌月未嘗一解衣卧
年未弱冠返父柩千里觀者歎嗟母歿未獲視含殮每
念及輒流涕推先人遺產讓兩弟獨撫兄遺孤教養之
至於成人素篤交遊重久要宣統初袁公罷黜潛逃至
津謀遠匿公追之返曰如此則名敗禍且至袁公悟遂
馳返都議頓息清室復辟之役項城張公鎮芳遭拘禁
出死力營救之信陽王大令旭病歿於粵無以爲殮慨
然爲治喪返櫬且厚恤其孤其風義類若此公講學不
立門戶律已以誠教子姪以謹嘗曰勿易小善勿忽小
惡臨大事決大議不可有意氣然不可無骨氣此理欲

之界公私之分也識者謂爲名言公配趙夫人淑慎有儀事姑相夫教子以孝義聲於鄉里治家豐儉有程度先公九年卒年四十九生子三長曾述宣統己酉拔貢生直隸完縣知事次曾達直隸南開學校卒業農商部調查員筵室薛氏生一子曾選甫週歲孫一曰家棟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銘曰

公之返鄭天方降瘥余曰噫嘻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天乎奈何公嘗有言今世何世一尾三角觥羊狂獬生無足樂死無足悲公如有知視此銘詞

合肥阮蓋臣先生墓表

庚申

清之末葉金田巨寇洪楊煽亂殘破十餘名省踞金陵
僞都分兵四出巨城大邑如摧拉枯槁其時旗卒綠兵
皆罷駑窳敗不可用倉卒擇帥率習於驕惰僕遯不知
兵當之輒敗警民土寇倚亂并起生民之禍幾不可終
日於是湘鄉曾文正公始奉天子命治團練禦賊而合
肥阮蓋臣先生接踵而起與其妻弟周剛敏公盛波周
武壯公盛傳創辦鄉團并衛閭里先生手立規約定條
章仿周禮比閭族黨管子執里連鄉之制以兵法部勒
之時阮先生之名震於遐邇人持先生一紙書懷挾高
賁出入境內外莫敢孰何者先生復鳩合李文忠公鴻

章父子張靖達公樹聲兄弟聯莊擊賊賊屢至屢敗走
淮勇自是聞天下迨李文忠公應詔視師海上諸公從
之各立一幟名曰淮軍卒用削平南北大難成中興之
功爲湘軍後勁其始皆先生發之也周公兄弟旣渡江
援申滬攻蘇常大小數十戰皆以先生從出而視軍入
而草檄應機審畫輒中窾綮歷十餘載未嘗旦夕離左
右不諛而行然性高潔口不言功聞薦牘牘其名輒求
削之強之不能得故在軍久僅以知縣薦用加運同虛
秩而已公嘗與周公言縣令爲親民之官能造福一邑
頗欲見之行及應某公招至鄂議論多與當路相左又

見諸爲牧令者日夕奔走皆官事非民事復慨然歎曰
今之號稱賢能列上考者乃與古違反若是吾不知所
從矣遂治裝將趨歸會上官檄管豐備倉積穀先生曰
此可以惠民且無官事是吾志也適李勤恪公瀚章督
鄂藩司蒞公德標皆先生舊好時時歡讌相過從飲酒
賦詩不自知其爲屬吏也有某縣缺當事屬先生李公
曰是不可以攬吾友且告之曰吾爲先生代謝之矣管
倉十九年增額外穀二萬餘石及卸事鹽道某屬照額
穀報而分其贏先生不可卒報如數某曰君眞書生也
善爲官者必不出此先生曰今之爲官者竟如是乎吾

老矣竊願以我之所不能者爲兒輩留有餘耳先生旣歸肥西築屋闢園徜徉娛老時就養於其仲子貞瑞袁州治所子孫往來省覲者不絕於途先生嘗誡其子曰匹夫遽享盛名與富貴之驟至者皆不祥吾家遭髮捻之亂不能禍且福之此皆藉先人之庇以有今日汝輩宜善繼之勿怠也烏序可以知先生矣先生諱忠輔字左新蓋臣其號也阮氏初籍山東之濟甯明洪武間始遷安徽霍邱後有諱福者再徙合肥遂占籍焉自明迄清代有明德十三傳至先生之祖曰師咸師咸生谷蘭谷蘭有子二人先生其長也生而聰敏耆讀書少有文

名補郡庠生爲士論所歸先是先生累世城居粵寇起
避居高橋岡以其地距城近再徙家肥西先生之治鄉
團自此始平居嚴於律已讀書喜考證輿地學宗安溪
李文貞公不爲漢宋門戶之見善書工詩文家富藏書
丹墨交錯手錄多至數百冊年七十能在燈下作蠅頭
細楷兩經喪亂書多散亡所著亦泰半遺失可悼也已
先生初授朝議大夫以子貞元晉封榮祿大夫配周夫
人兩周公之姊也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卒年七
十有九子男五人長貞祥清歷任鎮江滁州武昌衛守
備次貞瑞清江西袁州府知府三貞元清直隸候補道

廣平府知府民國以道尹財政廳長存記四貞吉又名
爾昌清湖北直隸州知州五貞聘女子三人適蔡適孫
適戴皆士族孫男十六人永浩永鋼永墀永樞永焜永
培永熙永極永釗永煌永煊永炘永康永安永燿永煜
而永墀有聲京師今之國務院僉事也孫女十二人曾
孫八人曾孫女五人先生以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十二
月某日葬於肥西之新阡越十八年永墀持狀來屬爲
表墓之辭爰撮其言行大凡以文之碑

博野蔣君墓誌銘

庚申

博野有高士蔣君青谷者工書善畫畫學元人黃大癡

眞書初學歐陽率更繼學趙文敏行書學顏魯公尤精
漢隸學史晨乙瑛禮器諸碑心摹手追能盡得其旨要
性耆古家藏金石碑帖書籍字畫甚富能別識古物眞
贋毫末不失無能售其欺者嘗得一漢盤堊色磁質遂
名所居曰漢盤齋日寢饋其中著有碑帖紀要書畫考
諸書烏虜可謂淹雅博物君子者已君諱士銅青谷其
字也初以附貢生官大理寺右評事分山東司東省素
稱盜藪多論死者故事大辟之罪三法司會審而大理
寺與都察院恆視刑部爲從違君以人命重必反復詳
詰窮竟原末有疑難輒斷斷力爭不苟爲異同俸滿以

同知分省補用時以其父去官里居乃乞養歸不復出
父病侍榻側抑搔扶掖不待詔告能察及無朕晝夜眠
不逾二時歷九旬如一日父沒守先志終其身不敢怠
妹適王氏貧而無子遵母遺屬貲之不待求而給族人次
矩沒遺一女爲醪金養而嫁之素精於醫問病者無貧
富罔弗應平居勇於爲義趨人之急如己私拳民之亂
倡鄉團以捍其里法軍南下勢洶洶說之宿郊外一夜
引去鄉人有持物爲淮軍所執者將戮之矣力白其寃
獲免者九人族中有以子嗣構訟者七年不得直君嘗
爲居敬堂日記都四十卷錄其事甚詳審判廳長見之

案遂定君之行誼大凡可考見者如此往者博野顏習齋先生深痛宋明以來學者多事空言鮮敦實行乃取周禮鄉三物之教倡導後學以禮樂射御書數課其藝以孝友睦婣任恤考其行其事不出比閭族黨之間而其效遂極於家齊國治天下平之盛故至今博邑人士多恪遵其教務躬行實踐流風餘澤沾被數世若君者蓋其尤著者也君生於道光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卒於庚申正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君之曾祖諱通方邑諸生候選按察司經歷祖諱汝霖乾隆庚子舉人截取知縣父諱樹培道光己亥舉人官內閣中書累世

以詩書起其家君之配曰邊恭人先七年卒生子男二人毓峯貢生毓响光緒辛卯舉人候選教諭孫男三人鐵珍廷珍鼎珍鐵珍宣統己酉拔貢生民政部七品小京官精法家言有聲於時曾孫蘊章蘊蕃蘊餘蘊經凡四人鐵珍持狀來告曰葬有日矣敢請銘銘曰

絜君之德有醇無疵六行孔昭維顏之師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吾今於君見之貽謀於孫將大厥施勉旃鐵珍鑒此銘詞

王普齋先生繼配沈夫人墓表

庚申

吾友王君恩紱踵門涕泣來告曰去歲吾繼母沈太夫

人棄不孝等逝矣自吾母之亡連月累日惘惘然如無所歸寢饋之間無一日不若在吾母旁者吾自髫齡投吾母之懷以養以教至於今日且四十年餘矣太夫人之劬勞於吾兄弟者吾心藏之吾口不能盡出之且噢咻顧復家庭瑣屑之事不足爲外人道惟聞人言謂太夫人爲吾繼母則痛之恨之有如利刃之刺吾曾者吾年五十自視嘗若嬰兒不自知其老之至也恩紱又曰初吾先母郭太夫人生吾兄弟姊妹四人而歿太夫人來吾家提攜鞠鬻不第視吾先母無異且有加焉而子若女皆若不知無母之足悲者嗣吾兄綸及姊妹不幸

相繼而殤太夫人持恩紱泣曰汝母所遺僅留汝一人
汝若不復能成立吾無面見汝母地下矣因大痛幾昏
絕恩紱又曰先君性嚴峻一不適意呵譴立至太夫人
挈子女屏息一室稍間始婉言之必霽顏後已恩紱趨
庭時每聞父聲而懼聞母聲而喜然太夫人慈而有義
方時時諭之以學之不可以已行檢之不可失諄諄提
命嚴於夏楚曰吾卽汝怒汝父不汝貸也恩紱服官於
外間數日輒馳書詔勉如在膝前偶歸省保陽每飯必
爲之調飲食衣必察寒煖夜出必坐待吾歸而後就寢
吾之所能言者如此而今而後恩紱真爲無母之人矣

罔極之恩吾無可以報者敢丐先生爲文以彰其賢樹之墓道以詔吾世世子孫其可乎余曰然是可以告天下之爲繼母者夫人爲山陰宿儒沈竹山先生之長女年二十四來歸普齋先生先生家世吾嘗銘其墓詳述之矣夫人歸時已先有窆室汪孺人者嫡庶相依二十餘年恩禮周至卒始無毫髮違言夫人性慈藹待人以恕不宿舊怨同居有從姊嫁富室以夫人貧不相過從者十餘載晚歲夫人家日昌始一來相持而泣且隱親之曰吾姊妹均老矣後姊子以事陷獄適子縉權縣事屬善視之曰無爲吾姊憂其盛德不校至今人多稱述

之者某年月日以疾卒於保陽里第享年若干歲子恩
紱郭夫人出光緒辛卯舉人歷署河南太康洛陽河內
知縣民國爲開封沁陽諸縣知事晉政務廳廳長績績
夫人出縉歷任直隸清苑知縣深州知州民國爲湖北
夏口知事晉道尹現任保定警察廳廳長績武備學生
陸軍部軍務科一等科員孫六人某某某月日耐葬於
普齋先生之墓新城王樹枏表

王節母傳

庚申

節母姓祖氏長沙諸生兩辨之女咸豐十一年年十九
歸同里王君世壻歸八年生三子而世壻卒時長子宗

庠年六齡次子宗序年四齡三子宗彝年三齡節母痛哭欲以身殉旣念三孤兒零丁無所依乃幡然以守志撫孤爲事初王氏爲長沙巨族其先居石塘竹山歷三百餘年世稱小康自其翁成昭君析居儲家澗家業中墮衣食往往不時給節母身丁其阨益無掬米篋無寸絲攻苦食啖以咽哺其子而又時時自念吾家被服儒術世讀書恐諸子稍長以貧亡素貲廢學壞家聲乃假貸戚黨錢二百緡手權子母儲集之爲異日束修費旣而宗序殤宗庠宗彝先後相繼就學節母晝夜手羅車計繡綫多寡易錢米數粒而炊炊畢卽息爐火雖隆冬

盛寒手足皸痂不一熾火自媚嘗深夜織偏諸乏膏燭
移就月下隨其光而東西之挈兩子讀書其側聲相聞
不絕月落始就寢復於宅旁隙地闢菜畦自攜甕灌漑
之爨火不繼輒冒風雪走荒郊採薪而返見者皆歎息
爲之泣下後其孫毅爲繪四時作苦圖以徵題詠蓋實
錄也然宗彝嘗自言自束髮讀書十餘年脩膳之供書
籍紙筆諸具之費皆先事豫籌應付裕然不爲苛吝家
畜一雞積卵至十枚輒送至塾充宗彝夜餐惟讀書稍
怠或失行檢則譴訶立至不一事姑息光緒九年宗彝
以縣試第一補諸生節母哭其夫曰吾爲君撫孤至於

今日王氏讀書之種可不絕矣但九泉之下不知有知否也因拊膺大痛聞者皆沾襟既復相與額手曰幸哉此子天之所以報節母也光緒十一年宗彝生子毅節母益大喜日夜抱持曰是子必能大吾門可以償吾三十年夙志矣乃甫四齡而節母遽以疾卒時光緒四年某月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宗庠字某厯爲清總督魏公光燾幕賓現官湖北知事宗彝字樹卿厯官山西安邑介休知縣孫男三人毅字子剛厯充山西督軍署陸軍監獄長湖南省署科員現充眾議院議員出繼長房爲嗣次浩留學京師三健尙幼某年月日湘之士人臚其

節聞於政府旌焉

王樹枬曰余僑居介休十年矣丙辰之歲樹卿來宰是邑嘗以事過余里握談相善也戊午以後余與子剛同事議院朝夕相過從樹卿醇謹仁厚有古循吏之風子剛則倣儻踔絕洞達事理見耆歎爲奇器今乃知其父子之賢一是皆出於母教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若節母者可謂善貽而能翼者已

濟甯李貞甫墓表

庚申

君姓李氏諱承楷字貞甫東山居士其別號也始祖伯升明時自山西洪洞遷山東之濟甯遂占籍焉清之中

葉有諱瑩者字朗亭嘉慶辛未進士爲江南道監察御史甫入臺四上封事陳當時奸弊舉朝震聳旋暴卒子聯壇痛父死不白欲聲其寃不得證遂棄官歸終其身不復出聯壇字杏埕嘉慶甲子舉人官內閣中書卽君之父也君之始生筮之得明夷曰必克家但恐體有微疵耳數歲果以疾玷其右目傷食指七歲入學聰慧異常兒以父不樂仕遂棄舉子業以讀書事親爲事然性任俠者義喜趨人緩急濟甯當水陸之衝冠蓋往來皆樂交君無遠近親疏識不識有所請祈輒立諾無少遴久之家漸墜乃約身畜用率家人田作執賤役然赴人

之難或鄉黨義舉仍竭蹶爲之如營己私粵匪北竄君散家財率里中子弟治鄉團捍城賊聞之避走西蹂曹濮諸村堡所過爲墟君率健僕數人躬往巡視弔死亡招流冗約聯里相守望鉅商大姓爭來投託君君出重貲市故衣數十車贍僧忠親王軍卒王大悅義聲益張粵捻旣平君力農墾田兼治商賈家業復興咸豐七年歲大祲君助錢米活飢民收棄兒嫁婢子之有夫者窮民貸者不責償并焚其券子孫莫能知也其兄承謨累重無以養伏之終身戚族中待以舉火暨不能婚嫁喪葬者嘗數十家其慷慨樂施與類如此司馬氏有言曰

君子富好行其德若君者可謂好而能行者已吾讀論語至有馬借乘一事竊謂借乘常事耳而孔子乃若深以及見爲幸者世風之千古也其端肇於細微其久遂成爲風俗古者建邦國擾萬民定爲比閭族黨州鄉之制使之相爲保受葬救賙賓以聯其情教之以孝友睦嫻任恤六行之道賓興之以觀其效復用鄉八刑以糾之於其後五禮六樂以導之於中和故其時俗美化淳太和翔洽王道之盛舉不外此降及末世司徒之教廢人心日渙民俗日漓甚至乾餼之失眠眈之嫌而相賊相殘有莫知其所終極者君之歿去今纔數十年耳而

吾向所及見者今乃一變至此然則君之行其爲難能
可貴何如也君事中書公以孝聞其母黃太夫人治家
嚴好訶責人君獨能得其歡飲食起居非君在側輒不
懌庚申辛酉之間太夫人再病再禱許以身代而君果
以微疾歿歿之前君告家人曰吾病必不起天不我欺
也遂卒時咸豐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也享年三十有九
君初納貲得布政司理問後以子毓崙官贈通奉大夫
配劉夫人能以勤儉治其家事翁姑處娣姒無間言待
媵妾尤恩禮周至內外雍穆終其世無嘻噶之聲君歿
遭外侮夫人不震不悚處之泰然後君二十二年卒年

六十遙室張淑人後君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三胡宜人
先君卒年若干崔孺人年十六來侍君數月而寡守志
三十年年四十六卒與張氏同以節孝旌於朝子男四
人長毓恆候選員外郎次毓崙候選運同三毓琛諸生
次毓功五品職孫男八人繼琨光緒癸卯舉人繼瑄諸
生繼璋光緒丁酉舉人署河南方城桐柏知事繼鈺諸
生現充河南省長署軍事秘書繼泃繼沆光緒甲午進
士法部審錄編制司郎中記名御史現爲分省簡任職
繼濤繼鈞孫女六人曾孫七人玄孫一人某年月日葬
君於濟甯城西北崔家堂祖塋之次以劉夫人張淑人

胡宜人耐崔孺人葬於墓左庚申正月余至開封繼鈺持狀來告曰吾祖歿五十五年矣墓道之碑未有樹也恐先人志事遂久淹沒無以示後人乞先生憐而賜之文則世世子孫感且不朽余曰君之行有可以風末俗者爰述其大凡而歸之

王文普先生墓表

庚申

大城有王文普先生者其持身也澹而寡營其治家也勤而有常度其赴人之急也如謀己私有所求而未嘗不立以應也族黨鄰里之間其婚嫁喪葬之不能自給者不待請而無不如願以償也道光十年邑大水民阻

饑餓孳相藉於道先生罄私財助公賑招流處業民慶
更生癸己之歲土匪麻起先生完城築塞部勒鄉中子
弟教練而都肄之賊聞之相戒不敢入境閭里宴然邑
之長官先後四扁其門且目之曰今之太邱烏虜是可
以觀先生矣世之論者恆謂天下富人少而貧人多豪
強兼并之家坐擁富訾晏佚恣睢以快其欲而細民之
顛連窮困無所告者往往拮据終身而寒不獲一衣飢
不獲一飽於是饜諛誑詭不軌之徒倡爲均富之說以
鼓簧斯世今且駸駸徧於天下焉不知人之貧與富其
始皆均也其富也必其勤以生之而儉以守之者也其

貧也必其情以失之而奢以敗之者也此天演之自然而人生之公例也均富以予貧是罰其勤而獎其惰惡其儉而愛其奢也且爲所均者旣已由富而貧矣而均之而富者又復以惰而失之奢而敗之則貧者仍歸於貧吾不知爲均之說者又將何術以繼其後也夫富者國家之元氣也大之一國之緩急暨夫兵荒水旱賑貸之所需小之一邑一鄉通有無周急難凡事之以財集者莫不於富者取之而農商百工興實業開巨塲其以技力食於其中者視其富之大小以爲差其數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或數千且逾萬人如若之說奪富者之所有

散之於此十百千萬之人而使之坐而食焉則天下無復食力之人而貧與富惟有同歸於盡而已矣快一時之口以求濟一己之私其禍不至人與人相食不止是可痛也庚申四月先生之孫以狀來丐爲表墓之文余有感於先生之富而好行其德有合於君子之道而又深痛夫世之以莠言亂政者故昌言之以爲有保富之責者告焉先生諱友仁其先籍大興曾祖之輔始徙大城遂家焉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二葬於某縣某原配某氏生子一人曰宗慶邑庠生孫嘉植廩貢生祁州學正曾孫四人元照諸生元煜

國學生元杰諸生候選縣丞元蒸以縣丞隨使英美元
孫式墉式堉式塏國學生式堦諸生式均貢生安州學
正式垣陸軍礮兵上尉式增式鑫式坡式圻凡十人蓋
自先生之歿已歷七世百餘年矣而鄉之人至今謳思
之不衰其子孫彬彬皆守其遺訓以讀書濟世爲志其
流風遠矣爰述其大凡俾樹之碑以詔後昆

李母張太夫人傳略

庚申

吾讀史貨殖傳至巴蜀寡婦清不禁廢書而歎曰清以
窮鄉寡婦擅丹穴之利爲秦皇上賓史公稱其禮抗萬
乘能與猗頓郭縱烏氏俱諸奇男子埒富比隆名顯天

下蓋自秦漢至今數千百年所僅見而今乃於鎮海李太夫人遇之李爲鎮海巨族以貨殖起其家治產積居連廛滬上自太夫人來歸家益夭太夫人自幼卽習其父積著治生之術權子母審去就與時俯仰百億未嘗一失一歲江淮之間棉將大熟諸市商多賤售太夫人曰此奇貨也命其子雲書廣市之已而天驟風雨棉歉收雲書獨操贏獲且巨萬其善逐時類如此雲書旣奉母命益營實業挾重貲遠踔奉天黑龍江墾荒田數百萬頃商人多務巧詐仰機利以射一時之利太夫人獨諄諄教其子崇尚道德敦信義以爲之本慎持終始以

待常變之需此豈苟焉已哉本太夫人之言推而暨之則小之富家大之富國胥于是乎在也庚申五月雲書持太夫人狀丐爲文以彰於世余曰是太史公所謂富而可令後世觀擇者其奚敢辭按狀太夫人姓張氏鄴人也父延謙商於皖太夫人助母氏柴理家政温恭婉婉幼有令聞年十八歸李君嘉清江蘇試用同知也時樂太夫人彭太夫人兩姑皆在堂諾唯左右能察及纖微一食一衣非太夫人手治之心輒不適兩姑意偶相左得太夫人一言輒爲之懽釋樂生僅一女甫適人而孀太夫人與同起居共飲食匡維調護多出望外者彭

太夫人習靜喜誦經每晨起侍盥漱繼總既入佛室則調治甘滑具食以待彭益愛憐之至不忍頃刻離一日其父病革樂強秘之不使聞恐其遽歸也太夫人善持家男女上下千餘指章條秩然竟歲無嘻嗃聲待僕役有恩禮往往終其身不以喜怒輕易人族黨有失睦者太夫人時爲調解之多自責而去或有不敬令太夫人聞知者太夫人旣以勤儉興其家而性善好施與赴人之急常若飢渴族黨戚里之間通有無週緩急養老嘯穉拯患恤灾凡有義舉及事之待財而集者皆躬倡爲之不待呼告而至光緒癸巳鎮海大飢佐其夫購米萬

斛拊之戊戌復出其家數年積穀平價以食鄉民之無
告者壬寅浙東罹大荒赤地千里太夫人又命雲書市
上江米數萬斛全活者數十萬人越七年戊申鎮海再
饑再糴暹羅越南米五萬斛處業贍之民不知災蓋至
是已四賑其鄉矣初太夫人航海嘗至普陀以洛迦山
重巖險惡舟夜行多不便乃捐重貲建燈塔山上航行
者至今德之有姦民略賣良家子四百七十餘人舟過
鎮海太夫人聞之尼其行不得則命雲書及五子徵五
馳書外國紅十字會以四萬金贖之而歸此其利世濟
人犖犖大者吾聞諸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謂之

嗇積多不能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嗇者君子之道吝者小人之行若太夫人之積財能分則又君子之所難不第自嗇之一端爲可尙已也先是同知君嘗以興學育才爲已任至是乃命徵五繼承先志建鎮海浹浦兩等學堂設益智中學於江之北岸規模宏麗甲一郡費凡十餘萬金又慮農家子不能終日讀書更於里中之竺山廟立半日學校而里人所建靈傑學校則又使諸子飲之費以底於成自是絃歌之聲聞四境矣適貝勒載洵蒞上海太夫人命雲書以益智助海軍海軍授之以畀郵傳部改爲駕駛學校而卒以絀於費而止太夫人

蓋時時言之而深以爲痛也太夫人之生也以道光癸卯六月二十四日其歿也以戊午十一月四日享年七十有六距同知君之卒已二十年矣某年月日耐葬於鎮海崇邱鄉東岡楊梅山之麓子男八雲書原名厚祐清度支部郎中厚祉清邑諸生厚祺武昌關監督厚祜清江蘇知府前卒徵五陸軍少將辛亥之變爲民軍兵站總監者也鴻祥原名厚禎清順天府治中厚祚清主事中國銀行稽核員辰祥早殤女子子三長適鄞縣夏啟瑜清翰林院編修甘肅學政今財政部參事上行走次適同縣方啟新清同知三適鄞縣陳震福清內閣中

書今財政部泉幣司科長孫男四十二孫女二十九曾孫九曾孫女六

王樹枏曰吾聞太夫人之教其子孫也曰西人科學繁多宜擇術之善者學之海陸軍世所重也然學之精不過工殺人之術法律雖治國之具然不務其本詭隨之子適假以舞文行詐耳吾不願汝曹學之農工商礦理化醫藥之學足以利國濟人皆今之要也故其諸孫遊學東西各國咸恪守太夫人之教無習兵學法學者烏虜昔者孟子之言慎術也取譬於矢函巫匠之仁與不仁若太夫人之慎而能擇其仁術之留貽遠矣富固可

量乎哉

黑山孫太公墓表

庚申

太公姓孫氏諱魁奉天黑山縣人先世由直隸灤州遷居黑山歷百餘年至起旺者以農商起其家太公之父也太公昆季五人而已居長勤儉能治家修其先業而益息之廢著積居善趨時鬪智商遂大昌然性者善喜任恤鄉閭族黨有無緩急之事凡國家之力所不及者苟義所應爾竭力斥財一不稍顧惜其赴人之急而趨公家之需若父母之追亡子飢與渴者之甘飲食也吾嘗讀太史公貨殖傳謂君子富好行其德又引計然修

備知物之言謂通其術者可以治國此卽今商戰之說也伊尹之滅商太公之興周管仲之霸齊范蠡之強越大抵皆以此術秦漢之世若南陽孔氏宣曲任氏關東無鹽氏以及猗頓烏氏僕郭縱卜式之流往往用富自衛能出其私財以濟國家之難朝廷賓禮之甚乃比於王侯萬乘之尊自茲以降士論漸高始倡爲賤商之說鄙夷至今且二千年而東西列強之挾其商術連航並轂以謀我者日侵月削商戰之禍遂益烈而莫知所極白圭有言曰不足於知勇仁強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又曰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此其爲術固非倚市門登

龍斷輕躁貪諛之徒徼利目前者所能語於此也今吾
觀太公之爲商其呈效於家者旣如此矣設天假之年
益推其術以暨於一國其呈效當更何如也惜乎其不
祿也太公之卒以光緒二年六月某日年三十有二配
裴氏生子男一人卽今黑龍江督軍烈臣也烈臣旣貴
追封太公光祿大夫裴氏一品夫人女子子二人長適
周次適張孫男一人瀋陽以某年月日葬於黑山縣北
五十里興隆堡之南阡

清封一品夫人節母裴太夫人墓表

庚申

樹枌旣表黑山孫太公之墓其配裴太夫人歿後子烈

臣督軍以形家言別葬於韭菜池距興隆堡墓地東南六里許相望也太夫人爲同里裴廷榮之女年十九歸太公歸十三年而太公歿太夫人以茕茕少孳手提五歲之兒八齡之女逾時遺腹又生一女呱呱在懷而翁姑皆年老傷死弔生常鬱鬱不樂太夫人慮其親思子之痛也乃強起治事不易常度每侍左右輒陽爲色笑以博其懽凡有可以事其親者無弗致也慮其子若女之無以遂其生而底於成也幼則鞠育之長則教誨之窮力之所能凡有可以畜其子若女者無弗爲也督軍稍長大塾讀書數年又改而習商皆不就時家中食指

繁兩叔議析居貧困益無所賴太夫人攻苦食啖恃紡績鍼帶爲生日或不能具器食旣念國家變法謀自強尙武備曰此其時不可失也乃命督軍投盛京充將軍戈什久之以材武幹略見稱厯官至巡防馬營管帶每遷一秩太夫人必告之以戢盜救民之職寵遇之不可長恃戒之以慎終如始以保令名曰如是則吾子不如是則非吾子督軍唯唯守母訓每事必告後行久而益虔如奉師保民國初元巡防改編陸軍厯遷師長不數年特任爲黑龍江督軍功名富貴之盛太夫人皆親見之或曰此節母之報而不知太夫人教子之勞有非外

人所及知者以是爲節母之報也亦宜往者吾嘗驅車
過遼東登醫巫閭觀黑山形勝三河環抱南襟大瀛其
雄偉磅礴鬱結之氣往往間世一發挺生偉人清初畢
恭趙國忠于時躍郎廷佐郎永清廷極廷相父子類皆
際會風雲建功揚烈爲世顯人以時考之距今蓋二百
餘載矣督軍乃應時而出與畢趙諸公後先輝映爲桑
梓之光此古所謂顯親揚名之大者太夫人之心至此
始一慰焉抑吾聞之黑山爲明之廣甯衛衛東設西平
鎮武兩堡皆黑山轄境也副將羅一貫西平之敗熊廷
弼遂棄廣甯入關袁崇煥洪承疇繼之撐拄於錦州甯

遠之間終不能越黑山一步蓋黑山爲兵爭要區生其
問者類皆習當日戰爭之事慨然有投筆之思中國積
弱至今日極矣奉天處日俄兩強之交其耽耽逐逐日
以謀我者實有逼處之勢語曰治世右文亂世用武蓋
時勢使然君子於此益歎太夫人之先見爲不可及也
宣統二年太夫人以節孝旌於朝又三年督軍始建坊
立石於黑山之興隆堡至是守節四十年矣太夫人性
嚴而慈好急公義以所居里貧民子弟多失學爲出資
設初等小學堂又於鄰村建同等之校民國五年邑罹
蝗災六月水旱交相作民大飢典衣飾市糧飼之並命

督軍募集米千石貸商人二十萬元備籽種以助春耕之不給者都活數千萬人烏虜其明德遠矣民國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卒於黑龍江督軍治所享年七十有六九年七月督軍介吾友袁傑三以書達京師屬爲表墓之文因書其事親教子之大凡用詔來世至世系子姓已具於太公表中故不贅云

跋老子故

道德經術也非道也諸子百家之學其源皆出於六經得其一藝皆足乘一時之權而救國家之弊莊子歷述墨翟尹文田駢諸子道術之不同而老子亦麗其間同

目之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夫老子之道大矣孔子嘗從之學禮且有猶龍之歎竊比之思乃讀道德兩篇其術大抵以清淨爲我爲主濡弱謙下上人勝人爲用其言喻張強弱廢興奪與不以利器示人之法陰鷲刻覈幾與申韓爲近太史公謂道德之弊流爲刑名蓋其勢所必至老子之道當不如是班孟堅氏謂周秦以來之學皆七十二子之支流餘裔意者道德一書其德行諸賢顏淵仲弓之徒之所爲而託於老子者與吾觀仲弓之居敬行簡顏淵之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數言者何其類也桐城馬通伯先生深於易者也嘗以老子

之書通於易道陰陽之義而深病舊時諸注割裂章句
鱗雜無倫乃採諸家之說疏滯釋疑以爲之故又取古
人屬文之法貫穿首尾犁然而各得其所安斯誠老氏
之功臣而後人之津逮也特鄙人之見獨於先生之所
謂二失者終不免有所蔽焉故敢進一說以質先生竝
以俟世之知言者庚申八月王樹枏跋尾

屠母張太夫人六十壽序

庚申

庚申三月二十三日爲鄞縣屠君康侯之尊慈張太夫
人六十壽辰康侯介其邑人虞君含章走京師屬新城
王樹枏爲之文爲太夫人壽先一歲己未康侯謀爲太

夫人五旬晉九預祝之詞太夫人嚴拒之曰此何時乎古之君子所以榮顯其親者在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若假祝嘏之名召賓朋張飲宴漫引康強福祿華誕無稽之詞以爲親市此豈吾之心哉且養親者貴養志耳吾之所望於子者在國不在家卽以吾邑孤兒院一端而論廢弛久矣子如體吾之志卒舉而復之明年當來侍吾往觀焉康侯唯唯既授命以復太夫人遂以是年爲太夫人行酒並昭其志爲同人告焉於是康侯之戚黨朋好濟濟踳踳堂獻畢有酌而進者曰太夫人之歸我雲生先生也時嗣姑王太夫人方置祭田建義莊

興族學太夫人躬與擘畫秩然有章且語雲生先生曰
君之仁洽一族矣吾當爲君推而大之及先生出宰永
福太夫人爲謀保赤之方講蠶桑之業甚至民之病者
爲手製藥餌如疾病之羅其身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
父母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太夫人推母一家之道
以母一邑民之歌詠以頌太夫人無期之壽者蓋至今
而未有艾也吾以是爲太夫人祝又有酌而進者曰雲
生先生之宰永福也有曹姓兄弟獵虎而誤傷人者徒
其兄而釋其弟太夫人衣之食之如營已私又有會犯
以娶妻之日被捕者年四十矣母老無子而大吏有繫

獄一年之令太夫人憫之爲招其新婦充女監卒竟得一子以爲之後此孟子之所謂仁術也昔者于公斷獄高大其閭門何公治獄有陰德而天錫之策若雲生先生者乃得內助若此然則太夫人之食報當更有不爽於于何二公者吾以是爲太夫人券或者又曰吾讀禮至文王夢帝與齡一事竊以爲其言荒誕不可以誣聖人今觀太夫人之事夫也嘗以夫病禱天願損已壽十年以益其算其後雲生先生之歿適如其所禱之期論者謂太夫人之誠格天地矣或者又曰康侯少孱善病太夫人不一事姑息爲擇嚴師督之學旣長能自立則

又使之宣力國家而不爲富貴功名之計辛亥國變海內紛紛謀獨立太夫人獨嚴斥康侯以祖若父世受國恩禁不得妄爲作既掌軍政機要則又速促其歸曰此非家之福也康侯嘗遊武漢歷長貨捐茶稅諸局太夫人時時勗之以潔已趨公恤商賈杜侵漁之道昔陶侃爲縣吏監魚梁以一鮓遺母其母封還而責之今太夫人之教其子何以異是是皆太夫人致壽之由其婦德母儀所以垂型奕禩者夫亦可謂不朽之壽矣雖然余尤有進者我國家族之說爲世詬病久矣狂蕩自恣之子毀常蔑倫而妄言胞與同仁之事舉古聖賢所謂親

親仁民愛物本末先後之次一切倒行逆施而持之無
其源推之無其序譬之木然本實先撥而欲其枝葉之
繁昌而未有害焉此必不能之勢也太夫人獨以孝弟
之道教其子孫其族戚中貧窶之夫聰秀之子待之以
養以教者嘗數十家丙辰之冬宅毀於火太夫人獨抱
其列祖遺像及栗主而去屠氏譜牒久失脩太夫人藏
其翁歛貧廉訪手輯稿出千金刊之並營護其先世廬
墓之近鐵道者居今之俗而敬宗敦族乃爲人之所不
爲其所以正人心挽末習者功德正未可量也於是羣
作而言曰古之稱壽者有身體之壽有神明之壽身體

之壽肉行而尸居人之有容容之福者世恆見之至於
神明之壽苟非植身之有其本積德之有其道則千百
中不一二覲焉太夫人年愈高而所以運其神明者乃
益周以固夫豈容容之福所可擬哉因濡筆再拜而爲
之序

吉水李澍齋先生七十壽序

庚申

易以明天道而人事之吉凶悔吝卽因之以錯見於身
世之間夫人之生也與憂患俱來故吉之數常少而凶
與悔吝之數常多苟非明於憂患與故懼以終始者不
能得易之道而要於無咎吾嘗讀震之象傳曰君子以

恐懼修省蓋初九與九四處於眾陰之中震驚之會其
日謀所以喪我者嘗往來以爲之厲矣而初九之兢兢
既恐以致福而又繼之以笑言啞啞之占九四之位遂
泥未光而震以上六之鄰卒用婚媾之言而免於其咎
此其象吾嘗於吉水李澍齋先生見之先生家故豪於
嘗尊公煥然先生年少喜任俠好施予值粵匪之亂擄
邑隳城傷亡相枕先生醫其生而瘞其死者歲以千計
卒以憂勞感疾而終時母氏高太夫人以青年孀婦提
數歲孤兒集蓼茹荼獨支門戶戚族中強暴不逞之徒
瞰其門祚衰薄日謀奪攘而傾覆之跳跟叫讙至不可

以情喻太夫人素知書嫻禮時時以大義責諸縉紳不能得則嚴督先生晝夜攻苦告之以造家之不易進業之不可失又勉之以忍恥含垢犯而不校之義曰如是則得不如是則失先生謹受母命益自淬勵於學甫逾弱冠卽以文學受知於學使許星叔先生補博士弟子屢試高等爲一邑之冠而戚族中夙所眈眈逐逐於我者躡嫌蹈隙終不使竟其所學以難先生則又以平生所自勵者教其子耦耕兄弟一言一動輒作憂危之辭一若橫逆之紛集於身也者然責望於子者雖至嚴切而賦性高潔視今世之所謂功名富貴者常漠然而不

繫於懷光緒之季年朝廷驟停科舉士之游學日本者若蟻趨而羶集也先生獨禁其子東渡曰人患不求學耳苟求之則國內有餘師識大識小皆足以發名成業不然祇浮慕耳蓋先生驚遠懼邇蘇蘇索索無日不在危行之中恐懼益甚故修省益嚴其有得於震之時義者蓋如此樹枏與耦耕同居國會先生持身涉世之道既聞於耦耕者稔矣今年就養來京師凡耳之所聞與目之所見適足以觸其平日恐懼之懷有岌岌焉不可終日者蓋先生之所憂者甚大不第爲一身一家計也某月某日耦耕以先生攬揆之辰介其鄉人士屬樹枏

一言爲先生壽余故取震之象以揭其恐以致福之由
爲同人告焉孟子曰人生於憂患又曰獨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然則天之玉成先生以增
益其將來者正未有艾也

永年胡成之墓誌銘

庚申

予與永年胡直生廉訪景桂交有年矣廉訪有弟四人
予識其二焉一景霖字雨三一景森字成之成之者廉
訪之三弟也庚申二月二十七日卒於里第年若干其
子源匯踵門來告葬期且徵銘曰非子莫屬也光緒乙
未之冬予奉檄至甘肅適君從劉總鎮連城擊賊回省

垣遂同居奉直五省會館每相過從必飲之以酒酒酣必倚壁高歌予時時爲之按拍鄰舍人多厭苦之不顧也一日偕游城南五泉山值大風雪襟上冰厚寸許四體戰戰踉蹌蒙袂而歸鄰舍人爲爇火置酒少頃始能言乃目君曰尙能歌乎君卽起而歌喉澁聲顫若有物鯁其中者因相與撫掌大笑回憶此境忽忽三十餘年矣戊午夏間君來京師幾不相識體豐重加少壯時數倍問日食幾何曰能啖肉數觔予羨其年老能享子孫之福故心廣體胖如此初不意別僅兩載而遂成永訣也悲夫悲夫廉訪性孝友其爲甯夏府道也招君佐理

家政陳臬山東亦輒以君隨君故長於才善經畫事至無不辦治者其在鄉黨事之大小多屬君得其一言因以不爭民國四年邑人以驗契聚數萬人哄縣署勢岌岌將爲變君立出喻散之六年邑大水災民數千集城內君爲立救急會倡募巨金煮糜以飼餓者又築南北疊路工以代賑民無外流縣之官吏及貪暴之徒多畏君而窮民之無告者往往倚君以爲活君性高亢放軼不輕下人累保縣丞知縣皆不就李公鑑堂拜巡閱長江之命函招之不往項城袁公總督直隸檄辦津埠車捐亦力辭不出惟日教其子諄諄以好修進取爲志源

匯源深皆能守父訓學成名立蜚聲於時而源匯尤以材幹爲當代大人所器君嘗語人曰國家新造乃兒輩之事吾老矣袖手觀之可也初君以宗祠未立心常鬱鬱不怡自京師歸始卜地鳩工未幾而遽以疾歿可傷也已君祖諱珍父諱大中皆以兄貴封光祿大夫祖妣氏某妣氏某皆封一品夫人妻石氏先君卒生子三人長源溥早亡源匯累充眾議院議員財政部印刷局長源深游學日本畢業生女三人孫男七人孫女二人以某年月日葬於某縣某所之原銘曰

廉訪之卒也予哭之以詩雨三之卒也予輓之以辭今

又銘君其奚忍爲茫茫世宙今時何時長暝一逝夫又
何悲

陶廬文集卷十終

陶廬文集卷十一

新城王樹枏

黃小宋觀察墓誌銘

庚申

丙申之歲余于役甘肅始識黃公小宋於陝州公故工書善畫尤耆爲詩國變而後黃冠卉服與二三遺老結夷門詩社歌評涕洟連日夜唱酬不倦余每至開封公必以詩強余和翹之不置余頗苦之戊午公病目不復能執筆而日爲詩乃益勤余勸之不止去歲猶時時以詩郵寄余越兩月而公訃遽至余方哭之以詩而其孫光汴乃持狀走京師以銘墓之文來請烏虜余奚忍銘

我公也按狀公諱璟小宋其字也晚自號鐵石道人世籍廣東之南海縣幼隨宦河南同治元年父某佐治南陽粵寇圍城堅守十七晝夜以勞卒軍公誓復仇從鮑公超宋公慶轉戰魯山確山諸處屢有功左文襄李文忠兩公奉詔西征皆以公從洊保知縣十二年代理唐縣丁母憂服闋回汴歷充讞局釐局有能名光緒辛巳補濬縣逾七年丁亥調沈邱辛卯再調祥符壬辰署陝州明年代理禹州八閱月以補陝州引見莅陝六年值庚子之變兩宮西狩以事褫職明年回鑾迎駕闕鄉上察其冤詔復原官更以隨扈功保擢道員直隸總督袁

公調北洋檄赴日本考農事回國建農務學堂創辦煙
草營田諸事丙午再回河南歷充財政軍糧要差己酉
分巡豫南僅半載受代去而革命之難作矣公爲政勤
幹好興作其令濬也首興水利教民以種樹之法修城
湟之塞且缺者書院義學皆以次興舉屯子河水澶涸
時破舟公建石壩改舟道患遂平而所創因利局貸民
母錢而免其子息尤爲民所稱頌其在沈邱也適河決
鄭州田舍多沈沒公下車先其急者哺而活之並設四
厰施糜民無流冗及升牧陝州創知新學堂三門書院
以教士子絃歌之聲達於四境更擇署之隙地築西北

園與其弟仲衡觀察哦詩讀書其中余嘗至陝公爲置酒於園之怡怡草堂河聲山色奔赴几席其楹間壁上則皆其昆仲唱和諸詩私心竊謂人世天倫之樂蓋無踰於此者今二十餘年矣此情此境回憶之猶在目前可悲也已公之詩多至數千篇余序其四百三十二峯草堂集以白太傅况之言其富也他所著東遊日記鐵石齋記事及壯遊諸圖無不屬余題詠者曰非子一言不爲世重也嗟乎世之重不重顧在此哉公生於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日卒於己未十月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九配李氏封一品夫人生子二曰汝彭汝周公以汝

周嗣其弟仲衡生子光濬光汴而汝彭無子又以光濬
嗣光濬早亡則以光汴兼祧之禮之從權者也某月日
葬於南陽某莊銘曰

公之爲政如母哺兒不啜其膏而釋其脂不卒厥施天
地侈鬱之蘊之以昌其詩公乎有知視此銘辭

吳楚雄家傳

庚申

公姓吳氏諱楚雄字平軒其先籍湖廣麻城縣康熙末
年高祖啟智商於蜀至敘州之屏山愛其山水遂家焉
曾祖汝能祖宣父朝臣三世業農夫妻皆享大年至今
里人呼其家爲壽星宮云公生而強毅膂力兼人年十

六充鄉勇嘗率數十健兒敗獠夷數千咸豐三年黔匪楊隆喜爲亂合江知縣朱柏城募勇四百約能舉署前銅礮者將之礮重二百餘觔連日無應者公立舉之遂領其眾偶遇異人授奇門遁甲書一冊遂通兵法破大白堂賊巢梟賊首袁升貴尋隨翼長蔣玉龍赴溫水戰賊大壩寺僞將軍余大漢率賊三萬人聲殷山谷公以四百人伏左右溝中而自率十餘卒隱山腹賊至驟起大漢以黃旗壓之公失足墮溝中大漢踵至意其死矣公以長矛刺其面躍而上戰兩時生禽大漢賊遂潰奔進破九壩賊壘逐北至桐梓縣復其城總督上其功賜

五品藍翎尋同籍省親八年貴州遵義知府竇某招之
出率勇五百壁婁三關值足水廖美蓮謀畔公挾敢死
士八人詐投賊壘會事洩燒賊糧械兩營而歸逾日夜
入其營卒禽美蓮磔於市九年越鶴參將舒洪源檄統
知方勇四百名討婺匪會攻石坎子五雷寨賊巢血戰
一日公先嘗賊以矛傷其脇隨奪其矛而斃之眾軍大
至遂覆其巢賊首王代周賀濟畔遁花盆洞洞穴山半
有狹徑自山趾達於頂復盤紆而下至半崖始見洞門
中懸竹橋以通之我軍攻數日不得進公詢土人山後
得小徑濶四五寸許乃揀精卒十餘人各手長繩繫樹

而登至山頂殺邏卒豎紅燈爲識駕竹橋以渡山下諸
軍斬洞而入獲僞王王代周連破岩峯千水田壩鐵石
千龍岡寨諸壘大小八十七戰鏟賊壁四十餘會攻後
寨禽誅僞王賀濟衅黔賊悉平公有膽智善出奇能以
少擊眾是役也尤以公功爲最蜀督崇實奏保以千總
儘先拔補十年回救井研賊首李短搭圍城久城中食
絕公令軍士詐稱翼王左軍白布緙其首夜三鼓人各
負斗米銜枚穿賊屯入城旣噪而出撲斬捕無算賊憤
甚戰於石牛壩逾三時公躡身躍牆出眾隨之賊潰聲
如山頽再戰五同廟收川北潰軍以連環礮轟射之並

會諸軍踏毀賊壁三十餘座遂解并研之圍至是血戰已五十餘日矣賊分竄富順隆昌榮昌諸縣舒公分軍爲三公當榮昌挫之高峯堡賊攻資州公馳至夜率悍卒三百渡河犁其屯窮躡至自流井賊眾數萬塞山谷公造疑幟插叢林中賊懼有伏引去追破之牛王山十一年賊屯牛腹渡匐兵山後公謂總統張連陞曰翌辰賊來攻必佯敗誘我勿追也宜令楚軍出山後截其伏我分兩軍擊之破賊必矣遲明賊果來匐兵不得出遂潰公造筏濟河燬賊十餘營立復牛腹渡公之善料敵類如此事聞詔以都司補用賜換花翎旋奉檄追討大

邑賊適舊創發回籍同治元年歸督標中營三年蜀督
駱文忠公秉章奏統兵偕川北鎮總兵鶴齡援烏魯木
齊四年次安定值回匪攻城一戰紓其圍迭克紅圈秦
王川五道峴子大小橫路進剿大通紅黑城子石井磨
盤溝取道連城出閤門關抵河橋驛時糧運道梗天苦
寒凍餓死者駘藉於途會偵賊運糧至夜大雪令士卒
著白衣設伏雪中奪獲米麩數十車軍賴以濟遂進擊
米拉三溝河羅家溝連五莊大寺推鋒合刃每戰輒冠
軍未幾總督楊公岳斌奏調公入關屯省垣西哨門外
五年三月三日城內標兵陰結狄河回匪馬瑞興謀爲

變夜二鼓闖入督署殺操南音者翰林院侍講林啟峒
以下百餘人皆遇害時總督外出軍心皆震搖川軍總
統鶴齡謀走避公馳馬止之曰甘省存亡在公一人公
若去城內數十萬生靈皆齎粉矣某願率一軍入城安
撫之鶴齡立遣公甫至節署標兵持刀劍而前公叱曰
汝等反耶何敢爾何敢爾眾皆環跪馬前曰糴台禁發
餉吾等無食不得已出此耳公且慰且責之曰隨我來
乃見護督林公之望即日給以糧使散歸伍公復出城
會川楚各軍夾擊狄匪匪知內應失渡黃河而營次日
約投誠要鶴齡往議林公先之以總兵副將各一人甫

入營一人首已懸竿上監營外矣公憤甚請自往縋城而下始度橋賊蠶擁至縛其手公揮之撲地曰爾何物敢執我耶速呼馬瑞興來瑞興卽出迎延之上座曰鶴公何不自至公曰鶴公欽命大臣豈輕出者吳某來卽鶴公來也因以順逆利害之事反復開喻之且曰如此則福不如此則禍瑞興叩首曰公神人真知我者翌日卽入城降無失期林公繪招撫黃河回紇圖贈公曰微子一城無類矣大吏合疏其功上嘉悅擢游擊儘先補用六年四川總督駱公咨補綏甯左營都司八年擢提標右營游擊十二年調署松潘明年檄赴校磨訊水磨

夷案以功擢參將尋失察屬弁撤任光緒七年松潘夷人以差徭煩重起四十九溝夷眾攻城總兵某倉皇請援總督丁公寶楨命公往剿以兵公請隻身往夷人聞公至悉散去八年陝甘總督楊公昌濬奏保公前功陞副將加總兵銜以操練勤能特賜獎武金牌命署懋功協副將懋功者兩金川地也初巴旺燕爾頭人阿麥多毒殺小土司案久莫結公至喻罷兵四境懋然是年以卓薦於朝十一年黑教番僧與黃教相械鬥公爲排釋之並條兩教事宜上之大府十二年檄回提標本任十三年奏調綏靖營游擊出成都行八日抵牛頭山登絕

頂觀新開路蓋公前鎮金川時出俸錢改築者也俄見番僧八人負擔至見公膜拜曰吾輩奉活佛命來迎公者公返寓笑謂家人曰余前生爲西甯喇嘛寺僧今召我矣言畢跌坐而逝春秋五十有九夫人鄭氏生子三桐林忠林鴻林造室廖孺人生子三鳳林棟林梓林女三長適閬中李某鄭夫人出次適成都劉某三適成都譚某廖孺人出桐林者清商部郎中候選道現爲農商部秘書廳行走余之門下士也

王樹枏曰公之降馬瑞興也有親兵張吉祥者隨之往公曰汝何爲者不畏死乎吉祥曰公不畏死某一兵耳

敢惜命耶某受公豢養恩公生則生公死則死知此而已何畏之有君子以是歎公之能得士也易曰履虎尾不啞人其斯之謂乎

鎮海金磷叟先生七十壽序

庚申

庚申之夏余初識鎮海金君雪塍於京都其爲人也年少而志偉觀其貌溫然而傳聽其言秩然而理與之論古今商學術綏綏然其有文章也語及國家治亂安危世變遷流之故若辨黑白而數一二也余心焉異之越數日其同里虞君含章來告余曰雪塍者吾師磷叟先生之哲嗣也吾幼從吾師至於今日其能稍知文事而

不見擯棄於當世大人君子者皆守吾師之教勿勿焉
不敢一日忘也吾師今年七十矣吾無以報吾師者私
謀諸雪塍欲得公一言以爲之壽庶幾吾師之生平得
附公之文以昭無窮則所以不朽吾師者其爲壽蓋莫
大於是余聞之悚然自失曰余烏足以壽先生然吾與
含章游最久含章工爲古文辭而雪塍又含章之畏友
也吾以其弟而知其師以其子而知其父卽此以壽先
生又何疑焉雪塍之言曰吾父抱宏志遠略嘗思本其
所學一見諸施行而累上春官困於所遭又無絕特裔
宇之行可以謏聞於世然其事親也孝凡志意之所向

不待詔而無不先以承也其教子弟也無溢詞無戲語
一言一行無不可以爲寸尺丈尋檢式也其於財也重
取而輕予非義之干不以千金易其一言也其於鄉黨
也常退然若不足而狂易無行之子往往聞吾父履聲
輒走避以爲不可令先生見也其於親戚鄰里之間有
貧而不能舉婚葬及孤獨無以爲生者雖甚空乏必謀
所以推解之無毫髮遜惜然亦無德色也孔子曰庸德
之行庸言之謹此則質之公而無愧辭者也舍章之言
曰吾師於書無所不讀家苦貧弱冠卽授徒自給旣領
鄉薦司鐸景甯門弟子之從游者歲嘗數百人制藝而

外輒授之以經世有用之學曰學問之道在彼不在此也吾師之論學也無漢宋門戶之見曰訓詁義理互相爲用廢其一不可也其論治也無新舊之見曰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後王法先王者法其道法後王者法其法也辛亥之變少年離縱跂訾之徒羣起而言自治吾師獨取學宮鐘鼓祝敵羽籥之屬封識而庋藏之又修其堂涂整其廡宇事平以授主者且語人曰孔子之道際天地亘古今而不可變者人迂吾爲人所不爲吾則自急人所先急也縣之人嘗修邑乘矣吾師獨取戶賦學校兩志自任之曰國而無民不可爲國民而無教不可

爲民富之教之孔子之志也當清之季年默念國事日
非謝官歸隱取諸葛武侯澹泊甯靜之語以顏其齋曰
澹靜廬示不復與聞世事也及國變而後賊亂蓬蒿翼好
姦熟惡縱情性滑人倫禽獸之行幾徧天下吾師獨戚
然憂之更其號曰磷叟取孔子磨而不磷之意也吾國
家族之說爲世詬病久矣吾師獨謂薄其所厚未有能
厚其所薄者於是修家譜葺先祠增置祭田以收畜族
中子弟隱爲世示之則焉曰親親而後仁民家齊而後
國治古今不易之道也此則質之公而無愧辭者也樹
枌於是避席舉一觴以告於眾曰先生有賢子雪塍昆

附錄之身卷十一
仲能繼述先生之志事以顯揚其親而又得含章爲之
弟以傳先生之學以是爲先生壽庶乎其能得一當乎
爰述其語而爲之序

清道員長沙鄭公墓誌銘

庚申

公姓鄭氏諱敦業字幼惺號覺民世爲長沙巨族乾隆
間有世薰者著音律審存袖中圖鑑諸書世所稱虞軒
先生者也繼子敦元字吉升嘉慶甲辰進士由刑部郎
中外簡襄陽知府歿祀名宦祠襄人思之復建專祠於
樊城堤上卽公祖也考諱先樸字久惺以名諸生殉粵
寇之難有丈夫子四人而公居長家故蓄書富公旣漸

儒家學又聰悟喜關覽盡所篋書靡不淹通年逾冠成
五代史纂誤訂正一書老宿見之歎爲精審既補博士
弟子而屢試躋於鄉又慨念海內多故遂棄舉子業益
務爲經世之學左文襄公宗棠督師西伐延公幕府居
西域凡八年靡役弗與靡謀弗從累功保至知府及文
襄內召始一返故里逾年再出遊粵中值甲申法越之
役彭剛直公玉麐視師虎門聘公治文牘疏論和戰機
宜及主客情勢侃侃近數萬言皆出公手也彭公既解
兵公亦謝去繪醉攜紅袖看吳鉤圖自遣旋入都引見
以知府分直隸直督李文忠公鴻章以公久在軍檄提

附錄文集卷十一
十一
調天津營務甲午中日事起魏午莊制軍光燾駐軍錦
州邀公與俱講成又相偕至隴平甘回之亂軍事竣擢
道員仍返天津王文勤公文韶復委辦營務庚子拳民
之變李文忠公由兩廣調督直隸爲議和全權大
臣檄公治直隸善後諸事文忠既歿項城袁公繼任招
公入幕旋委權直隸霸昌道壬寅王公之春移撫廣西
迫公入桂行抵滬上而魏公適督兩江因奏留公辦理
淮北蕩地事宜而公已年逾六十矣公性誠恕不欺臨
事吐決不苟爲同異義所不可執之甚堅雖威武不能
屈也鎮南關之失潘中丞鼎新卸罪於統軍王公德榜

馮公子才飛章搆汚幾離大辟公力言於彭剛直公及
張文襄公之洞封還電旨而諒山之戰卒成大功是役
也微公言則粵事不堪問矣公念出關士卒感瘴癘死
者劣至一二萬人因草疏示彭公請入告彭公以人數
多難之公證以嘉慶元年成案遂據之奏聞竟得賜卹
將卒歡呼益感奮致死法軍和議旣成彭公謀所以固
海防者疏請加賦以爲經度已具稿矣公痛陳其不可
行者六事且言國家削平粵寇當度支奇絀之時不但
不加賦已也而曾左諸公奏免江浙漕糧且數千百萬
我公勲望爲天下屬目今創此議無論朝議允行與否

皆累公盛德不可不慎也反復開說彭公大悟遂削其
疏不果行吾嘗竊論幕府者人才之淵藪也中興之世
曾胡兩公得人爲盛一時名臣碩士大抵皆出幕府之
中曾公所云案圖索驥者也左文襄彭剛直李文忠之
數公者皆曾胡之亞也然自許過高視當世之才無足
當意者故非其人不輕與焉下此疆臣之所謂幕府者
王順長息事我而已無所謂才也胡公之言曰世有伯
樂而後有千里馬然則幕府之人才視乎疆臣之賢否
詎不信耶公厯居幕府數十年所在皆爭致公引之以
爲重烏虜其督撫之賢可知矣丙申之春余至蘭州居

節署始識公於魏公幕中朝夕往還籌煩策亂多取計於公者逾二年余人都道天津假公寓中十日自茲別去不相聞者二十餘載國變而後余來京師時時與嗣君叔晉游詢公起居年七十猶能作蠅頭細字書余方思訪公滬上重爲十日之飲而俯仰之間竟成古人可悲也已公爲人精白坦率一不訾省家事宦游四方得家人書往往不開視生平所居皆要地而澹於榮利故功名富貴常後人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書不觀而尤著乾嘉大師之學畢生精詣萃於金石一編增新補故多著錄家所未備者詩文雜著填委箱篋間多不自收

拾然皆可傳誦無疑也已未九月十八日歿於江甯之
寓廬春秋七十有八配唐夫人先公三十年卒子四人
曰凱恩廣東小靖鹽場大使曰家喆太學生早卒曰沅
光緒甲午一甲三名進士累官翰林院侍讀卽叔晉也
曰家牲亦早卒孫兆績兆紳兆杻曾孫延熹延怡以某
年月日葬於某縣某原銘曰

公之遇足以假毛羽上扶搖而將飛復止唯適之遭公
之學足以瀚中外膺今古而朝斯夕斯夏碑周鼓我初
見公蘭山之陞連烽燭天磨盾賦詩津門再晤一別卅
載天隨地侈塵飛大海傷哉我公生不逢時胡天不弔

而不憊遺茫茫大字鬼蜮虺蛇銘公幽者舍余其誰

龔少桷家傳

庚申

君姓龔氏諱肇宗字少桷別號兩華道人江蘇武進人也咸豐時有良茗者官山東甯陽縣典史十年之秋捻寇陷城罵賊而死祀甯陽忠義祠卽君父也君七歲蔭雲騎尉世職從母吳馳驅兵寇間未嘗一日失書吳故工詩善書畫盡以其法授君文采奕然映照當世年十四母卒痛毀哀瘠見者歎嗟服旣闋從軍隴上亂平訪其姊夫某於大梁以河工勞保巡檢留河南權商城牛食販巡檢有能名然淡然寡營性不喜阿尊時爲歌詩

自遣書法道媚追趨二王而於畫尤精絕嘗言不工詩則畫無韻不工書則畫無骨故古人謂畫曰作曰寫作者以詩爲畫也寫者以書法運之於畫也君之畫生平凡三變而最重法度謂世有名畫少法畫畫不諳法野狐禪耳初習仕女嗣又習花鳥後畫山水臨寫唐宋元明以來諸家殆徧而以石谷爲歸宿謂石谷能合南北兩宗鎔於一冶蓋集古今之大成者也君摹石谷畫凡數百本參錯几席間眞贋幾相亂莫可測辨光宣之際以善畫名者陸子英鋼姜穎生筠見之皆嗟然自歎弗及蓋晚近一人而已初君娶鄭氏宋氏皆無出納妾楊

氏生二子又相繼殤君哭之喪明自是閣筆者數年然君則謂吾神之所凝意之所造其縝紛鬱盤千狀萬態之撐塞於吾胷者聲若爲之與耳謀色若爲之與目謀吾之畫至是蓋別有一境其爲石谷與非石谷吾不得而知也以翼飛者不如以無翼飛以足行者不如以無足行自吾病吾目而吾心中之畫有非目中之畫所能至者儻所謂無翼而飛無足而行者耶惜乎其不得一試也逾年其一目稍能視有君之友許鈞者請一試筆而筆隨意行有若化工之範物者然以視前之所爲特其迹耳莊子曰迹者履之所出而迹非履故曰忘履者

足之適若君之於石谷可謂善忘而能自適其適者矣
迹云乎哉君長身玉立貌清癯善言畫理能道人所未
道論者比之東南遺寶己未七月以疾歿於開封享年
六十有七歿之前爲其友關君葆謙伯益作秋林覓句
圖小幅光豔奪目伯益又出百年佳楮君得之狂喜而
不謂其止於斯也悲夫君屢構家難而性又不善治生
歿後囊橐蕭然開封李君某與君雅故爲葬之大梁夷
門外之小花園村平生所著有蜨影盒詩四卷其論畫
兩卷尤膾炙人口以貧故未刊藏於家

王樹枏曰余官四川王介卿大令宮午時時爲余稱說

君有鄭虔三絕之目光緒壬辰河督許文敏公振禕荆
 建信陵書院徵能書畫者飾堂壁君與德清徐君少甫
 各作丈二花鳥屏十二幅徐以筆力勝而君獨以韻勝
 許公謂憚蔣復生不是過也君性孤特拓落不輕與人
 交又浮湛末僚無肯爲借譽游道者故奧潔不章甚至
 不能舉其姓氏余故爲之傳表而著之以諭後世之知
 君者

靈州吏目汪君墓表 辛酉

黃河入甘肅導積石經蘭州歷靖遠貫穿甯夏六廳州
 縣沿河之民開渠溉田縱橫近千里而甯夏四大渠爲

尤著惠農渠者四大渠之一也渠長三百五十里大支渠十四小支千百不可殫記漑甯夏縣田爲畝者三千餘平羅縣田爲畝者四萬三千餘阡連陌接民戶殷闐大抵視渠水之有無通塞以下民生之休戚國課之盈虛故爲甯夏守令者其政績之考成罔不準此以爲殿最光緒二十三年惠甯渠自楊和堡以下渠道陁墜斷入黃流十餘里兩縣之田失水者餘三年矣時汪君佩玉方權甯夏府經歷戚焉傷之謀之當道毅然爲籌興復之策君故熟於水利手鈔甯夏檔冊舊案洞諳利弊興除之法當道知其才舉全渠之事悉責之君君謂渠

自葉昇堡俞家觜引水入口蜿蜒而下抵楊和堡之南東帶黃河西倚黑湖自護隄決而河與湖連渠遂中斷爲今之計宜先劃河與湖築兩埝建渠道以濟一時之急時際仲春距放水期甚邇且迫於是刻日興作建一隄以爲河湖之界引上游渠水注之湖復引湖水入之渠春水旣通農時不誤乃繼築兩埝於湖中以規久遠甫厯三月全渠成正閘一尾閘一旁閘四暗洞七飛槽六由是窒者通斷者續廢者興兩縣之民歡歌載途名之曰汪公隄建碑以誌其事久之而湖之西偏淤爲沃土居民闢而墾之復得田萬餘畝然則君之造福甯夏

者其功顧不偉哉君諱士琳佩玉其字也明隆慶中始
遷之祖居黟縣石門累世力農至其大父廷週善居積
富而好施考選敏繼之益勇於爲義里人稱爲善士君
少孤事母至孝撫幼弟成立爲名諸生弟亡恤其嫠婦
兒畜其子女逾於所生然以家貧故廢書從其外舅黃
君銘鼎官甘肅學申韓之術納訾爲州吏目奉檄治涼
州保甲值逆回煽亂督練民團繕城守亂平以功保升
縣丞補涇州吏目未及任母憂歸服除委權甯夏典史
逾年改署甯夏府經歷平羅縣民毀教堂戕教士西人
以兵挾大府將起大獄檄君往鞫侃侃與彼族辨爭不

少屈僅治首罪一人定案而還大府益賢君及惠甯渠成調補靈州吏目值余方署蘭州道篆留君治文牘旋委辦靈金吳稅局統捐剔蠹鉏奸歲收金贏舊歲至倍四五光緒三十一年赴靈州本任以創興新政積勞得耳疾屢請代而代者以其缺苦瘠皆不至時君方督治秦渠晝夜駐工次疾愈劇及得請甫返省垣遽卒時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春秋五十有六初君之赴靈金吳稅局也道楊和堡父老爭饋酒食堅留三日始得去及聞君歿有哭失聲者君宦游隴上三十年沒後囊無一錢浮屠蘭垣六年始克返櫬葬之先人墓次烏

唐虞貧可知矣君之祖考皆以君貴封奉直大夫祖妣胡
妣程氏李氏皆封宜人程宜人生子士基早卒君及弟
維善皆李宜人出也君娶黃宜人生子四長哲甘肅縣
丞保升知縣加同知銜其三皆少殤女一適同邑舒某
孫男一人曰賢相孫女一人曰某庚申之秋其子哲走
京師乞爲文以表其墓余與君同官甘肅方宰中衛時
邑有七星渠者廢百年矣余修復之建進退水閘五道
飛槽一暗洞一自是山河之患息而渠道以通鳴沙洲
白馬灘兩堡之田墾復者千數百頃君至蘭州語及惠
甯渠修建之法有與余不謀而合者諺云黃河富甯夏

天富之實人自富之得其人河爲我利失其人則河且爲我禍焉孔子曰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天下事大抵皆然余又以歎君之才爲不可及而才之所設施乃僅止於此也悲夫

跋國際條約分類輯要

辛酉

許君用庚與予同事史局喜究經世之學去歲條上財政利弊數萬言其所指陳興革開禁之法甚善且備而又以我國當海陸大通之後爲政之要莫重於外交於是爲國際條約分類輯要一書彙集前清約章行之至今有效者挈其大綱別其細目而又復逐條加以案語

取前人公法學說論列得失以爲後世之所取資烏虜
何其勤也予嘗謂條約者所以侵漁人國之具弱者肉
而強者食其橫逆之勢幾不可以理折情遣而有時爭
之而不能得者往往援藉條約以自庇於眾大之間故
約之利與害卽繫乎國之存與亡第執前此已行之約
不復度勢審時詳察乎利害存亡之機而慎持之於其
後是鑒前車之覆而不知改其轍也不亦大可哀乎今
天下世變亟矣讀是書者可以知國家強弱興亡之故
之所由來者漸也辛酉正月上旬新城王樹枏跋尾

抱潤軒文集序

辛酉

古文無所謂宗派也自桐城姚姬傳氏古文辭類纂出於是始有桐城派之目久之而傳播於人口者無識與不識幾習爲常言不之怪而毀譽是非亦滋多交嘲互擠各張其說要之於姚氏書均無當也吾觀姚氏所甄錄自周秦兩漢下逮明清之文大抵皆人人所目熟口咀而心炙之者豈桐城所得私哉桐城文惟方望溪劉海峯二人而已之二人者其淺深工拙離合之故較之周秦兩漢以來所謂文者奚若派之同異又奚若識者自能辨之然亦未嘗自標其目曰此吾桐城之文而別區一派於古人之外也譬之於聲繩其節奏省其文采

察其曲直繁瘠廉肉之宜一有不中則逆於耳譬之於色五采之施染入渲和藻飾之法一有失宜則逆於目文亦有然義法是也若夫規隨於義法之中而神明於義法之外鉤深極變古人要各有獨至之詣而非義法之所能窮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善爲文者何莫不然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至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姚氏之爲是書也蓋亦教人以彀與規矩而毗陰毗陽四象之妙則各視其性之所近盡乎人以合乎天若是者不言宗派而實隱然有宗派之可尋特不以桐城囿之耳雖然桐城者

文章之淵藪也乾嘉之時姬傳先生繼方劉後以古文
義法倡天下其在同邑有從孫瑩石甫方東樹植之與
上元管異之梅伯言並稱高第弟子石甫子濬昌慕庭
濡染家學尤以詩名植之傳戴鈞衡存莊存莊不幸早
世而吳汝綸摯父蹶起同光之際與武昌張廉卿皆篤
守姚氏學說爲清末鉅子吾友馬君通白其尊甫慎菴
先生始事存莊繼事植之而君則問業於張吳二先生
之門同時姚永樸仲寶永概叔節兄弟與君竝起以道
義相切劘蓋二姚爲慕庭子君其姊夫也壬子國變後
余始識君京師朝夕過從得盡取其文讀之君則自謂

爲文而不求之經是無本之學也時方治毛詩既卒業復治易治尙書及秦漢諸子乃於文若有所不暇爲者今君年六十餘矣雖不役志於文而世之謀不朽其先及假君一言以自重者爭輻湊其門以得請不得請爲至榮大辱皆曰姚氏之文非君莫與歸也然吾竊論之姚氏際國家隆盛之會上下嘽諧萬物條達故其文體潔而氣舒志和而音雅君乃不幸身丁喪亂蒿目瘵心常炭焉若不克終日故其思深其辭婉其言雖簡而意有餘往往幽懷微愔感喟低徊令人讀之有不知涕泗之何自者當其得諸心而輸諸手躊躇四顧儼然警咳

於周秦兩漢以來諸作者之旁而邈然無與儔焉桐城
云乎哉君手勒其文自丙子訖庚申之歲凡得若干篇
而屬予爲之序君桐城人也予有感於世俗宗派之妄
論爰借君文發之以論當世之知言者

補過齋文牘序

辛酉

辛亥之秋革黨禍作海宇湯沸靡所止疑新疆僻在邊
鄙種族厯雜伊犁首先發難蔓延南北殘官擄邑岌焉
有不克終日之勢袁中丞大化忌禍東歸喀什噶爾道
袁公鴻祐繼任都督猝死賊手楊公鼎臣踵其後地無
完土手無寸兵淵默雷聲虎攫兇畜檄令所至莫不股

戰脅息崩角詣首公既不動聲色戡夷內難而庫倫乘勢煽亂攜我大邦侵科徂阿械飾百變公鑒脣齒輔車之義爰整義師捶扼奪便前垣後距不測不克卒遏寇虐就我範圍公乃敷外姦澄內蠹察其政俗利弊可興可革可損可益之事權其輕重緩急之宜以爲政之要宜統一尊一國三公古人所誠於是有改伊犁將軍爲鎮守使改塔城參贊阿山長官爲道尹均歸新疆轄治之舉以新疆幅員遼濶建官分治地勢遠近不足相維於是有增設五縣改設二縣分設七縣佐之舉建設定矣而無財不足以行政無政不足以理財公乃計量出

納榷盈以劑其虛綜核名實貫行上下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於是釐稅則定賦章通錢鈔制國用除苛解媯類
若畫一雖然耗財者莫甚於兵於是招土著裁客兵以
節軍實蠹財者莫甚於吏於是定俸精嚴舉劾以肅官
方而又以財之源不可不濬也新疆周二萬餘里地曠
人稀沃壤腴田連阡接畛而土產之貨尤殖且繁公以
國之大計在於農生財之於大道在於實業農莫要於
墾荒田興水利一戶墾植可養十人千戶墾植可資萬
口墾地愈廣殖民愈多於是濬畎澮開溝渠築坎井招
民運田以爲實邊之策實業莫要於普立學堂教習工

藝精製造塞漏卮於是植棉紡紗造紙煉油鎔銅與夫
鹽茶之利牧畜之方次第舉行專售國貨以爲抵制外
來之策或者謂新疆地接俄英而俄人貪狡尤甚侵我
疆域賸我商民奪我租稅彼之視我直外府耳余謂不
然孟子不云乎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國必自伐然後人
伐孔子亦云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自公秉節交涉益
益繁矣而執約專對斷斷抗爭尺寸之土豪末之權不
以讓人牙剛舌柔參用吐決俄人肇亂而後纏回布哈
諸族鋌走南北兩疆者數且巨萬新舊之黨往來旁午
或以理折或以威格罔不搖尾垂首受我羈銜吾讀外

交國防俄哈諸篇益歎公之救中攘外雷雨經綸蓋古
所謂天下才非僅新疆一隅之設施所能限也今國變
亟矣兵爭之禍權利之私鬪室闔牆崩潰糜爛從無以
國家人民爲意者公獨効忠於國不黨不偏鎖鑰西疆
四民安業竊嘗謂六朝五季之世羣雄並起四海塗炭
而譙國公馮氏吳越王錢氏翦逆鉏兇一心王室闔境
按堵雞犬不驚方公今日何多讓焉樹枏別公十年而
建樹已卓絕若此烏虜安得如公者十數人分治諸省
以左右我國家於不敝也

補過齋日記序

辛酉

大哉易乎其爲道也先天地而生參天地而立凡萬物
萬事之繁蹟變化鬼神之情狀剛柔進退語默動止之
宜橫之而爲宇從之而爲宙大之至於不可圍小之至
於不可破蓋莫不有易之道行乎其中得其道者爲亨
爲貞爲吉爲福爲喜笑爲皇爲帝爲王爲霸爲聖爲賢
爲君子失其道者爲凶爲悔吝爲禍爲號咷爲毀折爲
亂賊爲小人大傳曰乾坤其易之蘊乾坤毀則無以見
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蓋易之道一乾坤之道人無日
不在乾坤之中卽人無日不在易之中說者謂易明天
道故孔子學易不言易賢如子貢猶以天道不可得聞

爲憾不知易之道散見於詩書執禮之中其所不言者
皆其所雅言者也吾嘗竊謂五經四子皆言易之書天
道不可見胥於人事見之五經四子言人事者備矣而
持身之則應物之方治亂存亡得喪之理皆與易之以
象告以情言者若合符焉故曰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
之故易顧難知乎哉楊公鼎臣善言易者也善言易者
所言無非易也所行無非易也易固易卽五經四子下
及百家之說得其體要觀其會通無往而非易也吾觀
補過齋日記一書本其心得之言躬行之實斷章以取
其義率詞以守其方凡天道之示人以從違趨避者無

不返之人事以爲法戒之資其觀象玩辭假之以斥陳今日之人心士習及學術政術之得失者尤爲詳切而曲中焉非易所謂明於憂患與故者烏能語於此哉余與公同官隴上十餘年其文學之懿政事之美心儀久矣及莅新疆猝遭國變四境之內姦宄並作內憂外患不可爬梳政府察公之才授之以都督之任公處有事若無事靜以制動不難不竦卒夷大亂十年之間其所心營而手締者莫不次第舉行官效其職民安其業外交內政就我範圍屯之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蓋君子當屯難之時正經綸之日其要在於志行正而其效

則在於大得民改革以來其能行正而得民者公之外
無聞焉可悲也已雖然余尤有進者屯當乾坤始交勿
用攸往而獨言建侯之利者語曰一闕之市必有平一
羣之盜必有長尊卑上下乃乾坤一定之序孔子既於
繫辭著其義而於履之象傳則又申之曰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蓋草昧之始上下不分則眾無所統眾無所
統則民志不定而相傾相軋必至攘奪殘殺人與人相
食而後已故屯之首曰利建侯建侯者辨上下之分所
以定其志而戢其爭也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
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聖人之所以垂戒後世者深

切著明如此今天下共和之國其收效既觀之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然耶其不盡然耶竊願質諸知易之君子

題夢春草堂

辛酉

夢春草堂者保定賀君藝棠養疴之所也藝棠之從兄昆凡爲予言其先曾大父某公喜治園林嘗於宅後闢地爲園亭臺樓閣池榭石島橋梁之屬朝成而夕改日異而月新繚以周垣植以花木心營手締終其身無一日不從事於園者予童時目所及見者平塢上有小閣三楹相傳爲當日小樓舊址庚子以還迭遭兵燹園益

荒蕪零落舊時遺跡鮮有存者吾弟藝棠懼先澤之淪
亡也爰卽其舊址重葺而新之更購鄉先哲郭氏快圃
溝而合諸園內鑿池以植蓮疊石以成島建以臺榭蔭
以檉槐榆棗諸木森森蒼翠令人有凌青雲出塵壒之
思落成後偕其兄弟同居此堂因取謝靈運池塘春草
之意顏之曰夢春草烏虜藝棠處今之世獨潔身嘉遯
遠榮利樂天倫守先人之墜業而不爲世俗所移若是
是可風已同治光緒之間余侍先祖光祿公都講蓮池
書院其時曾文正李文忠相繼爲總制駐節保陽其城
當南北衝衢廛市駢闐四民輻湊冠蓋往來衣冠文物

之盛實爲畿南一大都會自余宦游蜀隴十餘年始返
京師道保定其時文武大吏皆移駐津門舊時繁盛之
區僅餘小賈數十家沈寥岑寂有類鄉居爲問當日同
學諸子老死殆盡且訪其居室有易姓改宅而不知所
歸者國變而後督軍建節於此寂寥之象又復稍稍一
變而街更巷易陰陽向背之勢已非舊觀竊歎興廢盛
衰之故雖曰天道而人事之感觸實相與消息於其間
聖人之繫易也秦之後繼以否剝之後繼以復而吉凶
悔吝獨於君子小人之故三致意焉蓋天爲之而人實
不得辭其責也余有感於茲園之興替而又歎藝棠之

善承其先故推論之以質藝棠吾老矣特不解後此之
世變果何極也

贈虞寒莊序

辛酉

已未之夏余初識鎮海虞君寒莊於京都姚叔節座中
倉猝邂逅之頃未之奇也而叔節嘗爲余數稱寒莊好
學能爲古文辭時時心嚮往之久之寒莊持其所爲文
數首示余余旣心維而口誦之且異之朝夕過從聽其言觀
其志以爲亘古今曠宇宙事功之盛名物之繁舉皆平
平無足異而惟文爲獨尊自洪荒開闢以逮於今日自
天子以至於庶人其間盛德大業足以信今而傳後者

亦惟一二文人爲最貴余見棄於世久矣初聞之輒驚
怖其言旣而思之又頗樂聞其言以自壯也寒莊幼從
尊甫芝苑先生受過庭之訓稍長學爲科舉心厭薄之
以爲不足盡文章之能事又使之受業於虞敦甫先生
之門敦甫好宋學喜言性理寒莊又以語錄之文不可
以經世行遠最後從其族兄澹初孝廉受古文義法心
悅神解欣然大權乃由歸方姚曾諸大家之說以上述
六經諸子兩漢八家之文朝摹而夕究心摹而力追摹
摹焉勿勿焉日懸一獨尊而最貴者以爲之的迹其心
之所期與功之所赴有不至乎其的而不止者孔子曰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吾謂文章之道爲之難知之尤難惟知之故能好之能好之故能樂之若寒莊之好而且樂非真知之者能若是耶孟子言奕秋之誨人奕也曰唯奕秋之爲聽莊子言痾僂丈人之承蜩也曰惟蜩翼之知志一則神凝思深則靈出天下之事莫不皆然然吾竊怪寒莊之於文耆之如此其篤爲之如此其工而每有所爲必一一求質於余往往一字之商榷有十數往復而不厭其煩者玄之言曰日幽嬪之月冥隨之此固見吾人聲氣之同然以此益歎寒莊之虛心善受精益求精其將來之造就正未有既

也

陶廬文集卷十一終

陶廬文集卷十二

新城王樹枏

西夏紀序

壬戌

余宦游隴上十餘年間嘗驅車過鄜延環慶歷涇原秦鳳之郊以達熙河周覽其山川堡寨時時閱史冊按地圖詳稽宋夏用兵以來得失盛衰之迹洎乎作宰中衛泛大河登賀蘭山觀元昊興州故都慨然想見其爲人烏虜何興之暴也當其崛起朔方變服色令禿髮改蕃書制禮樂定官制陳經立紀手定一朝之法又招納豪俊奔走蕃酋練精兵募鐵騎選豪族善弓馬都五六十

萬而苦戰復倚山訛之眾據橫山曲律爲巢穴其地奄
有夏銀綏靜宥靈鹽會諸州北控朔漠南引慶涼東遮
府麟西捲瓜沙縱橫數千里泱泱乎西陲一大都會也
其僭號改元厯十世傳祚一百九十四年吾意當日創
制顯庸垂爲國法其間用人行政緯武經文必有宏纖
條教及厯代沿革損益強弱盛衰之故可以灼然昭示
於世者乃自乾定滅亡之後耶律文正收其圖籍而國
史無聞至元進遼金史表獨西夏傳僅採之宋夏國樞
要諸書蓋史之無徵久矣夫夏之立國較遼金爲久幾
與趙宋相爲始終而文獻闕如無徵不信亦有國者之

恥也吾觀宋遼金元諸史所紀西夏之事聞見異辭而
近世好古之士若張氏鑑吳氏廣成周氏春陳氏崑四
家所爲夏書又往往撮錄舊文沿訛踵謬擇不精而語
不詳君子病焉開縣戴海珊先生與余同參史館朝夕
過從因出其所著西夏紀一書附以叢刊十卷屬爲弁
首之辭先生自言爲此書閱十年之久凡正史之舛訛
四家之疏漏皆一一參稽補正粲然成一代信史其用
力可謂勤矣竊嘗以謂自有天地以來歷億萬千紀其
中蠻夷之長割據之雄不知凡幾而倏忽之間泯焉澌
沒不復見稱於世者何克勝計故文字者與天地並參

而兩間之事物物皆賴之以傳於不朽文存則其國雖亡而亦存文亡則其國雖存而亦亡雖然猶是國也猶是文也而國之存與亡則又視乎文之能傳與不能傳以爲斷故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其言王天下也則又曰書同文蓋文莫文於孔子之文惟同文而後可以常存於中國而不敝元昊旣譯聖經立學校矣而乃別製番文以自別於中國此其所以國亡而文亦與之俱亡也吾讀戴君之書有感於此故嘅言之以諭世之知言者

靈石何君墓誌銘

壬戌

遼瀋道尹何子璋觀察將以某年月日改葬其親於某縣某所之新阡以藏幽之文闕焉未備乃介其屬吏趙慶墉持狀來乞銘曰非公之文無以彰吾親也按狀君諱福增字峻之姓何氏世爲山西靈石鉅族乾隆間有諱思鈞者官翰林院檢討預纂修四庫全書之役世稱雙溪先生是爲君之曾祖雙溪公生丈夫子七人君之祖諱立三歷官安陸府水利同知生子諱煥經以舉人官雲南劍川知州後改奉天甯遠州以勞陞軍糧廳同知則君之父也初同知公筮仕滇南愛其山水佳麗有終老之志嗣奉諱歸里乃令君入訾爲鹽提舉指分雲

南以能見知於雲貴總督張公亮基補琅鹽井提舉時回匪煽亂四境之內麻起嚮應不可比疏而黑井尤叢賊懸缺久無敢往者大府檄君兼之君至則與岑襄勤公籌辦團防一日岑公至鹽署議方略賊眾窺湧至圍攻鹽署君以計潛脫岑公於難已則公服坐堂皇賊入露索岑公叫呼抵几爭以刀擬君君厲聲叱之不少屈賊匈匈捽君欲擁之去忽一酋躍馬進曰何公好官遇我厚毋得驚我公有強執者舉鎗刺之賊紛紛鼠竄去後詢知賊劉姓前以無辜牢繫二載餘君至始出之者也是役也岑公益肝膽君卒與整團練會諸軍戮賊屢立戰

功逮岑公開府滇中君已去滇十餘年矣先是同知公改官奉天念君羈身賊窟又以母氏袁太夫人日思見新婦爲家人骨肉之歡新婦者大理府知府朱公某之女君娶爲繼室者也君故純孝得書卽以終養告歸隨之復州治所偕朱夫人朝夕侍寢膳雖甚寒暑必躬必親未嘗假婢僕袁太夫人衰年喜倦卧夫婦更代誦說齊諧野史諸小說書以博其歡終親之年如一日岑公嘗馳書聘君且要之出君婉卻之曰吾不能以彼易此也父母先後相繼歿君哀毀幾滅性其返柩入關慮道遠登陟險巖梢漆皆手自爲之徒步數千里途中飯必

上食如在家然既寔廬墓側哀動路人服除始應聘入
奉天岐子惠將軍之幕君念日本崛起東海變法圖自
強異日必爲中國患而奉天適當其衝乃以練軍防海
諸策說將軍岐公狃於承平久駭其言不之省而甲午
中日戰事起水陸兵皆敗衄國威掃地盡人始服君之
先識云君既抱偉略不得發抒於時乃以孝友爲政於
家舉父母所遺衣飾器物悉以讓諸昆弟推其睦婣任
恤之事以保鄉里和戚族卽至流庸糞子亦罔不假以
詞色必厭其意而後已君故多材藝通音律琴棋書畫
皆精能絕人尤工鐵筆琴皆手製畫倣唐白虎王麓台

性喜賓客友朋過從必與夫人親手烹治連日夕豪飲
唱酬爲樂而家屢空飲食或不繼宴如也光緒十年四
月五日以疾卒於家春秋五十有四歿後幾不克葬元
配王夫人無出朱夫人其繼配也先君二年卒生男子
三人長厚啟清奉天候補知府次厚琦卽子璋也清候
補道吉林府知府民國簡任奉天東邊道道尹三等嘉
禾章現調任遼瀋道道尹三厚誠出繼族弟某女子子
三均適士族適室王夫人生子一厚謨孫男八澤雷澤
濂澤霖澤震澤霈澤龍澤洪澤霸孫女六人君之歿距
今四十年矣謹敘其世系出處行誼之大凡而爲之銘

銘曰

勇足以戡大亂而弗竟厥施智足以策未然而彼昏不知一官脫履搯臂而歸萬鍾可棄一養不移古之所謂私庭歸侍安貧樂飢方之於君何以加茲太行之麓汾水之麋刊石詔來庶無愧辭

二女壽芝墓誌

壬戌

二女壽芝帥恭人出也丙辰之歲年十七歸於定興馮聯堂之子定福爲室歸七年年二十三而歿烏虜痛哉帥恭人從余三十年生子男二人女三人其四皆不育惟壽芝獨存壽芝生於蘭州氣僅屬其母又乏乳食倉

猝求乳母不可得日屑米粉以口哺之余嘗夜抱持就乳友人家然亦不能飽也久之竟得常乳越四歲始能起立余恆惴惴焉懼其不壽也余既憐其母生育之艱故愛女獨至然性慧敏示之字輒能記憶年七齡隨余至新疆始就傳讀書通論語詩經孝經列女傳後以目疾廢書不觀疾愈出嫁馮氏女性沈默寡言事重親能得其歡心翁姑溺愛待之如女逾於己出不知其爲婦也伯叔娣姒之間下至婢獲皆樂其慈讓和易無間言里之人時時稱道之以教其家之婦女庚申之冬帥恭人以疾歿於京師女哭之幾絕然自是不常來吾家今

年八月感時疫屢書來告余且促余往視余心謂不久
卽愈耳旣攜醫往治十餘日竟死於醫烏虜痛哉女病
革終日呻不絕聲見余則止人問之則曰恐傷吾親心
耳垂絕時余避之他室不忍見然每憶此十餘日之容
貌語言輒心惻不覺淚涔涔下也女夙孱如不勝衣者
凡小產三男而卒無所出以死烏虜吾念恭人以無子
懊鬱而亡而女之命又止於斯其爲可痛何如也女生
於光緒戊戌三月二十三日未時歿於壬戌九月三日
亥時定福將以癸亥某月日葬於里西十里先塋之次
來乞誌墓之文余旣哭之以詩復爲述其生卒年月以

藏諸幽陶廬老人誌

從弟燮臣墓表

壬戌

吾王氏譜系自明以上散失不可稽明永樂二年有諱
天祿者自古北口外小興州始遷至直隸雄縣東陽村
天啟中再遷新城縣東十五里登甲莊子姓繁衍世以
耕讀爲業傳至十世吾曾祖考諱懋積德累行家僅薄
田五十畝而好善喜施與邑之人無識與不識稱爲善
人誥封奉政大夫曾祖妣杜太宜人享壽九十六歲以
五世同堂旌於朝生吾祖考重三公諱振綱道光戊戌
以進士第一人告養家居授徒歷充新城安肅涿州易

州書院山長最後應直督曾文正公之聘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以樹枏官封光祿大夫祖妣田封一品夫人生吾父兄弟五人長吾世父子銘公諱鑑同治甲子舉人選授甯遠州學正次吾父子衡公諱銓咸豐乙卯舉人次叔父子進公諱錫光緒丙申以戡定甘肅之亂洊擢花翎都司次叔父子珍公諱鈺廩膳生次叔父子涵公諱鏞光緒乙酉舉人自吾祖以下皆以文學起家都司公獨以武功顯燮臣爲都司公長子鄧太恭人出次樹梅樹棣則繼配祖太恭人出也燮臣名樹槐少余一歲髫齡與余同入塾性魯而耆學最昵余寢同牀食同

簋未嘗一日離偶不見則叫呼狂走若有所失吾叔母亦甚愛余衣食必先余而後燮臣有過則責燮臣而不余責也余既舉於鄉燮臣始得一衿爲邑諸生燮臣故孝友十齡失恃事繼母如母都司公病顛天求身代未嘗解衣帶卧及歿哀毀骨柴立幾滅性遇忌日輒流涕不止撫諸弟有恩誼諸弟議析居泣爭之不得則一任諸弟擇取田產而已拾其菲者地寡累重麤糲常不繼分一敝裘終其身寡如也初吾鄉巨馬河常爲患直督李文忠公以都司公善治水歲責以隄防諸事河不爲災都司公歿燮臣繼之守其成法每值大風雨河水暴

漲則率鄉里子弟露宿隄上增庫補罅奔走泥淖中連
數十日不少休如是者二十餘年鄉人感之爭扁其廬
僉曰微先生吾其魚矣燮臣狷介自好未嘗輕履城市
入公室而令吾邑者必欲得燮臣自助充社長數十年
邑有大舉作必進詢可否大吏檄行新政凡益於民者
必以躬倡其厲民之甚則委曲輕減之或力抗以爲民
請命邑宰李君秉和者李中丞秉衡之弟良吏也執法
嚴正獨賢燮臣時時稱道之以爲士紳法烏虐其行誼
可知已余自通籍後宦遊近三十年辛亥始返里植園
燮家居十年與燮臣昕夕聚首歡笑如兒時不自知鬚

髮之鬢鬢然白也去年秋吾母病變臣隨余侍湯藥同起卧者兩月餘余偶以事他出則獨侍左右益加謹焉逮今春吾母棄養與吾朝夕卧柩旁余食則食余寢則寢遂自忘其勞且病也孰意相別僅六十日而竟爲永訣耶余不孝不德獲罪於天災及骨肉今春旣膺大故閏五月又哭吾弟甫逾月而三兒勇敷以暴疾亡於開封九月初旬二女壽芝相繼感疫而歿一歲之中連遭四喪余卧病二百餘日幾至不起詩曰死喪之威甚哉其威之可畏也變臣生於咸豐壬子某月日歿於壬戌閏五月六日享年七十又一娶馬氏繼娶徐氏吳氏子

男三維芭邑庠生早亡次維莘皆馬孺人出三維薌徐
孺人出女子四人孫男若干人某某孫女若干人維薌
卜以癸亥某月日葬於登甲莊南先塋之次爰撮其生
平行誼之大凡俾鑄諸石而樹之阡

黑水先民傳序

壬戌

黑水爲古肅慎國地漢唐以後挹婁勿吉靺鞨渤海室
韋諸部皆統於黑水其地襟帶黑龍江巨浸背負興安
大山幅員之廣方萬餘里重巒複水雜遝環抱深叢老
林厯千數百年不見天日巨鱗怪介鷲禽猛獸之屬定
淵窟山吸嘯矍踔睽睽攫人生其間者類皆強鷲尙武

力寢冰飲雪喜弓馬弋獵羯羶雕捍走死地如鶩不知
文物爲何事當時種族繁殖分疆裂土劃爲數十部落
強吞弱噬代替興吾意其時君臣上下必有雄偉傑
出之才赫赫耀人耳目者然吾觀歷史所載肅慎通中
國最早貢獻朝覲之使自唐虞三代數千年以來不絕
於書而其君臣姓名往往不著遠者無論矣契丹女眞
蒙古及有清立國皆崛起黑水之濱而詳考肇基之迹
開創之功一時佐命元勳勤王良佐皆漸焉滅沒不能
道其一二洎乎入主中國又以族類之不同語言之異
其人率質樸不好文飾生無譜系之傳其沒也又無碑

銘傳誌以顯於世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夏殷之禮又以
文獻不足無徵不信豈不以此哉吾嘗讀龍沙紀略卜
魁紀略諸書大抵詳述其山川物產地理沿革而略於
人物西清氏所著黑龍江外紀僅載崔枝祿塔爾岱海
蘭察由屯數人而事蹟不詳道光以來重修大清統志
亦僅載壯勇公阿蘭保協領克喜保參領崔昭安諸人
而乾隆之時黑水諸將圖像紫光閣者四十餘人皆闕
焉無聞平江李元度氏所爲先正事略美矣備矣而開
國及中興名將黑水乃至不錄一人此則尤可爲長太
息者也崇仁黃申甫先生以名進士出守呼蘭府三年

嘗撰府志及黑龍江山水諸志又以江省爲遼金元清
四代龍興之地徵文考獻爲黑水先民傳二十四卷其
爲書也範之以區域實之以駐防博訪其子孫詳詢其
氏族復證以旗檔之實錄故舊之遺聞美哉煥乎與中
原文獻爭光比烈矣余嘗竊謂國無史則國亡史無文
則史亦亡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皆史也而乘與
檣杙不能與春秋並傳者文與不文故也孔子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亶哉君子以是益歎先生之文之有功
於黑水先民者遠也

前廣東鹽運使蔣公墓誌銘

壬戌

辛亥之秋余自新疆返京師痛遭國變曩時朋好多星
散獨居惘惘若無所歸久之醴泉宋芝洞伯魯自隴富
順宋芸子育仁自蜀清苑許子純涵度自秦南海梁節
庵鼎芬自鄂而蔣公亦自粵東同來京師握手相見如
隔世之人朝夕過從幾無虛日未幾芝洞芸子皆歸故
里節庵子純先後物化倏爲古人去秋余偕同人約公
飲宣南酒樓酒酣余歌兔爰之章慨念時局人人皆欲
一瞑以不覩爲幸公獨絮絮談金丹之術自詡能長生
且曰得我術者百年可致也今秋重陽余游西山忽傳
公凶問至烏虜公之言未及一年而不應若是然則長

生之術果可恃耶抑死生有命而不可以強致者耶逾年二月將葬公於某所之新阡其子緯宇持狀來乞銘余曰是吾志也初蔣氏世爲蠡縣巨族後邁家難避居博野之淤堤村閱數年仍返故里公之祖考諱呈祥以舉人官新蔡知縣生男子四人長諱兆崑字輝田次諱兆瀛字蓬侶蓬侶公公之本生父也輝田公娶李太夫人無子撫公爲之後公生時本生妣楊太夫人聞異香滿室中因名之曰式芬字挹浮髻齡入塾過目輒成誦嘗讀豳風七月詩愛之不忍釋手自是耆吟詠出語常驚座人年十六補諸生十八食廩餼二十三歲選同治

癸酉拔貢生卽以是科領鄉薦尋丁本生父憂服闋登
光緒丁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而逾年又連遭考妣
之喪喪終散館授檢討旋改湖廣道監察御史甫受事
卽疏參大璫李蓮英怙寵驕橫聞者咋舌又以順天府
尹孫楫憑藉輿援專樹饕餮輦轂之下敢往無所顧廣
西巡撫史念祖邊事矯謾選與無能均劾之去時刑部
尙書薛允升負時望荷上眷甚隆而縮朒不任事專聽
其子姪矯虔執法用亂國典公憤甚獨上疏列款言之
章入立與遣黜公遇事敢言不避權要多類此於是直
聲震內外矣甲午典試湖南旋擢吏科給事中己亥轉

戶科掌印明年隨兩宮西狩特授湖北提督學政試未竣輒請急歸癸卯再起爲吏科掌印給事中是年外授廣東廣肇羅道嶺外人慄悍多盜公爲創建藝徒學堂設三屬中學校以養以教民多改行以卓薦署按察使淪疏滯獄反除株送千餘人會羅定土匪麻起椎剽鹵掠四境糜沸大府急檄公回道任至則躬率所部分途掩擊三戰三捷推鋒奪便糜堅弗摧初高要匪首梁泰山擄縣令謝質勢甚張公生擒泰山奪令而回又出不意敗信宜圍賊其部將李曜漢復以計禽賊渠陳天就賊遂大潰不復支公乃疏捕餘黨三旬而事大定大府

嘉其勞奏署提學使值考選拔貢生謝絕請託抽淪掇
沈寒峻蔚起一時稱得人軍機大臣戴公鴻慈粵人也
會上問粵中賢吏首以公對且言粵學自于式枚後唯
蔣某一人公與戴殊未識也宣統己酉升授兩廣鹽運
使禁鹺商賄爭籌昏策煩炙刺稽滯甫一年而辛亥變
作倉皇歸里杜門卻掃不復問人間事偶一至京師偕
二三耆舊飲酒歌詩醉輒相持泣或戟手怒詈見者咸
以爲狂公貌俊偉美須髯電目河口胸懷坦直善處逆
境其服事兩家父母之間彌縫膈合人無間言喜爲歌
詩著有河干草問心室歸鳴集諸編書法出入晉唐一

點一晝輒自贊以爲神助病前三日求書者連日夜不休卒以此致疾不起可悲也已公生於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某時卒於壬戌九月三日亥時享壽七十有二配馮夫人先六年卒生男子四人聲字早亡媳石氏年十四入門守志戊申旌于朝鈞字湖北知府卒官甄字亦早逝緯字前法部郎中側室蕭夫人生子二人同字殤鼎字今僅八歲女子五人長適清苑王氏次適任邱宗氏三適嘉興沈氏皆馮夫人出四殤五今五歲蕭夫人出孫男七志琬志震志凍志猛志清志瑜志文孫女一曾孫九人曾孫女三人銘曰

癸卯之歲握手京師余方謂公不翼而飛胡明而夷其翼載垂鵑鵝之慘冰襲雪欺懷乘南來涕泗漣洏娛吾老者惟書與詩君位不究其名則蜚天胡不弔而弗怒遺公今往矣吾誰與歸

澹堪詩草序

癸亥

吉林爲我大清龍興之地東帶大海西枕邊牆長白山屏其南黑龍粟末腦溫諸江繚其北其地壇曼岸衍山川纏屬叢林窩集虧蔽天日其旁魄鬱積之氣發爲奇禽猛獸怪鱗之屬搖喉礪吻攫人爲糧故人生其間多俊悍踔絕好勇樂戰鬥馳騁射獵不畏險巖吾觀中古

以還中原王氣銷洩殆盡自金源氏崛起女真大清繼之以武力定天下當時佐命元勳中興碩輔亡慮皆出於桓桓糾糾之徒而文人學士不少概見歷世七八百載其間間有一二詩人見稱於世者若金之完顏宗完顏瓌完顏鑄清之納蘭成德諸人而外亦闕無聞焉豈其地氣使然歟或其人之所重者在彼不在此歟抑渾沌未鑿而開化者遲歟國變而後余居京師庚申之冬偶與同人約結消寒詩會余始識吉林詩人成竹山太守及東海徐公立晚晴移詩社余與竹山又同預選輯清詩之役時同社者十餘人而竹山獨昵就余往來最

密每有所作輒相與討論交疵互聖以爲樂余嘗與竹
山論及清末作者宋詩多而唐詩少又其甚者以強澁
生僻爲古妖艷餽飭爲新諛詭幻怪恣縱無歸爲奇詩
之道遂爲天下裂竹山之爲詩也本乎立命安身之義
發爲溫柔敦厚之詞舉凡聞聞見見事物之紛集吾前
者柴乎其曾不能已已於是肖物以呈形因心以作律
其天才綺練若流霞之散彩而雲物變態也其言之抑
揚高下鳴節赴拍若調笙簧奏金石也其清冷馨冽之
氣若飲甘泉而嚼春雪也夫竹山生長於洪荒樸塞之
鄉鹿豕之與游木石之與居而能卓然自拔若此且又

深慨乎近世之所謂詩人者獨能一挾其藩警歎乎高
岑李杜之旁而下與完顏納蘭諸子並驅中原後先輝
映此莊子所謂逃空虛者之足音見所未嘗見於國中
者其爲可喜何如也今春竹山出其澹堪詩草屬序於
余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若竹山之不爲地囿不爲習移非豪傑之
士其孰能語於此哉

清封通議大夫四品京卿史公神道碑銘

癸亥

同治己巳湘鄉曾文正公督直隸開禮賢館延聘畿輔
鴻文碩學之士吾先祖竹溪公與樂亭史先生同時應

徵及直督李文忠公創修畿輔通志而定州王君文泉
又有校刊畿輔叢書之舉皆禮聘先生均以母老辭時
樹枏從事志局竊以不獲一識先生爲憾辛亥之秋樹
枏返自新疆日與康侯侍御相過從始盡得先生之書
讀之益歎其學之博道德之懿亶亶乎可謂敦行不怠
君子者已先生性耆學淡於榮利自道光庚子舉於鄉
五試春官不第以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朝城知縣力辭
不赴築別墅於碣石山名曰止園奉母教子以著述自
娛先生於書靡所不通而持躬履世一以宋儒爲歸無
朱陸異同之見其治經也溝合漢宋不拘守一家之學

嘗深慨國家取土域於朱注而東書不觀於是博採古
今諸儒之說旁參互證爲論語翼注駢枝二卷又以通
經必先訓詁古書多假借如明明勉勉聲轉字也顯顯
憲憲同音字也學者不達假借之用而望文生義同字
異詁遂失經旨於是刺取經史子集中之疊字爲爾雅
廣雅所未備者爲疊雅十三卷其治史也博觀而約取
之咀其菁英而吐其糟魄於是爲史肪八卷又以諸書
之言氏族者柴虎不齊舛牾相踵於是爲氏族考異四
卷又以歷代地志因革建置之迹其疆域名號參錯紛
紜多失統紀於是爲輿地韻編二百卷又以古今治亂

興亡之故多肇於宮闈而暨於天下於是採掇諸史上
起黃帝下訖元明爲全史宮詞二十卷又以里諺衢諺
可以覘民俗之醇漓國政之得失於是取楊升菴古今
風謠古今諺二書重加訂正爲古今謠諺補注二卷又
輯楊書所未錄者爲古今風謠拾遺四卷古今諺拾遺
六卷又以人之有別號羣籍所載往往而是指事類行
有美有刺實寓勸懲之意焉於是取史傳志乘所載彙
而錄之爲異號類編二十卷先生爲詩抒寫性靈不事
雕琢文則下筆輒數千言然非係世道人心而周於用
者不苟爲也於是輯平生所刪存爲爾爾書屋詩草八

卷文鈔二卷先生喜表章先哲發潛聞幽不遺餘力嘗
刊余一元楊開基倪上述王好問諸鄉先生遺書十餘
種而手纂四朝詩史及永平詩存畿輔藝文考諸書又
數百卷烏虜何其勤也先生奉母家居足不出里閭而
聲名溢海內桐城吳摯甫汝綸方存之宗誠新化游子
岱智開及吾貴筑師黃子壽先生皆慕與之交庚寅之
歲直隸學使周德潤奏加四品卿銜逾八年學使徐會
灃復以碩學者儒疏請加國子監祭酒銜其爲當時推
重如是是可知先生矣先生諱夢蘭字香厓號硯農
世爲樂亭巨族曾祖考諱秉德邑庠生祖考諱成獲太

學生考諱紀瑞兼祧父諱紀元廩貢生東光縣訓導曾
祖妣臧氏李氏祖妣闕氏陰氏郭氏妣王氏兼祧母安
氏三代皆以子履晉貴封通議大夫王太淑人以節孝
旌並以五世同堂表其閭配氏倪繼配氏田或者謂先
生生六月而孤其學行蓋成於母教也子男三人長履
泰廩貢生戶部員外郎先卒次履升光緒乙亥舉人內
閣中書先生歿以毀卒三履晉卽康侯也光緒庚寅進
士改刑部主事累官監察御史孫男四人亦僑附貢生
布政司經歷亦傑附監生四川南部知縣亦侃監生候
選巡檢亦儼曾孫七應桂監生江蘇巡檢應桐監生山

東穆陵關巡檢應椿應棠應榕應棣監生海軍部科員
應燦元孫十一炯煦燦燾勳煊焜燿焯焮焮先生之生
以嘉慶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歿以光緒二十四年十
二月二日享年八十有六葬於邑西南大港村外先塋
之次旣葬之二十五年康侯以墓道之文來屬乃爲之

銘曰

有頌一儒北海頭孝則閔曾文夏游穿經隧史穴墳邱
一一著述皆千秋木舌金口萬世道身雖隱矣文則彪
名登天府聞諸侯扶餘越裳爭慕求齒德之尊世莫述
子孫螿螿傳箕裘季子白眉尤眾尤伐石鑄辭表道周

山焦土爛石不流

洪母蔡夫人墓誌銘

癸亥

靳縣洪府君叔雨之配曰夫人蔡氏歷城蔡公仲彥之
長女也公爲山左巨族以詩書世其家其訓子女有法
度而夫人尤所珍愛旣教之四子書列女傳內則諸篇
凡爲女爲婦宜家治事之道罔不肄習閑貫靡有曾遺
年二十二來歸府君時粵寇陷甯波府君隨其先考避
亂山東家徒壁立府君以貧故奔走四方夫人獨肩家
政晝則治酒漿宵則績麻桌下至浣濯洒掃勞辱不堪
之役率以躬親挈鉅緝織不以勞阻夫人旣歸之二年

翁姑相繼感厲疾委頓牀席者動累年月夫人晝夜侍湯藥滌裙屨將持抑搔聽聲察色未嘗晷刻違左右而諸姑小叔又皆稚弱待哺乳懷携保抱至廢寢餐故自髫鬢以至成人醫惟夫人是依府君既無內顧之憂益謀所以發聞成業者久之以防河治賑功爲魯撫張勤果公薦擢知縣蓋至是夫人之劬勞內政已三十餘年矣府君之赴官河南也父啟琛公已先歿而繼母范太夫人以道遠重遷携其幼子暫留厯下壹是日用飲食服御之物月將歲輸一不以纖瑣之務煩府君光緒庚子府君宰寶豐值拳民之亂南北道梗夫人固請繼姑

就養治所晨夕在視不怠於初府君益忻然博意吏治
歷宰劇邑皆所至有聲夫人復時時以仁民愛物之心
相勗勉又深慨時局日非直道之不容於世也乃出其
歷年廉俸所積購地百餘畝於汴之禹州爲偕隱計及
府君調授商邱以水災請賑書再三爭忤當道遂罷歸
人尤服夫人之先識云夫人性儉約而樂善好義喜急
人之難嘗收恤其戚友顧氏秦氏朱氏養其嫠而教其
子歷十餘年無斃心而里郛之窮無所歸恃爲存活者
又常數十人豫匪白狼破禹縣焚捕一空而洪氏獨爲
眾所護持得無恙烏虜其賢德可知矣府君之卒以宣

統三年閏六月廿六日越十一年壬戌十二月廿一日
而夫人歿於京邸享壽六十有八夫人生子女六人而
育者三寶燾拔貢生簡任職存記寶熬優貢生女適禹
縣康煜曾孫男二孝坤孝埴孫女一字安徽韓之凱寶
燾寶熬卜以某年月日祔葬於府君之墓而丐樹枌爲
之銘銘曰

范蔚宗之傳列女也類皆高才異行卓絕畸異其循分
修職若桓李其人者眾矣而往往不稱於世夫庸德庸
言聖人之所不能易其道不越倫常骨肉之間其事不
過家庭日用委瑣之細而內助之賢否則係乎家道之

隆替若夫人之事親以孝相夫以道教子以義烏虜可謂至矣范氏之書難其所易抑知所謂難者乃在此而不在彼鏤銘詔來以表萬祀

石竹山人印譜序

癸亥

天地乘除之際舊命既訖一二貞臣義士抗節以死或屏迹人世槁餓以終其身者秦漢以降多有之而莫盛於有明之季往者余纂清史爲逸民傳一篇其時懷忠抱節之徒不降不辱歸潔其身大抵皆韓昌黎氏所謂有託而逃者若徐俟齋李丹邱之託於釋道余若水之託於農傳青主張三明之託於醫卜張命士申鳧盟之

託於詩李潛夫巢端明八大山人之託於書畫周德林
一壺先生之託於酒韓石耕之託於琴若此者不可僂
數吾獨竊歎我清養士幾三百年當鼎革之時士之痛
心田海嶠然自滓者以吾所知勞漁初乃宣毛實君慶
蕃王聘三乃徵柯鳳孫劭恣陳伯嚴三立趙堯生熙陳
詒重毅李命三滋然宋芸子育仁曾鏡秋繼光寥寥數
子而外闕乎無復聞焉或者宙合之大人物之繁囿於
一人之聞見而不及知與抑山深林密鏟迹埋名而不
欲使人知與久之吾於奉天之金州得一人焉曰李西
字東園號南北散人其爲人也瑰瑋倣儻尙氣節好雅

遊不治家人生產時時絕爨火而獨喜飲酒醉則高卧
累數日興至輒爲歌詩或潑墨畫竹石卓詭不羈似其
爲人而尤工篆刻摹印章得秦漢法爲世所稱重然非
其人雖貴勢不能致也辛亥國變結廬石竹山又自號
石竹山人藏身閔匿不復問人間事嘗携茶鼎徧遊齊
魯岱嶽吳山諸峯窮海內名勝訪其賢豪魁宿結交而
返壬戌之秋山人應螺江陳太傅之招薦入內廷命鑄
璽寶因識山人逾年爲余鑄私印兩石並屬序其自爲
印譜一書烏虜自新學肇興狂易無行之子狎侮聖言
視六經爲土苴舉凡文學之近於古者莫不欲掃蕩而

廓清之以爲快況乎篆刻之學識者甚希其爲不足珍
惜於世更有無待言者山人獨抱絕學爲之於人所不
知暨人所不爲之世拳拳守此以冀延古學於萬一則
其他之近於古者其爲愛護保惜更何如也

太原鄭君墓表

癸亥

君姓鄭氏諱永貞字元根世爲太原人幼劬學能詩文
旣補博士弟子益游學秀容晉陽諸書院嶄然出頭角
講師梁蓉州趙用九薛仁齋俱不敢以弟子平視光緒
己卯以副貢生入都負笈於江西許仙屏振禕之門究
心經世之學名聲益高諸公要人爭欲收致門下乙酉

舉於鄉己丑成進士年已四十一矣以知縣分河南會
許公來督南河檄辦河防理讞局以勞薦擢直隸州知
州兼四品服南召水災復檄君往賑棲流起瘠民忘其
飢里閭完復乙未滎澤隄潰壞值大雨傾注君日夕立
河干不爲動卒塞其口脫險爲夷大吏才其能薦權孟
縣下車捕獲白蓮教渠魁其黨要而劫諸途君單騎往
諭眾感愧崩角聽命卒寘其渠於法邑有河陽書院廢
已久君出私財千金伙寒士膏火文化蔚興去官之日
士民攀留涕嗟如奪慈母庚子移署商邱邑故多盜君
治之嚴盜皆鼠竄去不敢匿留巨室大紳多恣橫爲不

法君至接之以禮裁之以義一無所私咸用懍懍不敢
以身嘗試有兄弟爭產互訟者君往復開喻兄弟相抱
痛哭乞罷訟和翁如初其感人之深類此旣連遭父母
喪回籍深慨中國貧弱非興實業不足以立國乃偕徐
仙洲秉臣昆弟創辦紡紗廠於彰德郭外爲商人倡使
利不外流服闋棄其官不赴補援例爲道員專力厥務
營治勤劇五年而後成辛亥晉人創設同蒲鐵路僉以
君廉能善審畫屬董其成君夙夜勤公夷涂錯軌始發
軻榆次規摹大張甫八月國變作事遂中輟先是朔縣
山陰甯武諸邑荒田彌望數百里蕪廢不治君周行履

勸自甯武陽防口開渠引分水嶺恢河下接桑乾漑田
可萬頃君殫心擘畫集貲墾獲腴田二萬餘畝方謀所
以竟其功而遽感疾歿於鄴人咸惜之曰天何奪我公
之速也君之生以道光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其卒以
壬戌四月十一日春秋七十有四其年九月返葬於雲
中五州山下之新阡以王夫人耐曾祖諱燦璽祖諱德
英考諱文蔚並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李祖妣王妣崔並
封夫人配王夫人生男子一曰國賢清江蘇知府女子
三長適同邑府經歷王宗藩次適河津卽用道黃家駒
三適奉天議敘知縣李汝寅孫男克惠尙幼君旣葬之

明年國賢以墓上之碑未有樹也介清苑王翼如來乞
文乃爲掇其事狀表而出之以揭諸阡

馮夫人傳

癸亥

大興馮君恕之母夫人俞氏直隸樂城知縣婺源俞公
曰誠之女東河通判大興馮府君丙瑛之妻也幼而失
恃父授之讀通五經四子書尤服膺五種遺規曰治家
訓世盡在是矣年二十二歸府君馮氏故巨族又工部
尙書通州白公鎔之甥女家世貴盛夫人入門莊肅有
禮善事其親內外歎服初府君之父諱棧以進士官刑
部員外郎繼娶白太夫人涿州白某之女也員外有兄

曰檢官湖南安化知縣娶黃太夫人無子以府君爲之嗣夫人周旋兩姑之間調維營護家用大和其翁嘗語其孫恕曰汝曾祖母吳太夫人女中之聖也汝母其庶幾近之其姑皆曰自吾得此婦而吾之心無日不愉且快也時員外及安化公罷官居里第府君需次東河一取給夫人黽勉有無節衣縮食而甘旨之奉必豐以均逮翁姑先後棄養以至於府君之歿夫人雖日居貧困中喪葬必衷諸禮而性又慈仁喜周人之急至典質衣飾無吝容庚子之亂夫人市米數十石恤災餽乏戚友來依者六十餘家衣食之歷八九月亂定始去男女遺

骸暴露城內外悉募斂之多至三千餘其殉難有姓名
爲報旌者又千八百餘人是時刑部繫囚衣糧苦不給
夫人爲倡施銀米全活之其樂善好施若出天性而夫
人則曰國家不幸遭大亂而吾家未損一人失一物吾
之孳孳爲此者所以答天貺也烏虜爲善而不居可謂
至德也已夫人自遭戊戌庚子之變痛念中國貧弱非
淪民智興實業不足以角世自強嘗命其子廣購新書
報創設都城電燈以倡開風氣恕旣貴顯夫人勤劬一
如昔時志不變初德不愆素而利濟之心至老不衰比
歲直皖荐饑籌捐衣米數逾千萬京師恤嫠會宗室八

旗工廠輒傾囊以助其成而德宗實錄館絀於費尤
慨爲倡輸均奉璽書褒嘉贈三代一品封典並御書賢
母扁旌其門可謂榮矣夫人初舉兩子不育後生子恕
愛護曲至而督教之不稍姑息恕善述母志能卓然自
立於世庚子佐大學士李文忠幕講成不受賞嘗參貝
勒載洵海軍授司長參事官協都統隨使泰西諸國錚
錚有聲譽王公大臣爭相禮羅皆不就國變偕母隱居
都市間杜門謝客不交外物人比之种放母子云壬戌
正月夫人卒於京師享壽八十有五
王樹枏曰辛亥之秋樹枏罷官來京師適遭國變窮居

惘惘無所歸其所與朝夕過從者惟馮君及史康侯履
晉蔣星甫式理吾四人而已四人者年皆過半百鬚髮
鬢髮垂白矣然皆有老母在堂享大壽逾八九十歲每
私相慶祝以謂人倫之樂爲吾四人所獨有乃不一二
年諸老人皆相繼棄世無一存者孔子曰父母之年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不其然哉然若夫人者其盛德高名
自此遠矣

董母郝太夫人墓誌銘

癸亥

太夫人姓郝氏直隸深州郝萬明之女而江蘇銅山董
凱臣軍門之繼室也太夫人在家以孝謹慧敏善事其

親爲父母所鍾愛擇所宜歸不輕許人年二十四始適
軍門爲繼妻軍門初從李文忠公治軍淮上轉戰蘇皖
魯豫諸省爛然有勛迹以功荐至記名總兵兩湖補用
副將同治季年文忠檄來天津襄理軍政王文勤公繼
督直隸尤重軍門擢爲翼長兼管練軍中營軍門夙夜
在公與將卒同寢處太夫人總挈內政提宏拾瑣豐儉
中程上下畫一軍門用是無內顧憂得壹意兵事初軍
門年近六十無子其姊氏適同邑陸公逢春有子三人
季曰士恩倣儻有奇槩商之太夫人取爲己子曰古之
人有行之者太夫人飲食教誨無異所生士恩亦愿謹

善事母朝夕侍寢膳見者不知其爲兩姓母子也軍門
素豪邁不治資業廉俸所入悉以養士卒及其歿也家
日空乏幾不克自存活太夫人躬執勞劬而督責士恩
讀書圖進取一不少須假嘗告之曰汝父有大功國家
然治軍不嗜殺活人多不可億計後世子孫必有食其
報者汝其勉之而士恩果奮然以才學顯名於時歷官
奕奕爲世所稱慕僉曰以太夫人之善教士恩之發憤
有爲蓋方興而未有艾也民國八年士恩治觴爲太夫
人壽以其節上聞獲旌越三年國會再立士恩選爲參
議院議員京津密邇母子朝夕往還甚樂也而太夫人

遽遭母喪哀痛成疾日日祈死欲從母地下逾年遂卒於天津里第時癸亥四月七日也距生於同治九年九月六日享壽五十有四子士恩歷長督銷權運諸局簡任黑龍江吉林財政廳長濱江道尹兼特別區警察總管理處長市政局長孫三人蔭昌蔭昭蔭章士恩將以是年某月日卜葬於天津某所之新阡徵銘於新城王樹柑銘曰

陳矯朱然以甥爲子古人爲之匪自今始惟太夫人既賢且明式穀而似視彼螟蛉相夫以順教子以義貧不易操富不變塞有子克家世載厥聲更千萬年其考吾

銘

任邱李安之先生碑銘

癸亥

人身一天地也善爲醫者合乎陰陽之撰通乎四時五行八風六合之宜以參贊天地之法神明而變化之而後上可補造化之功而下可濟生民之命故古之稱良醫者比良相焉余獨竊謂自唐虞三代以至於今名臣碩輔應時間出不可僂計也獨至良醫若扁鵲倉公楊慶何永華佗其人者或數世而一見或數十世數百世而一見豈天之生才獨靳於此與抑後世醫學之不傳而道遂中絕與今吾於任邱得一人焉曰李安之先生

諱沐仁自其考振宣府君以醫術鳴於時先生幼濡庭訓讀書之暇授以靈樞素問難經諸編先生日寢饋其中心通神會又取漢晉以來古方書之存於世者旁搜博覽而復時時從府君出診四方閱人既多聽聲察色十不失一名遂大彰辛巳之歲初在靜海設官痘局時盛杏蓀宮保方權關道延治喘疾一藥而瘳直督李文忠公聞其名聘之入幕既愈其公子仲彭之疾則相約不署曹不受事以部民自處而以醫侍公文忠益愛重之待以上賓明年文忠以母憂回籍合肥張靖達公接署直督遇先生尤有加禮時張公治所嚴肅出入必稽

惟先生去來戶者不問也先生居文忠幕府十餘年當時才俊英傑之士鱗萃翰集一言獎藉莫不跨騰風雲位以不次先生獨恥見纓紉終其身爲當道大人揖客文忠旣去位江蘇總督劉忠誠公以重幣延先生堅辭不往雖重拂其意不恤也玄經度之八曰石赤不奪節士之必其先生之謂乎嗟乎以先生之仁心仁術胞與斯民使當日帷幄運籌以佐文忠之治其事業當不僅以醫見先生顧乃自託於此以遂其高尚不事之心而仁心仁術之所見端亦卽於是乎在且夫醫學之不明於世久矣自西人互市來中國每挾其實驗之學剖解

之方以相市學士大夫驚爲創見翕然信從不知肢體
藏府有定形筋骨谿谷有定位而循其常不能通其變
求諸實不能課諸虛色脈之微疑似之辨有不無毫釐
千里之失者此則西醫所不知而中國則自黃帝岐伯
以來相傳之至德要道而不可易者也先生之爲醫也
兼取中外諸家之長而原本內經以爲治有人患五色
痰者先生曰此痰飲也用葛稚川治瘧母方兼治痰四
法百日而愈津人患腸癰先生用提毒化痰藥熨天樞
穴下膿如泄而愈有婦人產後遺尿先生謂產時傷膀
胱用丹溪豬羊胞中湯從類而補之法五劑而愈此皆

西醫所瞠目束手以待先生者而先生乃從容取效若此世之醫者若盡如先生何至爲西醫所蔑視哉先生嘗自撰雲津醫案又旁通王遁之術郵城夏壯武公就醫於任邱先生語以古來數學與兵事相表裏嘗錄風后所演遁數繪成圓圖輯丹徒毛氏六壬經緯自編納音說於書後人尤服其精絕云先生以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歿於里第享壽七十明年與其配劉恭人合葬於任邱縣西李各莊之新阡既葬之十有五年其子樹穀介賀君葆貞丐爲文以銘之碑案先生之家世子姓唐君烜表其墓已詳言之矣不復贅謹述其行誼之

降眉少集卷十二
三
卓者以爲之銘銘曰

堅不可以削白不可以緇不惠不夷往來施施以鳴其
醫千秋萬祀視此銘詞

海棠仙館詩集序

同年宋芝洞先生始相識於丙戌公宴丙午之冬先生
赴伊犁少白將軍之幕時余作藩西域始獲與先生朝
夕過從並約修新疆全省圖志而以先生主其事新疆
爲新設行省風俗椎樸種族紛靡蒙纏哈布瓊裘潼酪
之倫譴護譖詎不可辨語而壙僚逋勇賈豎流庸參會
贅聚幾徧城市此莊子所謂藜藿之鄉黠馳之逕其去

越之流人蓋亦無幾而先生獨時時來暱余月夕霜晨
歌呼贈答一若譽欬之聲一日不至於側而寢食有爲
之不適者如是者三年而已酉之歲先生遽倉卒東歸
逾二年余亦罷官返里遭逢國變戎馬流離自是杳焉
不復相聞問民國初建先生被徵來京師驚喜相見握
手欷歔曠如隔世自是僧廬道院花市歌樓詩酒往還
無虛日中間偶一還鄉旋又被舉國會議員來京今大
總統徐公復立晚晴社招集二三遺老爲大清詩
選之舉余與先生又同預斯役慨自民國共和以來猥
無一時一事可以快人心自者而友朋之樂乃獨盛於

曩時人生合離聚散之緣若有天馬不可謂非不幸中之一幸也已一日先生手訂其平生所著曰海棠仙館叢書都十一種而先出其詩集問序於余余觀先生足迹幾徧天下其間名山大川之助鴻才碩士之所餉遺既已無美弗收矣而升沈顯晦之遭天之所以動忍而增益之者又百出其途以相試故先生之詩見聞既博而涵養之深性情之粹雖身世屢變而蕭然不改其自得之常論者謂有唐一代之詩唯白香山爲最富而一歌一詠從無牢愁怨誹噍殺之音吾讀先生南游浩然歸田諸作處順安時而縣解若是古今人何必不相及

耶往者嘗與先生論及有清未造文人之美莫盛於丙
戌一科其時有若膠州柯鳳孫劭恣霍邱裴伯謙景福
武強賀松坡濤富順宋芸子育仁金壇馮夢華煦江陰
繆孚民祐孫固始秦幼衡樹聲南豐劉鎬仲孚京義甯
陳伯嚴三立嘉興沈子封曾桐之數子者皆博學懿文
巋然負一時之望今則孚民鎬仲松坡子封皆先後相
繼徂逝倏爲古人夢華伯謙芸子伯嚴則逃名匿迹天
各一方甚有求其踪跡而不可得者獨先生與鳳孫幼
衡伏處都門共數晨夕亦時時從三先生者游至今且
十年矣詩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旣見君子云胡不喜

後之讀先生詩者可以憬然於其人其世之故矣

渭源張氏宗祠碑記

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而五曰宗以族得民國者族與族相積而成者也公劉之詩曰君之宗之蓋古先聖王繫屬其民之道上則統於君下則統於宗宗法立而一族之民治族與族各立其宗法而一國之族之民卽無不治曾子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胥於是乎在焉顧自世爵世祿之制廢而倫常之變風俗之燒古之所謂宗法者遂蕩然不能復行於今日雖然生乎今而必欲執古之

法以救今之失者謂之固生乎今而不能師古之意以
循今之俗者謂之悖不固不悖求其能通乎古而不泥
乎古者其惟宗祠乎吾聞古者惟士大夫有廟庶人無
廟則祭於寢蓋庶姓之起爲大夫而命氏受族者始得
立廟而守其宗法卽禮大傳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之義後世之建宗祠其制卽本乎此特古宗子之法不
復能行於今日耳隴東鎮守使張公鼎臣新建宗祠於
渭源之挑旗里經始於己未季春落成於庚申秋仲復
於祠旁購地捐建兩等小學校一區以教族黨之貧而
無力就學者烏虜何其懃也公起家武功官至少將蓋

卽古之所謂庶姓起爲大夫者其建廟也固宜辛酉之冬以書來告余曰吾家世居首陽迭遭花門之亂族譜宗祠燬於一炬自吾六世以上文獻杳然無復可徵自吾太高祖後始有一二可述者太高祖諱某字子衡生我高祖諱守仁字樂山樂山公生我曾祖諱維字武臣武臣公生我祖諱廷傑字漢三四世皆爲邑名諸生子衡公尤博覽能文嗜陽明之學四方負笈受業者歲嘗數百人享年七十有四樂山公性至孝善爲廢著鬻財之術然稍有所積輒斥散之以周人之急故終其身無以一錢遺子孫者享年七十武臣公耆齡能通經史工

爲古文辭補博士弟子卽棄舉子業不肯赴鄉一試以
文章道德負時望者數十年漢三公兄弟三人獨公負
文武大畧同治初元回匪亂作糾合鄉中子弟練團自
衛一日途行遇回賊徒手格殺其三賊由是相戒不敢
犯者六年及陝回擁眾至謀復仇公度眾寡不能敵乃
携眷屬親族潛徙漳縣西和諸邑竄伏荒溝宿莽間日
採芋子掘草根充腹如是者十餘年當公之練團以禦
賊也德配劉太夫人偕鄉中婦孺匿山穴中賊燔薪薰
灼之太夫人躬當穴門持箕箕扇遮煙焰左鬢至受重
創賊復鑿崖頂孔幾穿太夫人以繩縋眾下獲免十八

人太夫人方謀自焚而公適率團至奮擊之賊始去初
公弟廷英廷俊皆早卒遺二子皆不滿五齡太夫人襁
負懷抱奔馳數百里雜貧丐婦女傭作縫紉其勞苦困
餓萬死一生之狀有令人不忍言者公之持家治生撫
子姪復先業蓋太夫人之力爲多公享年五十有八太
夫人享年八十時予小子已舉武鄉而家道亦駸駸少
大矣漢三公生我父一人諱得旺字萬清年十三遭世
變廢學從父治團殺賊以勇聞吾母章太夫人舉家死
回難太夫人携其兩弟潛避吾家時年僅十四倉猝歸
吾父日從劉太夫人耘田拾菜炊爨縫紉之事皆以身

任之賊平歸里吾父奔走負販太夫人嗇衣約食以奉
雙親及漢三公卽世兩姪皆成立有室家劉太夫人念
吾父母之勞命之分居自謀生計而吾父母則獨任養
親之責劉太夫人寢疾吾父朝夕侍湯藥食不知味寢
不安席者數十日卒以此致疾而歿太夫人茹哀忍痛
猶復勉承色笑不使親知其孝而知大體蓋如此此皆
吾之所耳聞而目覩者故僅述之以諭先生其幸而賜
之文俾吾世世子孫知先世造家之不易德澤之所留
貽庶幾有所惕而知勉焉則所惠多矣戊午之秋甘肅
門人有自平涼來京者津津爲道陸公仙槎之鎮守隴

東戡蒙匪捍陝寇聲威所樹能使東南半壁晏然無事者大半其部將鼎臣左右之力居多久之鼎臣以書來訊余余益歎鼎臣之心腹陸公與所以干城家國之心爲不可及也鼎臣名兆鉀萬清公哲嗣也現代陸公鎮守隴東鼎臣之嗣君某某肄業京都大學尤彬彬乎質有其文焉竊念張氏之興正未有艾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然後能守其宗廟士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然則是祠之建亦視乎能保能守而已鼎臣勉乎哉

清苑宋氏宗祠碑記

吾讀禮經別子爲祖繼別爲宗鄭康成註謂別子謂公
子始來在此國者非也別之云者別爲一宗也凡庶姓
之起爲大夫而得命氏賜族者則得以別爲一宗以享
其不祧之祀故謂之別子張湛虛先生謂起於是邦而
始爵者皆自爲祖其嫡繼之卽爲大宗許氏三禮從其
說則直謂大宗以貴貴爲定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然
後能守其宗廟士之孝曰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
祀故士大夫皆有廟而庶人則無廟而祭於寢據此則
大宗當以有廟無廟爲斷蓋起於是邦而爲大夫者始
得立廟也孔子之贊舜之大孝也則曰宗廟享之子孫

保之贊武王周公之達孝也則歷稱其追王之事宗廟
之禮祭薦飲食之宜大宗之義蓋自天子以達庶人莫
不皆然祖宗積德累仁其近者或二世遠者或四世五世
以至十世始獲有賢子孫特起以爲百世不遷之報古賢聖王
之所以教孝者在此所以教忠者亦即在此孟子曰惟土
無田則亦不祭無田則無廟故廟者人子顯揚之大端
土之無君則弔正爲此也清苑宋文軒觀訾創建宋氏
宗祠一區於保定城內辛酉十月介吾友蘇君鏡韓屬
樹枌爲文以記文軒之言曰五家始遷之祖前明永樂
時由山西洪洞縣移居直隸清苑之樊家莊自始遷祖

以至於七世遭咸同捻亂世燹遺失皆無可譜可譜者
則自八世祖諱天才始天才公生九世祖諱溥字澤山
是爲彬之高祖澤山公生十世祖諱可桓字殿元殿元公生
十一世祖諱楨字純周純周公生金榮字耀先卽彬父也吾
祖以上世以耕讀相嬗強善夜行潛德不耀吾父生三
歲而失父五歲而失母其時家道中衰朝不謀夕祖母
黃太夫人恩勤撫育一切日用服食之需皆取償於十
指吾父夙性純孝旣入塾讀書而又不忍祖母之獨任
其艱乃輟學而爲商鬻財廢著吾家由此小康而吾父
則善能斥財好行其德恤鄰贍族居恒倚以存活者常

數十家而光緒戊寅吾直旱災皇皇焉以謀救其死者
甚至質地鬻田再落吾家而不悔人有勸其爲子孫計
者吾父則曰吾以陰隲遺子孫所得不亦多乎文軒又
曰吾父善事祖母祖孫相依爲命者二十餘年自吾母
李太夫人來歸佐治家政吾父始泰然無復內顧之憂
吾父嘗曰吾家子孫應各察其才質所近授以四民
之業使之有以自立於人世之間女子則教以禮經所
謂沐澣織紵烹調祭祀之事以勤儉孝敬助其夫而成
其家一家如此卽一國之興亡隆替亦莫不視此因著
爲家訓俾吾兄弟朝夕諷誦之吾父又自以貧而失學

故責望於吾兄弟者一不稍須假吾父外出則吾母篝
燈絮語每聞所業進則忻然喜偶爾嬉墮則戚然悲至
今思之吾父母之志事百不克償一然稍稍知所樹立叨
竊天寵以有今日皆吾父母之教也文軒之言其可述
者如此余參居史館有年矣竊見有清二百餘年其間
名臣碩士大半出於寒素之家而溯所由來則必推本
於其先世或祖若父蓄德苦行之所致積之愈厚則發
之愈光蘊之愈深則流之愈遠孟子言爲善之報必之
後世子孫蓋善大則報大善小則報小天人之際若操
券然今觀於文軒父子而益可徵矣文軒守過庭之訓

崛起寒微府擢監司大吏哲嗣煥章現授陸軍少將煥
彩亦由知縣改騎兵上校之職述其起家之始正所謂
庶姓起爲大夫實有合於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旨則
建廟以享不祧之祀其爲孝蓋莫大於是烏虜宗法之
行久矣吾讀顧亭林氏王氏宗祠記竊歎今日之人心
風俗更有劇於其時倍徒者平等人倫之說起亂賊之
事禽獸之行幾徧國中當又爲顧氏之所不及料也然
則文軒之汲汲於此其亦有慨乎其爲之以示天下也

陶廬文集卷十三

新城王樹枏

楊鼎臣將軍六十壽序

癸亥

蒙自楊鼎臣將軍莅新疆之十有二年政通人和庶事
康乂衢歌巷舞同我太平新疆兩院議員以某月某日
爲公六十覽揆之辰徵余一言以爲公壽吾嘗竊歎時
至今日綱常名教泯然斯滅殆盡其淫詖不讓之行無
一事不戾於古人而獨假孝子顯揚之名徵文以壽其
親者幾於相習而不之怪而君子猶不忍遽絕之者以
幸有此以留虛孝之美名於天壤間而不廢也若夫達

官貴人據權勢之地貪饕縱恣靡所不至而工諛獻媚
奔走其門者又復侈陳其嵩生岳降之奇歲歲稱觴以
爲之市餽獻之盛動以千萬此古之所謂窮奇禱祀不
容於堯舜之世者壽何有焉吾與公交幾四十年諗公
生平禁言壽吾尤不欲以今之所謂壽者飾辭以壽公
雖然公之壽不在一身而在萬民不在一時而在萬世
國變而後海內糜沸雲擾搶囊以逮於今兵戈之慘盜
賊之橫豪士之漁奪官吏之饕設水旱蝗螟饑饉之災
風雷霜雹山崩地震之變民之遭荼毒陷水火者死亡
顛沛幾徧天下而新疆僻處一隅閉關自治上下獨晏

然無事相安於瞑瞑瞶瞶之中是豈第一身一時之壽
已哉於是揚觶而告於衆曰我公之長新疆十年餘矣
莅任之初游兵會匪燦起風湧南北嚮應繼則烏科肇
亂悻喀跳梁蒙人不共拒我大邦洎乎俄人革命之禍
作新舊兩黨侵略我疆鄙圍奪我商民豨突狼奔恣爲
寇虐公則一不動聲色定內亂禦外侮或戡之以兵或
輯之以德或折之以公法或束之以約章卒能易危而
爲安轉禍而爲福是非公之再造新疆惡能與此吾之
爲公壽者此其一新疆廣袤地方二萬餘里回纏布哈
種族龐雜公則一視同仁擾之以龍蛇撫之以赤子然

承大亂之後恐人心之不靖也公則爲之飭軍政固國
防阿塔伊犁恐事權之不屬也公則爲之改官制謀建
設辛亥而還腹地諸省協餉不至財力支絀公則爲之
定賦額改稅章以制國用興水利墾荒田廣畜牧以裕
民生教工藝精製造紡紗製革錘紙煉油開銅鐵之鑛
擴鹽茶之利以興實業士奮於校農力於野工勤於肆
商出於途此皆荷公覆載生成之恩以有今日也吾之
爲公壽者又其一竊嘗聞之壽人以文識者所譏君子
無取焉然古之善頌善禱者率以康強逢吉福祿壽考
之辭以致其愛慕敬共之意上之詩書所載下之彝鼎

所銘比比皆是雖然有說焉械樸之美文王也曰周王
壽考遐不作人蓋有作人之德而後可以言壽闕宮之
美僖公也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
是常蓋有保邦之功而後可以言壽推之天保之言萬
壽無疆也而必暨之於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南山之言
萬壽無期也而必證之於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蓋人之
言壽必如詩所云云而後言之者不以爲諛受之者不
以爲泰否則以壽爲市而已於是羣起而言曰吾儕之
壽公詩人之意也公其欣然爲盡一觴乎

皋蘭鄭府君墓表

癸亥

癸亥八月吾新城鄭鏡泉縣長元濬以書來告曰吾叔父虎臣府君以是年三月二十七日歿於保定將以九月二十一日返葬於皋蘭袖川門外先塋之次府君一生行誼多隱德卓卓可紀述懼久湮晦無以顯張於時思得先生之文表諸石以昭示我子孫繩繩無極之世則府君爲長存不死其亦庶乎不恫其不幸於地下矣鏡泉又曰吾鄭氏籍居皋蘭爲時巨族吾高大父諱鳳曾大父諱介大父諱學孝世以耕讀傳其家積德累行樹望於鄉大父生府君兄弟四人長世父諱克鵬次吾父諱克麟三叔父諱克熊而府君居季年最少光緒中

先大父母棄養世父母暨吾父吾母又相繼逝世府君連遭骨肉之變而諸孤皆嬰稚環集左右呱呱待哺乳府君銜悲茹痛晝夜攜抱姪若女有食必先食有衣必先衣而無一事不後所出也暨余稍長使就傅讀書凡束脩之奉必約己以豐其師凡誦讀之所需必求其備不以家計之艱苦而缺其供也自余髫齡以至今日自始學以至成進士服外官無一日不詔告而申誠之勗之以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事爲政治民之方且曰如是則得不如是則失蓋至屬續之日猶諄諄焉余之服膺嚴訓垂數十年不至見棄於當世大人君子者皆府

君之教也鏡泉之言若此烏虜吾往者嘗讀馬援之教
兄子書及宋之謝幾卿徐彥伯唐之趙宏智孔虔孫均
以善撫羣從子弟載諸史冊爲世所稱慕若府君者又
何多讓焉府君諱克彪虎臣其字也以鏡泉官馳封奉
政大夫原配陸繼配徐皆先卒再繼配金皆封宜人有
丈夫子四人長元滋清貢生內閣中書民國法政大學
畢業充甘肅省議會議員次元濟清附生亦赴京習法
政畢業大學三元溥肄業軍官學校充省垣警務稽查
員四元治少亡女子二皆適士族初府君伯仲兩兄旣
早亡惟與叔兄白首相依依同餐共被又子孫數十輩依

依膝下教養之責仍以一身兼之嘗以鄭氏宗祠家乘燬於兵既命子姪捐資修復而闔族之人遂舉族以聽命府君府君既善教其家復以教家之法推之闔族方自謂家居之樂將終身矣既而叔兄病亡惘惘若失無所歸又以直皖之役吾邑首當兵衝府君念其姪鏡泉至廢餐寢鏡泉乃書請就養於新城署中府君至是始外出而年已五十有六矣府君居新城三年京都保定諸名勝遊覽殆徧叔姪父子往來省視自謂極一時之樂既以離家久謀歸故里旋感疾就醫保定而卒春秋五十有九光緒乙未樹柟餽軍實至蘭州時值河湟之

亂飢民遍原野大府以府君誠樸負人望檄襄賑事余始知府君名及鏡泉來宰吾邑邑人愛之有父母神明之譽今乃知皆出於府君之教烏虛其明德遠矣

丁孝婦傳

常熟言氏有孝婦丁夫人者諱毓瑛字韞如清封資政大夫直隸州知州宜興丁公協宣之女清封光祿大夫應千司馬諱家駒之仲子婦而長蘆鹽運使仲遠都轉敦源之妻也初資政公與光祿公同官畿輔稱莫逆稔知夫人賢且與仲遠年相若也遂委幣焉夫人貞淑端懿幼淵源家訓讀書通大義嗜吟哦既歸言氏自其三

代公姑皆以能詩鳴夫人朝孳夕摩又與仲遠閨房唱和自相師友於是詩學益大進蜚聲於大江南北之間今所傳喁于館詩草者也顧夫人頗不以此自能其先嘗隨侍光祿公任所矣一堂之內伯叔姊妹娣姒及戚族之來依者無慮數十人夫人以一身膺鉅執煩匡維調劑內外協雍無彼此言而事翁姑尤勤謹周至凡親心之所欲與所不欲揣情侔意能達於微漠之中壹是飲食衣履非夫人所手治則口不適而身弗安也夫人自來歸之年逮於翁姑之歿未嘗斯須去左右也已亥之冬姑汪太夫人病革封臂和藥救之不瘳終身引爲

成焉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夫人又嘗爲其考資政公兩
列左臂受旌於朝夫人則曰此傷心之事非其志也夫
人旣善事其親而相夫教子尤有儀法爲里人所矜式
自歸言氏三十餘年仲遠少而幕於外壯而宦游四方
夫人躬挂家政不以貧阻不以貴移勤儉喜施與若出
天性故仲遠無內顧憂得壹志吏事所至有能聲其教
子女始皆夫人所授讀長而相其才學督之入塾以底
於成嘗諭其子曰汝曹翼日成名以庭訓母訓並列吾
心慰矣竊嘗謂古先聖王之教男女並重自後世狃於
習俗所禁忌防閑錮閉使不得竝於男子於是倡爲無

才卽德之說而女子之閑習文學者百無一覩焉今之
矯其弊者則又欲舉古先聖王內外名教之大防一切
毀棄而破裂之人心之禍世教之憂吾不知其何所屆
也夫人幼而能文長而所歷憂虞艱苦困乏之境泰然
以義命處之雖百變而不愆其素綜其平居孝親相夫
教子諸大端無不力竭其天職而庸言庸行遂爲人之
所不可及焉劉子政之傳列女也首重母儀詩曰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鳥虞時至今日儀之忒甚矣安所得如
夫人者爲四國一正之也夫人卒於辛亥三月朔日春
秋五十有五生子五人而存者三曰雍時畢業北洋警

察專門學校簡任職內務部參事上行走曰雍陶畢業
北洋高等工業專門學校現充津浦鐵路局課員曰雍
梁在天津南開大學商科肄業生女子三人而存者二
女皆嫁士族孫四人穆賓穆觥穆和穆恣孫女三人
王樹枏曰吾聞夫人精女工善烹飪年十餘齡能以蓮
苡胡桃瓜棗之屬摩製動植諸物形狀或剪綵爲之工
巧精絕不可端倪居恆服御若絲纓勝囊緹帶編緒皆
手自爲之翻新闢奇層出變化見者歎爲神工其裁度
衣裘縱橫濶狹不失分寸翁姑老病飲啖喜精細夫人
皆親手烹割醃醢醃醢醃醢醃醢之法往往仿古食譜

而增損之光祿公喜賓客夫人佐治酒肴雖深夜倉猝
咄嗟立辦無不厭溢其志者論者謂婦人之職習鍼黹
議酒食如此而已然夫人之賢卽此已非他人之所能
及況更有其大焉重焉者乎吾故攝其大凡以爲之傳
用俟世之採風者

劉師培傳

劉師培字申叔江蘇儀徵縣人曾祖父文淇祖毓松世
父壽曾均以治左氏春秋名於時父貴曾亦以經術發
名東南師培少承先業經術湛深弱冠知名光緒二十
八年舉於鄉留學日本憤清政不綱慨然有革新之志

因易其名曰光漢著爲論說號召黨徒時兩江總督端方聞其名禮延入幕嗣主講安徽公學兩江優級師範宣統三年秋四川爭路事起朝旨以端方督辦川漢鐵路入蜀招師培同往是年十月行次資州兵變端方死師培流寓成都民國改元任四川國學院院長旋自蜀入都充總統府顧問暨參政院參政並主講國立北京大學女子高等師範兼國史編纂處編纂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京師年三十有六師培生平治經服膺漢學謂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駭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

所昭類存微愷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
相同卽爲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
創獲實多亦較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
秋左氏傳例畧一卷又撰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微春秋
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傳答問各一卷謂漢
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
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
卽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
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
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秘府伏

而未發據是則秘府所藏卽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
淹中及孔氏孔氏卽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
逸禮原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
秘府民間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
古經之行於民間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
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蓋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
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并事考輯所
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
又以禮經十九篇目次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
鄭注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旣夕有司徹二篇篇

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
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屬吉凶嘉賓四禮前此禮
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爲此經舊誼爰
廣徵兩漢經師之說著禮經舊說考略四卷逸禮考一
卷謂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卽冢宰六官亦卽六軍之
將知者賈公彥引賈逵說以爲二卿之吏則冢宰以下
是說文鄉字注云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勘以五經
異義所引古周禮之說符契適合自馬鄭始以鄉吏別
六官則王國之卿士有二人併數三孤則爲十五迥異
古說近孫貽讓爲正義一是折衷馬鄭彥發實鮮乃申

古說正其違失著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西漢周官師說考二卷謂古文尙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秘府仁和龔自珍願云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獨藏尙書段使宮中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會多十六篇不知漢收圖籍非謂詩書若實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公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知中秘古文藏自武帝既爲孔壁之書卽匪嬴秦之藉觀劉歆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秘籍校理秘文所云秘藏卽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卽劉向所司是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既無殊本應卽一書龔氏

所疑不析自解著尙書源流考一卷駁太誓荅問一卷
以又漢志書類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刪
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爰參校異同詳加編
次著周書補正六卷若五官三監五服濮路月令明堂
諸考則別著爲篇成周書略說一卷又嘗取老莊荀董
之書讐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斟補二卷
莊子校義一卷墨子拾補二卷荀子斟補五卷荀子逸
文一卷晏子春秋斟補二卷晏子佚文輯補一卷呂氏
春秋斟補一卷韓非子斟補一卷楚辭考異十五卷賈
子新書斟補一卷新書遺文輯補一卷春秋繁露斟補

二卷繁露遺文輯補一卷揚子法言輯補一卷法言逸
文一卷白虎通義輯補二卷白虎通義闕文補訂一卷
白虎通義定本二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前人所未
詮師培好學深思每論定一說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
或易乃著簡畢人皆服其精審雅性勤劬博覽載籍過
目成誦久而不渝然其書多不自收拾囚首喪面一衣
著身輒終歲不易書籍狼籍污穢破爛不甚顧惜歿後
門弟子檢其遺著又有古歷管窺毛詩札記中古文考
中庸答問周歷典國語補音國故鈎沈左菴隨筆左菴
經說諸書多殘缺無倫次師培論文考型六代擅源兩

京嘗謂漢魏之際文學未嘗別自成科宋文立四學文學乃與儒立分館故南史恆以文史文義并詞而文章志諸書亦以當時稱盛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又哀次所爲辭賦詩文百三十四篇成左奄文集五卷師培負當世盛名而行止多不顧名檢隨人俯仰又熱中干進初附革命黨繼爲清疆吏偵黨人動靜袁世凱爲總統授以公府要職世凱謀稱帝師培與楊度等實贊成之識者尤譏其無行死後貧無以殮門弟子爲之經紀其喪始克歸葬云

四品京堂蒯公家傳

甲子

附錄之三
三
公姓蒯氏諱光典字禮卿號季述安徽合肥人蒯氏系
出晉大夫蒯得之後自漢以來代有名德明之中葉有
諱應元者始自江西遷籍合肥數傳至公之曾祖諱紱
精法家言知名於時以子某官贈光祿大夫祖諱廷理
以善醫濟世著有素問義證醫話諸書考諱德模字子
範由諸生厯官長洲知縣蘇州鎮江江甯夔州知府夔
渝兩關稅監督所至祀名宦湘鄉曾文正公所稱爲廉
吏之冠者也兩代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初考資政公
一日夢晤陳迦陵檢討覺而公生其後公亦起家檢討
而所爲文尤神契迦陵蓋夙慧也公八歲能詩善學纂

書有神童之目及長淹洽羣籍重考據實學篤守漢經師家法然亦不盡廢宋儒之說而尤服膺王陽明王龍溪羅近溪三家其平生所師友若南皮張文襄公吳縣馮林一興化劉融齋句容陳卓人德清俞蔭甫諸先生及袁忠節公昶汪梅村鐸戴子高望李若農文田皆一時宿儒耆彥摩挲講習學益大進初以貢生分部郎中光緒八年壬午舉於鄉明年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越三年散館一等授檢討既入詞館惟殫心於典章文物之大暨經世要務日以學問文章氣節三者自勗勗人冀挽當時疲鶩縮胸之習十四年戊子典試貴

州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所拔多知名士值開會典館李若農侍郎引公爲協纂官條上繪圖新法一變計里開方之舊往者官署編進事例率出吏胥手公諳習章條上下不敢相奸欺官京朝十餘年訐謀讜言皆關國家大計高陽李文正公常熟翁相國有事多關決於公甲午中東事起公上萬言封事天子嘉歎旣念時局搶囊不可爲投劾而去二十一年張文襄公權兩江延公幕府主機要章奏籌昏策亂歲增財賦百餘萬並議立自強軍選士練材教之百保以策後功文襄納其言卒以任之匪人大失初意二十二年劉忠誠公還督兩

江聘公主講尊經書院及文襄返湖廣公復請開武備學堂簡練桀雋以爲自強之本事亦不果行乃以兩湖書院監督屬公時學堂未建公分科治學規章燦然論者謂此卽學堂先軌也戊戌入都適會典館敘勞晉五品秩再保送府道加二品銜分江蘇補用劉忠誠公與公有賓主之雅尤所信倚值朝議變法奏派公管理全省學堂兼督商局公手畫誕章條教草具而政局俄變凡前所設施一是搢毀尼不得行劉公乃改儲材學堂爲江南高等學堂而以公總其事公博稽東西各國教育諸書財擇而益損之行之數月功效大章而故相剛

毅首議盡罷學堂挹資軍實公斷斷力爭不能得當事
率恐諛卒割學堂半費畀之是歲適有清丈淮南伍佑
新興兩場樵地之役劉公檄公督丈從容擘畫得可耕
之地七萬五千六百餘畝而其治績之尤著者則在督
辦淮鹽一事淮北之鹽日益窳敗劉公檄公辦理正陽
督銷局公爬梳利弊上疏銷之策塞王擺渡滲漏之口
增設臨淮驗卡練水陸士卒嚴緝私梟一年而官引暢
銷二年而規章大具文襄以公善治鹽筴疏薦督辦揚
子淮鹽總棧時鹽梟跳張紛纒塞路人莫敢孰何其所
謂長水短水者私鹽盤互與弁卒相倚爲姦利公嚴申

法禁鈎摭宿弊廢格沮誅不爲所恫持乃調兵船以截
長水設帆船以塞短水復募兵別置一校朝夕都肄而
訓練之遂成勅旅威稜四張羣梟底伏官引流暢稅課
歲增百餘萬利市倍徙商民大歡又于十二圩築橫舍
建工場收其頑桀教之藝學束手革面四境收甯三年
報最天子嘉獎三十一年江督建德周公馥奏補公准
場海兵備道又檄兼任淮北四岸督銷設局收買餘鹽
開江蘇食岸公草條議上諸大府而部議以地方官例
不兼鹽務遂格不行淮揚道向兼按察使銜公性慈祥
不喜文惡嘗雪甘泉汪大龍揚州某大瓜寃而高郵會

匪某渫惡妄行則立檄州牧置之法人稱神明是年淫
雨連旬運河水暴漲舊例驗御馬頭水識丈尺越定識
則啟高郵三壩以殺水勢公念裏下河秋稼關江北轉
輸早啟則稻盡漂沒失收條地無類乃日夜危坐壩上
盲風怪雨震蕩駭駭沿堤多崩壞大府復時時趣啟壩
詞甚厲公一不爲動踰立秋十日水越識三尺始啟兩
壩逾月乃啟三壩而下河七州縣皆大熟萬口歡呼僉
曰蒯公生我蓋公不惜孤注一官以活民命也當是時
淮北飢民衍食南下公條上運河善後策及賑飢事宜
以八事與藩司議不從會大府檄公赴都參議官制乃

捐貲萬金解印綬而去去後代者承藩司旨事果敗如
公言漚陽端方來督兩江尼公行檄權常鎮關道亦不
赴乃與文襄會奏派充歐洲留學生監督公默念今之
談西政西學者耳食塗說無裨心得且游學之子歲費
鉅萬所以造成才儲國幹也及學滿歸國一藝無成又
其甚者習爲諄謾恣睢橫行專樹國敵欲挽其習責在
監督公抵英都參稽各校之宜法宜戒者與諸生更始
創立表冊次第上諸學部至今以爲程式嗣以兩宮升
遐痛心國故遽請急歸陛見擢四品京堂命在學部丞
參上行走並充京師督學局局長公皆不拜移疾南歸

杜門却掃日與門生故吏討論時政諄諄以普及教育
公共衛生爲救國之策宣統二年通國有請開議院之
舉公備陳歐洲憲法精意及上下監督之法且曰朝廷
頒九年預備之詔無先後緩急同時舉行不察國俗不
問人才非第不能倖成實速亂耳因爲憲法演說錄存
識者韙之皖人舉公總理皖路公以前後多輾轉不受
任而南洋適開勸業會農工商部楊杏城侍郎士琦奉
命爲審查總長部中復奏請公爲審查提調公日夜籌
思衛生諸法而十二月九日遽感疾而歿春秋五十有
四三年九月六日葬於合肥北鄉朱小河之原公伉爽

剛直善談名理孝友出於天性痛其諸兄早歿視猶子
壽田壽樞如所生教之成名戚族之不能自存活者周
之終其身不倦平居無論在職與不在職無日不以君
國爲念嘗責剛相以帝后母子事忤之不顧及聞太后
將有廢帝之議公泣說劉忠誠公爲草奏爭之事遂中
止拳匪之亂劉公與文襄議與聯軍訂互保東南之約
公謂設講不成宜治江南民團備緩急文襄再權兩江
欲增貨釐以足用公謂弊起於紛更利歸於簡易今日
釐稅不必言增第就其舊有者而整齊之已有可坐而
致之效清江米涌貴民艱於食公開豐濟倉並截東米

數萬石散之民適寶應揚州有劫米者公禽三人大府
令正法公依律懲繫而治蠹胥之煽惑愚民而詐取其
財者其知政體不阿類如此公好義急公如嗜欲甯垣
上江及蕪湖安徽公學皆揮巨金飲之收回皖鑛之陷
於外族者善善惡惡不爲強屈忠誠嘗曰吾幕中所師
友事者蒯某一人而已公所著書多散佚今存者惟上
德宗皇帝書文王受命改元稱王辨證及金粟齋詩文
集藏於家配韓夫人先公卒繼配李夫人生子女均殤
適室鄭孺人亦先公卒生子女各一亦均殤王孺人生
丈夫子四人長孝先畢業英國格拿司工科大學次受

先畢業英國倫敦工科大學三彥先畢業英國聖保羅
中學丁巳正月與孺人遇害上海四秀先肄業英國格
拿司理科大學女一待字孫男二人大彌小彌孫女二人
王樹枏曰光緒乙未余至金陵始識公於張文襄公幕
中公故精鑒別凡書籍板本金石書畫古器一見卽能
辨真贗尤長目錄之學兼通內典鳥虡可謂博學多識
君子者矣然觀公之出處言行大端其卓卓爲人所稱
重者則在彼不在此

故城訓導賀蘇生先生墓表

光緒丙戌余應禮部試同年生直隸有兄弟一榜舉於

鄉而是科又同成進士者曰賀濤賀沅沅以翰林改令
福建而濤則浮沈部曹倡爲古文之學開河朔宗派時
余主講冀州書院始知濤爲吳摯甫京卿高足弟子而
其尊人蘇生先生則京卿牧深時所奉爲國人矜式者
也先生諱錫璜蘇生其字也賀氏自明永樂初由山西
洪洞縣遷居直隸占籍武強世爲巨族康熙時有貢生
諱琇者孝弟能文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取其文以
冠眞定三十六屬於先生爲高祖是生乾隆己卯舉
人諱仁聲嘉慶元年預千叟宴蒙賜御製詩壽杖及
尙方諸珍物贈奉政大夫奉政公生嘉慶己卯進士

諱雲舉歷宰江蘇靖江鎮洋震澤阜甯高溇諸縣江甯
府督糧同知所至有政績同知公生贈朝議大夫諱式
周兩中道光壬辰庚子副貢生終官瀘州州判則先生
之考也先生生而嗜讀書工爲文能世其家學同治三
年舉於鄉旣得知縣以不樂煩鉅改就學官任故城訓
導二十餘年以終先生善事親凡父母喜怒愛惡能先
其意而通之微漠之中口之所嗜體之所安則非先生
躬治之而心不適也更推其所愛以逮其從父母兄弟
及諸姑姊妹莫不各得其心之所安而無幾微毫末遺
憾也庚午之歲先生之弟鐵君與其子濤沅兄弟同應

京兆試而鐵君獨見遺先生戚形於色賀者入門至無所措其躬其篤於友于如此先生樂善出於天性嘗歲饑出粟賑鄉里來歲償前貸者填喧於門卻之不能得曰賀氏不自食而食人今負一錢一粟非人也先生家居不輕履公室然邑有大利巨害宜興革者未嘗不毅然出而爲民請命也嘗痛故城文學衰敝乃建義塾創歷亭書院輦家財以爲之倡並購田畝歲取其租而儲時之庚子變法議起檄諸州縣廣立學堂皆絀於資不能舉故城獨從容改置事濟而民不擾而尤喜表章先哲若營己私馬公中錫明節義士也爲之建祠立石以

表其忠孫沙溪先生緒文學士也爲之搜其遺著屬定
州王文泉刊之以行於世故城望族首推賈氏復商之
同縣校刻其叢書及所刊明儒學案以餉士子其所以
爲學術人心計者至深且遠吳京卿歎爲古之有道人
不誣也光緒二十六年解組歸里而故城人思之不能
忘先生亦時時念故城不忍一旦舍去逾二年仍移家
故城卜居於鄭家口此與漢朱邑之於桐鄉何以異君
子於是益歎先生德教之入人深也先生卒於癸丑六
月十六日距生於道光乙酉某月日春秋八十有九配
陳恭人獻縣貢生陳憬之女明敏善斷事能以勤儉起

其家咸豐九年生子女各二人而歿享年三十有五繼娶陳氏爲恭人從父姊妹父諱怡道光進士官終山西邢縣知縣相夫教子一踵前規宣統二年六月十六日卒享壽七十有五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故城尸里之新阡恭人耐焉子二人長卽濤字松坡刑部主事次卽沅字芷村福建上杭知縣女二人長適東鹿李造次適任邱宗樹枏孫四人葆初先亡葆眞優廩生候選巡檢葆良葆文孫女一適聊城傅樂嘉曾孫五人曾孫女二人某年月日故城人士及先生之弟子謀樹石墓上以告其年家子新城王樹枏曰吾邑沐先生教澤久先生之

歿距今且十有二年其言行大端恐歲遠湮滅無以開
來學詔後人願得吾子一言表而出之則先生爲不死
而吾邑之人所以誌吾思者亦永無旣極矣樹枌曰是
可表也乃爲書其匡畧俾歸而鏤之石

文安王子白府君暨配張宜人合葬墓碑

甲子

文安有巨鎮曰勝芳淀古武平亭舊址也上承七十二
清河之水分支繞鎮而下以達於天津其地衆流環帶
檣颿雲集闐闐湫側行不並肩蘆葦葭蒲菱菰蓮芡之
利秔稻魚蟹水族之富甲於大陸故居其地者多高訾
富人連阡累陌爲閭里雄長今年三月余有事於勝芳

王君澤民之家卽余向所謂高訾富人者也入其門觀其居室整而潔堅樸而不爲華飾也晉接其父子兄弟叔姪之間秩然而有序循循渠窻而不敢以跬步踰也及聽其言論察其行止則躬躬然抑抑然未嘗有一毫驕汰見於詞氣之間也然後知富人之所以久其富而保其訾者蓋有道焉非倖而致也初王氏有官保定府學訓導者諱式善字訓古娶清苑張淑人是生三子長三品銜候選縣丞曰璠字子堅次同知銜太學生曰璵字子白三三品銜候選知府曰璿字子端同知公者卽澤民之父也八齡喪母隨其兄朝夕哭奠如成人天性

友愛與兄弟相依若性命未嘗頃刻離事父能養其志
服御飲饌必躬治之不以假人訓導公治家嚴以勤儉
率其下無敢爲侈靡驕佚同知公尤篤守家法家日以
昌然性任俠喜周恤貧乏族戚里黨依以爲活者嘗數
十家庚子拳民之亂倡出巨萬治鄉團四境無擾其諸
義行類此者不可僂數也同知公生有異稟讀書能兼
人善爲文踔絕流俗一矩先民自科舉廢不得一試卒
用鬱鬱資志以終可悲也已同知公生於光緒三年八
月二十四日卒於三十年五月二十四日享年二十有
八配張宜人霸州吉臣公第三女淑婉貞慧年二十一

于歸生二子一女而同知公歿宜人痛不欲生既念翁
年高而子息又幼稚乃強起治事上以事親下以佐伯
叔兄弟理家政子端之妻死遺孤錫恩戴恩尙弱也宜
人保抱而鞠育之以卵以翼逾於所生其於諸子姪男
女莫不皆然一無彼此厚薄畛域也其翁嘗曰自宜人
來事吾吾不知無子之悲其猶子嘗曰自宜人來撫吾
吾不知無母之痛其伯叔娣姒嘗曰自宜人持吾家吾
家內外男婦無墮事無浮費雍雍肅肅家道大興皆宜
人之力也宜人尤通內典晚歲感奉直兵爭之禍長齋
理佛不復嘗省家事子孫時一關白而已癸亥十一月

十五日偶感末疾口誦佛號而歿距府君之卒二十年矣享壽五十有三長子湛恩澤民其字也次子博恩女一適固安萬壽坤北京大學畢業孫男三安仁安宸安俊澤民將以乙丑四月二十四日祔葬宜人於同知公之墓持狀走京師乞爲表墓之文乃爲之辭曰

嶄嶄王君閭里之雄約以束身學則孔豐天齋其遇歲復不與厥施弗羸長此終古宜人而來實左右君義以教子孝以事親躬劬執儉不恤其身蓄之蘊之昌其子孫夫先其歸婦隨其後銘以著之與石同壽

雲陽郭遺民墓誌銘

甲子

遺民諱策勳字蓋臣靜存其別號也先世自湖北黃岡
遷居四川之雲陽遂爲雲陽著姓曾祖考諱言洪以孝
友任卹名重鄉里祖考諱在鳳素抱經世志善居積以
鹽業致數千金其行載縣志耆舊傳中父諱存裕同治
中藍大順寇縣境躬率練勇禦賊失父所在隻身入賊
叢戰不勝而死旌表忠義賜雲騎尉世職三世皆以君
貴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張祖妣氏洪妣氏張氏胡氏
蒲皆封夫人蒲夫人歸忠義公四十日卽遭藍逆之難
守節三十年受旌於朝遺民當父殉難時年方六齡悲
憤踊泣見者知爲非常器旣就學聰敏出於人人久之

淹貫羣籍然不喜爲舉子業一試京兆不售輒罷去曰
讀書致用之謂何顧以虛名誤也乃以世職授例得知
縣分湖北歷襄振捐發審諸局所在皆辦治會張文襄
公督楚築江隄百數十里將盡收隄內涸出地歸諸公
檄遺民總江夏南路清丈事遺民曰隄內地皆民產也
曩爲水所瀦而民失其業今幸寫而出之宜還之民而
視其地之肥磽上下歲徵其賦以爲修隄之資如此則
公私兩益事舉而民不擾文襄聽其議遺民手訂章條
爲持久計歲入錢得數萬緡會文襄移督兩江而遺民
亦請急歸里久之以道員改官雲南雲南邊地荒阻民

樸塞儉嗇皆竄偷生無高訾巨室遺民至則檄總農工商局事相土地之宜百產之饒鮮爲之因勢利道家說而戶曉之並手定蠶桑學堂規章頒之遠近而銅錫金玉牙革蟲蠟藥茶之屬織染冶鍊製造之方莫不教誨整齊以與民更始行之期月其效大彰尋調辦新甯釐金會新任總督自蜀移滇務爲嚴刻失政體乃以疾辭當事者皆知其廉能爲調改雲南團練局會辦並調查南北洋自治事宜因假歸省墓被選資政院議員入京憤時政日非言龐人雜黨爭鋒起蜩螗沸羹遺民曰亂將作矣遂幡然而歸杜門掃迹不復問世事辛亥之秋

革黨蠶起鄉閭少年叫囂跳張僉謀獨立縣令倉皇出
奔衆強起遺民權縣事遺民揮涕語衆曰吾故清吏時
勢至此吾所欠者只一死耳倘從吾言惟有速反縣令
共保治安外此皆非所知也旣聞清廷禪詔下素服北
向哭毀舊所用名柬自署未亡生絕世來往並召其子
自京師曰吾家世忠孝不宜溷利祿以厚自污也然邑
鄉有大利弊暨諸義行遺民調維匡劑輒力稽而陰杜
之雲安故鹽場自官運龍斷其利而奉行者又務爲煩
燒敲剝商遂不支遺民抗議力爭又命其子文珍上謁
當事陳疾苦奔走渝瀘累年而雲安鹽場始稍稍獲蘇

息丙申丁酉連歲大飢遺民獨貸鉅金運米平糶又煮糜以食飢者日往來積屍烈日中未嘗以爲憊也場舊有書院後改兩等小校積久弊叢將就替矣遺民以是爲先世所創也裁浮汰冗重理而新之歷數年盡完其逋歲增入且倍蓰而又設維新小學於鹽場宗祠之旁深痛時制廢經不讀至以論孟諸書爲厲禁遺民上書政府謂經者國之命脈廢經是自戕其命人不我滅而先自滅也語極沈痛書凡七上卒不省遺民以其說不行於世乃就已所立小學損益時制而教科獨重於經曰吾不忍吾教之同歸於盡也嘗仿呂氏鄉約爲守正

規約十章與同人相勗勉其教子弟以明恥尙志而從
事於倫常日用之間國變而後游兵敖民所在麻起椎
剽圍奪不可枚甯遺民築寨山中簡鄉民之壯狡者教
之團練爲捐重金置礮械時出境以赴鄰封之急盜賊
遠迹威稜四張屬續前一日猶危坐語人以禦賊之方
守望相助之義烏虜遺民豈眞忘世者哉孔子曰不降
其志不辱其身其斯之謂與吾聞其鄉人涂子厚曰遺
民儒而俠者也輕財好施與重然諾族黨姻戚倚之生
活者嘗數十家有敬大令傳壁者遺民昆季交也及卒
卹其孳若孤厯十餘載無怠於初張孝廉亮采歿後爲

教其子訖成名視之如骨肉又嘗踔數千里歸友人之
喪里居時時爲人排解紛難嘗揮二千金以平姻黨積
年之訟周人之急未嘗責償歲壬戌邑大水陰橐重金
分給災者匿其名而不以告人諸類此者不可勝舉是
可風矣配李夫人兩刲臂以愈其姑與夫之疾以孝婦
旌於朝生子文珍舉人內閣統計局僉事繼配陶夫人
生子輔珍造室吳生子孚珍女一適彭宜讓亦以刲臂
療姑旌表孝婦者也遺民以癸亥二月十九日卒距生
於某年月日享壽七十文珍等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於
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乃介子厚來乞銘銘曰

明之亡也高人義士不可僂以指我朝養士二百餘祀
胡遺民之無幾耶若君之中權中清歸潔其身已之不
出而並斬其子孫斯眞古之所謂遺民者與

書李侍御節烈錄後

甲子

侍御李公節烈錄者商邱諸生陳明盛爲湖北巡按御
史李公振聲作也李公之死論者紛如當時識與不識
率不能舉其死事之詳卽其家子若孫且不能識其遺
骸之所在而死事之眞妄更無論矣蓋自是錄出而後
李公之節烈始大曝於天下吾嘗考明史之成在乾隆
四年其時陳生之節烈錄已先出一百餘年而翰林院

學士朱公之俊撰忠烈傳邯鄲知縣孫必達撰墓誌銘
皆據是錄而成而陝西學政許蓀荃康熙三十年疏請
李公入祠鄉賢彼時均無遺議也且雍正十三年續修
陝西通志已顯然表其忠節與明史異豈當日修史者
採訪有不及而其子孫式微無力以上達歟公之初至
鄆城也卽書生離妻子死報國家八字於壁公按承天
便道省親墓卽指墓旁一地示其子隆曰脫不測葬吾
於此蓋公之心判一死決矣且公赴楚之時闖屠中州
驅賊南下同事皆縮朒不敢往公獨毅然請行至則僅
一月而承天陷使當日者公稍存一趨避之心則固可

以不往乃明知往而必死及其被執也反覲然媚賊以
求生雖至愚者不爲而謂公爲之耶雖然公之求生易
求死難闖之必欲生致公者其意特欲爲族姓光寵耳
而公則尊之爲兄不聞也事之以殊禮不顧也裂書毀
物詢詈百端其速求一死之心乃益加厲焉犯之而賊
不以爲忤教之而賊不以爲狂遷之襄陽則曰善事之
移之裕州則曰嚴防之賊之千計百慮以求公之不死
者幾及一年始不獲已而後從公之志焉若曰旣降賊
矣而又從而殺之果何說哉果何說哉善乎萬季野之
言曰史之難爲久矣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

吾以爲信而人之受枉者多矣吾嘗讀五代史南唐劉
仁贍死守壽州未嘗降也薛史則以其上表乞降世宗
並有加官贈卹之典故列之周書若非歐史詳爲辨明
則仁贍大節受誣千載矣公之冤何以異於是韓昌黎
之爲張中丞傳敘也以李瀚不爲許遠立傳又以兩家
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意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
畏死而辭服於賊非有昌黎大書其事而昌言之則遠
之冤當與公等此古今人所同慨者也陳生之初見公
也卽驚爲異人時賊察之嚴禁儒生與公往還見殺者
已三人矣陳生獨不畏死得間必詣公聞其一二語無

不以祈死爲事嘗誦文信國傳語陳生曰不當如是耶
一日坐松下歎曰不知何日了吾事噫此一言也公之
始終一節不煩言而解矣然向非陳生詳識公之言行
於患難中則後世誰復知而信之者陳生亦千古有心
人哉公之裔孫有蘊華者痛公附載明史宋一鶴傳中
先降後殺一語誣而失實今年走京師手持陳生所爲
節烈錄並傳誌數篇謀與當代耆儒碩士求所以昭雪
之者烏虜以公之卓卓大節天若特生一陳生爲之表
章於明史未成之先閱數百餘年天又爲特生一賢子
孫爲之糾正昭明於明史旣成之後其間若隱若見若

晦若顯之迹有非人之所能騫汚而湮沒之者雖然今
之世爲何如世乎彝倫之斃人心之偷父子兄弟之間
漠然視若途人之渺不相屬況乎逾遠逾上若李公者
距今且三百年而蘊華獨憤其先世受明史一時之誣
皇皇焉汲汲焉一若負深詬大痛終其身不可以爲人
而必求其得一當而後已此蓋公之英魂毅魄所感召
使然然蘊華之善繼善述亦庶乎古之達孝者矣

大竹甘府君墓表

甲子

大竹甘大文介陳君幼孳贄其所爲文數首來問學於
余余觀其文博而知要斐然而有章年甫逾弱冠而志

趣高亮處淫哇骯骯邪說恣行之世而方行法言獨單
志於聖賢之學確乎不爲汚俗所淄若此吾意其嚮學
之誠信道之篤其間必有所從受久之大文手其先府
君紹堂先生之狀丐爲表墓之文始知大文之卓然能
自植立蓋出於過庭之訓其所由來者素也府君之爲
學也以孝弟爲本以利人濟物爲歸其事親也以陳太
孺人孀居寡懽遂棄舉子業朝夕侍母側未嘗一日違
左右也府君有女兒適同邑胡氏貧而無子生則僭之
終其身歿則任喪葬且督其子孫以時祭掃之而罔敢
替也其律已也嚴以約其待人也寬以豐其好善也皇

皇然若不及其赴義也勿勿然若營己私也府君嘗建橋梁施襦袴卹孤寡賑飢荒凡鄉里睦婣任恤之事有所須而待舉者知之無弗爲而爲之無弗盡也其教子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遞授以成人之學壹是皆以宋儒爲法而治經則兼考據義理合漢宋而糅合之不稍存一門戶之私也人之從其遊者莫不循循然謹言行守矩矱見者知爲府君弟子也韓昌黎之誌李楚金墓也謂其蘊而必發而徵之於翱之有道而文若大文之好學能文辭使益進焉以斬至乎府君之所教則揚名後世以顯其親者正未可量也府君諱培紀紹堂其

字也其上世有慶三公者明初自江南遷於楚繼入四
川居潯水其長子普通六傳至文軒始自潯邑徙居大
竹之甘家觜遂世爲大竹巨族自文軒五傳至諱存理
者是爲府君之曾祖存理生道述是爲府君之祖道述
生家本則府君之考也累世讀書有隱德著稱於鄉府
君生五歲而失母十歲又喪其父繼母陳太孺人守志
撫孤教之成立繼受業於其戚周朝彥先生學以大成
與同邑陳孝廉步武以道義文章相切劘榮縣趙侍御
熙嘗稱府君爲今之陳太邱其風義可想已原配馮孺
人生子大定殤女菊薌適張以誠亦早卒繼娶何孺人

生子三曰大文北京大學畢業主北京新民大學校講
席曰大章大方皆早天女二曰慶雲適周貴清曰桂榮
適王傳先桂榮有學行襄教大竹女學校府君卒以光
緒丁未六月八日春秋五十有二卽以其年十二月十
六日葬於大竹茨笋溝之新阡甲子十月新城王樹柟
表

清故太常寺卿李公神道碑

甲子

咸豐初元洪楊之亂蹂躪東南十數行省湘鄉曾文正
公奉朝旨治鄉兵討賊旌德呂文節公亦奉命團練安
徽於是兩淮豪傑之士爭倡義鳩合里中驍健子弟並

起殺賊時則有若劉壯肅公銘傳劉閣學盛藻王果敏
公德成周剛敏公盛波及弟武壯公盛傳張靖達公樹
聲及弟勇烈公樹珊唐忠壯公殿魁及弟果介公定奎
吳提督宏洛及兄劉武毅公克仁類皆桓桓糾糾爲國
干城而李文忠公父子兄弟尤爲一時衆望所歸故淮
軍一出卒夷大難成中興之功赫然與湘軍並稱於天
下太常公者文忠之幼弟也先是文忠居會公墓府偕
公進謁文正見之歎曰沈毅英練不亞諸兄海內人才
萃一門矣同治元年粵賊竄皖江陷巢含山和三城文
正檄公督新軍五營馳守無爲扞蔽長江以通水軍公

之立功自此始二年文忠既東渡以江蘇軍事棘調公增募三營乘洋輪駛滬上益以春字五營會同潘公鼎新劉公秉璋諸軍合攻松江血戰楓涇鎮十餘日卒覆而奪其衝擊走嘉興平湖賊援數萬進墮西塘滙掩干審繼僞羅天安施得柱等四巨酋膊之市馘悍賊四五干剗石壘二十餘座遂下松江復分軍龕江陰略無錫茅塘橘紅山黃埭齊門外大小數十戰推鋒陷陣見者咤嗟而公獨退然一不言功文忠亦不欲以手足之私列諸薦牘三年大軍攻嘉興僞榮王遣其黨踵公壘投誠公不逆其謾留軍守常熟虞山躬攜精卒與潘公劉

公壁嘉興城外來受降總兵程公學啟恐墮賊算增兵
備後援賊見之錯愕惶懼遂變計誓死定我軍公連日
喋血鏖戰而丹陽常州賊黨逕撲常昭衆號六七萬公
偵知抽軍回救增調蘇防各軍分扼常昭東南兩門而
自率軍馳入城潛啟北門與諸軍夾擊賊跳虞山適水
陸援師大集環而踣之賊解圍逸楊舍公與其兄季荃
分途躡擊抵江陰殲之青陽鎮至是文忠上捷書始一
列公名迨金陵削平曾文正公念其前功乃由道員奏
獎花翎然非公志也四年文正奉督師討捻之命檄公
襄營務統領英樸松鳳桂諸軍萬人並練馬隊戡賊於

淮徐齊魯楚豫之郊露師四臨賊失氣恐喙不敢宿留
及文忠代曾公督師建長圍之策公分軍四千與劉公
銘傳搃韓莊下游河道外溝而內垣東西賴文光渾奔
健竄迄不得肆走死揚州而八年西捻張總愚亦蹶於
長牆赴河而死捷聞擢鹽運使而公以累歲積勞急思
一壑遂移病旋里馬端敏公新貽繼督兩江以防軍將
卒率公舊部疏調公襄治軍事公以病不受祿間月一
至軍居三年入覲京師至則舊勞大作返津養疴逾年
而卒時同治十二年六月三日也春秋三十有九某年
月日葬於某所某原兩江總督李公經義江蘇巡撫張

公樹聲臚其功上聞於朝詔優卹贈太常寺卿蔭一子以知州用光緒某年奉旨附祀文忠公蘇州專祠公幼嗜學能文章器識宏卓力能負艱重始終兵事十餘年嚴明有恩惠能得士卒心每戰輒先嘗唯恐後人所至功績爛然而謙退不居身若無與同時將領或部下偏裨奮臂騰跡際風雲掇青紫懷符儋爵者指不勝僂公則積一生勳伐僅晉一階然自公視之淡然漠然一若身外之物無足爲重輕得失者烏虜其德量越人遠矣公諱昭慶字幼泉合肥巨族也曾祖考諱椿妣氏裴祖考諱殿華妣氏周累世業農積善有隱德至公之考諱

文安始以進士起家官至記名御史妣氏李生丈夫子
六人而公次居季三代皆以文忠貴贈光祿大夫妣一
品夫人配郭夫人生有懿德端淑孝慈善相厥家後公
十八年卒生子經方光緒壬午舉人郵傳部左侍郎出
嗣爲文忠後經築蔭生江蘇候補道經緒光緒戊子優
貢生分省補用道經翊邑諸生亦道員出後五兄雅荃
女四一適廬江吳學廉一適合肥蒯光典一適餘杭邵
頤一適廬江劉體乾孫男幾人國棟光緒壬寅舉人國
澍國源國漑國口癸亥季冬公塋劉體乾以書來告曰
吾先舅太常公葬有年矣而墓道之碑未有刻也其子

經方昆季以余與君有一日之雅而君又世與李氏通家故介余來請銘乃爲之銘曰

德莫大於不矜功莫高於不爭十年戎馬出入死生獨先其勞而後其名讓能羣帥競爽諸兄胡才之長而年之不羸千秋萬祀其視此銘

清贈中憲大夫成府君暨配恭人瓜爾佳氏合葬

墓志銘

甲子

成氏出周文王子邲叔武之後旣滅於楚子孫去邑爲成自漢成公成璿而後代有名蹟史不絕書明初成氏自山西洪洞遷居河南之確山入清歸京旗隸漢軍至

府君七世祖始遷吉林烏刺城再遷城北其塔木家焉
數傳有諱廉者府君曾祖也廉生名玉名玉生可功自
名玉以上積德夜行潛世不曜可功始授七品冠帶小
試於鄉生丈夫子三人長明泰次清泰三卽府君府君
諱榮泰字保卿生甫周陴遽失怙畜於其伯兄明泰少
重遲不喜弄聞人讀書輒觸情躍然年十二擔笈趣明
師百里外積志委正強學不係弱冠兼肄國書考授筆
帖式府君性原樸彊直當官不阿亦不自表襮聲勢爛
梁布衣無易家素嘗奉採珠之役額貢外獨輸其餘珠
於公一不染污卒始完潔時雙城有疑獄經歲不能決

當道偕府君往至則發隱覆意折以片言疑滯頓釋人呼神君大吏以此始能府君而人之妬府君者亦以此愈甚會母病馳歸坐擅離職罷官府君家居十年朝夕侍親側扶持抑搔謹謹致孝間與山農野老往還狎飲爲樂若將終身母歿哀毀失節柴瘠骨出見者咸感泣曰孝子孝子同治庚午以薦起復原官益以風節自勵然卒以骯髒喪權貴人官久不遷以驍騎校終府君耆讀書好儒術嘗痛吉林民俗椎魯尙武力喜馳馬田獵不事詩書獨同里于次棠中丞蔭霖倡濂洛關閩之學府君命其子多祿踔千里往游其門卒爲聞人流聲於

時晚年好游名山水間參禪習靜坐有疾不服藥曰死
生命也光緒丙戌五月十六日無疾而逝春秋六十有
七配關恭人早卒繼配恭人瓜爾佳烏刺滿洲世族贈
伊犁將軍世襲一等威勇侯喜成額之女伊犁將軍榮
全之女弟也年三十歸府君姑某太恭人高年善病恭
人將持左右至廢寢餐調滑甘進藥餌必躬爲之下至
滌中幫廁踰亦不假婢僕治家有程度男女長幼各執
其業內外整潔不聞嗃嘻府君夙夜在公不常厥家其
無內顧憂者恭人力也恭人生長貴闕不盈而謙自府
君沒益用勞勩執儉躬劬不遑甯處逮子多祿赴瀋陽

贊戎幕板輿迎養恭人始獲一日之安未幾庚子變作
禍延遼海亂民麻起城市爲墟恭人倉卒携家北行日
出入盜賊中調維營護卒完其家然終以暮年奔馳顛
躓血氣虧耗以光緒壬寅五月二十六日歿於吉林里
第距生於道光乙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壽七十有八
恭人生子女各一人子卽多祿字澹堪光緒十一年乙
酉拔貢生黑龍江綏化府知府博學工書尤長於詩與
余最善女適邑庠生五品翼領富森保孫男六人世奇
世英世偉世杰世超世堅世奇早亡曾孫五人多祿告
余曰府君之歿距今四十年矣當日葬事倉猝藏幽之

附錄三集卷十三
三
文缺焉未備若得君之一言可以信當時傳後世敢乞
銘乃爲之銘曰

烏庠府君鞠躬履方窮達一心不愆故常恭人佐之以
大其門不贏其身歸成後人夫妻種德報以賢嗣有子
能文善繼人志松江之水其流孔長千秋萬祀永固其
藏

新城王鵠臣墓表

甲子

光緒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吾友王君鵠臣歿於
里第時余游宦蘭州明年五月得君耗且驚且疑旣爲
位以哭惘惘然若有所失者累日念君自志學以後從

先光祿公游時余方髫齡執經問難時時昵就君相親
若手足旣余與君相繼游泮宮食廩餼又從先大父於
保定之蓮池書院角文鬥藝互譽交疵數年之間出入
必與偕寢食必與共偶一睽隔則又書使往還裁答稍
稽滯輒戟手裂眦責言立至猶憶余赴外舅家道經君
里每詣君必信宿三四日而後去范孺人見余至親治
酒饌或值空無時僅取齋菜一器爲下酒物往往泥飲
至甚醉叫呼顛倒不以爲厭也今忽忽四十年矣每一
思之猶在目前烏虜人生聚散死生之故直且暮間事
耳豈不悲哉君旣博學能文侷儻負奇氣久之屢試不

得一第益旁稽堪輿醫卜星相陰符王遁之數以期有
用於世捻匪之亂君治鄉團禦賊一日賊數千大至圍
鄉團數重時團勇僅二百人人恟懼謂必死君令作圓
陣槍皆外向令曰賊近始發勿虛擊擊東南者利西北
否已而果如君言賊死數十人知不可勝解圍去是役
也以二百無識之鄉民當十倍方張之巨寇皆曰微君
吾屬無類矣君性豪放不羈面黑如淡墨光澤可鑿眉
目秀朗奕奕有神彩與人交無城府善飲往往使酒凌
人而人不以爲忤與之游者久而愈親尤精於醫無富
貴貧賤求者皆立應故其歿也識與不識莫不歎悼有

哭失聲者君之卒年甫五十有八耳志旣不能罄其才而年復不足償其德其爲可痛何如也君諱毓正鵠臣其字也先世自明永樂初由山西洪洞縣遷居直隸之新城累世事耕讀十六傳至君之考諱相始以財雄於鄉生丈夫子三人長曰毓淮季曰某君其仲也原配張氏生女一早卒繼娶范氏生子二曰瓊出嗣爲長兄後曰璫高等審判廳推事女二皆適事人再繼娶李氏生子一曰玠某年月日葬君於某所某原越二十有八年璫始持狀乞其父執王樹相爲表墓之文曰知吾父者莫丈若也余惻然有感於吾二人交誼之始終暨君志

事之可表見者俾昭諸石以詔後稷子孫縣縣無極之
世。

凌筱洲先生暨德配吳夫人七十雙壽序

甲子

吾讀孟子首篇稱言利之害至上下交征以底於亡國
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我國自變革以來主持國是者置
綱常名教於不問而競言功利於是饜諛寡諾之徒聯
袂接迹以爭權奪利爲能往往攫得一位輒竭其龍斷
之力少則數十萬多或數百萬至數千萬明日張膽習
爲固然而國家財政遂至銷鑠於二三人之手而不可
救直支凌君爲財政部參事數年又兼權次長其所以

匡維劑調柱楮殘局者人多服其補救之功逮夫卸職
家居而清苦之況幾至不能自給烏虐人之賢不肖其
懸絕幾不可以道里計久之始知直支之介然自好不
爲習俗移易者壹是皆本於筱洲先生暨賢母吳夫人
之教其所由來者素也先生耆學善爲文然喜講求經
世之學不屑屑爲舉子業雖里居野處而地方之利害
民生之苦樂汲汲焉必謀所以興革之一時若慈善水
利學校巡警諸務凡有司之所張施條畫罔不罄智單
力以助其成而其尤重者莫如課鹽暨建闢二大端先
生究心鹽政嘗筦通州如皋運銷之事抉剔宿弊課入

贏於常時且數倍此效之已著者泰境滕鮑二壩曩時江運往來孔道也嗣經禁塞行旅維艱而商埠亦因之彫敝先生請於大吏建闢啟閉以利商民卒爲讒者所撓事遂中止此先生之所深惜而望之將來者也先生淡於時榮而勤於服務嘗以勞荐授知縣而力辭不就曰一鄉之事猶一邑一邑之事猶一國苟能事其事焉無二事無二道也先生之自立如是其教人也亦如是宜乎直支昆仲秉過庭之訓皆能各事其事顯親揚名爲門閭光也今年某月日爲先生暨吳夫人七十雙壽之辰直支等率其子姪舞綵稱觴以揚家慶夫人來歸

之後居貧食約能以相夫教子起其家淑德懿行著稱於里邨其賢者取之以爲家範其不肖者一見顏色輒慙然而有自失之容傳言有德者必有壽若夫人者又將埒先生以傳載於無期而未有艾也吾聞古之言養老也有乞言合語之典乞言者乞善言之可行者以詔其子弟合語者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乞言於老者之前禮云語說乞言皆大樂正授數鄭康成謂數爲篇數孔疏謂授篇章之數爲之講說使知義理然則稱說先生之行暨夫人之德以詔告其子孫亦古時乞言合語之義而必爲文以壽之者則等之大樂正之篇數蓋

亦猶行古之道也直支昆弟持此以爲稱觴之助當亦先生暨夫人所心許也

甘母何太宜人五旬晉一壽序

甲子

乙丑之春門人甘大文以書來告曰自吾先父棄養吾母何太宜人茹貧守志其所以事親教子以成先父之志者今且十有八年矣大文幼承慈訓旣不能繼志述事以顯吾親然自髫齡以至今日稍稍知所植立者皆始卒吾母之教大文自愧無以報吾母者今歲三月爲吾母五十晉一壽辰欲得先生一言以慰吾母則吾母之苦節懿行可以彰信於世而大文亦得奉先生之教

行之終身蓋亦庶幾乎古人贈言之義而非若世俗之
以祝嘏諛詞壽其親者比也余既久聞太宜人之賢而
又喜大文之善承母教均有可以風世勵俗者故樂爲
之辭以爲稱觴之助焉吾聞古人稱女子之行有四女
道也婦道也妻道也母道也太宜人九齡喪母哀毀如
成人既以孝行著於戚里矣于歸之後復移其所以事
母者相夫以事其姑終且代夫教子以完其母之責其
於四者可謂兼之而無作者矣甘紹堂先生之歿也家
貧幾不克自存太宜人撫孤兒弱女攻苦食啖而未嘗
使大文一日廢書曰是汝父之志也且勗之曰昔歐陽

永叔湛甘泉諸公皆無父兒也卒受母教成大儒爲世所稱慕汝其識之大文自是心益壯志學益堅辛亥之冬大竹變起太宜人絜諸孤犯風煙跣冰雪竄伏於窮巖叢莽之中凍餓帶敝廬而獲免大文獨携其父所貽茗柯一曲諸書行吟坐維一不釋手往往中夜起立追念其父望子之心哀號流涕不能自己太宜人益愛憐之爲之延名師訪益友初使從鄉先生濮伯平斗衡游繼交達縣朱芷蘅炳麟終則受業於陳文甫孝廉步武學益大進一日文甫語太宜人曰是子志大才高博文而知要吾力不足以進之京師爲人文淵藪儻得古之

所謂經師人師者以從之游則異日學成歸里當必有
可以大慰母心者太宜人聞之欣然爲治裝齋而文甫
復假資以助其行會含山胡默青春林邀主北京新民
大學講席烏虜學校之做士習之偷至今日亟矣少年
跡弛狂易之徒口食西人一二私說蔑經誣聖肆爲無
忌憚大言斯文之喪蕩然掃地大文獨能本其所學以
爲教力柱橫流不與波靡是非信道篤而衛道嚴者烏
能若此昔戰國之時詖行邪說幾徧天下孟子獨辭而
闢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而世之論者則專歸美於
孟母三遷之教若太宜人者不知與孟母奚若而要其

附錄之三卷之二
教子之心則無古今一也吾嘗讀曾子十篇言孝之道
備矣而必首之以立事終之以制言立事之言曰其少
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謂之無業之人制言
之言曰今之弟子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
作則其知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謂之窮民蓋孝始於
事親終於立身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親之
所望於子者在此卽子之所以事親者亦在此故曾子
之言孝兢兢以此爲戒焉今大文奉其母命來游京師
而請業於余余無以進大文者惟取曾子立事制言之
義求古人所謂大孝尊親者守此勿勿而益加勉焉則

後世之名所以壽其親者正無已也雖然曾子嘗言復
宜其類類宜其年矣盧植引詩宜爾室家以釋其類萬
壽無疆以釋其年然則得名與得壽故有相因而至者
大文歸而携此文以獻太宜人當亦所樂聞而心許者
乎

陶廬文集卷十三終

文莫室詩集
八卷

光緒十三年歲
次丁亥刊行

陶廬林取刻十九

文莫室詩目錄

紫水集一卷

讀平淮西碑文李義山作

春雨歎

楊花曲

春懷引

井詞

蠶姑曲

夜坐吟

秋雨歎

採蓮曲

曉巷篇

巴江篇

嘲雪

珊瑚鬢

題漢祖斬蛇圖

題鴻門圖

侯山女三首

浩歌贈友人

詠古八首

白馬篇

蝸蟬篇

贈吳孝廉

贈季子

短歌行送王學博鈞之贊皇任

樊輿集一卷

梨園遊

秋風客

錦屏

宮樹

相逢行贈吳孝廉

贈方子瑾

煙臺行

贈陳硯農

海東詞

越畹吟

和吳叔子鄭襄敏公太保峰歌

蓮池苦熱大風雨忽作

歡粥歎

題看劍讀書圖

病中贈吳甸侯孫瑞田

開愁歌

登容城故城

秋懷用孟東野原韻卽效其體

樊輿雜詩六首

車遙遙篇

贈日本僧三首

嘲日本僧

納涼三首

和黃子壽師恤緯詞

題月下琵琶圖

秋夜懷曹丈子清

信都集一卷

題君子專

題蓮池雅集圖

題何願船之母錦繡江山圖

張明府惠藥袁學博惠瓜並謝以詩

同張星階夜月登城作歌

客冀州滹沱水溢摯甫爲買舟旋北詩以謝之

寄吳摯甫次昌黎會合聯句韻

從星階乞墨

雪姑曲

夜臥不寐有蠍入帳中火而取之因成百四十字
以示諸生並簡摯甫

寄游子代觀察

憶詩

除日見蝶

畫屏曲

訪曹丈子清過樊館樊館去新城北二十里土人
掘地得右碑文曰太子丹館樊將軍處感其事爲

賦詩

曹先生畫石歌

漢家

渡滹沱

宿東鹿道中

無極道中

有感

途中寄胡月舫

贈張廉卿

摯甫學導引之術詩以諷之

冀州感事四首

談海效黃山谷演雅

山谷詩有蕨芽已作小兒拳之句時河內推官張
閣方蔬食誦經見之曰此忍人也今內子亦頗
有此好因廣山谷詩意嘲之

贈无錯

談墨次前韻答友人

秋園居六首

有懷

西窗

十一月二十九日涿州曉發

十二月二十四日道中

西征集一

西征

別王工部鶴田

毓芝

望華嶽

途中

過西安黃子壽師出瓦橋饑別圖命補題

謁杜工部祠

遭南城寺僧泥飲

過咸陽

發汧水

寶雞道中

煎茶坪

鳳縣驛柳

鳳嶺

紫柏山留侯祠

祠中

宿山中

褒斜道中

雞頭關

白石神祠

沔水

赴甯羌

過七盤關

龍門閣

石櫃閣

曉發廣元

發昭化

牛頭山

二ノ

劍州古柏

武連驛覺苑寺

絕句二首

遊中巖訪山谷遺蹟

五月十二日微雨偕戚觀臣嚴符瑞魯幼都李燮
堂遊中巖寺

竹枝詞

五月十五日余奉調秋闈之檄邑人士作詩歌送
行者百數十篇爲留別二章答之

贈張星使楚秋

九日有懷兄弟在棘院中作

清明

湘鄉杜雲秋俞約爲中巖之遊爲詩十六韻貽之
三月十四日雲秋乘兵船見過因邀李雲喬同年
踐中巖之約雲秋一宿而去留之不能得乃爲
此詩追以贈之

次韻李雲喬

衙齋

寄雲秋

新秋感懷

故國

二月二十一日雪中游止園

止園雜懷

周生粹雲以杜鵑花兩株見貽感其意爲詩一章寄之

春日懷姚璧臣二首

杜少陵漫興尋花諸詩格調風致爲七絕中獨創山谷多做爲之今亦竊效其體

止園

家計

次韻王丕臣學博止園四首

止園酬戚覲臣

牟惠庵以瀘州石子見貽擬造爲器出水久之質
理粗拙頗恚於心乃感其事爲詩以答惠庵兼

簡元穆

哭淑妹

酬徐子惺

有感

西征集二

別汪漱伯

寄十二弟

資陽產雙歧麥二枝謹倣漢樂章製爲二首呈制

府劉公

追憶序園游讌之作呈刺使高君

繫馬篇

衙齋

憶詩

曲檻

懷吳摯甫

次韻梁虛谷章園贈別之作

章園絕句

題畫

雲秋歸湘鄉舟泊嘉定余自雅州趨而送之用黃

山谷送李德素歸舒城韻

余自雅州赴嘉定踐雲秋之約耿丈鶴峯爲買竹
筏兼有南豚東餅之惠詩以謝之

江中

自雅州泛舟三日至嘉定而長汀江叔海已先候
於江上因與游凌雲山登東坡樓效山谷六言
詩送雲秋兼呈叔海

戲答王冬生惠洋鼻煙

寄謝傅石君

余與杜雲秋江叔海遊凌雲山廖季平携酒肴湯
餅就讌於山寺別後戲以答之

宿蘇祠

壬辰九月過訪鳳扶棠于成都署內小憩亭其哲
嗣忠常侍立其側乃用西洋影相法寫爲圖以
貽余并乞題句

寄賀高資州年丈生子

建昌觀察張公道出新津失一貓久而復得旣以

復公更爲詩追以獻之

武陽四首

寄懷包弼臣

趙樾邨贈楊松齋七律一章兼及賤子次韻和之

西征集三

憶贈楊松齋刺史

題郭煦凡山水畫冊

五月二十一日馮子鈞凌體三兩學博偕邑諸生

邀遊西湖

王冬生庫使出江樓修禊圖屬題圖爲顧道穆所

繪並繫以詩冬生及趙月村直刺皆有和作

道穆以次韻江樓修禊圖見寄作詩答之

八月二十日聞平壤之敗

九月初四日記所聞亦姑妄聽之云爾

城北觀獵

九月初五日過王冬生許遇陳衡山大令談曩遊

日本事衡山謂日本多宋槧本古書及唐時卷

子其庫藏寶器間有天家之物爲慨歎者久之

時中倭兵事方急感其事爲小詩六章以貽衡

山

成都雜感十首

重九日同梁虛谷教諭遊城北蕭寺

梁虛谷爲余言蓬溪如意寨山水甚雄邃可以避

世諷余卜居因反東坡答王鞏詩意戲之

無題

次韻東坡雨中過舒教授贈梁虛谷

題高怡樓年丈郡齋話舊圖

題趙月村直刺劍湖漁隱圖

張君房脞說載隋董慎爲冥府右曹從事辟常州

張審通管記作判申天府事感其事爲詩一章

用以解嘲

七年

自流井珍珠寺僧能林自言生時其母夢人授之
硯因自稱硯僧余至成都能林屢以詩來又鑿
養硯池求余爲文記其事乃先爲詩答之

十月初十日恭值 皇太后萬壽時連日陰雨而
初九日適聞有九連城之捷

卽席賦贈袁玉田司馬

真人篇

十月二十七日聞旅順失守

送袁玉田解軍火赴江南時政府電徵四川行省
所儲鎗礮彈火迅運京師以濟東北之用某竊
以爲器既不適用於用而水陸輓運遲迴數千里
所謂乞江湖之水以救涸轍也玉田登舟將啟
行矣乃爲詩以贈之

倚欄

遼陽篇

書憤

十二月初五日夢爲詩一章首句云好詩溪山識
餘皆忘之矣覺而續之

次韻劉仲良宮保瓜廬四首

次韻劉宮保除夕遣興五首

除夕

幽裝集

元日

人日王冬生邀予及林皞農陳衡山兩同年遊城

南諸勝歸飲冬生閑存齋中

題煙江唱和圖卷子並贈江樓餞別諸君

車搗篇

南征雜詩七十二首

余在舟中聞鳥聲有似云兒顧娘者有似云此處不可住者輒效東坡擬梅聖俞禽言之篇作詩

二章

神女篇

食甘

襄河

荆紫關河中

隴塵集

余赴甘肅道遇張丈永堂於西安省寓卽席賦贈

咸陽

昭陵

乾州

永壽

邠州

正月二十一日雪

長武

涇州

回山王母宮

王母宮五絕

平涼

寺目象

文莫室

六盤山

靜甯

會甯

安定

道旁楊柳枝

山行六首

寄懷五叔父八首

寄甲君癸君二首

寒食

次韻謝寶林梨花館宴集

謝寶林太守邀游五泉山至梨花館小飲賦此贈
之

寶林太守有卜居五泉買田梨花園之約因次前
韻答之

題帳眉花卉

三月二十六日同謝寶林游雁潭時牡丹盛開園
主陳夢彪置酒花下寶林次壁間唐潯舫金城
詩韻見示次韻和之

次韻謝太守游曹家花園

次韻謝太守白牡丹

陳藻賓大令二十四喪偶不娶今年六十一矣詩

以嘲之

贈嚴陰棠二首

題黃子彬小像

哭五叔父五首

丙申紀事三首

節園雜感十六首

耿鶴峯年丈從軍隴上鬱鬱將東歸既爲置酒餞

別復拈四十字率爾贈之

過潼關

八月初過陝州黃小宋刺史留飲於西北園次日
行抵硤石驛遣使追贈山水畫幅爲詩謝之

館陶道中

重過陝州贈黃小宋

題陶拙存施裕堂何善孫小像

贈施裕堂何善孫

陶制軍方圃

次韻何善孫用進退格詠園中碧桃

城外觀梨花用禁體與善孫裕堂同賦

一繫亭和裕堂善孫作

陳子康邀遊曹園和何善孫施裕堂作

春枕詞

次韻何善孫烈妃廟

久早占雨不應善孫戲以詩作此答之

瑞穀亭與裕堂善孫同賦

借軒與裕堂善孫同賦

善孫以悼殤女十詩見示余亦有女年十六矣去

冬十一月晦日忽以暴疾殤亡今歲得書傷悼

無已重讀君作益觸高邛之痛因賦此答之

別施裕堂用韓昌黎贈劉師服東歸韻

由泉蘭赴中衛途中卽景寄何善孫并簡陶拙存
勘渠

巡渠

過永康堡得棗花香過午之句謝寶林太守歎爲
佳句續之曰柳色綠成團因足成四十字

送陶制軍入覲

中衛小辭

深秋

孟秋書事

晚衙

王孫

文莫室詩目錄終

文莫室詩卷一

新城王樹枏

紫水集

強圉單闕

讀平淮西碑效李義山作

睿聖文武皇帝立上承十有一聖基受羣臣朝數圖貢
泉颺禹拜堯曰咨蔡邦小醜蠶弗讐三姓四將傳於茲
顧度曰汝來相朕朕將行天罰誅之惟節斧戣帶汝賜
惟天地祖宗汝釐曰顏允懋武通古汝韓宏統嘻勿辭
五萬軍聲動鞀鼓酸風大野吹戈旗攬槍埽天日月死

龍盾銅甲紛班離馬騰士飽頓益勵吞吐宇宙摩虹蜺
十月壬申夜大雪西師百里銜枚馳金城額額坎垣上
直擣巢穴禽渠魁渠魁曰濟繫厥頸辛巳丞相度乃來
羽林荷戈夾道立鋌戟不動森熊羆受俘策馬獻天子
天子曰度汝其歸汝成朕志雪朕恥靖我區宇流膏熙
汝功第一豈噲伍召從事愈銘之碑愈聞拜手稽首對
臣承聖意臣無私歸來下筆走風雨神呵鬼護天扶持
穿鑿洪蒙沕穆氣焜耀日月星辰輝險蒼商彝夏鼎字
鬱若周誥殷盤詞深文奧義不可識震耀耳目悽心脾
表成上皇帝陛下曰臣無文負聖知豐碑斗字詔後世

紅肢屈裂盤龍螭青蠅晝飛啄大石瓊瑰滴汗流青泥
碑可碎文不可滅若岫巘壽球圖暉編入典謨雅頌內
與堯舜伍羲軒齊有唐一代大手筆舍公之文其與誰
著雍執徐

春雨歎

小柳墮頽綠倦眼淚絲凍壞瓦瀉碎玉滴水濺春夢細
頸竦溼翅幽棲感哀哢陰藤臥死蛇玉轡滯曉甕竹露
泣生粉綠髮出石縫賤子排恨思蟻酒浮微匱涼影溼
短鬢泥滑葛屐重明朝踏翠路青絲引飛鞵

楊花曲

桃花墮雨燕支滴白魚躍波立銀尺綠絲刺地春連天
短權黃娥搖細煙髻雲墜耳風吹面郎心不識春風恨
千金買官遊未歸眼底流光去如箭翡翠飛鳴溪水長
玉釵落影驚鴛鴦鴛鴦浴罷春如洗滿岸楊花打船尾

春懷引

花陰峭立風閉門恨紅吹動燕支魂簾影悒悒月色白
冰浮碧腦香無溫章臺路遠杳何極纖愁一翦湘江雲
妾顏如花命如葉琅玕粉拭紅紈巾瓊篝無輝漏將絕
幽蘭暗泣明珠結

井詞

銀絲曳煙石花紫老蟾浸死燕支水千年劫灰寒不起
敗網覆闌桐葉乾潛龍夜嘯寒波底

屠維大荒落

蠶姑曲

正月鄉俗奉木刻蠶姑巡春衙陌旗幟鑼鼓
震耀耳目男女拜跪如顛如癡余過容城見
之爲作蠶姑曲

日絲射天春滿空麒麟燹火香皦皦紫竹紅絃淒曉風
錦旗金斨雙蟠龍蠶姑紫陌傷春處鳳帶鸞裾下天宇
老巫笑歌小巫舞塵香衣影填金鼓紙錢燒空酒澆土

杯盤恍惚神靈語十七女郎紅玉姿攢蛾暗祝牽姑衣
桑芽破碧春尙遲儂心作繭成春絲

夜坐吟

金花合冷龍煙凍雀屏搖尾憐春夢千里銀灣瀉蘭棟
青蛾濃壓南山重海素籠香雲不熱守宮夜夜封新血
陸郎騅馬芳塵絕獨步闌干倚明月

秋雨歎

夜半冷臥忽破夢有聲淒切不忍聽初如敗葉率地走
繼若迸石珠泉鳴又疑羣狸戲弄響連迹踏地紛駸駸
不則乾風戰死木涼鐵戛擊森戈兵須臾瓦溜瀉碎玉

始知冷雨瀟瀟聲單牀兀坐理敗絮瘦肌支骨高髀
有螢墮梁火亂地欲滅不滅青熒熒壞牆杜蛸亦雜響
令我對泣神慳憐人言老客易損壽索句遣恨排餘生

採蓮曲

鞭塵輕蹙波痕綠桂櫂搖煙破寒玉夢裏一聲採蓮曲
驚起鴛鴦睡新足採花比儂貌採蓓比儂心儂心不可
見夜夜秋江深朝來暮去蓮洲路人貌如花有時故爲
君織就芙蓉衣常憶今朝盪槳時

上章敦牂

曉巷篇

二百九十一
言
一
曉巷鳴鞦韆粟光紅絲響玉春雲涼美人醉眼路茫茫
馬尾柳花生熱香銅駝老背歌塵碧暮歇朝來怨春色
東家年少能幾時檀郎不見銅駝悲螺衣蝶老秦蘅泣
綺陌東風夜月吹

重光協洽

巴江篇

巴江怨秋寒玉光蜀山臥綠神娥裝哀絲曳雲悽鳳皇
老猿啼血紅脂香寒山曉雨吹夢涼赤女嬌魂尋楚王
斑竹敲颺淚浪浪古壁苔花空斷腸

嘲雪

共工觸天折銅柱元氣濛濛墮空宇媧死鑪冰凝宿煙
石花翦碎漫雲舞青女搴羅啼素春銀鵝香落真珠塵
睡臉輕彈熱粉痕指聲低向河陽人

元默涪灘

珊瑚鬢

珊瑚鬢瑪瑙盤萋萋凍血風吹乾美人醉語配朱顏翠
袖調鸚啼晚寒銀河洗天碧玉色破斗無聲漉瓊液手
結長繩繫明月千年萬年照酒客左手招子登右手招
雙成玉管冰絲搖紫清崑山踏碎鸞皇鳴輕歌侑酌晴
虹溼長庚墮精酒星泣紫皇霞綸呼不起願葬紅塵作

情鬼

題漢祖斬蛇圖

白虎死赤龍起下馬短衣斬蛇子蛟胎裂皮墮鵑尾呀
呀鬼母西郊鳴銀髮裊空雙碧睛石花裂血秋草青陰
風夜吹妖骨腥赤龍死黃龍生霾霧塞天金甲明老精
帶笑歆天廷

題鴻門圖

漢王秦印金角虬楚王怒視西諸侯華堂曉筵會龍子
銀鬢泣珠瀉江水錦楹灼日光瞳矐繞壁睛飛雙白虹
咸陽新鬼啼楚風麟玦無光欺我公公莫舞赤龍真人

面如土立髮將軍鬪如虎十萬熊羆撞斗聲紫雲扶蓋
歸新主

侯山女三首

侯山詠雄縣孫貞女也未嫁夫死有覩其色
潛委禽者女誓不從母強之夜半自縊家人
急救獲甦女以辟纊易衣食如在夫家者然
年四十一卒葬侯山

孫家有女纔及笄金翹峨髻琅玕姿香櫳寒鎖春煙重
白晝飛霜入羅洞孤鸞一聲哀激雲隔簾驚墮芙蓉魂
黯黯花光空血痕

東家少年天上郎黃金飾屋珊瑚牀青鳥銜書道余美
女聞不言矢以死夜半珠梁頽素塵尺練啼寒月如水
千年井水凝不波瑤池古雪寒峨峨弱指牽絲轉涼玉
攢碧無言聲斷續哀鶻口血啼未乾四十流光春漸闌
奇香一夕靄天半中有雙鶴青雲端

浩歌贈友人

白玉盤黃金斗打鼓撞鐘侑君酒酒底有天月在手月
能照我亦照君與君一醉三千春天有情天亦老奔娥
萬古顏常好舉杯招之破煩惱我住北河北君住南江
南席天幙地作大屋長鯨沒海相沈酣君聞濡首入杯

底千人萬人呼不起不爲酒死爲情死舉頭叱咤邀酒
星百怪滉漾紛筵楹會須一夕吞滄溟君飲酒我作歌
天上葬仙仙更多君兮君兮奈老何

詠古八首

玉龍泣新血蛟皮生蒺藜老魅不知避夜夜秋郊啼一
朝破匣去光耀雙玻璃匹馬出絕塞殺賊如殺雞霍兒
好身手金甲光參齊相如哭斷梗作賦長安邸武皇棄
不顧落雪吹銀絲吁嗟泰山頂何處封金泥

颶風翻海塵袴下出奇士老婦苟不遇王孫亦餓死卓
哉蕭丞相尾遯報天子口誓猶未乾頸血濺秦市鳴夷

識先幾脫位如脫屣弄日紅桑樛桃花照春水

少年刺豹血飲酒如建瓴趙婦鼓寶瑟秦女彈銀箏銅
駝賣沈醉上馬青珠明金丸落兔髮一夜秋榛生愁雨
溼殍骨松花棲鬼燈黃金那足惜冷落千秋名

鄒衍掉長舌頡頏取世資哀哉吃公子甕牖談元辭雄
鋒侮神魅瑰語探蛟螭文章豈不貴見者棄若遺青青
澗底松鬱鬱山中芝孤芳泣春露白首將何爲漢戟有
書鬼夜夜生秋悲招之慘不來悠悠我心悽

都門賈生墓蔓草凝紫煙痛哭豈得已胡馬嘶金絃豎
兒不解事屠火忘薪然儒生策未至所忌乃在天蘭以

閻自秀玉以磨益堅屈魂夜來泣贈我湘君篇

燕丹亦奇傑乃識屠沽子秦廷墮虎魄血射燕雲紫少
小弄柔翰儒冠誤身死主父遊未還賣臣蹶未起儀秦
縱有舌未雪虛聲恥長揖晞髮人皓首扶桑裏

颺叔久不作世上無豢龍斷髮鋸麻絡破花毛刺紅查
牙出銅骨敗棧悲西風一朝走沙漠伏虎成奇功樓蘭
雪如泥萬塞腥鱗空歸來臥舊櫪口嚼霜根豐奈何穆
天子玉山成滯踪千金市死骨奚補羸秦東

涉江采夫容製爲裳與衣初服不知改秋風颯然吹亦
知作計拙未學俯仰姿峩峩金張第綴日銅鋪輝赫赫

許史廬上與青雲齊我馬大如狗我車如雞棲歸來臥
牖下刈藿充朝饑太華有老柏翠羽何披離雪霜養心
骨凍餓能忍之高節激頽俗皓首以爲期

昭陽作噩

白馬篇

白馬朔兒金束腰寶鞍不動西風驕天端笑指雙碧鵬
銀丸墮血秋雲高呼鷹脫縉鏃花重踏蹴寒沙上秦隴
三尺春冰流劒光倚天叱咤河山動少年意氣輕黃金
三杯然諾開雄襟救人睚眦報心腹秦廷趙市虛無人
虛無人狎螭虎義膽忠肝照千古可憐書閣草元人十

斛枯螢泣秋雨

蝓蟻篇

蝓蟻朝寄王孫夜吟采粟傷手食瓜苦心狐狸登堂拜
月而舞自謂似人使我心阻沈金於淵溺者萬夫我貧
匪螫而成畏途詈語無血潛鋒殺人秦火雖酷不蒸舌
根嚴冬涉冰潛浪在底黃金不鍊頃刻如水陟彼大阜
獨彈古琴彼美不見風吹衣襟

贈吳孝廉

天上麒麟種卑棲又幾春雙萍浮日月孤劍走風塵世
賤璠璣器天留著述身成都家四壁誰念相如貧

三石の八

言老一

ナ

短歌行送王學博鈞之贊皇任

丈夫生不得手執丈二及分勢羌熨膏余吾鳶肩火色
那足恃一官拓落嗟豚臞人生骯髒世所詆况復文章
憎命尤非誣我今麤螺苦深閉汝何愛此日夜相追呼
草蟲嚶嚶阜螽趨馬前一別傷何如太行山古沮水石
破騰雲劍光紫登幽躡險尋古賢牛李小兒安足齒

書万九千の

言卷一

文莫室詩卷一終

文莫室詩卷二

新城王樹枏

樊輿集

闕逢闕茂

梨園遊

梨園絲吹宮門曉悲歌絕天聲裊裊鎖甲紅姬軍士裝
交竿亂袖香龍繞唐王醉舞翻銅駝金虎撞鐘長夜歌
才官弄客調鸚舌新詔垂金頰蜀羅紫皇殿裏歌聲歇
箭脊三看錦囊血軒轅苦篁那足聞昧任會取壽君闕

秋風客

紫燕嬌春出瑤殿寶鞍滴血花中見短珮黃娥填粟光
銜犀不識春風恨漢室劉郎遊未歸卷衣龍子牽羅幃
曉霜吹鬢青天老茂陵殢雨生秋絲朱門夜鎖金鋪月
蟾漏淒淒蕙花碧濃蛾泣綠龍骨高夢魂空逐秋風迹

錦屏

錦屏凍蝶金衣寒紅冰敲裂琉璃錢玉壺冷血三千年
長巷淒風吹不乾昭儀館內扶金輦玉階羅鞵苔痕淺
螽姑泣月驚渴烏珠塵夜鎖封銅鋪雞人唱罷星河曉
夢裏巫山逐雲渺三十六宮春晝長帳外楊花空繚繞

宮樹

啼烏夜飛宮樹霜哀湍咽石淒笙簧吳王夢斷吳歌絕
狐兔爭銜髑髏血飢烏啄樹墮秋月大殿青螢自明滅
乘龍一去三千春歲歲東風吹老人珠櫺掩泣停飲舞
半夜烏啼不忍聞

旃蒙大淵獻

相逢行贈吳孝廉

有赫其裔延陵吳醉蹋龍脊捏龍鬚鋪箋削穎光麗都
血花熱拭真珊瑚雕雲鑄霧紛葩敷刻鏤造化腸爲枯
姦窮怪索形萬殊海神山魅驅爲奴干觥琥珀酒膽麤
雕題目送瑤姬扶劍花豔豔寒切膚玻璃敲碎日倒呼

哀音激雲歌據梧江妃夜泣浮真珠南窗漢轉更鼓鼓
林陰墮月啼子烏臨歧贈我猩猩沽

贈方子瑾

巍臺粉蠹傑士死飛燐如豆劍光紫夜走屠市尋古豪
風吹春月墮寒水蘭陵貴客冠切雲鉛琴濯骨蘭苕蘄
蓬壺聚首互追逐腸撐百怪開奇聞瑰辭瑣語弄蛟虬
霜鋒切玉苦捷敏君家箕治文章宗觜距餘風今未泯
煙淒雨涩肝腎愁捧詩鬼哭露厓頭窮幽鑿險且肆意
謗者譽者皆蚍蜉我今俗物苦蕪搯枯莖生風自搖碧
君不見燕俗自昔多慨慷莫把黃金向虛擲

柔兆困敦

煙臺行

紫髯健兒眼睛綠白浪排幢立銀屋十萬戈旗生晝寒
甲光落水青連天大人夜走煙臺路手摘鯨牙狎妖霧
小冠紅酋衣白襦猿啼雀步開王圖眈眈蠶目苦相要
淋血舌尖金字書泰山一諾黃金擲海水吞聲咽秋月
匹馬歡呼報紫宮射陰夜嘯含沙蜮

贈陳硯農

東方滑稽天下雄千年一醉桃花紅朱雀偷窺瑤母宮
玉鞭謫入風塵中甲兵十萬羅心胸嘲哂豪傑如兒童

手探元氣天濛濛翠斧金刀欺化工雕山刻水姦狀窮
秋潭夜泣真虯龍叩瓠癡子哭斷蓬君能過我垂青瞳
坐中噓氣驚蜺虹繞舌紅瀾生海風劍華拂日光瞳瞳
臨歧慰我生碧銅

屠維單闕

海東詞

海東渴烏啄若木羿弓射天斷烏足一烏晝飛九鳥死
朝集樽桑暮虞水井中黃土埋丹蛇千年老龜生綠苔
羲和不廉失厥司煎人鑠石流膏脂封綠章呼天門顏
冉多磔骨屈賈無返魂黃河地下轉一夕成榛原真君

太一渺何在哭聲恍動虛無根仙娥走天搖暖春贈我
一雙紅錦鱗

越畹吟

越畹姓孫氏名芳祖字心蘭會稽孫觀察道
乾之女生有異質性耽吟有小螺盒詩詞二
卷年十九病歿同年孫子宜攜觀察公病榻
憶語乞余詩率成三章

蘭袖吹香瑤水春月華灩灩光鋪銀白蒂夫渠扶紫雲
雨冠霞佩金麒麟踏翻翠海生珠塵謫入孫家作掌珍
自云桂府寒簧身

絲翦寒蛟裂春綠
麟鳳如蠅馬如粟
琅玕拍碎腸夜枯
江魚暗泣羅真珠
讖蓮夜菱風無力
劫灰飛盡燕支色
血花有恨香有魂
簾幙深深留不得

金瓊小隊宵有聲
赤龍蜿蟺驅雲行
碧簫吹罷羽衣動
彩霞破月蟾蜍明
冷燄燒天倚蓮炬
在憶空中傳笑語
陔南老子吁向天
白髮如星淚如雨

和吳叔子鄭襄敏公太保峰歌

老媪鍊石黑蒼色
一塊枯天墮西北
神呵鬼護千萬年
留與名賢砥清德
高踪一沒成秋塵
蛇涎走空生紫鱗
牧童敲火苔花下
敗刺寒蓬繫沙馬
古瀛叔子能索真

搜討古蹟如瑤珉纖根廣額見怪石細摩古篆刀鐫痕
乃知鄭公惠養地虎落欒樞慨彫棄歸然此峰森向人
突兀猶撐太古氣古人已矣今人哀斷燐幽草吹黃埃
九載高風重溯洞涓涓瀉水東南來

蓮池苦熱大風雨忽作

火雲射血搏桑東萬株死立僵無風蘊隆作氣熱不止
喘喙出穴如蒸蟲龍車倏忽勢大作力挽銀河九天落
駛若萬騎趨長營猛若奔濤走大壑電光過瞬雷當留
疾點麤風苦擊搏窗滲屋漏高建瓴呼兒舉缶須臾盈
老孫解衣據地坐呼呶叫嘯聲如蠅海神晝跨東溟鯨

金鱗倒射光萬層過我庭榻流涎腥舉杯焚香呼帝精
長禾大穗盈郊坰

歎粥歎

歎粥歎哀流民也

顛頊不廉祝融死屨者墮拇袖墮指何況赤體子僵尸
積蒿里大牧心慙載歎以粥掘土爲窟度席爲屋官如
鬼吏如蝮人如囚地如獄入者不得出出者不得復老
羸充飢壯者哭無衣無火等獸畜陰風射人十死五六
吁嗟乎天心好殺天不慈距心牧牛安得爲

題看劍讀書圖

蓬螢十斛風吹乾翠影蔥裙生晚寒光埋寶礦短策蠹
少陵野老嗟儒冠我公仗劍探墳籍玉龍淬血銅花碧
鷓鴣流膏白練光月痕刮露瑋琇色一朝破匣飛虬龍
驅逐鬼魅揮神風五精埽地路如洗銀龜壓臂聲冬瓏
我今羸馬平蕪裏黃卷無靈誤身死安得公家千隊鋒
老蛟夜截陽侯水

病中贈吳甸侯孫瑞田

十年作客枯池坳如鷹戢翼羅韞條頑胸醜面屢悴世
磨喙噬我聲獲糝屠維單闕病忽作憔悴皮支骨頭酸痛
呻吟旦夕目不睫孫吳過我心焉切喜君之來感君意

兀坐坐起騷人騷孫君白晳美如玉奇文爛射星辰高
行年四十不得志冷眼乃識燕中豪吳豪處世重心骨
抵掌闢論聲如虓華夷大局近在握參何指顧真兒曹
孫君介我忽相晤覲面一揖心投膠廿年積悃如蝟集
背痒始得麻姑搔男兒不佩斗大印便當作俠雄魚休
不然去學羽化術瑤宮日噉千年桃金雞一聲十萬里
嗟余短鬢森衰毛乾螢堆案淚滿眼楚魂漢鬼音噉噉
布衾覆膝夜不寐霜街大鼓鼙鼙敲作歌排悶強適意
起視明月懸松梢

開愁歌

義和扶馬泣虞水金雞瞑目三千里凍雲沍空天不開
蒼鸞擺血苔花紫我生二十有九年蓼辛荼苦腸熬煎
金砂玉脂那足恃寒山殍骨埋神仙我呼燭龍灼中天
胭脂撥碎蟠桃鞭夜走荒榛照詩鬼生銅叟光黑狸死
狂吟跳哭十萬年吹龍擊鼉酒如水湘魂立波生楚風
石蘭泣碧椒花紅舞霞並轡驅紫虹乞哀阿母瑤華宮

登容城故城

昔日登臨地蒼茫百感生遺文留斷碣舊迹杳荒城山
日寒人影天風落雁聲不堪重悵望立馬問前程

秋懷用孟東野原韻卽效其體

臥病夜不寐商蟲苦啁啾起立答哀響血淚時一漉瘦
骨剝席破憂衷亂絲織賤子恨終天顏色長相憶叢夢
雜哭笑滄田感今昔

月上苦色白風來愁氣單驚獸左右顧攢毛森生寒上
帝憂我衰賜我白玉盤丹液不可得杳杳青雲端起弄
星辰光枯淚空悲彈

鼯鼠立階舞寒螢依樹飛么蟲侮衰運所習亦已微星
月洗瘦景照我流纖輝纖輝澀翦稜翦我百感思慈烏
泣生血遊子何時歸

頑颯擊僵木乾葉晝叩扉殺氣響戈騎綫斷遊子衣冷

魂索鄉路夜逐羈鴻歸魂歸亦難久慘慘空梁輝病肌
生虺蜃攀臥壯志違濃濃草頭露歎息朝陽微

鬼雨滴斷草天陰聲或聞髑髏語狐狸石馬當腰分古
來奇少年大隴栖枯雲涼蟾淚滿眼綠篆摩苔文悲歡
能幾時墮魄隨西暝蔓草守清骨千載何紛緼

出門遇遊子饑魄寒生棱形影兩相照對立憐清凝世
態變溫景眼底生霜冰黃金伏鬼物金盡爭憑凌念此
長歎息縮舌心兢兢河流日以下濁水無時澄古誼久
荆棘已矣今何憑

先子昔有言甘語多險心太行起平地躡足難追尋義

三石山詩集卷二
言名二
士生蓬蒿小人死黃金小人槿花貌義士青松陰青松
百年性霜雪能力任束髮矯自防凜凜如臨深椿霜倏
彫棄此意今誰箴

乾風萎椿蔭兩載無歡聲慈烏依樹飛對子相悲鳴一
子念母飢反哺傷遠行瘁索商羈魂感此千憂生窮蟹
響涼鐵寸輝薄宵明華容日零歇浮譽世何爭仙娥有
時死冰月無常盈

碧髮凍露滋鮮葩枯風噓霜梧墮空井細頸聲哀疏四
時異涼燠草木隨慘舒江淹恨有盡宋玉愁有餘昔賢
慨同疾倦言心何如

生氓孽飢疫逐日死病中赤地瘁日血萬室人塵空途
屍厭烏兔積臭凌頑風上帝憎生人下耳無正聰冰霖
苦秋集殺心何所終昨日慘出門道逢七十翁蟲蚋守
殘喘欲語氣已窮旁伏三歲兒乾骨如束叢揮淚不忍
睨棄置塵埃中我有知心人南來自伊嵩袖中流民圖
馳驅忘匪躬天閻九萬里痛哭不可通商聲起天末匣
水鳴雄龍夜半曳星斗激此百感衷我年未三十搔首
髮已童願學巢許心世事如癡聾丹砂養人壽玉闕何
隆崇

哀燈照絡緯苦吟聲力微此時慈母心日念遊子歸水

土懼逆食風霜愁薄衣乾葉紛叩門驚喜魂影隨靜聽
久無息迴痛增瘡痍老桂吹古馨商蒲萎鮮姿兒有古
錦囊嘔心多奇詞嘔心益母痛悔矣不可追悠悠歲華
暮日月如奔馳

涼氣蕩天地棘鍼枯風號冷臥夢易盡坐睨星河高凍
鳥溼翅折餓獸霜喙咆哀響斷人腸腸斷思更勞吾聞
生死命命至不可逃莊列骨糞土此志誰與曹吾衰拙
人意眾吻如攢刀眾吻食人血介處性亦陶生銅憎醜
面兩鬢森衰毛偃蹇松柏姿贈我寒冰操

神駿逞壯志銀躡躡層冰颼颼捉颿去金甲寒光勝颼

叔死朽人生龍今奚馮霜蓬長刺葉未食心摧崩斷棧
臥銅骨眼底麤毛憎淒鳴視金埒伏虎虛威能飢鳥啄
瘡背敗血棲蟲蠅感此衰落狀起視神燈凝傷哉命若
此詎望天懷矜榮枯物固然鑒此反自懲富貴朝槿花
一夕霜風凌華堂伏神鬼心知非祥徵

昨夜夢大父杖履欣然來先子問所自云自桑鄉迴殷
情話魚竹瑣語陳田萊恂恍夢忽盡星月輝亭臺四顧
慘不見痛哭腸肝摧風竹自答語霜鐘曳餘哀墓祭申
月中荒郊淚濯濯棘草葉刺手露隴寒皚皚青狸泣人
血緣迹連錢苔此時游子心一痛成塵埃

東家黃金郎車騎何續紛
 養客報睚眦吠異時閭閻黃
 金瀉如水一擲不惜貧此誼非正中
 慨慷亦聳聞世道
 日益下福瑣那足云友人勸我交
 蘭茝宜自分憂來不
 成寐冷臥生皮文明晨視周道
 荆棘橫紛緼

樊輿雜詩六首

昔日研經士相觀復幾人
 青年感星鬢佳士痛秋塵

陽湖方子

瑾性戊寅二月二十四日歿於蓮池

明月虛堂影浮雲
 獨客身數年生死別一

憶一傷神

聞說楊於翰

美國副將

移書誠自強
 路開天北界波沸海東疆

國氣銷金帛
 人才老棟梁
 試看巢幕者
 旦夕且徜徉

時勢已如此空庭無好音銷兵痛南渡詰黨起東林太
白中天出流紅下界沈千愁消不得獨坐淚沾襟

北冀天疑漏西秦地有聲放言爭國是立髮說夷情

與吳何侯

論地
震事

談笑經生紉頭顱志士輕與君歌永夕雙劍感秋鳴

上書來賈誼

治平六策薛太守
瀛成所上書也

下第失劉蕡注史參新義籌邊

煥大文與論天下事如覩掌中紋一別經寒暑迢迢悵

暮雲

老僕欣傳刺云君海外來

朱太
朱來

黃流三策決紫澥片帆開

發議皆關政論交爲作才慰余寥寂感詩酒且追陪

車遙遙篇

車遙遙遙遙不得住慈烏夜啼策馬就路解一積雪千里

風吹兒衣吹衣不寒母心則悲解二凍鳥北去浮雲南投

白日西落大河東流解三手提步光立馬四顧凶鴟笑人

漆火在樹解四奔走華屋不如忍飢家有藜藿兒胡不歸

解五螭虎有牙虺蜮有螫憂心如環起視明月解六

上章執徐

贈日本僧三首

三島鬱蒼蒼游人出故鄉煙霞扶斷杖風雨度飛檣渤

澥秋瀉碧金臺曉月黃此中有高士相對話蒼桑

我有一杯酒憐君天外遊壯懷悲落日世事感浮漚水

月禪心冷幽并朔氣遒雄情拋未得且與說瀛州
海國紛紛際偷閒敘舊聞漢唐徵故事斯邈溯同文脣
齒千年固關山一綫分煩君語諸老併力障游氛

嘲日本僧

鯨濤拂日聲如虢海風萬里吹征舸中有高人擢舟至
飛錫忽集蓮池坳戴經夫子最好客裁箋煮酒來相招
珠眉紺髻好身色相見一揖心投膠金英洞開閣四面
千觥琥珀浮馨椒拈花密諦粲相示斯離理道窮秋毛
長篇短什忽追索銜蓋大嚼齊飛毫雄兵十萬伏深塹
游騎出沒時相挑青紅百怪出海底咄哉赤手探螭蛟

樽桑渴烏懾不睨蹋翻龍穴驚奔濤我詩劖削出肝腎
君乃不喜深推敲尖奇淡謐各適意漢幟趙幟爭翹翹
今日狂歌索君句如萍異處風相遭君胡掩旗不肯戰
毋乃穎禿吁民勞戴經夫子文章豪情能醉人如飲醪
就中弟子最猖肆驍勇敢戰追票姚詩人嘴距本如此
相笑而起羹沾袍

納涼三首

樹中亭榭水中樓水色激清樹色幽一陣涼颺度林去
亂驚烏夢落枝頭

百里飄零獨客身強支病骨暗酸呻饑蛛當戶自囚食

怪鼠上階來戲人

久立中庭露氣涼
偶尋詩句潤枯腸
空林黯黯月將墮
蝙蝠如盤飛過牆

和黃子壽師恤緯詞

銀絲上機白如雪
金壺漬淚赤如血
孤嫠哀肝痛欲裂
羣奴顛顛計愈謫
老蠹病啼沙水寒
小狐伏影咀人肝
東鄰西鄰癡且謾
饑不食人肉自刳
嫠婦停機泣汎汎
空山無人月如水
先生綠章夜毆鬼
老銅激秋墮鵬尾

題月下琵琶圖

桐陰斷雨秋心涼
蟾桂墮天銜冷光
金釵少年研素妝

珠塵動屨蘭芽香手結瑤絲拍寒玉嬌枕扶魂度織曲
歌喉未轉聲已吞紺袖報君雙淚痕江娥啼竹滿山春
楚雲壓空千丈昏蜨屏掩露芙蓉泣彈罷無言背階立
思起相逢萍水情一聲微歎秋波溼

秋夜懷曹丈子清

斗室叢林下西風生夜涼寒蟬哀命短征雁恨途長獨
臥夢千里所思天一方蕭蕭門外月落葉滿階黃

文莫室詩卷二終

文莫室詩卷三

新城王樹枏

信都集

重光大荒落

同治壬戌河間毛公墓壞於雨土人掘之出專
門三坼其頂得君子專數枚旁砌者皆花文無
字光緒辛巳邑馮明經持二枚來蓮池一貽貴
筑師一爲鹽山劉穎侯所得以漢建初尺度之
面徑一尺五寸弱厚二寸強左側回文背麻布
文質理堅緻與君子專大小厚薄皆同洵西京

物也穎侯屬題因記顛末於專之右側而並繫以詩

世儒傳詩重毛傳亨棖乃誤先生名何況土中之死物
強作解事求分明無年無月復無日回文麻布交盤縈
厚二寸強面尺五堅質密理流光瑩同治壬戌月夏五
風狂雨泣山門驚土人啟覆得君子旁皆花質排縱橫
短長厚薄旣相等疑是神物呵西京歲在重光大荒落
手示此秘馮明經穎侯得此若希璧琢之爲硯礪礪聲
牀以珊瑚匣以木浮漚縹沫松香輕在昔蓮池獲拓本
陳公額館名長生

同治十一年肅甯令以君子長生專拓本送畿輔
志局溧陽陳君鼐易釣魚臺額曰君子長生館

君今

攬古守真蹟珍重異日雷霆鳴

題蓮池雅集圖

廣平宰

廣平宰袖短策秋水爲神玉爲魄君家蠹魚大如尺夜
夜枯螢照秋碧

婁山君

婁山君髮立指老魚夜啼海塵起麻衣黑肥尙如此眼
大心雄亦徒耳

楚南客

楚南客犬吠汝吠汝如許不嗔亦不語吠非其類吠亦

宜彼一犬耳嗔何爲

白眼人

白眼人怒睨誰旣無競世足又無媚世姿君性殊人君
不知取鏡鏡之當自嗤

趙公子

趙公子珊瑚鞭短衣匹馬來幽燕鍾飲箕踞驚四筵談
詞繞塵生雲煙貝爲齒薦爲肩

赤腳子

赤腳子聲斷斷哆口刻面無完神哆口不可近刻面不
可親獨往獨來三十春赤腳子伊何人

元默敦牂

題何願船先生之母錦繡江山圖

幼源示我一尺江山圖軸以珊瑚匣以瑜伸卷視之幽
且都天際削出金芙蓉其中隱隱排瓊廬云是仙人王
母居西風吹石墮江底丹碧變化雲模糊銀濤一瀉不
可住彷彿十指秋聲麤神哉技乎竟至此欲獻一語徒
驚吁往者夫人教子成專儒鍼指地理窮戎盧積灰畫
盡荻已枯乃逞餘藝心爲摹胷中邱壑形勝殊關王李
顧驅爲奴紛紛餘子如毛銖幼源寶此慎勿疏君家家
法人間無

張明府惠藥袁學博惠瓜並謝以詩

王生病懼飯不努夜則憎寒晝憎暑東鄰老星善噉咀
六十八春姣如女咄哉袁君亦健古大噉立盡一尺脯
二公凌我過我語手汁天精畀匡補此藥千年教以杵
松桂芝栴雜糜煮此瓜滄冽旨不腐碧玉裂膚雪凝乳
拜手而受額稽上一一餽之觀襟腑從此陰陽弗癘汝

同張星階夜月登城作歌

銀浦吹雲西北流有客步上城東樓東樓老鴨泣幽火
避人飛向城南頭素女手持白鸞尾溼螢掃迹石錢紫
寒蛾壓空嬌不起濼濼衣光坐秋水白髭老人吁向天

龐眉苦吟悲少年玉龜製曲作瓊字一掬鉛華瀉清淚
客冀州滹沱水溢摯甫爲買舟旋北詩以謝之
炎波沸夷釜淨素堆蛟鯢銀鱗濯乾涂朱鬣躡渙泥斷
轉鯨尾溘脫筏虹腹擠逆聞垠岸折遙睨心眼悽客夢
膏敗穀羈習鍵幽狴墮魄泣穴姑淫霖噫秧雞丁丁發
幽鏗啾啾冥單栖溼燄弄鄰杵修更計暝輦游子感濡
滯主人嗟孤睽贈子雙鷁翎餞我長虬梯明朝舉蓬蔭
迅拂如饑鷄

寄吳摯甫次昌黎會合聯句韻

眇歲逞氣骨勅力劈遠重叔蠹蝕腹飢率馬奮材勇截

鮮照的樂窮奇躡秀聳削華詞峯嶸噴珠字濺湧壯年
悔雕刻斟經討稽壅研詰漢魏豁尋形頡籀踵戰義恢
爭場起滯發朽壘肘舌累瘡胝鏃舍時蕩恐生逢堯舜
嬉私睨忍研種砥冰學龍映臚技恥羊允籌今泄議府
鏡昔貫策塚牙目紛取憎妝綠味攬寵馬牛競襟裾鼠
狸事揖拱羣居誚已叢孤伏氣猶恟短景齊死同長癯
失神奉薄稟感瘁削疏質泣擁腫逢君飾眄睐罄意篤
培擁高抱罔孤攄酣斟必雙捧霞衢響春鶴霜籬答秋
蚤恣意眩茫瞽扶趨起跛尪君才傑且奇馳臆變不鞏
盤硬喜雄鷲念難擊憊燁縱羈揚馬鷲裁典融元悚華

噓扇光和乾叢返葇茸展益如叩金寶善劇懷琪歎公
困埃垓棲我尙畝隴抽奇互標榜傾悲竝搖溶鱗泳苦
籠罩心囚甚綫拳寒颿慘林薄凍日墮山豕獨步悽單
啾相思縑燭蛹陡想若塵突遐企等煙踊鬱鬱弄鸞響
悵悵泛鷺氄冥飛歸宿枝幽鏗出衡甬雕章強釋悶念
子泉思洵

從星階乞墨

奴子手持古錦囊御龍飛去雷鎗鎗金壺漆汁灑地盡
剗心瀝血驚周王君家司馬富蘭麝松煙砂末流精光
願截洮州一寸玉蟲魚箋注追歐陽瓊蟾銅雀渴相泣

免入溟海搜元霜

昭陽協洽

雪姑曲

雪姑沙行自搖尾宛轉嚴天雪中死有客有客在遠方
中夜聞聲淚沾裳魂兮不歸空斷腸

夜臥不寐有蠍入帳中火而取之囚成百四十
字以示諸生並簡摯甫

彼蒼造物胡曠曠殘人賊人如草薊更有無情蟲與豸
亭之毒之殊可怪蜚蠊撒聒劇貫朕蠖蛟溺影而沸潰
蓬活搯骨試纖髮兔齧嗜膚厭渴喙抓肌白蝨肆饑饉

觸背丹蛩逞惡穢咄哉此物來蛆人腹博尾長尤大慙
穿帷沒榻時作聲緊若蚍蜉子負背共驩放殛骨已土
曹子建謂共驩
為堯舜之歎猶幻微魔騁貪昧吾身自反過未百汝來伺
人毋乃悖吾碎汝命鑄汝鼎銘之以爲萬代誅
商有
蠹鼎

寄游子代觀察

宰相知人憶發踪棠陰十載徧燕封霜袍晝跨三山馬
鐵鎖宵沈大海龍人早應聲傳衛颯我今何幸遇劉龔
蓬蒿自分埋塵骨猶有華風煦好容

公詩如拂玉玲玎曾共寒醅嚼細馨七澤芙蓉收酷烈
九疑風雨想襟靈愧無赤雁摹丹采且辨黃牛晰墨經

一曲哀絃情欲絕何時一上賈公亭

憶詩

啞啞慈烏辭故枝黃雛猶自繞巢飛沈沈更鼓月窺戶
隱隱佩環風入帷八載沈疴成死別十年老客憶生違
零星遺掛尙懸壁憔悴潘郎獨掩扉

除日見蝶

淡淡斜陽對側門忽傳消息報王孫淒涼地下新詩句
零落風邊舊粉痕凍草有時驚宿夢冷花何處覓香魂
莊生栩栩翻疑幻且讀南華自鼓盆

闕逢涪灘

畫屏曲

畫屏寒鎖金鷺夢漠漠蛛絲壓塵重一夜迴環北斗聲
隔簾不見嫦娥影蓀壁啼春吹冷香楚魂飛下巫山長
明珠一顧芙蓉溼偃蹇龍旗雲滿堂曉鸚喚起巫雲斷
相思更比巫山遠爛銀瀉鏡水心平不照華容照幽怨
千年裁就珊瑚玦玉壺新淚曠脂熱化作階前躑躅花
東風夜泣枝頭血

訪曹丈子清過樊館樊館去新城北二十里土
人掘地得古碑文曰太子丹館樊將軍處感其
事爲賦詩

將軍之頭勇士股田生血射燕雲古魚棺赤臭猶避人
何况秦庭履生虎敵碑下馬招古魂一掬督亢老焦土
論人成敗吾所嗔匹夫馳驅能許君達官纍纍斗大印
壓臂不敢輕磨磷吁嗟乎慷慨悲歌吾已矣眼中誰是
當年人

曹先生畫石歌

先生生平氣礪硿留中欲吐吐不得一朝酒酣醉琥珀
禿髮淋漓首濡墨長松攫雨走龍液頑雲墮天矗千尺
恍惚金雞迸裂迹渠子彎弓來倚壁欲射不射失神力
我將礪之作劍石燈影搖空老銅碧

漢家

漢家有方術能致李夫人環珮隨風落愁子不可親空
梁餘落月故榻掩芳塵生死長相憶於何遣病身

渡滹沱

滹沱春泛帶荒城橋卒攫錢放客行古刹埋沙平佛頂
斷冰敲日壯河聲眼中老稚淒涼甚意外悲愁錯落生
爲問天南近消息窮途一哭淚縱橫

宿東鹿道中

昔年曾宿此今歲獨淒然百感忽交集通宵不復眠出
門一長歎耿耿星河天何處春心託聲聲啼杜鵑

無極道中

連日苦車馬長途易夕陽人行沙岸闊鳥入暮天蒼漲
水侵官路奔雲下太行前村投宿處傳說是劉鄉

劉越石
故里

有感

朱顏愁向鏡中看別酒依依餞曉寒遊子春風嘶玉勒
美人夜月泣朱欄迢迢百里飄蓬去耿耿孤心轉石難
試語芳情君記取書來一慰客中單

途中寄胡月舫

五更寂寂魚龍夜二月淒淒鴻雁風馬上功名遲一第
人間朝暮感孤蓬乘流我擊滹沱棹捧日君依碧落宮

寄語天南近消息
毒塵低壓海門紅

贈張廉卿

吾愛張夫子
文章海內師
聞韶久忘味
載酒屢驚奇
欲結秋蘭佩
初終無閒之
芳菲不可挹
出入想雲旗

摯甫學導引之術詩以諷之

君家蠹魚長尺半
嚼茹死語穿墳邱
偶經一食神仙字
便擬千年汗漫遊
吾聞形神重槁滅
子乃肝腎勤毗劉
身心讐敵不知省
毋亦荆齊風馬牛

旃蒙作噩

冀州感事四首

東南戈艦峙如雲竟絕天驕擬策勳奔鹿有懷功不足
董廩灰首痛何云鄭人有意誅高克薩水無端恕宇文
買門黃金爭一擲可能隻手障游氛

聞上和戎第一籌忍看戰血逐東流老成畫策能紓國
年少橫戈枉覓侯酒後清狂時觸世客中風雨獨登樓
平原極目蕭條甚好作浮雲任去留

少時吹劍氣如雷懷抱逢人便欲開豈意數年爲趙客

尙搜殘簡撥秦灰蕭蕭雙鬢青春去黯黯孤燈夜雨來
枕上不堪思往事草元空說子雲才

談海效黃山谷演雅

烏羆飛鯨鯨喙赤豨鬣鬚鬚鱗背黑鏗錯大螭形硜硜
宛轉旋龜聲破剝錦斑炳蔚變虎狀肉角崢嶸矜鹿觴
六鰲負背萬峰聳一蟹盈車四牡踣紫光熠熠鱗夜飛
黃口呱呱篩晝泣魚牛騰蹕難服箱驛馬權奇莫執勒
蠱雕抵角能殺人鉤蛇掉尾如潛賊飛羸輸波肆漫漶
凶鱉結甲來兵革儵尾森衰瘳瞻憂冉首領慘愈眩惑
鱗羽剗鱗可已瘳箴喙懸鋒能治疫蛟尾叩天舜見驚

驚足蹬波禹聞感鸚螺覆杯酒堯飲文魮鳴磬愕孔擊
陳仲哇鵝辨菴喙齊景嗜雞虬鱗躡珠蚌負寶競供獻
石蛙戴花自炫飾鸞知樂匹媚雌雄蚌爲晞温時闢翕
更有雲雷護神物巨細升潛不可測

山谷詩有蕨芽已作小兒拳之句時河內推官
張閻方蔬食誦經見之曰此忍人也今內子亦
頗有此好因廣山谷詩意嘲之

黃父異人世希有辟穀留侯亦無偶張泌食菜不食心
其性好生能不苟君胡佞佛逞貪饕日日惟知佛張口
朝烹豚耳膏滿銚莧夕炙羊蹄氣盈缶莖水戕渴雁膾

彼頭

芡

陸截飢狸噉其首

瓜

驢皮燕頰供七箸

黍

馬面

熊蹯雜芳粿

菘

白刃割菁醢諸葛金鑊淘葵煮王母初

驚鮮芥半臂斷更見肥瓠大腹剖拈髓舐指醜不怪竟
日屠刀常在手嗟君咒佛佛不許君請解齊我飲酒

贈无錯

我年三十二躬輦趨冀州君年三十二亦此來傾投吳
公府潭潭臨淵日敲鉤游鱗養大餌一釣魚雙頭我當
君之年細於蛤與蚌君已變瑰怪捷獵翔龍虬君乃弗
自偉日日加鞭鞞進退不旋踵勢如趁逆流况予頑鈍
質翔泳尋常溝斗水苟不資敗腐將誰收吾聞達人語

生若風中漚一朝忽漫散袞袞不可抔中有不滅者炳
爚箕奎婁助哉罔或輟逐好相與勗君生後一日風雨
搖歸舟主人爲薦酒傾杯寫綢繆祝君千萬年如此詩
所酬

談墨次前韻答友人

天地闢六合劃而爲五州一朝忽彌厲駢足來相投殊
俗卽殊教各自操准鉤譬彼冠與履不待削足頭鱣鱓
無腳殼不得譏蝥蟬鱖鮒亦翔淵何必爲蛟虯賢者每
不廣馬尾施牛鞞不然卽屏絕涇渭巖同流孔父師道
德未聞畫封溝孟子拒揚墨棄置乃不收昌黎亦毀佛

唾之如浮漚豈知揚墨佛實爲天所坏至今尙同教獨
炳西方婁器械有遺制述者猶相勦甚乃無君父適用
同車舟至人母萬道彼此奚交繆辨言實至理敢以狂
歌酬

柔兆閏茂

秋園居六首

索漠無多景蕭騷不盡情寒蟬移煖樹舊雁帶新聲墮
葉隨風起幽花向日明徑荒人迹少衰綠尙縱橫
徜徉出門去落日下平田瘦馬臥荒徑啼鴉來暮天葉
聲寒似雨暝氣淡如煙清興不能已歸家尙惘然

一雨不成寐良宵忽已終
荒池通暗溜落木動秋風
寒篠有淨綠晚芳無好紅
榮枯各隨意攬物獨忡忡

旦晚不自適閉門三日霖
淒淒老蟲語厯厯古牆陰
敗壁時驚鼠開書競走蟬
涼燈兼濁酒對影幾迴斟

連日雨滂沱西風勢更煩
人心皆向菊我意獨憐禾
烏雀愁窺野魚龍問決河
蒼生豈余責歎息老農過

淋瀝忽然歇白雲猶未閑
物情足悲喜不肯遽還山
余獨惜芳草歸來常閉關
秋蔬營一飽此境豈人間

有懷

老樹撼窗聲颼颼長風吹衣催
尺刀浮雲西馳白日動

征雁北去青天高所思不來客獨立使我踟躕空首搔
手中芙蓉未盈把繁霜滿眼生蓬蒿

西窗

一更二更天氣涼三更四更夜正長樹頭參池動明月
衣光黯淡驚微霜薜蘿招我作山主蘭芷爲人生晚香
會脫儒冠蹋樵履明朝散髮晞扶桑

十一月二十九日涿州曉發

馬蹄爭蹴石砢旬迤邐長橋逐隊行初日照山無定色
斷冰橫渡起寒聲廿年京國塵埃夢一粒功名老大情
盛世有才終不負虎頭飛食豈書生

十二月二十四日道中

牛羊下來夕匹馬尙孤征
漠漠暮天色悽悽遊子情
寒聲滄陽樹微火慶都城
歲晚嗟子季歸來屢計程

文莫室詩卷三終

文莫室詩卷四

新城王樹枏

西征集

強圉大淵獻

西征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長涂
鷓鴣發哀響凝露隕芳蕪
親密贈予邁立馬解雕弧
出門左右顧回首重踟躕
吾聞紈袴兒皓首恥爲儒
驅飢迫遠道乃在天一隅
開秋感物心念獨空嗟吁

叔父爲我言西方多虎貔
山有四角獮水有雙首虺
子

規泣人血久聽傷心脾
行行早歸來與子十年期
送我大沽頭別我天津垂
風帆駛如龍瞬息不可羈
瞻望遠弗及浪浪淚交頤

別王工部鶴田

少年結高義竝轡遊帝都
卒始通殷勤貧富無更渝
雙鳧互背飛兩馬共踟躕
北地饒雪霜西方多虎驅
載瞻萬里道各保千金軀

攜手城東隅南顧望長河
來檣集交流逝水靡停波
離目送遠翔歧躅倚芳柯
秋風颯已淒游子傷如何

望華嶽

積翠嶽嵒想削成遊人爭上華陰城峯頭水瀉寒龍影
天外風飄落雁聲還擬巨靈擎左掌逕回狂漲注東京
何時獨上蓮花頂俯瞰秦川八百程

途中

秋雨山亭柿葉稀曉霜籬落菜苗肥山人赤足蹋菅履
漁父白頭披草衣

蘆葉西風漉水東柳絲微雨灞橋中遠山斜徑若蟠蚓
寒渚白鳧如老翁

過西安黃子壽師出瓦橋餞別圖命補題

瓦濟關頭駐客橈離人杯酒各魂銷牽蘿睇笑三千里

輟棹夷猶十二橋
淀國煙波同一別
秦川風雨忽連宵
他時濯錦江城上
獨把夫容首自翹

謁杜工部祠

韋曲新膠杜曲茶
黃甘碧薤間菰瓜
焚香薦席終南下
翦紙招魂帝子家
蕙苑不須憂苦苴
荳田相對靄秋花
明朝風雨巴江去
重拜茅廬錦水涯

遭南城寺僧泥飲

朝謁杜公祠
暮投南城宿
寺僧延客前
儀禮頗鄙瀆
呼僕具飲饌
公然敢食肉
須臾捧大缶
蓬蓬泛縹綠
云自新豐來
甘烈勝椒竹
一舉罄百觥
如水注虛谷
嗟予偃

鼠量汎濫已盈腹 牽掣苦勸酬狼狽時見辱踉蹌潛出
門悄坐隱松菊此中多遊魂冷火出邃屋往者盛僧徒
橫被老拳毒紛紛各星散闐然此老獨我今遭叟嗽手
足尚檢束詰朝言告歸獨酌猶秉燭

過咸陽

離宮別觀盡邱墟 望古蒼茫落日初一水葭蘆秦塞外
萬家煙火楚灰餘 當時李篆開文軌終古蒙城壯帝居
將相一時才不忝 莫須一例歎焚書

發汧水

暮宿汧水湄朝發汧水曲浮雲翳清曉煇昧見寒旭西

行緣陂巒迤邐走
霜麓山人鑿戶牖
高下隱崖腹南折
渡曲流杠濶僅容
足村農建水磨瀆
湧出茅屋病牛臥
溼沙待日舐寒瘵
西南峯特奇天外
射高鏃所歷地漸
高回視但注谷羣
山忽翕合左右疊
礙目間然兩山豁
四野眩丹綠遙聞
山市喧泠泠響奔
瀑小憇竹石間竝
坐雜童僕

寶雞道中

日行山谷間逢人
問山名山草不知
數山禽但聞聲樵
人細如蟻久睨始
見形萬山氣如雲
緣虛響丁丁怒石
出木末秋條怯支
撐當膺獻醜怪落
面爭奔崩陰風吹

斷崖時有蛇蝮腥木魅弄霜姿妍冶施丹頰百轉益深
邃千巖互逢迎眾水迸石罅伏草如蛇行蜿蜒入深澗
下與一水并滿激走山足白晝來風霆人影墮虛無俯
視心眼驚寒日忽西下列峭青冥冥歎息行路難搖心
若懸旌

煎茶坪

曉山氣昏昏絕頂爛初日馬蹏踏微冰十步九踏跌刺
葉森塞途草上時見血山夫蹋菅鞋捷若猿猱疾歎息
度此嶺未陟先惴慄何年築此道歲久石毀裂或巨如
盆盎或細如棗栗或銳如斷矛或欹如崩壁或整如案

杆或亂如瓦甃圓轉蹈瘦癯縱橫籍骸骼霜稜白倚伏
苔角碧傾側路路交陷蹊齒齒互橫膝上出虎狼窟下
跣蛇虺宅跬步不敢忘魂魄常惓惓妻子隨我行倏忽
前後失我足已木末奴僕尚深穴艱辛至極頂回顧莽
蒼黑

鳳縣驛柳

萬山森向人壁立皆老蒼黃花走山足澄夏瀉湯湯秋
柳千萬枝連柯植成行枯根引修蛇蜿蜒入水長燒腹
心已空旁幹猶倔强上有鸚鳩鳴下繫游子韁當風折
霜枝搖落實可傷水疾蕩我心水曲迴我腸長流去不

返游子天一方西登草涼樓北顧沾衣裳

鳳嶺

西出鳳州城南折已城上細棧緣一髮石磴屢高抗周
旋獲幽奇偈仄鮮昭曠攢簇累層翠起臥各不讓頰眺
暈垤穴印入繚嵐瘴萬巖起長風白日吹滉漾天門洞
然開遐舉扼天吭上臨朝陽閣蕘桷隱動宕南峯利如
鏃彷彿丹砂樣何時跨鳳去奮翼恣曠放

紫柏山留侯祠

漢家有二相正譎各不同留侯邃道術武侯亢儒風宋
人強解事議論實弗衷老子重爲我守雌以爲雄侯乃

獲此秘首尾亦猶龍羸項猛萬夫嬉弄如兒童哀哀漢
君臣玩之股掌中富貴棄如塵去訪商山翁西登授書
樓雲林鬱葱葱四山列帷幄深藏見淵冲何時博浪椎
插爲天外峯下有鳴玉泉聲若斗壁撞孟冬燦鮮葩姣
如好女容迎風折瑤草翛然追遐踪

祠中

漢家有四老去採商山芝吾慕長生者公當爲致之赤
松能辟穀紫柏獨畱祠再拜山亭下煙霞儻可期

宿山中

落月西斜參斗橫欲眠不眠天未明亂山無人鐘磬響

奔湍過枕風雷聲宦愁鄉思百千折哀雁冷猿三四更
還憶高堂翦殘燭獨坐細數行人程

褒斜道中

素昔好山游平地起華岱此行苦攀陟慣見頗不耐褒
斜道最曲盤折縹雲外冷猿挂枯條駭豹竄叢卉驚心
懾險隘猛抵增愕怪孟冬遠行役霍霍走煙靄長風落
天末萬谷生竽籟清流尚可人淨碧遠縈帶巨石截奔
瀾憤觸疊高翠客子照華髮清濺琅玕淚何當濯煩纓
倏然遠塵蓋

雞頭關

寒風出陰崖吹我度雞頭重關倚層雲下顧猿狖愁眾
水滙一泉滾滾東南流漢中大如丸萬舍隨沈浮南瞻
漢王城片瓦不可坏當時逐鹿人零落同山邱英雄一
骸骨千載空悠悠

白石神祠

橫流長鎖度青虹翼翼重關俯漢中我上雞頭問遺跡
人傳石語拜幽宮九天恍惚神靈雨萬壑飄捎魑魅風
獨訪懸崖碑上字摩挲殘隸撥荒叢

沔水

南下褒城勢忽開亂煙一簇見亭臺秦山邈迤隨天盡

沔水檣帆轉地來千里蠶叢驚出險一心摧折已成灰
幾番立馬平蕪裏落日蒼茫獨首迴

赴甯羌

羣山異氣候眾物各寒暄陽木悅鳴鳥陰崖啼冷猿峯
巒多北向風日獨西奔宛轉甯羌道喧聲又一村

過七盤關

兩部山河壯重關草木分煖花迎蜀日寒樹失秦雲蒟
葉山樵飯橦華浣女裙眼中風土異更怕子規聞

龍門閣

兩日山中行複沓如平垣崎嶇百里餘巋然見龍門修

三〇廿一
言
一
棧踰蒼虺首尾雲中蟠北峯祖羣峭羅立高會孫陰柯
舞魑魅轟壁愁猿猿頑龍穴山腹穿破盤古根一水入
無底哆口汨汨吞西出吐涎腥駛入長江奔女蝸補天
能失手塞漏坤吾欲探其幽趨趨喪精魂

石櫃閣

青山插江底上下漾晴翠舟人理蘭篙輕刺浪中寺鐘
聲落虛無時駭蛟人睡回紋散鷓鷯淅淅白日麗我行
山麓間石角屢彎臂朝渡飛仙嶺薄暮抵石櫃細風吹
晴沙瑣屑落寒袂懸崖鏤千佛慧眼照初地慈雲起足
下法雨灑天外奔流蝕蒼根神物爲鼉屨永祝經行人

頭陀去煩惱

曉發廣元

纖雲起江渚拂面纔一縷
風吹入山窗勃勃戶外吐
縈紆帶巖腰頃刻氣如煮
四山忽彌合翳若走虛堵
氤氳構真精萬木齊潑乳
天地渾一氣水底但聞櫓
行與造化游乘空任高舉

發昭化

谿谷哀壑不見日怒石直上青
氤氳路循南去葭萌水
腸斷北來鴻雁羣十里五里踏
落木欲斷不斷穿疲雲
懸崖疑有古時字剝裂千秋苔
蘚紋

牛頭山

我行葭萌中一徑凌嶽嵒翳日轉幽壑攀煙躋崇陂峙
足青雲端始知眾象卑回視身所歷萬險成平夷
治田畎高下緣山坻間以青松林繚以白水畦參錯方
罨間方圓置坪基南登天雄關峩峩見天倪下俯嘉陵
江縈紆抱崖馳西行繞山背邱壑森羅離登降逐凹凸
使我心眼迷淒風颯然來飄飄吹征衣

劍州古柏

森森古柏官道旁十圍百圍千萬章
堅鱗屈鐵髯怒張
混混甲子世莫詳
傳自周秦漢晉唐代有扶植斤斧防

上有鳳鸞下麝麀彩衣芝角羣游翔山精踈髮白晝藏
麤皮溜雨色黑蒼老龍裂甲蛇涎香啄瘦銜瘡翻枯腸
潰陷日月攫風霜祖幹或摧牙角亡康腹抱孫猶倔强
蒼根十丈蛇蟪長憤走石上穿青楊勢如七雄侵小邦
碧枝毳毳拂客裳令我望古心茫茫慎哉賢牧善護將
幸勿翦伐畱甘棠

武連驛覺苑寺

言尋覺苑寺來訪種松碑古畫埋塵壁靈泉涸法池臥
鐘長繫馬斷碣半支龜寂寞平原字無僧慎護持

絕句二首

死求封禪有遺書，尸諫何殊衛史魚。
自古斯文無正筆，漫將難蜀議相如。

譎諫深文著美新，法言直刺莽君臣。
紫陽自負春秋筆，重使狂生議古人。

著雍困敦

遊中巖訪山谷遺蹟

慈姆堂前記舊遊，中巖山下繫行舟。
劫來空訪元符字，醉後時吟借景樓。
百日萍蓬羈客淚，千年風月暮江頭。
詩人老去題銘在，碧蘚荒崖落日秋。

五月十二日微雨偕戚覲臣嚴符瑞魯幼都李

變堂遊中巖寺

宰官身世半忙閒
康樂平生喜看山
攜着鑰匙隨意去
碧雲深處叩禪關

曉風吹笠雨絲斜
香滿山蹊處處花
澄磬一聲人不見
綠藤蘿掛破袈裟

喚魚池畔泠泠水
伏虎巖前漠漠苔
一片模糊崖上字
不聞孫氏訪碑來

當年烽火到青城
五月驚濤十萬聲
獨有巋然三石在
倚天寒碧自崢嶸

竹枝詞

美人翠袖調鸚罷
俠少烏靴鬥雀歸
笑解吳鉤看錦瑟
滿簾花露溼羅衣

五月十五日余奉調秋闈之檄邑人士作詩歌
送行者百數十篇爲畱別二章答之

出山雲與在山同
覆釜揚旂變態中
飄落人間不成雨
卷舒天外又隨風
欲探縹緲魚龍氣
翻慮漂搖蠓蚓功
寄語諸君宜努力
不須空悵大江東

六十年前伯蘊名
後先相繼有歌聲
恩勤尾羽常思侮
勉務蜘蛛懼未成
鄭國渠爲秦大利
叔通才愧魯諸生
宏敷未了三年志
江樹江雲不盡情

贈張星使荜秋

手搴蘅杜出芳洲，偃蹇西來駟玉虬。
泰岱舊名天上落，岷峨新秀眼中收。
頓驚神駿空塵骨，肯使靈鰲怨石頭。
連夜瀟瀟重九雨，興來高處一登樓。

九日有懷兄弟在棘院中作

攜尊會記昔年遊，醉把茱萸插滿頭。
驕馬溼塵京國夢，亂鴉寒木蜀宮秋。
酒邊絲竹成陳迹，身外功名感脫舟。
知否天涯勞遠憶，棘圍深鎖月如鉤。

屠維赤奮若

清明

鄉心萬里逐潮生更怕深山杜宇聲
歲歲催歸歸不得
破衙寒雨過清明

湘鄉杜雲秋俞約爲中巖之遊爲詩十六韻贈之

毛公好客不好錢好君乃過金刀泉
遣從子遊屢詔我
一日握手長江邊君才有如此江水
吞吐萬有流龍涎
燭微論遠百弗失若繳射鵠弓連
弦東游諸侯不得志
西來又賦秋蘭篇吾聞會胡最愛士
吐握尤數湘鄉賢
恢恢大網出海底金精玉映相新鮮
十年賓客老散盡
靈旗縹緲空雲煙流風餘韻尙在眼
令我望古心茫然

吾觀君文相君骨峙如山嶽深如淵天生松柏敵冰雪
豈與桃柳爭華年澄江爛石鯉尺半莫輕扣角王公前
老鱣跳波小鱸舞且入陰壑藏蜿蜒青神三月好風景
平波麗日春連天白鱗青笋琥珀酒約君一上中巖巔
磨崖古刻不知數無事且補淵如編孫淵如寰宇訪碑錄不載中巖石刻
三月十四日雲秋乘兵船見過因邀李雲喬同
年踐中巖之約雲秋一宿而去畱之不能得乃
爲此詩追以贈之

玻璃江中水清碧篙聲擘响波底石上灘次且下灘易
須臾艤舟巖下壁雲喬上山誇捷步雲秋努力爭先路

亂崖冥冥天雨霧杜鵑聲繞千山樹杜鵑催歸傷客心
客中遇客如苔岑山靈夜來風滿林呼我手拾丹砂金
雲秋學兵不學道恥隨木石同枯槁一日之遊殊草草
舊恨新懽歸一掃掉頭不顧長江去指畫八荒心口語
旌旗照空水鳴鑼會看人間訪伊呂

次韻李雲喬

論交新結楚南公倚岸開軒四面風垂釣偶依浮宅客
學仙時問採芝翁空山薜荔人宜笑流水桃花世不同
好待他年思此地應憐塵迹各西東

衙齋

斗大衙齋甕大城 宦心詩思兩淒清
溼煙深院芭蕉夢 細雨空林鷓鴣聲
蝸篆桁楊紋厯亂 草連廳壁綠縱橫
訟庭寂寞渾無事 偷得閒身學養生

寄雲秋

閣夜新詩報早秋 淒然一碧獨登樓
美人心事三分月 志士功名萬里侯
夔峽波濤開地險 烏斯烽火入邊愁
益州自古稱天府 可有奇謀借一籌

一夜西風水忽波 有人含睇倚巖阿
天公強使儕樗櫟 山鬼何曾愛薜蘿
霸國有才憐仲父 侯門無地寓公佗
百年世事兼身世 青眼高歌奈子何

我思相馬九方臯君欲騎龍釣巨鼈常恐神山隨鼯鼠
誰將名種貢蒲萄鐵圍射日空弧矢金埒嘶風惜齒毛
惟有傷時書一卷讀時如向癢中搔

拋卻清溪六尺竿野人心性强衣冠星河北直燕天盡
風雨西來蜀道難燕領班生空有相麀頭元子亦求官
與君預訂他年約八極飛游作壯觀

新秋感懷

寂寞荒衙長碧蕉暗窗吹葉冷瀟瀟老鶻新雁孤城雨
客思邊愁五夜潮長枕亂秋侵鬢髮故山歸夢滿漁樵
十年未了平生願已有魂來不待招

上章攝提格

故國

故國六千里新愁百萬端
人情隨好醜世局總艱難
薄宦風塵老荒城歲月寬
風花春照眼強起一憑欄

二月二十一日雪中游止園

風雨春江上我來三載初
閏年殊氣候春雪滿階除
心緒百花外山川一覽餘
殷勤問農老穡事果何如

止園雜懷

曾公闢康涂論文有妙旨
張吳追絕塵並駕驅駮駢
俗士各師意拔幟謀不軌
喧蹂少完曷二子獨嬰壘
往昔

見濂亭探討獲元始淪漣無常波海水瀉吻齒握手四
載餘卒丁始于癸長江去沄沄何由寄蘅芷

賢哉吳太守棄官爲講師文章詣妙邃辨晰窮毫釐譬
如食雞蹠黑白無差歧十年與之游聽水不會疑君爲
出谷鶯我爲曳泥龜擇術不自兢遂俾識者嗤何時變
龍雲與君相逐追

雲秋天下士遠抱管葛行時艱勇擔任機略據肝臟山
川曠在眼論要扼其吭崖谷抱霜雪大木不逢匠時人
守繩墨顧乃怖無當我居青江頭佳什時轉餉東風理
扁舟來往刺蛟浪春霖生徑苔念子不可狀

廣平有賢宰姓吳字彞臣鏡古竄書冊若掃窗間塵萬
物森在旁不救東野貧胡爲百年質以心讐其身北風
吹雁來銜詩語酸呻冥月六千里常隨日幽嬪子雲有
新功寄與談元人

英法於春秋譬如楚與吳蓄此蛇豕心薦食及上都叔
耘學權謀糅以姬孔書去年奉明詔出使不競區此
行儻擯秦宜爲合從蘇念往促膝時爲進交鄰謀試語
彼都人北溟有巨魚垂天化爲鵬逍遙思南圖陰風灑
冰雪寒冽將剝膚明夷睇左股慎保千金軀勿爲螳捕
蟬小黠忘大愚

昔讀均父詩十九閱寒暑戊年初識君張公正封魯論
文沁肝脾零零蕉上雨建策洞未然薄縞當勁弩秋冬
佐防河爭功不下禹去歲謁天子曰俞往東土此邦流
離民待君實庾釜

杜子抱淵靜皓首苦爲儒平生志學心獨立不遣扶君
詩有包羅萬形無逃逋往讀秋懷篇家法習以都長河
落天上潤我沔池枯一別十餘年有若矢脫弧君揮北
山琴我濫南郭竽不見尺素鯉但見雙飛鳧白雲在青
天舉手不可呼何時耳清音一滌土垢汙

文泉耆書史城野掇燼散譬如罔利夫晝夜顧龍斷但

知充蠹飢不惜擲蛙彈占哲無匿踪小史有脫腕剝梨
少完膚殺竹多潰汗我從先生游昕夕事刊竄君顧守
門戶我乃闢厓岸有時相鬚距拂衣與抗難當其合併
時融衡互標讚倏爲萬里別歲月駛已換秋風凋白髮
往事若冰泮平生贊修志功成未及半天乎喪斯文徒
俾孔父歎

周生粹雲以杜鵑花兩株見貽感其意爲詩一章寄之

上山聞鷓鴣下山聞杜宇鷓鴣呼客畱杜宇呼客去躑
躑山谷間枝頭淚如雨去年枝上淚今年枝上花折來

血模糊爛入周生家周生貽遠道示以當歸意東風吹
老人浪浪淚盈眚

春日懷姚璧臣二首

此別未云久滿園花爛開故人杳何許落日獨登臺
暝氣千峯雨江聲二月雷山川勞望眼春緒不能裁
西國正多故斯人獨請行古來重圖學誰復識邊情
偃蹇不如志丹青空有聲孤鐙春夜雨濁酒爲君傾

杜少陵漫興尋花諸詩格調風致爲七絕中獨
創山谷多做爲之今亦竊效其體

九日陰霖一日晴倚風絲柳亂啼鶯若非二月春寒甚

不應惱人如許聲

午風遊絲百丈長
隔院落紅吹過牆
碧桃陰陰白晝靜
誰家泥燕青春忙

終日怨花花不開
花開卻怕見春來
春來便有春歸日
且放朱顏入酒杯

文書堆案重如山
吏卒守人苦未閒
折腰元亮識此意
一入桃源便不還

無主春風巧結媒
紺牙紅頰玉爲腮
老松故作蒼顏面
不解花心只麼開

有花無花關底事
能使少陵生許愁
嬌鶯戲蝶都無賴

直欲顛狂送白頭

止園

滿枝新綠晝沈沈
薄酒疏簾力不禁
隔岸遠山寒翠逼
閉門微雨落花深
有情蛛網添春緒
無賴鶯聲攪客心
曷不扁舟蓑笠去
東風歸臥舊園林

家計

家計爲官累
荒城又一春
一杯人月影
三口鶴猿身
未必儒冠誤
祇應吾道貧
古來政如此
世眼漫相瞋

次韻王丕臣學博止園四首

未能堅臥學牆東
慚愧逢時計不工
常恐移文嘲澗壑

忽投大句落玲瓏偶尋洗竹科松地枉憶丹臺玉室中
數畝栖遊緣底事年來埋首簿書叢

三月啼鶻攪客思况當花落杜鶻時江山信美非吾土
亭檻初成記好詩嫩柳漸遮梅子榭弱藤新蔓竹槍籬
雨窗風簟渾無事細數羣芳定品差

談元讀易不希名獨處誰知寂寞情單父古文存鄭氏
岷陽絕學付侯生開編逐日樵蚪蚪閉戶知春賴燕鶯
載酒人來爭問字異書差幸眼猶明

彈鋏高歌食少魚三年宦跡竟何如鋤煙種藥花飛後
冒雨看山吏散初千載棠梅貽父老一時蔬果逮僮胥

將來去後思清蹟應有虛聲到里閭

止園酬戚覲臣

寂寞芳園晝掩扉草亭高下綠成圍客愁已浣猶須醉
花事將殘未忍飛春夢漸隨胡蝶散鄉心空逐杜鵑歸
蕭騷雙鬢今無似慚愧能詩戚布衣

牟惠庵以瀘州石子見貽擬造爲器出水久之
質理粗拙頗恚於心乃感其事爲詩以答惠庵
兼簡元穆

藍田石子瑩且腴光艷照水如脂膚豈知入水甚晶絜
出水質理殊麤枯牟侯贈我出懷袖始若奇瑋終凡碌

先生此貺有深意譬我耳目皆非吾往時詣學得瑰寶
刮痕滌垢防騫汙一朝問世琢爲器窳戾不足當嬰壺
撫君之石識君意令我慙覲顏頰朱牟侯學道古所徒
礧錯國器成璠璣飾之吏術燦以敷方圓物類無遺逋
以余視君石視余况類比事兩不誣試語元穆誠何如

哭淑妹

三年不見汝生死忽隨之痛爾無兄弟嗟余遠別離敢
將游子淚重觸若翁思楊柳春風院芙蓉夜雨時招魂
迷處所想像尚猜疑地下銷珠魄天涯感鬢絲書來心
破碎咽絕杏殤詩

酬徐子惺

雙江落日送征橈，瘦馬殘鷺萬里橋。一別淒涼成夢雨，
千端滉漾上心潮。山陰有約君迴首，粟里無歸我折腰。
好待重陽菊黃後，亂傾酒榼與詩瓢。

青眼高歌獨子悲，探囊今日見詩遙。憐黃葉白頭句，
回憶澄江落月時。諸謝風流誰嗣者，千年洄溯汝從之。
幾番獨步芳洲上，盡採蘅蘭報所思。

有感

聞道齊河忽決流，更傳飛浪破蘆溝。金錢半竭司農力，
玉璧重煩 聖主憂。賈讓至今惟下策，楊焉從古乏奇

謀東南已徧魚龍窟苦雨秋來尚未休

蟣蝨微臣拜手言灾祥爲證五行篇京虞易筮能知數
歆向春秋善識天水火蛇龍半天下陰陽芽孽在幾先
茫茫世宙無窮事儻有孤忠策未然

昨報西垂有潰兵黑旗殘卒更縱橫狐祠夜色驚篝火
蠻幕腥雲壓塞城徐樂上言憂瓦解杞人無事慮天傾
樓頭鼓角催星曙獨酌寒醅睡不成

1011日

言老日

三

文莫室詩卷五

新城王樹枏

西征集二

重光單闕

別汪漱伯

介甫文章海內師
臨川後起更多奇
嵇生一見我青眼
馬氏五常君白眉
襟上淋漓將進酒
江頭風雨餞離詩
他時倘過箋揚處
好折梅花寄所思

萍水遭逢忽隔年
眼中零落獨余憐
丈人雞黍見真性
杜老悲歌驚別筵
瘦馬嵯峨萬山雪
暮天蒼莽一墟煙

迴峯百轉方投宿臥憶江頭倍惘然

寄十二弟

文章少小已稱神別汝三年更絕倫好夢幾吞丹篆字
吾家重見白眉人看雲憶弟潺湲淚縱酒登樓老大身
東去長江無盡水何時爲我濯纓塵

資陽產雙歧麥二枝謹做漢樂章製爲三首呈

制府劉公

泰元况麥兩歧塞靈根媻鬢枝阜曰朋實猗猗禧我氓
載猷私躋之堂蒸舞傲歲蟬焉余之時

公之徠順皇德羣嘒嘒沛无極公之徠九夷賓賦曰時

虞媪神公之徠田翼翼蠓爲魚獮螟媿公之徠福穰穰
靈平而發木祥

姑藏九歧果三穉披圖案牒昔爲瑞舍神含怡降鮮媚
駢首儷支德不貳黃茵莠與承慶雲至仁徵祥感紛員
小吏稽首公無言西徠璧馬市貨駢鄉古貴珍今擲捐
風諧雨酥澤不偏闢流救止慶豐年渥祺滂洋爲世傳
異物靈殷安足論

追憶序園游讌之作呈刺史高君

寒碧迴廊竹掩門滿城煙景欲平分鶯邊繫馬千家雨
樹杪開軒萬壑雲庭鳥啄花隨吏散午風喧市隔山聞

幾番衙鼓鼙鼙報醉倚疏欄酒尚醺

一年兩醉使君醇滌盡無端薄領塵詩酒風流見今日
昇平花木入熙春袖前偶闢迴旋地座上偏容懶慢人
好待江城風雨夕菊華重結再來因

繫馬篇

繫馬于閭備豕于途猩猩如人捷于走趨戴威滿臚賁
唾滿須虺行蝮居其肥康瓠

彼記之子有峩其冠胡塵厥纓說芷解蘭隱首于胷會
最指天大人巍巍下升雲淵不承其頤而高其肩辟如
北驪南首其轅

衙齋

世事悠悠不可聞
悔隨野鶴入雞羣
項王不學萬人敵
韓子空爲五鬼文
身後聲名付杯酒
眼前時局與浮雲
瀟瀟風雨衙齋靜
夢寐衡門夜已分

憶詩

離鸞弔影啼金玦
覆燕傷心惱玉筐
冷雨拍窗春索漠
軟雲偎枕夢淒涼

曲檻

木瓜花謝紫薇開
曲檻斑斑長綠苔
微雨閉門無箇事
臥聽茶鼎動春雷

懷吳摯甫

十年鑄就黃金像
一夜思開白玉心
想見蓮池池畔水
夜深時作老龍吟

元默執徐

次韻梁虛谷章園贈別之作

竹戶松軒面面開
看山不厭百千迴
拚將杜老殘生事
付與劉伶濁酒杯
烟雨一城秋滿地
風塵萬里客登臺
浮雲過眼皆陳迹
且取名花到處栽

共君梧院溶溶夜
一醉蓉城灑灑霞
明月清風孰賓主
耐鬢宜笑有鶯花
琴邊流水千年意
鏡裏新霜兩鬢華

別後相思在何許青山著處是吾家

章園絕句

仙源作記陶元亮彩筆書碑蔡少霞雙淚君恩湘水竹

千年春夢蜀宮花

花藥夫人祠

蘅蘭掩泣蓬蘩笑惆悵雲中跨鳳人語燕嬌鶯春撩亂

碧梧蒼竹自嶙峋

跨鳳山房

稻田蘋渚水浮天老米新開書畫船傍樹午雲穿戶過

避風沙鷺對人眠

野航

翡翠簾櫳玳瑁梁芹巢未穩又新霜江雲江樹思千里

秋雨秋風夢一場

秋燕堂

十年稷契經綸志萬里風霜弟妹思臺外浮雲臺上月
不堪重讀少陵詩 看雲步月臺

亞字闌干立字亭四圍山色向人青黃雞滿地秋禾熟
襦袴童謠可意聽 憩亭

題畫

近山蒼翠遠山藍竹葉青葱柿葉丹風力滿帆船不泊
一丸斜日落江寒

雲秋歸湘鄉舟泊嘉定余自雅州趨而送之用

黃山谷送李德素歸舒城韻

世儒爲大言抗議成畫餅虎皮飾羊質痿熱乃避冷自

我得杜子寒蟲弔雙影孤燈倚江窗有益不待請黃鍾
間牛鐸時復警人省昨日揖我別歸楫要理整三年風
雨歡一夕忽遠屏送君嘉州道無酒煮茶鼎爲澆磊隗
胷萬事破瘰癧長波瀉明月視此江天境勗君善刀藏
勿輕試宵繁平生伊呂志抱獨時自警王明汲寒泉舊
井待修綆

余自雅州赴嘉定踐雲秋之約耿丈鶴峯爲買
竹筏兼有南豚東餅之惠詩以謝之

平羌江流如瀉銀素旌飛翻萬馬奔耿侯削竹贈一葉
十月虺雷風雨昏敗席支蓬打高浪坐看蔡蒙雙出雲

耿侯知我耆圖畫巧人弄假終非真坐我玻璃碧峽水
千山落木青嶙峋長蛇蜿委入無縫蒼翠壁面涼煙屯
峯迴波折忽撐豁萬仞落水翻天根王宰矚眙惠崇愕
失筆不敢探涯津快哉呼童去煮酒佐以耿侯新製豚
平分十字好籠餅縮葱屑薑忒嚼吞惜不偕君共一醪

同舟說與黃陵人

雲秋自號
黃陵道人

江中

一箭平羌江水兩翼蔡蒙夾流初日放船正好白蘋紅
樹深秋

癩石灘頭雨急水津關外風道奔湍不羈逸馬驚沙自

在眠鷗

入峽偪疑路盡迴波轉處天開
森森千尋噴雪虺虺十月聞雷

蜿蜒雙龍夾岸浮沉一葉飄
江坐看郭熙山色亂秋裝
入蓬窗

江妃眇眇垂睇列子泠泠御風
歐啞一聲落水舟娃背
指秋鴻

山上亂雲補空溝邊驟雨添流
不用鵝溪六尺李成畫
意平收

白馬灘中熱酒香爐浪底看書
舟似驂驪下道蓬若蜺

蟪背廬

竟日達摩趺坐洞然雲水重重寸絲不掛凡鯉慧刀能
截頑龍

自雅州泛舟三日至嘉定而長汀江叔海已先
候於江上因與游凌雲山登東坡樓效山谷六
言詩送雲秋兼呈叔海

秋風杜子歸去夜雨江郎忽來寂寞凌雲山上杜鵑帶
血新開

江郎西極天馬杜子北溟巨魚肯藉無心東去風雲有
意南圖

沫水驚濤突立峩嵒積雪飛來萬古烏尤片石江郎說
是離堆

落木洞庭萬里故人天末歸舟欸乃一聲未了夕陽憔悴蘇樓

戲答王冬生惠洋鼻煙

寒梅臥窗冰雪膚止園先生夢初遽呼童熱火煮春茗
蚯蚓竅中響風爐曲几蒲團聽風雨更展芳煙三兩壺
桂花昏鈍茉莉俗過分卻要深防虞冬生贈我不惜價
鼻孔乃作司南車從來此物出海貢西極寶如龍洞珠
斧材鋸屑要深甕眾味變幻羶酸殊達官貴人競時好

勝於世間淡巴姑逢迎非種醜不顧鼻中涕洟口遽蔭
冬生顧視氣清穩海上逐臭胡為乎誓君繼今屏絕渠
但持蒼乳烹雞蘇

寄謝傅石君

大婦提壺能哺兒小婦車絲兼獲薺止園但攻書與詩
不須內顧憂烹雌一朝寒暑忽為厲病葉哀蟬相對嘶
感君崢嶸挽天手甘露灌頂風開肌先生家法從來遠
牛頭鼻祖軒轅師和糶百草要真本箋解素問須研幾
古來方書近五車家家握珠耀靈蛇聞君搜索二百種
一一爬梳瑕與疵申韓老手抵人死石君為刑名家言君乃活人

為國醫今朝贈我復不淺萬里春風吹夢回家人團團
長兒女但聞繞梁響桐絲

余與杜雲秋江叔海遊凌雲山廖季平携酒肴

湯餅就饌於山寺別後戲以答之

嘉陽城頭有一士舌尖狂瀾瀉江水呼厨挈榼載召我

飲聽先生說經旨君言聖學有今古

季平以周禮為古學少年所習王制為今學老年所

訂著有今古學攷其說甚辨

吾言聖饌亦如此聖人少年嗜古學飲水飯

蔬讀周禮作相歸來換家素坐擁膏梁老鄉里食精膾

細要講究不但學涂變終始燕趙門人不願聽王制成

書半老死此老暮年饜魚肉君乃鋪張頗竊比胡為雜

此不經物海螿江瑤供箸匕又况霜刀縷春麥湯餅無
由證昉起卓哉劉郎諱糕字不見諸經防不軌先生事
事守家法食譜從來亦須理勸君屏此不經物敢上俳
言酬食指

宿蘇祠

昨日上凌雲蘇樓枕江址今日宿蘇祠乃是坡公里老
仙去千載周繚有遺址挑燈雨敲窗讀詩得佳旨吾詩
祖山谷北面稱弟子公牆高且深時亦窺富美流派雖
有區濫觴實一水沿今斯道喪淫哇聒人耳先黃而後
蘇廢疾或能起何物驚斯踢西河矜距紫

壬辰九月過訪鳳扶棠于成都署內小憩亭其
哲嗣忠常侍立其側乃用西洋影相法寫爲圖
以貽余并乞題句

老鳳堂堂七尺軀小鳳嶷嶷能讀書十年當官作民母
潑乳解襁口將雛于公直枉有陰德天付渥洼汗血駒
驥子墜地志千里九塵昂驪想天衢自我西來識老鳳
兒女斑斑爛侍余一朝坐我菊花底霜亭日斜影聯裾
小子垂紳倚冰劍皎然風前瑤珥瑜西人變相謹毛髮
幻作龍眠天馬圖贈君羈牽無價珠善馴蒲萄小駒駝

寄賀高資州年丈生子

鳥聲無人春草蘇止園烹茶倚風爐奴子手提雙鯉魚
銜鱗乃得先生書上言當官二十載哺民作兒尾畢逋
徙巢東西已頭白一夜見此祥鸞雛開書顛倒心語口
想見星雲光繞閭吾侍先生近兩祀治獄不數高門子
螟蛉祝我匪天意錫以千金滇澤駒訾黃來下有時會
骨相或應天閑圖我欲東徂洗塵眼惜無葉縣雙飛鳧
折梅將詩寄遠道來乞蒲萄一百壺

昭陽大荒落

建昌觀管張公道出新津失一貓久而復得旣
以復公更爲詩追以獻之

長禾被野巴豆肥有鼠食我民嗟咨尾翔翹作人舞
白晝公敢爭冠衣張公驅車入鼠國有物飛出殊權奇
溼雲滿身雪照眼非影非虎非熊熊掉頭一顧羣動息
儵來忽逝風爲淒漂腥盪穴出深藪孔父坐嘯琴聲悲
功成汗血忽歸去騰驤不受織塵緇春煙高臥北窗下
牡丹正午花婀娜將來夜半化龍去卻要隄防雷雨時

武陽四首

收印出城去勝游常失期炎蟬移露葉晴鳥弄風枝天
地本奇曠煙霞空夢思一官何所補贏得鬢如絲

四海習鑿齒五斗陶淵明臧孫卑柳下山子辱嵇生富

貴一炊黍山川千里情所懷常不適高睇依江城
已曳泥中尾敢辭冠上塵馬鞵連逸馬甕盎視全人世
道已交喪文章祇益貧出山爲小草辜負故園春
事有不如志中懷千斛愁苦霖遷蟋蟀殘棧繫驂驢引
鏡時自照高歌誰與酬黃金買一醉安得董糟邱

寄懷包弼臣

序園曾共此君遊來鶴亭邊更起樓詩卷忽從天上落
高怡樓年丈以君
來鶴園詩見寄塵顏能解客中愁故繡新墨皆千古白髮
黃花共一秋料得重陽好風雨詞歌零落滿資州

趙樾邨贈楊松齋七律二章兼及賤子次韻和

之

荆楚幽燕牛馬風杯酒對君雙頰紅有不如已輒與飲
更得新詩來益窮長詩會爲百日醉短穎愧少諸毛功
從今鑄就黃金淚盧馬何嘗分異同

皎樹亭亭殊可人松齋齋中無雜賓碧梧蒼竹森在眼
胡床玉塵峩如神次山曲膝更論古元亮折腰都爲貧
簿領侵尋老將至要君一證菩提因

一百二十

言子

十一

文莫詩卷六

新城王樹枏

西征集三

闕逢敦牂

憶贈楊松齋刺史

去年握手雙流縣風雨高歌始相見今年送我新津城
別酒對君雙眼青男兒論交重意氣勁雪疾風見真志
阿穆蕭條讀老莊閉門不預人間事我來新津理棼絲
大河翻塵羣水飛荷戟橫途盜滿眼有君與角姚爲倚
一朝三橫去其一雄黃食肉民爲嬉書生殺人有時會

四境肅肅問啼雞感君假我牛刀手小試垂雲掃天帚
君家治譜從來遠好士風流更希有一夕雙龍忽背飛
驚聞繞壁生銅吼沱江江畔波連天萬山回首心茫然
人生離合若萍梗中有不易常千年巍巍在抱幾人識
請君試鼓成連絃

題郭煦凡山水畫冊

郭熙山水有家傳更合黃金鑄米顛此老胸中足邱壑
令人眼底起雲煙蕭條白髮三千丈落拓紅塵七十年
老去還鄉仍作客猪肝無計慰高賢

五月廿一日馮子鈞凌體三兩學博偕邑諸生

邀遊西湖

盪舟東西湖水涼星斗參池夜正長從游吾黨二三子
來醉先生千百觴老漁倚笛山月小翠茗沸鼎荷風香
歸來衙鼓已報曙尙餘花露沾衣裳

王冬生庫使出江樓修禊圖屬題圖爲顧道穆
所繪並繫以詩冬生及趙月村直刺皆有和作
宦迹年年只浪游諸君此會一登樓出山時作山中想
慚愧癡翁顧虎頭

王家人物從來遠山谷顧子風流亦我師唱到倚樓長

笛句天然三絕畫書詩冬生道穆月村皆工書畫與詩

十丈紅塵欲沒人高樓高處有閒身
桃花千片潭千尺下視人間已暮春

隱隱江聲走怒雷連山波浪白如堆
閒鷗自在風濤外飛去飛來日幾迴

道穆以次韻江樓修禊圖見寄作詩荅之

閉門十日坐淫霖灑涼秋念我風雨好咫尺不可求
顧子雲中人高翔駟瑤蚪九天隕咳唾詞歌滿江樓
昨夜新詩來爛漫瑯琳璆煙雲盪高曾湔我今古愁
頃聞海水沸激冽搏桑陬鱗甲漂涎腥魚鱉龜鱓鱗
巨人杳不見頗抱蠱廩憂絕憐八十翁璜溪弄絲鉤
坐視紛員者

不值水一漚斗屋天宇曠不爲萬事囚黃花閒紅葉媚
此雪白頭賤子嬰世網隱約不我由有如逸馬尾施以
馴牛韉會當化爲龍乘雲相逐遊

次韻

顧復初

養疴不出戶抱糶吟清秋海天有黃鶴微茫不可求王
君人中龍吟聲發潛蚪昨以詩投我高情寄江樓繼以
感事詩砉磬間銀璆不聞揚子雲局促賦牢愁一官領
赤緊成都西南陬終日治兵畢萑苻竄蝦蟇比左慶安
眠遂絕枹鼓憂豈圖作方枘不屑爲曲鉤置身天地間
生滅如浮漚不受軒冕桮肯效新亭囚論詩兼讀畫時

來就白頭鄙性本踈野俯仰惟自由打破鳳凰笄扭斷
大牲韜黃花已吐萼快作登高游

八月二十日聞平壤之敗

撤戍銷兵孕禍胎當年鐵錯事堪哀一時血誓搏沙散
大澗腥波捲地來勁艦未窮樽木窟潰軍已哭牡丹臺

臺在平壤城中益州烽火通霄漢補過還思百里程

跋鱉無端欲啖人日本彈正少弼諫秀吉伐朝鮮之語亂濤驚射海東雲

武門一昔收權劍日本收武門之權歸于朝廷今二十餘年矣胡服千年滅

面文投袂忽來猴太閣日本太閣秀吉為始開闢明韓之人據鞍翻憶馬

將軍翹思建武中元事儻有狂儒記策勳

次韻

包汝諧

少陵詩筆在君處同谷憂時有七哀
苦雨不隨江雁去
颶風偏送海鯨來
空煩仁表宣朝命
誰爲吳公築將臺
重讀君詩重揮涕
當年次律倘庸材

赤門關上騰初日
平壤城頭翳壞雲
已見黃龍先撤戍
皇云玄菟本同文
西京屬國無常典
東海樓船有潰軍
何日高昭得歸國
敢濡沮水與書勳

九月初四日記所聞亦姑妄聽之云爾

傳訖澶淵欲誓師
小臣東望涕交頤
螭螘竟敢當車隧
蛇豕終看翼鼓鞞
周羽一揮收赤斧
越軍千騎襲黃池

聞朝鮮之軍有襲其後者桓桓鴨綠長江上定有祥雲護大旗

城北觀獵

裔裔馬如飛嚴天正合圍驚鷲手中墮伏兔草閒稀雨
溼空頭噴霜明捍臂衣插腰餘一箇笑指鐵絲歸

九月初五日過王冬生許遇陳衡山大令談曩
遊日本事衡山謂日本多宋槩本古書及唐時
卷子其庫藏寶器間有天家之物爲慨歎者久
之時中倭兵事方急感其事爲小詩六章以貽

衡山

省記仙官海上居蓬萊佳境近何如宋時槩本唐時字

曾見千年老蠹魚

赤刀大玉天家物
墮落胡塵更幾春
可惜九關清禁地
斑斑虎豹不呵人

信元謙信識兵機
秀吉家康更出奇
一昔學成長袖舞
居然里婦效西施

鼙鼓聲聲動地來
時危還欲借羸才
朝廷側席求邊將
新築黃金駿馬臺

天上將軍去若飛
漫鱣作鼓鳳爲旗
田單日事梧邱壘
若大箕冠劍柱頤

風竹蕭蕭月影孤
劍花寒拭血模糊
心潮陡上愁如海

索看君家日本圖

成都雜感十首

墮落紅埃卅四春
鼎中金虎賤如塵
光芒一夜無尋處
坐想清虛上界人

皎如明月澹如煙
赤節飄飄下九天
袖裏攜來龍篆字
艷情仙夢兩茫然

小駐芙蓉夢裏城
仙風吹下火鈴聲
深深寶篆籠珠箔
生怕鸚哥喚姓名

嬋媛何事妬娥眉
麋鹿驚疑鳥亦飛
夜半起爲翹袖舞
娉婷清絕不勝衣

多才不解通豬語
欲辨翻羞作鷲音
風雨閉門無箇事
眼常觀鼻鼻觀心

學仙學劍兩無成
瑟瑟西窗氣肅清
萬種秋心收不得
臥聽寒雨滴堦聲

人世離奇幻若雲
西風吹散了無痕
年來學得嵇康嬾
醉擁風爐葉打門

萬籟于喁怒者誰
叫噉叱吸任風吹
芒芒就裏求真宰
都在噓天隱几時

西來不慣長腰米
北顧常思短項魚
猶記慕園携酒日
菊花霜徧野人居

風塵擾擾七年餘腐鼠偏遭嚇鳳雛緩肉剛腸無一可
自慚不讀絕交書

次韻

趙藩

海上難尋方子春遞鐘藏篋黯流塵歸來緱嶺看明月
忽遇吹笙鶴背人

俯瞰齊州九點煙丹壚雞犬詫升天青蛇裏底罡風噩
對立雲頭意惘然

隔着銀河往碧城流雲如水不聞聲迴槎誰攬支機石
錯被君等識姓名

朝登雞足暮峨眉倦羽纔停興已飛懶學摩尼癡弟子

寒崖半夜等傳衣

井鬼躔閒埽積陰抗章猶沸海潮音
麟符再降西王母
煞費玲瓏藕孔心

釵鈿因緣偶目成浪傳私語倩梁清
玉墀簪筆何閒暇
記到丹梯響屣聲

碧琉璃護妙鬘雲爪印無端招一痕
袖取媧皇雙玉手
奈他虎豹守天門

彼岸招招意屬誰瑤池偏有颶風吹
紅船十丈蓮花穩
恰誤長庚轉舵時

應笑凡鱗困不舒琴高腳底是神魚
等閒掉尾南溟濶

安用鰕蝦問起居

晨星一局斂枰餘且看松陰鶴引雛料檢撐腸三萬卷
老蟬不蝨羽珍書

次韻

梁仲舒

燄摩天上暖生春萬丈紅牆久隔塵吹杖日然丹鼎火
自來餘熱不因人

天女朝眞惹御煙商量成佛莫生天瑤池幾試偷桃手
青鳥西飛望渺然

絕妙青詞闕帝城天風吹落步虛聲瑤樓重補登科記
苦被仙娥織姓名

西方老佛久低眉十日驕烏傍曉飛捧到上清新秘笈
秋霜寒透五銖衣

蟾蜍偷齧月輪陰七寶飛傳玉斧音欲向姮娥通一語
藍橋無路遞秋心

蔡兒癢背未搔成三百瑤鞭記轉清莫向西天談戒律
毒龍吼破玉簫聲

纖手銀河浣絳雲守宮舊印渺無痕瑯環一去無人跡
仙犬猶聞吠洞門

彈指千花解度誰紫霄茵溷任風吹上眞一轉紅羊劫
又到開天渾沌時

秋風帝子眇愁余重檢琳函掃蠹魚聞道玉樓徵應苦
好從勾漏定新居

魑魅爭光按軫餘人間孰解鳳將雛九靈昨夜傳丹訣
先授長房符咒書

重九日同梁虛谷教諭遊城北蕭寺

昔時攀折章園柳一別三年索無偶春鶯秋燕萬花下
時向沱江一回首今年無故謗麤裘魯人不識東家某
六月炎城殺鳥風理頭漠漠塵三斗相逢一握更爲笑
對面纍纍喪家狗聯床百日風雨歡白眼狂歌作龍吼
黃河倒舌千萬語大句瑰章報瑤玖糝糠詎敢鑄堯舜

聊向人間散塵垢人生鼎鼎百年事貧富榮枯一翻手
不知斥鷃笑蒼冥那管飢鴟嚇腐臭今朝佳節入蕭寺
涼雨瀟瀟沈重九細流鱗鱗白石爛紅樹黃花競妍醜
道人煮茶不煮石謾謾清風生兩肘青髓於人既無分
勸君一進驅愁酒有酒驅愁愁更來莫若無愁免拘鞫
人生無用卽無愁但願來生化駢拇

梁虛谷爲余言蓬溪如意寨山水甚雄邃可以
避世諷余卜居因反東坡答王鞏詩意戲之

沿江山下水如環見說桃源別有天卻笑青山夸惡客
青山還要買山錢

無題

昨夜分明月映門
纖雲爲態玉爲魂
天風吹下姮娥影
小立蒼苔尚有痕

渺渺愁途已自成
紅牆西界水盈盈
低頭細數遊仙夢
隱約芳卿是小名

次韻東坡雨中過舒教授贈梁虛谷

兀兀生晝涼
幽窗打蕉雨
金猊吐龍涎
滿室坐雲霧
梁子蓄高抱
窈窕獨余慕
眉間照霜雪
百默時一語
空庭鳥無人
蹙然響幽履
與君百日居
使我筭萬慮
古來寵辱場
昧昧一夢度
胡與物刃靡
不知所歸處
氣聽絕心

耳君能得元晤君非支離疏乃得支離趣

題高怡樓年丈郡齋話舊圖

我披先生話舊圖刮我兩眼青模糊先生發軔困敦初
寒龍出匣光湛膚我獨賢勞南北徂蘭跼黔楚燕齊吳
長途粼車大海轡報以劇邑分茅苴梓充大邑巴綿瀘
十年攫得珠江珠大珮瓏玲銅虎符所至鉤距窮奸逋
夜龍不吠探丸徒長禾穉蠶蠕蠕男怡女嬉謠襍襦
先生涖資一事無對山開軒闕精廬千紅萬綠煙鳥呼
晝權民勞夜治書昔余從遊歲執徐看花醉臥黃公墟
忽忽一別兩載餘龜山彼婦紛謠味我僕已痛君馬瘠

有若轍鮒思江湖吾聞萬竅風吹虛叫者豪者皆須與
一炊富貴安足娛醒來但覺身蘧蘧周耶蝶耶兩與俱
胡爲日受人揶揄故園新霜菊已萎奚不歸噉秋風鱸
我披此圖重喟吁舊話不話君何如

題趙月村直刺劍湖漁隱圖

劍湖湛湛千年水萬頃玻璃淨一葦就中垂手釣魚人
十萬熊羆呼不起白石粼粼尺半魚何人夜半歌嗚嗚
披衣起立看明月但見上下雙跳珠先生劍湖二十載
虎嘯龍吟催鬢改新詩採徧劍湖雲更騁豪情劍湖外
峩眉劍閣青嵯嵯前有青蓮後東坡詩人化去已千載

江山待子生妍媸先生仗劍辭湖去千里岷山走風雨
朝市邱樊皆隱徒老漁忽作巴人語我今遇子芙蓉城
雙劍開函相對鳴他年漁艇忽歸去向人煙柳千枝青

張君房脞說載隋董慎爲冥府右曹從事辟常
州張審通管記作判申天府事感其事爲詩一

章用以解嘲

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人古諺所闕傳實足駭見聞咄
哉董從事奉職殊不賓人間索長爪付以申天文任耳
不任目盲若遮天雲黃衫持符來惶駭汗浹身持毫命
改爲不知何所云霽怒忽爲喜反被鬼所親塞耳復與

耳額上豈耳根非人亦非鬼猶狂實可瞋爭光古所恥
吾誦稽康言

七年

七年塵土已堆腸鏡裏蕭蕭兩鬢蒼橫海長鱸翻制蟻
缺銜神駿有緣蚩不須憔悴勞天問便欲沈迷作酒狂
從此煙霞應滿眼明年策蹇好還鄉

自流井珍珠寺僧能林自言生時其母夢人授
之硯因自稱硯僧余至成都能林屢以詩來又
鑿養硯池求余爲文記其事乃先爲詩荅之

高閑善草書參寥妙詩語古來高僧徒半與硯爲侶硯

僧墮塵界硯乃天所與少年學苦空寂寂如石女奚爲
抱此硯磨礪力爲努鑿爲養硯池洗此冰雪腑空明生
一漚海水如潑乳新詩有來源渤渤口中吐揮毫日濡
染硯有墨幾許此身與此硯寄彼大千土塊然本無情
胡被詩所苦昨日辱詩來清若灑蕉雨摩尼照秋水燦
爛不可數吾聞東坡言詩禪兩無忤其中有至味淺者
得其麈君求硯池記吾文愧卑魯寄詩謝不能聊以報

瓦釜

十月初十日恭值

皇太后萬壽時連日

陰雨而初九日適聞有九連城之捷

五雲垂彩護氤氳盡是瑤宮祝壽人香縑日邊金鼎氣
酒浮天外玉池春風喧簫鼓千城夜雨洗干戈萬里塵
好待蓬瀛三島上遠攜仙萼獻 慈宸

卽席賦贈袁玉田司馬

奔蹏已似脫銜駒浩蕩還如縱壑魚聖世不才休論命
佳人何事獨愁予醉中一劍酬知己別後扁舟憶老漁
非是逋臣關放逐故山猿鶴有貽書

漫從塵世覓知音卻記昭文不鼓琴萬事盡如蚊過耳
大廉翻憶蚓無心歲時載酒須行樂笠屐歸山便欲深
記取他年明月下一聲長嘯滿岩林

真人篇

真人貽白龍傳呼作茅狗蛇床亂麋蕪世莫辨芳臭達
哉莊生言一是混然否無人亦無我况彼是非口魏瓠
既无容商木亦難嗅抱此不祥物宜爲世所醜行當騎
白雲天外一驪首

十月二十七日聞旅順失守

忽報雄關圻羈臣淚滿顛煙輪東海沸鐵鑰北門開數
載經營力中興將帥才如何垂手失烽火徹光萊

送袁玉田解軍火赴江南時政府電徵四川行
省所儲鎗礮彈火迅運京師以濟東北之用某

竊以爲器既不適於用而水陸輓運遲迴數千里所謂乞江湖之水以救涸轍也玉田登舟將啟行矣乃爲詩以贈之

國事倉皇際飛符下益州徵兵及弩末捧涕益河流羽檄馳星火風檣駛客舟江干一揮手幾日泊吳頭

倚欄

小人亦有母終歲倚門看久被微官縛從知蜀道難霜貂憐季子風鶴憶長安國事兼家事愁來獨倚欄

遼陽篇

涼雲散高空新月懸半破喧厖萬人叢抱靜此獨臥護

謾葉如雨時向袖前墮嚴天苦寒冽北望心愕彌遼陽
十萬卒冰雪正防倭死者若蕉澤生者忍凍餓不用黃
髮謀慎此北門鎖胡爲交鸚猩偏言結兵禍時艱念良
將側席求牧頗我欲效介子投筆愧嫫媧棄置勿復道
扣角誰與和

書憤

刀弧帖括求文武珍重先朝舊典章文學力爭鹽鐵論
衣冠翻笑武靈王暑寒眞倒供裘葛儒墨紛紜較短長
所習至今非所用一番蒿目一迴腸

大言鄒衍說神州萬水浮沈繞地球何事華夷區內外

三万
行看盟詛變春秋宣尼問學傳龍鳥諸葛遺謀創馬牛
造物已開恢詭局宰臣須用識時流

齊秦晉楚相雄長五百中原有宋襄蛇豕忽通天上界
魚蝦已沸海東疆亡脣有象能寒齒蔑足無端欲剝床
四境分明聞擊柝諸君何以事戎行

大沽環望水羣飛夜半風霜動鼓鼙小國未防蜂蠆毒
諸軍已作鶴猿啼書生有策惟流涕肉食無謀痛噬臍
每讀開元占筮語天寒十月見橫霓

十月二十一日夜
三更有長虹亘天

垂北
無際

當年四國流言際此日東山賦雨濛烽燧遠傳高土櫓

旌徽齊拜大王風倉皇暴虎憐將叔信宿飛鴻望我公
不待上書求自試臨軒一劍付元戎

少年爭欲覓封侯彼已狂言尙未休安漢頓忘婁敬策
存燕翻棄將渠謀老嫠獨隕宗周涕一傅何堪眾楚咻
舉國已成孤注勢傷心一發可能收

敢祈丕顯亞駝神再上巫咸詛楚文縱變潰盟行及我
底兵矜甲不知焚欲攫虎子須探穴爲仗天威更整軍
正是一周當廿晉戈船齊壓海東雲

古讖今謠實可傷斷符隱約識興亡沸唇有論傳劉峻
妊夢何年入趙鞅雲陣漸成羣畜氣天關遙動五星芒

倘能重入臨屯郡楊僕樓船出海疆

十二月初五日夢爲詩一章首句云好詩溪山
識餘皆忘之矣覺而續之

好詩溪山識高情魚鳥知生平負此意惆悵欲何之風
雨十年事煙霞千里思言尋濯纓處冠上已塵緇

次韻劉仲良宮保瓜廬四首

聽到迷陽一曲歌安排書史起冬窩世人莫笑瓜廬小
從此江山入夢多

撲人塵土正紛紛大壑吟龍夜半聞了卻人間霖雨事
歸來猶帶滿山雲

太白杯中月影人放翁家口鶴猿身
公獨居節署家屬已南歸矣
蕭條宦思清如許坐擁紅爐一片春

獨向蟻螭背上居角中蠻觸不關渠年來悟得逍遙旨
恥讀縱橫鬼谷書

次韻劉宮保除夕遣興五首

數點寒梅破臘初暗傳春信到官廬城頭鼓角三更盡
客裏年華一夢除坐憶英雄兒女事悟通緣覺釋迦車
他時蓑笠南山下重讀先生種樹書

滿天風浪一漁夫大隱歸來老白湖不爲王侯思夢蟻
獨窮海嶽跨生駒百年世事隨萍梗一夜春霜掃鬢鬚

暫把屠蘇消此夕明朝當有醉人扶

大難方來尚未夷盈廷和戰論紛滋青衣甲乙通宵謀
紫澗樓船絕海師涕泣輒思廉恥將倉皇更募羽林兒
先生袖裏安邊策當有嘉謨爲拾遺

看公筆陣掃千軍無恙何須問鐵君相對椒花一杯酒
卧思松壑萬山雲暫羈夢裏遊湖棹猶草囊中諭蜀文
回憶明時圖報事爐香黯黯幾迴焚

九年八度紀春正落拓慚無一事成王粲登樓傷老大
杜陵入蜀有歌行祇餘琴鶴酬知己怕有風花攪別情
飲罷羔兒消夜酒起聽藜杖下階聲

除夕

一夢忽然覺起看天四更十年哀樂事萬種別離情
歲向青燈盡春隨白髮生明朝錦樓上來聽大江聲

二十九

言ノ

ト

文莫室詩卷七

新城王樹枏

幽裝集

旃蒙協洽

元日

對鏡蒼然理鬢絲
還鄉有信尙羈遲
劇憐兒女伊優語
益觸風塵老大悲
竹葉煖醺元日酒
梅花寒破去年枝
遙思弟妹團圞日
料在清明潑火時

人日王冬生邀予及林皞農陳衡山兩同年遊
城南諸勝歸飲冬生閑存齋中

吾宗日多暇邀我城南游曉日射雲罅斜光掣金蚪行
行入古寺蒼然見林邱梅花落如雨零亂階前愁當年
窮餓人一客成千秋造物弄文傑福與名爲讐賢愚同
一敝中有不敝留生人貴死士望古空悠悠

草堂寺

步入孝子祠游履響階蘚繁葩媚妍姿修竹繚籬轉登
堂見雙像詩歌壁中滿老子舐兒女乃爲天所玩生爲
掌上珠死拭淚中眼吾聞伯魚死一櫛不私袒童烏識
玄言揚子只一愧娟娟兩孺子受祚獨不淺孝者固可
風慈者實堪噴春風不解事祇喜游人盼

雙孝祠

遊人蠢如蟻簫鼓聲喧應此地能避囂脩然見天根古

楠千尺長老幹蒼龍蟠森森入脩篁萬束青琅玕何人
篆寒碧入骨不可剗道人捧春茗坐我千花間蕭條聳
鶴髮未老氣已孱仙人不可見日月如跳丸

二仙菴

春江水清淺濺濺吐寒碧滌洄至亭前深澈不計尺何
人矧此樓黃子有遺迹新詩雜荒草零落滿山壁君旣
不自珍世更莫有惜惟見牧牛兒時作礪角石人生百
年物空名復奚益達哉維摩詰無言得真適

百花潭

陳君蓬瀛來求仙得喬屨東方多佳人投袂忽爲起我
已脫簪組林君仕方始同爲齋年友南北不一軌冬生
高雅士惜爲兒女累小飲縱談古一室得四美余將爲

遠游不顧棄法喜何況同心人聚散若萍水春風吹酒
懷高歌望吾子閑存齋

題煙江唱和圖卷子並贈江樓餞別諸君

圖爲太倉王子若所繪子通不知何許人據
詩中所云滄浪蓋浙江嚴氏也題圖者凡十
二人若郭頻伽屠孟昭等皆一時名雋之士
然圖中前後十年之間死生離合之故有令
人慨然者余宦蜀九年甲午乙未之交居會
垣與同人遊唱和最盛自顧道穆病久不見
趙月村遠宦西陽興頗索然今歲草堂修禊

惟陳衡山王冬生陳質菴羅濟川牟惠菴傅
石君及余凡七人然皆以草草相聚無篇什
唱酬之樂三月中余將之江南買舟東去異
日者思如此草草一聚又有不可得者衡山
屬題數語於卷末余旣跋而歸之寒食日衡
山等又餞余於江樓因補題五十六字卽以

留別

煙江詩卷落君手鄭郭屠王幾勝流秋夢忽隨鷗鷺散
墨痕常觸古今愁千年旦暮人間世萬事浮沈海上漚
我去南都訪遺迹他時相憶在江樓

車搨篇

車搨來繞日飛日中神鳥毛羽摧萬里灑血生陰霾衆
羽旁徨心惻悲蹠足縮掌羣翔暈春鸚鼓舌學人語秋
雁遮天矜羽儀陸召鷹鷗水鷓鴣啾啾噴噴紛相隨鷹
鷗久已飽雀兔鷓鴣祇解吞蝦蟇拙鳩本無用巧婦亦
可嗤鴟鴞祝鷓鴣當官何所司眼看取子毀我室祝祝
更甚狂茅鷗烏兮烏兮我心哀

南征雜詩七十一首

十載共爲客輪蹄南北馳秋風阿斗墓春雨武侯祠對
酒忽如夢吹簫何所之妻孥累吾子幸與一將持

贈楊
齊齋

彈鋏向何處我行方苦悲如何遊子淚更抱故人思幕

府敲詩夜春營卧酒時感君久要志生死以為期別楊松齋

握手未彌歲離筵忽愴神殷勤醉後語零落眼中人異

國流離日中原戰伐塵無家且為別相對一沾巾別陳質菴

雨洗蒲桃馬星寒龍雀刀平生殺賊志惆悵寒雲高聽

我傷心語看君益膽毛仰天大笑去吾輩豈蓬蒿別姚育泉

干戈猶未定倉猝帝鄉來握手已如故傷心祇惜才一

官何所補萬事總堪哀我有匣中劍煩君為一開別喬茂萱

此地忽為別悽悽江上樓春風幾千里吹上木蘭舟落

日一揮手長波無盡愁君心與流水送我到吳頭贈江樓餞

別諸君

吾家王子晉騎鶴下風塵吏隱幾經歲空庭花木春天

涯正寒食江上送離人芳草萋萋意臨風各愴神和王冬生

一曲琵琶夜相思直到今庚寅以事赴彭山君座有彈琵琶者坐中歌舞

散風雨杳難尋此日萬里別春潭千尺深感君詩酒意

何以答知音和牟惠菴

我從蜀國去君自吳門歸鶯花正三月海水忽羣飛幕

府開珊網書生試鐵衣休歌離別苦致使壯心違別袁玉田

弱冠爲茂宰中年忽息機從知毛義檄都爲老萊衣我

亦惜芳草王孫遊不歸念君高尙意對酒兩依違別羅濟川

捧檄亦何樂高堂有老親憐君不得意別我更傷神風

雨督亢夢芙蓉錦水春相持悲老大同是未歸人別郭夢九

嗜古陳夫子搜奇東海歸從君採洲渚相與紉芳菲破

甌詎吾恥知音常恐希應憐失巢燕萬里傍人飛別陳衡山

蕭齋一尊酒君舞我高歌良會無幾日春江生綠波東

風吹寂寞南浦意如何賴有河梁贈愁來試一哦答包弼臣

梁虛谷

文字論交地相隨四載餘課兒學詩雅伴我枝蟲魚帶

缺忽遠去牽洲來媵予潺湲數行淚無計慰離居別伍熙垣

商賢曾入蜀漢將忌亡彭丹井無遺迹青山忽改名神

仙不可見江水有餘清坐憶千年事茫茫歎此生 彭山

蘇公有遺宅載酒昔相過一別幾風雨千年聞嘯歌平

生為名累偃蹇奈君何今古豈殊轍斯人不可磨 蘇祠

暮頤分曉色象鼻起灘聲昔歲頻經此孤舟又遠行東

流不復返西望若為情歷歷三年事猶遺去後名 青神

揚靈大江去極浦想雲旗豈不惜遠別東風不可期瑤

華貽下女玉佩寄相思斐眇愁余意參差何處吹 贈叔

亂石插舟底砰訇下疾流篙聲爭磊礪山勢與沈浮攢

逼愁雙楫安危付一漚平生倚忠信端坐望嘉州 鴨婆

漁火亂前浦何人夜扣舷江聲流劍外山影落樽前憶

昔同江子登樓拜宋賢
流光倏如昨回首獨淒然

宿嘉定

廖子開新義康生闢緒聞
聖經皆在口秦火不能焚恥

作章句學深明今古文
停舟來問字身入九峯雲

訪廖季平

沫水奔流合烏尤駭浪迴
昔賢有遺鑿此石亦離堆灌

口傳同號神功不可猜
遲迴經此地遙想巨靈開

烏尤石

彌勒千年像天王百丈身
墨魚深避網肉佛死能神轟

壁樹生腹湍流石作鱗
煙波駛如箭浩蕩及殘春

大佛崖

井火隨泉沸巴鹽入楚多
官商深權算衰旺近如何屢

詔裁浮冗籌邊事甲戈五
通橋上望山勢獨嵯峨

四望關

江流平似掌舉首見高岑
峭壁連雲直蒼根插水深清

風颯然至上下有清音坐憶神仙宅巍巍不可尋鐵蛇壩

言發沈犀郡微風趁曉行近鐘初出寺遠水欲浮城雲

過移樓影山深甕市聲煙巒看不斷轉側互陰晴發攤為

昨夜青溪驛今朝赤壁隈低昂蠻樹合浩蕩楚魚來一

炬驅灘怪千年搬石雷荒池間遺跡何處訪流杯紅崖寺

五尺通秦道諸夷狎漢兵地連蠻霧暗沙入馬湖清試

按梁州域常疑黑水名登高探古蹟東岸有源委自分

明宜賓

放棹蠻江上萬緣皆默存禿山開麥隴微徑入松村風

急檣烏散潮平水綉繁前溪投宿處波底見燈痕南溪江中

我訪石人洞孤亭深護持紐開神禹日土合女媧時造
物不可測齊諧信有之人間詎異事慣見不爲奇

石人洞

石人洞在江安乾隆庚寅石崩有石人橫卧舊作亭覆之土人謂之睡佛

江入納溪水城依樓子山生猿學人語錦石作魚斑小

寨今爲縣雄旗昔誓蠻金環從化久未必玉爲顏

納溪

檣帆密如織落日泊舟初吏至收船稅人談種橘書負

山開佛宇傍水起漁廬更有藍田石虛心足啟予

晚泊瀘州

江水分中外汪洋此合流魚鹽通楚市銅錫集黔舟負

嶺成天塹平蠻繫漢州忠山覽形勝極目一登樓

登忠山

握手大江濱思君百戰身創膚如刻畫傲骨尙嶙峋西

國孤舟雨東山萬馬塵年來報國志拔劍向何人

鳶肩不見用馬革枉稱雄每望平湖月常思出塞風壁

閒青春劍韉蝕綠沈弓何日登壇出戈旗盡向東

贈周受卿

二首

白首專征日黃金橫帶時田單無死志趙括失兵宜祇

爲蛇添足何嘗草薶尸與君談戰事相對涕交頤

禱哀謀伐趙魏絳議平戎萬喙爭和戰羣言昧始終徒

懷喪地恥誰奏補天功昨日傳消息憂來獨倚蓬

與周受卿

李小泉舟中

夜話二首

我歌履霜操來訪撫琴臺悲風動草木山水答清哀日

夜望歸子不歸安待哉五更聞杜宇星月獨徘徊歸子山

纔過牛老驛又泛茶溪亭縣郭倚山出森然如列屏當

關小江白入署少岷青煙景真奇絕游踪爲暫停合江

陸公記入蜀蘇子賦南行不見黃牛迹惟聞仙鶴鳴黑

符雕落葉丹鼎學長生世變年來甚空傳安樂名望安樂山

几江澄似鏡暝色下城西賈舶通巴市漁燈入熨溪寺

高疎磬落天遠大星低客睡不能著聲聲杜宇號江津

盪舟行宿霧入峽欲無門歎此重沓勢紛如軍馬屯高

鷹穴崖腹危寺出雲根綿亘四十里微茫始見村貓兒峽

渝楚探形勝山川自古今石關通一綫鐵柱峙千尋大明

將劉縱立鐵桅於塗山頂上鼇負孤城重龍蟠大壑深塗山搜禹迹

風雨已銷沉重慶府

昔年曾語子教術亦多端俗士每高論遺經誰抱殘學

驚天下易心識古人難君獨守師說能迴既倒瀾贈江叔海

市舶喧填會山城上下分江吞西漢水座拂北樓雲去

國仍為客停舫一訪君春隨人去惆悵日斜曛三月晦日

偕叔海登北樓

東海歸來久軒然忽大波邱沙戰士骨冠劍小兒歌每

痛秦無策翻憂漢許和聽公孤憤語惟有涕傾河

瘦馬飢鷹意相憐復幾人感深君子舌慚絕不才身鹵

芥酬知己飄零愧老親文房有春鏡儻與拂流塵

呈黎觀公

首二

宿霧驀已散御風如乘虛奔雲不作雨閒鷺未忘魚惘

惘忽不樂滔滔安所如四郊正多壘何地卜新居

曉發重慶

曲巒成壽字僻縣似鄉村萬象忽為變千山俄已喧陰

崖泣山鬼風浪立江豚幾陣瀟瀟雨朝來沒岸痕

長壽遇風

泊舟
夜雨

一夜垂繩雨千巖響布泉濁黃吞澗水新綠茁山田雲

散龍歸壑風高鳥負天坐聽舟子語今歲倘豐年

曉發長壽

君王有遺唾爛漫千年枝抱此錦繡質常憐冰雪姿美

人一去後遠道獨傷時惆悵長安驛酸酣只自知荔支驛

登舟訪仙子落日扣松關自昔有神鹿傳聞棲此山白

雲渺天上丹石落人間惟有豐都水年年去不還登平都山

二仙樓

唐代有遷客經營於此州看花下東澗攜酒上西樓勝

事忽塵謝荒祠空水流巴臺一登眺處處起魚謳忠州

我訪陸公墓登山停客舫根蟠黃棟古墓上有黃棟樹大數十圍名

並翠屏高屈子留遺塔詩人賦楚騷忠魂兩相望飄泊

付江濤訪陸宣公墓

波心出孤石如蜀復如堂樹杪見危刹樓邊沒夕陽并

通江水白

寨上有井
通江水

鐘落暮天蒼下視勞勞者風帆爲

底忙

登石寶寨

一夜風雨急連山波浪高牛山看胸臆

即蚯
蚓也

夔峽聽猿

猿轉瞬凌三縣輕身泛一毛崩騰山下水神力想靈鼇

曉發萬縣行三百
六十里泊夔州府

百代興王業惟餘八陣圖腹心終疾漢脣齒誤吞吳水

落真龍失山深杜宇呼縱橫千古石常此壯夔巫

八陣
圖

王氣已沈歇城頭望杳冥井中蛙自太山下鼈何靈拔

地鹽崖白開天峽石青攀雲一俯仰更上鎖江亭

登白
帝城

眺望

寺

文莫室

灩澦忽如馬陰崖初聽猿萬山千里合衆水一盃吞漲

雨侵鹽竈奔雲出石門仰窺天隙處斧鑿尙留痕

歎息桓司馬飄零杜布衣英雄一沾臆老病欲何依北

地無消息南箕有是非升沈委行色鷗鷺久忘機夔府二首

善哉神女賦能諫楚襄王哲主旣不寤美人空斷腸華

容不可近夢寐有餘芳落日空山裏猶疑照屋梁南唐觀

細雨荒城外重衾擁病身江喧小溪水夜語隔舟人白

髮愁中見青燈客裏親陽臺山下夢好事已成塵夜宿巫山

拳蓬造幽邃迤邐萬山屯日度金崖下金崖峽波穿鐵石

根崖下多黑石神峯多聚鶴聚鶴峯轟壁欲愁猿瞬息西灤口

炊煙忽一村 巫峽

一百八盤路六十小劫身細留天一髮高蔭樹千春古

洞藏猿狖靈山慣鬼神仰觀八九頂何處訪真人 巫峽

澶淵豈孤注謀敵智如神爾日風塵吏誰知社稷臣雙

亭留老柏千劫委荒榛惟有巴山月曾經照古人 泊巴東懷

寇萊公

山中夔子國城下屈原祠香草亦已謝佳人常寤思空

文何所補去國復奚之直道古如此無須續楚辭 屈原祠

迤邐黃陵峽槎牙扇子門剛風一葉下蠻雨萬山昏拔

地兀不讓掀天紛已喧黃牛巖下廟驚喜薦雞豚 歸峽

川石上言

言訪蝦蟇培新嘗第四泉更窮黃頽洞屢繫白龍船

洞水變滌紆勢山開遠大天蒼茫下牢戍形勢尙依然

出峽

春草夷陵墓千秋尙燒痕登樓辨陶牧倚劍瞰荆門海

市通番舶巴人學楚言眼前風土異惆悵水西軒

言從豫章口高望郢王臺別閣連雲出飛樓照水開千

金供楚笑一炬付秦灰更問湘東迹徒令後世哀

殘春一杯酒餞子大江頭忽作三年別相期百里洲誰

知子猷棹空泊仲宣樓莫問升沈事從茲賦遠遊

沙市期鳳

扶棠不遇

江湖亦云適呀呷忽投羅貪餌不自惜遭烹奈子何登
盤猶吐溼對酒爲悲歌客裏嘗新味朱顏偶一酩

鱖魚

余在舟中聞鳥聲有似云兒顧娘者有似云此處
不可住者輒效東坡擬梅聖俞禽言之篇作詩二
章

兒顧娘娘思兒十年兒不歸夜夜娘心悲一聲蜀山高
兩聲蜀水危三聲啼斷腸四聲淚沾衣五聲六聲口吐
血但見啞啞烏鴉飛兒顧娘歸何時

此處何處此處不可住雄虺綦綦虎當路十日陰霾九
日雨叢林不見天幽篁不見人何不翩飛高入雲弋人

川百廿七言卷一
三
纂爾傷爾身

神女篇

吾聞支祁跳流龍破山崩崖隕石江倒翻天遣瑤池降
神女寶書玉笈流人間禹拜稽首鼉靈舞發苞剖樸窮
神姦元黃戰死六丁去但見萬仞青孱顏可憐功成萬
萬世父化爲能君化鵑我來巫峰訪神迹玉宮瓊闕空
雲煙只有高唐一片石朝朝行雨陽臺巔夢之不見心
茫然

食甘

的爍黃金毬輕盈素羅帕瑩瑩切玉刀入此纖手削香

膚劃然裂淺剝見雪膜瓊漿忽迸齒流酒被薊澤念此
冰霜質歷盡風雨虐纍纍已成實乃受貪夫嚼客中見
此物賦以慰寂寞

襄河

襄河河水清且漣漁舟鱗鱗爭扣舷詩人化去已千載
網得當年短項鯪

荆紫關河中

千山萬山如合圍穿根跳石波翻飛一丸墮水正斜日
牛羊濺濺樵人歸

深山無人夜泊舟短篷欹斜低打頭灘聲繞夢作風雨

言名

起視明月懸銀鉤

文莫室卷七終

文莫室詩卷八

新城王樹枏

隴塵集

柔兆涪灘

余赴甘肅道遇張丈永堂於西安省寓卽席賦

贈

握手忽悲喜相看各鬢絲倉皇一杯酒風雨十年思兒
女已成列山川無盡期傷時杜陵老飄泊欲何之
聽君入塞曲念我獨飄零風雨春時惡崆峒劍外青沙
浮秦蜀濶人帶犬羊腥萬里無家別塵踪尙未停

咸陽

亞夫陂畔柳扶疎
白起祠前草欲蘇
往事已隨風雨散
荒原多是帝王居
眼迷百丈秦樓鳳
夢想千年渭水魚
惟有緇塵消不得
年年吹客上征裾

昭陵

九嶷王氣鬱葱龍
山樹嵯峨護萬重
片石怒盤天廐馬
諸臣爭泣鼎湖龍
姓名幾輩搜遺史
字畫千年識舊踪
惆悵翠華停蹕處
劫來空有白雲封

乾州

漠漠留村十里沙
曲臺宮外長寒花
駸蹄苑沒無名駿

神雀原平有暮鴉過眼滄桑成往事傷心亭院是誰家
依依最是西征柳夾路青青送客車

永壽

陶穴遺風尙未亡蜂房蟻戶各相當橫峯積雪連雲白
大野飛沙帶日黃近塞人煙常寂寞異鄉箏笛更悲涼
山城斗大蕭條甚下馬登壇索酒嘗

邠州

正月邊城春到遲凍雲寒雨不成絲土山突兀蒼於石
斷樹杈枒密似籬處處人栖雞犬窟亭亭柳汜亂離枝
過皇依舊雙流水太息艱難避狄時

正月二十一日雪

曉發邠州城索索氣寒冽凍雲沍山腹零落時見雪須
與照人眼蟻蠓舞高堞行人策白鳳十里踪轍滅去年
事征戰冬盡尙乾烈哀哉萬人命身委虎狼穴朔風吹
層冰手足或墮裂而我苦行役萬里走險絕十日九凍
餓嚴夜枕涼鐵微軀豈足惜所慮坤軸折天心或悔禍
宇宙變清潔化爲銀漢水一洗犬羯血

長武

少時曾讀戰場文折塘城頭更斷魂長驛柳枝更喪亂
敗垣燐火出黃昏黑河滾滾千年水

黑河即渭水一名宜祿川白土

茫茫十里原

周自土縣故城在邠州南

回紇自來蹂躪地野人遙指

令公村

涇州

東南羣嶂扼秦喉西北雙河各抱流
形勢久稱天下險瘡痍翻入眼中愁
龍蟠萬壑雲生甲馬擁三山雪打頭
脚底微茫見燈火亂巖深處是涇州

回山王母宮

寂寞煙霞鎖石關雲旗出入渺難攀
荒祠夜雨過魑魅小閣春風想佩環
帝子風流已天上仙才淪落尙人間
可憐一掬瑤池水不洗紅塵萬古顏

王母宮五絕

金母祠邊松竹荒長涇東去水聲涼雪花冰片厚一尺
疑是瑤池明月光

凍柳千株金縷斜洞門索索洒風沙蕭條玉塞春寒甚
天上瑤桃可著花

洞口蒼松大十圍眼看秦漢劫塵飛凍雲鎖住長生殿
何處簫聲落翠微

臣朔當年老歲星侍兒更薦董雙成笙璫一夜回中曲
吹作茂陵風雨聲

富貴神仙亘古稀周王曾此叩元機劇憐八駿忙如許

雞犬升天馬不飛

平涼

渾邪降漢人多雜
回鶻歸唐類更分
小腆屢煩招討使
健兒曾動羽林軍
萬千形色皆嬰赤
九二包荒賴使君
弔古傷今無限事
蕭條故壘起寒雲

六盤山

漁漁皓皓河上冰
齒齒鑿鑿山中程
塞風吹雲天氣冥
雪花如拳飛有聲
我今匹馬隨西征
鐵絲插腰雙劍橫
走七千里足未經
寒陰剝膚淚涕凝
柴骨粟肌捫有稜
固原羣山如合屏
夜入三關曉渡涇
六盤峩不計層

堅冰萬仞高峻嶒縣崖纚纚垂千繩石奔磴滑聲砢砢
輪折僕痛馬不興鴝鷓泣血蛇涎腥獲父愕顧愁攀登
飢鷓啄人燐火青往往鬼哭聞嚶嚶下山投宿隆德城
羌婦高髻神鬼稱言語啾雜殊聽熒牛酪駝脯土釜蒸
夜眠人馬栖一棚店人語我拉雜聽去年回漢牙角爭
大腹決脫未理平蠢蠢竟起潢池兵大軍西來苦供徵
農輟馬穀田失耕狐窟于室人逃生我聞此語背淚傾
枕戈不寐心屏營起視夜色荒雞鳴

靜甯

高冠岌岌劍嵯峨一曲悲涼出塞歌千里暮雲盤野鶴

萬山春雪臥寒駝
荒村零落人煙少
衰草淒迷戰骨多
爲問邊城近消息
護羌校尉果如何

會甯

纔過深山又小溪
鞭絲遙指會甯西
雲開赤壁當人面
雪壓紅塵溼馬蹄
出塞野鷹橫大漠
破巢梁燕覓新泥
茫茫人事知何似
似春去春來夢欲迷

安定

長途漠漠踏胡塵
行盡深山不見人
腥草亂沙餘白骨
瘦驢寒雨過青春
祇今困獸猶思鬪
終古飢鷹未易馴
連日倉皇問風鶴
道中消息總難真

道旁楊柳枝

道旁楊柳枝東風吹參差
征人萬里折楊柳立馬長亭
一回首柳枝折盡春再青
征人一去無還程人愛柳枝
長吾愛柳枝短枝長繫人心
枝短豁人眼眼看萬里尙
可穿長枝繫人傷心肝
鷓鴣飛在柳枝上玉驄金佩遙
相向一聲行不得掩泣望鄉國
鷓鴣鷓鴣爾何爲漢兵
未解湟中圍

山行六首

行行去何許攬轡獨淒然
雁影窮西極車聲繞亂泉
鳥巢落殘雪狐窟見炊煙
爲問山居者承平閱幾年

一雪耿清曉萬山生白雲行人登木末凍鳥下雞羣異
國久爲客胡笳哀更聞平生壯遊志叱馭敢辭勤

小縣收車稅逃兵索馬錢地荒天更遠歲歉雨仍偏落
日飢鷹下空房凍犬眠周黎餘幾許况屬亂離年

山川不改色城郭已全非極目一登眺浮雲今古飛長
途病駝卧春澗野雞肥日暮欲何向鐘聲落翠微

一徑隨峯轉千家築寨居鄉風喜生女旅客食無魚地
莽牛羊澗春深草木疎時來風鶴警消息到山廬

驅車上荒隴立馬望長河雨露天涯少風沙塞上多民
勞未云息天意果如何太息艱難會誰爲斫劍歌

寄懷五叔父八首

總角學書史從游多歲年
自分京國夢去泛蜀江船
潦倒忽吳下飄零又隴前
封侯心不死投筆問燕然

仗劍來龍塞思家斷雁書
舊疴彌日月新歲復何如
春圃朝鋤菜秋河夜網魚
當時行樂事忽忽十年餘

身世更多故遭家未忍言
十年生死別萬里亂離魂
蘇季金都盡張儀舌尙存
回頭看斗柄低處是吾村

竹林風最好招隱屢投書
豈有蒼生責其如芳歲徂
北山誚猿鶴南圃負瓜蔬
輾轉難言事私衷或怨余

阮籍窮途哭王尊叱馭前
清笳吹漢月長劍拂胡天
關

塞杏何極星河望欲穿西方正多故消息問阿連
地鹵無泉水天寒蟄麥芽碾蕎蒸曉飯窖雪煮春茶秋
燕年年客行僧處處家吁嗟望予季飄泊正天涯

金甲玉兜鍪師門照戍樓餓封回鵠馬渴飲月支頭白
雪連天迥黃河繞塞流漢兵猶未解旌旆使人愁

蕭蕭秦塞曲肅肅漢家營畫角城頭落胡沙帳下驚身
栖犬羊窟夢斷鷓鴣聲尙寄平安字一攄遊子情

寄申君癸君二首

之子賦遠遊佳人掩鏡愁霜明金鎖甲春冷玉搔頭隴
塞沙如霧秦淮月似鉤相思不相見應悔覓封侯

寂寞三江水飄零八口人
遙憐小兒女梨棗向誰親
灑灑金閨月漫漫玉塞塵
樓蘭頭未斬未許憶征輪

寒食

十載天涯作寒食隴頭風物更悲哀
空庭餓鳥啣燐出戰壘春花帶血開
作客那堪天萬里澆愁須借酒千杯
故鄉煙景今何似莽莽羣山獨首迴

次韻謝寶林梨花館宴集

醉中長劍拂胡天山色河聲落酒筵
鐵騎聽君談石勒黃巾連夢問周宣
蠻爭觸鬪無多地虎擲龍拏幾輩賢
萬感如塵驅不得且隨花下煮春泉

謝寶林太守邀游五泉山至梨花館小飲賦此
贈之

城中冥冥十丈塵連雨一瀉泥翻盆閉門兀坐已三日
如龍蟄穴鷹栖樊一朝灼灼見晴旭爛金橫射千山春
謝公招我出城去曉鶯繫馬山南村層樓精舍照人眼
金碧上下排魚鱗五泉高處攬形勝黃河一帶圍城根
四山揖拱不知數脫衣露頂何年髡下山上馬忽西折
金鞍玉鐙搖春雲雪花片片落衣袖舉目乃見梨花墩
皓然一白不可極十里五里風飛翻含腮抹頰半開合
綽如處女東家鄰五家合隊更瓊麗強秦大貌衣繽紛

謝公坐我萬花底啜以美酒珊瑚尊主賓翕踏雜嘲謔
清辭霏玉花翻銀人生鼎鼎百年耳有如蝨處炎邱禪
况我無家走萬里五鬼日夜相追奔太白流離杜甫瘦
文章不解長年貧有花如此容不飲對之未免花生嗔
斫劍高歌望吾子眼中誰是憐花人

寶林太守有卜居五泉買田梨花園之約因次
前韻答之

謝公詩思如鏤塵千條滾滾綠纒盆手中造化補天技
俗子不敢窺籬樊今朝贈我百段錦萬花照室香生春
東家女兒弄顏色取鏡自視殊嫌村吾聞天池有怪物

矯矯不肯儔凡鱗君胡愛我苦濡洵流芬漂澤霏牙根
日來飲我酒一石杯盤履舄時留髡有如昌黎逐東野
飛騰上下隨龍雲五泉名勝甲秦塞此間合號東山墩
梨花萬樹皓如雪東風捲地銀濤翻君如負郭買田宅
誓以百萬求芳鄰山頭一飲三百日醉眼下視青紅紛
秦耶漢耶與晉魏舉頭但見青天尊嵇康本自有仙骨
惜無大藥鎔丹銀惟與先生頌酒德日日闖入劉伶禪
人生行樂及時耳揮戈不住羲輪奔胡爲作詩苦拘縛
使我杜老終年貧人間不買詩名用况我雕琢天公嗔
玄梨一實一千載請君去訪栽梨人

題帳眉花卉

隴上尋花不見春
鶯邊攜酒負良辰
歸來高據胡床上
滿眼芳菲忽照人

看花不厭百千迴
妙手攜來錦一堆
故故暖香吹不散
夢中蝴蝶會飛來

三月二十六日同謝寶林游雁潭時牡丹盛開
園主陳夢彪置酒花下寶林次壁間唐潯舫金
城詩韻見示次韻和之

園林黯黯雨初收
杳翠霏紅插地稠
繫馬對斟花下酒
惜春時上客中樓
一炊富貴千年夢
萬里風沙兩鬢秋

慚愧詩人謝康樂高歌倚醉寫清愁

次韻謝太守游曹家花園

桃源歷歷不知年楊柳依依碧化煙看劍杜陵花欲笑
感春韓子淚先漣酩酊一醉消千恨珍重新紗護舊聯
最是風流賢太守山樓零落幾詩篇

次韻謝太守白牡丹

淡淡花開第一春天香爲魄玉爲神孤芳絕世本太潔
一笑爭妍總失真雨後摘來空有淚月中看去更無人
裴士淹白牡丹詩別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吳姬舞罷楊妃泣不怨君
王怨此身

陳藻賓大令二十四喪偶不娶今年六十一矣

詩以嘲之

年年琴鶴伴孤身
辜負韶華四十春
總有丹砂能換骨
從知日髮不饒人
行僧處處家爲樂
薄宦蕭蕭老益貧
惟有元龍豪氣在
何人燒燕起潛鱗

贈嚴陰棠二首

與子天涯賦遠游
茫茫滄海看橫流
枉傾志士經天淚
苦憶君家大澤裘
萬里琴樽開笑口
四山笳鼓入邊愁
沈酣一夢人間世
黯黯胡塵共倚樓

長綸巨餌蘭泉上
齊向沮洳釣大魚
自笑虞翻屯有相

更憐馮煖出無車拳拳相馬呼鷹意歷歷
嚼杯看劍餘
春雨秋風成底事年年巢燕傍人居

題黃子彬小像

矯若驚龍螫若蛇座中軒舉見朝霞蠻煙塞雪萬千里
秘策陰權五十家鯤化偶留天外影木寒能坼舌間花
鬚眉照眼無窮意更擬搏君一尺沙

哭五叔父五首

棠弟寄書來驚折心膽摧槐弟寄書來血淚紛交頤上
言叔父死下念遊子歸十年遭家難生別與死違死者
旣云已生者將何依搥膺一長慟北顧沾裳衣

昨夜夢叔父鬚眉照人眼
今夜夢叔父未語淚潸潸
驚啼左右顧但悼痛如剪憶
我總角時騰蹕手同挽弱冠
角文藝嘲評互長短疏殮不
單簋大被同一館我年三十
十六春蠶忽成繭叔父長三
齡文達命仍蹇丁年去官蜀
一別幾寒煖書生治吏事削
簡屢敦勉不才落世網忽忽
十年滿津門別時語惋恨愧
不踐茫茫夜臺路身代悔已
晚冷卧迴悲腸寒月大如盃

三韓起邊兵歲在甲午年
賤子正罷黜漂泊荒江邊
叔父寄我書謂爲豎所纏
待我竹林下倉皇促歸田
我從江南歸帥府苦拘牽
仲冬追王事霜風入胡天
生平功

名心負此骨肉緣十年五期喪手足半下全功名波中
漚骨肉風中煙啟篋檢舊牘手澤紛斑爛藏之不忍視
血淚雙潸潸

小子別阿母盤羞闕昏晨叔父孝且恭事嫂如事親阿
母寄書來謂我叔父仁叔父寄書來謂母日加餐一月
一寄書夢寐笑語言自我叔父病半載無鴻鱗自我叔
父亡阿母時倚門遊子去未返夢繞千山雲何當撫墳
呼一祝歸來魂

彼蒼胡不仁遭虐乃至此善者不獲酬爲善亦徒耳阿
叔蘊醇抱言行士所軌彪章炳鸞麟駿足躡騶駟揆今

川石上 言外
發孤議鏡古劈萬理中年不得志門牆種桃李漁竿蹠
高躅富貴不掛齒天胡爲降割一病不復起阿父四十
七棄我陬月尾阿叔四十九梁木忽已萎吁嗟念往事
有生不如死

丙申紀事三首

光緒乙未年河湟亂哉生小民起睚眦決股未得平譬
如星火微燎原勢翻崩大吏髮種種年老意厭兵張皇
檄將吏旁馳事調停文武億萬心各以恩怨傾老將提
師來束手枹檠城西甯沸如湯官爲民所繩 天子忿
違傲赫赫命西征彼其初至洮騰躡馬不驚兇徒玩與

師推肥牂牢牲捨機失前禽頓網縱鯢鯨惶首抗王師
跽梁伏鼪鼯雄唬闖竇出老弱壺漿迎管鑰勢已輸解
罪弔孩嬰狂且攘戰績啄石飛青蠅連章報首惡攀瞻
遭煎烹收嬌挾媼載實羅輜駟至今子遺黎流亡未
歸耕虎豹守九關無由達天聽塞風吹寒沙將軍漫胡
纓無衣復無食哀此黎與氓覆水不能收大地流羶腥
彼其何人斯偃蹇不可撓鷹雖化爲鳩其目實可憎古
云廉恥將此語當書銘

二女不同居三禽不同尾彼哉善搏噬有似黃鷄子朝
聞戛一爪暮聞剝一觜敵形日懸睫妬言常飾齒截截

髯參軍能令公怒喜倚姦互狼狽吐螫劇虺耽耽欲
何爲名心不能死廻旋苦地小話勢夜不已主薄一何
愚誤人乃至此

芒碭大園內四海猶一家如何同室人操戈相鬪譁邦
君母萬類赤子而龍蛇威風挾惠氣大地生萌芽狂且
貪天功虎皮飾玃貳時聞藺讓頗以舌靡其牙念彼河
麋人使我空咨嗟

節園雜感十六首

遠道寄寒衣欲寄寄不得黃流日煎沸不長避寒鯽北
風攪飛沙寒景變俄刻卧聞河中冰鎗鎗夜填塞鋸刃

森在膚百體苦殘賊萬感紛然來戚戚念鄉國

呼鷹及鷹飢相馬憐馬瘦平生感此意風雨載邂逅向
遭蟻子嚼遂爲時所漏負劍走萬里不食類井甃忽聞
燒春燕潛虬已延脰恩義豈敢私但祝君子壽

西登拂雲樓北顧望黃河四山甕孤城凍雪寒嗟峨憑
高感時變鬢髮半已皤功名久不立日月如奔波默欲
辭視聽獨往尋煙蘿百喟忽在心胸垢不可磨女媧搏
黃人智少而愚多而我生其間非狂亦非魔經天淚如
雨歎息將如何

粵若稽古初人類本有限生生逮於今繁衍不可算茫

茫五洲土人滿實爲患喧填塞蓋壤造物亦思變或弊
之疫癘或餓之水旱或夷之外寇或賊之內亂天生殺
人具火器愈變幻疇其主宰是人力恐難捍勢如泉始
達更若火方燿殺機起西方終乃徧震旦吁嗟生不辰
過此更可歎

英與德合縱俄與法連橫勢如鷓蚌持日懷蠻觸爭通
人攬時變慷慨籌弭兵上體造物仁下持兩國平義響
播華夷仁言動公卿意以生殺權收之付儒生吾觀天
下勢惟英與俄衡英尾大於身掉振恐不靈佳兵儻弗
慎敗則如土崩權其利害間英宜主齊盟內能固吾圉

外能持令名吾願聞此議挾以貽戍硜

北溟有大鳥兩翼覆亞歐朝集黑海尾暮集東海頭培
風將圖南矯首搏桑陬小鳥顧且笑但學搶籬鳩吾聞
西北路勁鐵蟠長蚪奔輪數萬里瞬息韓燕幽堂奧已
洞開卧榻聲齶齶勿忘晉伐虢更念秦欺周嗟嗟處堂
燕已重西鄰憂

日本建商肆由越達于蜀龍斷罔市利螯手未云毒長
江天下險虎視日耽逐商艦變戈艦風濤往來孰將來
小睚眦保衛假名目樓船蔽江來兵甲實衷伏一釣獲
六鰲大餌已投腹吞咀不搖喉視彼機上肉備東禍生

西識者見其獨吾恐十年後被髮非我族君子防未然
敢以告人牧

孤舟弔百貨狂流繫枯纜艦繞朽且折又被颶風吹
阢
阢奔波中舟子失手啼鱗鱗躍其東鱣鱣踏其西魚鼈
鼈鬣蛟逐逐南山晞吾聞責舵師汝舵何所司吾聞責
篙工汝篙何所楫汝器旣不利汝技亦可嗤一朝覆且
溺魚腹糜汝尸汝死不足惜惜此舟中貲舟中冥弗悟
徒令旁觀悲

蘆溼有遜士著書夥無算下念人事非上感天意變時
謨慎爬梳古義苦點竄聖言炳日星中外本一貫時彥

與迂儒鬻距若冰炭樞臣採宏議兼聽不敢斷童牛而
角馬不雅亦不宴曩年起邊兵鹵莽誤一戰明人不見
曉望卯遠求旦郭日適自傷無拳職爲亂吾讀遜士書
太息有三歎

顛危尙可持削弱尙可圖不耻不若人遂爲人所狙在
今普與法在昔越與吳當其折缺時橫被詬與汚發奮
忽爲雄勳業莫與俱卓哉法君臣藥疾而酌巫威稜震
八垓一蹶不待扶國不在大小惟視智與愚倭土興勃
然非洲亡忽諸元龜焯脂泥濯詢無方隅君子彊其衰
勿爲鬼椰揄

戰國重遊說宗社皆叩墟至今帖括士何異驪山徒秦
皇矯時變廓然事焚誅聖王道本昌其奈穢與蕪拯世
非所學譬之水載輿島國洞其然革此舊俗汚方諸武
靈王一變遂服胡前車後可鑒奚爲守拘墟毋以秦暴
亡而謂作法愚

漢時好經術天下多鴻儒晉代嗜名理士盡清談徒聲
出響斯應形動影所趨世人言變法有如泣歧途朝廷
網羣彥詩文與刀弧利祿衆所歸如水注尾閭取舍實
在彼乃令新是圖是謂張鳥羅而命弋龜魚人才出學
校奚爲守方隅蜘蛛務無成不如蠶之綸更御馬乃良

勿俾行跂跂

錦繡藏篋中不得謂富翁何況天下財乃令室不通譬
之人一身血氣流則充大易重交易周官終考工吾讀
夷吾書曠然發瞽矇途市旣已出何較華與戎梯航萃
百貨出入權虧隆試觀富國篇持策爭豪雄甯爲附羶
蟻勿作號寒蟲

周官詢事朝古聖載明訓炎劉設博士腹心備清問後
王惡害已此職乃掃拚君門日以遠君權日以峻獨照
不見已耳目遂聾瞶西人設議院上下不敢徇譬彼人
一身心爲百體困極其君父禍率以此發軔矯枉而過

正宜爲孟所擯先王有遺制斟酌作邦憲傷哉歐美變
慎勿惑時論

西人麥拷雷著書刺羅馬惠君比古事亦是有心者泥
舊罔知變頑鐵不受治遂令一統圖崩裂碎如瓦堂堂
波與印東西互齟齬一朝化爲墟失地無衆寡世有持
燈客白晝走城野四顧不見人踟躕淚盈把戰戰聞此
語掩涕不敢寫

黃農旣已杳虞夏又已沒滔滔天與地滾滾日與月我
生等蟻蝨緣縵苟求活曠欲遊八荒驟鸞訪蓬闕手攜
不死藥持以貽白髮但恐世莫知不惜遠莫達

強園作噩

耿鶴峯年丈從軍隴上鬱鬱將東歸既爲置酒
餞別復拈四十字率爾贈之

末路英雄淚寒山草木春三年髀上肉萬里眼中人匹
馬欲何首無家寄此身一言君記取陳子豈長貧

過潼關

皋蘭山頭望河水森森長流纔一葦蜿蜒屈曲千里來
一出潼關便雄偉華峯一掌擎天高右顧終南左中條
雄關大塞天下險六國束手秦皇驕滄桑一變當時局
海國分洲各蠻觸北地高寒起大秦燕齊趙魏相爭逐

蹈蹋中原四十年高城吐血臭播闢滔滔天下將安如
攬轡四顧心茫然

八月初過陝州黃小宋刺史留飲于西北園次

日行抵硤石驛遣使追贈山水畫幅為詩謝之

我行硤州日始旦車聲鄰鄰白石爛一騎飛來折梅使
手攜雙鯉要相見立馬開函見君書照眼一尺溪山圖
想其下筆風雨快煙雲滿紙青模糊君家兄弟神仙侶
澗松天球見神宇坐我城隅西北園碧嶂千重河一縷
聞君家在羅浮中四百廿二皆奇峰年來跨鶴走秦趙
千巖萬壑羅心胸君詩入神畫入格一寫平生氣磊落

會須買盡洛陽紙能事年年來促迫

館陶道中

落日下平田荒墟起暮煙歸耕喧晚市遠樹入寒天野
火煨山芋秋風老木棉迢迢望閭里今歲倘豐年

重過陝州贈黃小宋

衣上淋漓舊酒痕西來重把故人樽龔黃事業聞來久
軾轍聲名老更尊入座劇憐彈鋏客寫詩頻到艤槎園
西北園舊名艤槎園他時立馬長城下迴首崤陵日幾番

著靡闍茂

題陶拙存施裕堂何善孫小像

陶君有友何與施投膠以漆忘筌蹄有如昌黎逐東野
雲龍上下相追隨三人相視笑莫逆皎若玉樹交珊瑚
懿文巨韜各在抱欲以罔兩窮瑰奇西人納景得墨法
巧與造化爭毫釐犯人之形竊自喜萬化一遇胡爲怡
女媧老醜本好事况茲泡質增駢歧藏舟藏山夜半走
冥中新故相推移人生旦暮百年盡真者幻者皆塵埃
吾本非吾子非子盧仝馬異空疑猜吾聞子祀往鑑井
自知面目全然非尻輪神馬各任化造物焉用拘拘爲
有身爲患古所戒請君絕迹遺形骸

贈施裕堂何善孫

施君瑰異何君秀尊酒風流在眼中漫與文章爭背距
要知滄海變青紅羣雄劃定儀秦局萬事紛如牛馬風
歎我不才爲世棄出門常作可憐蟲

陶制軍方園

園在左文襄節
園之東南隅

棠梨到處覓新栽手汲寒泉日幾迴生意漸隨春洩漏
早香時見蝶翩飛異鄉松菊開荒徑故相亭池間劫灰
更好滿園花放際小軒終日對山開

次韻何善孫用進退格詠園中碧桃

寂寞空庭月滿墀一官翻悔十年非老來花事驚塵眼
亂後仙源入夢思宿雨暗移銷恨種曉霞輕護不寒衣

漫教簸蕩西家去留與春風臥酒時

城外觀梨花用禁體與善孫裕堂同賦

峭峭東風倚醉時惜芳須盡酒十卮繁華過眼一炊黍
冷豔欺人雙鬢絲花雨藏山春澹蕩絮雲穿樹影迷離
與君約取玄梨實贏得人間野鶴姿

一繫亭和裕堂善孫作

西極來天馬南陽起卧龍崆峒餘一劍亭謝有遺踪天
上通銀漢人間訪赤松乘槎迷處所洄溯欲何從

陳子康邀遊曹園和何善孫施裕堂作

南陌迢迢春正長玉驄踏雪銀蹶忙倚郭名園更幽絕

連柯不斷花生香前年看花二月尾老鄭幼惺聯裾得

雙美今年看花閨月頭來卧百尺元龍樓何郎憶遠情

無語美人盈盈在何許瘦盡東風花不知淚痕灑作枝

頭雨施君舉杯稱酒兵大膽更欲摧詩城歸來貽我錦

繡段光豔照眼心爲傾人生哀樂無窮事縱飲高歌須

得地君不見栗里先生飲酒時陶拙存
在座日買酩酊拚一醉

春枕詞

剔罷燈花漏已沉暖雲假夢入重衾怯風莫帳垂垂影
注泪荷盤夜夜心腕力劇憐金釧重臉痕斜印彩霞深
爲郎瘦盡葡萄帶一縷香愁著意尋

次韻何善孫烈妃廟

冷血千年草尚青
覆碑亭外見飛螢
倉皇銅料空流涕
零落金皮尚有馨
春雨落花悲帝子
秋風寒渚弔湘靈
歌樓舞榭今何處
夜半城烏不忍聽

久旱占雨不應善孫戲以詩作此答之

今年上帝一盲目
歲星失次天無光
昂畢剗流失其綱
西方於菟牙齒張
旌旄毳風怒狂
兩河絕流龍魚藏
止園先生立傍徨
呼大靈龜歎上蒼
帝曰吁哉嗟我氓
乃禁丙丁持酒漿
雨師雷將羣趨踰
彼何人斯天命方
日十八姨寵專房
日與飛廉蔽厥明
南箕鼓舌莫敢當

手駢奔鯨響嗶嗶玄冥屏號怖且僵踰時反汗遺若忘
大靈嗒然返我堂謂君不明臣不良止圍先生斥其誑
縮頸伏法涕泗滂昔無遺策今刳腸俾以死殼搯胡床

瑞穀亭與裕堂善孫同賦

何年風雨起潛龍隴上躬耕一老農好穎忽來丹雀瑞
寒邊初靖白狼烽夢通蔡茂禾三穗利突秦渠畝一鍾
試向危亭尋往事摩挲遺墨已塵封

借軒與裕堂善孫同賦

蝸居聊與避塵埃嫩柳天桃次第栽鎖燕簾櫳春正永
煮花天氣客初來凌應揆閏三月詩故人近約隻雞局

又教乾粥煮楊花

長日同傾三雅杯更好燒松炙茶鼎卧聽窗外響輕雷
茫茫春思不能裁人海浮沉更可哀萬喙紛呶成畫餅
一身累塊目銜杯東風著地有生意南郭嗟天如死灰
最喜儻然陶省事掃除三徑爲君開

善孫以悼殤女十詩見示余亦有女年十六矣

去冬十一月晦日忽以暴疾殤亡今歲得書

傷悼無已重讀君作益觸高卽之痛因賦此

答之

讀君悼女十篇詩老淚無端觸舊思弱息剛逾及笄歲
噩風忽折寄生枝北山曾勒移文字南海猶虛誌曠辭

潘岳傷心惟罪我年來贏得養我孫

三歲嬌啼失母憐更驚二八喪華年嗟予異地飄零客
痛絕人生骨肉緣素鯉傳來腸忽斷彩雲飛去望空穿
拋殘兒女英雄淚手把君詩不忍箋

別施裕堂用韓昌黎贈劉師服東歸韻

施子將東歸欣然具雞麩肴酒未及半驪駒已當門念
君別我去再拜前致言人生有至尊不貴冕與軒況今
功名徒沿流喪其源周孔矩萬世衆妙一口吞西學矯
時枉羣聖橫被冤願君拒滯說鏡古開其屯世有抱膝
夫窮居瞰蔬飧澄觀世宙變偉以道自尊行矣各自愛

往哲勤追援會當長安陞訪子山中園

屠維大淵獻

由皋蘭赴中衛途中即景寄何善孫并簡陶拙

存

出城東北徂迤邐千山屯莽莽無人居時見牛羊群馳
驅盡日力始覲炊煙痕十室八九空敗屋餘頽垣主人
致殷勤炕以羶穢薰鷄鳴出長城誅蕩天無垠二月草
不芽小雪時霏銀行行入戈壁石與沙飛翻大塊逞噫
氣白晝日色昏女媧老益狂年年土搏人頑山如死虺
首尾蜿蜒蟠黃流出山底駛若逸馬奔近城闢佳境人

物漸滋繁輟裝息寒魄夜以濁酒温年來苦行役南北
摧蹄輪朽木不受雕枯枝忽逢春我生值末世一官走
風塵捧檄何足喜家有白髮親書之寄何子兼告陶徵
君

勘渠

長堤短堤西復東小鞍大蹬搖青驄困人天氣正無賴
劈面吹來楊柳風

勃姑勃姑千樹啼長河漫漫高泊堤金錢歲歲黃流擲
買得田間數石泥

荷插擔鋤衆若雲賽神簫鼓鬧前村今宵浪打桃花雨

汨汨黃流駛到門

萬頃芳田若鏡開
稻孫秧母及時栽
世間霖雨尋常事
此水原從天上來

巡渠

水田漠漠稻初芽
夜雨催開枸杞花
放鴨池塘添宿漲
牧羊山磧起驚沙
溝塍曲折時迷路
父老逢迎競勸茶
纖月娟娟出林際
歸來衙鼓已三撾

過永康堡得棗花香過午之句謝寶林太守歎
爲佳句續之曰柳色綠成團因足成四十字

小寨倚山麓
園林殊勝觀
棗花香過午
柳色綠成團
碧

草干沙暖黃流五月寒與君聊駐馬不厭百迴看

上章因敦

送陶制軍入 覲

鳳廬麟殿稱觴歲犀帶蟬冠入 覲年雙劍倚雲開漢
塞萬笳吹雪出胡天傳聞密詔宣章澳記取耆臣待李
先此去一身天下繫不須愁絕隴頭絃

驚飛大海東南水獨柱蹠通西北維蕩蕩青天有今古
番番黃髮寄安危劉宏威德盡一紙楊震清名唯四知
檢厲丰裁何所似鄱陽家法是遺規

滄海茫茫看橫流幾回杯酒話瀛洲老臣秋後稀黃葉

太息天涯有白頭萬事傷心成錯鐵五湖歸夢入扁舟
祇今大旱需霖雨可放閒雲自去留

飄零似我不才人燒燕逢公起滯鱗金管屢煩君子舌

角巾重現宰官身大恩邱嶽年來重小圃鶯花去後春

公於蘭州節署東偏隴樹燕雲無盡意幾番遙望使車
編籬爲園名曰方圃

塵

中衛小辭

生女母心喜生男母心悲女爲黃金客男爲牧羊兒

叢叢馬蘭花顏色亦妍好胡爲生並坦旁踐作馬蹄草

終朝采枸杞刺手傷儂心東家黃金郎角枕鴛鴦衾

喃喃失巢燕沿門覓新居
繞梁語春風舊比新何如

深秋

雨後寒潭分外清
秋來山勢更崢嶸
牛羊滿地無人管
一路渠田放水聲

兩山迤邐束黃流
爛石晴沙繫渡舟
霜氣着衣看不見
隔河紅樹已深秋

重光赤奮若

孟秋書事

千里秋風八駿蹏
瑤池晏罷幾時歸
冠裳鱗介驚時局
城郭人民果是非
鰲極北擎天一柱
鯤溟南運海羣飛

屢聞哀痛頒明詔翹首長安淚滿衣

一官落拓在天涯愁絕燕都亂後家眼見殘兵猶倔強
耳聞新政有萌芽老臣一个思黃髮秋雨重關滯翠華
想見瘡痍諸父老朝朝垂涕望 轡車

晚衙

吏卒喧呼散晚衙塞風吹雨動寒笳從知薄宦常爲累
翻愧浮生未有涯一昔啼鳥驚啄屋千年化鶴怕還家
傷心國事兼身事五夜新霜溼鬢華

王孫

漢家龍準盡王孫流落西風塞上村元昊城頭一回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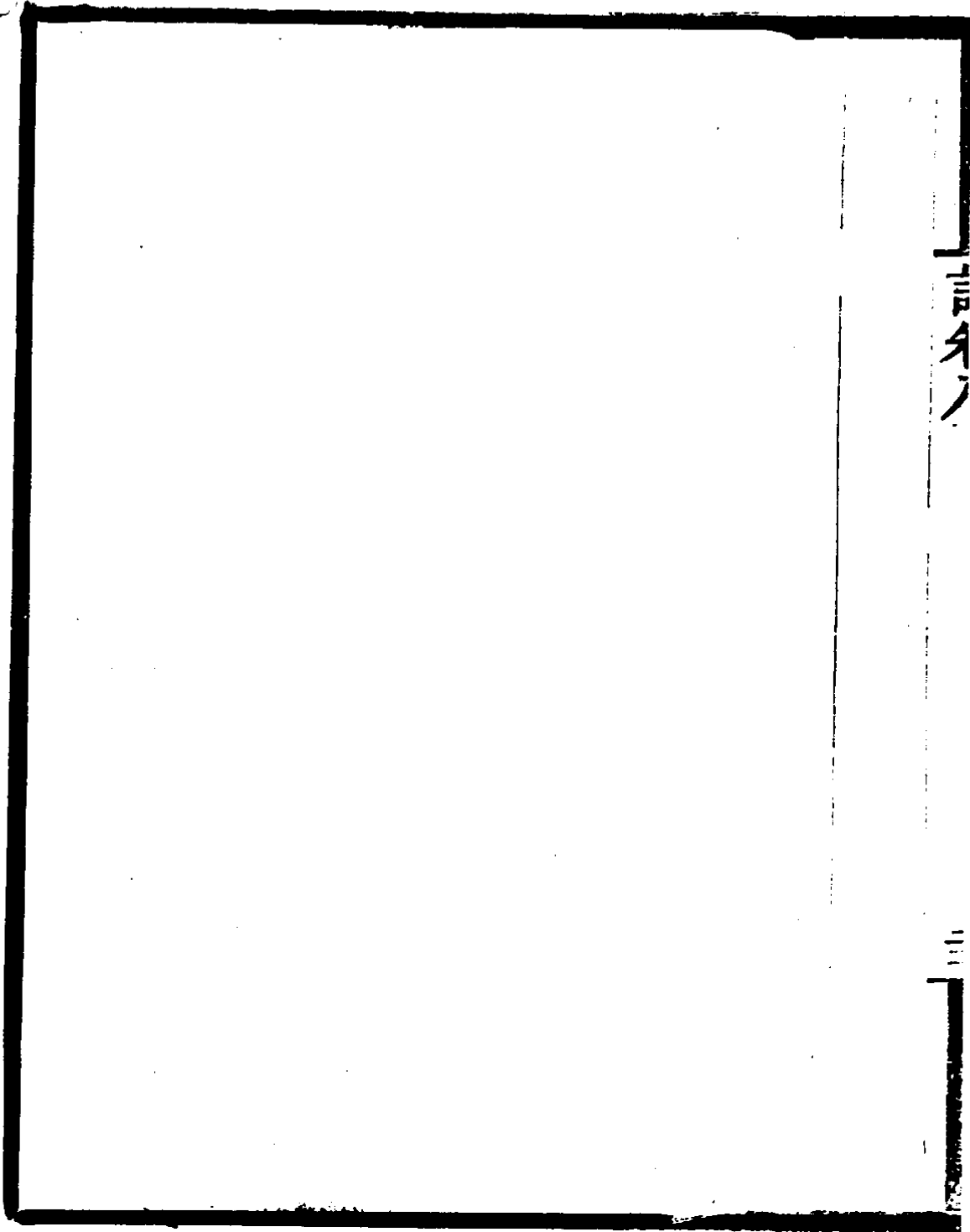
七星低處是京門

晴天萬里雁南飛西極葡萄馬正肥
獨去賀蘭山上望
短衣長劍入秋圍

文莫室卷八終

81
詩卷八

三
文莫室



言ノ

三

陶廬詩續集
十一卷

丁巳二月刊行

陶廬集刻二十

W. H. S. / 15

陶廬詩續集序

新城王晉卿先生以所爲陶廬詩八卷示闔生屬爲序三十年前先生則旣以文學聞天下矣當是時畿輔方脩通志貴筑黃子壽方伯主其事而先生以黃公高弟從事編輯先公在冀州優禮延聘先生爲冀學者師先生於時實博精經子考訂之學亦間爲駢古詩歌雜文以其所學提倡號召英髦俊彥驟起雲蒸冀土文教之興先生有力焉已而以州縣吏由蜀入隴躡而復起移官新疆游擢方面聞譽震祿文遊指目謂且坐大而先生久滯藩條卒不得建牙開府藉手一展其所爲鬱鬱

來歸年已六十矣當先生之在官著述不輟尤銳意當世有用之學徧攷歐西諸國方言史乘察其種族盛衰強弱纂著論列積書盈案又熟習西北形勢戶口蕃耗財賦豐絀及文治武備所宜張弛羸朒條列粲如見者皆歎服推爲名論察其意豈願以詩文見者而遭時不偶禍亂繁興炎熿庸庸遂肇鼎革之大變平居懷抱旣噤遏不得施措而睠懷家國悼往思來其殷憂殆非尋常所能測度今老矣尙以食貧養親之故懷握鉛槧與少年後進相周旋蒐考前朝故實供職史官雖名字熙曜遠近無不聞而慕之者其生平之困頓爲何如也十

固有所羸有所絀使先生遭際事會得大柄用於時將
必顛顛顛蹶以赴無涯之禍難海涸山崩固非人力所
可挽而當朝之術業亦必不暇冥探遐討瓌璋特出犖
犖如今無疑矣挈彼校此果孰得而孰失者且詩之爲
道其能事必有出於計數之外者而後工非可以吟哦
諷誦而盡之者也古之作者如陶潛阮籍李白杜甫之
倫其襟期意量曷嘗以詩人自命千艱萬阨不得已憑
藉文藻以抒寫其悲憤而其作遂高出千載不可企及
吾讀先生秦隴甘涼諸什及眺朱圉登崆峒出嘉峪關
望博克達山等作山川盤鬱嶮巖之氣與篇章相映發

矍焉芒焉不知身之在何所也然則先生之遇所以坎
坳而不遂者乃其詩之所以雄歟吾又媿鄉者感唱之
淺也丁巳春日桐城吳闔生謹撰

陶廬詩續集目錄

卷一鶴徵集

癸卯

都中贈蔣藝璞侍御

聞兒子政敷署理新鄭拈此示之

過黃梁夢村觀廬生睡像

過新安

過函谷關

過華陰

望華山

過華州

邠州道中

過平涼望崆峒山

宿蒿店

過六盤山

宿隆德晤盧希呂大令

宿神林堡

宿靜甯州

清涼山道中

曉發心田堡

赴渭源

隴西道中三首

發鞏昌七十五里渡鴛鴦背渭漳合流處也

出甯遠城十里望老君山

望朱圉山過羲皇故里

大像山

行秦州山中作山農曲

出羲皇城渡赤谷水望老子祠

白蠟峽

赴榆樹壩

赴白水江

白水江上

發峽口驛宿沔縣

弔忠武侯

城固道中

興安府新城考院中遣興

發石泉

入子午谷

宿江口

投宿永壽縣

十二月十二日雪發邠州

雪中赴隆德

十二月十九日出靜甯州觀迎春是日爲東坡生日

安定道中

誰氏子

清涼山道中

卷二省方集

甲辰至乙巳

和謝寶林太守元旦見羣鷹際天有感之作

和謝寶林西關登王家巖

蔣蔭亭謝寶林招飲玉泉觀之武侯祠卽席賦贈

二首

借謝寶林張瑤圃蔣蔭亭游南郭寺二首

南郭寺雜詠

睡佛

靈湫

古槐

臥柏

斷塔

杜工部祠

別謝寶林

別周棣園學博

安定道中遇雨寄贈賴春霖大令

蔣公度大令新構青家驛行館道此索題

過六盤山

日出

偶感

重九日柰花重放一枝和謝鐵梅作二首

恭製十月十日皇太后萬壽聖節詩

取雪煎茶與鐵梅同賦用東坡和蔣夔寄茶韻

詠雪效仄韻格

平仄言集卷之十金
四
攜兒子禹敷勇敷游崆峒山同行者盧大令希呂父
子德靜亭游戎謝鐵梅通守時乙巳三月二十三也

崆峒三首

宿西臺

謝寶林太守挂冠歸甯夏故山道平涼流連數日
夜聽兒子勇敷彈琴感而賦贈次韻答之

再次韻答寶林

六月七日偕謝寶林謝鐵梅重游崆峒二首

答裴伯謙同年二首

贈日本波多野養作

日本慕勝君林出賢次郎來游隴上將有新疆之行席中賦贈

送裴伯謙同年二首

卷三出塞集

丙午

寄別十二弟

留別速成師範學堂諸生二首

送謝雲林歸隱四首

夜渡涇水歌

烏稍嶺

涼州道中十一首

甘州道中九首

肅州道中八首

黑泉驛臥楊

發深溝驛

偕肅州知州金少逸承蔭嘉峪關游擊雙祿第堂

登嘉峪城東樓

出嘉峪關二首

安西道中十四首

戈壁

哈密道中七首

哈密

夜發苦水驛

發哈密

發三道嶺驛

發車箱轆驛遇大風雨雪

中秋夜月天山放歌行

過天山峽

廸化道中八首

望博克達山二首

聽王荻廬大令懋勳談博克達中山諸景賦此誌之

落葉

過南山下村

塞上二首

日本波多野養作君游歷新疆返國遇諸阜康道
中握談而別詩以贈之

夜坐

夜行

雜興十首

卷四北庭集

丁未至己酉

丁未林出君慕勝壯游大宛烏孫諸地烏垣小憩

將返故都於其別也成四十字歌以贈之

正月元夜日本南州少佐日野強來游西域索賦
贈之

和南州二首

贈南州

別南州

曾小堂太守之官吐魯番廳出春風出塞圖屬題
賦此誌別

定甫上公游博克達山歸以白石蓮花兩枝見贈
詩以謝之

白石蓮花垂殘不落感此與子鈍伯謙旭堂同賦
七月十一日定甫上公招飲水磨溝別墅依斗亭
亭公所建也

再題依斗亭

贈定甫

衙齋

思母

再次韻白石蓮花

再次韻白石蓮花垂殘不落

追憶游峩眉山

次韻子鈍同年三賦白石蓮花二首

次韻子鈍四疊前韻之作

送湯壽吾軍門南歸

次韻張仲清送梁素文之新疆清理財政

汪渠亭太守出其先大夫桐階先生騎虎圖屬題

時戊申元宵前一日也

題汪文端公煙波一棹圖

暮春

春市

晚步西郊

玉女生於壬辰年八月九日亥時殤於戊申年四月六日丑時年七齡矣病喉三日而死老懷慘怛兒女情長仿香山體爲小詩七章以誌吾思

四月九日大風

林出君慕勝攜余所撰希臘春秋歸日本文學士佐藤小吉爲翻一通詩以報之

招魂曲

兒七十九生於丁未八月七日丑時殤於己酉閏二月二十九日卯時兒生時值吾母太夫人壽七十九齡因以命名兒性聰慧耳目口鼻無

不神肖余者病劇之夕余呼之一應而絕悲夫
其母臥病十年始生此子生而不育生胡爲也
旣痛死者又無以塞其母之悲乃爲招魂曲五
章以寫吾思

鷓鴣篇

裴伯謙同年將南歸宋子頓侍御方筱泉觀察隨
少伯制軍之幕蘭州定甫上公星橋中丞邀集同
人宴之於依斗亭佐以西域餽郎之舞因賦小詩
誌別

定甫上公席中贈伯謙

定甫上公水磨溝別墅公讌別宋子頓

次韻筱泉水磨溝公讌

再次韻筱泉

送裴伯謙南歸三首

林出慕勝從余游三年將東歸賦詩贈別二首

席中贈慕勝

卷五北庭集

庚戌

哭長子政敷

題劉寶臣大令謨所贈北涼寫經殘卷

清明

雪

雜感

題六朝畫佛殘像

題六朝寫經殘卷

說園雜詠十二首

不繫山房

霞照樓

晴碧軒

戊巳亭

望歲亭

夢魚臺

醉月臺

一葦亭

福持精舍

花神祠

不周池

萬花室

說園漫興

頃在說園有以桃李蓮李瓜葡萄相餉者因作六果詠賦而比也

登霞照樓

題素文所藏六朝畫佛

遊仙詩

題高昌所得唐人寫經殘卷

曉雪

素文得唐人畫佛僅佛頭尙完好餘皆斷爛屬題
題素文六朝寫經卷子

庚戌除夕

卷六休否集

辛亥

代人題馬上小影二首

題蘭菊梅畫冊

題張聘臣大令知足圖

代人題邊城送別圖

思歸四首

聞俄羅斯沿途益兵二首

歸田

春日東郊

大漠

題梁素文小影

題素文六朝寫經二首

題吳質欽問山圖

次韻王聘三方伯乃徵奉懷之作

壽呂尙書海寰二首

宿介休迎源堡

聞詔

河上

聞變

綿山下買宅

重九

北望

兒政敷亡柩寄開封孝嚴寺辛亥罷官避亂南來
始得撫棺一痛爰拈四十字以誌吾悲

恭讀九月十四日詔書

哭政敷二首

芹姪往迎眷屬於蘭州余送至平遙數日有秦晉
兵變之事消息斷隔西望愴然

開封旅居

汴梁懷古四首

旅居雜感八首

晚眺

題黃小宋觀察琴鶴歸舟圖

十月二日爲小宋觀察七十一壽辰自製壽詩見示賦此答之並以爲祝

迎源堡

感事十二首

西安兵變十二弟憇伯久困圍城不得消息作此訊之

夜坐

連日陰雨岑寂無聊今日午後約小宋觀察爲怡怡園之游以詩速之

自題繇山老牧圖

牧羊詞六首

十月十三日登禹王臺返游黃園簡小宋

食羊歌

大梁行

曉起煎茶

題黃小宋壯游圖

醉歌行

讀太玄

龜山雪

哀王孫

公無出門

娥曲

嬌娥怨

讀莊擬陶六首

十一月二十二日聞閔鄉陝州澠池新安相繼失

陷

賦雪用禁體

六十自壽

題畫松月

題畫蘆雁

題畫鷹

題山水畫冊

與吳哲甫晉賢小酌論詩

黃君直樹成王繹如恩紱招余小飲君直爲貴筮
子壽師之文孫繹如則桐城吳摯甫之姪壻也同
座者爲楊叔忱守潛王建新會澧兩大令時余患
乳癰禁酒已十餘日矣至此遂破戒用黃山谷酒
渴愛江清韻作五小詩報之

題睡稽康

題醉阮籍

移居綿山下宅祀竈

雪後游西郭

守歲

卷七休否集

壬子至癸丑

元日

慕勝偕俊卿

小邨俊卿三郎

蒼膺

一宮房次郎

兩先生過訪賦

贈

小村俊卿次韻見和再次韻答之

題黃小宋道冠小影用韃韃格

爲章曼仙太史題其尊人价人先生銅官感舊圖
田家辭

漫成

六月中旬余有河南之行日本日野南洲來訪余
於石莊促談一夕卽別而去

西行迎春屬

過洪洞縣觀大槐樹遺跡余家於明永樂初遷自
洪洞相傳爲大槐樹下人數年前槐死旁生兩株
今兩株亦枯鄉人卽其址築台題曰大槐古跡感
而賦此

途中

與客夜談

平陽道中

宿趙曲鎮店中遇雨用陸放翁雨泊趙屯有感韻

守雨

雨後

書憤

游趙曲堡南唐寺

相見

次韻奉酬王聘三寄懷四首

水仙花

赴鄭州渡黃河橋

鐵石道人築園於宋宮舊址臨城面水名曰宋園
八月七日偶游至此道人招妓留飲賦詩屬和次
韻答之

有感五首

題趙芝山亡室吳夫人梅花小照圖

中秋月蝕既

無是先生出蟲介畫冊屬同人分詠今拈得十五
題各賦小詩應之

蝴蝶

蚯蚓

蜥蜴

蜘蛛

蟻

螻蛄

蟬

蜂

蟹

螳螂

蝸牛

蜻蜓

蠅

絡緯

螢

次韻黃小宋雪後邀同人宋園雅集詩

帝子曲

送黃哲甫之鄭州

送哲甫

題胡遲圃鳳翔岡圖

六十三生日

破屋

夜坐

瞿勛臣出其家藏紈扇爲張霖女史所作天女散
花圖一筆一畫細如毫髮以顯微鏡視之皆細字
勾連宛轉爲詩百餘首有須彌芥子之觀爲賦長
句答之

天女散花圖題罷連日展玩不忍釋手再賦長句
呈勛臣

戲效山谷

卷八 休否集

甲寅至丙辰

壽梁太公

三月二十九日法源寺道潛禪師及羅棧東 鼓歸

易寶甫 順鼎 兩君約湘潭王壬秋寺中看花作留

春會都下知名之士同時至者百餘人道潛出紙

屬題賦此誌感並呈壬秋先生

易寶甫辛訪蘇袁抱存招飲崇效寺看牡丹

題金寶齋 葆楨 北雅樓閒居著書圖

題曾伯厚同年 福謙 西山永慕圖圖為其祖母楊

太淑人作也

題陳圓閣僧俗合璧小像

次韻王聘三移居上海

有贈

題項孔彰山水畫冊

有感

山居

送宋芸子歸蜀

題張滄海伯楨篁溪歸棹圖

題李觀峯宜園圖兼簡趙堯生

爲程伯葭清題精忠柏斷片圖

確士以陳石遺社長齋中宴集詩屬和次韻答之
暮春試院中作

春愁

惜花詞

次韻俞確士十刹海修禊詩

贈馬通伯

題莊思緘西冷感舊圖

題葛毓珊同年三十小像

吾宗詠齋先生別二十年矣冬月爲七十攬揆之
辰哲甫寅伯乞詩爲稱觴之助敬賦二章以敘澗

懷有感

東海相國中秋夜招飲值初昏偶雨而賤軀適抱
寒疾不果赴翌日示以圖曰西園雅集王晉卿不
可無詩迺拈此以報之

題馬通伯所藏本朝名臣手札

題周養安肇祥篝燈紡讀圖

平遙道中七夕

病中

病起

壽張屏丞

赴京

書憤

郊外

夜行

卷九休否集

丁巳

元旦

去冬三首

立春

次韻王聘三除夕

河干

春思

海上

壽宛平知事湯嘯秋之母義太夫人

題黃秦生亡妻劉淑人芳躋圖

大旱

讀史

喜雨

田間二首

山鬼三首

南圃

五月以前吾鄉苦旱六月以後羣河暴發田廬禾稼盡付洪流北望愴然賦此誌感

京華

秋興

雜興

秋柳

介休郎君用周家藏漢魏六朝專近百枚余以重價購得之喜而不寐者累日雨窗無事戲拈五十六字以誌其事

索居

蟬

曉起

陰雨兼旬日取漢晉諸專撫拓率成長句

山居

題郎梅雪所藏古專

秋日山居萬端交集率擬樂府八章以遣悶懷

飛龍引

司馬將軍歌

上雲樂

來日大難

蜀道難

公無渡河

獨渡篇

野田黃雀行

贈陳鳳韶大令

長歌行

山人勸酒

北上連日大雨不止

送閻慶皆之新疆實業廳長任

重九

題徐鞠人相國水竹村圖

京都菊花數十百種各立名題每於重陽佳日關
勝爭妍游人如織賦此誌感

登樓

丁劍秋座中觀圓光術謂余壽年止六十八歲不
我與賦此以示同人

盆梅呈徐相國

夜梅

次韻鞠人相國送歸新城度歲
爲馬通伯題宋張魏公三省硯

山農

旅行

無端

早發

寒窗

苦寒行

守歲聯句

癸君病狂顛三年矣丁巳余由京師歸里度歲
除夕治酒與癸君守歲癸君乞余聯句以消長
夜余欣然命紙筆每成一聯兒女輩輒捧觴爲

壽至鉦字韻則病復作信筆塗抹矣今取其

潤色之並爲足成三十韻

卷十斜街花市集

戊午至己未

題鳳求鳳圖十首

與人賦初月

次韻友人初月

題章仲迂西湖泛月圖

題程伯葭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

題朱鐵林半耕半讀圖

題胡詩廬詩卷後

傅沅叔出其先祖麗生先生所藏元興文本資治通鑑屬題因賦長句二十韻

題鄭齋感逝詩後

題白堅甫宋搨雙鉤十七帖

胡詩廬出陳叟庵先生所作慈仁寺古松圖爲母夫人壽敬題小詩一章以當九如之頌

壽林皞農同年

絲菊花

歸省

題傅青三人物畫冊

青主先生善畫然畫不多見陳鳳韶宰介休獲
人物畫冊四幅著墨不多純以神行朱景真所
謂逸品也戊午冬月同居京師出以屬題爲賦
長句應之

題康南海戊戌遺墨

途中遇雪

雪後見月

雜感

熊明府 謙吉 贈瀏陽菊花石詩以謝之

綵勝會

選集樓

丁將軍槐贈畫梅爲長歌謝之

畿輔先哲祠早起亭上小坐

君子長生館夜坐

書傅澤敷思培詩卷後

題倪修梅先生松嶺雲壑圖

題水繪園金蔡二姬人畫幀四首

冒辟疆自記云友有以魚洗晉磚相贈因倩沈

子用宜精搨花瓶石盆各一命金蔡二姬補景

成之蔡名紫田畫紅梅一枝金名曉珠畫石

水仙爲羣仙拱壽圖時在康熙五年也

題洪幼寬亮梅花譜

題唐揭武梁祠畫像

有感

題彭春谷頤和園圖

寒夜學晚唐體

曉歸

登樓

黃哲甫約遊香山不至

己未十一月冬至日宴集下斜街作九九會同座

者樹枏及醴泉宋芝頤伯魯穀城錢仲仙葆青閩
縣張貞午元奇吉林宋鐵霖小濂吉林成澹堪多
祿漢壽易由甫順豫崇仁黃申甫維翰會甯秦紹
觀望瀾成都鄧守瑕鎔共十人用邵子詩一陽初
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分韻賦詩拈得物字

雪後車中望西山

贈涑水王子昭 克明秀才

題易實甫 順鼎廣州集

壽錢仲仙六十

壽宋鐵梅

題成澹堪 多祿 澹菴圖用東坡粲字韻

早梅以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爲韻分得處
字

題錢仲仙熹平鏡以長子孫延年益壽長樂未央
分韻

榆園消寒圖

張貞午同年作九九第四會招飲榆園以雁北
鄉征烏鴈疾水澤腹堅爲韻拈得征字

題徐晴圃中丞從軍圖

題路金坡 朝鑾 仙山濯髮圖

金坡自記云丙辰九月朔夜夢遊幽巖絕壑間
褰裳涉水抵石壁下見巖半鑄有汪水雲濯髮
處六字石壁陡絕有人掖余登極頂俯視煙靄
合沓深不可測恍至一處則有蘭若在焉老嫗
延入指寺前茆庵一椽曰君盍棲此讀書且可
避世醒而異之因憶趙堯老近歸隱榮州山中
夢境得毋彷彿作詩紀夢

再題澹庵圖得成字

題趙大年桃源圖爲邢冕之編修端作

東坡生日小集宋聚玉出公像屬題爲賦長句

題壽星見硯壽宋友梅六十生日

題周夢坡琴契圖

楊時伯 宗稷 精於琴擬刊琴學叢書烏程周夢

坡贈以百金助刊資時伯以所藏響山堂琴報
之而繫之以詩二君初未謀面也夢坡作琴契

圖徵詩作此答之

饑歲九九會第七集

歲暮旋里

除夕

卷十一 一默集

庚申至癸亥

題金北樓茗溪秋泛圖

題唐墓中美人磚

一侍立一捧茶一膾魚一獻食
共四磚

日本諸橋轍次字仲蘇介傳沅叔來謁並出詩冊

索題賦此應之

謝東海徐公惠鱒魚

東海徐公偕同社諸君九日宴團城予適歸省未

與其會返京後樊山以詩索和次韻答之

自題程伯葭之劉夫人爲余所繪小照

七十自壽

賤辰七十樊樊山壽之以詩次韻答之

前詩意有未盡除日無事賦此廣之呈樊山

守歲

上元

春燈詞

辛酉年正月元霄作以辛年元霄爲韻

次韻

題王心蓬山水畫冊

思歸綿上

次韻樊山春雪篇

辛酉三月五日曹禮齋招詩社同人乘船徧遊三

海晚宴於晚晴簷補修禊事

京師西城內博塔胡同有元萬松老人舍利塔高
丈五尺巋然獨存鄧守瑕卜居塔北築一園曰
禮塔園金拱北爲繪園徵詩賦此荅之

秋感

題徐大總統煙樹晴巒圖

槐花黃舉子忙此舊年鄉舉時謠也今值槐花黃
後桂子香初俯仰今昔不禁愴然之感

重九日同子玉叔夔臣弟南郊登高

小園

獨座

古寺

題成澹堪多祿澹菴圖用東坡粲字韻

再題澹庵圖得成字

過昇仙橋望紫泉行宮

哭次女壽芝情發乎中不自知其詞之俚也

輓李命三滋然

林畏廬七十壽

壽趙次珊先生八十

清史館西偏有屋三楹曩日之舫齋也無補老人

重葺之屬同人賦詩用朱菜堂舫齋聽雨詩韻

題吳蓮溪福延行窩圖

題史康侯法海寺自在菴

輓姚叔節

永槩

和宋鐵梅

小簾

病起詩

小園

北窗

過金鰲玉竦

余刊張文襄公全集網羅遺著得公致潘文勤龍
樹寺召客手札於夏間芝先生許謹錄一通並綴

小詩四章

游三海

遊香山

偕同人趙湘帆黃哲甫暨十八弟茂軒兒子禹敷
海敷心敷孫善元遊潭柘寺行至禪柘下院梨
園莊宿奉福寺忽感河魚之疾頓敗遊興倉皇
而返衰病頹唐老可知也然西山風景已強半
在目中矣

七夕

織女贈牛郎

牛郎答織女

七夕

織女戒牛郎

牛郎復織女

送宋芝洞同年還西安

八月二十一日王祝三郵隆避地日本之橫濱遭

地震之變聞之傷悼者累日

秋分移牡丹有感而作

八月二十六日

重九日遊龍樹寺

雜感

壽成澹堪

中元甲子花朝嚶社初集同人會於止園賦詩紀
事

嚶社第二課分詠京都花木拈得暘臺玫瑰

二月

上已日止園桃花盛開鐵梅先生邀同社諸君飲
酒賞花賦詩屬和率成長句

和張北牆春明館曉座

題曹穰菴春曹話舊圖

古吳王頌山柏榮在北京悟善社攝影忽現雙相
自稱爲伊之前身索題賦此質之

題唐絲繡佛圖

喜雨貽同社諸君

林琴南先生爲其姬人楊道郁作五十壽索詩爲

賦長句

輓趙雲龍先生兼唁堯生侍御

偶成

輓張少軒將軍集杜二首

輓張少軒又集杜二首

輓周靜安 克昌 集杜二首

題戴君厚記吳孝女捐盤吳孝女者蜀人也山東

知縣吳南譜亡孝女聞訃飲藥死時年僅十三
耳南譜門人戴君厚記其事逾年而君厚又卒
其兄海珊痛其弟之亡因檢此記裝潢成冊以

誌遺墨

仲山甫戈頭歌

洛陽新出三代古器甚夥白堅甫
得仲山甫戈通體錄班小支上饒

仲山甫作

四篆字

苦雨

雨止

贈日本文學博士市村瓚次郎

賀宋鐵梅中丞生子

壽郭春榆宮保夫婦

澹園納涼

宿蟠龍山聖母祠

九日同史康侯劉仲魯登蟠龍山白塔坡康侯賦

詩屬和次韻答之

再次韻

暮歸

壽徐公七十

感憤

書事二首

吳濂溪太史移居二首

杭州許以栗母張夫人花卉畫冊

落葉詩和孫師鄭

病後曉起見雪

贈通伯

題鍾笙叔湖濱補讀圖

賀成又超新婚

題戴文節檢書圖圖為程春海侍郎作侍郎讀書
龍泉寺故

後同人檢其遺書戴文節為繪
斯圖藏之寺中今八十餘年矣

陶廬詩續集卷一

新城王樹枏

鶴徵集

癸卯

都中贈蔣藝璞侍御

十年幾見烏頭白
萬里相逢客眼青
一曲胡歌燕市上
座中哀怨不堪聽

握手相看各鬢霜
尙從人世煮黃梁
風消土喫無窮事
一笑登樓索酒嘗

聞兒子政敷署理新鄭拈此示之

明鏡朝來看鬢絲秋風萬里動歸思平時栗里家何在
亂後桃源路更歧壯不如人今老矣我思好爵爾縻之
手傳治譜由來久清白聲名慎護持

過黃梁夢村觀盧生睡像

幾生修得盧生睡一刻千金幻亦真富貴到頭終破甕
繁華過眼卽空塵夢中說夢蛇添足立裏談玄蝶化身
長夜昏昏成世運劇憐多少未醒人

過新安

鐵關深鎖樹成圍山色淒淒冷夕暉試問城南阮李處
夜來應有碧燐飛

過函谷關

一關高鎖桃林塞萬嶺遙連華嶽雲牛背偶然逢李耳
雞聲何處覓田文

過華陰

捫蝨奇人土一邱騎驢仙子更千秋聲名常與青山在
我亦重來作壯遊

望華山

豔絕雲端玉女峯手中高捧碧芙蓉倚窗忽入游仙夢
天際飛來夜半鐘

過華州

山色南來翠上樓
西風吹冷碧梧秋
彈絃擊缶誰家子
一片秦聲起暮謳

邠州道中

白石鱗鱗響亂泉
幾家陶穴見炊煙
迴峯百轉疑無路
四壁山圍一笠天

繞崖曲曲走荒蹊
小雨深泥沒馬蹄
一夜西風滿原谷
萬山衰草泣莎雞

丹砂點漆不知名
一路秋花鬪晚晴
數盡幽風圖上事
滿山斜照上瓜棚

過平涼望崆峒山

五臺自古神仙窟
問道軒轅尙有宮
瑤刹參差插天上
鼎書傳說出山中
馬頭風雨飛寒翠
鶴背烟霞剩斷紅
終日思量投隱處
可能重遇採芝翁

宿蒿店

數間茅屋萬山圍
一枕溪聲響夜雷
臥擁重衾眠不得
滿天風雨送秋來

過六盤山

小雨藏山醞晚寒
兩行官柳護征鞍
六盤頂上西風勁
吹下烟雲脚底看

宿隆德晤盧希呂大令

寥落荒城數十家
斷垣枯樹有棲鴉
清貧令尹渾無事
手拾山松自煮茶

宿神林堡

荒雞唱罷正三更
淒絕雲天萬里情
一種秋心收不得
卧聽飢鼠嚙牀聲

宿靜甯州

鳥飛已倦不知還
辜負黃花又十年
一夜相思無處着
瀟瀟風雨滿胡天

清涼山道中

盤空一徑亂雲屯
萬壑迷茫不辨村
驀地西風莽吹散

白楊深處見柴門

田畝縱橫若畫棋
溼烟濃護豆花籬
山中歲月寬閑甚
到處桃源世不知

巢由不用買山錢
數畝泉林卽是仙
終歲催租人不到
田家雞犬會昇天

穰穰秋稼已登場
男婦家家築土牆
小憩山廬燒榾柮
近霜天氣雨絲涼

曉發心田堡

狄道州境

曙色微茫認馬蹄
蹋冰蹠石渡前溪
曉寒冽冽日將出
落木蕭蕭風正淒
一肆溼烟烘麥餅
萬山凝雪護菸畦

傳聞謫尉多遺政

楊椒山先生

水磨年來徧郭西

赴渭源

一雪驀然霽萬巖
俄已新夜來風掃地
曉起日親人髮
髮驚時局冰霜寄
客身登高看鳥鼠
禹跡幾千春

隴西道中三首

昨日望山色蜿蜒
蟠瑶虺今日望山
色黯淡如死灰噫
氣出萬谷寒聲響
殷雷羔裘不蔽風
束袖雙手龜年來
苦行役老病憊且
頽少壯不如人毛
髮忽已摧况復凌
嚴冬身入冰雪圍
私念國士恩羽毛
假之飛士女感知
悅蹇蹇復何悲

嚴霜覆敗草勁風摧枯枝禦冬弗早計遂爲冰霰欺念
此歲暮景搖落實可悽而我當其辰日夕不得栖朝發
渭水頭暮登首陽陂驅車左右顧悵悵何所之我馬旣
已瘠且盡愁中杯

初日照積雪寒曜刺人眼一水曲折通揭厲試深淺慘
彼朝涉脛戰戰帶冰踐尖風剝寒肌次且痛如剪手足
輒不仁涕洟橫流洏古者修徒杠善政今乃反念此行
路艱道阻且修遠更深始投宿凍月一輪滿

發鞏昌七十五里渡鴛鴦嘴渭漳合流處也

登山肆臨眺萬象雙目受浮雲翳長空一隙日光漏炊

烟千丈長氤氳上與嬾下馬坐頑石寒氣故故逗面目
藏狐貉老怕凍梨皴古木撐勁枝敢與風力構烏巢墮
殘雪碎玉灑襟袖下山涉渭水汨汨聲益驟四山忽合
圍勢若二龍鬪長流一口吞噴出與漳湊

出甯遠城十里望老君山

老君山中有遺洞世俗喧傳殊夢夢老君何必棲洞中
下螯虎穴同寒蟲我尋幽迹不可見但見蒼蒼莽莽雲
烟封渭水東流嚙城址漳河挾之汨汨駛大塊流聲噫
氣麤漠漠凍沙吹不起行人歌苦寒我歌行路難人生
百年耳僕僕胡爲然世人但知役富貴高士避此求神

仙神仙富貴幾人在老子聞之當笑爾

望朱圉山過義皇故里

伏羌之西朱圉山先儒傳注相流傳朱圉反在烏鼠下

導山次序毋乃顛昔與陶君討山脈

陶拙存

陳子爲說洮

西偏

陳子康

中有一山類伏虎兩峯夾之雄且殷朱圉祝

敢本同義卓尼字變音流遷土司取名實可證有若豬

野訛居延古來地與失圖學禹貢誤說尤連篇行行廿

里近城郭義皇故里豐碑鑄曾聞義都在天水遺址又

復留秦安世儒嗜古好附會名人名地爭依攀驅車訪

古日已暮下馬四顧心茫然

大像山

我昔泊嘉定大佛立江趾西行抵邠州兩謁大佛寺伏
羌大佛何年像趺坐懸嵯高十丈大佛之身十丈長大
佛之心包四荒飛錫東來幾千載西望江山今已改故
國年來窟虎豹中原蛇豕更猖披慈航何處浮滄海法
力不到西天西佛教既已夷佛身安用之況此頑石原
無知我鑿不遠鑿在茲吁嗟乎大佛大佛空崔巍

行秦州山中作山農曲

打罷連枷試簸箕細沙吹動曉風淒堆塲稻黍垂垂實
驅起羣雞上樹啼

萬壑陰森一徑明
南山積雪北山晴
寒溪出沒田間路
到處礧礧水磨聲

禾稼穰穰慶有秋
宿田新浸水盈溝
四山積雪寒無際
菸葉深黃帶凍收

出羲皇城渡赤谷水望老子祠

女媧鍊石千山童
西來蜿蜿如長虹
陰崖積有萬古雪
渾沌莫辨天鴻濛
卦臺一畫忽開霽
曉日爛射光曠曠
羲經奧旨付老子
五千道德文齊宗
騎牛西行入赤谷
丹竈野火餘殘紅
神龍化去數千載
但聞澗水聲淙淙
人間變觸變時局
我欲遺世追仙踪
登山攬轡忽回顧

萬壑雲曠生悲風

白蠟峽

凌晨山峽行崎嶇道殊惡踰澗冰峻嶒攀崖石參錯竹
木緣上下枝柯忽輾轉迴峯隨臂折峭壁當面削傾肩
闖無縫累足踐不測開闔日明暗順逆風錯落杳窅入
天隙一徑繚青白山民伍鹿豕出入猿狖宅積雪沍榛
莽人馬時跌蹶嚴寒汗被體冷暖變俄刻衰年犯殘冬
乃作遠行客日暮始入關勇敷案高橋關上關
隸秦州下關隸徽縣熱酒奠
驚魄

赴榆樹壩東南距徽縣六十里

下山復上山 上山石崢嶸
過水復渡水 渡水冰峻嶒
仰觀青天卑 俯聽哀壑鳴
羣山變萬態 前後來逢迎
攢積各爭長 陁阬交扶傾
險巖礙鹿挺 曲折窮蛇行
孟冬草木衰 積雪寒以凝
老松出崖腹 根垂千尺繩
青青撐勁枝 樵斧不敢撻
助哉保寒歲 勿隨時變更

赴白水江

肩輿出徽城 山氣逼清曉
曲折東南行 煦煦得春早
澗溪澄不冰 幽谷尙青草
麥田噓遠風 上下新綠縹
茅廬隱崖樹 日暖鳥聲好
下輿攬形勝 健步不知老
河池界隴蜀 險阻古所保
自來爭戰場 興亡迹如掃
在德不在

險殷鑒實可考

白水江上

昨日江上路今日江上舟萬巖接秦隴一水東南流日
暮萬象冥陰風響颼颼大星出山頂墮水不可收燈影
搖奔波寒光掣金蚪同心二三人夜宿蛟龍湫寤言不
成寐百感生心頭坐念羣水飛滔滔安所投我生實不
辰寄此風中漚舉蓬視殘月淡淡懸纖鈎

發峽口驛宿沔縣

山行二十日險惡不可思一身輕鴻毛萬念寒如灰行
行出峽口始免垂高危平生飽艱苦出險反覺奇凌晨

辨行色迤邐青山陂湯湯古沮水澄波響玻璃古來征
戍塲上下開田畦夾岸萬株柳綠葉無枯枝何年盡髡
首旁幹生青絲天氣忽陰冥小雪時打衣近城人烟稠
蔬飯能飫飢文君各當壚古俗今在茲夜宿陽平關破
店風淒淒

弔忠武侯

石匣兵書世浪傳
藜藜時復出人間
三分事業垂雙表
半壁山河鎖一關
王氣銷沈遺鼎沒
將壇零落大星間
淒淒白馬城頭夜
卧想風徽不可攀

城固道中

自漢中至興安府教堂林立

雲樹陰森曉氣蒼無端憑弔思茫茫萬山匝地通巴蜀

一水連天接武襄宛馬西來遺禍種

勇敷案城固卧龍為張騫故里

北伐有秦防關河形勢依稀在眼見中原窟虎狼

興安府新城考院中遣興

迢迢漢水自西來城外南山對趙臺一夜姚墟風雪惡

隔牆忽見海棠開

白雲山上白雲泉飛錫南來已化仙留得人間雞犬在

烟霞長鎖洞中天

名將風流太守賢

姚會亭軍門文廣金叔磨太守文同

姚墟境內有堯天

長隄楊柳連城綠士課兵書吏課田

客中多病尙重裘
柑柚燒殘月上樓
夢入深山採仙藥
錦雞啼破五更頭

發石泉

西出石泉城
征人冒曉行
田多山失險
地僻俗多瘦
初日薰嵐氣
危橋抗水聲
登高看古戍
莽莽亂雲平

入子午谷

薄曉發石泉
冬日含春暉
行行入層巖
草木青不腓
夜來北風勁
吹起雲千堆
天女翦寒花
撒手片片飛
漫天三日雪
不辨山崕蹊
攀藤陟崔巍
下臨千丈溪
麻鞋蹋冰石
性命懸微絲
一谷通秦喉
萬險無一夷
當關塞丸

泥諸葛不敢窺老亮慎用兵善正不善奇天心久去漢
空作鷓蚌持惜哉魏延策一失不可追

宿江口

下山宿江口破店纔一空危柱倚江趾奔波抗欲動夜
深燈火稀星斗墮窗縫高眠枕寒聲風雨酣繞夢醒來
披衣坐笑語主人共爲言江口地屢市昔繁闐年年苦
水旱土薄禾易凍菽黍不饜飢丁賦更增重十室八九
空客籍少秦種念此貧寡患世變實可痛詰朝不顧去
小雪打飛鞚

投宿永壽縣

周原莽無極但見牛羊羣落日豔如火炊煙高人雲孤
城山外暝一徑雪中分臘鼓催年近長途不忍聞

十二月十二日雪發邠州

酉歲出邠州連天雪漫漫流光迅如瞬僕指已七年昨
宵宿荒城凍月開冰弦詰朝啟蓬戶耀眼銀花翻一白
皓無際不辨山與川嚴冬犯寒景受此刀風尖念我走
萬里一歲無餘閒寒暑苦攫搏遂俾豎子纏時醫誕自
聖妄施鍼與砭古方不適今變古更可患元氣斲且亡
百體日以頑人事旣云戾生死乃任天顓民蹈一轍念
此心如煎

雪中赴隆德

風吹小雪浩如烟一氣濛濛接遠天千里客愁生白髮
一村烟景近新年長途浩浩盤山路古戍茫茫好水川
飛絮淒迷送殘臘不堪搖落柳枝前

十二月十九日出靜甯州觀迎春是日爲東坡

生日

宿霧濛濛醞曉寒羔裘重襲尙嫌單家僮報到迎春事
岸柳山桃子細看

鉦鼓喧填鬧午天人如雲集土如烟山城踏徧春無迹
一陣東風過馬前

蘇祠當日壽東坡回首光陰等逝波料得眉山春到早
梅花應發正南柯

安定道中

一年行萬里殘臘尙風塵笳鼓連邊塞關河滯客身天
涯增白髮雪後見青春料得金閨內歸程計遠人

誰氏子

小袖烏鞞誰氏子眼光瑩瑩逗秋水聳身上馬馬若飛
四蹄踏塵塵不起西征老將多白頭流落塞下無人收
少小提戈老提甕蟻穴尙夢封王侯

清涼山道中

一年兩度清涼道衣上緇塵認舊痕衰草斷蹊尋絕嘯
 亂煙疏市記前村故鄉風鶴重回首異地山鳥更斷魂
勇敷案甘肅多紅嘴鴉
 即爾雅之鷓鴣山鳥也 太息萬方多難日一身鞅掌復
 奚論

陶廬詩續集卷一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二

新城王樹枏

省方集

甲辰

和謝寶林太守元旦見羣鷹際天有感之作

雀噪鴟鳴復幾年
出塵高翮見鷹鷂
大開鴻陸能儀國
直上鵬程欲負天
側目諸胡有遺恨
傷心一擊只空拳
會看涓水持竿客
異日飛揚載大賢

和謝寶林西關登王家崖

眼底山河幾劫灰
無端愁思不能裁
騎牛西去餘塵海

荆楚東來冷霸才李廣身名終坎坷杜陵詩句更悲哀
萬方多難登臨會望子高歌眼獨開

蔣蔭亭謝寶林招飲玉泉觀之武侯祠卽席賦

贈二首

握手逢知己嚼杯論古人高樓憑一眺老樹自千春
選會成奇局乾坤要此身吾家王景畧諸葛儻能倫
君抱東山志蒼生望眼開天心棋一局人事酒千杯
此日耆英會當年管樂才河山今未改落日愴登臺

借謝寶林張瑤圃蔣蔭亭游南郭寺二首

南郭有遺寺蕭然來扣關石墮空樹卧雲似老僧閑遠

水碧生浪夕陽紅滿山新祠安工部勝迹杳難攀
勝地一俯仰名山自古今井通羣水洌雲罩五城深睡
佛諸天夢高槐太古陰小窗團坐處空翠溼衣襟

南郭寺雜詠

睡佛

風吹恆河沙舉世苦昏瞶不如拚一睡留待百年覺

靈湫

盈盈一勺水中有不測泉胡爲甃不食棄置荒山巔

古槐

蝸角鬩蠻觸槐安開戰場夢中看蟻鬧世上幾興亡

卧相

偃蹇雙卧龍天矯莫能御
蟄地千百年風雨恐飛去

斷塔

斷塔高峻嶮僵石猶聳肩
終日憂天傾空抱擎天志

杜工部祠

荆棘滿天地滄桑多變遷
新祠一俯仰雙淚落尊前

別謝寶林

時局已如此相看鬢髮蒼
山頭一登眺世上幾滄桑
風雨重回首關河空斷腸
拳拳別時語莫笑楚人狂

別周棣園學博

幽谷有芳草山中聞異香終朝采盈掬與子紉爲裳吾
道未云喪長歌空自傷臨歧一杯酒相對暮雲蒼

安定道中遇雨寄贈賴春霆大令

曉出安定城千山氣氤氳龍忽一噫細點雲中噴須
臾北風疾驟雨如翻盆山軌瀉奔溜萬壑聲喧阗僕瘖
馬不興勢如負塗豚行行止山頂崩屋不敢蹲妻孥坐
待旦時聞壞壁奔凌晨戒行李輾轉泥中輪崎嶇三十
里夜宿西鞏村一雨苦不息石破天傾翻老媪補天術
束手不復援驅飢因遠道有若鷹桷樊賢哉主人翁有
酒通殷勤飲食豈去貴高誼實可欽鷄鳴念君子起視

南山雲

蔣公度大令新搆青家驛行館道此索題

西來六度枝陽道一水滌洄山繚繞去年風雨駐青家
驛館蕭條長秋草今年持節平涼城淫霖積日天冥冥
信宿山頭倚崩壁千金性命鴻毛輕七架山高六盤遠
蔣侯憇我青家館桂棟蘭題結搆新捲簾四顧嵐光滿
楊柳依依雨雪霏主人燕喜賓如歸虛堂淨簟穩清睡
夢聽茶鼎鳴春雷蔣侯五鳳造樓手巧斧神斤世希有
安得幘幘徧遠人大庇天下神州九

過六盤山

山頭立馬觀形勝屈指重來近十春
元代宮花零劫火漢家邊月冷胡塵
一關拔地收全隴萬嶺朝天控上秦
爲覓當年題句處雨中顏壁長苔茵

日出

日出扶桑萬丈紅漸看長焰到天中
渴鳥浴罷冲霄去東海泱泱起大風

偶感

王母窗前方朔兒不談人事說仙機
十洲勝境尋無迹出海蛟鯨白晝飛

重九日奈花重放一枝和謝鐵梅作二首

神仙宅裏春常駐地近崆峒樹亦奇枯幹綠經龍化後
弱枝紅到雁來時淒涼忽入繁華夢老大翻為少壯思
聊伴黃花作重九登高慚賦謝公詩

異種曾經玉井栽花中重得歲寒材生嫌桃李妒春色
好共茱萸傳酒杯定有仙根和露植要持晚節鬪霜開
瑤華贈徧登高客謝瑱新詩著意裁

恭製十月十日 皇太后萬壽聖節詩

蒲花開徧慶成期勇敷案唐文宗以十月十日為慶成期上誕日也青鳥銜恩

降紫芝掌上乾坤鑄金鼎耳中瑛鼓動瑤池千秋媧帝

擎天手一代開元上壽儀勇敷案宋定開元禮為上壽儀臣在崆峒採

仙藥嶺梅先發萬年枝

取雪煎茶與鐵梅同賦用東坡和蔣夔寄茶韻

日來小結詩中緣高歌望子心常便枯腸索盡要沾漑

好思誓與君爭鮮飲酒百錢不解渴勇敷案韓詩飲酒盡百錢燥腹

苦憶金沙泉主人登天斫團月玉魄墜手光輕圓勇敷案宋

人以茶為小團月秦韜玉探茶詩山童碾破團團月嫦娥掩淚萬妃怒勇敷案韓詩從以萬

王妃粉淚灑地翻銀川呼龍召鳳攬不得勇敷案韓詩龍鳳交橫飛鱗

羽散作瑤花筵主人見此心語口掬手未飲先流涎煉

銀為漿玉為液敲松取火輕煎研隱隱風爐響雷鼎垂

手坐憶燒丹年白花凝盃香裂鼻美味肯讓同人先舉

座歡呼作虹飲玉壺不用沽春錢兩腋清風颯然至興
 來又被詩魔纏文章草草百年盡有如此雪經湯煎青
 紅滄海變時局敲冰鬪句非爭賢碧醇流芬且適口排
 門白髮休媯妍更入崆峒煮丹藥老朽不辭來受鐫勇
 案陸放翁詩老
 去癡頑不受鐫

詠雪效仄韻格

萬木殺殺葉自響冥氣四合日曠睽頃刻變作太素世
 白雪片片大似掌冷豔刺目莫敢逼凍點壓腦不可仰
勇敷案賈島詩仰望
青冥天雲雪壓我腦
 稚子啟戶笑且笑出世未覩詎可
 疆譬若蜀犬吠所怪尺耳咫尺不廣况造物者孕萬

變黑白得失未免黨我念及此劍畫地好景一一貴獨
賞勇敷案呂巖偶遊襄陽遇雪以劍畫詩雪中曰襄陽城裏人不知襄陽城外江山好且貰美酒
走麪市但見上下皓皓晶晶氣蒼莽

乙巳

攜兒子禹敷勇敷游崆峒山同行者盧大令希

呂父子德靜亭游戎謝鐵梅通守時乙巳三月

二十三也

錦繡裁花柳著綿芳菲滿地春連天閉門忽起看山興
夢魂已到崆峒巔裁筮載酒召賓屬連騎迤邐城西偏
五臺突兀馬頭起芙蓉削出青巘崦涇水東流嶺山足

過橋下馬窮躋攀猿升蛇伏闖無隙陟降出没松檜間
展齒丁丁萬谷響但見脚底生風煙西臺投宿日已暝
憑欄四顧天摩肩淋漓蒼翠滿襟袖峇峇萬狀羅尊前
北斗當頭柄在手酒聲倒瀉琉璃泉紛紛人世萬塵念
一醉便欲齊神仙丹砂未成鶴已老甲申坐憶唐堯年
曉來一雨洗青碧高凌絕頂觀羣山窪窪向背各變態
羅列有若孫曾元琳宮寶刹恣臨眺盡日身在青雲端
金鐘宋幢已千載摩挲敗字苔連錢勇敷案大寺有金
大安銅鐘東臺有
宋建中靖
國經幢吾聞龍門昔至此大名高與茲山傳神仙富
貴各寂寞惟有文字垂人寰眼看大道晦榛莽魑魅敢

與人爭妍我今西來作山主望古不見心茫然

崆峒三首

是地有丹穴何人訪赤松千山響春雨孤寺落危鐘雲
影思騫鶴雷聲起蟄龍廣成仙去久高卧憶黃農

言尋王母宅與子拾芳菲靈藥不可數仙禽時一飛名
山常在眼大道久忘機攜得瑤池水長歌下翠微

一日兼晴雨諸天更鬱蒼亭臺隨處好花草入山香室
靜聞清籟峯高易夕陽神仙不可見吾道有行藏

宿西臺

鷓鴣聲聲不住嘯溼雲堆枕雨淒淒千年佛火出危壁

一夜雷聲鳴亂溪
薜荔山阿人睇笑
桃花源水夢悽迷
卧思王母瑤池會
辜負周王八駿蹏

謝寶林太守挂冠歸甯夏故山道平涼流連數
日夜聽兒子勇敷彈琴感而賦贈次韻答之

邊城愁思正漫漫
壯不如人老更難
狸鼠螳蟬成世局
枿圈洼曰各悲歡
昭文不鼓聞真籟
陸老何心候熱官
記取新詩將子意
蕭蕭鬚髮照人寒

再次韻答寶林

倚杯長嘯夜漫漫
江左風流憶二難
下里箏琶爲世界
故山猿鶴待君歡
不才見說甯馨子
一笑翻羞措大官

待訪先生高卧處，賀蘭風雪向人寒。

六月七日偕謝寶林謝鐵梅重游崆峒二首

唐帝驚看元鶴飛，周王攜得白狼歸。回中風月依然在，江左衣冠忽已非。冷竈千年丹未就，深山萬木綠成圍。軒轅賸迹無尋處，夜半鐘聲落翠微。

君家蠟屐有前因，我亦當年控鶴人。曠世難逢廣成子，等閒常憶葛天民。胡兒塞上奇山水，燕子堂前舊主賓。試向七關高處望，倚天長劍自嶙峋。

答裴伯謙同年二首

莫唱陽關怨別離，漢家鐃吹入君詩。萬山脈絡來葱嶺，

一柱蹶通繞地維嚴譴詎堪親老日遠征况復苦寒時
臨期贈語須牢記手大冰花壓鬢絲

望子高歌淚滿襟天涯何處覓知音烏頭馬角千年恨
臣罪君恩萬里心海上未忘精衛志匣中常作老龍吟
憐才杜甫年來甚記取當時李翰林

贈日本波多野養作

有客來仙島無聞愧後生聖經皆法律吾道得干城詩
酒三生夢山河萬里行陽關歌一曲幽抱爲君傾

日本慕勝君林出賢次郎來游隴上將有新疆
之行席中賦贈

世宙縱橫見異才無端孤抱爲君開心驚北海搏鵬出
眼看西風牧馬來坐想漢家三六國且澆文字百千杯
勇敷案韓昌黎相逢一握無窮事他日天山首重回
四明學術傳來久三島人才晚更奇放眼不堪驚世變
談心翻恨得君遲風檣陣馬見豪舉綠酒金尊如故知
珍重陽關關外路笛中風雪莫輕吹

送裴伯謙同年二首

握手此爲別蒼然各鬢斑春風黑水渡落日玉門關哀
樂中年後升沈一瞬間我我太古雪立馬看天山
年來不如志詩酒付吾曹斫地悲長劍登山憶大刀寒

關折楊柳絕國煮葡萄此去探西極煩君訪斷鼇

陶廬詩續集卷二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三

新城王樹枏

出塞集

丙午

寄別十二弟

丙午閏月

相去日以遠長途休自嗟天山五月雪瀚海萬年沙有
弟能將母生兒儻克家攀條一回首關柳絲初芽

留別速成師範學堂諸生二首

丙午閏月

座上春風一月緣忽催鞍馬事西邊無行不與二三子
有志相期五百年青眼高歌今老矣玉關回首獨悽然

河流曲曲迴腸水且溯源頭上九天

茫茫離思不能裁一綫斯文更可哀胡馬久聞窺漢塞
魯生相對泣秦灰衣冠鱗介成時局汗血葡萄想異材
珍重一言須記取干城吾道要人才

送謝寶林歸隱四首

丙午五月二十四日

恥向沮洳釣大魚入山補讀十年書長綸擲向河干去
留待飛熊夢後車

不求丹訣不參禪且去躬耕隴上田百畝桑麻長孫子
尋常雞犬會升天

山中高卧幾千年世上滄桑一瞬間明月不隨流水去

老身常伴白雲閒

萬木蕭森葉打頭西風吹徹四山秋年來踏徧人間世
袖手乾坤獨倚樓

夜渡涇水歌

王母祠前河水深明月墮水光千尋馬蹏踏月月無迹
水光連天一色白下馬撈月月上天上馬追之月滿山
走馬千山月如水灩灩波光收不起是何神能天予汝
一片光明照今古明月無情人有情有情易死無情生
五洲擾攘幾人在惟有明月年年明仙人貽我不死藥
手舉青天補天缺缺者可完死可生獨向瑤池弄明月

烏稍嶺

烏稍嶺上風颼颼烏稍嶺下河浮浮河聲夜半作風雨
曉來雪白烏山頭昨發蘭州汗如煮三日陰晴變寒暑
披裘抱火慘不溫寒瘴沉沉雲撥乳行人到此嗟無衣
爛泥沍地冰花飛天時反復何常有况乃人事興衰機
古人未事籌風雨禦時賴有綢繆具自昔憂危在盛明
莫待漂搖惜尾羽驅車下嶺風如刀長河北去波滔滔
巉坡峻坂繚一綫石門壁立千山交東有三關西古浪
一卒當衝扼高吭年來隴上攬形勝山水東南尤險壯
幅員萬里人煙稀殖民無政土不治五金大藏祕山穴

歲歲仰食觀人頤時局紛紛今一變朝廷盱食勞西眷
我今策馬西復西四顧河山一長歎

涼州道中十一首

亂石肥田留宿雨連城大族效華風

勇敷案平番魯土
司近年飲食衣服

頗染華習玉環向化年來久勝國邊牆在眼中

祁連山色晚來蒼割據紛紛古蓋藏虎跳龍拏幾人在
驍騎番馬過西涼

渠田萬頃水縱橫簇簇炊煙夕照明我入休屠訪遺迹
胡兒自古有羶行

苜蓿新秋馬正肥葡萄美酒夢初回琵琶一闋西涼曲

夜雨荒榛冷狄臺

亂石縱橫礙馬蹏
漫漫長夜走荒陂
蓮花山上團團月
曾照當年小月氏

南山積雪北山沙
蒼莽平蕪落照斜
牛背何人弄羌笛
滿山秋色入栖鴉

呼鷹大漠條纏臂
立馬長街劍拄頤
買得阿嬌貯金屋
照人顏色失烏耆

十年兵燹數流亡
蔓草頽垣滿目荒
神鳥不來留廢縣
野羊隨意上空牆

曉月朦朧青海頭
寒沙漠漠赤亭秋
羣山迤邐皆東向

萬水迴環盡北流

萬里征衣急暮碁長城迢遞起秋陰蜀王奏罷涼州曲
一笛西風淚滿襟

祁連一道玉山頽屑作瓊河響若雷瑞雪千年兆豐歲
大魚常入夢中來

甘州道中九首

一渠活水貫城流綠柳成行護市樓
勇敷案山丹城內楊柳成行渠水通
流
細雨方塘爭放鴨午陰深巷穩眠牛

仙隄舊壘杳難尋迤邐邊城起暮陰回首大黃山上望
千年積雪到於今

弱水分流萬陌開龍頭山色逼人來
寒沙莽莽居延澤
萬里長風一雁迴

四塞山川張國掖千年城塹扼羌喉
河西自古兵爭地
士馬雄強第一州

駐馬甘泉日已西炊煙萬道與雲齊
半城蘆葦深深綠
一夜西風響竹雞

金人東徙胡兒泣鐵騎西來漢將強
祭罷撐犁無覓處
勇敵案史記匈奴呼天爲撐犁
卽祁連之轉音
今蒙古人呼天爲騰格里
此古語之存於今者
甘泉流
水自湯湯

黑河洶湧水聲轟疑是三丰
過海圖憔悴年來憂國病

何人爲取藥葫蘆

勇敷案張三丰過海圖及藥葫蘆俱藏在張掖城中

此地空傳射虎將
西河猶唱打魚郎
封侯夫婿歸何日
山上蘂砮枉斷腸

三番雄長黃台部
九姓留貽鐵勒人
羊骨夜吹青海月
馬蹏朝蹋黑河塵

肅州道中八首

綠樹葱蒼數萬家
涼王臺址沒胡沙
長禾大穗連阡陌
爛漫新開蕎麥花

廿載西來憶蜀天
此間風景似當年
水田萬頃明無際
白鷺雙雙鏡底眠

榆木山前木葉零

勇敷案榆木山在高台縣南四十里產榆木東起梨園西盡煖泉長百餘

里駱駝城外駱駝鳴

勇敷案駱駝城高台縣西南四十里即晉北涼建康故城千畦

萬隴如棋局到處泠泠放水聲

鹽池皎潔明如雪疑是當年孝子鄉數十人家無別業

爭將鹹淚潤飢腸

高台鹽池

瑤母當年國大荒虎牙豹齒會周王

勇敷案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酒泉

西南山有昆侖穆王見西王母於此有石室王母台

西方女主從來久妄擬天仙

媚武皇

黃沙吹動白城秋

勇敷案白城子在肅州城東北一百二十里

紅水遙兼黑

浪流

勇敷案紅水在肅州城東南三十里源出南山谷中下流合黑水白水

西望伏波遮

虜障乾坤浩蕩入邊愁

勇敷案漢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塞築遮虜障

夢水河邊野草荒

勇敷案唐張子容有水鼓子曲云夢水河邊青草合黑山峯外障雲開

健兒騎馬獵山羊歌殘水鼓淒涼曲守捉城頭落日黃

勇敷案新唐志肅州有酒泉威遠二守捉城威遠在肅州東北

三千健士盡腰弓亂後朝廷識馬隆

勇敷案晉武帝使馬隆率三千勇士

平涼肉食無謀曹劌出大冠長劍幾英雄

黑泉驛卧楊

在高台城西五十里

卧楊卧地幾千載枵腹仰天地承背剗腸劌胃皮肉壞

旁幹怒生猶倔强穿壁破屋枝奮張繩墨不中斧不戕

吾聞甘州城西楊五歧高百餘尺無枯枝烏鵲不巢鴟

不棲又開甘州西北老榆樹幹葉扶疏圍百步白晝森
 森起烟霧天生我材貴應時彼幸不死奚貴為遺世獨
 立聖所嗤試觀河右南山麓中有千年萬年木梓柏松
 檜徧巖谷懷冰抱雪寒嵯峨炎天一瀉流銀波滙為四
 郡之羣河障水開渠億萬畝一畝一鍾泥五斗有穀如
 墉稻如阜南山之水雪化之南山之雪木護持高低汎
 濫流膏脂利在生民澤滂而慎勿剪伐為歲疵楊兮楊
 兮奚爾為

發深溝驛

百里之內皆鹽池鹼地五穀不生惟蕭蒿蘆葦滿漫滿日而已

攬轡鹽池西復西蕭條百里過黃泥

勇敷案黃泥舖居民三兩家去深溝

一百一
十里 暮春殘雪朔驢背薄曉新霜印馬蹏落日牛羊

更蒼莽冷煙蕭葦太淒迷停車臨水河邊驛勇敷案臨水驛去黃

泥鋪二
十里 始見芄芄黍滿畦

偕肅州知州金少逸承蔭嘉峪關遊擊雙祿弟

堂登嘉峪城東樓

百尺高樓控大荒客愁邊思兩茫茫千年西旅通東道

萬里秦城接漢牆勇敷案自嘉峪關以西直抵哈密有古長城或曰漢路博德所築 漠

漠寒沙平地闊我我殘雪暮山長華夷分合無窮事望

子高歌幾斷腸

出嘉峪關二首

長佩劍嵯峨淒涼出塞歌雪添紅水關風入白楊多漢
使乘槎去胡兒牧馬過秦城盡頭處落日望交河

山河連四郡風雪暗三邊老子辭周日班侯返漢年夜
深沙自籟地莽水無泉故相收西域綢繆仗後賢

安西道中十四首

白楊河畔白楊秋

勇敷案白楊河 驛馬城邊水自流

案晉驛馬縣

綠樹葱蘢山一角夕陽如火照沙頭

勇敷案漢

在肅州西 池頭縣後漢
改曰沙頭

高柱蹠通西北維車書一統混華夷
麟麟大道平如掌
不復陽關怨柳枝

大漠茫茫數十家依山匝水種禾麻胡兒羌婦喧朝市

七月爭餐哈密瓜

牽羊款塞記降番不用丸泥塞玉門十里青青見烟樹

午雞聲出雨中村

西極名駒出渥洼

勇敷案肅州志云渥洼水在沙州境內

箭雲霑汗過流

沙共人生死真堪託踏碎胡塵報漢家

千里蕭條地不毛將軍空佩刺泉刀西來天馬悲無草

勇敷案漢書天馬歌天馬來歷無草

東望沙蟲量若蕉

食瓜時節入瓜州蘇勒長河繞塞流

勇敷案蘇勒大河發源南山會昌馬

河散為十道溝匯入大河為安西水利大宗

效穀至今無穀效

勇敷案漢元封六年崔不

意為魚澤尉教民力田以葦花如雪徧荒州勇敷案布

勤效得穀因立為縣故名葦花如雪徧荒州勇敷案布

蘇勒河水開渠灌田可以成西方重鎮

邊塵萬里嘶天馬羌谷千年卧雪蟲勇敷案南山雪中

曉起破奴亭畔望白蘆花外木芝紅勇敷案沙州一帶

二色似雞冠花塞內所無

十里鳴沙響夜雷勇敷案元和志鳴沙山在沙州城南

雷西風吹入白龍堆勇敷案郡國記敦煌正西關

萬里思親淚大至城頭首重迴勇敷案大至故城在

零落荒城二百家駱駝聲裏驗風沙勇敷案相傳將有

埋口鼻達兒兔外看秋色勇敷案胡人謂

暮鴉

大小鹹泉不見人

勇敷案小泉子在安西西北二百一
十里大泉子在小泉子西北二十里

亂山凹凸繚征輪
媧皇搏罷人間土
撒作天西萬里塵
披衣起問夜如何
漠漠征途響駱駝
四面青天垂地盡
獨支長劍看星河

一夜新霜白上頭
窮邊風景使人愁
坐思蠻觸千年事
悽絕蟲沙萬里秋

瓜沙自古屬名州
四塞山河據上游
世上千戈兩蝸角
人間功利一蠅頭

戈壁

夜行戈壁中乘車如乘船上下氣蒼莽地與天黏連中
處一身微四顧兩眼穿蓋壤大無極星斗高可攀長河
瀉銀波凍月懸冰丸噫氣出大塊聲在曠渺間啾啾魑
魅泣唧唧兒女言蕭蕭萬馬鳴霍霍千旗翻深宵擊刁
斗白晝撞戈鋌或叱咤以怒或喜叫以譴或悲而大嘯
或噫而長歎清如猿鶴吟繁若雷雨喧陰影立罔兩怪
響鳴鴟鳶涼秋盪襟臆殺氣摧心肝心憶洪荒初神往
盤古前何年汎滄海一變成沙田漢晉事征伐烽堠連
窮邊經歲入不毛戍卒無時還至今蔓草中白骨生青
煙 聖朝大包荒覆載德不偏冠裳飾鱗介瓦礫歸陶

挺雄封鎖西域上柱躡通天秋風倏然淒草木黃以瘴
牖戶不早圖何以終歲寒

哈密道中七首

長道亂沙平似掌遠天殘月細如眉西風吹渡星星峽
坦卧羶車睡不知

西來地極探鼈足北去天涯斷雁羣納職城頭聽鞞鼓
令人常憶薛將軍

長風浪浪雲橫塞凍月淒淒斗插天策馬夜過魑魅磧
佛燈深寺碧如烟

倚天劍氣冷如冰四顧山河感廢興拓地已通西域馬

搏天休笑北溟鵬

雲氣上凌騰格里

勇敷案史記匈奴呼天為撐犁今人呼天山為騰格里撐犁即騰格里之

合音譯者

雪花高覆折羅漫

勇敷案隋書突厥傳謂天

不同耳

析羅漫唐天山碑作折羅漫案康熙與圖載蒙古語謂天山為查拉馬哈山與折羅漫聲同析字當是折字之

訛時析又因同聲而變之也

胡盧一磧平如砥哈密雙城大似丸

漢家明月入胡天塞外中秋一樣圓立馬天山看北斗

故鄉迴首獨淒然

天山頂上看伊州衰草淒迷大磧秋一簇旌旂圍獵馬

黑雕呼下暮雲頭

哈密

域外分封地同歸覆幬中徹田公守望勇敷案哈密回王之田纏民同
為耕獲之有古井田遺制洮漢語雜胡戎經歲不常雨
州土司之田亦八家共井
四時唯有風西方豺虎窟念此獨忡忡

夜發苦水驛

夜入單于國荒沙馬不前長途響牛鐸斷戍起踞烟野
闊星垂地霜高月在天駢駢不遑處將母待何年

發哈密

西出哈密城立馬望交河天山劃南北冰雪寒嵯峨塞
風吹胡沙嚴霜隕乾柯念我久行役鬢髮半已皤豈不
傷遠道王事靡敢他僕馬亦云瘖萬里勞如何

發三道嶺驛

言過納職縣野戍見殘兵積雪寒無路飛沙夜有聲樹

稀蠶不繭

勇敷案西郵紀略哈密出野蠶可以織紬

山僻女多瘦立馬看天

色荒雞已四更

發車籊輓驛遇大風雨雪

風雨驀然至重雲撥不開雪花連地結砂石破空來水
氣沈寒峽車聲響暮雷登山頻叱馭敢使壯心灰

中秋夜月天山放歌行

月光如水光連天天風吹我天山巔冰雪嵯峨數千里
但見蜿蜿瑤龍蟠當年漢帝誇神武百萬熊羆葬西土

六朝以降更紛紛蠻觸爭蝸鳴嚇鼠人生草草幾春秋
死思裹革生封侯將軍都護何人在大名寂寞歸山邱
長天蒼茫地漭漭北斗當頭大如盃嘆嘆青山數萬重
蕭蕭白髮三千丈我今高乘博望槎銀河一道西南斜
手攜玉斧修明月桂宮栽徧千年花

過天山峽

凌晨入寒峽西風正淒冽天山劃然分中有萬古雪亂
石紛磊砢當道互他藉膠挂索糾轆轤擊輻破裂迴峯
力支拒轟壁忽扁鑄馬首競逢迎羊腸曲盤折闖寶足
谷且緣彎行蹙躡摩天嶺相屬俯地巘中缺上下蛇蜿

嶮高低鳥頑頡陰陽屢開闔登降時出沒宛轉輾蛟螭
連蜷躡虹蜺百里不見人隱隱露雙轍何年鑿天險南
北通阻絕涼颼颼然至飛霰舞蛟螭

迪化道中八首

霜打胡桐葉子稀秋風滿地雁南飛迢迢蒲類河邊路

勇敷案漢之蒲類當在今奇台縣何處砧聲夜擣衣

木壘河西木壘即蒲類之同音金滿城荒落日遲

勇敷案乾隆四十年駐防大臣索諾當年會照漢旌旗銀河萬里

縣令等字今之濟木薩急當年會照漢旌旗銀河萬里

讀之即金滿二字之音乘槎客駛入西天郁立師

勇敷案漢之郁立師當在今阜康縣

風沙莽莽接烏孫鐵勒猶餘九姓渾內咄乾當訪遺谷

勇敷案西域傳卑陸治乾當谷郁
立師治內咄谷皆當今迪化境
亂烟黃葉了無痕

武皇好武事西征狼籍中原百萬兵
贏得明妃雙袖淚
年年青塚月三更

落葉秋風水不波樹臨邊塞受霜多
遙天一縷塵頭起
突兀千峯擁駱駝

新霜飛下荻花洲夜半唳鳥盡白頭
犬吠聲中見燈火
熒熒一點樹邊樓

簇簇朱旗搖晚風落霞散綺千山紅
亂峯吐出一丸月
萬斛秋塵驀地空

路轉番渠類谷口天低博克達山頭
雲燒赤壁千端錦

月入銀河一釣鉤

望博克達山二首

九霄高插碧芙蓉
雨後淋漓石氣濃
郡國俯看三十六
烟霞深護萬千重
峯中劍戟驚唬狖
天上風雲起卧龍
一覽應知衆山小
幾回相對倚吟筇

埋沒胡塵幾萬年
忽飛濃翠落襟前
南山伸臂擎天外
西域昂頭到日邊
五嶽大名齊宇宙
四時終日起風烟
何時蠟屐探幽勝
攜榼張琴坐嶺顛

聽王荻廬大令懋勳談博克達山中諸景賦此

誌之

半亭飛瀑掛瑤虹
勇敷案半亭魏午莊制
府所建題曰半亭觀瀑萬仞層冰鏤
玉龍晴靄斷橋籠
弱柳怒濤深澗響
寒松洪波瀉地傾
星海仙掌擎天峙
雪峯與子談山過
夜半亂雲深處忽
聞鐘

落葉

落葉不可掃涼秋忽已深
繁聲雜風雨絕塞更蕭森
獨客橫羌笛千家響暮砧
長亭一繫馬零亂故鄉心

過南山下村

天末有積雪夜來生新霜
青山皆半白綠柳未全黃
宿雨蒲塘漫秋風菜圃香
殷勤田舍叟相與話農桑

塞上二首

落日下峯頭蒼烟起戍樓風嘶金口馬霜溼紫茸裘暮
色連山暝天光過雨秋男兒萬里志長佩看吳鉤

終日苦車馬馳驅萬里身胡笳吹漢月番部住唐人漠

北疏榆谷

勇敷案漢蒲類治疏榆谷

天涯草莽臣眼中風土異胞與

亦吾民

日本波多野養作君游歷新疆返國遇諸阜康

道中握談而別詩以贈之

歷歷西天盡匆匆東海歸相逢一握手喜極淚沾衣雪
嶺連天沍風沙帶石飛知君泛槎去袖內有支機

夜坐

青天無片翳星氣接河流客睡何曾著邊心不可收一
身萬里外百舌五更頭曉起看明鏡蕭蕭兩鬢秋

夜行

邊愁不可極客思復如何老樹藏魑魅寒沙卧駱駝夜
深知露重月暗覺星多耿耿寒更盡殘燈見隔河

雜興十首

胡兒騎馬若騎羊上山射虎下射麀四蹏不動萬谷響
白日濼濼飛沙黃

角聲淒淒不忍聞天風吹下南山雲眼看西入犬羊窟

腸斷北來鴻雁羣

照眼黃花破寂寥邊城苦憶蟹雙螯酒闌人靜月初上

木落烏嘯霜正高

新霜萬里生華髮明月千山照鐵衣大壑夜深聞虎嘯

亂沙風定見燐飛

野蜜冷垂羊刺草

勇敷案高昌有羊刺草生蜜

圍爐温燕馬努香

勇敷

案馬努狀類參俗呼達子參香可蒸爐

聞看鮓答祈風雨

勇敷案鮓答牛馬腹中物也回

人以之 祈卜 人物離奇又一方

漢皇有道來符拔

勇敷案後漢書章帝元和元年水鹿城來獻符拔形似磨而無角

臣

朔多文識畢方

勇敷案漢武帝時有駮鳥者狀如鶴一足東方朔曰此畢方也

聞說近

年多木客毒虺立地更鴟張

勇敷案土虺見馬則首插地而立馬即腹膨而倒鑽

入馬鼻食之

龍堆狼埃無人迹蝎毒蛇風起暮陰

勇敷案蜥蝎似蛙吐冰作毒老

木千年能解語空山窈窕薜蘿深

鏡中兩鬢已生霜憔悴輪蹄爲底忙富貴一時鴟嚇鼠

聲名四海蟻趨羊

元亮平生求一飽孔明抵死爲三分樂憂憂樂原無定

坐看南山自在雲

彈頭有意求黃雀海上無情狎白鷗機事機心兩無與

夢中蝴蝶一莊周

陶廬詩續集卷三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四

新城王樹枏

北庭集一

丁未

丁未林出君慕勝壯游大宛烏孫諸地烏垣小
憇將返故都於其別也成四十字歌以贈之

天上葡萄種新從西極來春風萬餘里夜月一銜杯
海探驪手長城倚馬才明朝看日出故國有蓬萊

正月元夜日本南州少佐日野強來游西域索
賦贈之

走馬天山下相逢如故人
雪消金滿谷風度玉關春
萬里笙歌夜千年戰伐塵
月中看寶劍照見膽困輪

和南州二首

新從海上斬長蛟
又向雲間射巨雕
燕領鳶肩飛食肉
驍騎生馬逐天驕

男兒生小帶吳鉤
來作人間汗漫游
美酒葡萄拚一醉
爲君換取紫貂裘

贈南州

與君杯酒話滄桑
塞草淒迷古戰場
蠻觸千年兩蝸角
關河萬里一魚腸
人生機事螳來雀
國有羶行蟻慕羊

青眼高歌望吾子杜舊愁新緒獨悲涼

別南州

君去馬如飛行行何所之沙連西域潤春入北庭遲風
雪雙蓬鬢乾坤一卷詩他年雞黍局瀛島以爲期

曾小堂太守之官吐魯番廳出春風出塞圖屬

題賦此誌別

渥洼汗馬燕脂紅落花打鐙搖東風吹到秦城盡頭處
玉關隔斷天西東關東爛漫春來早關西冷落春如掃
平沙萬里莽無垠凍雪千年寒未了牛羊澌澌百草靡
駱駝擁鼻風如剗藁礧山上征人淚年年破鏡刀頭飛

會君仗劍探西域手拂撐犁弄媧石長鈇彈成出塞歌
夜走空山吟木客吾觀唐宋詩人詩足迹不到西天西
先生踏徧天山路袖中一卷春風詞春風吹向火州去
惆悵先生悄無語想見金狨繫馬時萬井桑麻課兒女

定甫上公游博克達山歸以白石蓮花兩枝見

贈詩以謝之

蠹翠嶙峋石柱天好花開徧雪中蓮世間冷盡繁華夢
天外飛來綽約仙脈脈素心人萬里亭亭寒影鷺雙拳
乞公碧藕長生種採向瑤池不記年

白石蓮花垂殘不落感此與子鈍伯謙旭堂同

賦

銀瓶傾淚惜芳菲
花事飄零未忍飛
生就素心非石轉
冷吹番信入秋稀
希望穿倦眼霜
千里瘦損纖腰玉
一圍好向崑崙採
仙種耐寒同製碧
荷衣

七月十一日定甫上公招飲水磨溝別墅依斗

亭亭公所建也

緩轡連騎出近郊
園林一簇入巖坳
漢家孫子皆隆準
塞國風沙有寄巢
監令酒籌溪上鬪
爛柯棋局月中敲
行窩到處爲安樂
綠水青山好結茅

依斗亭邊望北辰
萬山回首一沾巾
聊將爛熳杯中物

附原言集卷四
三
來伴神仙劫後身美盡東南開勝集天擎西北要奇人
茫茫大宇無窮事且把冰壺共買春

再題依斗亭

西荒萬里見巖林空谷蹇然有足音四面峯巒皆在眼
兩頭簫管坐當心高陵深谷幾興廢明月清風無古今
一石醅醪消永日夜深時聽老龍吟

贈定甫

綠雲深處且勾留搔首青天望斗牛阿水秋風悲帝子
漢宮明月照庭州千年精衛心填海百尺元龍夢臥樓
世事於今成袖手萬山頂上砥橫流

衙齋

簿書委積叢如笋老眼斑爛炫似花鳳尾連篇催署諾
雞聲侵曉報叅衙衣冠束縛穿牛鼻郡邑紛紜記犬牙
何日鳴夷泛舟去五湖一葉便爲家

思母

有母常期如老萊生兒何必仲謀才苦思少日牽裾樂
喜見家書怕手開心愧干鍾易一養身依北斗望南陔
摩挲遊子衣中線四十年前是手裁

再次韻白石蓮花

冒寒開趁護霜天玉井新移並蒂蓮風格淡宜青瑣客

辨香爭供白衣仙不隨磨涅塵千劫偶放光明佛一拳

勇敷案楞嚴經如來屈指爲光明拳石室藏來三百載好花重獻永昌年

再次韻白石蓮花垂殘不落

水晶宮外鬪芬菲零落芳情化蝶飛社裏詩人吟鉢冷
月中仙子佩環稀繁華一瞬都成夢冰雪千山正合圍
獨向壺中駐顏色四時常著不寒衣

追憶游峩眉山

當年夜宿峩眉頂小坐僧窗四面開仙鶴一雙都睡着
佛燈千萬自飛來長江浪湧峯頭月大壑雲盤洞底雷
彈指光陰十三載塞樓南望首重廻

次韻子鈍同年三賦白石蓮花二首

春風吹不到西天雪裏新開的的蓮
失却燕支山上色
飛來鶴背月中仙
秋心冷抱花雙蒂
勁骨高撐石萬拳
試數人間後凋者
定知三友許忘年

獨抱芳心愁歲晏
肯隨秋葉逐霜飛
美人遲暮三生恨
俗眼風塵一顧稀
酒後珠裳猶自舞
病中玉帶可經圍
勇敷案東坡詩病骨難經玉帶圍
廣平賦手拈來
遍一曲憐君惜羽衣

次韻子鈍四疊前韻之作

霓裳同詠大羅天
搜徧羣芳採石蓮
字落璣珠驚木客
坐圍冰雪譜花仙
丹成久已換凡骨
白戰何堪當老拳

詩話言系卷四
記取詩人修社日今皇三十有三年

朝川之郊見裴廸上下追逐雲龍飛方回律隨世所寶
宋玉才華今更稀太史應書德星聚先生忽被愁城圍
探囊百讀拜稽首賜我一身蓮葉衣

送湯壽吾軍門南歸

少騎驕子血駒肥老化丁公白鶴歸南海明珠千古恨
西天破鏡五更飛淒涼別我葡萄酒窈窕思君薜荔衣
從此鴟夷放舟去桃花潭上有柴扉

次韻張仲清送梁素文之新疆清理財政

漢家天馬久知名踏徧胡塵幾戰爭萬里山河開地域

十年燈火滿邊城君籌筦子丁庚策我愧封人鹵莽耕
呵凍與公編食貨一窗風雪過嘉平

戊申

汪槩亭太守出其先大夫桐階先生騎虎圖屬
題時戊申元宵前一日也

上士持虎頭下士捉虎尾先生騎虎若騎羊虎穴重重
探虎子山中夜半啼鳧溪白首欽鴉當晝飛妖鮪怪禽
競唐突峩峩十郡連城摧先生仗劍膽如斗玉帶金魚
好身手三年騎背不得下毒雨腥風障潭口乾聲霹靂
南中來戈旗掃日愁雲開寢皮食肉賈餘勇始知伏虎

真奇才汗血功成身已死
虎文斑斑長孫子披圖一嘯
百喟生萬壑秋風聲滿紙

題汪文端公煙波一棹圖

長安漠漠塵如海一襲羊裘雙鬢改
聖朝無闕補衣稀
壽杖不扶用車載君賜金鉤賦釣魚
臣懸青蓋學騎驢
一歲連書乞骸骨五更挂笏思江湖
押角牀頭人易老
退思巖下心如擣秋風萬里憶霜鱸
大海孤帆逐雲鳥
臥思栗里田園蕪坐想桃源心手暮
朝中不放二疏去
世上空留一棹圖

暮春

斗大孤城山四圍
杖藜隨意拾芳菲
牧兒橫笛過溪去
燕子銜泥當路飛
楊柳春風正無賴
桃花流水忽思歸
家書萬里知何處
望斷胡天雁到稀

春市

城上響胡笳
人聲曉市譁
山農榆莢飯
估客柳花茶

勇敷

案柳花茶
出昌吉

宿釀蒲桃熟
新芻苜蓿芽
眼中風土異
問俗

到天涯

晚步西郊

暝色蒼茫日腳低
杖藜行過鑑湖西
青山萬笏客獨立
綠柳千絲鶯亂啼
野水暗隨春雨漲
炊煙高與暮雲齊

歸來迤邐城根路芳草無言送馬蹄

五女生於壬辰年八月九日亥時殤於戊申年
四月六日丑時年七齡矣病喉三日而死老懷
慘怛兒女情長仿香山體爲小詩七章以誌吾

思

攜汝西來事遠征天山萬里走荒程春風剛綠烏城柳
吹折瑤花玉一莖

姊妹追隨學讀書開編識字二千條劇憐弱指能扛筆
滿紙橫斜畫墨緒

戲試秋千力未勝毬場跳擊也爭能眼前啼笑猶如昨

遊徧環廊喚不曆

病裏阿娘不絕聲
膝頭溫語更傷情
從來尤物難常在
如此虛緣恨汝生

愁極真無地可埋
魂兮招遍不歸來
夢中聞把爹娘喚
驚起趨門手自開

玩具縱橫藉榻前
一番檢點一潸然
傷心天上笙歌會
七載匆匆便已仙

瓜果堆盤解讓親
撲懷嗔笑見天真
老來兒女多情甚
從此分甘少一人

四月九日大風

塞上風沙慣憑高意怛然垢吹黃帝夢石破女媧天日
影韜三界濤聲沸百川卻看雕起處勁翮獨高騫

林出君慕勝攜余所撰希臘春秋歸日本文學
士佐藤小吉爲翻一通詩以報之

崑崙絕頂高摩天俯看九點神州煙樽桑樹底見日出
眼前驚墮玻璃盤噓氣成雲入東海就中穩坐蓬萊仙
蓬萊仙子閑無事蠹魚飽食神仙字玉函金簡寫丹書
青鳥忽來王母使君才如海包環瀛渺以一粟投滄溟
游夏徒知贊尼父璠悅詎敢希邱明令昇史議恐不免
優劣何以當揮拼佐藤好士友天下題評頓長龍門價

爛文隱約訂豕魚脫字殷勤補郭夏感君一字當千金
何以報之鍾期琴一彈再彈良苦吟萬山迴首秋雲深
巳酉

招魂曲

兒七十九生於丁未八月七日丑時殤於己酉閏二月二十九日卯時兒生時值吾母太夫人壽七十九齡因以命名兒性聰慧耳目口鼻無不神肖余者病劇之夕余呼之一應而絕悲夫其母臥病十年始生此子生而不育生胡爲也旣痛死者又無以塞其母之悲

乃爲招魂曲五章以寫吾思

琪樹兮瑤枝攬瓊華兮阿猗冰謾兮雪欺
蝸風來兮忽折之天不仁兮瀉台淚汎瀾兮如糜

參朝食兮兒哺母夜宿兮兒乳婉變兮笑語兒之去兮
何許兒歸來兮西方不可以久居紫蟻若象兮元蜂如
壺雄虺談談兮偃途狒狒被髮兮山呼風沙莽碭兮鬼
魅之墟噬人血兮養人膚兒歸來兮呱呱

栗子黃兮盈斗糲糲兮滿缶峙糗脯兮如阜餒餓餌兮
馨口彈琴兮擊鼓吹參差兮在手鳴雜佩兮瑤玖兒歸
來兮有父有母

風淒淒兮蕙房月黯黯兮脩廊次衣兮滿床遺挂兮在
牆目離夷兮若狂兒不歸兮母心傷紛余淚兮浪浪

鷓鴣篇

鷓鴣苦嚙子牖戶懼不牢綢繆既已勤奈爲風雨漂手
口亦云瘖子死傾其巢哀音不忍聞起視星河高春月
照屋梁悲風響疏寮空床委襁褓形影夢寐交此時慈
母心萬感生春潮

烏生八九子憔悴尾畢逋鷓鴣卵大烏子死雕亦殂小
兒搏沙人成毀任手模造物善戲謔受者爲悲愉人生
血肉軀終始情所組浮屠強解事情死血肉俱朝見鷓

鷓鴣飛暮見白首烏春深草木長衆鳥始將雛慈烏鳴聲
哀聞之一長吁

裴伯謙同年將南歸宋子頓侍御方筱泉觀察
隨少伯制軍之幕蘭州定甫上公星橋中丞邀
集同人宴之於依斗亭佐以西域佷郎之舞因

賦小詩誌別

小閣森森萬木秋綠陰深處度歌喉銷魂一闋佷郎曲
紅袖續紛對白頭

天涯飄泊等萍蓬盛集匆匆似夢中譜罷龜茲新樂府
聽君齊唱大江東

定甫上公席中贈伯謙

君如決轡不羈馬我似縈絲白縛蠶
帝子降兮臨渚北先生去也望江南
一杯對影翻成憶萬里尋詩不厭貪
從此天山續佳話大名原不屬岑參

定甫上公水磨溝別墅公譙別宋子頓

美酒名花遇故知座圍紅袖譜新詞
淋漓司馬青衫淚信宿飛鴻赤鳥詩
仙客同樣會牛斗胡兒異曲寫龜茲
平原十日山中飲記取今宵倚醉時

世外桃源不可知匆匆車馬去何之
浮雲蒼狗幾遷變今夕白駒空繫維
陌上行人折楊柳渚中帝子贈江蘼

傷心萬里腥羶窟歸隱終南與子期

次韻筱泉水磨溝公讌

萬里重來賦遠游行窩安穩到庭州有情明月來相送
無價清風不可酬歸去手攜天上石等閒身戲海中樓

單于老盡燕支在屈指三年一笑留

勇敷案時有妓名燕支

一曲清歌月滿林小欄斜倚玉森森好將苦竹哀絃調

譜入思鄉出塞吟

勇敷案琴曲譜錄思鄉吟徵調出塞吟角調

好友漸如秋

葉散老懷常學古灰沈年來時入漁樵夢辜負名山直

到今

再次韻筱泉

夢想雲霞爛熳游人間何處覓仙州山城寂寞三年慣
世態妍媸一笑酬夜雨矛頭藏溼火秋風鼓角動邊樓
讀君塞下淒涼句惆悵王孫不可留

此後相思別有林醉看霜鬢各蕭森小紅會唱夔頭曲
太白歸傳鶴背吟西極桐花餘涕淚東都桃梗任浮沈
茫茫身世無窮恨自愧黃梁夢到今

送裴伯謙南歸三首

三年春夢正怨烏頭萬里秋風忽瞻馬首聽
一聲之羌笛迴八月之仙槎驪歌在門雞鳴
如晦河梁一仕蘇子卿之別李陵上下四方

韓昌黎之逐東野願言思子暮雲江樹之情
何以贈君河海崑崙之句

白草淒迷接大荒客愁離思兩茫茫非驢非馬今時局
爲鶴爲猿古戰場一夜銷魂大刀曲五城廻首暮山蒼
遙知一樣胡天月纔入陽關似故鄉

朝登瑤圃採朱霞夕上層城擷露華秋月五更飛破鏡
長河萬里送歸槎側身西極涕盈把走馬南山看到家
攜得崑崙嶺頭雪冷吟終日伴梅花

文章著述名千古富貴榮枯夢一場望子高歌鼉思馬
慕余羶行蟻趨羊白雲天末忽廻首黑水河頭應斷腸

我亦欲歸歸未得母兮瞻望不遑將

林出慕勝從余游三年將東歸賦詩贈別二首

冰雪滿天地斯人獨遠征淋漓將進酒睇笑若爲情
文字三生契風沙萬里行數君歸去日春色徧蓬瀛

味道叅三昧傳心證二宮人言亂朱紫世事變青紅
窈獨子慕姱修唯子同高歌勞望眼惆悵海門東

席中贈慕勝

匹馬天山自去來三年歸興滿蓬萊看君晞髮扶桑上
攜得虞淵凍日回

陶廬詩續集卷四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五

新城王樹枏

北庭集二

庚戌

哭長子政敷

悲風起大漠東顧涕滂沱芝蘭萎庭除玉樹彫枝柯殘
年罹憂患薄運多坎軻延陵適異國卜夏悲西河衰宗
邁不造天祝將云何茫茫九泉路逝水無回波

綺歲學詩禮弱冠營簿書隨余遠于役翺翔蜀與吳江
雲忽分飛從茲天一隅汝稅大梁駕余叱隴阪車相夫

日以遠復睽十年餘生離成死訣傷哉中道殂幽明永
相望歎息淚霑裾

阿戎痛孩抱慚愧東門子一體情所鍾孰能一生死念
子少柔脆皎皎倚瑤珥中年宰兩邑宣化肇治理蘊志
困小知枯槁及強仕半載無兒書書來室已毀徬徨繞
庭行夢寐見容止招魂迷處所山水間萬里死者靈與
無生者何能已揮涕望眼穿長天月如水

思曠哭彥倫元歎失孝則庾亮念亡兒况復在初歿吾
兒少失恃兄妹兩單特汝妹丁酉亡汝女丙午踏今陔
復哭汝終年甫不惑造物胡弗仁骨肉恣殘虐明珠掌

上碎玉樹土中著形容常在眼翰簡有遺迹念往聲泗
并撫今心膽割老來邁此變驚念鬚髮白

題劉寶臣大令謨所贈北涼寫經殘卷

宣統初元歲已酉劉侯貽我涼王經開函伸紙細熨貼
斷文殘墨多零星紀年忽見已丑字署尾更記安周名

勇敷案經中有歲在己丑涼王大且渠安周所供養
經吳客丹揚郡張休祖寫用紙二十六枚二十九字

昌由來號佛國尉勇敷案宋文帝拜且渠無諱為西夷校
尉涼州刺史河西王高昌有王自此始

橫截自古為名城勇敷案魏太平真君五年無
諱死弟安周代屯橫截城百丈浮

圖出塵垢連山寶刹凌雲層傭書妙手半吳客插架宏
編皆大乘天方繼興佛教熄貝葉遂與蓮花零城郭人

民變田海菴羅堅固埋榛荆陸沉千載始發現法護萬
劫疑神靈紙質蒼黃繭絲固墨華黓黓龍涎馨隸楷規
模見眞法科斗點畫追遺形短長結構妙整暇肥瘠骨
肉尤勻停晴雲淡埽秋宇淨玉人醉倚春山傾跂蟲飛
鳥任意造渾金璞玉眞天成從來貞石重齊魏况乃尤
物逾瑤瓊我今獲此重什襲慎毋輕啟防飛昇祥光普
照洗塵眼焚香坐對南山青

清明

寒煖異氣候雨雪間飄灑園林忽已皓碎玉響簷瓦嗒
然隱几臥慘澹不可寫中年感哀樂垂老更需惹羈宦

萬里外抱獨念
往者佳晨觸幽痛
濟濟淚如瀉

雪

去冬苦乾燠
斗米量明珠
今年春雪稀
點雨如醍醐
窮邊常苦寒
氣候今昔殊
河流腹不冰
雪燕愁將雛
一厝變寒景
萬木風聲麤
瑤花片片飛
澤地如膏酥
惰農貪天功
終歲念民痛
披衣步中庭
凍月懸蟾蜍

雜感

人生暗醜物
天壽皆須與
出入天地間
如卻過白駒
胡爲絡馬首
常爲人繫拘
念我搜世網
朝夕畏簡書
四年守邊徼
冰雪寒剝膚
時恐家室搖
手足日拮据
抱茲陰

雨懷怛怛增憚怛

古今不同制東西各異宜音聲無哀樂禮法一是非莊

生論齊物詭辯同所肥勇敷案希臘咄哉陳良徒所學

棄若遺太息作室人壞我堂構基本實既已戕害及葉

與枝衣裳日顛倒我適將安歸

單豹養其內張毅養其外得失各有偏鞭後乃無害巢

幕燕自嬉處蠶蝨稱快我心固自蔽造物亦狡獪人生

與憂俱老死不知艾萬竅爭怒號試與聽天籟

昆侖高崔巍中有王母宅肌膚何綽約冰雪照魂魄海

水出毛孔一瀉成五色劃為九州土壘空在大澤纖纖

蝸角中森列百千國物萬人處一今古塵一刻奈何同
胞子日夜相殘賊饑鳴爭腐鼠仰視但聞嚇哀哉蓋壤
人役役毋乃惑西望軒轅印蒼莽萬塵隔

題六朝畫佛殘像

低眉趺坐見遺形笑裏香花已半零神妙正如梅子熟
髮痕猶帶藕絲青壁間石像留蟣齧飯後全身幻蛤靈
滾滾恆沙吹不散千年常護劫餘經

題六朝寫經殘卷

蠻觸千年鬪蛙角梅檀萬國奉牛頭金仙化去銅駝泣
人佛沈淪共一邱

天花飛盡咒經樓，貝葉飄零更幾秋。
譎詭奇姿多意造，騎驪直欲度驂騑。

曇摩智猛遺編在，歷盡胡塵劫不磨。
汲冢航頭有時會

佛經原比六經多

勇敷案隋書經籍志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山靈呵護已千年，雨齧風饕墨更妍。
滿紙天香吹不散，等閒枯坐學參禪。

說園雜詠十二首

不繫山房

桃源新築武陵船，流水潺潺晝閉關。
曾記仙槎泛天上，偶同機石落人間。
白鷗澄海盟心久，蒼狗浮雲過眼閒。

正好臥游消永日推窗面面見青山

霞照樓

百尺高樓矗杳冥盡收煙景貯虛櫺
晚霞落日千山爛異果名花四塞馨
紅雨深藏都護府綠陰遙接後王庭
蒼茫不盡登臨意一片崑崙向客青

晴碧軒

桃杏新栽已過牆繞城楊柳漸成章
峯巒鎮日迴環綠花草無名自在香
百折幽欄隨路曲一渠流水過橋長
推軒兀坐心齋久無賴鶯聲攪客腸

戊己亭

當日屯田擁漢兵中央校尉錫嘉名十年生聚慚無術
萬里膏腴半可耕春雨田原留夙駕秋風草木帶邊聲
聖朝屢下齊民詔一曲胡歌唱太平

望歲亭

落日黃雞大野秋豚蹄處處祝車籌古稱上地千鍾利
富比人生萬戶侯亂後荒田憂土滿年來生計病民稠
夜籌本事安邊策頻上孤亭看水流

夢魚臺

一鏡澄波雨過餘天光上下接清虛蠶絲荷底祈神繭
脍餌竿頭想大魚繞座香花供睇笑隔城空翠滴襟裾

攜琴最好登臨會落日西沈月上初

醉月臺

杖藜攜酒獨登臨湛綠蒲萄手自斟
漱澗一杯人月影
蒼茫萬感去來今長河皓皓夜如晝
大塊蕭蕭風滿林
意緒情絲縲不得倚欄時作洛生吟

一葦亭

桃李陰陰白晝長小亭流水自湯湯
路穿芳蔭通瓜圃
浪打殘花下柳塘日上亞欄鸚鵡
背赤雨添新漲鴨頭蒼
濯纓濯足隨吾取更好回湍泛羽觴

福持精舍

一桁珠簾鎮日垂靜中觀動得天隨菜肥人瘦有真樂
水繞山環無盡期手汲清泉煮龍璧座圍紅雨寫烏絲
雞蟲得失關何事且讀淵明飲酒詩

花神祠

當年萼綠憶前身桂榭椒堂貯好春錦障繽紛藏夢雨
雲旗出入想芳塵桃花流水疑無路薜荔山阿若有人
鎮日靈風吹不斷落紅成段綠成茵

不周池

不周山水東馳萬里分流入小池曾向仙洲採冰藕
更看翠袖倚風枝半奩秋鑑涵天大百孔芳心只獨知

故故清香吹不散好花開遍雁來時

萬花室

卽花簪

數盡番風信杳茫偶尋溫室得奇香人間冰雪正寒歲
洞裏煙霞無盡藏好景永留春不老此心常捧日當陽
會看一試回天手廣廈千間徧大荒

說園漫興

藤杖芒鞋日幾巡百忙偷得半閒身碧瓜朱李能留客
老燕雛鶯解喚人

葡萄牽蔓柳發枝豆花新上竹槍籬推窗兀坐悄無語
故故荷風迎面吹

深紅淺紅隨意開蝴蝶雙雙去復回琪花瑤草都栽徧
待爾明春得得來

爲製荷衣與芰裳天河挽水入芳塘一丸明月波心墮
驚起銀魚尺半長

雨後攜筇繞郭行夕陽人影散瓜棚彩霞萬道隨雲勾
晴雪千山看月生

蜘蛛蜘蛛當戶垂空庭寂寂懸杙恩夕陽一角落檐際
坐看羣飛觸雪絲

紅衣褪盡渚蓮愁更有黃花殿晚秋卻意尖圓好風味
不隨從事過青州

孤松顧影自嫌單，惜少梅花伴歲寒。不與繁華鬪鬚鬣，
年年顏色雪中看。

魏舒襖被久思去，靖節田園猶未蕪。辜負十年松菊約，
眼中看徧白頭烏。

鳥聲迎客勸提壺，一醉沈淪萬慮枯。連日堆胷塵十斛，
的須解穢召花奴。

美人贈我瑤樹枝，望之不來空夢思。幽窗抱獨坐無語，
花間飛起黃鸝兒。

天花散盡香襲人，水瀉燕支麝作塵。蛇風蝎雨漫相妬，
留供西天丈六身。

頃在說園有以桃梨蓮李瓜葡萄相餉者因作
六果詠賦而比也

千載桃始花移向瑤池側惜哉天上種人間競顏色東
風無好醜共此吹噓力 桃

客從龜茲來旬座薦嘉珍日噉同心梨不見同心人咄
哉烝食者母乃桓公噉 梨

蓮花比儂貌蓮子比儂心心苦貌益衰况復風雨侵空
潭照清影儂心千尺深 蓮

仲子號廉士匍匐咽殘李守小而遺大無目復無耳奈
何崑崙實徒飽老螬鬚 李

龍肝出冰谷獨抱霜雪姿道旁掇糞種食之甘如飴瑕
邱不可見奈此吳王癡

瓜

葡萄出新釀一杯如槁枝兩杯劔其形三杯去其皮畏

人復襲人吾將爲鵲鷓

葡萄

登霞照樓

萬里暮天蒼高樓接大荒千山明夕照一雁下寒塘露
葉積未掃霜花晚更香南瞻卑陸國秋色滿乾當

題素文所藏六朝畫佛

西向回頭夜有光化身千萬見遺妝螽文紺髮依稀在
放手應知火二長

晉宋風流嬾及唐摩挲殘像尙疑香塵銷土蝕禪師窟
猶憶當年鬪佛場

佛法隨身驀地空千年浩劫共沙蟲真如諸相原無見
聲色如何付畫工

荆榛埋沒不知年蟲蟻焉能及九泉落溷沾茵無定遇
入君懷袖便昇天

遊仙詩

雞犬無端亦欲仙漁人偷棹武陵船傷心一夜風和雨
零亂桃花浪拍天

周穆西游已耄荒昏昏沈醉紫霞觴白頭更有西王母

冥坐崑崙碧玉堂

紫泥海水忽污衣
浣到虞淵事已遲
萬里元天騎虎去
嚙兒翻使母心悲

蛇虎羣居道氣濃
避人終日叩天鐘
伐毛洗髓尋常事
儻有黃翁海上逢

青鳥翩翩下九天
信風吹到玉城邊
偷桃小說喧傳徧
臣朔當年是謫仙

北極沈埋種火山
青龍銜燭到人間
料知飽服明莖草
照徧千年鬼魅關

菖蒲美酒日沾唇
縫掖仙衣着此身
覆海藏幾終不死

奏書傳徧趙歸真

老子西行爲化胡誰知吾道本來孤從茲高臥南山下

袖手乾坤一草廬

題高昌所得唐人寫經殘卷

曾撫晉帖評飛白更訪唐經辨硬黃

勇敷案唐人寫經皆用硬黃紙武

后新章留久視

勇敷案余家藏有久視元年寫經署款皆武后新造之字

張公舊誌

記高昌

勇敷案吐魯番三堡北里許新出唐張懷寂墓誌云長壽三年葬高昌縣西北之舊塋據此知

三堡之舊城卽高昌縣城址也

卷搜筒蛤餘千劫字賤家雞學二王

案唐經多學右軍書法

雪嘴風饕消不得土花猶帶墨痕香

曉雪

冷夢破殘曉園林已皓然客情殊慘憺天色忽澄鮮乘
興欲獨往含愁時自憐消寒一杯酒高臥玉山前

素文得唐人畫佛僅佛頭尙完好餘皆斷爛屬

題

高昌古國佛所都家家供養無人無歷千餘年世變殊
佛舌已爛佛骨枯殘經往往發遺洞畫像間出塵模糊
素文者古得真蹟手拾叢殘勤補苴丈六金身已幻滅
獲此大首胡爲乎吾聞如來三十有二相面輪滿月光
生唐又聞觀音變相更美好白如珂雪丹如朱唐人畫
佛謹家法神筆不數道子吳惜哉白疊已斷脫頂上瓔

下月言系集卷三
二
珞猶扶疏峩峩高髻烏飛盡曉間化相時蠕蠕我今覲
此大歡喜狂欲繞壁呼南膜嗚呼佛教陵夷亦已久大
道莽莽成榛蕪人心百怪變殘毒魑魅嘯舞鴟鵂呼像
若有靈能喝賊人肝日日供神屠

題素文六朝寫經卷子

六代殘經出劫塵眼中功德識前因楂梨橘柚各殊味
珠玉琳琅皆照人家訓漫論奇異字寶章不入水風輪
君家妙墨知多少蘭麝香圍滿座春

庚戌除夕

六十光陰若擲梭客中贏得鬢霜多故鄉風味年年在

凍雪煎湯煮畢羅

一年償罷精神債五夜澆殘磊砢胸
繞膝團圓長兒女
不堪回首憶開封

陶廬詩續集卷五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六

新城王樹枏

休否集

辛亥

代人題馬上小影二首

冰雪嵯峨日色昏
驕騎驕馬入崑崙
手中攜得支機石

親見黃河萬里源

莽莽天山欲合圍
打頭風雪馬如飛
將軍射虎尋常事

一箭黃羊落翠微

題蘭菊梅畫冊

詞蘭餐菊賦離騷香草如今已化茅獨抱素心傷宴歲
座圍冰雪寫梅梢

題張聘臣大令知足圖

從知富貴一腐鼠遑羨神仙九鼎魚粟里先生營一飽
儻來斗米不關渠

代人題邊城送別圖

翩翩野鶴見君侯手控胡兒汗血騮想見天山風雪裏
醉敲金鐙過伊州

思歸四首

鯁喉空有恨韜舌復何云筋骨嵇中散琴尊柳季雪爭

光恥魍魅入室避重蚊檢點歸田事匆匆至夜分
吞聲碑在口入眼刺生毛蘭爲當門刈桐因入爨焦襟
懷洗荆棘身世悟芭蕉惱悔浮生事山靈不待招

東坡思苦竹北燭採仙芝車馬欲何向煙霞常失期丹
砂遲換骨白雪已盈髭悵望山南北長歌歸去辭

隱乏買山錢居無就岸船入林常欲密遺世便思仙醉
荷劉伶鋪寒分謝眺羶行窩在何許到處有林泉

聞俄羅斯沿途益兵二首

聞說天驕子邊城夜點兵憂時一濺淚去國若爲情溼
火矛頭出飛沙帳外驚將軍不好武歌吹自昇平

舉國何多難窮邊滯此身柳顛惟避世燭老不如人填
海慚無術歸山詎厭貧漂搖痛陰雨念此一沾襟

歸田

世外仙源不可期歸田長賦去來辭十千斗酒獨孤及
三九畦蔬庾杲之伏櫪驩駟爲世笑守山猿鶴有文移
阿稽便了偕將去早晚郊原藤一枝

春日東郊

鹿床坐久鳴香沈春色迷茫信步尋晴雪溜簷敲碎玉
暖沙篩地耀浮金龍潛雲壑出噓氣鳥踏風枝時好音
幾稜去聲荒塍幾渠水宿泥應有一犁深

大漠

大漠晴飛雪空庭鬼戲人涼燈照殘夜濁酒洗驚塵寂
寞久爲客清明不見春朱顏零落盡天外尙羈身

題梁素文小影

絲繡沙搏何足云昂昂一顧已空羣此中空洞本無物
天下英雄惟使君偶向雪泥留爪印更驚風韻入眉紋
他年憶子勞青望對酒高歌夜夜醺

題素文六朝寫經二首

世外不衫不履胷中一壑一邱的出鍾家衣鉢尙餘江
左風流

拂紙珠瑤錯落開函蘭麝氛氲裊裊落花依草飄飄素
月流雲

題吳質欽問山圖

年來強與世爲緣見子歸心更浩然我欲問山山不語
山居還要買山錢

次韻王聘三方伯乃徵奉懷之作

人間何處覓歌營訪徧青雲世外城總有丹砂能解換
無如黃口日驕橫驚看天外雙蓬鬢怕聽風中萬竅聲
慚愧新詩勞望眼此身不負負先生

壽呂尙書海寰二首

驚看海水羣飛日老盡先朝舊輩流天爲中興留碩佐
人覘雙曜度行舟駸異數酬蘇季鸞鳳新知結馬周
中使奉來靈壽杖一枝常與國同休

我製荷衣當半臂九乾仙露已盈觴三千珠履開華宴
十七珍般出尙方萬里勲名張博望兩朝喉舌魯靈光
手編金鑑消餘晷且喜閒居日月長

宿介休迎源堡

世亂家無定身貧客更難倉皇起兵馬憔悴倚闌干老
至爲人棄悲來強自寬妻孥在何許長路正漫漫

聞詔

軍心頻煽亂國是竟要盟管蔡誠非智韓彭各擁兵楚
狂譏政殆杞士慮天傾哀痛聞新詔濟然淚滿纓

河上

豺狼已盈路車馬尙孤征無地通消息何人託死生秋
風吹木葉落日起寒聲獨宿黃河上淒淒睡不成

聞變

一日數驚起傳聞儻未眞兵戈滿天地妻子尙風塵痛
哭復奚及我生胡不辰倉皇成瓦解職亂此何人

綿山下買宅

借母竟歸隱此身焉用文山川仍似舊鹿豕與爲羣渴

飲洪中水臥看綿上雲
卜鄰居溢漉從此號潛君

重九

菊花何事向人開
且把雙螯盡酒杯
去國競傳開府賦
窮途誰惜步兵才
風霜黯淡侵華髮
戎馬倉皇種禍胎
杜老無家更蕭瑟
長天空見雁飛迴

北望 九月十六日

烽火連江漢
兵戈徧晉秦
人心皆首鼠
時論太紛綸
大澤孤臣淚
中原萬馬塵
乾坤成袖手
北望一沾巾

兒政敷亡柩
寄開封孝嚴寺
辛亥罷官避亂南
來始得撫棺一痛爰
拈四十字以誌吾悲

生時不見汝死後更無緣况復經離亂誰能識後先青
山無好夢白首送殘年咫尺幽明路茫茫望眼穿

恭讀九月十四日詔書

痛切重頒詔仁言更可哀艱難建皇極治亂屬巖才累
卵成危局驕兵孕禍胎埋愁迷處所抱酒一登臺

哭政敷二首 九月十四日

少小隨余役中年各異方秋霜隕芳樹落月照虛梁烏
哺空回憶猿啼枉斷腸平生不下淚爲汝一沾裳

半年書斷絕書到已非人偶憶魂歸夕翻疑夢裏真西
河有餘痛東野遂長貧寂寞城西寺孤樓又一春

芹姪往迎眷屬於蘭州余送至平遙數日有秦
晉兵變之事消息斷隔西望愴然

送汝平遙路西方尙太平忽驚秦晉變不斷鼓鞞聲滿
目皆荆棘無書問死生黃河風浪惡莫犯苦寒行

開封旅居

青山游子淚黃葉故人情生怕逢流俗相看問姓名兵
戈漢陽曲風雨大梁城滿目悲秋事何由寄此生

汴梁懷古四首

公子亭邊夕照明當年虛左待侯生美人俠客皆塵土
賸水殘山付奕枰舊事悲歡風一噫新愁搖落月三更

陽春言集卷之二
一
黃河自昔東流水瀉盡滔滔萬古情

年來維犬盡凡才天上人間兩費猜賓客散亡餘廢苑
笙歌銷歇冷平臺愧無詩酒酬高李空有文章弔馬枚
惆悵天涯朋友盡夜深鼓角更悲哀

頭角崢嶸鬪蠻觸風雲泱泱起龍蛇黃金似土酌豪士
白刃如霜報怨家高義扶疏照人眼不才漂泊獨天涯
大梁自古兵爭地臥聽城頭響暮笳

舞牙虎豹守天門假翼鸞凰拜帝恩卻憶黃袍欺孺子
劇憐赤舄賦公孫縱橫已定蘇張局詩酒誰招李杜魂
幾度倚欄看北斗望京樓上月昏昏

旅居雜感八首

萬里江山錦繡堆
秋來顏色冷如灰
諸公莫作新亭泣
且放乾坤入酒杯

千里烽煙接楚氛
啼烏城上不堪聞
達官屋底倉皇甚
臥聽車聲到夜分

河水西來運隴秦
不聞錦字寄雙鱗
遙憐兒女西涼道
不敢驚啼向路人

漢水波聲雜鼓鞶
通宵烽火楚天西
劇憐鷓鴣獺毆魚雀
錯認駑駘作駃騠

搏成黃土幾千年
億萬恆沙滿大千
世上本無人我相

何人爲證上乘禪

九天風雨暗繁臺
慘澹黃花向客開
多少荒涼舊宮闕
野燐無主自飛來

霜打隋隄柳葉稀
蓬坡斜日亂鴉飛
傷心化鶴歸來後
城郭人民半已非

迢迢烽焰接雲霄
猿鶴書來在見招
回首天西歸去路
故山無計老漁樵

晚眺

良嶽香塵隱鳳樓
隋隄芳樹繫龍舟
錦帆落日南來恨
毳幕秋風北去愁
今古浮雲幾蒼狗
汪洋大海一沙鷗

傷心千載興亡事盡付東南濁水流

題黃小宋觀察琴鶴歸舟圖

十載不相見蕭蕭各鬢霜
秋風一杯酒送子臥龍岡
返顧忽流涕相思應斷腸
故山有猿鶴爲製薜蘿裳
老矣煙霞客望之江海深
歸來古松下時作老龍吟
我亦念空谷楚然聞好音
入門無別物明月照床琴

十月二日爲小宋觀察七十一壽辰自製壽詩
見示賦此答之並以爲祝

君方先我十年長我正尋君千里來
黃鶴歸時同作客紅羊劫後一銜杯
筵開洛下耆英會座有王郎抑塞才

且進梅花長壽酒怡怡園內即蓬萊

迎源堡

十千沽美酒百萬買芳鄰綺里終歸漢仙源暫避秦浮

沈隨造物衰落向時人慨想前賢事臨風為墊巾勇敷案堡

為郭林宗故里堡中皆郭姓蓋其後裔也

感事十二首

野鹿喬枝俗大同破除姬孔事黃農人心世變終何極

不好真龍好假龍

一片降旗雪打圍茫茫大海看塵飛傷心今古人間世

堯桀何嘗有是非

周史何曾見直臣竟書殷士作頑民當年八百盟津會
尙有西山叩馬人

國有仲連秦不帝世無尼父楚稱王春秋一部尊周意
顛倒公然上我堂

打碎山河裂地圖更無閒地着樵漁黃袍處處聞兵變
可有陳搏笑墮驢

故友絕交無惡語舊君有服見遺文海南海北風牛馬
黃土搏來強劃分

漢人拔幟建專城五季諸王各擁兵行見報秦韓孺子
又來說楚宋先生

子胥報楚終無賴
士會辭秦尙有心
最是吾家王景畧
遺言傳頌到如今

螳蟬機事來黃雀
鶴蚌爭心利老漁
六國紛拏猶未了
秦兵西出已邱墟

東南山水多奇變
西北風雲更鬱盤
翹首京華望寒斗
幾回搔髮問蒼天

人間何處覓浮邱
脫却朝衫臥酒樓
一枕黃梁開醉眼
不堪回首望神州

松枝一擔帶雲挑
獨上寒山作老樵
棋局未終柯已爛
銅駝陌上日蕭蕭

西安兵變十二弟憇伯久困圍城不得消息作
此訊之

欲通消息苦無從隔斷秦關百二重差幸塞翁方失馬
誰知息壤出潛龍一生漂泊翻遭亂尺地回旋倘可容
遙望黃河東逝水可能雙鯉寄開封

夜坐

風霜何事苦摧殘白髮盈頭骨相寒且駕蛟螭追正則
不隨雞犬事劉安兵書旁午全家隔亂世零丁一飽難
黯黯孤燈照長夜破裘圍膝坐枯團

連日陰雨岑寂無聊今日午後約小宋觀察爲

怡怡園之遊以詩速之 十月十日

閉門冷臥風雨惡短榻欹側如囚羈俗塵十斗滿胸臆
三日不見牛醫兒曉來天色洗水碧日光爛射黃玻瓈
聞君有園在東郭日中相約遊怡怡呼童攜鼎煮團月
敲冰斫水燒松枝坐我茅龍數間屋清談錯落霏珠璣
霜清木落萬籟寂中有摩詰無聲詩人生百年老病死
譬如鬣蝨相遊嬉况我不辰遭離亂生死性命如懸絲
及今弗樂日月逝胡爲俯首爲人犧古云行樂貴及時
矧逾七十古所稀寄語鄭虔老畫師暫勿臥畫張郎眉

自題綿山老牧圖

古云牧人如牧羊亡羊無論穀與臧鞭後一言得妙術
令我夢寐思蒙莊嗟我牧人二十載節落歸來毛鬢改
風雲一變天地晦幾度桑田換滄海我亦有家無可歸
骨肉隔絕秦關西看雲步月淚滿眼風中野羽無安枝
綿山之陰石齒齒百草蒙茸水清泚中有茅廬八九間
漢郭林宗之故里故人招我來買鄰且爲買羊三百羣
羊肥人瘦有至樂千雙富敵王侯尊五穀大夫老無恥
甯戚悲歌亦徒爾身將隱矣焉用文且躡高踪追介子

牧羊詞六首

兒子持竿翁杖藜山荆炊黍餉南溪單衣短布從朝飯

刮地西風吹草低

勇敷案勅勅歌風吹草低見牛羊

秋霜蕭蕭百草瘁冬雪深深小麥肥羊肉一筋麥一畝

勇敷案介休風俗冬麥入凍以努力且待春風歸勇敷後牧麥苗一畝換羊肉一筋案飯

牛歌牛分努力食細草

不持長竿釣大魚不為化龍來牧豬家有趙婦善鼓瑟

伏臘魚羔樂只且

初平叱石太離奇大嚼屠門供朵頤我思鞭石補天去

常恐彼蒼昏不知

中原豺虎日縱橫獨入深山學養生成都吾豈慕

此身從此有羶行

橋姚塞斥羊萬頭烏氏用谷量馬牛古來巖處多奇士
安用啼笑隨王侯

十月十三日登禹臺返遊黃園簡小宋

南登禹王臺荒寂安足論梁王舊亭苑勝迹無一存朔
風吹黃河滾滾白日昏迴車緣東郭散步入黃園危橋
履阨陁破壁倚崩奔連日風雨惡屋瓦爭翻掀主人目
不窺闕常閉門嚴霜殺草木剝落如遭堯中有數叢
竹啼帶湘淚痕青松鬪勁枝亭亭長龍孫善哉樓下水
滌我羈旅魂借問主人翁何時過高軒水冽宜煮茶石
鼎車聲翻一椀至七椀洗此諸塵根

食羊歌

羊性本臊羶羣蟻爭赴之一朝蒙之以虎皮見豺則戰
草則嬉請問牧羊人芻此無用之物將何爲我昔西驅
入行國羣羊日在猛虎側猛虎搖喉目逐逐小羊熙熙
大羊哭萬里腥塵污我衣山中有屋胡不歸歸來食無
魚乘無車但見羣羊角觸日夜相追呼綿山牧人老且
禿衣不蔽骭食半菽何不寢爾之皮啖爾肉生不逢兮
舜與堯歲時斗酒烹羊羔

大梁行

生不能效信陵君操椎竊符奪取晉鄙軍邯鄲一戰摧

強秦又不能學韓非子著書十有餘萬言諸侯聞之皆

倒屣終不爲秦爲韓死張儀有舌不自存侯生白首居

夷門丁焦戴鄭

勇敢案丁寬焦延壽戴德戴聖皆梁人鄭興鄭衆開封人

抱絕學譬

如故鬼歌秋墳鄒枚詞賦動天下四壁不救相如貧儒

冠誤身少陵哭老與高李遊梁陳我來置酒平臺上陳

羣載車謾持杖南瞻嵩嶽北長河眼中之人奈老何

曉起煎茶

胸中塵土不可簸曉汲新泉種寒火龍文寶鼎丹砂斑

腹中隱把風雷鎖穴地初聞響蚯蚓繞梁繼復鳴螺羸

須臾車聲虺虺來疑是阿紅手推拏古人煎水要玉夫

急雨跳江珠萬顆龍餅團團小蒼壁細碾濃煎纔適可

骨清肉膩得真味嫩黃灑灑葵花朵朵磊塊一澆萬事滅

鶴髮迎風飄婀娜煎點不須煩綠珠

勇敷案孔常父贈山谷詩有煎點

須煩綠珠之句

膝下嬌娃奉阿爹髯蘇嗜茶最愛惜切勿鑽營

慎包裹

勇敷案東坡詩收藏愛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鑽權倖

題黃小宋壯遊圖

冰霜踏徧天山麓萬里歸來餘兩足中原塵土高障天

獨臥夷門一茅屋一朝忽遇鐵石翁銀絲拂面雙青瞳

入門下馬但一笑四座勃勃生春風邯鄲夢裏重相見

袖中一卷黃梁飯開圖歷歷數生平詩畫差堪作生傳

羅浮翠羽梅中仙歌笑紅塵五十年阮公一生幾兩屐
化爲雙鳥飛人間先生小試栽花手脫卻戎衣作民母
翠華西幸採民謠歌頌在絃碑在口問君壯遊何日還
腰腳未摧霜滿顛胡爲低頭事少年盍不歸山圖輞川

醉歌行

茶患苦不美酒患美不辣美酒癖口不辣心入口不言
心已豁吾聞屈原不飲喜獨醒劉伶一醉常年醒醒者
憔悴判一死醉者放浪全其生人生百年如電掃殤子
老彭無壽夭悲歡憂樂能幾時惟有糟邱可娛老憶吾
少年時使酒如吐霓紛紛舄履千蛾眉齊謳趙舞肉竹

絲鼎觴鬲食無燔炊黃金快意隨手散萬里歸來臥梁
苑貂裘已敝不值錢霜雪滿頭塵滿面逐貧卻老兩無
方惟有登壚索酒嘗曹瞞不敢辱阮籍山濤何事污嵇
康君不見陶元亮獨酌高歌思裸葬又不見李青蓮燒
卻頭巾市上眠生不逢兮虞與夏虎在山兮龍在野驢
非驢兮馬非馬我心憂兮淚如瀉荷余鍤兮何之誓餓
死兮山下

讀太玄

吾聞玄之言因革相循環知因不知革萬物失其則知
革不知因萬物失其均新莽紛紛變新法書閣老儒涕

盈把漢家火德冷復然六合衰衰起兵馬一人鼓吻百
和聲拔幟立幟無完城軒轅子孫億萬競以鐵血酬
神明兩虎正相牙三禽不同角但聞井蛙大更見羝羊
觸几反札雙家不臧十日並出羣烏翔貪狼盈口矢在
後且恐黃雀思螳螂嗟嗟彼何人鑄此九州錯伏泥不
辨蛇雌雄滿地惟聞蟹郭索東周擁虛器王已降爲風
極廓不知止三歲將無童割肉取骨血滅頂人嘻鬼睽
終離凶我讀立經淚如瀉持此以諭知玄者

龜山雪

啞啞城頭畢逋尾溼塵壓城鼓聲死斷竈凍煙吹不起

十萬熊羆臥寒水腰中三尺蛟皮裂蛇甲鱗鱗挂生鐵
漢江千里角聲絕坐待狼牙嚙人血大冠如箕劍拄頤
彼何人斯居河麋雪花如拳十日飛江水東南去不回
龜山龜兮蛇山蛇

哀王孫

黃龍上天髯下垂烏號墜地兒夜啼鷓鴣生雕毛羽稀
噍音瘖口飛參差秋鷹搏噬春鳩噪饑烏晝呼鴟夜笑
翁食嘍嘍眾所啜勇敷案太立聚之次八鴟鳩在林啜
彼眾禽測日鴟鳩在林眾所啜也宋
忠云啜於交切多聲也毀我之室焚我巢綠鬢驕郎面如玉萬土
羣飛來逐肉烈若飄風疾若雨應手翻天墮豐羽流言

起兮公安歸遼東白鶴飛復飛城郭猶是人民非我思
公兮心傷悲

公無出門

公無出門出門何所有綏綏狐九尾啖啖蛇兩口猩猩
能言狒善笑水中射影山中叫多年木魅作人語白晝
揶揄夜眊耗公無出門出門何所圖狂離啄烏白日死
蝦蟇蝕月天眼瞽陰霾塞空氣晦昧舉足未進先次且
公無出門出門何所營泰山巉巖起平地人心險巖尤
難平湯中置礫尙浴免炙上繞髮庖人烹大魚失海飽
螻蟻良驥臥樞來螭蠅老魑爭光叔夜恥彼婦有口宣

尼行化鶴歸來天地坼
炎炎者滅隆隆絕
楂梨橘柚遭剝辱
大櫟不才免天折
君不見白蘋之牛
元鼻豚不祥之物
神所珍

湘娥曲

劍氣搖空白鷗尾
手決銀河瀉寒淚
化爲恨水東南流
星斗滿天擎不起
天吳跳舞塵千丈
風吹黑海成黃壤
湘娥啼竹帝子愁
瘦影零丁對罔兩
屈原去國心傷悲
高冠切雲驂白螭
玉佩繽紛遺所思
何人啼笑吹參差

嬭娥怨

七寶修成一團月
大地山河影森列
瓊樓貝闕高插天

曠宇復寒府清絕元霜搗藥千萬載禁方不許凡夫竊
何物饒暮足蹙躡舞距搖喉恣饕餮朝咀夕噉已半缺
色若死灰光漫滅老兔拱立噤不語仙客羽衣羣結舌
機槍掃空焰萬丈天鼓飛鳴心膽折媼娥掩泣天夜哭
寂寞瑤宮臥風雪可憐八萬三千戶玉斧繽紛成碎屑
夜闌舞罷霓裳拍金鴉一聲天下白

讀莊擬陶六首

人生如贅疣潰決在朝夕遼遼夢未覺聊以寄旦宅大
塊載我形死生一尻脊鼠肝與蟲臂順化得天適六十
晚聞道亡身役人役從茲補剝黥深深學踵息獨與造

物游儻然絕行迹

子產譏申屠仲尼笑無趾全人脰肩肩兀者何足恥吾
游形骸外得喪若遺屣有心憎躍金無情鑑止水道貌
與天俱靈府萃羣美吾有尊足者焉用資以履

曲轅有櫟木其大可蔽牛匠石棄不顧不才安可收聖
人僕萬物日爲天所囚胡爲蹈陷阱身世相爲讐澤雉
不受樊飲啄得自由鴻飛入冥冥驢鼠穴神邱至樂兩
相忘吾愛濠梁游

堯桀爭是非人心始攫亂喜怒相搏擊寒熱劇冰炭償
驕不可係禍機日交煽儒墨攘臂出性命益爛漫身忘

蝨豕災日競蠶觸戰羣鴟嚇腐鼠不值笑一粲吾聞鴻
濛言掩卷爲三歎大哉廣成子黃帝何足算

王者誅竊鉤竊國爲諸侯大盜亦有道乃並仁義偷殉
名與殉利同室相恩仇聖人創法制利此大盜酋盜後
更有盜囊篋一旦收嗟我種種民甘與佞者儔緬懷至
德世望古空悠悠

嗟彼風波民大惑不可解飾詞以聚眾大聲不入耳舉
世尙道諛役役爭距觜譬如影隨形因人作行止墨翟
悲素絲楊朱哭歧軌僥倖喪人國愴囊不知悔吾思丈
人言更念門無鬼

十一月二十二日聞闕鄉陝州澗池新安相繼

失陷

百圍大木風生竅三足羅平五更叫黑如壞屋雲滿天
烽火西來傳惡耗篝狐已徧潼關東揭竿更起南山盜
打破泥封出函谷千里秋毫火中燎赤臭黃埃不敢閑
村郭蕭條成一掃兵耶賊耶兩不知羣師哭暝前戈倒
腐糧飽蠅翔雕鷹生物爭孳厭虎豹我聞此語涕滿衿
颭颭風旌心亂搖妻孥弟姪各異方萬里關山不能踔
快馬誰當曳落河吹箎空聽秦州調年來旄鉞屬靡夫
國恩不許書生報少不如人老奈何劍匣揩頭時一嘯

四壁寒燈臥風雪形影淒涼空自弔

賦雪用禁體

殭臥夢破碎起立氣慘悽開屏掃綠鴨撥火沉金猊
瑟縮雙手龜漫爛兩眼迷撲朔兔歷塊郭索蟹爬泥默若
銜口走猛如老拳擠高堞舞蟻蠓曲徑蕤蛇霓天地忽
昭曠岸谷無高低廻飈逐冥飛枯樹噤單棲吠異蜀喙
猿踔遠宛鬣嘶怯重欺病駝未曉驚嘒雞坐念征役苦
使我心膽淒沉沉咽哀角漠漠響東輦干戈枕涼鐵萬
鎧敲寒犀斫陣冰晝飛登壘雲夜梯胡爲亂不厭日爲
天所割嗟余抱寒質老態如凍梨囚居項繲鄰兀坐頤

隱齋貧若高臥袁頹等長睡嵇獨客汴河南翻憶秦山
西

六十自壽

崑崙萬里還家兒孫繞膝喧嘩爭索袖中桃核高燒炬
上蓮花

爛煮葫蘆留項細煨薯蕷充腸此後料錢有幾囊頭荷
薤蔥薑

劉郎一醉千日陶公九食三旬灑胃滿腸有酒伐毛洗
髓無人

眼前一聚枯骨身後幾人上仙只要真符入口不須老

子還錢

題畫松月

夢裏曾吞數百龍
槎枒鱗甲出曾中
夜深吹墮參差月
一曲瑤琴四壁風

題畫蘆雁

何人弄漁笛聲自水中來
驚起蘆中雁飛去復飛回
題畫鷹

欲下不遽下
矯視飛鳥羣
試看雙爪印入石已三分

題山水畫冊

萬峯森插天
穿雲自來去
不見碧瞳翁
當在山深處

山下萬株柳中蔭一茅屋試問出山水何如在山綠

與黃哲甫晉賢小酌論詩

八風吹塵十丈高閉門枯坐空堂均旦夕招搖得黃九
有如漆汁投松膠二人相視但索酒新醅潑乳鷺黃嬌
把盞論詩過夜半癢處恰着麻姑搔批竅導窾入無間
游刃更似庖丁刀詩家流別今幾變要皆自立稱雄豪
古云文辭必已出後學惟工剽與鈔樹間懸瓠豈木實
背上披裘非脊毛胷無一物可自質動耦禹稷妃由巢
人非其人世非世狒狒強笑猩猩號淫哇厭耳去古遠
貴返雅頌追風騷矧今橫流道益喪誰與砥柱楮滔滔

少不如人今老矣藉子快論開心茅酒闌燈燼北風緊
臥聽街鼓夔夔敲

黃君直樹成王繹如恩綬招余小飲君直爲貴
筑子壽師之文孫繹如則桐城吳摯甫之姪壻
也同座者爲楊叔忱守潛王建新會澧兩大令
時余患乳癰禁酒已十餘日矣至此遂破戒用
黃山谷酒渴愛江清韻作五小詩報之

臥病不出戶十日剛制酒嚴冬犯霜雪蒲質益衰朽胡
爲二三子呢此寒餓叟葡萄潑春釀酌以黃金斗
抽身苦不早萬里走饑渴歸來蟄寒穴世路不敢跋羊

胛煮未熟黑首變華髮人生一刹那痛飲寄生活
貴筑天下師小子獨辟愛摯甫文章伯狂啄羣吠怪大
雅久凋喪宗法懼差貸疑疑見二子風雨爲一快
黃王兩佳士皎皎璧一雙文章有衣鉢能使龍虎降老
夫日荒落才若失錦江獨唱旣寡和恥學巴人腔
煮石爲餽糧無術致佐卿人生幾何年坐俟黃河清王
楊相視笑方外得同盟拘拘任造物尻脊誰能名

題睡嵇康

石髓濃於酒山中汨汨流頽然嘗不得一睡便千秋

題醉阮籍

一醉六十日曹瞞不敢語平生青白眼流淚有幾許

移居綿山下宅祀竈

家家祀黃羊我來值良時餒餒薦芳實再拜前致詞少
長生帝京萬里遊邊陲今年返西域蹙蹙遭亂離友人
爲買宅避地綿山隈一家五六口實維神所依勿以貧
見病勿以遠見遺勿探胝我賊勿陰陽我疵峩峩側注
冠申申大布衣世人賤儒術賴汝相挾持酒有秫與黍
食有藿與藜繼今與汝共聊濟渴與饑吾衰無所求神
其鑒在茲

雪後遊西郭

山中一夜雪十里絕人迹歲荒村市稀世亂墟煙寂清
泉迸巖竇斜日漏雲隙草短羊苦饑僵臥亂如石

田原足甘澤宿麥釋凍綠買田十餘畝殷勤課僮僕春
風習然吹着我野人服但得行吾樂何憂食半菽

好風交柔柯晴煙靄脩町勃勃土已墳春姿變寒景暮
冬見三白豚蹄祝來獮歸來戒農具勿待忙後整

少年誦詩書四體不復勤白頭始學稼慚恹作細民淵
明豈不達甘居賤與貧緬懷畏壘山子其杓之人

守歲

蹙蹙遊四方宴歲息山宅異鄉風景殊作主仍是客守

歲且隨俗對此風雪夕中年感哀樂垂老邁兵革烽煙
塞蓋壤骨肉半啖隔長子泉下人無地安幽窆仲子旅
燕都三子走梁國更憐小兒女戎馬阻西塞華燈照隻
影四顧增愴惻念往更憶來停盃淚如織

陶廬詩續集卷六

男勇敷校刊

下
力
言
糸
イ
ヲ
ノ

三
三
三

絢廬詩續集卷七

新城王樹枏

休否集

壬子

元日

五更抱鏡走人語殊聽熒

勇敷案鬼谷子元旦之夕置燈竈門注水滿鎗置杓於水

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卽是卜者之兆

入門焚鵲巢

妄意能避兵

勇敷案墨子秘要元日取鵲巢燒灰著於厩以避兵撒門裏以避盜賊

干戈

滿天地骨肉不得并萬里共此日相望如晨星時危命

亦賤奚取膠牙錫

勇敷案荆楚歲時記元日村農來叩食膠牙錫注取膠固之義

門強起相拜迎舉杯飲屠蘇傳坐為一傾

勇敷案元日進屠蘇酒注

屠者屠絕鬼氣蘇者蘇醒人魂又秦中歲時記唐長老安風俗元日以後遞相邀迎飲酒賀節號傳坐酒

懷慘不舒鬚髮皓已零安得化白鵠上下隨飛行

勇敷案南

康記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學仙術每夕輒凌空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號不及預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徊翔欲下威儀以掃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

慕勝偕俊卿

小村俊

蒼膺

一官房

兩先生過訪

賦贈

杳杳三山不可攀對君翻憶避秦年力撐塊莽塵千劫

同放光明佛一拳豈有蛟龍常失水

李義山句

恥隨雞犬學

昇天高歌望子勞青眼物賴風流果大賢

小村俊卿次韻見和再次韻答之

田園歸去無三徑世事蹉跎又一年帝已化鵲餘熱淚
佛能伏象惜空拳傷心阮籍惟耽酒去國靈均屢問天
慚愧新詩相贈意薰香遙拜使君賢

題黃小宋道冠小影用轆轤格

洞裏桃花去不還尙留泡影在人間傷心清淺蓬萊水
訪道依稀句曲山舊夢辛壬成大覺新詩甲子獨編年
會當杖履隨公去被髮扶桑看大千

爲章曼仙太史題其尊人价人先生銅官感舊

圖

去冬避兵亂徙家綿山隈介子昔隱此名與茲山齊重
耳豈不賢棄置忽若遺登山訪高躅寂寞歌龍蛇今年
入京國章子來徵詩示我感舊圖益觸今昔思介子固
可傷章公尤數奇中興得良弼實爲公所貽當其生死
間管召爭須斯功高弗見酬一官老江糜施者不望報
報者詎爲私古人重一筭好爵常與縻况以章公才乃
使駿足羈天命固有數人事毋亦歧綿山高鬼魏湘水
清且漪一覽章公圖再拜介子祠雙標照人眼千載猶
一時徒令後世人弔古增歔歔

田家辭

高原麥鑽火豌豆猶未花

勇敷案侯延慶退齋閒雅錄
小麥鑽火秀早殺豌豆花植穀

拖泥秀爛
起田中瓜

薰風吹自南灑面飛晴沙更看西北赤

勇敷案田

家五行諺云西
北赤好晒麥

雲頭爛如霞朝占鵲姑姑

勇敷案田家
諺云鵲姑姑

呼阿嬾晴哭
晴雨哭雨

暮聽鵲楂楂

勇敷案田家五行諺
云鴉浴風鵲浴雨

傷哉蟹

塚土幸有田污邪

勇敷案劉向說苑下田污
邪得穀百車蟹塚者宜禾

曉來雲北行老鶴哭尋河

勇敷案孔平仲談苑雲向南
雨潭潭雲向北老鶴尋河哭

雲向西雨沒犁雲
向東塵埃沒老翁

炎炎禁雷天

勇敷案芒種後半
月謂之禁雷天

盡日

南風多勝水一刻金

勇敷案山海經狐岐之山勝水出
焉即今之洪山河也河分爲三日

中河東河西河迎源堡即用東河之水灌漑田畝
每月買一刻水漑田有水正司之以一寸香爲號

守卒

嚴巡邏哀哉窮窶人奈此枯田何

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諺余年六十二二者乃兼務

老學橐駝法風雨勤視護綠牆植桑柘窈窕時一顧柰

桃李杏棊繞屋不知數青青松柏枝聊以待遲暮

巖棲避兵革荷篠南山旁壯年情四體垂老謀農桑臣

朔饑欲死况邁兵與荒新月照後壁米貴同珠量勇敷案田

家五行諺月照後壁人食狗食按新月落北主米貴喪亂幸獨完貧賤非所傷但

望黍有秋甕酒充枯腸

業毒蟲謠

人間業毒蟲飛天能食龍勇敷案古杭雜記載童謠云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

毒蟲負綠攀附有百足若使飛天能食龍除去菩薩立生鐵勇敷案全唐詩載後唐軍士謠

云除去菩薩立生鐵潞王之入洛軍士怨望烏啄桓玄
乃爲此謠以閔帝仁弱潞王剛嚴有悔心也
草攬結勇敷案晉書五行志載晉安帝元興初童謠云
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又載隆安中輿懷歌
云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宮門之柱高崔巍勇敷案晉書五行志
載晉武帝太康後童
謠云宮門柱且莫朽待猴離次龍復來勇敷案青箱雜
吳當復在三十年後
文云羊爲兄猴爲弟羊歸穴猴離次請君試看山家兒勇敷案南史侯景
山家小兒果攘臂
太極殿前作虎視

漫成

何事靈均屢問天一回搔首一悽然傷心黃土博人後
散作塵沙滿大千
紛紜儒墨意何居轉瞬悲懽百載餘吹萬不同皆自取

厲風一過卽爲虛

毗嵐風起海生波一滴隨流劫不磨我欲登壇來說偈
無言翻對病維摩

六月中旬余有河南之行日本日野南洲來訪
余於石莊促談一夕卽別而去

我向河南去君從海外來相逢一握手腸斷百千回將
伯嗟無助飄零媿不才龜山歌一操惆悵不勝哀
君有攀龍痛余方化鶴歸風塵欲何向人物已全非故
國悲離黍亡臣賦採薇淒涼一杯酒相對涕霑衣

西行迎春屬

心繞黃河望欲穿，傍巖綠壑路迴環。
淒涼妻子愁何在，顛顛輪蹄老未閒。
一夜秋風起汾水，萬山雲樹拱秦關。
年來國事兼身事，愁絕潘郎兩鬢斑。

過洪洞縣觀大槐樹遺跡
余家於明永樂初遷自洪洞相傳爲大槐樹下人數年前槐死旁生兩株今兩株亦枯鄉人卽其址築臺題曰大槐古跡感而賦此

我家槐樹下過此訪遺踪
故國思喬木先疇問老農
歸來空化鶴老去已成龍
惟有興州地無人辨舊封

勇數案余

家譜載始遷自洪洞小興州北人譜牒多如此然洪洞縣編訪無小興州地紀文達爲人作誌曾辨之

途中

山程復水程亂世少人行曲徑成之字悲風作噫聲荒
城屯積潦旅店過騎兵杜老飄零久無家愧此生

與客夜談

國破家無定兵驕吏更橫老農知舊歷逸士少真名不
死空投閣偷生學耦耕衣冠坐塗炭相對淚交傾

平陽道中

無主秋花任意開停車荒徑獨徘徊棲鴉萬點村樹暝
征雁一聲山雨來亂後人煙殊落寞城頭鼓角更悲哀
汾流浩浩西南水坐想中流砥柱材

宿趙曲鎮店中遇雨用陸放翁雨泊趙屯有感
韻

望盡來鴻屢斷魂
淫霖連日滯荒村
家書有約翻成夢
野店無人早閉門
臥聽雨聲殊恹恹
起看天色正昏昏
挑燈暗把金錢擲
神道微茫更莫論

守雨

少壯不如志衰年經亂離
秋風滿天地策馬欲何之
過雁有哀響棲鴉無定枝
瀟瀟茅店雨剪燭到明時

雨後

踏徧東郊復北垵
眼中景物太淒清
那堪萬里思家淚

又聽長年落葉聲
雲散雁橫天外陣
雨餘蝸鬪角中兵
傳聞道路多風鶴
消息無端數數驚

書憤

仙人辭漢日
漁父避秦年
妄欲心填海
誰將石補天
神龍驚變服
擊鵲惜空拳
偃蹇深山裏
高吟獨漉篇

游趙曲堡南唐寺

杖藜無事上南邱
古寺荒涼二百秋
七代盛衰隨世變
四山蒼翠向人流
斷碑臥雨延蝸篆
野鳥銜花上佛頭
萬事悲歡成一瞬
不堪憔悴倚危樓

相見

宇宙干戈徧風塵道路長見時疑是夢喜極更沾裳妻
子翻成累艱難已備嘗迢迢望衡宇山下好偕藏

次韻奉酬王聘三寄懷四首

荒山寂無人窮迹時孤興撐臂起華岱岵嶠不得平避
世託酒狂覩物假詩貞世人賤衰朽默默不敢聲君忽
貽我詩讀之老淚零殘年邁離亂日隨塵事冥人壽能
幾何坐待黃河清憂來不成寐萬感紛填膺

繫君蘊高抱動止見淵嶽君民堯舜心古化思矯復羣
陰蔽日月朗朗覲天日寤興想丰采遐企輒心服十年
守芳潔衆女如娥綠時局忽變遷天心胡不穀國運旣

如此身事詎可卜念子貧無歸何以謀升穀

少年逞新說四海齊橫潰詖淫徧天下流毒何所屆魯
生抱遺經常恐斯文墜秦人賤儒術當是天帝醉我欲
大聲呼衆犬吠非類空懷一寸心惜少三尺喙大道闇
益彰雙曜照焦燧聖王如可作處士復何議

登高矚八極愁緒不可掃常拚一醉死遑復計遲早衣
冠旣已非形骸甯辭稿天地無可逃深谷託幽窈讀君
甲子詩萬象被吞討與子獨目成支離奉爲寶胡不來
接鄰相對兩華皓作歌以訊君因風寄遠道

水仙花

似梅有葉無枝也饒玉骨冰肌記得國香錫字涪翁眼
裏西施

肌膚冰雪一色花葉梅蘭二分夜半洛神薦枕鞞塵蹙
斷波紋

露葉碧梳鸚羽霜皮青剝蟹筐窈窕慕予睇笑伊人在
水一方

癸丑

赴鄭州渡黃河橋

千里飛輪指鄭州拍天濤上起長虬年來滴盡傾河淚
怕上危橋看濁流

鐵石道人築園於宋宮舊址臨城面水名曰宋園八月七日偶游至此道人招妓留飲賦詩屬和次韻答之

買宅城偏更買鄰危亭高倚大湖濱白衣蒼狗人間世
皓首朱顏酒後春見子忽爲開口笑逢人輒避捧心顰
君家獨擅林泉勝看竹尋花莫厭頻

紛紛雞犬事劉安丹藥無成竈已殘試問麻姑水清淺
不關蕉鹿夢悲歡撩人穠李春風艷隔水蒼葭暮雨寒
最是林逋新眷屬一家梅鶴白團欒

君有妻梅子鶴之聯

有感五首

杞人終日泣天傾遺恨年年總未平世上蒼黃隨變幻
眼中青白太分明伯夷莊躋無廉溷袁粲褚淵各死生
滿地荆榛行不得窮途惟有涕縱橫

萬端心緒亂如麻醉眼茫茫老更花託足人間無淨土
傷心天下是誰家秋風故國悲離黍苦雨深山拾莽芽
舜禪堯囚成底事不堪揮涕望京華

七十屠刀老不休手搔白髮瞰神州有情日月蹉跎去
無主江河晝夜流蠻觸紛紛鬪蝸角勛名爛爛煮羊頭
殘棋一局成兒戲收拾乾坤入釣舟

老病侵床與世疏偶攜尊酒步庭除頽然一醉玉山倒

已矣千年滄海楸地上蜩鳩應笑我夢中君僕不關渠

姓名從此無人識薇蕨餘生是餓夫

用進退格

小閣危闌時一憑萬山岔起雲千層有愁無愁醉薄薄

欲雪不雪寒枝棱龍頭瀉酒且行樂猪肝累人殊自憎

準擬來春採芝去一枝為斫南溪藤

題趙芝山亡室吳夫人梅花小照圖

小謫紅塵忽已仙摩挲遺像倍淒然身棲飲馬長城窟

時芝山出守甯夏

手寫哀蟬落葉篇

勇敷素芝山悼亡詩有黯哀蟬吟落葉吟四十首

黯香魂梅萬樹茫茫淚眼石千年老來怕讀傷心句為

卜韋郎再世緣

中秋月蝕既

搖喉鼓吻老蝦蟆占領山河大地圖試問廣寒宮裏事
此中還有主人無

無是先生出蟲介畫冊屬同人分詠今拈得十
五題各賦小詩應之

蝴蝶

憑仗東風入鳳池翩翩飛上最高枝玉腰花賊真無賴

偷得宮螺畫鬼眉勇敷案東坡鬼蛺蝶詩雙眉捲鐵絲

蚯蚓

二竅誰人爲鑿成污泥滿腹學龍鳴主人本號無心子

屈曲何嘗有正行

蜥蜴

出入天門號守宮伏楹緣壁自稱雄秦皇生性多猜忌
毒血污人夜夜紅

蜘蛛

無賴蜘蛛當戶垂
胷中經緯不成絲
只聞到處張羅網
喫得魂魂滿肚皮

蟻

蟻醬當年供御厨
槐安樹下忽稱孤
世人莫怪趨羶性
海外曾來逐臭夫

蝮蛄

斬新服色鬪時宜黃練單衣貌更奇能穴能飛休自大
會看五技有窮時

蟬

生本污泥爛木材勇敷案韋翹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剖
之腹中實一朝得禪出塵埃勇敷案蟬者禪也為時人有爛木其變蛻而禪見埤雅
莫唱青林樂恐有螳螂掉臂來

蜂

宿衛森森寶座香萬花齊捧日當陽傷心鳥獸同羣世
從此君臣屬蜜王

蟹

撥甲稱戈一世雄橫行深入海龍宮

勇敷案杜牧詩莫道無心畏雷電海

龍王處也橫行

試看畢卓持螯手狼藉堆盤滿背紅

螳螂

奮臂橫車竟敢當目中詎復有齊王紛紛蟬鵲皆機事
殺象環生且自防

蝸牛

鱗介冠裳萬國通就中蠻觸號奇窮流涎到處求緣附
學得藏頭避債蟲

蜻蜓

伯勞偷眼勢耽耽亂觸膠絲性更憨食尾盡時真自孽
勇敷案埤雅蜻蜓飛無可食埋頭深處惹人貪勇敷案則自食尾愈甘則尾盡而死
莊子注童子埋蜻蜓之頭不食而舞曰此將爲珠博物志亦言埋蜻蜓頭化眞青珠

蠅

劍逐屏彈去復留竟將大柄附鷹頭滿身贏得黃金重
轉瞬何郎一夢休

絡緯

絡緯聲聲徹夜鳴織機不見一絲成回思馬面眞菩薩
齊動蠶娘感舊情

螢

蒼草穿林爛若霞秋燐萬斛散宮花誰知大好頭顱血
舊隨風入景華

次韻黃小宋雪後邀同人宋園雅集詩

東閣老翁來賦詩

山谷句

倚梅吟到鶴醒時乾坤有象探

元素牛馬無心辨白驪煮餅競裁黃九句投膠空繫葛
三思閉門僵臥真無賴定擬明朝載榼隨

帝子曲

癸丑十一月十六日

蒼梧山上蒼梧死黑雲壓空墮江水山高水深不見天
上有百尺青琅玕雙妃繞竹淚沈瀾龍髯下垂不得攀
血花灑作蒼苔斑九疑峯頭日慘慘帝子去兮魂不返

北渚秋風木葉寒白首纍臣淚滿眼我思帝子零陵東
遺恨當年鉏四凶三苗已鬼繇化熊共工不血塗山銅
胡留遺孽幽州域士馬雄強稱第一不才本是號窮奇
人面蛇身髮卷赤一朝怒觸不周山湛湛青天墮西北
洪流汎濫徧中國鳥獸駢蕃盡蹄跡中原浩劫誰厲階
念此不寐心徘徊吾願化爲精衛口中石銜之上天補
天缺

送黃哲甫之鄭州

兵革滿天地無家獨遠行
蟲沙悲浩劫風雪臥荒城
美酒隨猪飲殘糧共鶩爭
饑鷹與瘦馬相對不勝情

送黃哲甫

黃子胃中錦繡段口嚼冰霜吐寒艷爛腸三斗撐滿腹
中有蠹魚長尺半搖頭苦吟漉心血光影盈盈照青汗
時人好竽君抱瑟里耳大聲殊可厭三百雖多不救貧
太白流離少陵歎手提錦囊走萬里風雪穿衣塵垢面
東門喪家無可歸北里效人羞自炫平生七尺鐵脊骨
日擁寒氈守枯淡韓娥豈是假食人聊嚮雍門謀一飯
清歌一曲音繞梁落月溶溶照庭院歎我無能進寸尺
餞君且把貂裘換

題胡遲圃鳳翔岡圖

秦人一棹桃花源海棠巢上棲徐仝高人寄託各有在
松山桂渚非人間蟲沙莽莽今何世避亂牆東苦無地
年來一再訪黃圃壁頭多少詩人淚就中胡子最清腴
新詞往往凌晁蘇懶向人間曳牛尾鄉心忽起秋風鱸
卅六江頭水采采中有先人做廬在當年風雨苦綢繆
羽尾翹脩二十載繞岡手種千樹梅風花爛熳雪打
更栽龍鳳萬竿竹翠羽時逐仙禽飛雜花異木不知數
黃稻青蒲隔江路一葉蘧條凌素波往來載酒無朝暮
胡君念此心茫茫白雲南飛天一方賦詩歸來圖鳳翔
我更爲補南陔章

六十三生日

時局已如此人心總未平老夫祈速死小子祝長生一
夜笙歌會連年風鶴聲牢愁澆不去醉臥大梁城

破屋

三間破屋打頭低槁臥狐山勝水西修到梅花寒入骨
不堪重作老逋妻

夜坐

橐駝坐久霜團屋鴻雁聲高月滿天世界三千無着處
頭陀眉上一枯禪

瞿勛臣出其家藏統扇爲張霖女史所作天女

散花圖一筆一畫細如毫髮以顯微鏡視之皆
細字勾連宛轉爲詩百餘首有須彌芥子之觀
爲賦長句答之

吾聞吳宮趙三絕萬國山河指間列又聞南海盧眉娘
羣仙掌上來飛翔古來奇技杳難見瞿侯示我張霖扇
前身本是散花人一笑拈來春爛漫連環竟體作回文
毫巔神妙窮微塵詩耶畫耶兩莫辨眼中縹渺巫山雲
口嘆天花着鶯子落紅片片相思字不肯低頭繡法華
翩翩獨作飛鴻戲黃絹新詞宛轉通信知鬼腕非人工
開圖把玩目力窮但見曼陀華滿空

天女散花圖題罷連日展玩不忍釋手再賦長句呈勛臣

小莫小於須彌山大莫大於秋毫巔觸蠻開國蝸角上
蟪蛄構巢蚊睫間化工神妙不可測巧人得之能奪天
刺端雕猴世所難指上浮屠尤大觀美人含毫寫天女
雙袖繽紛萬花雨懶織江山錦繡圖新詩裁作黃金縷
抽盡玲瓏藕孔絲鑲空錦字鐫相思舞罷東風嬌不支
落花滿眼傷春詞

戲效山谷

碟觴兩頰熱如火倒峽萬言傾似河朔風吹臥胡床上

不用千金買腳婆

刻鵠畫虎總不類
驢馬全非正似騾
會須痛飲六十日
醉扶山鬼入煙蘿

三千幻相等浮塵
交臂相看故換新
當處出生隨處滅

風花吹度一時春

勇敷案肇法師物不遷論云
仲尼日回也見新交臂非故

陶廬詩續集卷七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八

新城王樹枏

休否集

甲寅

壽梁太公

千歲靈椿始發枝繞階叢桂正芳時蓬萊海水應三見
伯仲才名似五之畏壘至今思俎豆起居爭問徧華夷
近依北斗瞻南極爲獻香山白玉卮

白沙學業聞來久更見先生德齒高草木深山成聚落
乾坤大業付兒曹桑麻雞犬皆仙境經緯璠璣並世髦

遙望厓門獻春酒一灣海水碧如醪

三月二十九日法源寺道階禪師及羅棧東

散

易寶甫

順

兩君約湘潭王壬秋寺中看花作留

春會都下知名之士同時至者百餘人道階出

紙屬題賦此誌感並呈壬秋先生

燕都漠漠塵如海無主春風吹鬢改
搗來飄泊兩載餘
朋輩凋零幾人在今年看花三月尾
主人坐我萬花底
枚路鄒羊盡勝流王楊盧駱皆才子
銀塘大老伊何人
金粟如來是後身齊聲艷說靈光殿
墊角爭迎有道巾
人爲千金買春住我來一笑拈花去
花謝花開會有時

春來春去知何處老態羞隨蜂蝶狂
跌坐但覺旃檀香
留春權作無遮會結社同登選佛場
憶昔僑居法源寺
不堪重說開元事湘潭老子有心人
花下無言應澱淚

易實甫辛訪蘇袁抱存招飲崇效寺看牡丹

昨日看花法源寺寒重花遲春掃地
今日看花浴佛時
棗花寺裏花成圍爛若朱霞璨如雪
風剪怒苞齊破裂
猶記昇平繁盛時手脂爭說楊妃捻
姚王魏后當年種
富貴虛名徒坐擁眼見銜花野鹿來
寶欄寂寂香愁重
老來對此心愴然好客欣逢李進賢
金縷之杯瑪瑙盤
酥煎勝會開華筵人生聚散何常有
無事且醺花下酒

安得高年似李嵩看到花開一百九

題金寶齋

葆楨

北雅樓閒居著書圖

不採西山薇不茹南山芝山中有高樓上與青雲齊左
右多異書寢饋常在茲俯視塵世中萬動何喧豗吁嗟
千聖文不絕懸一絲卓哉草玄人獨抱周孔思伏申投
遺經秦火不能灰念我素心侶雞鳴風雨淒會當從之
遊往還無間之世亂身得閒此樂疇能知

題曾伯厚同年

福謙

西山永慕圖圖爲其祖母

楊太淑人作也

人事有遞變文物忽已非輕重等委蛻人禽同一歸嚮

讀曾子書十篇作弦韋家風嬪千載繩繩守遺規伯厚
示我圖未語涕交頤上言祖母慈下言遊子悲生思七
年食歿抱千鍾思常念一味甘未答三春暉孝哉宗元
卿心痛不可醫慕之在終身存亡無間時小人亦有母
侍養常失期三年遠游歸乃復遭亂離我今披此圖低
徊重低徊太息虔誦賢慚補束皙詩

題陳圓圓僧俗合璧小像

圖爲趙述園

光祖

所藏滇南蘇萬鐘摹本據

稱滇省城西南三里許瓦倉村有三聖庵老
尼出圓圓剃度時摹本小像架裝念珠蓋鉢

各一皆當年手澤考劉健庭聞錄云三桂愛
姬有稱八面觀音者城破爲蔡毓榮所得又
有四面觀音歸征南將軍穆占陳圓圓已先
死矣鈕琇觚賸云延陵潛蓄異謀圓圓窺其
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戊午滇南平籍其家
舞衫詞扇穉蕙嬌鶯聯轡接軫俱入禁掖圓
圓名氏獨不見於籍二書俱不言剃度爲尼
之事近見蒼弁山樵所著吳逆取亡錄亦祇
言三桂因圓圓齒已長張氏亦老更羅致艷
冶以歌舞自娛亦不載圓圓爲尼一事吳梅

村圓圓曲則僅詠其入滇以前離合之迹未
嘗敘及後事也甲寅四月紫珊出此圖屬題
因辨及之並係之以詩

昔讀圓圓曲今見圓圓圖誰與摹者趙與蘇一俗一僧

形各殊玉峯歌舞當年事陳耶耶人莫識次雲圓圓

傳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色俱絕崇禎癸未總兵吳
三桂慕其名齋千金往聘之已先為田畹所得田畹者
懷宗妃之父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憂廢寢食妃謀
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乃以圓圓進圓圓掃眉而入冀
邀一顧帝漠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賊將逼畿輔矣
帝亟召三桂對平臺賜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
關三桂亦忼慨受命而寇深矣畹憂甚圓圓曰當世亂
而公無所依旣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吳慕公家歌
舞有年矣以此請必來畹從之吳故卻之疆而後可至
則戎服臨筵毅然有不可犯之色酒甫行卽欲去畹屢

易席至遂室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遠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乎晚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酒間警報踵至晚前席曰寇至矣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案鈕琇觚賸作嘉定伯周奎不作田晚鈕琇觚賸圓圓之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府中皆稱邢人紅拂無心事越公將軍拔向團雲隊勇敷案姑藏夫人憲使娼妓侍閣下總名曰鳳記云太守張窠羣女又曰團雲隊曳雲仙吳王東去雲連營賊氛忽

徧長安城美人一言賊膽折坐抵十萬皇家兵勇敷案

自成怒戮吳驥並其家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聞吳王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

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裹裳跨征騎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遇也自成於是棄圓圓狼狽將軍投袂車西指一騎飛來青鳥使玉帳高懸五

綵樓萬竈貔貅呼不起

勇敷案圓圓傳闖棄京出走十

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見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彩樓備翟弗服從以香輦列旌旗簫鼓三十里親往迎迓吳逆取亡錄三桂前部得圓圓於途報至大喜於營次設錦幄鼓吹前導迎以歸逐北至固關班師平西一去

將軍驕郿塢蘇臺貯阿嬌媵專房二十載夢中雲雨

巫山高

勇敷案圓圓傳云三桂受王封建蘇臺郿塢於滇南專房之寵數十年

觀音現世

秋娘老遺說留傳多失考或云去著女道冠或云死在

吳王先未聞玉庵中祝髮來參禪此像胡爲者無由辨

真假惟念當年君父雋佳人一笑百事休回首五華山

下樓但聞鳳塔聲啾啾

勇敷案吳逆取亡錄三桂即永歷所居五華山作新府重樓複

道規制擬大內三桂叛西寺塔頂銅鳳有聲鳴鳴數日不止人知為不祥

次韻王聘三移居上海

出沒京塵兩鬢華茫茫天意杳無涯偷生似我終非計
甘餓如君不受嗟元直歸曹權為母少陵去蜀更無家
海濱大老來何日夢寐空梁落月斜

有贈

履舄留髡老更顛霓裳同詠大羅天就中一段香如許
妬煞袁家肉水仙

題項孔彰山水畫冊

畫山非真山畫水非真水老手逞狡獪巧奪造物理深
叢不見天突兀出五指不收大聲呼恐有風雲起

有感

鐵鑄神州錯已成是非從古不分明美人只解供嘔笑
烈士何曾識死生得意獍猿裂周服希仙雞犬徧淮城
懷王一去空流涕千載傷心楚屈平

田園瑣事亦勞人天壤何由寄此身來日大難雙束手
過時回憶一沾巾生兒碌碌皆豚犬望古茫茫歎鳳麟
白髮蕭條欲何向不堪重踏舊京塵

淵明常抱復仇思絕妙風騷世鮮知言出醉人當恕我
手搴芳菊欲貽誰柴桑甲子無新歷斗米功名付小兒
忠憤滿腔銷不得會須研淚注陶詩

山居

不聞時事百無憂夢夢乾坤任意遊吹萬不同皆自取
得三自適復何求山雲帶雨穿窗過澗水分渠繞屋流
早起杖藜侵暮返興來時上酒家樓

送宋芸子歸蜀

倉猝一爲別傷哉萬里行魯連爭帝號禰子豈書生獨
抱春秋志甯辭黨錮名迢迢三峽水西望不勝情

題張滄海

伯楨

篁溪歸釣圖

吾觀莊子濠梁游大釣不持絲與鈎罔罟智多水始亂
鵜鷗貪饗尤無厭一厝滔天羣水飛白龍魚服遭羈累
羣鱗濡沫半處陸但見碧海生黃埃鱣鯢上下蛇鱗舞
彼蹲釣者何人斯先生昨自東瀛歸篁溪猶是人已非
枯魚過河淚滿眼手揭長竿何處垂我亦燕南老漁父
會須一棹從君去有魚無魚關底事歸來莫作馮驩語

題李覲峯宜園圖兼簡趙堯生

翹首渝關第一臺無端愁抱爲君開江山大好非吾土
巾褐高棲想異才幾度歸來問猿鶴三年清淺話蓬萊

坐看千劫無情水從此滔滔去不廻

蜀江歸去幾春秋日夜憑欄看濁流滿眼殘花濺鵝血
笑人名士作龍頭西山一片夷齊地北渚千年屈宋愁
遙憶新詩編甲子白雲高臥竹間樓

爲程伯葭清題精忠柏斷片圖

殷之祥桑漢僵柳騎木人參更希有義荆慈竹死復生
氣類感召爲枯榮咄哉程伯葭持來柏一片云是精忠
骨斑斑血痕見當年恥伍檜抗節殉王難浩劫七百年
世易心不變何物碎之爲九段隱隱風雷護神幹其一
已歸海外人其八移置西湖濱草木隨人競好醜有不

亡者千年存君不見夷齊死西山屈子沈江水不然蕨
薇亦是尋常草世上何知重蘅芷

確士以陳石遺社長齋中宴集詩屬和次韻答
之

石遺屈奇士瀟灑倚修竹新塗喜開鑿不爲古所桎萬
象森在胷貪多苦不足吐口無雌聲落紙不及宿昨日
開詩社我爲老病束俞子投我詩水月清可掬不肯鬪
時艷好作仙釋服遠蹶闖幽杳冷語刺凡熟楚然來足
音空谷得高躅對此青琅玕何以報瑤玉長安萬塵底
黽黽同一俗黃河不再清共此風中燭君詩不救饑空

與時忤觸哀哉石遺子萬言塞其腹怪變不得逞低首
東門塾

乙卯

暮春試院中作

無力楊枝怯曉風泥人春雨泣殘紅百年詎料逢今日
一痛何堪到老翁避亂方知身是累澆愁翻恨酒無功
坐思歷歷人間世都在乾坤淚眼中

春愁

感中日訂
約事作

困人天氣日遲遲喚起芳魂強自支幕上風來妨燕睡
簾前密語怕鶯知百年已訂同心結一夕翻成絕命詞

寄語東園諸女伴
崔郎空畫護花旗

惜花詞

羯鼓聲聲鎮日催
惜春無計挽春回
東皇巧試探花手
移向蓬萊得意栽

鳥咽蜂喧最惱人
花間小立獨傷神
劇憐一夜風如剪
吹送殘紅過別鄰

次韻俞確士十刹海脩禳詩

少年走馬宮牆下
歲月滔滔去如捨
化鶴重來訪舊游
眼中都是傷心者
三月東風吹水飛
故人招我蓮花社
邇來老病不出戶
臥聽愁霖響層瓦
碧海黃埃一刹那

殘年煙景何須假李杜文辭少檢束燭肚煎腸不敢寫
會須一醉六十日舉世昏昏吾亦且夜半宮鴉繞樹啼
夢裏無端涕盈把爲問幽燕老詞客血淚潺湲向誰灑

贈馬通伯

吾聞苻朗食鵝炙到口能知黑與白摯甫於文亦若此
皮骨妍媸精抉擇手拂春風種桃李陶埴湜全鑄翽籍
就中馬子最傑出能以青藍角顏色力窮險怪得平淡
口茹精英吐糟魄伐毛洗髓幾千年裝束矜嚴見高格
桐城作者誰繼起眼見斯文喪匡扈大聲不復入里耳
仰視鵷雛但鳴嚇號咷倚戶聲聒耳君獨高鳴抱孤特

雞聲嘒嘒風雨晦青眼相逢我心獲時捧新奇共欣賞
更摘瑕疵互彈劾昌黎上下逐東野如甘煙甯食鐵糗
時人好竽獨鼓瑟心嚮千秋忍一刻君今執戟我問奇
後世應知玄尙黑

題莊思緘西泠感舊圖

西林山水繫人思老輩風流尙在茲身世蒼黃歸大夢
乾坤事業付孤兒親疏友索平原賦鶴去花零處土祠
一棹煙波無限恨泠泠常照古鬚眉

題葛毓珊同年三十小像

偶攜簪履踏京塵歸作何郎孝隱身

勇敷案南史何點傳世論以點爲孝

隱士 荻火熬煙消永劫 勇敷案荻火見顏氏家訓劉綺

崖海岸見斯人 勇敷案梁書張克傳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 千年秘

寶藏書枕三徑秋花漉酒中回首長安三十載披圖常

憶鶴精神

吾宗詠齋先生別二十年矣冬月為七十攬揆

之辰哲甫寅伯乞詩為稱觴之助敬賦二章以

敘澗懷

攜手上江樓當筵為君歌當年千載心一別今如何萬

里兩相望睇笑西山阿鴻飛高冥冥仰視不可羅臣朔

饑欲死對此侏儒 勇敷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侏儒曰矬 索米不救貧

鬢髮忽已皤念君五年長肝膽不自它

勇敷案漢書宣元六王傳不自

它於太后師古曰言不自同它人

惜不能奮飛對酒相婆娑分桃遠寄

將慎勿王母訶

青青澗底松鬚鬣森照人顏色總不衰奈此霜雪侵念

我傷心子幽窗理鳴琴一聲永嘉行座客皆沾襟我有

千日酒爲君一酌斟聽我堂上歌醉臥南山陰

勇敷案高青邱

集堂上歌行云堂上歌南山主人爲歡仰客顏

莫作蓬萊游黃埃滄海深

有感

臥聽蠅聲又一年更聞傳誦美新篇人嘻鬼瞰由來久
蹇子癡心欲上天

東海相國中秋夜招飲值初昏偶雨而賤軀適
抱寒疾不果赴翌日示以圖曰西園雅集王晉
卿不可無詩迺拈此以報之

九州非不廣萬牛中一毛百年非不長石火一瞥銷衆
竅怒號聲有如風過簫人生刹那間役役胡爲勞所以
巢由輩念此洗耳逃相國隱朝市勇退不可篙富貴不
挂眼棄之輕秋毫築園城東隅聊避塵世囂興來呼酒
徒鬪句聯愈郊念我落世網老朽不受雕臣朔饑欲死
日被侏儒噍斗米豈不貴惜此元亮腰纍纍喪家子屢
荷詩酒招今宵月中天忽遭秋雨漂小極不可風慚愧

折簡邀斫肉不得遺空對妻妾驕翌朝示我圖戲以駙
馬嘲寄詩訊後約壘塊終須澆

題馬通伯所藏本朝名臣手札

熙朝元輔仰諸城郝阮文章老更成屈指中興諸將相
及身親炙兩先生曾文正李文忠蠹餘殘字皆千古龍躍清泉
各大名牘札飄零隨浩劫不堪回首說昇平

題周養安肇祥篝燈紡讀圖

阿母眼中淚沆我手上機阿母心頭血染我機上絲母
不織兒苦饑兒不讀母何依眼中之淚有盡時心頭之
血無窮期

附原言系多考ノ
十三
一燈熒熒夜嚮晨機杼書聲驚四鄰母爲兒生母不死
衣兒食兒母十指

羊城城頭尾畢逋哀音嗥嗥口將雛兒兮毋忘返哺烏
百匝無一枝千啄無一粟不飛亦不鳴胡爲常局促
兒遠游母心喜兒歸來母不起千鍾易致一養難枯魚
銜索心悲酸嚴霜在地雲在天手撫寒機淚汎瀾

丙辰

平遙道中七夕

妾如河邊月郎如河上雲雲行不成雨月圓能幾分
一日如一年一年常苦遲如何今夜會轉瞬失佳期

神牛亦凡材臨流不敢渡藉非鵲爲媒相見終無路
織爲雲錦裳與郎親服之衣裳何足貴是妾手中絲
天上與人間離多會時少但得千萬歲一年會亦好

病中

十日不出戶椿陰已過牆魔深緣漸淺身弱病偏強亂
世生爲贅雄心死肯僵憑欄一俯仰秋雨正迷茫
蟬噪苦未已蟲鳴尤厭頻此生成偈仄無地避囂塵鬢
髮侵秋枕乾坤鉅病身日來蕭索甚衰朽向何人
田橫不再世老淚向誰傾病久身燃重時危命覺輕無
方銷塊壘有恨負生平尙寐思無已憂來睡不成

病起

強支病骨起登樓落葉蕭蕭已暮秋生不逢辰常任運
死真無地可埋憂一家骨肉溝中斷萬事浮沉海上漚
且卜餘生數薺囊漫揮雙淚瞰神州

鼠肝蟲背亦常事造物弄人殊可憐豈有金丹能換骨
從知樛櫟可長年寒砧萬杵月當戶秋鴈一聲霜滿天
對此蕭條更無奈千端愁緒上心顛

壽張屏丞

崑崙拔地萬千仞賢者大名高與齊白手隨時狎龍虎
黔頭到處望雲霓遠從積石收青髓老向虞淵滌紫泥

我有袖中桃核在獻君玉井九門西

赴京

山勢西來氣象尊龍蟠虎臥萬山屯雲邊獵火明樵徑
日下鐘聲出寺門秋柳半黃圍斷戍晴沙一白接遙村
蘆溝自昔東流水不洗銅駝舊淚痕

書憤

試看天下是誰家浩劫方來未有涯生鐵何堪易菩薩
普天無復辨龍蛇金臺市骨皆凡馬宮樹爭巢有亂鴉
一片猪肝殊自累且歸綿上事桑麻

郊外

陶廬詩續集卷八
郭外扶筇強自寬
眼中風景更淒然
亂雲欺日白無色
疏柳怯霜黃可憐
荷戟大誰譏
過客催科獍吏賦
荒田茫茫大宇終何極
坐看滄桑又五年

夜行

車重沙平穩似舟
喚人鴉白五更頭
霜華隱約來時路
燈火依稀遠處樓
數點殘星隨月沒
一渠寒水帶冰流
老來空負聞雞興
贏得緇塵滿敝裘

陶廬詩續集卷八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九

新城王樹枏

休否集

丁巳

元旦

元日抱鏡走黎明雪風峭空城闐無人但聞雞犬叫西

北天氣白或謂洪水兆

勇敷案諺云西北白水入屋

巫咸不再世凶

祥詎可料且去飲屠蘇醉謔不為暴嗟哉白髮翁先杯

愧年少

富貴何可祝聰明何可鞭聰明常誤人富貴尤在天年

來老且病兼爲窮鬼纏竹爆可驚魘室有桃韋懸浴以
五木湯薦以五辛盤但持長命杯妻孥喜團圓談經苦
無人大道已就堙日食膠牙餠緘口不敢言

去冬三首

去冬寒殺人一夕變奇煖天道有循環萬幾受旋轉登
高左右顧衆相森在眼而我生其間忽忽電一閃嗟彼
風波民攘臂爭旦晚堯桀同一盡義纒孰能挽快哉楊
朱子此樂殊不淺

我欲訪赤松道遠不可求何如返山廬日與鹿豕遊醉
臥欒樹下其大可蔽牛棄置在道旁匠石不掉頭興來

偶一吟咳唾生琳瑯盛世免詩稅幸未遭敲搜魏晉且
不知皇問春與秋

有子能執杖有婦能荷鋤栽花兩三畹種樹千百株一
醉常不醒醒來步庭除烏雀不避人飲啄頗自如飯餘
飼雞犬卻少昇天鑪滄海已生桑何須問麻姑天道不
可知且盡杖頭壺

立春

社稷無靈作弄田遊人踏徧先農壇今年立春春苦晚
禁中空望鞭牛鞭句芒乘龍忝人面放身青帝高無權
東風落拓不受管冰雪泣地春猶慳東坡老人戴幡勝

生不宜時今更顛閉門自寫宜春帖無知鶯燕休喧填

次韻王聘三除夕

一瓢高挂瘦藤枝不管人間好與媼古調自揮無敵手

勇敷案姚合讀張籍詩古風無敵手新妝羞畫入時眉薜蘿招我獨余慕

魑魅戲人空爾為遙問行窩在何許且隨造物與推移

盤花照影太孤單勇敷案唐太宗守歲詩盤花卷燭紅搜客風來夜更酸

勇敷案唐彥謙除夕詩索索風搜客薦果劇憐司命醉勇敷案夢華錄年

酒糟塗抹竈門為醉司命韶壘遙念故人寒勇敷案雍陶酬李紉除

壺大癡似我應難賣勇敷案范成大詩除夕更闌人不

長街云有癡獸召人買勁節如君豈易刊爐火向誰相煖熱勇敷案

中風俗除夕各於門首
燃薪滿盆謂之相煖熱
夜深看到蠟痕乾

山猿竟欲冠周冕勇敷案見莊子海蜃無端幻市樓飛向龍天

誇業毒勇敷案見古杭雜記偶穿蟻穴夢王侯勇敷案黃山谷詩蟻穴或夢封王侯

藏金得意營三窟錯鐵傷心鑄九州賣履荒臺人去後

無情漳水自東流

眼中青白太分明世上蒼黃正發生自把新詩聊祭歲

每逢流俗怕知名九城燈火傷春夢萬里江湖憶舊情

吹酒高歌望吾子水晶閒臥一身輕勇敷案李商隱詩水晶眠夢是何人

河干

盈盈活水欲平隄抱甕春深滿綠畦微雨宿零花片重

快風新翦麥苗齊清瀾白石客垂釣野塢青楊鶯亂啼
晚景依依晴更好彩霞烘日萬山西

春思

郎去花未開
花殘郎未歸
滿階花不掃
愁見蝶雙飛
夜來細雨當簷灑
春愁滴碎鴛鴦瓦
鴛鴦飛入夢中來
驚惱黃鶯喚夢回

海上

海上無端起大波
道謀廷議竟如何
不鳥不鵲知何鳥
非馬非驢直似騾
角裏觸蠻關底事
車中肘足已相摩
弋人拍手媒狂舞
試聽吳江射鴨歌

壽宛平知事湯嘯秋之母裴太夫人

襦袴歌中看舞衣金護花茂菜芽肥榮膺一日千鍾養
仰答三春寸草暉累葉清操封鮮返滿堂仙舄化鳧飛
華筵壽爵應無算小隊笙璫正合圍

題黃秦生亡妻劉淑人芳躅圖

負笈蓮池卅載前橋頭曾見玉京仙半生家逐浮雲壻
勇敷案元楨詩嫁得
浮雲壻相隨卽是家一別心傷薄俸錢感舊年年泥雪
印傳經世世子孫賢夫人家法聞來久爲補劉圖第二

篇

大旱

彎弓新月向人開

勇敷案古諺語月如彎弓少兩多風

鳥卜豐凶屢費猜

勇敷案唐書東女國傳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槽麥咒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

災名曰 暄日風霾天亦醉濟時霖雨世無才驚聞老鶴

尋河哭

勇敷案古諺語

更見飛鳧拍海來

勇敷案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

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三伏漸過秋漸至南山隱

約有殷雷

讀史

紫色龍聲歷幾秋太真捧祝涕橫流

勇敷案晉書溫嶠傳嶠字太真於是

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流涕覆面三軍莫能仰視

潛龍自

諷嗟死首

勇敷案魏志注帝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詳見漢晉春秋

毒蝮紛

來競螯頭

勇敷案晉書索琳傳劉曜復率眾入馮翊帝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在手壯

士解其腕且斷龍道以觀其變從事

一木詎能支大厦

中郎裴詵曰蛇已螯頭頭可截不

勇敷案文中子大厦之顛非一木所支 普天從此痛神州魯陽空奮揮戈

力日已西傾豈再留

祖生慷慨着先鞭鼉錯孤忠劇可憐幾度角張逢五六

勇敷案嬾真子錄五角六張古語也五日逢角宿六日逢張宿作事多不成

一軍猿鶴化三

千赤符久已傳妖讖金注何能獲瓦全天意茫茫果何

屬帝京回首獨潸然

喜雨

祝罷雅娘卜

羽鳩

勇敷案温庭筠詩仰面呻復噫雅娘咒豐歲桓寬鹽鐵論富在儉力趨時

不在歲司羽鳩也杖藜無事步田疇
鼃聲紫色逢餘閏蟹屎汚

邪望有秋每念脅肩流血汗
怕聞剗肉到心頭勇敷案

詩三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應時一雨人人飽勇敷案

醫得眼前瘡剗卻心頭肉
白居易

詩是時新雨足禾黍夾道青
不待豚蹄已滿篝

見此令人飽何必待秋成

田間二首

狐岐嶺下寄閒身學得山人墊
角巾賴有瓦觴餐鬼草

勇敷案黃憲天祿閣外史負薪者日以薪為榻舉瓦觴餐鬼草聊以娛子懷也
悔從京國逐車

塵借書幸遇村夫子勇敷案陸游詩今朝幸遇村夫子借得齊民一卷書
望斗常

依農丈人勇敷案星經農丈人一星在斗西南老農王穡也
惟有梁間雙燕子

年年伴我不嫌貧

不求人給草堂錢繞屋鱗鱗有勝泉白石清瀾鷺鷥水
綠楊微雨鷓鴣天陶潛責子惟耽酒王霸生兒不象賢
家國遭逢兩如此且餐齋甕了餘年

山鬼三首

山鬼帶蘿工睇笑木鴟吹火瞰高明年來怪怪奇奇事
閉口心傷不敢聲

手披雞犬羣仙錄口漱神靈百怪圖

勇敷案拾遺記始
皇元年騫霄國獻

善畫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
卽成魑魅及鬼怪羣物之色

自謂藏身能自固有人

夜半負舟趨

雨雲翻覆從來慣君僕悲歡大夢同

勇敷案
見列子一曲雍門

聽未了白楊城外起秋風

南園

不逢申酉歲

勇敷案荆楚歲時記歲在申酉乞漿得酒

復乏庚辛池

勇敷案宋齊邱

化書庚氏六池辛氏六池二氏俱牧魚於池中

既無酒漿來更慳魚鱸思山中

苦荒瘠種菜三五畦手攜齊民書古法得規隨剝我邵

侯瓜蒞我庾郎鮭

勇敷案齊書庾杲之傳杲之清貧食惟有韭菹蒲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

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伴我荷鋤妻攜我補柵兒身忙獲心閒

人瘦喜菜肥

勇敷案見蘇詩

料錢能幾何

勇敷案侯鯖錄東坡曰王狀元未第時醉

墮汴河河神扶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何處消散士有效之伴墮水神亦扶出土喜曰我料錢幾何神曰

有三百蠶黃齋無處消散耳

不樂將胡為淵明營一飽古人豈余欺

五月以前吾鄉苦旱六月以後羣河暴發田廬
禾稼盡付洪流北望愴然賦此誌感

自冬徂夏七月多普天無雨田無禾饑牛跼跼踏旱塊

勇敷案元稹詩牛吒吒田
确确旱塊敲牛蹄跼跼老鶴喙喙尋涸河甘澤佳澍

一時降扶犁荷鍤千肩摩溼翠黏天若比櫛肥青接地

連岡坡側聞長安銅雀語勇敷案劉禹錫詩長安
銅雀語秋稼與雲平更聽

畏壘山猿歌豈知天時有往復或乃人事多偏頗往者

吾鄉苦女魃勇敷案東京賦
弱女魃於神潢近傳大水翻蛟鼉野鳧穴

鼠物爲變勇敷案陸龜蒙詩凶年是物
卽爲災百陣野鳧干穴鼠瘦女寒男天所

瘡勇敷案韓愈詩男寒
澁詩書妻瘦剩腰袴念彼陰陽互疵癘令我涕淚增

滂沱欲上天門乞民命重華已逝傷如何

京華

五年作客游京華坐看人海飛塵沙一厝乾坤痛荒老

勇敷案李賀詩天荒地老無人識巧摩世樣翻新花馬如游龍士如鯽

可兒英物矜相夸勇敷案世說新語桓温經王敦墓云可兒可兒晉書桓温傳云生未期月

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青天白日見鬼魅金

門玉闕鳴鴟雅三癡勇敷案易林三癡俱走迷路失道惑不知歸反入患口兩瞽

競扶走勇敷案韓詩外傳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啁嘈錯雜羣相

牙趨羶逐臭盡西笑勇敷案桓譚新論瞽者聞人言長安樂則西向而笑日日向

火高明家一朝得志鼠變虎勇敷案李白詩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腹中芒角生槎枿黃金一擲等泥土肥魚大酒爭豪奢

勇敷案杜甫詩肥魚大酒徒相要三十須臾花下宿勇敷案法苑珠林

息為一瞬十瞬為一須臾一晝夜有三十須臾有時寶馬隨香車西眉南臉買

一笑勇敷案李咸用詩西眉南臉人中美謂西施南威醉中履舄紛交加笙歌

沸天酒瀉地笑翹飯甌方琵琶勇敷案朝野僉載江陵在唐世號衣冠數時人

稱曰琵琶多於飯我從田間來朝夕課桑麻今年邁水

飯措大多於鱖魚勇敷案太玄經蝗化為蝦春賣新絲夏新穀心頭剗

早變化生蝗蝦勇敷案太玄經蝗化為蝦春賣新絲夏新穀心頭剗

肉供官衙萬家不足當一箸一人温飽千人嗟噫嘻乎

一人温飽能幾日夢中破甕休相誇

秋興

草腳溼螢棲冷碧樹頭涼月露微黃老蟬新雁尤無賴
攪碎鄉心入酒腸

一瓢薄酒殘花笑雙屨空山落葉深銅狄秋風落天末
騷騷吹起萬家碁

褪殘紅粉渚蓮愁舞罷纖腰岸柳秋食葉雕蟲篆蒼頡
御風寒蝶戲莊周

戲雁眠鷗水一村澆書輒飽酒三尊深深小巷無人迹
滿地槐花晝閉門

溶溶涼月露初下湛湛青天霜欲飛滿院薔薇悄無語
夜深蝙蝠趁人衣

劫外枯基一再彈停燈待夢覺形單欲歸不歸歲將宴
得過且過蟲知寒

雜興

食鮭常愧庾家郎健肉尤慚趙稚長

勇敷案後漢書禰衡傳或問衡荀文

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使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

厨請客魏紀補云意以荀令君但有貌趙蕩寇健啖肉

也惟有多情美措大日攜瓶榼灌饑腸

觀中嘗思酒忽有一美措大白稱麴秀才葉以

劍擊之物化爲瓶榼中有美醞飲之其味甚佳

有心乞食陶元亮無術逐窮韓退之什一心機逢鬼笑
勇敷案南史劉粹傳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
及長歷位尚書右丞少府武陵太守而貧窶尤甚嘗在
家慨然召左右將營什一之利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
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山奉養怕人知

勇敷案韓翊詩藏頭不復見時人愛此雲山奉養真

讀書不識佛張拳

勇敷案傳燈錄江州刺史李渤問歸宗禪師云大藏教明得箇甚麼師舉

拳示之李不會師曰這箇措

大空讀書萬卷拳頭也不識

何用藏書結鬼緣

勇敷案梁書柳

津字元直性强直乏風華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令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也

我有蠹魚長

尺半從茲飛去作神仙

枯坐茅齋一橐駝

勇敷案傳燈錄王濂避雪佛殿見一僧著皂裘背及肘有白搭處明旦視

之乃橐駝也

蕭蕭夜雨打殘荷默思萬國蓮華上

勇敷案法苑珠林一

華百億國一釋迦

人去微塵又幾何

秋風颯颯如呼豨

勇敷案古樂府如呼豨秋風颯颯晨風颯颯池北偶談樂府如呼豨皆有

聲而無字南山北山雲亂飛故都回首一流涕城郭人民都

已非

持家幸有老萊婦生子何須孫仲謀但得釣鈞棋局用
不知世有爛羊頭

秋柳

永豐本是人間樹凡種偏移日下栽聽罷宮中西角曲
秋風搖落不勝哀

漠漠荒煙冷玉墀館娃宮外立多時怯霜老燕藏深葉
避雨嬌鶯過別枝

染罷檀黃歷未勻宮螺消盡翠眉顰長楊水巷蕭條甚
不見黃金作賦人

鵲巢鳩奪幾何時勇敷案易林鵲巢柳處鳩奪其處任力劣薄天命不祐樹上金

雞故故啼勇敷案隋書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雞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既遜位

而崩諸舅遂盛唱到聲聲折楊柳夕陽憔悴玉溝西

介休郎君用周家藏漢魏六朝專近百枚余以

重價購得之喜而不寐者累日雨窗無事戲拈

五十六字以誌其事

風饕土蝕幾滄桑貯入瑯琊碎錦囊漢代國書兼篆隸

晉人宗法啟隋唐富家豈盡關牛馬勇敷案內一專有牛馬煩奴婢主六

字在直側花文之內不知何代弟三四五字不顯以形揣之為煩奴婢三字禮問國君之富則數馬以對蓋豪

家專也亡國何嘗見鳳凰勇敷案內有吳鳳凰專二枚一為火燬破碎鬼護神

呵二千載劫灰飛盡不能傷

索居

落葉忽如積寒禽時一鳴空山欲獨往故國若為情人
世既已隔林泉常自聲年來松菊約詎敢負生平

玉弩時驚發金甌果若何問天愁帝醉恆雨痛人痾勇

案後漢書五行志皇之不極是謂不
建厥罰恆陰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有客歌禾麥登山

想薜蘿傷心諸父老相對泣銅駝

蟬

脩然塵垢外羽化一身輕豈少飛鳴志其如高潔情入
林常匿影出世未韜聲為笑螳螂輩機心莫漫生

曉起

茫茫塵海復何之曉起扶筇強自支
會有天緣閒作福更無人處立多時
十年舊雨零黃葉雙鬢新霜照白絲
欲上蘭皋頻返顧不堪重續楚臣辭

陰雨兼旬日取漢晉諸專樞拓率成長句

共主觸石媧天荒銀河瀉地聲湯湯羣姦拍張禹鼎沒
殿中飛出雙鴛鴦涼雨打頭看屋漏更摩蝸篆涎頽墻
等閒無事啟筐筭青泥照眼羅琳瑯劫塵妖火蝕不盡
篆隸真楷爭低昂異文反正辨作祚吉語絡繹書羊陽
勇敷案專文造作或作祚吉羊或書陽或取方圖學斯邈或希嫵媚規王

羊春雲秋月趁姿態渾金勁鐵韜鋒鏘吉光片羽世所

罕一字合以千金償吾聞宜都朱氏子荒邱敗冢勤搜

藏不惜瓊瑤報桃李傾囊舉贈綿山郎勇數案介休郎用周久客宜昌

與朱君德澹友善朱君悉以所藏古專慨贈郎君郎以數百金輦之歸里殷勤獻塊拜稽首

陸離滿室生光祥斯時一石亦不醉有若履烏圍姬姜

古來尤物聚所好往往膺鼎迷青黃未央銅雀徧賈肆

騾驢鹿馬愚吳儉我今好古亦入甕自誇眼福銘心香

華屋山邱幾遷變千年一夢炊黃粱一撮焦土詎足貴

士重死壘輕生王希遷禪師善說法勇數案傳燈錄石頭希遷禪師僧問

如何是禪師曰甌軛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更聞妙語傳蒙莊勇數案莊子道在瓦甓

甌甑瓦甃道所在支頭醉倒華胥鄉

勇敷案蘇軾詩誰能伴我田問飲醉

倒惟有

支頭博磨之成鏡便作佛頓覺腰脚增堅強

勇敷案蘇軾詩高堂

磨新博頓

覺腰脚利

山居

年來栽得武陵桃拋卻生平葛黨刀

勇敷案筆談唐人詩多言吳鉤者吳

鉤乃刃也刃彎今南蠻用之謂之葛黨刀

壯志沈淪成馬角俗緣消寂到龜

毛勇敷案楞嚴經無則同於龜毛兔角

青衫綠筍雙蓬鬢白酒黃花萬海

螯最好雲巖高臥處夜聽風雨響松濤

興來酒意纔三葉老去生涯只一瓢浩蕩乾坤飛海沫

勇敷案釋言世

蕭條身世悟芭蕉

勇敷案維摩經身是芭蕉中無有實青

山有宅閒雲住丹竈無人野火燒彼此是非關底事屢
常忘足帶忘要

勇敷案莊子忘足履之
適也忘要帶之適也

題郎梅雪所藏古專

隋侯喜藏珠卞和喜懷玉郎君之性實殊俗有如羊棗
哲所獨女媧搏土散作人人復搏泥螿爲屋千載靈光
能幾存魏殿吳宮走麋鹿郎君弔古訪遺跡斷瓦零星
輒注目思之思之精所通往往神靈日來告披萬牛毛
獲麟角手滌鼉衣剔枯綠神搖眼眩不可數丹字青泥
照箱籠烏張蟲跋蠹欲動矛戟森疎氣尤肅得此不易
南面王恣意貪求猶不足世人癖好各天性屈到嗜菱

文嗜歎羊不慕蟻蟻慕羊凝志忘形若槁木吁嗟乎君

挾全神視蝸翼吾恐來生墮馬腹勇敷案涪翁別傳時李伯時工畫馬法秀

上人謂日子設想不離馬腹當墮牝馬腹中伯時乃改而畫佛

秋日山居萬端交集率擬樂府八章以遣悶懷

飛龍引

飛龍不在天潛鱗困螻蟻一日微聞燒燕香虢虢殷雷

起平地何物羣飛業毒蟲紛紛大小來蜈蚣張華輟箸

淚如注曹髦賦詩司馬怒

司馬將軍歌

將軍不滿六尺身猿肱燕頰龍馬神氣吐晴虹薄霄漢

長毛大膽垂輪困元黃睢刺傷心久

勇敷案南都賦方今天下之睢刺注

睢刺喻

霧市紛紛妖勸酒

勇敷案舊唐書黃巢傳妖興霧市晉書簡文帝諸帝贊倡

禍亂臨帝席酒勸天妖金風不競人事先凋

無心見困龍化魚有尾何堪貂續

狗王臘一更年復年石勒大笑譏曹瞞舉世有臣皆貳

負

勇敷案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

何人擊楫誓中原將軍拔劍夜起舞

赤日當心照中土一揮蒼兕擁三千重起潛龍登九五

將軍烏噫動山河時乎不利如天何諸侯有意誅晁錯

二相何心輔共和壞雲壓城白日死一夕蒼皇書赤紙

勇敷案晉書恭帝紀劉裕至京師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

赤紙為詔甲子遂遜於瑯琊

將軍一去何處歸望之不來我心悲

上雲樂

王母蓬頭老蒼婢管領崑崙三萬里師子鸞皇盡雞狗

勇敷案周拾上雲樂云鳳皇是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李白上雲樂五色師子九苞鳳皇是老胡雞犬

奕奕羣靈任頤指總仙真人居上清勇敷案大洞真經上清真人總仙大

司馬長生法師登真隱訣曰崑崙瑤臺刊定真經之所也上品居上清擬皇帝之尊中品處中道皆公卿之位

下品居三元之末並大夫之流太極飛龍夾車軌勇敷案玉清隱書上

毛持節下真九宮五斗眾仙府勇敷案戒文經天西北

太極參軒侯伯郎賓雜監史勇敷案登真隱訣三清

名著九宮五斗仙府中清右仙公蓬萊左仙公太極仙侯真伯九宮並有僚屬又有太

仙監仙郎仙賓又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八仙爛醉不治

事口沫眼花呼不起左攜飛瓊右子登薜澤續紛交舄

履就中東方最滑稽只解偷桃與索米西方仙人善眩
幻五色迷離亂朱紫東方仙人術更奇足踏長鯨戲海
水老子西行欲化胡騎牛出關入濛汜豈知海外大有
人往返空勞青鳥使徐市東來入三島謾弄秦皇求不
死扶桑大帝授玉札手捧丹文口唯唯勇敷案真諾受
扶桑大帝君玉

札金文位爲
紫虛元君

金雞一聲天下曉但見銅人淚盈眦

來日大難

聖人誅竊鉤竊國爲侯王名實本不虧禍福各殊方人
心詎有涯視勢弱與強一花百億國兩角爭鬪場合久
勢必分天道有翁張春秋無義戰七國尤愴囊天與博

噬具角距各有長何況億萬心百死不一僵上下互排

殺債驕不可纏勇敷案莊子在宥篇人心排下而進上

乎勇敷案莊子在宥篇於此喜怒哀相疑猜愚知相欺誑乎喜怒哀相疑愚知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機心生機事黃雀窺螳螂遞為君與臣

足勇敷案莊子齊物篇其臣妾不斯道詎可常僥倖喪人

國勇敷案莊子在宥篇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怪行多怪償勇

案莊子徐無鬼篇今也然有世俗射佗不帝漢田橫尤

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

強梁同根苦相煎南北成參商始陽卒以陰眼底生冰
霜來日誠大難思之淚浪浪

蜀道難

公孫誕自大井蛙互爭長螭蚌日相持不食亦不兩

本作雨作劍門之險高崔巍夔巫大峽千山廻大江東

瀉一千里賚渝巴濮多雄才劉璋一日迎先主客將西

來討張魯鳩鵲爭巢無已時食毒之鹿尤猖披

都賦射食毒之鹿注云有神鹿兩頭成都一炬半焦土

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出雲南郡剛金柔肉人為犧

勇敷案太玄長弘冷血翻成碧杜宇

冤魂不住啼人歌蜀道難吾作蜀中宰萬里橋頭看浣

花回首昇平三十載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連長波洛屢不復辨牛馬上下不住翻

鯨鼉合窾一聲羣水立

勇敷案山海經刺山有獸焉陽名曰合窾見則天下大水

侯跳舞蛟人歌山陵一瀉作平地須臾轂轉成盤渦有

如一十二萬載乾坤一毀無平頗十人九死飽魚腹搖

唇鼓吻牙相磨死者既長已生者將如何我欲叩九天

恐被天神呵公平公平無渡河

獨漉篇

迷陽迷陽東復西獨漉獨漉水與泥

勇敷案張華獨漉篇獨漉獨漉水深

泥濁馮夷乘龍不治事

勇敷案山海經馮夷人面乘兩龍

巨靈拍浪與天

齊

獨漉獨漉羣水飛式微式微何處歸驚波噴雪千山動

如此風波恐是非

野田黃雀行

村疇運田一何苦

勇敷案韓愈詩宅土盡華族運田閒強毗運治也

赤日當天

汗如煮點點滴入田中土禾黍油油稻與與撲地一色

秋雲黃紅銀大穗垂長鎗

勇敷案徐寅詩晨炊一箸紅銀粒憶著長安索米秋黃

雀飛來鳴且翔日與腐鼠爭餘糧拾來黃雀口中粒背

負肩擔應官吏黃雀食我尙有時官租夕上朝啼饑

贈陳鳳韶大令

君家治譜聞來久奧里驚傳試劇才

勇敷案宋之間詩鎮吳稱奧里試劇

仰通

堆案簿書隨手盡活人刀尺任心裁

勇敷案釋貫休詩活民刀

尺雖無象出世
文章豈有師
圖幽課穡敲詩句
岸幘看花臥酒杯
最喜一車甘雨足
黃雞大野報秋來

長歌行

生年不過百寄身旦暮間
咄哉血肉軀妄意希神仙
吾聞劉晨阮肇天台還
下視閭里成墟煙
又聞王質觀棋局未了
歸來不識孫曾玄
華陽白李甫入口
迴憶已及三千年
人言上清麻一日當一載
神仙三萬六千歲
不過人間百年耳
壽者非壽夭非夭
無異商彭與殤子
王母蓬頭雪滿絲
九真八帝今安在
古來天地有時壞
莽人仙同一海
不服微子霧不食華
如霞菊花松葉本

無用况茹巨勝餐胡麻但得一簞食一瓢水優游田畝
間俯仰甕牖裏濁世不受癘與疵神仙之樂胡逾此

山人勸酒

屈子喜獨醒老夫喜長醉一醉不復醒昏昏千日睡昨
日山人來泥飲田中廬天地不我容跳身入壺盧大兒
東方朔小兒馬相如索米不救饑負此賣酒壚快哉阮
步兵阿瞞不敢呼淵明亦可人臥酒南山隅攜我青竹
杖去就山人飲下視人世間微嘶響秋蚓針鋒無量衆
不值一塵沙處此通達區日爭兩角蝸貴賤同一邱零
落霜中花人生一彈指不醉胡爲耶

北上連日大雨不止

曉出正定城泥水歎獨漉濕雲飛上天猛墮若壞屋河
漢忽崩翻霆電互馳逐直下佛灌頂橫流蛟泣目手足
徧沾塗巾屨苦淋溲急踔鹿挺險奮飛鳥投宿抵城劇
驚喜入店悔湫蹙破簷低打頭敗薦隘容足蹶躡龜曳
尾跽伏蛙縮角人馬夥連棲虻蚋噪爭肉耿耿夜不寐
形影慨隻獨明朝渡沙河舟子吏貪毒

送閻慶皆之新疆實業廳長任

邈邈秦關杖策廻匆匆漢使鑿空來谷量牛馬千蹄利
氣識金銀萬藏開戊己新銜冠校尉丙丁浩劫要人才

君須記取天山路五月冰花壓酒杯

重九

老去怯登臨愁來攬客心風雲千態變人海一城深對
酒常拚醉看花嬾上簪當年勝游處到眼怕追尋

題徐菊人相國水竹村圖

山中宰相復還山小築園林傍百泉孫窟嘯歌常在耳
蘇家魚筍不論錢一炊富貴成先覺七子風流果大賢
萬劫灰中起丹灶食餘雞犬盡昇天

西來一片太行色下有三分水竹居種秫久儲彭澤酒
裁幡重補夏峯書偶吟花下依仙鹿嬾向人間釣大魚

世外乾坤雙束手雞蟲得失不關渠

京都菊花數十百種各立名題每於重陽佳日

鬥勝爭妍游人如織賦此誌感

異種偏從日下栽纔紛五色鬥時開松筠比節終凡卉

蒿艾移根占上台

勇敷案今之菊花皆蒿本移接非古之所謂菊也

如此繁華

供世好可堪風雨逼人來從知朝市無真隱莫近東籬

亂酒杯

登樓

陰雨連宵又重九曉來扶病獨登樓依稀風景怕回憶
浩蕩乾坤容許愁世界大千噓蜃氣達官強半出龍顏

危言日出終何益默對黃花坐晚秋

丁劍秋座中觀圓光術謂余壽年止六十八歲
不我與賦此以示同人

造物範人形躍金殊不祥生老病死苦倏如電石光少
小弄文翰卅年角名場丁亥出宰蜀飛鳧落青江八載
典六城爲人牧牛羊驥足偶一蹶紛紛集蚊蝨潘郎賦
西征橫戈入河湟下馬草露布天褒語煌煌五載治鳴
沙開渠闢生荒一朝腰金魚三遷各殊方天子曰汝才
命之藩西疆外大國是界方二萬里強調風策富庶奠
我新造邦衰年忝高位鬢髮凋以蒼玉門獲生還逸若

馬弛韁歸來邁國變海中忽生桑眼看鱗介徒易我冠
與裳萬足競雉兔羣聲沸蜩蟬徘徊復徘徊白鶴悲且
翔揮涕去故里稿臥緜山陽往歲闕史館恢恢珊網張
馳書來訊予橐筆走帝京平生報主心冀以文字償方
希有卒始遷固爭頡頏昨聞術者言明歲實不臧行年
六十八非彭亦非殤生命本在上帝任取將但得騎
鯨去何用感鵬傷堯桀同一邱舉世空僧囊乾坤有時
息微物豈能長譬彼藏山舟負之夜半亡厲風霽爲虛
更若晞日霜快哉返安宅一覺炊黃粱生本爲贅瘤不
死乃反常至人與天游生死兩相忘佛無壽者相此理

孰能詳晉卿作此詩試問列與莊

盆梅呈徐相國

綽約招來月裏魂
偶移簷下坐黃昏
青娥縞袂初翻雪
白鶴紅燈自閉門
常伴琴書甘落寞
不知人世有寒暄
劇憐千古和羹手
栽向田家老瓦盆

夜梅

一身枯寂到心尖
况更深宵雪意添
鴨觜分香成永夕
鶴邊支夢獨垂簾
冰霜匝地春生座
庭院無人月下簷
脈脈芳情眠不得
臥聽更漏報銅籤

次韻鞠人相國送歸新城度歲

漠漠長街天欲雪乾風打頭寒剝裂一朝吹起故鄉心
 悄倚征鞍腸百結長安塵土深沒人苦憶田居得偏絕
 歸家獻歲醉司命正是詩人祭詩節感君好語生春風
 字字珠光開眼纈世間總有望諸君勇敷案公贈詩有
不知誰是望諸君
 君拭老眼一識別惜少黃金買臺傑勇敷案崔湜送梁鄉王郎
中詩梁侯上卿秀王子中
 臺傑會當阮籍訪孫登勇敷案公居蘇門之下老眼何須青白別

為馬通伯題宋張魏公三省硯

大業中興策建康百年遺恨屬秦湯知公忠孝鑄心印
 伴我馳驅草諫章洞底依稀三省字人間流落一毫芒
 臣心如水堅如石手澤摩挲尙有香

山農

峯環沙抱自成村風雪淒淒晝閉門神樹空心仍作祟

勇敷素山人奉老樹爲神香火甚盛石田過水尙留痕數家土室蜂開戶
勇敷案黃山谷詩蜂房各自開戶牖百歲山農蝨處禪寒盡不知王氏臘

年年羔酒長兒孫

旅行

蒼莽客途長嚴風送晚裝凍雲垂澗黑落日帶沙黃世
亂行多戒民流地半荒疎林見燈火旅舍更淒涼

無端

無端成此局階厲彼何人狂啄羣呼黨粗才半牧民將

軍出廝養盜賊屬官巡舉國成塗炭盱時淚滿巾

早發

疎星欲嚮晨霜迹接前津野燒親餘火輕輶滯凍塵喬
枝驚宿鳥大壑恐行人日出寒尤劇山頭已半輪

寒窗

玻璃護寒窗破曉東欲裂晶光忽模糊噓氣幻冰纈天
然山水圖造化爭巧黠銅鉦掛簷端頃刻頓消滅因知
海中市同此氣所結萬有生於無變化不可測有無本
相偶妙理悟空色羣物皆假相千載僅一瞥試觀樂出
虛試聽風出穴人籟與天籟相去幾何別中有不亡者

永厯大千劫

苦寒行

凍雲西馳風力駛玻璃無聲白日死衰年常冒苦寒行
卅載羊裘薄如紙車聲碎旬馬不前四蹄蹴鐵霜耳尖
僕夫抱冰涕凝鼻聳肩過頂行蹣跚猛雪打頭寒割面
霍霍下擊如揮拳須臾世界變太素有若駕鶴蹕銀鸞
下馬入門日正酉兒女逢迎問安否驚喜瓊人天上來
病婦殷勤致杯酒古者頽白不道路勸君慎莫衝寒走

守歲聯句

癸君病狂顛三年矣丁巳余由京師歸里度歲

除夕治酒與癸君守歲癸君乞余聯句以消長

夜余欣然命紙筆每成一聯兒女輩輒捧觴為

壽至鉦字韻則病復作信筆塗抹矣今取其辭

潤色之並為足成三十韻

伏臘息老物

晉 勇敷案周禮祭臘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勞農休羣萌

勇敷

案孔子曰臘之祭勞農以休息之

排嚴烏骨勁

癸 勇敷案杜陽編同昌公主堂中設卻寒簾

以卻寒烏骨為之

送煖龍頭傾

勇敷案夢華錄十月朔有可進煖爐炭民間置酒作煖爐會

執靴召騰簡

晉

擊鼓呼祖明

勇敷案騰簡祖明皆大儼中神見後漢禮樂志

除罔使宿

癸 勇敷案呂氏春秋前歲一

疫逐不及停

腹裏浴佛粥

晉

牙膠祠竈錫舂米貯瓦倉

癸 勇敷案范至能冬春

行云臘日春米爲一歲計藏之土勇敷案薰肉實笈籛梅聖俞

詩土人薰薪盆爛扉戶晉勇敷案范至能燒火盆行

薪滿盆無貧富皆蠶炬照田塍勇敷案范至能照田蠶

爾謂之相煖熱詞云村人以禿帚若麻

以照田爛然徧野以祈絲穀打灰響膈膊癸勇敷案

堆詞云除夜婢獲持杖擊糞壤爆竹聲碎訇癡獸競叫

呼晉勇敷案范至能賣癡獸詞小煖熱爭逢迎度歲

至除夕癸沽酒餞元英兒女戲新衣晉翁媪祝遐齡熟

鼎香氤氳癸飮盤果崢嶸繞膝分時甘晉叩首乞天靈

小子頭角長癸茁如怒笋生老夫鬢髮改晉皎若霜雪

凌共盡長夜杯癸屢膏照耗燈勇敷案夢華錄夜於灶裏點燈謂之照虛耗

柏葉散薊澤

晉

椒花泛芳瓊
嘒手倒鴛蓋

癸

勇敷案蘇東坡詩昔

年洞庭春香霧常喚手

傾聰數鼉更蛇尾不可繫

晉

勇敷案東坡守歲詩欲知

垂盡歲有似赴壘蛇又曰

雞口勿輕鳴

勇敷案蘇詩晨雞且勿唱

坐

待春風噓

癸

起看北斗橫一宵換新故

晉

片刻易喧疑

夜闌拾銀箭

癸

曉起矚銅鈺歲月已變遷天地常晦盲

眾議沸蜩蟬羣強鬥蛟鱷流民呼庚癸浩劫邁丙丁

勇敷

案丙丁龜鑑一書專言歷代亂亡之事

眼看不甯方身為亂世氓喚奴焚

鵲巢命婢懸菱繩宜年復宜春避鬼兼避兵君勿學楚

狂我為解劉醒努力強加餐且進桃湯烹

晉

勇敷案歲時記元日

湯服桃

陶廬詩續集卷九終

男勇敷校刊

附原言系集卷ノ

三

陶廬詩續集卷十

新城王樹柟

男勇敷注

斜街花市集

戊午

題鳳求凰圖十首

桐爲棲鳳樹製作綠綺琴敬以奉君子時爲孤鳳吟
繞指生春風呢呢相爾汝絃外有餘音鸚哥解人語
王孫雅好客一見我心寫孰知背後人適遇有心者
一彈孤鸞曲再鼓雉朝飛游魚潛出聽釣得金鱗歸
相如家四壁王孫家萬金卓哉卓文君貧富不挂心

家中有青蚨子母相逐飛一聞鳳求皇飛去不飛來
奔者本無禁告則不得娶想像巫山高朝暮作雲雨
昨日當壚人今日乘龍客不待駕高車家僮已五百
彈琴得佳人獻賦得美官好賢與好色同出狗竇間
簫樓引弄玉月殿宿嫦娥兩美天所合王孫奈若何

與人賦初月

欲出翻羞半隔門修蛾愁鎖入黃昏纖纖偷試麻姑爪
湛碧長天招一痕

舞罷霓裳正二夏微聞羅襪步虛聲裊長惜少迴旋地
心事三分說不明

淡淡纖痕欲化煙清虛府裏不勝寒傷心大地山河影
留作人間半壁看

恥作窮家后羿妻手攜破鏡欲何之昨宵竊得長生藥
飛入天宮學畫眉

珠宮零落令人愁天上空勞玉斧修盼到銀橋三五夜
十年燈火憶皇州

次韻友人初月

初春紀王正西南見新月銜天淨無雲慘淡不成色憶
昔太古時老媧補天缺手法慰貼平留此一指迹昏昏
世界中賴有明一隙何物蝦蟆精入口已半蝕嫦娥掩

面啼織魂守虛魄賊羿仰射天彎弓不敢發吳剛揮玉
斧七寶半殘裂巍巍廣寒宮縮地成仄偏瓊樓闌無人
寂若長巷蟄修眉蹙僵蛾桂殿變荆棘霏微淡無光爝
火敢與敵重華既已遙何時獲完璧

題章仲迂西湖泛月圖

天地渺一指羣水瀉毛孔中有一葉舟滿載愁萬種推
篷坐明月鬚髮墮秋影江山尙如昨忽覺非人境皎皎
水底天破碎不可整章君賦歸來屏跡得幽迴凌波縱
所如飄泊如萍梗菱筠老畫師尺幅萬千頃不知湖外
事但寫湖中景明月不待招一水自管領時傍嫦娥眠

秋風吹不醒

題程伯葭韓義士安重根傳後四十韻

史公傳刺客奕奕千載名豫聶復私仇生死無重輕專
諸尤亂賊翼弟殺其兄荆卿最傑出仗義來秦廷誓酒
六國恥盡返所失城始皇豈齊桓劍術况未精英風久
消寂望古空吞聲哀哉九神州日聞蠻觸爭東海起狂
瀾百怪紛騰獰飛鳥啄若木夷我箕子明行人悲故宮
志士泣新亭人民既已非城郭亦已平舉國皆貳負坐
視青天傾孰知并吾世乃見安先生三年君父仇念此
熱抱冰結交三十六有客皆朱贏大誰嚴躡尋束掌不

使鳴夸父逐日心九死不一更朝銜精衛石暮舞刑天
兵慷慨締死黨相與截指盟變服爲獵夫獵彼蛟與鯨
國仇不共天拔此眼內釘國仇者誰子其人曰伊藤監
韓肆恠德奴我無告氓南山何巖巖累足不敢攫壯哉
安先生履尾坦弗驚九月十三日伊藤事西征塞草半
已黃木葉多飄零天地變肅殺霜氣寒稜稜馳輪抵上
都冠蓋如雲烝結轍塞道塗戈鋌夾飛輪睽睽萬目屬
上下爭逢迎先生攘臂出一擊飛丹霆應響化爲碧時
至心手靈仰天一大笑束身甘就烹俠氣橫太虛鴻聲
震環瀛吁嗟草莽臣獨抱金鐵貞愧我億萬衆醜顏事

英
強勅程君喜任俠如蟻慕羶行傳此續龍門以論間世

題朱鐵林半耕半讀圖

舉世共知耕讀好幾人撒手賦歸田況今苛政爲家累
更怕藏書結鬼緣歎我蠹魚空食字羨君雞犬盡登仙
綠楊一片隄邊路隱約桃源別有天

題胡詩廬詩卷後

示我一囊嘔血字思君千載伐毛功苦吟曉夜不知省
憎命文章祇益窮風雨晦盲逢此世江湖憔悴忽成翁
人間不買詩名用落落相看涕笑中

傅沅叔出其先祖麗生先生所藏元興文本資

治通鑑屬題因賦長句二十韻

天心夢夢世喪道士論紛紛今變古九家蠹說競水火
四部鴻文遭唾吐挾書厲禁劇秦焚侮聖詖詞等胡虜
耳聞異國載兼兩眼見明堂失十五傳公便腹號淹洽
范氏長頭差比數禮堂汲郡苦搜羅劉畧班文勤斟補
不惜償金易篇字竊比分王錫茅土一厝登堂啟祕笈
萬卷藏書逾策府自標積帙記令丙忽見遺編出典午
涑水長才繼狐史梅礪多聞訂魚魯宋時佳槧鮮傳世
元代精鑄更希覩至元建署剏興文通鑑開宗徵世祖

雲虹照爛散光彩蘭麝氛氲入毫楮正德以還少完璧
鄱陽雖佳失累黍君家什襲若球貝俗本流傳多帝虎
子孫寶用祖所詒宇宙從來物有主邵亭過眼交臂失
沅叔承先尤力努聞君近得百衲宋示我新成五雜俎
仁看雙鑑起書樓沅叔近得百衲宋本通鑑擬與舊藏元本並貯一樓署曰雙鑑最喜
一生作鬼語但希食字成神仙不顧狂言嘲朽腐

題鄭齋感逝詩後

念子交游徧天下懷人出入賦雲中百年耆舊風流盡
七字春秋月旦公亂後音塵悲化鶴平時爪雪憶飛鴻
新詩一卷潺湲淚何處知音哭爨桐

題白堅甫宋搨雙鉤十七帖

世人爭學羲之書腕中惜少羲之鬼貞觀名家富臨本
 矯矯虞褚競妍美吳興以後益失真毫髮之差謬千里
 奴筋婢骨趁姿媚畫角描頭費侔揣騎驟妄擬度驪駟
 往往束鄰效西子右軍矩矱祖斯邈章草淵源出行楷
 萬靈恍惚不可狀走筆但聞風滿紙勁松弱柳鬪姿態
 長劍流星動芒采逸如天馬踏蓬沙駭若神鯨驅海水
 由來骨力得天縱氣味精神尤可喜姜堯卿讀書譜有
 鋒以含其氣味弘文館帖世所珍海內收藏今有幾鳳毛麟角
 忽一見此搨遞傳王蓬心與李眉生紛綸光景爛盈字

活色奇香入肌理想見宣和作譜時響搨雙鉤尙遺此
貯之錦袋什襲臧隱隱神龍見首尾勸君寶此慎護持
夜深恐有風雲起

胡詩廬出陳弢庵先生所作慈仁寺古松圖爲
母夫人壽敬題小詩一章以當九如之頌

昔遊慈仁寺手撫青松枝陳公寫爲圖飛節銜龍芝

抱朴

子松三千歲其皮中有聚芝如龍名曰飛節枝持以壽慈母颯然鸞鳳姿寒木

發春華顏氏家訓齊世有席毘者清幹之士唯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文若朝菌須臾之翫非宏才也

豈比吾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凋瘁劉日含芳結貞蕤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日可也

上有萬年實下有千歲脂儲爲僮侗食壽與天地齊橫

枝生小松

宋高僧傳天台滿師居房檻外有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松每滿出座則小松必嫋嫋側

向磊砢尤足奇高堂託嘉蔭霜雪不可欺捧此鶴觀丹

上獻阿母卮

壽林暎農同年

老來高卧長安城白酒黃花相對醒十步五步自飲啄

千載萬載空聲名鼻間栩栩有奇氣眼底紛紛皆後生

尚有故人齎釀具為君一掃雪千莖

東坡詩金丹終掃雪千莖

綠菊花

年來風雨苦摧殘一碧傷心強自寬要與青松競顏色

劇憐翠袖太單寒含情鬱鬱須澆酒搔首蒼蒼獨倚欄

鬢髮蕭疎隨世變滿頭插去向誰看

歸省

郊原淨如滌一徑入村斜宿麥不改色荒蘆尙有花凍
流侵野渡落日響驚沙宴歲蕭條甚炊煙復幾家
昨宵燈結蕊侵曉鵲爭喧日影方亭午車聲忽到門生
兒常作客見汝反無言此樂復何極餘生安足論

題傅青主人物畫冊

戊午

青王先生善畫然畫不多見陳鳳韶宰介休獲
人物畫冊四幅著墨不多純以神行朱景真所
謂逸品也戊午冬月同居京師出以屬題爲賦

長句應之

衛有惡者哀駘宅魯君一見授之國視彼全人脰肩肩

不貴全形貴全德先生胸中磊落氣一日解衣般礴羸

自言筆法出襄陽不向人間鬪頭角隨宜點染若天成

精能造疎簡不畧宣和畫譜形似少精則失之整齊筆

意足惟得於筆畫太簡則失之濶畧精而造疎簡而

墨之外者知之其妙在神不在迹氣韻天然失筆墨唐

賢論畫重逸品鄧椿畫斷自昔賞鑒家分品有三曰神

品之外更增逸品黃休復作并州此獨當之可無作古

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次之來妙物能通靈君慎封題謹局鑰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寄

桓元元發其厨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給云未開愷

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何畫通靈變化而去亦

猶人之登仙
了無怪色

題康南海戊戌遺墨

有志痛無成倉皇出帝城君親餘涕淚生死要分明
文字垂千劫風濤仗一誠摩娑遺墨在悲喜不勝情

去國二十載傷心丁令威人民與城郭今日是耶非
北渚無蘅芷西山有蕨薇黃農不再世惆悵復何依

途中遇雪

瑣瑣屑屑三日雪長途蜿蜒驅瑤龍千家閉門天意悄
一色粘空山氣濃巖泉挂石擘白練霜皮帶甲裏青松
七十老翁尙爲客歲歲飄蓬無定蹤

雪後見月

漫空玉屑墮紛紛不見吳剛斧鑿痕散罷天花纔束手
飛來冰鏡忽當軒人心朗朗本無滓寒氣稜稜如可捫
擬挽乾坤還太素黃農已杳復何論

雜感

醫者治愈下乃能多得車或逢睡驪龍偷得領下珠文

治日益喪大柄歸麤夫舉國順於兵

莊子列禦寇順於兵故行有求賤

民如土苴東方八尺軀醜顏向侏儒傷哉朱泚學技成

無所屠

莊子列禦寇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原憲處環堵

顏闔守陋閭歌聲出金石獨與神明居逃名以全生胡

爲人世拘

吾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吾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世人多怪微卒爲識者笑所以知道人無名不希報

田牟背魏瑩彼此有違言紛紛衍季徒持論各一端善

哉戴晉人妙喻能悟君一蝸有兩角相鬪在一身處此

通達國微渺何足論聖人道在已枉失不責民

莊子則陽篇古

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

羣言等

一快慎勿從亂人

勇敷案此言南北和戰之事

熊明府

謙吉

贈瀏陽菊花石詩以謝之

螿卿貽我石牡丹得白波羅之海灣岸花倒影入水底

日溼月孕成奇觀此理何殊攝影鏡萬形畢肖隨方圓

有如鷓鴣用目媾蝶羸之似非言詮昨日熊君贈我石

十五朶菊如雕鐫堅不可磷白不涅萬古弗受風霜殘

餐英煮石得兼二獲此可以長齡延熊君言得此表裏重疊花者為延年

之兆贈此以壽我母並以祝余上為阿母百歲壽下為賤子歌南山條

枝黑髮詎足貴洞冥記元鼎中條枝國貢異石以和九轉丹髮白者以此石拭之應石而黑

不須下飲鄴中泉風俗通鄴縣有菊潭水甘美其上有大菊落水中飲此水者上壽二三千

歲吾聞玉笥山中仙名山記朱孺子入玉笥山服菊花乘雲升天手植此菊

經千年瑤葩皦皦深入骨表裏稠疊爭秋妍有花可挽

陽九阨仙書茱萸為避邪翁菊花為延齡客九日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阨有石可補媧

皇天不然母子共偕隱枕石高卧綿山巔
余自辛亥卜居介休綿山
之頽然一醉忘魏晉夢中誤作花間眠

已未

綠勝盦

五年城市中僻處愜幽獨氤氳萬花氣一雨洗濃綠空
庭煙霧深墊我幘上屋西山獻新翠受以世外目寥寥
聲無人時見幽鳥逐松風颯然來吹散暑中溽呼童貫
佳釀斜街酒正熟

遙集樓

高樓出木末俯拾人萬家夕陽挂山角天半飛朱霞新

月漸東升淡淡流雲遮雨霽夜氣澄不聞雞犬譁萬動
忽入靜一息噤衆哇晝夜既有時治亂詎無涯默默念
往誓吾道如龍蛇胡爲與世殉皓首徒悲嗟

丁將軍

槐

贈畫梅爲長歌謝之

昔日潘南田畫梅用密不用疎後來彭剛直風格不與
潘郎殊羅浮老梅數百載將軍一筆攫入寒山圖筆勢
擎空萬牛力凜凜風霜生素壁連蜷鐵幹龍脫骨天矯
銅枝鳥張翼潘耶彭耶兩不知但見紛綸唳蕪滿樹花
菲菲或仰而望俯而思或向而笑背而啼千形萬態不
可狀團雲成隊香成圍右枝左出勢崛彊根底一枝尤

骯髒膚如刻畫花滿身

吳志周泰傳被創數十膚如刻畫

將軍自寫冰

霜像吁嗟平掛髀四顧今何時風發發兮雪淒淒想見將軍磊落抑塞氣下筆一吐胸中奇

畿輔先哲祠早起亭上小坐

小雨不成澤差喜暑可攘掃徑闖幽窈憑闌坐清敞寒暄委時變動靜愜襟賞寡營心自閒無我道斯廣萬物紛目交羣相起心想園中足幽媚旦始尤夷爽青松茁新枝如見嬰稚長紅藤綴殘葩但聞蜂螭響老燕悲故巢弱蝶怯囚網衆嚶樂同羣單栖懼相黨物心各有適我意詎能強支筇靜觀久默默吾天養呼童爇茶鼎清

音出蚓壤

君子長生館夜坐

夜深闔無人空庭坐秋水明月出叢林影落窗上綺有
時風徐來枝葉忽披靡燕城萬人海羣囂幸一止卧看
星斗移流光去如駛年來老且病萬念已灰死衆生本
無生何況人與己老彭同一盡千年亦殤子佛無壽者
相誰能達斯旨昔讀兔爰詩尙寐思無已今我生其間
大夢何時起耿耿天欲曉銀河淡如紙

書傅澤敷

思培

詩卷後

我昔識宴嘉蛇年月在涂手捧塞河檄裛出流民圖是

時阻饑民十室九已無哀鴻滿中澤竈釜生蠅魚君來
拯饑溺爲起朽與枯招亡肉白骨食米如食珠明春躬
負薪完隄作民郭束水南北卧河流安且舒賢哉濟世
才輿誦交口孚一昔示我詩云是阿翁書千里遠寄將
字字瑤珞瑜開卷百迴讀天籟何于喁中有勵子篇語
語皆南車君能秉嚴訓跬步不敢踰家法有從來不數
房與蘇宜乎抱治譜清惠流芳譽望君日三復有終如
在初昔賢有明訓試看翁門閭

題倪修梅先生松嶺雲壑圖

君家老迂畫山水六百餘載留真傳先生下筆守家法

意在筆外非言詮想其解衣盤礴萬趣已入秋毫巔

畫鑑李成善畫山水掃千有如張絹敗牆上眼中神趣

皆天然我觀此圖更幽秀濃皴淡抹山爭妍危樓高卧

萬峯頂夢中驚落山中泉松風滿谷作龍吼巨鱗細爪

相拏盤淋漓溼翠灑襟袞指下隱隱生蒼煙黃鶴山人

去不返髣髴遺迹非人間黃鶴山樵有松嶺雲壑圖我欲誅茅棲此

山抱琴直向松間眠惜哉畫中縹緲不可攀但見蒼蒼

莽莽雲飛翻

題水繪園金蔡二姬人畫幀四首

冒辟疆自記云友有以魚洗晉磚相贈因倩沈

子用宜精搨花瓶石盆各一命金蔡二姬補景
成之蔡名紫田畫紅梅一枝金名曉珠畫石及
水仙爲羣仙拱壽圖時在康熙五年也

螺黛拋殘懶畫眉爲君爭寫歲寒枝芙蓉帳底雙雙影

疑是逃禪楊補之

楊補之墨梅甚清絕水
仙亦奇自號逃禪老人

老盡東都舊絮流獨騎赤鯉戲神州瓶中歲月春常在

一抹胭脂媚白頭

羅隱紅梅詩天
賜胭脂一抹腮

幾世磨磚腰脚健手攜丹鳳下崑崙一堆爛石無天補
收入田家老瓦盆

匿峯廬畔日徵歌地破天荒奈老何枳棘滿前無着處

生合在鳳凰窩

鳳窩羣女見姑臧記

題洪幼寬亮梅花譜

青江昔泛阿喬鳧手種寒梅百二株卅載歸來卧冰雪

夢中蝴蝶時遶遶嶺頭春信何時透萬里東風入君袞

悄從月下攝花魂屈鐵回枝倚寒瘦千姿萬態筆不同

手裁造化天無功立伯壘塊有正骨

世說王右軍目陳立伯壘塊有正骨

立伯陳泰字也季倫高素餘家風

虞道書世說簡疏通高素

洪君畫骨不畫肉筆挾風霜鏤寒玉低昂向背各有情

共保艱貞伴松竹逋仙化去虛無人空對梅花譜喜神

歲寒要有扶持手倚鶴揮毫自掩門

題唐搨武梁祠畫像

寥寥漢畫餘武梁世傳此搨遠自唐上有提督兵馬章

襄文父子手所藏

朱竹垞跋云此本舊藏武進唐氏前有提督江河淮海兵馬章後有襄文

公順之暨其子鶴徵私印

其中十人帝與王孝子四像名尤彰歷千

萬劫海生桑有神呵護為扶將洪婁釋隸始發明闕者

誤者考不詳此搨獨完無毀傷由漢而上溯三皇惟庭

有帷車有鞅有冠與履衣與裳六書創制肇自蒼誦融

佶譽體無常貫感斑連假不妨

祝誦氏婁氏洪氏皆詮為融帝佶氏即帝譽皆

假字貫感即觀感斑連與斑爛同亦音之假借

二百餘字精且良對之滿室生

光祥自明逮清歲幾更此幀飄零非一霜秋聲館中秋

雨涼

黃易跋此幀云乾隆乙未揚州汪雪疆初得此本邀易與汪玉屏同觀於江鶴亭秋聲館古香可愛

為之

紙上畚畚異香江亭孤峙鶴來翔有客見此心

徬徨馬君撫之心口商尤物恐為天所殃

乾隆壬辰馬日璐跋云武

梁祠象十四幅得自武林名家余藏之數十寒暑友人

雪疆汪君見而愛之余老矣何敢私此一物俾湮沒不

彰爰持此以贈汪君不獨公諸同手持以貽汪雪疆輒

好且以冀古搨之流傳不朽云

轉復贈錢塘黃

黃易跋云易於嘉祥紫雲山得祠象原石搨全文以寄雪疆雪疆甚喜許以此

本見贈旋歸道山其弟隣初踐兄

宿諾竟以歸易藏之小蓬萊閣 貯之玉匣緘以紺黃

家有鳳鳴鏘鏘乃育子李貞世昌即以此幀充妝囊

黃小

松嫁女於濟甯李此山以此幀為壓

妝之物此山名峻一山之高祖也 貽孫翼子傳青箱

藏山藏舟不及防何人負之夜半亡一山惘惘志若喪

寢饋不置思羹牆一朝風雪走帝京鬼神來告儼在旁

珠還璧返喜欲狂一字不惜千金償肉味不知等韶羹

攜函告我口翁張字字拂紙皆軒昂就中題識朱彝尊

查嗣璵莊欽龔翔麟陳世儀陸秉煥馬日璐金司農謝

泗洲楊守知繼其後者翁方綱潘廷筠梁同書阮元王

昶星衍鈕玉樹相頡頏唱酬下逮咸同光九朝詩人

先後望光彩觸目皆琳琅間以硃碓雜瑤珩我今索句

搜枯腸感今懷古心茫茫羲農不世天道盲非堯是桀

恣狻猊中有一桀像王者迹熄失皇綱幸有四孝天所相此

諸像火燬其半惟願君持此為世坊

孝子像完好無恙

有感

祇見長安不見日，起看天地獨支筇。
笑人刻鵠翻成鷺，何物真豬欲化龍。
坐客時聞語危了，家翁端合作癡聾。
年來怕問人間世，卧聽蕭蕭落葉風。

輓轡格

拙膝衷心爲世笑，滅麈綦首歎吾生。
諸公碌碌皆膚立，衆美珊珊學步行。
身後不虞狐貉噉，角中常效觸蠻爭。
填胸萬感無端集，夜雨淒淒聽到明。

題彭春谷頤和園圖

太行西來山鬱盤，萬峯拱立羣朝天。
煙嵐迤邐落平地，崛起萬壽之孤山。
慈雲高護長生殿，小住園林侍清宴。

垂簾萬國祝昇平何事窮兵誇海戰頤和園乃移海軍經費所修者別

館離宮次第開排雲大殿高崔巍諸天蓮座奉王母始元

內傳諸天各曠如翠水環瑤臺春暉爛照通陽觀靈書經云

素微上宮有十絕靈幡花片片列仙傳華幡一九重高

拱鏡香堂翠柏蒼松天隱見明湖風細平無波長橋十

里臙脂河早朝宣罷千官靜子夜傳來四季歌玉瀾堂

外春無價鷗軒鷗館多清暇園中有聽鷗可憐寂寞兔

兒山兔兒山為德宗幽居之地恨紫愁紅坐狼藉溫庭筠詩

恨紫愁紅一朝翠輦出倉皇千隊黃巾更嘯張天外九

門司虎豹夢中萬瓦飛鴛鴦景輿重返迎春院十載流

光去如電烏號夜泣鼎湖龍碧海黃埃驚世變眼看蕩
蕩天門開時有窺窗方朔來湖山不解興亡恨偶向昆
明話劫灰我觀此圖長太息石舫銅亭心歷歷更聞宮
監說開元手揮老淚青衫溼

寒夜學晚唐體

連夕寒無耐頽然老病身河聲依斗轉月色出雲新吠
犬時驚夜眠貓喜近人曙光催晝角爐焰暗生春

曉歸

倚醉歸來酒未醒城頭曙色尙冥冥長街十里無人迹
幾點殘燈亂曉星

登樓

滿城風雨一登樓如此天心漫責頭世界三千成永劫
人生七十復何求眼看牛背常終日

王夷甫事見世說

耳聽鼙

聲又幾秋齊鬪閒愁消不得且沽佳釀醉青州

黃哲甫約遊香山不至

別後煙霞常寤寐年來衰病苦侵尋愁人殿瓦鴛鴦夢
望子山阿薜荔陰濟勝愧無立度具卧遊空抱少文心
當時翠輦巡行地應有新詩取次吟

己未十一月冬至日宴集下斜街作九九會同
座者樹枏及醴泉宋芝頓伯魯穀城錢仲仙葆

青閩縣張貞午元奇吉林宋鐵霖小濂吉林成

澹堪多祿漢壽易由甫順豫崇仁黃申甫維翰

會甯秦紹觀望瀾成都鄧守瑕鎔共十人用邵

子詩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之句分韻賦詩

拈得物字

朔風號寒沙解戰苦無術東哲餅賦充虛侵衣肉破裂

杜詩歲宴刀鎌肆剪刺韓詩衣被坐聽人海喧白晝長

軋吻神龍埋凍中杜詩凍埋蛟魍魅逞狡獪鵝雁極衆

口嘈雜百怪出韓詩衆口極鵝雁黃詩屋玄帝不敢聲

感此尤慄慄念我寂寞人黃詩定是慘冰歎無匹太玄

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 踽踽學約癡 南史沈昭畧謂張約日何乃肥而癡

其乘司馬注乘匹也 默默守雄吃隱如縮角蝸濡若奎蹄蝨 莊子有濡需者豕蝨也奎蹄曲

限 今夜天心還 太玄周首還於天心何德之潛 為報冬至日潛陽動黃

宮 太玄中首陽氣潛萌於黃宮冬至之卦 寒氣猶冽凜孤栖念嬰鳴招我

同心密斜街古花市貰酒解陶鬱新好補墜歡 唐玄宗補春餘

之墜 被肘復交膝 杜詩欲起時被肘 冰食凍指排 韓詩冰食葛製神所憐又

觸指如冷齏老牙慰 盧仝詩冷齏斧破慰老牙 拈詩咒寒凝摘韻鬪

險峴生活雖冷淡 白香山語 此會實真率九日一搜腸老骨

尙強偏遮莫探世態 徐鉉詩世態如湯不可探 觸撥幽憂疾 白詩及彼幽憂

疾快飲 無不消 持此搜春筆借以息老物 禮見屏

雪後車中望西山

閉戶山家似蟻封一冬三白卜年豐翻新世界迷銀海

帶溼鐘聲出玉峯蹴地馬蹏敲凍鐵排天鯨齒起寒鋒

李白詩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入門一笑相驚問四十年前話舊踪

贈涑水王子昭 克明秀才

昔吾游西山夜宿土隄上 土隄在涑水之北四十里主人雅好客雞

黍屢相餉殷勤見二子子昭最淵亮崢嶸出鱗角眉宇

更夷曠時維四月初妍暖風日鬯攜手山中行草木正

茁壯宛轉蹋崩石寸步不敢放千丈飛霹靂下視心膽

喪百果始發花萬壑香氣益彼時君總角言談不相讓

斑斑虎豹姿令我折輩行忽忽四十年鬚髮已換狀昨夜脫鞍馬風雪打行帳入門笑一屋喜極轉悲愴人民慨已非山川尙無恙明春待訪君重上摩雲嶂

題易實甫

順鼎

廣州集

向讀哭盦詩壯彩發光怪秀句多天成咄喏風雨快詩名二十四不復守一派歎君斬鯨手橫海氣無外一官走天南束縛事冠帶斂衣坐塗炭分席伍鱗介朱墨不適手豪興屢遭敗夜光甫出懷黃山谷奉送公定詩夜光但十襲出懷卽瑕玞竟爲魚目註傷哉喪家犬奇剝頗無奈索米來長安日與侏儒對乃託酒色狂無復聲律戒但聞倚戶號哭笑

失常態莊生少莊語方朔尤狡獪譬如海中物龍蝦極

纖大又如太倉粟往往雜黃稗君真善戲謔掉此三尺

喙昨聞榜里子

史記榜里子傳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白氏六帖有智囊宿瘤黃詩何須榜

里宿瘤幾成贅

君患眼瘡

竊喜囊大瘦眾美爭欲妻全人脰

肩肩對此轉失媚君其什襲藏留以駭魯衛

見莊子德充符篇

壽錢仲仙六十

使君吐氣作邦伯昨歲來賓觀國光蘭芷至今芬未沫

離騷芬至今猶未沫

臺萊定祝壽無疆午門仙令有飛履亥字老

人齊捧觴

劉禹錫詩亥字老人迎

陶令歸來惟卧酒遙知輿頌滿

三湘

璨璨颼颼貫古今

杜牧詩論今星璨
璨考古寒颼颼

探奇嗜善費搜尋

豐年久富文康玉小賈時分逸少金白氏新詩吟耳順

白樂天有
耳順吟

君家秘器勸宵斟

秘色瓷器世言錢氏有國
日燒進為供奉物臣庶不

得用熹平明鏡尤希寶

君藏有熹
平古鏡

照見鬚眉萬代心

壽宋鐵梅

劓牙履尾返侵邊馬上功名憶着鞭寸舌能當軍十萬

一錐羞伍客三千忽驚世變塵生海勝有文章焰燭天

聞道乾坤須補綴

君自壽詩有乾
坤思補綴之句

為君傾斗祝長年

題成澹堪

多祿

澹菴圖用東坡粲字韻

人生百年中憂樂不相半日與名利殉徒為達者歎澹

堪天遊人

莊子外物篇

外物得妙玩年來世味薄

韓詩

世味薄

眉宇氣蕭散

枚乘七發陽氣見於眉宇之間

當年策五馬恥與駑

蹇伴黃埃忽四塞長夜無時且攜我縞衣友載我綠綺

案歸來見城郭感此心曲亂君家山水窟胷垢可湔盥

築庵萬崖腹避地得臯緩

左傳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注臯緩也高蹈猶遠

行也金君老畫師水石一筆貫

圖繪寶鑑宋戚文秀工畫水画清濟灌河圖一筆長

五丈白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毫不失次序

張圖見素心休老就衰懦俯

視衣冠人紛紛坐塗炭我思在空谷招雲卧松館山中

四時春冰雪心自煖君淡遭我泊相視博一粲

早梅以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為韻分得

處字

萬鬪聲沸天士馬競馳騫

樊珣詩憶長安十月時華清士馬相馳

風雪巖

閉門抱獨守遲暮招我素心侶斜街散幽步妍光亂人

眼

韋應物詩妍光屬瑤階

繚徑如環素

李賀詩御溝合如環素

忽聞破鼻香

春來不知處尋梅問消息

李白詩聞道春還未相識起傍寒梅問消息

時見

三兩樹頑寒苦侵欺宿豔尚凝沍百卉黃且瘁顏色均

已故矯矯冰玉姿亦為天所妬擗颺肆饗虐鐵幹力枝

梧

史記項羽紀莫敢枝梧

含情猶未伸忍凍纔半吐置酒窗下月

疎影射寒兔且共保歲寒須時作羹具

題錢仲仙熹平鏡以長子孫延年益壽長樂未

央分韻

銅人淚盡蝦蟆死

後漢書靈帝紀修玉堂殿鑄銅人四黃鐘四及天祿蝦蟆

習家池

旁水清泚

鏡得之習家池旁

千載黃天飛劫灰

後漢書靈帝紀鉅鹿人張角自

稱黃天隱隱金煙土中起

異聞集隋時有胡僧至王度家云宅上有碧光連絳氣屬月此

寶鏡氣也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金膏塗之珠粉拭之雖久藏泥中不晦

當眉染翠對臉紅

太平廣記景德中有楊起者入鳳州山洞中得一鏡回環三十二字有當眉寫翠對臉傳紅之語

想見

飛精鍊形始無上將軍熹平歲

靈帝紀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觀

水

銀瀉地苔花紫

龍城錄任仲宣畜一寶鏡人云水銀飛精百鍊成鏡

明月照人能

幾春掩面啼殘老蟾臆佳人已向鏡中老死魄猶聞泣

魑鬼

洞冥記望蟾閣上有青金鏡能照見魑魅

錢君持出玉芙蓉

類苑何都巡出一古

鏡銘云白玉芙蓉
匣翠羽瓊瑤帶

一片瑤光墮秋水

庾信鏡詩光為一片水影照兩邊人

祝君富壽長未央
龍鳳斑斕長孫子

庾信鏡賦龍垂匣外鳳倚花中

榆園消寒圖

張貞午同年作九九第四會招飲榆園以雁北

鄉征鳥厲疾水澤腹堅為韻拈得征字

憶昔登君堂坐我萬綠亭
老榆更扶疎落莢隨風零君

食日萬錢屑粥僅當羹

唐書陽城傳屑榆為粥講論不輟

短貫不救饑

白詩錢穿短貫榆

索米長安城昨奉新東招朔氣寒稜稜
癡

響萬竅乾柯互枝撐置酒古榆下
破甕倏已冰吹起博

山雲

戴叔倫詩博山吹雲龍腦香

爐中火熒熒

薛能詩星火爐邊夜坐寒

燒出一

片春

孟郊詩驅却坐上千重
寒燒出爐中一片春

四座光風生念君回天手

郎姑轉妍榮

陸璣詩疏廣要引
廣志有郎榆姑榆

老夫迫西榆

任昉詩暮
燭迫西榆

感此日月征儻得啖榆法一睡不欲醒

博物志啖榆
則眠不得覺披

圖再三歎寫詩報瑤瓊

題徐晴圃中丞從軍圖

旁午軍書絡繹來牙旗高壓陣雲摧五千曠騎從天下

百二雄關倚劍開眼見篝狐消宿火指揮功狗信奇才

書生殺賊尋常事手製鏡歌唱凱回

貂蟬從古出兜鍪大府珊瑚一網收筆挽黃肩飛露布

扇揮白羽自風流鄧王記室推人表

世說東海王鎮許
昌以王安期為記

室參軍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梁角降書出隴頭百二

倫之表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
年來威望在鴟茗處處唱涼州
晉書張軌傳涼州鴟茗賊寇消

題路金坡 朝鑿 仙山濯髮圖

金坡自記云丙辰九月朔夜夢遊幽巖絕壑間

褰裳涉水抵石壁下見巖半鏽有汪水雲濯髮

處六字石壁陡絕有人掖余登極頂俯視煙靄

合沓深不可測恍至一處則有蘭若在焉老嫗

延入指寺前茆庵一椽曰君盍棲此讀書且可

避世醒而異之因憶趙堯老近歸隱榮州山中

夢境得毋彷彿作詩紀夢

附錄詩集卷一
江流潺潺石齒齒一朵芙蓉出江底夢中恍惚滎州山
鐵壁千尋迎面起蹴天大浪褰裳過攀雲直上青嵯峨
嵌空朗朗六巨字大筆何年書擘窠傳說汪生昔經此
被髮高歌蹋秋水手撥冰絲響枯木萬壑松聲猶在耳
天風吹上楞伽巔頰廊紺宇高摩天更聞老姆苦饒舌
爲說寶地營茅團一枕黃梁夢初醒海宇忽傳風鶴警
故主驚聞化杜鵑寂寂寒江弔孤影汪生汪生何處歸
山川猶是人民非我欲重尋濯髮處水渺渺兮山巍巍
但見林魑木魅日夜上下相悲啼

再題澹庵圖得成字

薜蘿深處久逃名
白喜幽棲小築成
槁木形骸常隱几
斷年茶藥學長生
黃花白酒有真味
綠水青山無盡情
隱隱茅庵如斗大
卧聽金石出歌聲

題趙大年桃源圖爲邢冕之編修端作

晴霞十里鶯亂飛
銀尺擲波魚正肥
漁舸來往快如矢
雙雙打槳玻璃開
一舟遙向武陵去
皜皜晴空灑紅雨
日漏花間一隙天
隱隱人聲隔煙語
忽看四壁青巉巖
中有萬頃之良田
人間天上各驚問
衣冠彷彿羲皇前
家家雞黍爭延客
話到羸秦虎狼國
當時父老避苛政
甲子都忘年幾百
咄哉此境世所無
迷離幻夢同華胥

料應作記陶元亮避世埋名託老漁後來好事丹青手
巧構虛空鑿烏有就中歷歷仙人居鸞鳳麒麟盡雞狗
我披此圖重愴然桃花無主春風顛劫塵吹水作平地
茫茫何處尋仙源

東坡生日小集宋聚五出公像屬題為賦長句

我與公生辰所異乙與癸

東坡生於景祐三年丙子十
二月十九日卯時十二月為

辛丑十九日為癸亥時為乙卯余
生年月日與公不同者乙癸二字

磨蝎守身命毀譽劣

同軌昔年謁公像蘇祠倚江趾忽忽三十年流光去如

駛今宵九九會正值公攬揆金山有遺相光儀照千載

岌岌子瞻樣

談記士大夫近年較東坡
桶高簷短帽名日子瞻樣

高冠切雲起老

來換笠屐赤脚走萬里

公詩無官一身輕兩脚喜暫赤

方舄復雲巾

公詩

有謝人惠雲巾方舄

有時戴椰子

公有椰子冠詩

公像百不同到眼均足

喜薦以葉家白

公詩自點葉家白建谿茶名

煎以惠泉水魚筍不論

錢蜜酒甘且旨更爲作寒具佐以饋歲鯉

公饋歲詩真盤巨鯉橫

雖無紅頰兒

公詩家有紅頰兒能唱絲頭鴨

座中盡有斐徹夜燒松明

公有夜燒松明火詩

靈兮來至止公笑而不言翩然欲下紙

題壽星見硯壽宋友梅六十生日

宋公六十皇攬揆市得蓉溪鵝眼硯

硯頂凸起有一眼

君家小

印記金華

正面左邊有金華宋氏小印

三篆精鐫壽星見二泉居士

傳家珍

正右邊有壽星見三篆字下注白沙陳獻章二泉居士珍玩

銘者誰與文茂

苑碩心為茂苑文嘉銘浮沈渤海不記年正面左邊有渤海勞氏長生如意齋藏硯十一

字西廬觀之目為眩正面左邊有西廬老人觀五字憶昔老人南極來

割取青霄雲一片不然神女補天石五色斑斕手中鍊

一窩雪浪翻丹砂雪浪硯見一統志丹砂墨也見東坡仇池筆記鳳味龍鱗何

足算鳳味硯見雲林石譜龍鱗硯見清異錄賀君此硯壽君酒北斗溶溶

瀉銀漢吁嗟乎青天有時老此石終不爛留伴東方老

歲星如意長生為君券

題周夢坡琴契圖

楊時伯宗稷精於琴擬刊琴學叢書烏程周夢

坡贈以百金助刊資時伯以所藏響山堂琴報

之而繫之以詩二君初未謀面也夢坡作琴契

圖徵詩作此答之

鼓琴不如枝策枝策不如據梧

昭文之琴斲梧爲器已失天然之質自然之音

既成爲器便有成虧故曰有成與虧昭氏之鼓琴也師曠枝策而吟雖異於成虧之器然終屬人籟亦非自然之音琴者梧木所爲也據梧而吟則梧之中自有琴意此乃天然之質自然之音不假人爲純乎天籟者也夫不鼓琴尙有形器之嫌而文之從來論樂貴天籟一成子又加之以綸故曰終身無成

形器終嫌粗吾聞龍門之木百尺高扶疏下有飛湍大澗作清響上有鸞翔鶴舞日夜相叫呼此中自有天然琴意在非器所假手所摹子以綸終失琴旨陶公無絃得琴理知此始可與論琴耳之所遇皆知音楊君此技

進於道心若灰沈形木槁千秋絕學抱孤心萬事浮雲
 歸一掃銅山鐘應無東西伯牙一日逢鍾期投合有如
 鍼引磁山川阻修無間之周侯惠我百朋錫何以報之
 崑崙碧女紅餘話以崑崙碧玉為絃日碧絃琴譬形贈影影答形千里同
 聲如咫尺

饒歲九九會第七集

一年三百六旬有六日憂虞日多歡樂少今日惟餘十
 二時片刻千金尤至寶年年饒歲祈更新吁嗟我生殊
 不辰六神失厥職除夕迎送六神見乾淳歲時記司命尤不仁除夕以酒糟抹
於竈門之上謂之醉歲歲饜人酒一醉七八春儻公儻
司命見輦下歲時記

母不任事坐視山魃野魅上下叫跳呼其羣秦中歲時記除日進

儺作鬼神狀內二老兒儺公儺母惜哉偽鍾馗除夕殿司進屏風畫鍾馗捕鬼狀見乾淳歲時

記厭厭不復神桃符等兒戲白堊空書門見瑯嬛記我今餞

歲與歲約往不可追來可託照我以虛耗之火乾淳歲時記除

夜明燈牀下餂我以僥倖之酌見程史投我以除厲之椒

謂之照虛耗井養生要術云臘夜持椒卧井旁懸我以禦凶之葦索勿與人言投於井中除瘟疫

見風俗通桎螻蛇桔獠狂醢罔象烹游光夔魑斧野仲斫方

良不得遜魍蜮不及藏寰海澄且平人民壽以臧呼我

酒徒召鄰叟共打灰堆迎歲首但絕鬼魄蘇人魂願與

普天同醉元旦屠蘇酒

歲暮旋里

往歲經過地風光半已非
臘隨殘雪盡春自故鄉歸
路僻行人恐年荒市販稀
一生遊子恨何以慰慈闈

除夕

八載逢今夕通宵爆竹聲
民國以來禁民間用舊曆每
逢除夕寂然無聲今年爆竹
之聲徹夜不斷為笙歌人海沸
燈火帝城明
久冷朝天
夢猶殷望歲情
家家思漢臘
呵筆記春正

陶廬詩續集卷十終

男勇敷校刊

陶廬詩續集卷十一

新城王樹枏

一默集

庚申

題金北樓茗溪秋泛圖

高奴城頭烏夜啼西風颯颯妃呼豨黃沙滿眼淚滿衣
 白雲在天不可期一夜歸心二千里夢落茗溪故鄉水
 手寫烟波一權圖白浪連山掌中起浮玉峯前溪水涼
禹敷紫山海經浮玉之山茗出其陰中多鯀魚中有鯀魚尺半長萬樹青紅照
 秋水日尋五隱偕徇羊鄉思消磨歸未得
禹敷案元楨詩鄉思銷磨

逐日無五龍山下秋風客一日傳聞雪水渾禹敷案孟郊詩君生雪水

清君沒手捧嬰書泣臯血返哺歸來尾畢適有親不逮

傷何如禹敷案韓詩外傳此圖合付雙荷葉留與添丁

小鳳雛禹敷案宋賈收字耘老居茗溪上蘇東坡嘗遺書云念處士貧甚為作古木怪石一紙吳興有

好事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

之不爾可令雙荷葉收貯須添丁長付之雙荷葉耘老侍姬添丁耘老子

題唐墓中美人磚侍立一捧茶一膾魚一獻食共四磚

慢臉嬌娥暗自嚔玉釵零落委芳塵淒涼銅雀荒臺下

半是分香賣履人

磨針繡罷月朦朧鬼火淒淒撥絳紅禹敷案銅火箸十八茶具之一也

品盡九泉泉水怯寒圍座肉屏風

紛紜履舄綺筵開爭看纖纖斫膾才深恐化為蝴蝶去

禹敷案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膾其薄如縠輕可吹去因會客先起魚架之忽風雨雷震膾悉化為蝴蝶飛
去 遽遽一枕自飛來

雲母屏開榻橫陳廣川浩劫已千春玉杯金碗分明在

疑是哀王捧食人

禹敷案漢廣川王去疾掘魏哀王冢有雲母屏風石枕床左右婦女二十

侍立有執盥捧食之形

日本諸橋轍次字仲蘇介傳沅叔來謁並出詩

冊索題賦此應之

弔影窮廬又幾春年來時歎德無鄰斯文盲晦嗟如綫

大道千城寄此身龍戰玄黃成浩劫雞鳴風雨見斯人

新安學派源流遠

君嗜朱子之學

他日尋君一問津

歌風十五能知政閱世三千貴遠游聞道康成補毛傳

君有詩注

更從騶衍訪神州慕予窈窕勞雙眼放子光明出

一頭載酒問奇真好事他年風月載歸舟

用宋儒吟風弄月吾與點

也之意

謝東海徐公惠鯽魚

猪肝一片久依人彈鋏歸來日正曛濡沫忽驚魚尺半

禹敷案蘇舜元舜欽聯

避寒休借酒三分

禹敷案神異

句詩尺半鯽魚煙中跳

嘗羹履荷遺阿母

今去兩歲公惠松江白魚持歸奉母

有溫河鯽魚食之宜暑而避風寒

斫肉還宜餽細君尤祝窮家多鮒鮓知公積福更無垠

禹敷案易林鮒鮓鮓積福多魚資所無有富我窮家時五省旱灾待賑孔急故及之

索米長安不救饑猥叨分惠到旁皮仰公治國烹鮮手

觸我懷音慨釜思悅口恐干諸佛戒畜池翻慮校人欺

傷心丁巳千年劫三海常留去後悲前總統馮公賣三海魚事

東海徐公偕同社諸君九日宴團城予適歸省

未與其會返京後樊山以詩索和次韻答之

未蒞詞壇氣已降自慚曹鄴不成邦禹敷案黃詩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

邦羨君高會聯清字禹敷案唐德宗重陽日賜宴曲江亭賦六韻詩用清字愧我

無緣侍葆幢九日霜花傳七七禹敷案鶴林寺杜鵑花開忽見女子遊花下周

寶鎮浙西謂道人殷七七曰此花可副九日一時風貌

各雙雙禹敷案南史宋孝武選侍中並以風貌流涎西

笑頻開口獨酌村醪倒玉甌

玉佛會瞻不壞身禹敷案園城中煌煌彩藻煥丹宸潛

龍一去空煙海覆鹿於今悟夢真禹敷案列子今真得

亂後登臨成往恨劫來生滅識前因禹敷案楞嚴經是

不能發明不生滅性初半劫滅傷心城郭今猶是賸有

後半劫生如是一類名無想天流離刺草臣
禹敷案儀禮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士

此日傳香寄便風禹敷案錢起九日寄姪詩眞珠紅滴

酒花穠禹敷案李賀詩小不聞戰鼓歌黃菊禹敷案李

巴陵望洞庭水軍詩云今茲討鯨鯢旌旆何繽紛白羽落酒樽洞庭羅三軍黃花不掇手戰鼓遙相聞今兩湖

正有戰事且煮殘霞訪赤松我愧後塵常不及君真高藻善

為容禹敷案禮記徐生善為容容為頌之正字謂善為頌也幾回昭景門前過惆

悵瓊華第一峯禹敷案瓊華島在北海中

把菊何曾見白衣年來齷齪卧東籬禹敷案李白詩齷齪東籬下淵明不

足登山侍御不同醉禹敷案李白聞崔侍御九日游敬亭余時登響山不同此醉乞

食淵明空有詩杯酒坐消風雨夕海塵吹冷却灰池禹敷

案元楨詩醪回思仙仗巡游地正是蓬萊賜橘時禹敷案唐

宴却灰池太宗九日在蓬萊殿賜羣臣橘

自題程伯葭之劉夫人為余所繪小照

天地本無我石火偶一現犯此不祥人有覩目與面萬物皆假相生滅一時暫况復假中假戲作眼前幻吾今年七十身世屢遭變驢馬慨已非人禽尤莫辨而我生其間如日坐塗炭明知難入時故我不敢換無須形贈影吾見亦已慣

七十自壽

柴桑歸後日驅飢臆有星星兩鬢絲七十年光馳似箭三千世界立無錐卷裏舉世趨羶蟻富貴薰人嚇腐鴟我欲驂鸞塵壑外故都回首不勝悲

豹毅不煩中外養彭殤自古壽天齊山河老怕看牛角

羈馬今欣脫馬蹄且續五千年內史尙餘三百甕中齋

吾生聚散皆塵垢

禹敷案莊子至樂篇生者塵垢也

奚事勞形學木雞

賤辰七十樊樊山壽之以詩次韻答之

青眼高歌愧引年老來名姓怕傳宣劉郎無計消霜領

禹敷案劉兼詩秋霜滿領難消釋

白傅何勞賦壽泉一世行藏惟我共

十朝風雅待君編自憐衰病侵人甚無疾方知是上仙

入牖以後兩次大病現尙臥床未盡霍然

前詩意有未盡除日無事賦此廣之呈樊山

百年鼎鼎如朝暮修到神仙有盡時莫爲彭殤論天壽

從知蓋壤互成虧養生無主庖丁笑窮壽忘身揚子悲

禹敷桀列子楊朱篇
是天人之窮毒也
蟲鼠區區隨造化與君且賦賣癡

詩

柏酒催人兩鬢班老來差幸一身閑
十步五步自飲啄
千年萬年皆等閒自問我原無我相
合居材與不材間
相看七十明朝過醉把屠蘇亦強顏

守歲

畫燭長街徹夜明萬家爆竹響春城
杯傾藍尾消寒酒
盤獻膠牙送暖飭十載朝天迷斷夢
一爐圍火數殘更
傷心蒿目無窮事依樣笙歌慶太平

辛酉

上元

爛熳長街寶燭燒一聲雲外落笙簫煙城皓晶天中月
人海喧闐夜半潮連袖踏歌圍錦幃逐塵交馬度星橋
年來一覺春明夢獨撥寒燈坐寂寥

春燈詞

辛酉年正月元宵作以辛年元宵為韻

呼庚聽罷又新春話到今年更苦辛九炁天官渾不管

但知醮酒祀門神

禹敷案道書上元九炁天官主錄百司罪福之籍

不聞白粥為祈年

禹敷案荆楚歲時記正月半作白粥祭神祈蠶桑

七寶神燈

不惜錢

禹敷案崔液詩神燈御史百輪張

試向六翫山上望

禹敷案王珪詩六翫

海上駕山來鰲山燈山也結五彩為之

玉皇高拱大羅天

禹敷案向子諲詩紫禁煙花一

萬重鰲山官闕隱晴空玉皇高
拱雲霄上人物嬉遊陸海中

攢星高閣憶開元

禹敷案影燈記明皇於長春殿張臨光宴奏月光曲

一曲分

光月到門自是太平行樂事可憐烽火照中原

禹敷案攢星閣

燈名見影燈記

踏歌人散已深宵暗逐香塵度鎖橋蠟燭滴殘千點淚

一聲鳴鴉萬魂消

次韻

太乙吹然正上辛

禹敷案史記正月上辛祠太乙以昏時夜初到明而終

家家燈

樣競翻新千門萬戶明如晝直似昇平世上人

上下交輝月正圓金鳧銀燕鬥新年雞籌唱罷人歸去

幾點殘星亂曉天

金蓮萬斛照黃昏 醮粥迎神柳插門

禹敷案荆楚歲時記正月望日祭門

先以柳枝插門隨柳枝所指

更有金錢來買夜

禹敷案容齋隨

筆西京正月十五看燈宋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錢買兩夜遂展至十七十八

不聞分惠

到元元

孤燈黯黯坐深宵 明月無心伴寂寥 回憶開元全盛日

六龍飛度廣陵橋

題王心蓬山水畫冊

楚中山水天下聞 千形萬狀一筆吞 誰與作者司農孫

探奇鑿幽湘漢濱 胷中突起千嶙峋 眼偷手剽如有神

體蒼質厚氣渾淪善以无毫乾擦皴險若斧鑿神工痕
有時夢寐江南春故鄉回首千山屯興至一寫皆煙雲
司農家法變自君別開蹊徑披荆榛有若獻之爭右軍
吳君得此什襲珍開圖坐對如高人拳藤攀竹疑可捫
但覺四壁青氤氳

思歸綿上

不堪垂老失瞻依去國孤兒淚滿衣夜半屢驚夢惑變
自五月以後焚惑守心至今天涯空悵白雲飛英雄不
愈近古占經主天子出宮死成今局衰散偷生晤昨非遙憶綿田借隱處萬松深
處有雙扉

次韻樊山春雪篇

社翁祈罷春尙寒密雲不族天心慳赤烏羣飛夾白日

觸石頃刻彌千山玉妃隱隱從天下繞榻祥光耿寒夜

詰朝點地盡成花禹敷案王建詩點地成花繞百官泛柳粧梅驚變化

客秋不雨冬徂春枯齒藉地高嶙峋從從跳梁設設舞

十室八九虛無人茫茫赤地無青草野盡桑榆水萍藻

大河以北飢民剝食樹皮皆盡水中萍藻至一勛五錢雅娘咒歲仰面呻穀星失

彩蓬星皎玉帳英雄歌且娛百萬一擲土不如增兵索

賦急似火秋毫何以當洪鑪滿眼流亡徧燕邸天厲交

濺半炕死一夕矇矓天眼開手召銀娥剪春水須臾雲

司馬詩集卷八十一

陶廬

粉塗皇州漉漉奕奕雨不休牛儂蠶妾拍手笑豐年穀

玉能兼收嗟余擁鼻時呵凍東郭先生老無用

禹敷案東方朔

號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衣履不完行雪中無下足盡踐地

連天麪市不充饑坦卧

空庭尋舊夢君詩爛日如神沙老懷尤喜眠餐嘉雞蟲

得失休相問且與閒烹雪水茶

辛酉三月五日曹禮齋招詩社同人乘船徧遊

三海晚宴於晚晴移補修禊事

憶昔成周時卜洛朝羣侯張宴曲水濱盛節傳千秋下

逮漢魏後禊事年年修有清康乾間輦下多名流每逢

祓除日歌詩滿皇州一自變夏時舊法遭虔劉王正既

已非人事日以媮二三遺世人漢臘仍自由年來作禊
 飲勝地恣嬉遊今日都中人寥落殊寡儔頃承曹子招
 同泛三海舟山光媚夕照水色濃於油當年駐蹕處一
 一眼底收潛龍蟄深淵但見蝦與鱗螭階穴颺颺鳳閣
 巢鴟鴞上下望故宮搖搖我心憂茲逢賞花晨禹敷案
玉海大
 中祥符六年三月五日賞花補禊池邊樓迴繞愜佳宴
 宴後苑帝作賞花釣魚詩禹敷案孫慎行三月三日宴王
 明府山亭序愜佳宴滌煩襟詩酒交相酬流觴泛桃
 花禹敷案三月三日作艾餅羅盤羞禹敷案上巳日以
 之冠見宋史青艾染餅為盤羞高麗國傳吾聞禊者泐一洗人間愁今世果何世餓
 戎成且周耗斃徧下土破碎無全甌天灾暨人禍無術

迎嘉休矧今歲作噩百病何由瘳聊用自潔身與世相
沈浮

京師西城內博塔胡同有元萬松老人舍利塔

高丈五尺巋然獨存鄧守瑕卜居塔北築一

園曰禮塔園金拱北爲繪園徵詩賦此蒼之
人間何處覓靈光一塔巍然出上方劫火餘灰燒不得
日聞鈴語自郎當

岌岌支提憶昔年買鄰千萬亦奇緣君如參得油鹽味
從此光明放一拳

耶律勛名開一代屏山著作足千秋治心治國無奇訣

都向從容錄裏求

鬼獄沈淪劇可憐先生何術熾青蓮不知八萬修成候
浩劫茫茫復幾年

秋感

踏踟長安兩鬢皤幾回舉目望山河年來薇蕨爲家累
亂後萍蓬奈老何木葉空庭人意悄蘆花寒渚雁聲多
昨宵風雨淒涼甚且把茱萸倚醉歌

獨上新亭老淚橫秋風禾黍不勝情三旬九食陶彭澤
一醉千春阮步兵萬口淫哇成世界十年薪膽負生平
漁樵恨少藏身地最怕時人識姓名

附原言系集卷一
寂處何曾見似人年來充耳欲無聞苦逢大陸龍蛇厄
甘入深山鹿豕羣嵇阮清談能口伐綺黃大隱不身文
草廬以外無天地抱膝孤吟到夜分

三海迢迢跨玉虹十年踏徧輭塵紅蒼煙敗葦連瀛島
黃葉殘陽冷漢宮眼見中原豺虎窟心知吾道馬牛風
一從化鶴歸來候城郭人民半不同

題徐大總統煙樹晴巒圖

夙昔好山游老來困腰膂既乏買山錢又無濟勝具洞
天三十六往往夢寐遇攢腸出嶽寄磊砢不得吐忽驚
几案上突兀起煙霧枝峯與蔓壑爭向腕底赴岡嶺相

追攜

禹敷案韓胡詩
嶺岫相追携

高低互延屬溪聲出深林泊泊山

下注中有仙人廬蒼茫隱雲樹似聞歌嘯聲山遠不知

處吾聞道淡宗章張闢先路

禹敷案章
偃張通

後來荆董輩

禹敷

案荆浩董巨
皆南宗也

黥染弄姿趣此圖守家法下筆得神助骨

秀神自閒意遠態彌嫵曾中萬邱壑磅礴時一露卧游

忽觀此觸我煙霞痼我欲從之游恐被漁人誤

槐花黃舉子忙此舊年鄉舉時諺也今值槐花

黃後桂子香初俯仰今昔不禁愴然之感

獨坐中庭露氣涼天風吹下木樨香槐花黃罷無人問

滾滾車塵為底忙

重九日同子玉叔變臣弟南郊登高

重陽盡日瀟瀟雨夜半星河忽放晴掃地風霜餘噫氣
連天草木起寒聲茱萸共把唯澆酒江漢傳聞未洗兵
試向南郊高處望蕭條雲物不勝情

七十歸來作重九徑荒叢菊惜無花霜華濺濺明秋水
日色淒淒起暮鴉風烈馬肥餘苜蓿露希人去冷蒹葭
非秦非漢今何世把酒相逢尙有家

昨宵聽雨話聯床攬鏡相看各鬢蒼漠漠溼雲沈大壑
蕭蕭落葉下寒塘雙螯美酒東籬菊一雁秋風北塞霜
最是年來鄉味好題糕且莫效劉郎

小園

一雨碧如洗颯然生晚涼支筇延寧處鬱鬱暮天蒼巢
鳥爭枝墮檐蛛結網忙夜深仍不寐明月下虛廊

獨座

跣足科頭坐午陰四圍煙樹綠沈沈昨宵幾陣風兼雨
滿地樁花一寸深

古寺

何年古寺倚巖隈早暮時飛劫後灰鴟火淒淒響鉤格
鬚烟漠漠滿蒿萊枯槐卧地枝全秃斷碣沈沙字半埋
最是傷心名勝地山門無主任風開

題成澹堪 多祿 澹菴圖用東坡粲字韻

人生百年中憂樂不相半日與名利殉徒為達者歎澹

堪天遊人

禹敷案莊子外物篇心無天遊

外物得妙玩年來世味薄

禹敷

案韓詩我老世味薄

眉宇氣蕭散

禹敷案枚乘七發陽氣見于眉宇之間

當年策五

馬恥與驚蹇伴黃埃忽四塞長夜無時日携我縞衣友

載我綵綺案歸來見城郭感此心曲亂君家山水窟曾

垢可湔盥築庵萬崖腹避地得臯緩

禹敷案左傳魯人之臯數年不覺使

我高蹈注臯緩也

金君老畫師水石一筆貫

禹敷案圖繪寶鑑宋

戚文秀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

張圖見

素心休老就衰懦俯視衣冠人紛紛坐塗炭我思在空

谷招雲卧松館山中四時春冰雪心自煖君淡遭我泊
高歌博一粲

再題澹庵圖得成字

薜蘿深處久逃名自喜幽棲小築成枯木形骸常隱几
斷年茶藥學長生黃花白酒有眞味綠水青山無盡情
隱隱茅庵如斗大卧聽金石出歌聲

壬戌

過昇仙橋望紫泉行宮

昇仙橋畔水淪漣千載仙翁去不還憶昔六龍曾駐蹕
祇今羣犬盡升天煙波沆漭迷丹竈宮殿依稀認紫泉

我亦避人逃世者憑高回憶獨悽然

哭次女壽芝情發乎中不自知其詞之俚也

噩耗傳聞屢費猜傷心病久我方來相持涕泣翻無淚
將死聲音更可哀命已到頭猶冀倖藥將入口轉遲回
誰知白髮殘年叟送汝匆匆赴夜臺

一年三隕傷心淚垂老遭逢運更乖兄妹形容殊近似

死生先後竟相偕

二月老母棄養六月七日三
兒病亡九月三日次女又亡天生尤

物難常在人到衰年易感懷地下若能逢祖母爲余晨

夕侍蘭階

輓李命三滋然

光四昔稱明進士

禹敷案李孔昭字光四荊州人明崇禎十六年成進士知天下將亂不赴

廷試隱居盤山負薪養母朝廷徵之不起人呼李進士窮餓而死

命三今作蜀完人巨

游授命傳家法

漢李業字巨游舉明經王莽居攝匿山谷中公孫述慕其名徵為博士使尹融

奉詔劫之若不起賜以藥酒業歎曰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遂飲毒而死

貞靜成藍

愧老身

南北朝李謐字永和少好學杜門却掃屢辭徵辟謐曰貞靜處士謐初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

謐請業同人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士何常在明經

一昔麻鞋來萬里十年草莽

有孤臣壯心未已身先死鶴化鵲啼更愴神

林畏廬七十壽

燭龍久失曜神臬沈九幽冥行而擿塗歲月忽已遵念

我同心友七十春與秋愧吾一日長皎皎雪滿頭雲龍

日追逐如水以石投君也聖人徒中弼而外彪堂堂萬
夫敵一身當眾咻文學尤傑出觥觥夏與游善刀不屑
試耆古勤且勩無木可棲鳳無水可飲牛萬喙恣淫哇
使我兩耳聒君乃守玄默恥爲世所韜惠施書五車叢
殘快薪槲出其所緒餘萬象供鑄鏤鄭公擅三絕眾美
罔弗收才大命所憎結此天人讐我聞古真人寢覺無
夢憂老來貴自適上與造物遊相將爲無涯巧麻難推
求黃農不再世期子崑崙邱

癸亥

壽趙次珊先生八十

劫後滄桑復幾春又逢皇覽及良辰陶孫忠愛見良史
潞國精神眞異人濱海歸來稱大老新朝待訪有遺民
愴懷故國瞻喬木松柏凌寒要此身

一朝鴻製出龍門手假麟書報國恩集眾所長才學識
立三不朽德功言中郎大筆詞無愧漱水高名老更尊
八百祝公彭祖壽欣陪柱下共晨昏

清史館西偏有屋三楹曩日之舫齋也无補老
人重葺之屬同人賦詩用朱芑堂舫齋聽雨

詩韻

填海移山願久虛年來漸與世情疏埋頭甕牖無多地

照眼瑯嬛未見書池上浴春曾占鳳人間戲鼎看游魚
崔巍官室依然在翹首長安涕淚餘

待清北海望猶奢十載浮沈兩鬢華幾見飛騰聞燒燕
祇餘早暮有朝鴉東京著錄尋遺夢西域來歸牘斷槎
試向五雲多處望爐香猶認玉皇家

端居無計遣悲魔

禹敷案楞嚴經有悲魔入心腑見人則悲

老眼逢人淚更

多世運無端起睢刺

禹敷案南都賦方今天地之睢刺注睢刺喻禍亂也

釣徒

從此號煙波秋風亂蛩嘶宮月夜雨官蛙響禁河浪迹
京華同泛宅幾時安樂得行窩

題吳蓮溪福延行窩圖

終南迤邐東南馳馬甲之山尤崛奇黃綺先生去已久
更無人採商山芝君家累葉山之麓手種千竿萬竿竹
更向松蘿冪屋中斷谷梯空起茅屋一阿高踞羣山裏
占領風煙百餘祀萬綠森森不見天選樹眠雲長孫子
無端烽火照秦關大海塵飛盡化田黃霧塞天歸不得
空依日下望長安避秦莫覓桃源路常憶髫年釣遊處
只餘詩賦動江關蕭瑟蘭成感遲暮年來鄉思苦銷磨
夢想山圖子細摹延壽福平別墅嘉名一併付行窩
禹敷案歐陽詹詩村步如延壽川原似
福平注云延壽林蘊別墅福平詹別墅
題史康侯法海寺自在菴

去歲西山遊屢爲豎子纏言尋法海寺杖策來叩關行
行入山腹雲磴相勾連山勢類不周南嚮如缺環栝柏
沿陂陔虧蔽不見天龍泉在何許但聞聲潺潺有菴倚
山路額以自在顏開軒一遐眺萬象羅曾前史君昔築
此經始重光年更偕蔣性甫與劉仲魯避地於此間昔從仲
魯來一夕雲中眠衰病忽見侵未遑一一觀我今見君
圖蜿蜿蒼龍蟠蔚然竄以深捫蘿如可攀往籍誌此寺
耳食相訛傳以見證所聞往往皆扣槃史君善稽古探
討窮遺編覩此獲眞面使我病霍然乞君分片席異日
來逃禪

輓姚叔節 永槩

桐城文派守家傳隱隱干鈞一線延孰料斯人有斯疾

儻非成佛定成仙 君攻內典兼學導引之術 等身著述皆千古儂指

神交近十年一昨送君曾幾日不堪揮涕望南天

數年史局隨司馬一夕秋風餞季鷹朗朗百間驚屋壞

禹敷案世說下令目 我我千丈歎松崩 禹敷案世說有

叔向朗朗如百間屋 我我若干丈松崩 人哭和長輿曰

堪回首憶撫棺一慟愧無能

和宋鐵梅 小濂 病起詩

君從渤海來小子遭親喪聞君患一豎幾入膏與育我

欲往訊君衣冠恐不祥吾聞達人言天壽齊彭殤朝菌
與大椿久暫皆尋常廉藺千載人慄慄如在旁李志與
曹蜎厭厭常若亡生或草木腐死或日月光生死各有
命所疾名不彰區區血肉身誰能歷千霜君獨抱不朽
耳目復聰強二者乃得兼萬劫何敢殃早知勿藥喜方
興未渠央別君一年餘今始登君堂堂前淨業湖宛在
水一方一鏡卧平地遠接青天長煙塵不隔眼萬象森
開張雨餘獻山色風定來荷香理亂與世睽不問滄興
桑城市得山林此樂孰克當讀君止園詩再誦病起章
仰見達人心妙契符蒙莊游心適廣莫翛然脫鞵韉我

今抱小極偃息日在床稍可當詣君相與觀濠梁

小園

繞屋樹森森晴窗忽晝陰綠苔雙屐重紅雨一庭深芳
草已盈把新蟬時一吟年來慚大隱城市有山林

北窗

小小園亭絕市諱滿窗濃綠護輕紗閒看蟻垤晴培戶
卧聽蜂房午散衙三徑竹深聞解箨一庭椿老自飛花
胡牀企腳無餘事起拾松枝自煮茶

過金鰲玉竈

北渚煙波帝子愁綠楊依舊繞皇州眼看昭景門前水

淺到蓬來又幾秋

余刊張文襄公全集網羅遺著得公致潘文勤
龍樹寺召客手札於夏閏芝先生許謹錄一通並

綴小詩四章

老槐久化龍去名士多如鯽來半是孫山外客大都夾
袋中才時多會試下第之士

登龍增價十倍付鶴傳書幾番不惜紙勞墨瘁從知主
敬賓賢

檀梨橘柚殊味珠玉琳琅滿堂收拾墜歡新賞安排飽
饌酣觴

劫灰不蝕殘字勝地難尋舊遊卅載風流頓盡幾人王
建白頭

游三海

三海跨長橋翼翼駕鰲竦翠輦昔所經今與游人共萬
頃青玻璃奄忽成破鏡菱荷雜菰蒲一瀉碧無縫殿閣
天上下隱現萬松空瀛臺尤巍峩高與浮雲並山河不
改色今昔忽如夢神龍久不作魚服遭欺弄哀哉水晶

宮化作委蛇洞禹敷案委蛇泥鱗或矜井蛙大或逞海鱗橫嘲

風多險心睚眦肆殺性禹敷案龍生九子各有所好懷麓堂集云睚眦好殺今刀柄上

龍吞口是嘲風好昌侯尤寡恥禹敷案山堂肆考昌侯險今殿角走獸是以其與諸魚匹如媚故

名萬口成一哄餘者鱗與介悉數口莫罄臨流一俯仰
使我老淚迸燒燕闐不聞潛淵蟄勿用但願水不波勿
使蛟鰐競

遊香山

百折千盤到上方當年避暑此山莊梯雲直到無梯處

禹敷案梯雲處最高俗名鬼見愁

一氣氤氳入渺茫

參天鬱鬱千松矗匝地鱗鱗萬瓦低幾曲半山亭下路

小橋橫過玉華西

禹敷案玉華山莊風景最勝

偕門人趙湘帆黃哲甫暨十八弟茂軒兒子禹

敷海敷心敷孫善元遊潭柘寺行至禪柘下

院梨園莊宿奉福寺忽感河魚之疾頓敗遊
興倉皇而返衰病頽唐老可知也然西山風
景已強半在目中矣

曉出城西門行行三十里四山忽迴合足躡九龍尾上
瞻青鏡天下視碧無底肩輿出復沒徑仄不容趾出入
雲霧中橫過葡萄窟渠流何湯湯遠引桑乾水山花不
知名左右獻紅紫山村四五家世事不到耳須臾到梨
園下寺留客止禹敷策梨園莊奉福寺爲潭柘寺之下院素無濟勝具老朽
益頽靡一夕感微恙三日疴不起駕馬返燕市風日頗
清美一遊亦偶然行止若有使人生各命定願告熙攘

子

七夕

合時苦短別時長一水盈盈隔鵲梁說起肩頭私語事
最癡情是李三郎

傳聞天上年如日不比人間日似年朝作行雲暮行雨
相逢何事淚經天

瓜果盈盤酒滿觴家家姊妹捲簾望人生多被聰明誤
乞巧何如乞拙方

嫦娥竊藥太荒唐贏得長生白髮孀隱約隔紗聞笑語
今宵應悔更淒涼

織女贈牛郎

年來理我機上絲爲郎織就雲錦衣
牛兮莫使扣爾角背上穩穩馱郎歸

牛郎答織女

茫茫大界起風波爲避風波莫渡河
我心堅比支機石肯向君平眼底過

七夕

七七重逢又一年每臨佳節倍悽然
雙星何預人間事引得羣雛競上天

漠漠黃埃欲塞天銀河隱隱渡雙蓮

禹敷案瑯嬛記七夕謂之雙蓮節

兵戈滿眼何年洗破鏡重逢會有緣

一厝自經王母去承華殿冷月如鉤

禹敷案漢武帝事

天荒地

老無窮恨不信開襟尚有樓

禹敷案漢絲女七夕皆穿針開襟樓

但期有女能工織更望生兒解牧牛無事乞靈天上巧

七旬老子復何求

織女戒牛郎

從古仙凡無定種前身郎是牧牛兒而今得意來天上

莫忘牛衣卧泣時

牛郎復織女

府庫空虛道路荒

禹敷案織女主府藏牽牛主關梁道路

天殘天猾更狍

猗禹敷案歲星之精流爲天從今河上逍遙去只管牽
猗猶太白散爲天殘見晉書
牛不服箱

送宋芝洞同年還西安

十年兩度客京師上苑鶯花繞夢思忽憶西山採薇蕨
那堪南浦贈蒞蘿五千文字不可煮七十老翁何所之
料得灞橋風雪裏興來驢背有新詩

依人王粲長年客携室梁鴻到處家買駿聲名喧日下
懷人風雨忽天涯親交聚散同漂梗茵溷遭逢任落花
從此鹿車偕隱去終南深處有烟霞

八月二十一日王祝三郵隆避地日本之橫濱

遭地震之變聞之傷悼者累日

無端浩劫起扶桑地下雙鵝幻白蒼詎料飲魂成噩夢
非關知命立嚴牆百年身世隨陵谷萬里遭逢痛角張
悽悽帝心真似醉不分玉石付崑岡

太息浮生一刹那側身東望涕滂沱杞人竟抱天傾恨
哲士驚傳木壞歌數不可知真夢若善如此報奈公何
魂兮杳杳歸何處徒令千秋弔汨羅

無知天道復何尤積善如君竟莫讎監腦劇憐天壓已
傷心終古地理憂海門齊下孤寒淚佛劫偏逢滅度秋
太息百身無贖處幾番揮涕望瀛州

經年小別成千古永世含冤到九泉縱使化身無量佛
可堪搔首奈何天災生无妄同飄瓦痛不成聲爲絕絃
旅櫬歸來眞慘絕一番遙憶一悽然

秋分移牡丹有感而作

八月二十六日

買春不惜金錢價

禹敷案金錢子午花也

鬪豔爭趨富貴場可笑

無名木芍藥後人偏錫號花王

風餐雨虐今何日富貴花開能幾時狂蝶兇蜂更無賴
紛紛爭占最高枝

看得春光到牡丹一生能得幾回看試哦張昱新詩句

一樣惜騰醉眼觀

禹敷案元張昱詩只消幾個惜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諷淮張之不久也

重九日遊龍樹寺

當年丞相寓此寺今日登臨首重迴
瀕洞風塵幾暇日蒼茫烟水一登臺
千年老槐化龍去數點黃花迎客來
忽忽不知老將至強隨年少醉深杯

雜感

三殿嗟峨日往還金門舊夢冷朝天
丹墀碧草無人迹

鎮日宮槐噪亂蟬

余日赴史館出入西華門過三殿不勝今昔之感

曾向瀛臺展玉容長生無計學喬松
傷心卅載秋風客大海年年弔螯龍

瓊樓玉宇水中央殿閣重重隔粉牆
回首五朝巡幸地

亂鴉千樹噪斜陽

碧蘚連錢上玉墀城頭不住夜烏啼傷心寂寞承光殿

玉甕摩挲認御題

玉甕亭在承光殿前有乾隆御製玉甕歌鏤於上

九陌紅塵鎮日飛十洲清氣已潛移五龍亭畔垂垂柳

猶憶當年看水嬉

金鰲玉竦高宗有聯云九陌紅塵飛不到十洲清氣曉來多五龍亭

在太液池西南旁植楊柳數百株

當時水閣照紅妝漠漠春陰護海棠賸有白皮松幾樹

四時常帶一身霜

圍城內當日海棠最盛中有白皮松皆百年物也即遼太后梳妝樓故址

手箭腰弓八色旗羽林分隊競冰嬉澄虛榭外明如鏡

會誦拖床御製詩

採蓮船更打魚船圖利無端到九淵列肆禁林親論價

宮娥空結放生緣孝欽皇后居西苑時列肆分厘於承光殿創百貨紛羅親往問價馬國璋

為總統賣三海魚得數萬元明清宮中多放生於此魚有帶金環者

水晶宮外水潺湲靈沼開軒引玉泉三載經營工未畢

已吹玉瑄換堯年大內御花園東宣統己酉 隆裕太后修水殿引玉泉山水灌池

顏其額曰靈沼軒人呼水晶宮辛亥冬工未竣已革命矣 大戴禮虞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獻其玉瑄

雨後青芽鴉背新桑園寂寂閒無人綺華館裏春如海

閒煞西陵浴蘭神桑園在金鰲玉螭橋北每歲三月皇后率妃嬪等祀先蠶西陵氏光緒

間 孝欽太后建綺華館招募湖州蠶婦來京教習飼蠶之法唐彦謙詩春風吹蠶細如蟻桑芽纒怒青鴉背

森森松柏護神壇社稷無端作弄田衣履續紛團秦虢

水心亭榭納涼天

國變後社稷壇改為公園土女游觀夏時多納涼於此

翠華迢遞幸南郊
俎豆紛羅寶燭燒
一昔不聞宣賜脯

萬松林裏起茶寮

孟冬 上祀先農壇禮成賜宴今則廢為茶寮酒館矣

十丈長虹亘繡漪
飛輪從不待風開
昆明淺水今三見

怕聽東方說劫灰

離宮別殿倚雲霞
冷落棠梨萬樹花
一自故園人去後

不知春色落誰家

頤和園自國變後宮門常閉游者須買票方許出入

異樹奇葩出十洲
香風吹上暢觀樓
拳蘭贈芍人如蟻

寂寞慈雲二十秋

西直門外三貝子花園改為農林試驗場 德宗奉 太后曾登暢觀樓

欽題

樓額

冰鮮萬尾出津沽皖筍齊來獻歲初不待崇文門外報

天街處處買銀魚

冬季崇文門進呈冬筍及冰鮮魚來自津沽即銀魚也皖筍冬時方進

十全小印紫泥新玉軸牙籤次若鱗四閣頒來多秘籍

半遭零落半灰塵

大內藏書皆有高宗十全老人小印四庫書告成浙江蘇州等處建文

源文淵文津文朔

四閣分頒四部

積卷埋塵滿石渠盈盈萬袋走蟬魚元刊宋槧時經眼

爭購人間未見書

內閣典籍廳貯明清以來文牘積有八千袋零星破爛國初掌故多資考

證且有宋元明槧人間未見之書但少完本教育次長馬姓回族也以為無用賣之書賈都中人士始知之乃以重價分購凡檢有宋元零簡者皆爭相什襲宋槧一葉價至四元

昇平舊樂已消沈南府新歌選妙音一昨曲終人不見

淒涼怕聽鳳凰吟

康熙間宮中掌戲曲曰昇平署謂之南府專演崑曲後改秦調通雅十二

月按律樂歌八月南呂本宮南呂宮俗名中管仙呂如鳳皇吟南呂感歎悲傷之調

眼看鱗介易冠裳細聽宮監話海桑說起開元天寶事

一彈老淚一迴腸

內監高四歷事三朝說起熱何西安之事悽愴欲絕

壽成澹堪

白頭慚我十年長青眼逢君一顧傾五馬邊城迷舊夢

隻雞斗酒締新盟會成眞率無凡客詩到開元有正聲

萬事匆匆歸一瞬獨從文字祝長生

零落知交復幾人沈沈終日意常醺衣冠鶴望頻思漢

禹敷桀蜀志張飛傳風雨雞鳴喜見君岸幘風流謝司
思漢之士延頸鶴望

馬恣天雲卧鮑參軍登堂便欲傾家釀

禹敷桀世說劉尹云見何次道

飲酒使人促膝清談到夜分

中元甲子花朝嬰社初集同人會於止園賦詩紀事

去年花朝花爛開今年花朝花未胎凍雲苦雨莽晨夕
大地忽變青琉璃止園先生雅好客一朝熟酒招朋知
相要是日作齒會花事不關春早遲憶我乘槎返西域
茫茫蓋壤飛黃埃我聞天神號渾敦蠢無面目如窮奇
欽原流毒百物盡九郡諸神隳所司欽鴉虎瓜響似鵠
鳧篋人面啼如雞羅羅蠻蠻善搏噬水則薄鱗山肥遺
恒山四搏盡窮鬼魁雀甘人身自肥咄哉校校出狡客

坐使放士傷鴉鴉鳴雅樂日聒耳花朝已過鶯聲希
先生有意起嬰社欲挽大界陽春迴盡驅百怪息羣喙
携柑載酒明湖湄推窗西望絕人迹亂山寒翠推軒墀
喜君百萬善買宅城市隱有山林思黃嬌紅友結歡伯
嚶嚶聲出煙霞堆倚歌泥首百不問壺中天地何清夷
人生離合本無定有如萍梗隨波馳况復生逢亂離日
德星之聚尤世稀掃愁爲進倚天帚有酒不飲將胡爲
他時花下共一醉會看滿樹羣鶯飛

嬰社第二課分詠京都花木拈得暘臺玫瑰

妙峯山正門羣芳不到暘臺已十霜閉戶亂蓬知刺客

花譜玫瑰

為刺客

傷春寸草痛離孃

時吾母棄養二年矣禹敷

草千巖爛漫空回首四顧徘徊幾斷腸

羣芳譜徘徊玫瑰花待釀

芳馨拚一醉與君卧看海中桑

二月

二月寒無奈尖風更襲人溼雲猶在樹小雪不成春詩

酒消殘局乾坤賸此身平生飛動意回首獨傷神

上已日止園桃花盛開鐵梅先生邀同社諸君

飲酒賞花賦詩屬和率成長句

滔滔無地寄閒身是處桃源可問津記歲已更新莽臘
流觴猶醉永和春劫餘雞黍時成局老去鶯花尚媚人

正好居濱稱大老共君海上看飛塵止園在十
刹海之北

和張北牆春明館曉座

森森松柏欲成圍曉坐幽齋翠溼衣十里綠雲鶯百轉
一簾紅雨蝶雙飛人民社稷傷心久是處爲前
朝社稷壇鱗介衣
冠入目非最好北牕高卧處羲皇一枕夢依稀

題曹纒衡春曹話舊圖

年來文獻歎陵夷夢寐衣冠想漢儀元會不聞休奕賦
早朝會記上宮詩似驟驢馬嗟非類式燕鱗魴憶盛時
壽草祥槐零落盡紛紛抱器欲何之

古吳王頌山柏榮在北京悟善社攝影忽現雙

相自稱爲伊之前身索題賦此質之

吾聞大海蓮一花一釋迦能以億萬身散作恒河沙譬
月印千川千川只一月道本形形者隨地皆發越禮言
誠則著詩言伏則昭惟虛乃能靈惟空乃能超離彼法
與人棄彼心與色八十隨形見非魂亦非魄故言一切
相卽非一切相是名一切相又如具足身卽非具足身
是名具足身昨日攝君影忽焉現兩人我身與我相本
妄而非眞况復妄中妄野馬與埃塵身相不可見請君
問世尊

題唐絲繡佛圖

色絲縷縷憶唐初想是蘭閨繡佛餘黃絹拈來稱絕妙
金針度後得真如寶同一丈蠶六髮題徧千年貝葉書
太息傳衣西法盡尙留一線繫僧廬

喜雨貽同社諸君

久切雲霓望推窗倦眼開山頭猶見日天際忽聞雷漸
覺風聲急遙知雨勢來同人正高會遮莫負詩催
蟻穴方培垤蝸涎已上牆繁聲驚石破餘滴入宵長依
枕不成寐悄然生夜涼明朝開霽候携杖看農忙

林琴南先生爲其姬人楊道郁作五十壽索詩

爲賦長句

始影星依月殿明

禹敷案女星旁
一 小星名始影

擣來大藥共長生光

分南極因多壽身侍東坡易得名有子賢如周絡秀知
書才似薛瑤英眼中見慣蓬萊水日對先生話淺清

輓趙雲龍先生兼唁堯生侍御

洛中三嘏久知名夜半嚴霜折紫荆爭道路途悲世景
可堪衾枕憶陽城十年塵海同雌伏一夕江樓斷雁聲
料得何郎憔悴甚漫圍腰帶損生平

偶成

拋卻西天泛月槎不隨塵世逐無涯銀筒大藥煙霞味
金簡奇文日月華閱世眼枯蓬島水朝天夢冷玉皇家

雲中雞犬成何用一頃瓊田自種花

輓張少軒將軍集杜二首

炯炯一心在如公復幾人三軍晦光彩萬乘爲酸辛
王室仍多故中原憶舊臣親朋盡一哭嗚咽淚霑巾

一病緣明主啼垂舊血痕眞龍竟寂寞壯士斂精魂
理亂豈恒數心肝奉至尊濟時瞻上將今日幾人存

輓張少軒又集杜二首

國之社稷今若此祇在忠臣翊聖朝曉漏追趨青瑣闥
將軍只數霍嫖姚三年奔走空皮骨萬古雲霄一羽毛
干戈未定失壯士不堪人事日蕭條

風塵傾動昏王室文武衣冠異昔時
二二豪傑為時出
九重泉路盡交期前朝長老皆流涕
故國平居有所思
時聽嚴風折喬木白楊今日使人悲

輓周靜安 克昌 集杜二首

生意甘衰白黃公豈事秦江山如有待
事業闡相親守
道不封已如公復幾人強吟懷舊賦
老去一霑巾

一麾出守還此別問黃泉列郡謳歌惜
當時弟子傳哲

夢吾受業於余時時為
述其尊人歷官政績
年華紛已矣吾道卜終焉再哭

經過罷溪風為颯然

所真君厚記吳孝女遺墨吳孝女者蜀人也山

東知縣吳南譜亡孝女聞訃飲藥死時年僅
十三耳南譜門人戴君厚記其事逾年而君
厚又卒其兄海珊痛其弟之亡因檢此記裝
潢成冊以誌遺墨

孝女殉親兄哭弟綱常大義炳千秋甫書奇行彪彤史

旋痛修文赴玉樓晝憶看雲宵聽雨生同抱薦

見顏氏家訓張

建女死沈舟

見御覽引益都耆舊傳孝女雄事

兩般同是傷心事讀不

終篇淚已流

老來覩此一沾巾片紙流傳手澤新黃絹有碑憐幼女
紅顏無命亦奇人文成采筆花先萎夢入芳塘草不春

歎我棣華零落盡為搜遺著獨傷神

仲山甫戈頭歌

洛陽新出三代古器甚夥自堅甫得仲山甫戈通體絲班小支

上鐫仲山甫

作四象字

堅甫手持仲山甫氏之戈頭風鬢雨蝕三千秋土花黯

淡血化碧隱隱點畫盤龍蚪往古宣王中讀與日實生

賢輔扶衰周崧生嶽降效靈異維仲山甫尤其尤使賦

明命式百辟作王喉舌宣王猶當日淮徐並作亂召程

南尹皆同仇前驅執戈敵王愾發蹤指使公持籌想其

枕戈夜待旦小心翼翼無妄遊詩匪安匪遊戎功既成錫樊

土作藩王室揚王休吾聞侯男之爵向不賜詩正義引

杜預曰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侯男者天子毛公作傳不以此爵賜畿內也毛傳言樊侯不知所據

胡乃稱樊侯或云魯獻仲子食采在樊地證之史記尤

紕繆唐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入輔於周食采於樊史記魯世家獻公卒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

宣王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甫諫或云虞仲支

據云周之樊仲山甫則非魯仲子明矣

孫作卿士祖統上溯同箕裘通志氏族略謂太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為周宣王

卿士羅泌路史亦謂虞仲支異哉韓嬰說詩乃謂太公

孫卿於周封於樊為樊氏

後曰姜曰慶羣言殊謬齊乘曰仲山甫太公之後姜姓潛夫論以仲山甫為慶姓

皆本韓詩封齊之說但齊本屬城東事實非直土封營邱不然既

國於樊復齊徙一人兩地使我將何由斯人已往不可

見見此遺物逾刀球摩挲手澤不忍釋安得當今之世

有甫生神州

苦雨

竟夜繁喧注瓦溝淒淒聽到五更頭芭蕉葉大梧桐老

一滴秋聲一滴愁

熒熒繁聲破夢回

禹敷案李端詩霹靂熒熒聲漸繁

曉來強起一登臺

滿城烟樹空濛裏一片頽雲撥不開

芄芃禾黍綠連阡雞卜欣占大有年

禹敷案柳宗元詩雞骨占年拜水神

歡喜忽成嗔恚雨

禹敷案分別功德論雨有二種調和者歡喜雨興雷電霹靂者嗔恚雨

幾番呻噓聽祈天

禹敷案温庭筠詩仰面呻復噓雅娘咒豐歲雅同鴉

挽盡銀河未洗兵更掀江海鬪蛟鯨補天無術從天漏

萬竈鳴蛙不住聲

禹敷案口口口詩炊烟不復舉竈中生蛙蝦

雨止

芙蕖水底亂鳴蛙
薜蘿牆陰細篆蝸
檐溜滴殘蝴蝶夢
滿庭香散玉簪花

贈日本文學博士市村瓚次郎

杖策扶桑日下來
一時懷抱為君開
眼看吾道其東矣

足徧環瀛亦壯哉
班馬大名垂宇宙

市村長於史學

夏游絕學

繼徂徠遙瞻清淺蓬萊水
慚愧仙山著作才

賀宋鐵梅中丞生子

繡被羅縹照眼新

禹敷案嚴維詩繡被花堪摘羅縹色欲妍

驚飛天上玉麒

麟禹敷案杜詩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料應孔釋勞親送真免琴

書別與人禹敷案劉長卿詩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兒琴書別與人刻玉肌膚憐娼

姍禹敷案釋護國詩毛骨貴天生肌膚片玉好韓詩巴豔收娼姍凌雲頭角自嶙峋禹敷

雲頭角壓麒麟趨庭預卜傳詩學從此坡仙有化身

香水盆中出浴新禹敷案白香山詩香水盆中浴鳳雛泥人啼哭總天真

禹敷案盧仝詩泥人啼哭聲呀呀清溪明府真佳瑞禹敷案杜荀鶴有贈清溪來明府二

子詩若向吾唐作雙瑞便同祥鳳與祥麟阿窆香山定後身禹敷案白香山願再生為李義

山生子比海中仙果子禹敷案劉禹錫答白舍人詩海中仙果子生渥來如夢裏

玉山人禹敷案楊億祖文逸嘗作玉山縣令夢玉山人來訪覺而生億鄒婆好看殷勤

屬禹敷案白詩小子須一顛明珠是掌珍禹敷案杜詩嬌養鄒婆為好看

新珠

新詩賦就喜添丁禹敷案韓詩去歲生兒名添丁盧仝子名添丁大器從來貴

晚成佛果正逢梅子熟劍峯新拭鐵花明禹敷案松溪志載夔益會

任邑尉生二公於縣廨尚有劍峯堂故蹟一時佳話傳麟角五夜嬌啼變鳳

聲禹敷案白詩明日赴君雞黍會禹敷案白詩明日貧翁具雞黍應須酬賽

引雞詩引雞佳句為同賡

壽郭春榆宮保夫婦

郭公天下士大隱城市中徐公善養老避亂東海東名

園闢精舍禹敷案徐公於攝政王集靈園立晚晴移詩社賤子始識公精神既

淵著盛德尤可風嶷然如斷山巖巖若孤松大人府潭

潭誘接多賢雄沮洳居大魚斗水鱉蛟龍有託暫逃此

藉隱貞肥蹤禹敷案張九齡詩羈束謝貞肥念我同社子君為壇坫宗

韓孟互上下盧馬爭異同鶴天引鯨海禹敷案杜收詩少陵鯨海動翰

苑鶴修竹蒼孤桐險覓神鬼泣狂搜山海窮侍公兩載

餘屢受偏師攻禹敷案權德輿曰劉長卿自以為五君言長城秦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君

詩號無敵萬事不挂胸時局屢變遷不辨青與紅平生

轉旋手支分與兒童賢哉得嘉耦矯矯光與鴻持家謹

禮法則郝而範鍾相夫為挽鹿教子常丸熊芝蘭滿庭

除福祿何重重老來邁國變借隱能相從齒德尊以高

耳目明且聰今朝值良辰桂醕香溶溶躋堂獻二老為

駐千年容賦詩當三祝聊代歌華封

澹園納涼

孟春訖仲夏甘雨無一滴火烏煽驕暘大地同一赤循
河老鶴哭煮海亢龍炙叩商絃已絕化鄧杖徒擲蔭暘
思樾下裸程想柳側擁鼻氣若蒸漫膚汗如滌解衣喜
磅礴表衫厭絺綌攪蠅晝喧毒刺蚊夜喫炎都避有
心寒門報無翼况居城市中囂塵兼仄逼頃荷君見招
澹園偶一集頓使煩惱塲化作清靜域林亭鬱蒼翠萎
蕤雜丹白修箭上蕭疎芳葩恣填塞利眼不敢窺禹敷
案利
眼口也見陸扶光更無隙如御禦寇風不畏趙衰日抱
土衡演連珠

膝陰可眠科頭地堪席主人情爛熳佳士交履舄分曹
昭府亭媵句庶子宅與來尋墜歡愁去得新適玉粒烹
香杭銀絲膾霜鯽酒榼甘解肌茗椀爽生腋飛泉劇鯨
瀉堆盤坐狼藉揮琴來時薰開枰蔭嘉植瓜李競浮沈
菱芡互擗擘須臾氣曛黃衆曜懸歷歷酩酊扶醉歸滅
火感今夕禹敷案耿漳詩銀杯乍滅心中火老來兩不任詩才與酒力

宿蟠龍山聖母祠

靈祠縹緲最高峯繞屋森森萬壑松夜半濤聲作風雨
床頭驚墮月溶溶

九日同史康侯劉仲魯登蟠龍山白塔坡康侯

賦詩屬和次韵答之

手障天風卧夕陽

是日大風

龍頭孤塔已全荒
仙巖有約成

虛願

甲辰重九日夢同一叟棹舟入山極險峻岑寂叟言百年後同會於此

人海無涯歎

望洋此會千年想
桓孟入山一日即
羲黃蕭蕭白髮頻

吹帽高唱迷陽學楚狂

再次韵

步上高邱喜近陽

禹敷案釋名丘高曰陽立體高近陽也

風沙潏潏接邊

荒韋蘇好句傳臨渭

禹敷案唐中宗九日幸臨渭亭登高序注云是役也韋安石蘇瓌詩

先齋楚何人說莽洋

禹敷案說苑孔子東上農山曰二成三子各言尔志子貢曰賜也願齊

楚合戰于莽洋之野賜陳說白又

戰鼓聲中一登眺

禹敷

案李白九日登巴陵望洞庭水

秋林霜後半蒼黃

禹敷案草

軍黃花不撥手戰鼓遙相聞
不言何生我蒼
蒼何育我黃黃
年年共此茱萸會白髮簪花老更狂

暮歸

行行不知處信步出松關人帶暮鴉返路隨流水灣斜
陽澹將夕殘雪尙明山不必遠城市蕭然心自閒

壽徐公七十

一生憂樂關天下百代興衰在眼中
蕭蕭風姿嵇叔夜
昭昭心迹狄梁公
斬鯨跨海成虛願
野鹿喬枝想大同
袖裏乾坤隨出處
風雲常護析津東

朝夕相維賦白駒
春風一坐十年餘
憊蒙久庇忘寒暑

禹敷案庇其字下使人夷夏爭來問起居手訂十朝風
忘寒暑世說庾太尉語
雅頌才兼三絕畫詩書感公瘦馬飢鷹意為獻長歌當
九如

感憤

跋扈將軍坐擁兵堂堂海誓竟寒盟神龍禍起凡鱗服
望帝冤含杜宇聲玉璽手提空一擲藥園家破不分明

禹敷案北齊太上時童謠千金買藥園中
有芙蓉樹破家不分明
蓮子隨它去
露除霜闕無

人迹禹敷案唐太宗詩露除
光炫玉霜闕映雕銀聒耳鴟鴞鎮日鳴

淮王一去竈無烟雞犬紛紛競上天曩歲已傷猴掉尾

禹敷案吳處厚青箱雜記唐末長沙得石碣古篆十八
有龍舉頭猴掉尾之文猴掉尾謂漢隱帝乾祐三年辛

亥國亡也宣統帝遜
位亦在三年辛亥
今朝翻見爵巢顛
禹敷案漢成帝時謠曰邪徑敗

良田讓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
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

其顛也
試看儀仗生蓮日
禹敷案王敦在武昌鈴下即兆

窗櫺化竹年
禹敷案宋郭仲產以竹為窗櫺竹生枝葉後被誅禍福無端相倚

伏昔時人羨異時憐

從來草木有薰蕕臭味差池本不侔中壘生兒工頌莽

禹敷案劉向上封事極諫而子歆頌莽功德留侯有子竟危劉
禹敷案張良安太子而子

辟疆用諸呂以危漢毀祠恐致梁公累
禹敷案狄仁傑刺相州民立生祠子景暉貪暴人患

祠像
持冊終貽謝傅羞
禹敷案謝安孫澹持冊於劉氏太息三朝賢

宰輔可會搃殺有貽謀
禹敷案李世勣臨終召諸子姪曰子孫有不屬言行交非類者

急搗殺毋令後世笑
吾猶吾笑房杜也

夜半倉皇出禁門
眼看螻蟻困神鱗
惜無石碣能安衛
倘有包胥往哭秦
口伐但期成斧鉞
耳聞同憤徧神人
幾番望魯龜山蔽
常使羈臣淚滿巾

執簡當時乏董狐
禹敷案世說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進矣
近聞玄伯議公間
禹敷案干

寶晉紀曰高貴卿公之殺司馬文王召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而入文王謂曰卿何以處我對曰可誅賈充以謝天下玄伯陳

食人舉竟為人食
禹敷案世說潘陽仲見王敦小

泰字公問賈充字
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聲未

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予悔偏忘或侮予
禹敷案詩

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
螳雀機心終自弊
禹敷案見莊子
豺狼生性本來殊

陶廬

禹敷案孟子從知國運關家運有子甘心作子魚
其性與人殊

高陽賜第今猶在帝澤家聲一旦休是子終當遭塢壁

塢壁間案王玄後行陳留太守大行威罰為塢人所殺

微君胡久賦旄邱禹敷案詩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序旄邱責衛伯也黎侯失國寓于衛黎

之臣子為禹敷案房玄齡屏風空有趨庭訓禹敷案房玄齡惟薄翻貽

怨耦羞太息叔孫當日事九原應自悔生牛

書事二首

年來世變更紛歧大厦焉能一木支當事惜無萊國斷

禹敷案唐相杜如臨機終患簡文遲禹敷案簡文為相

晦善斷封萊國公禹敷案世說謝幼患其遲簡文曰一與謂周顛曰卿如我我但聚羣狐洞

社樹峩峩拂青天就視其側則誰憐小馬饑禹敷案盧
根則羣狐所託聚溷而已鬼志曰明
帝未有謠歌側側力放馬出山側大馬死
小馬餓後蘇峻遷帝於石頭御膳不具
公望有餘才
未足近憂知否在然眉

濡翼何堪鵠在梁鵠聲聒耳更心傷會看土偶禹敷案
國策蘇

秦謂孟嘗君曰臣來過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
相與語桃梗曰子西岸之士也挺子以為人至

八月雨降淄水隨淄化休怪侏儒
至則女殘矣禹敷案韓非子

日夢見竈者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
為見寡人夢見竈平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

物不能當也夫竈一人揚馬則後
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揚君耶
夢竈場漫不待

工趨買馬禹敷案戰國策客見趙王曰王之買
馬必將待工今治天下王不待工而

與建信直同挾策坐亡羊茫茫四顧無窮恨獨上金
君何也

臺倚夕陽

吳濂溪太史移居二首

收拾乾坤入草堂倚窗高卧有羲皇
做廬風雨堪容膝

故里松楸枉斷腸
巷陋好尋顏子樂
家貧聊效石君狂

禹敷案石德林還長安癡愚不復識
人問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家貧
梁公貨廩終無賴

從此蘆簾著孟光
禹敷案白樂天詩
紙閣蘆簾著孟光

老來終乏買山資
近市無妨借一枝
修史久懷元子志

下居聊賦楚臣辭
滿窗風雨雜談夜
一室軒農燕賀時

寂寂衡門成卻掃
姓名從此怕人知

杭州許以栗母張夫人花卉畫冊

文熊文虎漫相誇畫荻餘聞手自義吟罷滿庭風雨惡
更和清淚寫梅花

夢中蝴蝶忽飛來空色迷離屢費猜冰雪在心春在手
萬花齊向指間開

高堂白髮兒黃口朝奉盤匱夜課書春色泥人花萬片
東風吹入顧家厨

越國夫人法失傳禹敷案宣和畫譜魏越國夫人王氏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疑其影落
縑素間巧摩粉本述南田筆端不假春風力珍重開械
化作仙

落葉詩和孫師鄭

驀驚霜氣滿胡天一夜梧桐落井欄帝子降時秋渚冷
美人去後御溝寒漢宮寂寂餘蟬噪隋苑蕭蕭立馬看
掛眼無多天上樹

禹敷案見李紳詩

西風何事苦摧殘

無端鷓鴣最先鳴梧院淒淒夢屢驚一曲關山成變徵
萬家砧杵起悲聲旄邱誕葛嗟多日淇岸黃桑歎貳行
碧怨紅愁零落盡惱人風雨太無情

刮地猛飆殺氣多一時生意歎婆娑樹猶如此人安在
秋已先零喚奈何閉戶騷騷吳苑月愁予渺渺洞庭波
從今飄泊知何處夢裏南柯一剎那

三匝無依不住呼只聞早晚有朝烏漫言撥實枝無害

盼到歸根樹已枯斗起嚴寒來北陸亂隨漂梗入東都
蓬來翹首家何處且待春回萬卉蘇

病後曉起見雪

寒飈響庭柯慄冽朔氣遒老來日卧疾久與枕席仇早
起步中除一白萬象收闐然庭無人凍鳥時一啾遂使
襟懷間曠與造物遊

贈通伯

滿城風雨正淒淒十載聯床賴獎提一代文章關世變
千秋著述與身齊高情杳眇思雲鶴盛氣消除到木雞
小雪圍爐無箇事把君新作寫鷺溪

題鍾笙叔湖濱補讀圖

十年戎馬暗邊塵一劍飄零黑海濱竹簡不忘當日業

禹敷案王嘉拾遺記張儀蘇秦同志好學析竹為簡梅花常憶故山春盡抽石室

藏書秘應有青藜照讀人從此破除心力去禹敷案王建破除心

力緣竊欣吾道得傳薪

賀成又超新婚

一朝黃色上眉尖啟土宜家二美兼玉彩競看温氏鏡

綺才翹出謝家鹽女家為易州鹽商笙簫隱隱傳龍鳳翼目雙

雙想鯨鵠今夕正逢牛夕會三星當戶月當簾

題戴文節檢書圖圖為程春海侍郎作侍郎讀書龍泉

寺故後同人檢其遺書戴文節為
繪斯圖藏之寺中今八十餘年矣

吾讀國策地名考蒼最羣書恣討辨想見磨丹漬墨時

禹敷案韓愈詩漬墨
竄舊史磨丹注前經佛腹神光照青汗禹敷案舊唐書
佛圖澄傳腹旁

有一孔每夜讀書則拔絮
孔中腹孔出光照於一室先生耆古喜漁獵眾氏百家

皆貫穿禹敷案杜詩貫穿無遺恨蒼最何技癢
後漢書延篤傳百家眾氏投間而作生平小

學尤寡雙吉石祥金溢架案先生家法出次仲儀徵老

人尤喟歎惜哉年僅及中壽吞恨無言絃忽斷禹敷案
盧照隣

詩聞君絕絃曲
吞恨更無言一棺冷落蕭寺中萬卷充箱半零亂開

倉啟櫝事搜寫禹敷案舊唐書褚無量
傳施架排次大加搜寫中有蠹魚長尺

半紙勞墨瘁不自惜為拾叢殘歸一貫禹敷案見
王充論衡就中

知已張石與何子貞鄭子尹莫子德同時皆北面鹿床居士老

畫師為繪斯圖染毫翰禹敷案庾信謝滕王集啟佛法

護持近百載却灰不入摩尼殿禹敷案梁簡文帝請武帝御講啟摩尼之殿如

來亦闡日昨龍泉釋明淨速客看花啟芳宴偶出斯圖法音

互傳示目斷心搖始驚見禹敷案李白詩心搖目斷年

來世變感滄桑天祿琳瑯幾飄散况今戴畫值千金且

漫開厨防走竄禹敷案王維詩

陶廬詩續集卷十一終